

睿读经典

# 伊甸 之东

[美]约翰·斯坦贝克——著  
王一凡——译

East of Eden

John Steinbeck

# 引子

帕斯卡尔·科维奇

亲爱的帕特：

有一次你来，正好看到我在用木头刻些小玩意儿，你便说：“你干吗不做件东西给我呢？”

我问你要什么，你说：“一个盒子。”

“干吗用？”

“搁东西。”

“什么东西？”

“你的任何东西，”你说。

好吧，这就是给你的盒子。我所有的东西几乎全在里面，可是还没有装满。里面有痛苦和兴奋，喜悦和烦恼，邪念和善意——构思的愉快和些许失望，以及无法形容的创造的快乐。

在这一切之上的是我对你的感激和敬爱。

不过这个盒子仍旧不满。

约翰

# 第一部

## 第一章

### 一

萨利纳斯河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那是两条山脉之间的一片狭长的洼地，萨利纳斯河蜿蜒曲折从中间流过，最后注入蒙特雷海湾。

我记得儿时给各种小草和隐蔽的小花取的名字。我记得蛤蟆喜欢在什么地方栖身，鸟雀夏天早晨什么时候醒来——我还记得树木和不同季节特有的气息——记得人们的容貌、走路的姿态、甚至身上的气味。关于气味的记忆实在太多啦。

我记得河谷东面的加比兰山脉总是阳光璀璨、明媚可爱，仿佛向你殷勤邀请，使你不禁想爬上暖洋洋的山麓小丘，正像爬到亲爱的母亲的怀里那样。棕色的草坡给你爱抚，向你召唤。西面的圣卢西亚斯山脉高耸入云，黑压压地挡在河谷和大海之间，显得不友好而危险。我发现自己一直对西方怀有畏惧，而对东方怀有喜爱。我说不出这种想法的根子在什么地方，也许是因为黎明从加比兰山顶升起，夜晚从圣卢西亚斯山脊压下来。每一天的诞生和消亡也许使我对两条山脉产生了不同的感情。

洼地两面的小峡谷都有涧水流出，汇入萨利纳斯河床。在多雨的年份，冬天水流充沛，引起河面暴涨，有时候汹涌翻腾，泛滥两岸，就成了祸害。河水冲坏农田边缘，毁掉大片大片的土地，使牲口棚和房屋坍塌，卷入洪流，漂浮而去。牛、猪、羊走投无路，在黄褐色的泥水里眼睁睁地淹死，给带到海里。春末时分，河面变窄，露出了沙岸。到了夏天，地上河水完全退尽。只有原先岸高漩涡冲深的地方才留下几个水塘。芦苇和茅草重新生长，柳树直起躯干，上部的枝桠还挂着洪水留下的枯枝败草。萨利纳斯只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夏天的太阳把它逼进了地底。它根本不是条了不起的河流，但是我们只有这么一条河，因此便为它吹嘘——说它在多雨的冬天是多么危险，在干旱的夏天是何等枯竭。如果你别无他有，你可以为任何东西吹嘘。也许你有的东西越少，你就越要吹牛皮。

山脉之间、山麓小丘下面的萨利纳斯河谷地势平坦，因为这里原是一片长达一百英里的海湾。几百年前，苔藓码头那里的河口曾是海湾的入口。有一次，我父亲在顺河谷向海口下行五十英里的地方打一口井。钻头首先碰到的是表土，往下是卵石层，接着是白色的海沙，里面尽是贝壳，还有一块块鲸的骨头。沙层有二十英尺厚，往下又是黑土，甚至钻到了一块红杉木，那种木头很结实，不会朽烂。这个河谷在成为海湾之前，准是一片树林。这些沧桑变迁就发生在我们脚底下。我晚上有时候仿佛能感觉到海湾和海湾之前的红杉树林。

宽阔平坦的河谷，表土层厚而肥沃。一冬雨水充足，就能使花草萌发。多雨年份的春天，繁花似锦，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整个河谷以及山麓都铺了一层羽扇豆和罂粟。有一个女人曾经告诉我，如果你在五颜六色的花朵里加几朵白色的花，色花给白花一衬，会显得特别鲜艳。羽扇豆每一片蓝色花瓣都有一圈白边，因此长羽扇豆的地方颜色蓝得无法想象。混杂其间的是一片片加利福尼亚罂粟。它们的色彩也鲜艳夺目——既不是橘黄，也不是金黄，而是金黄的奶油色，假如纯金成了流体，并且能像牛奶那样撒出奶油的话，那层金黄

的奶油就可以同罂粟的颜色相比。羽扇豆过后，黄芥跟上，长得很高很高。我外祖父初到谷地的时候，黄芥比人还高，人骑在马背上也只能在黄花丛中露出一个脑袋。高地的草里夹杂着金凤花、雏菊，以及黑心的黄色堇。再晚一些时候，就有红色和黄色的印第安扁蓐花。这些花都长在阳光充足的开阔地上。

根深叶茂的橡树荫下阴暗的地方，孔雀草郁郁葱葱，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长满苔藓的河道岸坡垂下一簇簇五叶蕨和金背草。还有吊钟柳，它那乳白色的花冠仿佛小灯笼，内疚似地耷拉着，这种花特别稀罕，哪个小孩能找到一株就会扬扬得意地高兴一整天。

一到六月，草开始枯黄，山坡变成了褐色——其实也不能算褐色，而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金红和橘黄的色泽。从那时候直到下次下雨为止，土地干燥，溪河断流。平地开始诉裂。萨利纳斯河渗到沙底下去了。风吹过河谷，刮起尘土和干草，风势越往南越凶，一般要到晚上才停息。刺耳的风声叫人心烦，沙粒打在脸上生疼，眼睛都睁不开。在地里干活的人都得戴风镜，把手帕扎在脸上，蒙住鼻子。

河谷的泥土厚而肥沃，但是山脚的土层却薄得只够扎住草根；越往高处，土层越薄，硬石露了头；到了灌木都不生长的地方，只有干巴巴的硬卵石，反射出炙热炫目的阳光。

我已经谈过雨水充沛的丰饶岁月，但也有干旱的年份，那时候，河谷的模样叫人害怕。雨水的多少大致按三十年周期循环。有五六年特别湿润，雨水多达十九到二十五英寸，青草长得满山满谷。接着有六七个好年头，降雨量在十二到十六英寸之间。然后是干旱的年份，只有七八英寸的降雨量。土地干透，草长得萎靡不振，只有几英寸高，河谷像患了疥癣似的，大片光秃。原先生气勃勃的橡树浑身上下仿佛结了痂，艾灌丛也变得灰蒙蒙的。地面龟裂，泉水涸竭，牛群没精打采地啃着干树枝。这时候，农场主和牧场主就会对萨利纳斯河谷大为讨厌。牛变瘦了，甚至有饿死的。人们用木桶往农场运水，只顾得上喝的。有几户人家变卖了田地房屋，随便换几个钱，迁到别处去了。而人们在干旱的年月总是忘掉丰饶的日子，到了多雨的年月又把干旱的日子忘得一干二净。一向如此。

## 二

狭长的萨利纳斯河谷情况就是这样。它的历史和加利福尼亚州其它地方大同小异。最早的居民是印第安人，这一种族比较差劲，没有什么活力和创造力，也没有文化，他们懒得打猎捕鱼，以蛴螬、蚱蜢和贝壳肉为生。他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自己不种植农作物。他们把苦橡树果捣碎，吃里面的淀粉。他们即使打仗，也像在没精打采地演戏。

接着，冷酷无情的西班牙人来到这里无孔不入地探索，他们贪婪而讲究实惠，渴求黄金或者上帝。他们既搜罗珍宝，也搜罗灵魂。他们囊括了山岭、峡谷、河流和广袤土地的占有权，正如现今人们囊括建筑地皮的产权一样劲头十足。这些铁石心肠、贪得无厌的人遍及沿海各地。西班牙国王授与他们中间某些人的土地面积可以同公国相比，而国王对自己的恩赐却毫无概念。这些早期的地主住在没有开发的封邑上，他们的牛群自由自在地放牧繁殖。主人每隔一个时期宰一批牛，只取它们的皮和油脂，把肉留给猛兽和丛林狼享用。

西班牙人一来，看到什么就给什么取名字。这是开拓者的首要责任——既是责任，又是特权。你先得给一个地方取了名字，才能把它记在你手绘的地图上。当然，他们是信奉上帝的，同士兵们一起行进的有一些吃苦耐劳的教士，他们能看能写、能作文字记载、绘制地图。因此，第一批地名多半是圣徒的名字或者是他们在歇脚地点庆祝的宗教节日。圣徒固

然很多，但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早期的命名不免有重复的情况。以圣徒命名的有圣米格尔、圣迈克尔、圣阿尔多、圣贝那尔多、圣贝尼托、圣洛伦索、圣卡洛斯、圣弗朗西斯基多。以节日命名的有纪念圣马利亚的纳蒂维达、纪念耶稣诞生的纳西明特、纪念耶稣在荒野的索莱达。也有些名字是根据探险队当时的心情而定，比如说，比尤纳斯佩兰萨是指美好的希望，比尤纳维斯塔是指景色宜人，楚阿拉是指风光旖旎。再有描述性的地名：帕索罗布尔斯是橡树隘口，洛斯劳雷勒斯是月桂树，图拉西托斯是沼泽地里的芦苇，萨利纳斯是白得像盐的碱土地。

另有一些命名根据的是当地的飞禽走兽——加比兰来自那条山脉上的飞鹰，托波来自打洞的鼯鼠，洛斯加托斯来自山猫。有时候，地形地貌给了人们启发：塔萨哈拉是碟子上的茶杯，拉古那赛卡是干涸的湖，科拉德蒂拉是土围子，帕拉伊索是指那地方美得像天堂。

接踵而来的是美国人，他们人数更多，因而也更贪婪。他们取得了土地，为巩固产权而修订了法律。到处都兴建了农舍，先在河谷，然后在山坡上盖起了用红杉树木板铺屋顶的木头小房子和用木桩圈起来的牲口栏。哪里冒出泉水，哪里就盖起一座房屋，一户人家便开始生息繁衍。门前庭院种了红天竺葵和蔷薇丛。四轮马车的轮辙代替了人踩出来的小径；原先长着黄芥的地方开辟出了一片片玉米地和大麦小麦田。在过客往来频繁的道路上，每隔十英里就开起一家杂货店和铁匠铺，这些就成为布雷德利、金城、格林菲尔德等等小城镇的核心。

美国人比西班牙人更喜欢用人名给地方取名字。河谷有他们定居之后，地名多半指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对我来说，这类地名更有吸引力，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暗含着一段已经遗忘的故事。我想起了意思是新钱袋的博沙诺瓦，意思是瘸腿摩尔人的摩罗科霍（他是谁？又是怎么来到那儿的呢？），还有野马峡谷、野马坡和衬衣下摆峡谷。这些地名带有命名者的感情，无论是尊敬还是鄙夷，都相当形象化，不是诗意盎然，就是颇为不敬。你可以管任何地方叫做圣洛伦索，但是取名为衬衣下摆峡谷或者瘸腿摩尔人那就大不相同了。

下午的风常常呼啸着扫过拓居地上空。农场主们开始种植桉树，筑起一道道一英里长的防风林，以免耕地的表土层被风刮跑。我的外祖父带了他妻子来到金城以东的山麓安顿下来时，萨利纳斯河谷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 第二章

### 一

我向你们介绍汉密尔顿家的情况，只能依靠轶闻传说、旧照片、以及同故事混淆在一起的模糊的回忆。他们并不是名门望族，因此除了一般的出生、结婚、土地产权和死亡证书以外，有关他们的记载并不多。

年轻的塞缪尔·汉密尔顿和他的妻子来自北爱尔兰。他出身小农家庭，既不富也不穷，几百年来祖祖辈辈都种一块地，住在一所石头房子里。汉密尔顿一家尽量设法让自己得到良好的教育，读了不少书；那个青翠的国家的人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亲戚朋友中间既有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也有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表亲可能是位从男爵，另一个表亲却是乞丐。同所有的爱尔兰人一样，他们当然是爱尔兰古代国王的后代。

我并不了解塞缪尔为什么要离开那所石头房子和他祖先的那块绿色的田地。他一向不问政治，看来不像是被人指控谋反而背井离乡；他为人正直不苟，这就排除了他犯了刑事案而流落异国的可能。我家里有一种看法——甚至不是议论，而是一种没有说出来的感觉——认为促使他离家出走的是恋爱问题，并且不是对他妻子的爱情。至于是恋爱过于成功还是失恋而怏气出走，我就说不上来了。

不过我们倾向于前一种看法。塞缪尔长得漂亮，性情开朗，很吸引人。爱尔兰的农村姑娘会拒绝他的爱情是难以想象的。

他来到萨利纳斯河谷，神采飞扬，精力充沛，满脑袋都是新鲜主意。他的眼睛蓝得出奇，疲倦的时候，有一个眼珠稍稍外斜。他个子高大，但很灵活。即使干农场的粗活，他的外表也总是十分整饬。他心灵手巧，无论铁工、木工、木雕，样样在行，用一些木头和金属就能做出各种东西。他从不因循守旧，随时都要出一些新点子，干得比老办法快而且好，但他就是不懂得怎么赚钱。别的会赚钱的人接过塞缪尔的点子，卖了大价钱，富了起来；可是塞缪尔一辈子只能凭劳动勉强养家活口。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鬼使神差地来到萨利纳斯河谷。对于他这种来自青山翠谷的国家的人，这地方似乎不太合适，不过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带着他娇小的爱尔兰妻子来了，这个女人沉默拘谨，像小鸡般的没有幽默感。她有长老派教徒的古板的思想和一套道德准则，任何愉快的事情都被压制下去，扼杀无遗。

我不知道塞缪尔是在哪里遇到她又怎么追求她，最后同她结婚的。我认为他心里肯定还有一个姑娘，因为他是个热情奔放的人，而他的妻子却从不流露感情。尽管如此，塞缪尔从青年时代来到萨利纳斯河谷直到去世，这些年里从没有听说他找过另一个女人。

塞缪尔和莉莎来到萨利纳斯河谷时，平川地、谷底的好地、丘陵间肥沃的崎岖不平的坡地和森林地全部分配给定居的移民了，不过倒还剩有一些边缘的土地可以耕种，塞缪尔·汉密尔顿便在如今叫做金城的小镇东面贫瘠的丘陵地安家落了户。

他按照惯例替自己和妻子各领了一份四分之一平方英里的土地，由于妻子已有身孕，又替孩子领了一份。以后几年，一共生了四男五女九个小孩，每生一个，农场就扩大四分之一

平方英里，一共十一份，也就是一千七百六十英亩。

如果这些土地还像样的话，汉密尔顿一家早就富了起来。但是土地贫瘠干燥，没有水源，表土层又薄得像皮包骨头。耐旱的艾灌丛勉强活了下来，橡树由于缺水，长得又瘦又矮。即使遇到好年成，牛群也没有什么可吃，饿得瘦骨嶙峋，到处找青草。汉密尔顿家的人从他们光秃的小山头向西眺望，可以看到富饶的谷底平川和萨利纳斯河两岸青葱的植被。

塞缪尔自己动手盖起了住房、牲口棚和一间铁工房。他很快就发现，如果缺水，这些贫瘠的山地即使有一万英亩也不够糊口。他凭一双巧手做了一套钻井设备，替别的比他幸运的人打井。他发明并且制造了一台脱粒机，自己的农场种不出庄稼，收获季节便到河谷各个农场去替别人打粮食。他在铁工房里磨犁，修耙，焊接破斧子，钉马蹄铁。这一带的人都请他修理和改善工具。此外，他们爱听塞缪尔谈山海经，谈萨利纳斯河谷以外发生的含有诗意和哲理的事情。他的声音圆润低沉，唱歌说话都很好听，他没有爱尔兰土腔，谈话抑扬顿挫、节奏明快，谷底那些沉默寡言的农民听来觉得十分悦耳。他们还带来了威士忌，躲开厨房窗口和汉密尔顿太太不赞成的眼光，就着瓶子小口小口地喝，随后再嚼些新鲜的野茴香，压住酒气。三四个人围在锻炉旁边，听塞缪尔打铁聊天，几乎每天如此。他们把他看成天才的喜剧家，把他讲的故事小心翼翼地带回家去，但不知怎么搞的，路上总是会洒漏掉一些，回到自己家在厨房里复述的时候，总不如塞缪尔讲的那般有声有色。

凭他的钻井机、脱粒机和铁工房，塞缪尔原可以富起来，但是他没有生意人的天赋。他的主顾手头老是不宽裕，说是收获之后付钱，后来又答应过了圣诞节付，接着再往后推——最后把这件事完全给忘了。塞缪尔也没有提醒他们的天赋。因此汉密尔顿一家依旧很穷。

新生的小孩像岁月一样定期来临。县里为数不多、工作过度的医生一般不来农场接生，除非添丁的喜事成了难产的梦魇，临产几天都不分娩。塞缪尔·汉密尔顿的孩子都是他自己接生的，他熟练地扎好脐带，拍打新生儿的屁股，让他哇地哭出来，然后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最小的孩子生下来时有点窒息，他便口对口往孩子嘴里吹气吸气，直到孩子自己能够呼吸。塞缪尔的手灵巧轻柔，二十英里外的居民都慕名前来请他帮忙。除了替人接生外，牛马产仔，他也同样在行。

塞缪尔有一本黑皮大书放在手边的架子上，书封面烫的金字是《冈恩医师家用医药大全》。有些书页已经翻得皱折破旧，另一些却从没有打开过。把《冈恩医师家用医药大全》翻阅一遍就能了解汉密尔顿一家的医疗历史。最常用的章节是骨折、割伤、挫伤、腮腺炎、麻疹、腰痛、猩红热、白喉、风湿病，妇科疾病、疝气，当然还有关于妊娠和分娩的全部章节。汉密尔顿家不是好运气就准是品行端正，因为有关淋病和梅毒的部分从没有翻阅过。

在安抚歇斯底里和使受惊的小孩方面，塞缪尔是无与伦比的。原因在于他那甜美的声音和温柔的心灵。他非但外表整饬，内心也很纯洁。到他的铁工房来闲聊、听他讲故事的人暂时都收起骂人的粗话，这并不是有什么约束，而是出于自觉，仿佛这里不是说粗话的场合。

塞缪尔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外国味道。原因也许在于他那抑扬顿挫的腔调，这一点引得男人女人们都把他们的不愿意告诉亲戚好友的事情讲给他听。他的淡淡的外国味道使他显得像是局外人，在保守秘密方面比较可靠。

莉莎·汉密尔顿虽是爱尔兰人，类型却截然不同。她那小而圆的脑袋里装着一些毫不含糊的小小信念。她有个塌鼻子和坚强的小下巴，老是咬紧牙床，自有主意，即使是上帝的天使们也休想打动她。

莉莎是个实惠的好厨娘，她的家——这个家始终由她掌管——刷洗掸扫得一尘不染。怀孕对她并没有很大妨碍——她需要注意的时间最多只有两星期。她的骨盆准像鲸鱼骨那样有弹性，因为她生的个个都是大胖娃娃。

莉莎对于罪恶有一套完整的概念。懒散是罪恶，玩纸牌也是罪恶，因为对她来说，打纸牌就是懒散。她对于快活的事情都存有戒心，无论跳舞、唱歌，甚至欢笑。她觉得人们一欢乐也就离罪恶不远了。说来也真遗憾，塞缪尔正是个嘻嘻哈哈的人，我想塞缪尔一定很容易遭到魔鬼的暗算，而他的妻子总是尽可能地保护他。

她的头发老是往后梳，贴着头皮，在后脑勺盘成一个结实的发髻。我记不清她的衣服是什么样的，不过肯定跟她本人十分相称。她丝毫没有幽默感，只是偶然露出一丝敏锐的机智。她从不婆婆妈妈，因而使孙儿女们害怕。她一辈子含辛茹苦，从不怨天尤人，因为她相信她的上帝希望每个人都这样生活。她认为好报自会来到。

## 二

当人们，特别是在欧洲千辛万苦创办过小农庄的人，初次来到美国西部，看到这么多的土地，只要签署一个文件，打下界石，就可以归己所有，他们心里都痒痒得想占有土地。他们贪得无厌——在可能的情况下当然要好地，不然什么样的地也都行。或许他们还隐约记得欧洲封建时代的情况，那里豪门巨族之所以富甲一方、世代不衰，就因为他们拥有产业。早期的移民领了他们不需要、也无法利用的土地，单纯为了拥有而领取了没有价值的土地，结果乱了套。在欧洲有十英亩土地的人能算是小康，在加利福尼亚有两千亩的人却穷得像耗子。

过不了多久，金城和圣阿多附近的丘陵荒地全给分光了，穷困的人家散居在山上，竭尽全力想靠那些贫瘠的土地糊口。他们同丛林狼一起以顺应环境的方式，绝望地苦苦度日。他们来这里时不名一文，既没有设备工具，又没有信用贷款，尤其是对这片陌生的土地一无所知，并且不掌握利用它的技术。我不明白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极端的愚蠢还是出于巨大的信念。当然，现在的世界几乎没有这类冒险行径。但是当时的那些人家都熬了下来，并且有所发展。他们拥有一件如今几乎也绝迹的、或者暂时停止使用的工具或武器。有人断言，正因为他们彻底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能辨别是非的正直的上帝，他们的信念有所寄托，别的小事就听其自然了。可是我认为正由于他们相信并尊重自己的力量，由于他们充分相信自己是可贵的、有精神潜力的个体——正由于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勇气和尊严托付给上帝，然后反过来又从上帝那里得到它们。也许现在的人们不再相信自己，这种事情就消失了，出现这类情况后，人们别无他法，只能找个坚强自信的人，即使他可能是错的，唯他是从。

来萨利纳斯河谷定居的人多半是不名一文的，但也有人在别的地方变卖了家产，带了钱来开始新的生活。这些人往往买下好地，盖起木板房屋，家里有地毯，窗上镶嵌着菱形彩色玻璃。这种人家为数不少，他们购置了河谷的好地，清除了黄芥，种上小麦。

其中有一个人名叫亚当·特拉斯克。



### 第三章

#### 一

亚当·特拉斯克出生在康涅狄格州一个离大城不远的小镇郊区的农场。他是独子，一八六二年，他出生前六个月，他父亲被征召到一个康涅狄格军团。亚当的母亲管理农场，生了亚当，还有时间信奉一些原始的通神学。她认为丈夫肯定会被那些狂暴野蛮的南军士兵杀死，于是作了精神准备，以便在她称之为冥冥之中的地方同他取得联系。亚当出生六周之后，她丈夫却回来了，右腿齐膝盖以下已经截除。他拄着一条自己用山毛榉木头削成的假腿，笨重地走动。粗糙的木腿已经开裂。他口袋里揣着一颗铅弹头，到家就拿出来搁在起居室的桌子上，那是他们把他的残腿锯掉时，让他使劲咬住，以免大声喊叫用的。

亚当的父亲赛勒斯有点胡来——他一向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赶一辆两轮马车快得跟玩命似的，那条木头假腿摆弄得神气活现。他从他的戎马生涯中得到了乐趣。由于生性放荡，他喜爱那段短暂的训练期以及那期间的吃喝嫖赌。随后，他被编在一批补充兵员里向南方进发，这也很合他的心意——可以到处逛逛，偷鸡摸狗，追逐南方的姑娘，把她们按倒在干草垛里。风尘仆仆、使人厌倦的持久行军和战斗，他都没有遇上。他第一次同敌人遭遇的时间是春天一个早晨的八点钟，八点三十分，他右腿挨了一颗大口径的枪弹，骨头碎得无法修补。即使那时候，他运气也不坏，因为南军士兵撤退，野战军医立即赶到。他们剪掉破皮碎肉，干脆锯掉断骨，用烧红的铁烫焦伤口灭菌，这五分钟把赛勒斯·特拉斯克折腾得死去活来。铅弹头上面的牙齿印就是证明。当时医院的消毒条件差，感染严重，伤口愈合期间也吃足苦头。但是赛勒斯生命力旺盛，满不在乎。当他还在削山毛榉木头假腿，拄着丁字拐杖一瘸一瘸地走动时，他从一个黑人姑娘那里得了传染性特别强的淋病，那姑娘趴在一堆木料底下，吹口哨逗引他，还向他要了一毛钱。当他安上新木腿，痛苦地发现自己染上病的时候，他一连好几天瘸着腿满处寻找那个姑娘。他告诉同病房的人，他找到那个女的之后打算怎么办。他要用小折刀割掉她的耳朵和鼻子，再把钱追回来。他在自己的木腿上削呀剃的，比划给他的朋友们看，他打算怎么割那个女的。“等我治了那婊子，她的模样就够人瞧的，”他说。“我要破她的相，连喝醉酒的印第安人见了她都没有胃口。”那婊子肯定觉察到他的意图，因为再也没有被他找到。赛勒斯出院并且退役的时候，他的淋病大致好了。回到康涅狄格州老家时，所剩无几，不过还是传给了他的妻子。

特拉斯克太太是个脸色苍白、内在含蓄的女人。她的面颊从没有因温暖的阳光而红润，她的嘴角也从没有因为爽朗的大笑而牵动一下。她用宗教来治疗世界和她自己的弊病，并且针对不同的毛病改变宗教。当她发现丈夫没有死，因此没有必要信奉通神学同他沟通消息时，她开始寻求新的烦恼。她的寻求很快就有了结果：赛勒斯复员回家，把病传给了她。她一发现自己的毛病，立即想出一种新的神学。她原先信奉的沟通消息的上帝变成了报复的上帝——对她来说这是她迄今为止设想出来的最满意的上帝，并且后来证明也是最后的一个上帝。她本来可以把自己的毛病归因于丈夫离家期间她梦中的某些经历。但是疾病还不足以惩罚她梦中的放荡。她的新上帝是个整人的能手。他要求她作出牺牲。她搜索枯肠，寻找某些恰当的自我屈辱的办法，带着几乎欣喜的心情决定牺牲自己。她写了一封遗书，修改词句，纠正拼写，足足花了两个星期。在遗书里她忏悔了根本不可能犯下的罪孽，承认了远超出她能力之外的过失。然后，在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她穿上一件以前偷偷做好的寿衣，跳进池塘自尽。由于池水太浅，她不得不跪在淤泥里，把头浸在水下。这需要极强的意志。当她的意识终于暖暖烘烘地渐渐丧失时，她懊恼地想到明天早晨人们把她

捞上来时，她的细麻布寿衣的前襟准会沾上污泥。第二天确实是这样。

那天，三个军队里的老相识回缅因州路过康涅狄格，顺便来看看赛勒斯·特拉斯克。赛勒斯便拿出一小桶威士忌酒同他们一起哀悼亡妻。守灵开始不久，小亚当哭得很凶，因为那几个致哀的男人对婴孩的事情一无所知，忘了喂他。赛勒斯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用威士忌浸湿了一团破布，塞在那小子嘴里让他吮吸，蘸了三四回后，小亚当睡着了。哀悼期间，亚当几次醒来哭闹，得到蘸酒的碎布团后又睡了。且不管这办法对他正在发育的大脑有什么影响，对他的新陈代谢肯定大有好处：自从那两天半以后，他长得跟小铁蛋一般结实。第三天，他父亲出去买了一头母山羊，亚当使劲喝羊奶，喝了就吐，吐了又喝，终于适应了。这种反应没有引起他父亲惊慌，因为他自己也吐。

不出一个月，赛勒斯·特拉斯克选中了邻居一家农户的十七岁的女儿。追求过程迅速而实事求是。他的意图正当合理，谁心里都没有怀疑。姑娘的父亲赞同这门亲事。他有两个女儿，艾丽斯是大的，已经十七岁了。有人求亲还是第一次。

赛勒斯要找一个女人照看亚当。他需要一个人管家做饭，找佣人得花钱。他精力旺盛，需要女人的身体，那也得花钱，除非你跟那女人结了婚。在两星期内，赛勒斯追求她，同她结了婚，睡了觉，并且使她怀了孕。他的邻居们并不认为他仓促行事。那时候，一个正常的人一生中耗尽三四个妻子的精力也是正常的情况。

艾丽斯·特拉斯克具有不少值得称赞的品质。她把家里刷洗得光洁照人，旮旯里都打扫得一尘不染。她长得不很漂亮，因此没有必要守着她。她的眼睛是灰色的，皮肤菜黄，牙齿不整齐，但是身体非常健康，怀孕期间从没有感到不适。谁都不知道她喜不喜欢小孩。谁也没有问过她，不问她的事情，她从来不多嘴。在赛勒斯的眼里，这也许要算是她最大的优点。她从不提出任何看法和意见，男人说话时，她继续干她的家务事，但给人一个模糊的印象，仿佛她在倾听。

艾丽斯·特拉斯克的年轻、没有经验和沉默寡言都成了赛勒斯的资产。他一方面按当地经营农场的习惯继续经营他的农场，一方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涯——老战士的生涯。以前使他放荡不羁的充沛精力，如今使他深思熟虑。除了国防部以外，谁都不了解他服役的质量和期限。他那条木腿既能证明他当过兵，又能保证从此以后不需要再服兵役。起初他有点胆怯地向艾丽斯叙说他参加的战役，随着叙述本领的提高，他经历的战役也越来越多。起初他知道自己是在撒谎，没多久他却完全肯定他说的每件事都千真万确。他从军之前对战争不很感兴趣，现在他见到有关战争的书籍就买，每条战事消息都看，还订了纽约的报纸，研究地图。他的地理知识本来少得可怜，对打仗一无所知，现在却成了权威。他不仅了解各次战斗、战役和调动情况，还了解参加作战的小至团队的番号，率领它们的上校姓名，以及它们在哪儿创建。他说着说着就相信自己是身历其境了。

这一切是逐渐发展的，与此同时，亚当和他的异母弟弟查尔斯正成长为少年。亚当和小查尔斯一声不响、恭恭敬敬地坐着，听他们的父亲阐述每一位将军的想法和计划，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做才对。当时——他早就觉察到了——他曾向格兰特和麦克莱伦（尤·辛·格兰特（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时北军总司令。1869年当选美国第十八届总统，1872年连选连任。麦克莱伦（1826—1885）：美国南北战争初期曾任联邦军总司令（1861—1862），后由于出击犹豫坐失战机，被林肯总统撤职）指出他们的错误，要求他们接受他对形势的分析。他们总是拒绝他的劝告，事后才悟到他是正确的。

有一事赛勒斯从来没有做过，也许这正是他聪明过人的地方。他从没有把自己的军衔提升到军士。一开始，他是列兵特拉斯克，以后一直是列兵特拉斯克。汇总起来，他成了战争史上最机动的、无所不在的列兵。他必须同时出现的地方往往有四处之多。不过也许出于本能，他没有把那些故事连在一起讲。他在艾丽斯和孩子们的心目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形象：一个自豪的列兵，凡是重大壮观的场合他都碰巧在场，可以随便出入参谋部会议，干预将级军官的决定，或者对之表示异议。

林肯之死对赛勒斯是个重大的打击。他永远记得刚听到这个噩耗时的感受。他一提起这件事，或者听人谈到这件事，泪水立刻会涌上来。虽然他从没有明说，人们却会得到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列兵赛勒斯·特拉斯克是林肯最亲密、最热情、最可靠的朋友之一。每当林肯先生想了解军队的情况，想了解真正的军队而不是那些制服上饰有金缠、神气活现、徒有其表的军官时，他总是找列兵特拉斯克。赛勒斯之所以能达到不言而喻的效果，完全要归功于他超人一等的暗示本领。谁都不能说他撒谎。主要是因为他头脑里已经渗透了谎言，他嘴里说出来的任何真话都带有谎言的色彩。

他很早就开始写信，随后又写文章评论战争，结论相当精辟，令人信服。事实上，赛勒斯逐步形成了十分高明的军事头脑。他对战争当时进行的方式和军队现有的组织形式所作的批评十分深刻。他在好几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注意。他给国防部的信在报上同时发表，对于上面有关军队的决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果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美国南北战争后，参加过北方联邦军队的人员的联合会，1866年成立，1956年解散）没有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取得领导地位的话，他的声音也许不至于受到华盛顿方面的重视，但是人数将近一百万的集团的发言人是不可忽视的。赛勒斯·特拉斯克就成了这个集团的军事问题的发言人。凡有关军队组织、军官关系、人员和装备的问题，都向他咨询。听他发表见解的人立刻就看出他是个行家。他有军事天才。不仅如此，他还是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先在这个作为国家生活中一支强大团结力量的组织里担任一些没有报酬的职务，后来当上领薪金的秘书，这个职位一直保持到他去世。他走遍全国，参加大会小会、野营集会。他的社会活动就讲到这里。

他的私生活同他的新职业是交织在一起的。他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他的家庭和农场也进行军事化管理。他要求家庭收支安排也像军队里那样请示汇报。这样做也许正中艾丽斯下怀。她不爱说话，简单扼要的汇报对她来说是最容易的了。照顾逐渐长大的孩子、收拾房间、洗涤衣服，这些够她忙的。此外，她还得保存体力，尽管她从没有在汇报中提过这件事。她会突然间一点气力都没有，不得不坐下来歇歇。晚上盗汗，衣服都湿透。即使没有那种剧烈的、使她精疲力竭的咳嗽，她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得的是痼病。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有的人能拖上好几年。这种事没有个准。她不向丈夫提起自己的病或许是因为不敢提。他自有一套近乎惩罚的治病办法。肚子痛就用助泻剂，经得住治疗的人除非是造化大。假如她提起自己的病，赛勒斯很可能采取治疗措施，不等她死在痼病上，一条命可能先断送在治疗上。此外，随着赛勒斯军事化程度的增长，他妻子学会了士兵在夹缝里过日子的唯一诀窍。她总是想办法不让自己受到注意，不跟她说话时她决不多嘴，完成份内的事以后不再多干，不指望得到擢升。她成了一个后列列兵。那一来，日子好过多了。艾丽斯往后退缩直到几乎被人看不见的地方。

真正受罪的是两个小男孩。赛勒斯深信，军队即使算不上十全十美，仍旧是男人唯一体面的职业。由于那条木腿，他自己虽然不能一辈子当个军人，但是他认为他的儿子们除了从军之外就没有更理想的前途了。他主张从军应该像他一样，从士兵学起。这样才能在实际

锻炼中，而不是从图表和教科书上学到军事。孩子们刚会走路，赛勒斯就让他们学兵器教范。孩子们上小学时，已经把列队操练当成呼吸那般自然、地狱那般讨厌的东西。他用手杖在自己的木腿上打拍子，让他们使劲操练。他叫他们行军，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背包里还要装上石子，以便磨练肩膀。他在屋后一片小林地里不停地让他们学射击瞄准。

## 二

当小孩初次发现大人的差错——当他的脑袋里初次觉察到大人并没有超人的智慧，他们的判断不一定明智，想法不一定正确，裁决不一定公平的时候，小孩的世界就变成了令人惊慌的废墟。神的地位一落千丈，安全感全部消失。有一点是肯定的：神的垮台不是零敲碎打，而是猛地倒塌，砸得粉碎，或者掉到长满绿苔的粪土堆，深深地陷进去。重新把他们树立起来是费时费力的工作，他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光亮了。小孩的精神世界再也不那么完整了。这是一种痛苦的成长过程。

亚当发现了他父亲的错误。并不是他父亲有所改变，而是亚当有了某种新的特性。正如所有正常的动物，他一向憎恨训练，但训练好像麻疹一样理所当然，不可避免，你对它不能否定或者诅咒，只能憎恨。那时候，亚当迅速地、几乎是一闪念地明白了他父亲的一套训练方法同世界上任何东西没有关系，只同他自己有关。那些技能和训练根本不是为孩子着想，目的只在于使赛勒斯成为大人物。那个一闪念还使亚当明白，他父亲并不是什么大人物，其实只是一个戴着高大的军帽、意志十分坚强、刚愎自用的小角色罢了。有谁知道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呢——一个眼色、一个被戳穿的谎话、还是一时的迟疑？——总之，小孩头脑里的神垮下来了。

小亚当一向是个听话的孩子。他生性惧怕暴力、斗争、紧张，尽管那种紧张寂静无声，却尖利得能把房子撕裂似的。为了求得他所希望的安宁，他从不诉诸暴力和斗争，要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退到隐蔽的地位，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暴力的因素。他用一幅迷惘的帷幕遮住自己的生活，而丰满的生活仍在他安详的眼睛后面进行。帷幕并不能使他不遭到攻击，但是能使他不受影响。

只比他小一岁多的异母弟弟查尔斯秉承了父亲的武断性格。查尔斯生来就是运动员的材料，他有估计时间和协调动作的本能，还有竞技者要压倒对手的决心，这一点激励他在世上去求得成功。

凡是牵涉到技巧、气力或者反应敏捷的比赛，小查尔斯都能轻易地胜过亚当，因此他很快就对亚当失去了兴趣，不得不去找别的孩子比试。这一来，两个男孩中间产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不像是兄弟，而更像是姊弟之间的关系。别的男孩招惹或者欺侮亚当，查尔斯就出头找人打架，多半是赢。在粗暴的父亲面前，他用撒谎甚至代人受过的办法保护亚当。查尔斯对他哥哥的感情仿佛是人们对于瞎眼小狗或者初生婴儿那种孤苦无助的生物的怜悯。

透过遮住他头脑的那层帷幕——用他隧道般幽深的眼睛——亚当观察周围的人：父亲起先是个一条腿的自然力量，他的存在只为了让小孩子感到更小，让傻孩子明白自己的傻；后来——自从神摔得粉碎之后——他把父亲看作是一个天造地设的警察，一个只能对之回避、蒙骗，不能顶撞的军官。在他隧道般幽深的眼中，亚当把他的异母弟弟查尔斯看成是光彩夺目的另一种生物，查尔斯具有得天独厚的肌肉和骨骼、敏捷和警觉，是一种完全不

同的类型，你可以像赞赏一头健壮的、懒洋洋的、危险的黑豹那样赞赏他，却绝不能把你同他相比。如果亚当心血来潮，向他弟弟吐露秘密——把深邃的眼睛后面的渴望、朦胧的梦想、打算和内心的欢乐告诉他——那无非也像是向一株可爱的树或者一头飞翔的雉鸡倾诉衷肠。亚当喜欢查尔斯，如同一个女人喜欢一颗硕大的钻石那样，他对弟弟的信赖也如同那个女人依赖那钻石的闪光和它价值所代表的安全感；至于眷恋和感情交融根本不可能存在。

至于艾丽斯·特拉斯克，亚当对她隐瞒着一种近乎脸红耳热的羞愧感情。她不是他的生母——这一点他了解，因为他多次听别人说过。并不是从别人说的话，而是从说话的腔调里，他知道自己有母亲，她干了些可耻的事情，诸如忘了喂鸡，或者在小林地里射击时脱了靶。由于她的过错，她不在这儿了。亚当有时想，如果他知道她犯了什么罪孽，他也要犯——那他也不用待在这儿了。

艾丽斯对两个孩子同等看待，同样地替他们洗，给他们吃，别的事情都交给他们的父亲，他已经斩钉截铁地讲明，小孩的体格和智力训练由他全权负责。即便是夸奖和责骂，他也不愿意让别人代劳。艾丽斯从不抱怨、争吵、大笑或大哭。她老是抿着嘴，不隐瞒也不透露任何事情。可是有一次，那时亚当还很小，他悄悄地摸到了厨房里。艾丽斯没有注意到他。她正在补袜子，嘴角泛出微笑。亚当赶紧又悄悄地退了回去，跑到屋外小林地里，那儿一棵树桩后面有个他非常熟悉的地方。他在虬结的树根中间坐定。当时亚当大为惊恐，仿佛她赤身裸体时被他撞见了似的。他嗓子发紧，呼吸急促。因为艾丽斯赤身裸体——就是说她在微笑。他不明白她怎么如此放肆。他带着激动而炽热的感情惦念着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的激情里包含着 he 从小就缺少的搂抱、摇晃和爱抚，以及他对乳房和奶头的渴望，对温柔的怀抱、爱怜的音调和甜美感情的渴望，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世上存在着这种事物，又怎么会惦念呢？

当然，他也想过，自己可能搞错了，也许是某些捣乱的阴影落到他脸上，歪曲了他的视觉。他再回忆一下当时见到的清晰情景，想起她的眼神里也有笑意。光线偏差可能使他看错嘴或眼睛，但不可能两处都看错。

他曾经像块一动不动的小石头，整天趴在土丘上，看土拨鼠把鼠崽弄到外面来晒太阳，自从厨房那件事以后，他便像偷看土拨鼠那样躲着，从眼角里偷看艾丽斯，发现她确实会微笑。有时候，她只有一个人，并且知道没有别人在场，她让自己的思想在花园里漫游，就微笑了。奇妙的是她能像谨慎的土拨鼠把小鼠赶回地洞一样，飞快地收起笑容。

亚当把这宝贵的发现隐藏在深邃的眼里，但他喜欢为自己得到的欢快作出补偿。艾丽斯开始发现一些礼物——有时在她的针线筐和破旧的钱包里，有时在她的枕头底下——两朵黄里透红的石竹花、一根青鸟的尾羽、半根绿色的火漆、一方偷来的手帕。艾丽斯最初感到吃惊，后来也不奇怪了，再发现出乎意外的礼物时，她那漫游花园似的微笑闪露一下立即消失，仿佛池塘里的鳊鱼蹦出水面，在阳光下一闪，马上掉进水里。她不问也不提这件事。

她夜里咳得很凶，声音很响，吵得赛勒斯睡不着觉，他终于让她睡到另一间屋子里。不过他还是频繁地去找她——手扶着墙，光着脚，单腿蹦着过去。他跳着摸到艾丽斯的床上然后再回来，两个孩子能听到并感觉到他的身子把屋子震得嘎吱直响。

亚当慢慢长大，有一件事比什么都使他害怕。他怕应召入伍的那一天。他爸爸从不让他忘

记那一天会来到，并且经常提起。像亚当这样的孩子需要在军队里锻炼才能成为男子汉。查尔斯已经算得上是男子汉了。亚当十六岁，查尔斯十五岁，但是查尔斯已经是个男子汉，一个危险的男子汉。

### 三

两个男孩之间的感情与年俱增。查尔斯的感情有一部分可以说是轻蔑，是一种以保护人自居的轻蔑。一天傍晚，他们在门前庭院玩击棍游戏。这是他们新学来的：玩法是把一根尖头小木棍放在地上，先用球棒敲小木棍一头。木棍弹跳到半空中时，赶紧用棒打，打得越远越好。

亚当玩什么游戏都很笨。这次可能碰巧看得准，时间掌握得好，他居然赢了弟弟。他一连四次把木棍打得比查尔斯远。这在他是新鲜事，因此高兴得脸都涨红了，忘了跟往常那样注意观察弟弟的神色。第五次打中木棍时，木棍像蜜蜂似的飞得老远。他快活地转向查尔斯，心马上凉了半截。查尔斯脸上的憎恨使他害怕。“我想这完全是碰巧，”他结结巴巴地说。“再打肯定不行。”

查尔斯把小木棍搁好，敲了一下，木棍蹦了起来，球棒一挥，可是落了空。查尔斯朝亚当慢慢走来，眼光冷冷的，毫无表情。亚当吓得直往后退。他不敢扭头奔跑，因为他弟弟准能赶上。他一点一点往后退，眼睛里露出惊慌，嗓子发干。查尔斯走近时，用球棒朝他脸上猛打。亚当双手捂着流血的鼻子，查尔斯用球棒横抽他的肋骨，打得他喘不过气，接着劈头盖脑又是一棒，把他打晕了过去。亚当昏倒在地，查尔斯往他肚子上狠狠踢了一脚，然后就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亚当苏醒过来。他胸口肌肉一阵剧痛，又躺了下去。他看出艾丽斯在窗口张望，脸上的神情是他从未见过的。他说不出那是什么表情，不是软弱，可能是憎恨。她发觉他在看她，便放下窗帘，从窗口走开了。亚当终于从地上爬起来，弯着腰，走进厨房，这时，他发现一盆热水已经打好了，旁边还放了一条干净的毛巾。他听到继母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咳嗽。

查尔斯有一大特点。他从不后悔——从不。他再也不提打人的事，显然再也没有去想它。但是亚当确信他以后再也不能赢了——任何方面都这样。他一向感到弟弟的危险性，现在他明白在任何方面都不能胜过查尔斯，除非他做好杀死查尔斯的准备。查尔斯一点不后悔。他只不过直截了当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查尔斯没有把他打亚当的事告诉父亲，亚当也没有说，艾丽斯更不会说，然而赛勒斯似乎已经觉察到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对亚当比较客气，对他说话的口气也缓和一些，并且不再责罚他了。赛勒斯几乎每晚都要训亚当，不过不凶。温和比暴力更使亚当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当成了牺牲品，几乎像是死前得到优待，正如人们哄骗那些准备奉献给神的牺牲品，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上祭台，以免显出不愿意的模样，惹神生气。

赛勒斯和颜悦色地向亚当解释士兵的性质。尽管他亲身经历不多，这方面的知识都来自调查研究，但他了解得很多，很正确。他告诉儿子说，士兵具有悲哀的尊严，从人类的全部失误来看，士兵是必不可缺的职业——是对于人类弱点的惩罚。也许赛勒斯发现自己有这些想法，才讲了出来。这同他年轻时摇旗呐喊、好勇斗狠的情况大不一样。赛勒斯说，作为一个士兵要受尽屈辱，有朝一日，当最后的屈辱——无意义的、不光彩的死亡——来临



时，他就不至于抱恨。这番话赛勒斯是对亚当一个人讲的，没有让查尔斯听。

有一天傍晚，赛勒斯带亚当去散步，他把全部研究和思考后的暗淡结论都讲了出来，使他儿子陷入深重的恐惧。他说：“我要让你明白，士兵是人类中最圣洁的人，因为他经过千锤百炼——什么考验都要经受。我要把这道理告诉你。听着——在全部历史里，人类受到的教导是：杀人是不能鼓励的坏事。杀人者必须加以消灭，因为杀人罪大恶极，也许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严重的罪恶。可是我们找了一个士兵，把杀人的权利交到他手里，还对他说：‘充分利用这个权利，要善于使用它。’我们让他放手大干。去杀你同类中的某一种人，杀得越多越好。我们会奖赏你，因为你能违反以前受到的教导。”

亚当舐舐干燥的嘴唇，想问又没问，可还是试着问了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是为什么？”

赛勒斯大为感动，说话的口气是前所未有的。“我不知道，”他说。“我研究过事物的现象，或许懂得一些，但是我从来没有弄明白其中的道理。你不能指望人们懂得他们自己的行为。有许多事情是光凭本能做的，比如说，蜜蜂酿蜜，狐狸把爪子在溪水里浸湿来蒙骗猎犬。狐狸说不出它为什么这样做，蜜蜂又怎么记得有冬天，怎么知道冬天会来临呢？我知道你要离家了，我认为应当把未来展示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发现，如果我能用我懂得的一点东西来保护你，那就更好。你不久就要参军了——你已经到了年龄。”

“我不想去，”亚当马上说。

“你快去了，”他父亲没有听他说话，自顾自往下讲。“我得把情况讲清楚，免得到时候你觉得意外。他们首先把你的衣服扒光，还会更进一步。他们要把你的尊严剥得一点不剩——你认为安分守己过日子是你的正当权利，但是这点权利都会丧失。他们让你整天紧挨着别人吃饭、拉屎、睡觉。等到他们再让你穿好衣服时，你跟别人就毫无区别了。你想在胸前带块布片或者别张纸条说明‘我是我——跟别人有别’，连这一点都办不到。”

“我不想这样，”亚当说。

“过不久，”赛勒斯说，“别人没有的想法，你不会有。别人不说的话，你不会说。别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只要出现任何一点区别，你就觉得危险——对于整个一群同样思想、同样行动的人构成了危险。”

“假如我不这么干呢？”亚当问道。

“对，”赛勒斯说，“有时候也会这样。偶尔有人不按要求去做，你知道有什么结果？整个机器就一心一意地、冷酷地消灭他的区别。他们要用铁棍打垮你的精神和神经，肉体 and 心灵，直到你没有这种危险的区别为止。如果你最后还不屈服，他们就把你排斥出去，让你在外面腐臭——既不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也不能自由自在。最好是同他们一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保护自己。像军队那种荒谬绝伦、无聊透顶的组织当然不许出现问题，削弱自己。如果你不把它拿出来同别的东西比较、嘲笑，你慢慢地准会发现它自有道理，有逻辑，有一种令人敬畏的美。认可军队的人不一定比别人坏，有时候还比别人好得多。你要认真对待我说的话，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考虑了很久。有些人穷极无聊去当了兵，消沉下去，默默无闻。不过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身份地位。你也许是那种人。另有一些人下去之后，跟大伙一起在泥淖里滚，然后爬得比原来的地位还高，因为——因为他们失去的

是微不足道的虚荣心，得到的却是连队和团队的全部好处。你如果沉得低，就能爬得比你想象的地位更高，能体会到极大的快乐和一种几乎同天使们朝夕相处的神妙的情谊。那时候，即使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你也能了解他们的特性。你不沉到底层的话，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切。”

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赛勒斯往左拐了弯，进入了树林中间的那块空地。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亚当突然说：“你瞧见那棵树桩了吗，爸爸？我常常躲在那后面的树根中间。你责罚我以后，我常常躲在那里，有时我心里不痛快，也上那儿去。”

“咱们去看看那个地方，”他父亲说。亚当带他到了那里，赛勒斯低头看看树根中间那个像窝一般的洞穴。“我早知道了，”他说。“有一次你出去了好久，我猜你准有这么个地方可去，后来我找到了，因为我想象得出你需要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你瞧，那块地上的土不是给压实了，周围的小草也给拔掉了吗？你坐在那里时还把树皮掰碎了。我一看就知道这准是你躲的地方。”

亚当诧异地瞅着他父亲。“可是你从没有到这儿来找过我呀，”他说。

“没有，”赛勒斯说。“我才不干那种事呢。一个人不能逼人太甚。我不干那种事，你总得给人留一条出路。记住这一点！我想我已经把你逼得太凶了。我不愿意把你搞得走投无路。”

他们心绪不宁地穿过树林出来。赛勒斯说：“我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不然大部分就会忘了。我要告诉你，士兵必须放弃许许多多东西才能有一点收获。小孩从出生那天开始，周围的环境、全部法律、规则和权利都教导他要保护自己的生命。他从小就具备了那种巨大的本能，并且全部得到了证实。后来他当了兵，他必须学会怎么违反这一切——他必须冷静地学会随时丢掉性命而不惊惶失措。假如你能做到这点——要明白，有些人是做不到的——那你就学会了最大的本领。听着，孩子，”赛勒斯一本正经地说，“几乎所有的人都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害怕的原因——不知道是怕阴影、迷惑、不知名和不计其数的危险呢，还是怕不可名状的死亡。假如你能使自己坦然面对死亡——不是阴影，而是清晰可辨的真正的死亡——你就会永远无所畏惧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害怕。那时候你就成了与众不同的人，别人吓得大嚷大叫，你却若无其事。这是大收获。也可能是唯一的收获。也许这是污秽包围之中的最终的纯洁。天差不多黑了。我刚才讲的一番话，咱们两个都考虑一下，明晚我再找你聊聊。”

但是亚当说：“你为什么不对我弟弟讲讲？让查尔斯去。这方面他行，比我强多了。”

“查尔斯不去，”赛勒斯说。“他去毫无意义。”

“他能成为更好的军人。”

“只在表面罢了，”赛勒斯说。“不在内心。查尔斯天不怕地不怕，在勇气方面，他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他对自身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因此永远不会明白我向你解释过的那些话。查尔斯这个人有许多地方不能放任，只能约束，让他参军就像松掉拴野马的缰绳。我不敢让他去。”

亚当抱怨说：“你从来不责罚他、欺侮他，你让他自由自在，你老是夸他，现在你又把他

留下，不让他去参军。”他停住了，为自己说的话感到惊恐，怕他的话会引起愤怒、蔑视或者暴力。

他父亲没有回答，往前走出小林地，低着头，下巴碰到了前胸，那条木腿拄到地上时，臀部单调地上下起伏着。木腿每次往前挪都在身侧画一个半圆。

现在天色完全黑了，开着的厨房窗口透出了金黄色的灯光。艾丽斯走到门口张望，等候他们，她听到不规则的脚步声逐渐近了，便回到厨房里。

赛勒斯走到厨房门口才站住，他抬起头问道：“你在哪里？”

“这儿——在你背后——就在这儿。”

“你提了一个问题。我想我得回答。说出来，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你不聪明，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缺一股子劲儿。你让别人瞧不起。有时候我认为你是个窝囊废，连狗屎都不如。这能回答你的问题了吗？我对你有偏爱。我一直是这样的。把这点告诉你也许不合适，但是事实如此。我对你有偏爱。不然的话，我又何苦要伤你的心？现在你少废话，去吃晚饭吧。今晚我再跟你谈。我的腿痛。”

#### 四

晚饭时谁都没有说话。扰乱静默的只有喝汤和咀嚼的声音，还有他父亲挥手驱赶煤油灯罩上飞蛾的声音。亚当觉得他弟弟在偷看他。他突然抬起头时同艾丽斯的一瞥眼光相遇。亚当吃完饭，把椅子往后一推。“我想到外面去散散步，”他说。

查尔斯也站起来。“我跟你一起去。”

艾丽斯和赛勒斯看他们出了门，她难得问话，这时却不安地问道：“你干了些什么？”

“没什么，”他说。

“你打算叫他去吗？”

“是的。”

“他知道吗？”

赛勒斯冷冷地瞪着门外的黑暗。“是的，他知道。”

“他会不高兴的。对他不合适。”

“没关系，”赛勒斯说，接着又大声重复了一遍，“没关系，”言外之意是“你闭嘴。这事不用你管”。他们静默了一会儿，他几乎用抱歉的口气说：“他又不是你亲生的孩子。”

艾丽斯没有答话。

两个男孩向满是车辙的黑暗的路上走去。他们可以望到前面有几点暗淡的灯光，那是村子

所在的地方。

“要到小酒店里去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吗？”

“我没有想去酒店，”亚当说。

“那你晚上出来干什么？”

“你本用不着来，”亚当说。

查尔斯挨近他身边。“今天傍晚他对你说什么来着？我看见你们一起散步。他说些什么？”

“他只说了军队的事——跟往常一样。”

“我觉得不像，”查尔斯怀疑地说。“我看到他跟你挨得很近，像跟大人说话似的——不是说话，而是聊天。”

“是说话，”亚当耐心地说，他得控制自己的呼吸，因为心里开始发怵，胸口堵得慌。他深深吸了一大口气，没有呼出去，想靠它来顶住畏惧。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查尔斯再一次问道。

“说军队的事，怎么当好兵。”

“我才不信呢，”查尔斯说。“我认为你是不说实话的该死的东西。你有什么想瞒着我？”

“什么也没有，”亚当说。

查尔斯声音变粗了：“你那有精神病的妈妈是投水自尽的。也许她的种气传给了你。准是这么一回事。”

亚当缓缓吐出气，尽量压下阴森的恐惧。他一声不吭。

查尔斯嚷道：“你想把他抢走！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鬼。你想干什么呀？”

“没什么，”亚当说。

查尔斯跳到他面前，亚当不得不站住，他俩的胸部几乎碰着了。亚当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就像人们见到蛇时那样往后退。

“就说他那次的生日吧！”查尔斯嚷道，“我花了七毛五分钱为他买了一把德国货的小折刀——有三把刀和一个开塞钻，珍珠母的刀柄。那把刀呢？你见他用过没有？他是不是给了你？我从没有见他磨过刀。那把刀是不是在你的口袋里？他怎么对待那把刀的？‘谢谢’，就说这么一句话。一把七毛五分钱的珍珠母的德国货小刀就再也不提了。”

他声音里含着暴怒，亚当觉得恐惧慢慢袭来；但他知道还有一点时间。这架具有破坏性的机器将横扫一切障碍物，他见到的次数太多了。先是暴怒，然后是冷静镇定，暧昧的眼神和得意的微笑，声音低得像是耳语。那种情况一出现，马上就要下毒手了，手法冷静熟

练，动作精确灵敏。亚当咽了一口唾沫，润润发干的喉咙。他想不出任何可以说服他弟弟的话，因为弟弟一发火就不可理喻，根本不听。查尔斯粗壮的身影挡在亚当面前，他比亚当矮一些，肩膀宽厚一些，但没有蹒跚的模样。他湿润的嘴唇在星光下闪亮，这时还没有露出微笑，声音还是怒冲冲的。

“他生日那天，你干了什么？你以为我没有见到吗？你有没有花过七毛五分钱，甚至五毛钱？你在小林地里拣了一条杂种狗崽子给他。你笑得像傻瓜，说是它能长成捕鸟猎狗。那条狗睡在他的房间里。他看书的时候还逗它玩。他训练它做各种各样动作。可是那把刀呢？‘谢谢’，他只说了一声‘谢谢’。”查尔斯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他的肩膀往下一沉。

亚当拼命往后一跳，抬起双手护住脸。他弟弟稳扎稳打地挪着脚步。先灵活地挥一拳试试距离，接着毫不留情地下手了——朝心口重重一拳，亚当的双手落了下来；他又朝头部连打四拳。亚当觉得他鼻子里的硬骨软骨嘎吱嘎吱直响。他又抬起手，查尔斯的拳头趁机直捣他的心窝。在这期间，亚当像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无奈而困惑地望着刽子手那样望着他弟弟。

亚当突然自上而下抡了一下手臂，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这一下既无力量又无方向，根本不起作用。查尔斯一低头，钻到亚当胳膊底下，那条无力的手臂勾住了他的脖子。亚当索性抱住弟弟，扑在查尔斯身上抽噎起来。他觉得粗大的拳头打在肚子上使他直翻胃，但他仍旧抱住不放。对他说来，时间好像放慢了。他觉得弟弟侧过身子，使他两腿分开。接着又觉得弟弟抬起膝盖，擦过他的膝头和大腿，猛顶他的睾丸，一阵剧痛闪电似地传遍他全身，往返回荡。他松开手臂，弯腰呕吐，但是毒打还在继续。

亚当觉得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到他的太阳穴、面颊和眼睛上。他觉得嘴唇磕在牙齿上破裂了，可是他的皮肤却变得又厚又麻木，仿佛全身蒙了一层厚厚的橡皮。他迟钝地想为什么他的腿不弯下来，他为什么不倒在地上，为什么不丧失知觉。拳头没完没了地打来。他听到弟弟像抡大锤的人那样急促地大声喘着气，泪水和血水模糊了他的眼睛，他在星光微弱的黑暗之中看到弟弟若无其事的眼眸和挂着微笑的湿润嘴唇。他看到这一切时，眼前猛地一亮，然后是一片漆黑。

查尔斯低头望着他，像一条累垮的狗似的大口大口喘气。他转过身，快步向家里走去，一面走，一面揉着擦伤的指关节。

亚当很快恢复了知觉，心头一阵惊慌。他的思想在痛苦的迷雾里摸索。伤痛使他浑身沉重麻木。但他几乎立刻忘了伤痛：他听到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耗子般本能的恐惧促使他拼命挣扎。他使劲跪起来，向路边的排水沟爬去。沟里水深一英尺，沟边的草很高。亚当悄悄地爬进水里，尽量避免溅出水声。

脚步走近后慢了下来，往前走了几步，又折回去。亚当从躲藏的地方只看见一片黑暗。黑暗里一根火柴划着了，先是微小的硫磺蓝光，木杆燃着了，自下而上的亮光把他弟弟的脸映成一副怪相。查尔斯举起火柴，向四周扫了一眼，亚当看到他右手握着一把斧子。

火柴熄灭后，夜晚比先前更黑。查尔斯慢慢向前走了几步，又划了一根火柴，向前又走几步，再划一根火柴。他在察看地上有没有痕迹。最后放弃了寻找。他举起右手，把斧子远远扔到野地里。他快步向村子暗淡的灯光走去。

亚当在冷水里躺了很久，揣摩着弟弟有什么想法：现在他弟弟总该慢慢冷静下来，会不会感到恐慌、惭愧、难受，或者什么想法都没有呢？亚当设身处地替他着想。他的心灵使他同弟弟沟通，平时他代弟弟做家务事，现在他代弟弟感到痛苦。

亚当爬出水沟，站了起来。他对伤痛的感觉已经迟钝，脸上的血迹已经干结成块。他打算待在屋子外面暗处，等他父亲和艾丽斯上床之后再进去。他觉得如果有话问他，他什么也回答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要他在支离破碎的思想里找个答案简直是苛求。晕眩的感觉像边缘闪着蓝光的流苏，拂着他的额头，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昏过去了。

他两腿分得很开，拖着脚步慢慢走回家。他在门口停住，望望屋子里面。天花板上用链条吊着的灯投下一圈黄光，照亮了艾丽斯和她身前桌子上的针线筐。他父亲坐在桌子另一边，咬了下木杆钢笔，在墨水瓶里蘸蘸，然后往他的黑皮记事本上写东西。

艾丽斯一抬头，蓦地看到亚当满是血污的脸。她的手伸到嘴巴前面，弯起指头按着下面一排牙齿。

亚当艰难地跨上一级台阶，再上一级，然后扶着门框站住。

这时赛勒斯也抬起头。他带着诧异的神情看看这个面目全非的人，半天才辨出是谁。他站起身，觉得不可理解。他把木杆钢笔插在墨水瓶里，手指往裤子上擦擦。“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赛勒斯轻声问道。

亚当想回答，但是他的嘴上结了血块，干得说不出话。他一舐嘴唇，又流血了。“我不知道，”他说。

赛勒斯噤噤噤地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胳膊，因为用力太大了，痛得他扭歪了脸，直想挣脱。

“对我说老实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

赛勒斯攥住他不放。“告诉我！我要知道。告诉我！你非告诉我不可。我要你告诉我！该死的，你老是护着他！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以为骗得过我吗？快说，不然我让你这么站一宿！”

亚当尽力找话回答，“他以为你不爱他。”

赛勒斯松开亚当的胳膊，一拐一拐地回到椅子那边坐下。他把钢笔在墨水瓶里搅得直响，茫然望着记事本。“艾丽斯，”他说，“扶亚当上床去。我想你得剪破他的衬衣才能脱下来。帮他一下。”他又站起身，走到墙上有钉子挂衣服的那个角落，手伸到衣服后面，取出霰弹猎枪，打开看看是不是装着弹药，一拐一拐地出门去了。

艾丽斯举起手，仿佛想用一条无形的绳索拖住他。那条绳索断了，她脸上又恢复了平静。“你先回自己的房间，”她说。“我替你端盆水来。”

亚当躺在床上，床单盖住了下身，艾丽斯用一条亚麻布手帕蘸着温水，轻轻擦拭伤口。她



好长时间没有作声，突然接着亚当刚才的话头，似乎根本没有间断过，她说，“他以为他爸爸不爱他。可是你爱他——你一向爱他。”

亚当没有回答。

她平静地接着说：“他是个古怪的孩子。你得了解他——看来很粗野、很暴躁，了解之后就on知道他不是这样的。”她嗓子发痒，没有接着说，弯下腰咳嗽起来，咳了一阵之后，脸涨得通红，筋疲力尽。“你得了解他，”她重说了一遍。“有好长时间了，他一直给我一些小礼物，好看的小玩意儿，你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注意那种小东西。但他不直截了当拿出来。他把它们藏在我会发现的地方。即使你一连瞅他几小时，他都不露声色，只当不是他藏的样子。你得了解他。”

她朝亚当笑笑，亚当闭上了眼睛。

## 第四章

### 一

查尔斯站在村里小酒店的柜台前面，兴致勃勃地听几个在村里歇夜的旅行推销员讲轶闻趣事。他掏出装着几枚银币的烟草袋，请那几个人喝杯酒，怂恿他们继续讲下去。他站着，一面咧着嘴笑，一面揉着他伤破的指关节。旅行推销员们接受了他的盛情款待，举杯祝他身体健康，查尔斯很高兴。他吩咐店主替他的新朋友每人再斟一杯酒，喝罢就跟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去鬼混了。

赛勒斯深夜拄着木腿出去时，心里恨透了查尔斯。他先在路上找他儿子，再去小酒店，但是查尔斯已经离开了。如果那晚他找到查尔斯，很可能把他杀了，或者打算杀他。重大事情的发展能改变历史，其实任何事情在不同程度上都能改变历史，哪怕是走路踩上一块石子，看到一个美貌姑娘时倒抽一口气，或者在花园里干活时弄断了指甲。

很自然，没过多久就有人告诉查尔斯，说他父亲拿着猎枪在找他。他在外面躲了两星期，避避风头，最后回家时，他父亲要他命的那股蛮劲已经减退为单纯的愤怒了，他便使劲干活，装出恭顺的模样来赎罪。

亚当在床上躺了四天，浑身疼痛，动一动都得呻吟。第三天，他父亲显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势力。他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算是给亚当一个奖励。一个骑兵上尉和两个军士，都身穿正式的蓝制服，来到赛勒斯家，直接走进亚当的卧室。两个列兵在门前庭院里守着他们的马匹。亚当躺在床上履行了入伍手续，充当骑兵列兵。他父亲和艾丽斯在旁边看他在陆军法规手册上签了名，宣了誓。他父亲眼睛里闪着泪花。

军人们走后，他父亲坐着陪了他好久。“我把你放在骑兵团里是有道理的，”他说。“兵营生活过久了并不舒服。但是骑兵有事可干。这一点我有把握。你会喜欢到印第安人的地区去的。那里有仗可打。我说不上来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有仗可打。”

“是的，爸爸，”亚当说。

### 二

我一直觉得奇怪的是，当兵的常常是亚当这一类人。他本来就不喜欢打仗，并且远不像某些对打仗逐渐感到兴趣的人那样，他对暴力越来越反感。他的长官们多次仔细观察他够不够逃差的罪名，不过没有提出过指控。在当兵的五年里，亚当在骑兵队干的勤杂比谁都多，可是如果说他杀死过敌人，那完全是跳弹意外造成的。他枪法很准，故意不打中目标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那时候，同印第安人打仗已经像是危险的驱赶牛群的任务——印第安部落被迫反抗并受到驱逐，遭到大量杀戮，悲哀阴沉的幸存者迁移到了不毛之地。这种事情并不光彩，但是国家发展的模式明摆在面前，非这么干不可。

亚当看到的不是未来的农场，而是好端端的人腹破肠流的惨象，作为工具的他这一切感到厌恶，觉得毫无意义。当他发射卡宾枪而不打中目标时，他对团队犯下了背叛的错误，但他毫不在乎。非暴力的情绪在他心里高涨，终于形成一种不容思考的偏见：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凡是造成损害的事，他都反对。这种情绪缠住了他，不让他有思考的余地。但是

亚当的服役记录中没有丝毫地方能说明他怯懦。事实上，由于表现英勇，他曾三次受到嘉奖，并且得过勋章。

他对暴力越来越反感时，他的冲动却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有好几次，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救回受伤的伙伴。他执行本身的任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还自动到野战医院帮忙。他的伙伴们对他怀着轻蔑的亲切感和一种难以言说的害怕，因为人们对于自己无法理解的冲动往往感到害怕。

查尔斯经常给他哥哥来信——谈农场和村里的情况：有几头母牛病了，一匹母马怀了驹，草场有了扩充，粮仓遭到雷击，艾丽斯痲病后期咳得厉害，一口气喘不上来给憋死了，他父亲移居华盛顿，在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里搞到一个领工资的永久性职位。查尔斯跟不少人一样，口才不好，写起信来却非常详细。他摆出他的孤独和困惑，把自己不清楚的许多事情写到纸上。

亚当在离家期间比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他的弟弟。信件往返造成了两人想象不到的亲密。

亚当一直保存着他弟弟的一封信，并不是因为他完全明白信的内容，而是因为里面有些隐蔽的意思正是他不能理解的。“亲爱的亚当哥哥，”信中写道，“我提起笔时祝愿你身体健康”——他总是用这句话开头，便于转入正文。“上次去信后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想必你在忙别的事情——哈！哈！雨下得不是时候，打掉了苹果花。冬天吃不到多少苹果了，不过我要尽可能保住一些。今晚我打扫了屋子，到处又潮又油腻，打扫后也干净不了多少。不知妈妈以前是怎么收拾的。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到处蒙着一层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擦不掉。不过我多少把污秽搞得均匀一点。哈哈！

“爸爸有没有写信把他旅行的事告诉你？他已去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参加退伍军人协会的野营大会。国防部长也要去，爸爸主持大会，介绍部长。这对爸爸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他跟总统见过三、四次面，甚至在白宫进过晚餐。我倒想去白宫观光观光。等你回家时，你我两人一起去。爸爸可以招待我们几天，反正他要见见你。

“我想我最好找个老婆。咱们的农场很兴旺，即使我本人不怎么样，凭这个农场，甚至比它更次一点，也有姑娘愿意跟我过。你说呢？你从没有提起复员后是不是回家来住。我希望你回来。我想念你。”

信在这里中断了。纸上有刮痕和溅开的墨水迹，下面是用铅笔写的，语气变了。

铅笔写道：“接着写吧。刚才钢笔坏了。笔尖断了一半。我得到村子里去买一支新的——其实都是锈的。”

字句开始流畅一些。“也许我不该用铅笔，该等到买了新笔尖再写。问题是我现在坐在厨房里，点着灯，脑子里胡思乱想，时间也晚了——我猜已经过了十二点，不过我没有看钟。鸡舍里的老黑乔开始啼了。妈妈的摇椅嘎吱嘎吱在响，仿佛她坐在上面似的。你知道我不信那一套，但是它勾起我的回忆，这种情形是常有的，你也明白。我想我也许要把这封信撕掉，写这些事有什么意思？”

现在字体潦草起来，似乎来不及写。“既然我打算毁掉这封信，我不妨把要说的话都写下

来，”信中写道。“整座房子像是活的，到处都有眼睛盯着，门外像是有人，等你扭过头就会进来。我觉得毛骨悚然。我想说——我想说——我一直不明白——我们的爸爸为什么那样。我是说，他为什么不喜欢我给他作为生日礼物的那把折刀。他为什么不喜欢？那把刀很棒，他又没有一把好刀。假如他用过，磨过，或者从口袋里掏出来看看——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如他喜欢，我就不至于在你身上出气。当时我只能拿你撒气。我觉得妈妈的椅子摇了一下。只是灯光晃动罢了。我不信那一套。我总感到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似乎有一件事只做了一半就扔下了，但是想不起什么事。反正有件事没有结束。我不应该待在这儿。我应该到外面去闯，不是守着一个好农场，考虑物色一个老婆。有些事不对头，像是没有完成，发生得太快，结果留下一条尾巴。我应该处在你现在的地位，而你应该留在这儿。以前我从没有这种想法。也许因为时间晚了——太晚了。我朝外面望望，天色已经蒙蒙亮。我不打算睡了。夜晚怎么过得这样快？现在我不想上床睡觉。反正睡不着。”

信没有署名。查尔斯可能忘了他原先打算撕毁的，结果付了邮。亚当把它保留了一个时期，每次看到，身上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冰凉。

## 第五章

汉密尔顿家的孩子在农场上逐渐成长，每年都新添一个。乔治是个高大漂亮的男孩，文静可爱，天生就有一种高贵的气派。他从小彬彬有礼，人们称他是“乖孩子”。他从父亲那里秉承了衣着、身体和头发的整洁特点，即使不穿好衣服也不显得邋遢。乔治小时纯真无瑕，长大也纯真无瑕。他从不调皮捣蛋，哪怕由于疏忽犯了一些过错也是无足轻重的。到了中年，那时人们对于医学的知识多了一些，才发现他患有恶性贫血。他的美德可能是体力不好造成的。

乔治下面是威尔。威尔长得矮矮墩墩，呆头呆脑，没有什么想象力，气力却极大。他从小就爱干活，谁让他干什么，只消吩咐一声，他就不知疲倦地干个没完。他不仅在政治上保守，任何方面都如此。他认为新鲜主意都是革命性的，对它们抱有怀疑、厌恶，敬而远之。威尔希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别人找他麻烦，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尽可能像别人那样过日子。

威尔之所以厌恶变革或变化，也许同他父亲有点关系。威尔长大后，他父亲在萨利纳斯河谷落户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足以被认为是“老资格”。事实上，他是外国人，爱尔兰人。当时爱尔兰人在美国很不受欢迎。他们受到蔑视，这种风气在东海岸尤其明显，多少也传到了西海岸，塞缪尔这个人喜欢变化，满脑袋都是新主意和新花样。在闭塞的小地方，这种人总是受到猜疑，除非最后证实他对别人没有危险性。塞缪尔这样出众的人可以引起许多麻烦。比如说，有的男人知道自己呆板，在他们妻子的眼里塞缪尔可能太有吸引力。再说，他有修养，书读得多，买了和借过不少书，懂得许多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的东西，他爱好诗歌，敬重一笔好字。如果塞缪尔像索恩或者德尔马家那么富有，房屋宽敞，土地广阔平坦，他肯定就会有許多藏书了。

德尔马家有一个藏书室——四壁都是橡木镶嵌的护板，放满了书。塞缪尔经常去借，他看过的德尔马家的藏书比德尔马家的任何人都多得多。有教养的富人在当时是受欢迎的。他可以把儿子们送去上大学而不引起议论；平时白天他可以穿着坎肩和白衬衫，打着领带；他可以戴手套，指甲修得干干净净。有钱人的生活习惯很神秘，谁知道什么对他们有用，什么又没有用？至于穷人——诗歌、绘画、以及不适合唱歌或跳舞的音乐对他有什么用处？这些东西并不能帮他收一茬庄稼或者让他的孩子们有御寒的衣服。尽管这样，他还是我行我素，也许他有他的理由，虽然这些理由经不起推敲。

就拿塞缪尔来说吧。他打算用铁或木头制作什么东西时，往往先画出图样。这原不是坏事，可以理解，甚至令人羡慕。但是他在图样旁边画些别的东西，树呀，人脸呀，动物或甲虫，还有些图形根本看不懂。这就使人们哑然失笑，觉得尴尬。你根本无法事先猜到塞缪尔想什么，要说什么，做什么——什么都有可能。

塞缪尔在萨利纳斯河谷的最初几年中，人们对他总是隐隐约约地不太信任。威尔小时候大概在圣卢卡斯杂货铺里听到了议论。小孩不希望他们的父亲跟别人有所不同。威尔的保守思想可能就在那时候形成的。后来，下面的孩子一个个出生成长，塞缪尔成了河谷的老居民，当地人为他感到自豪，正如家里有头孔雀的人感到自豪那样。他们不再怕他了，因为他并没有勾引他们的妻子，也没有妨碍他们沾沾自喜的平庸生活。萨利纳斯河谷开始喜欢塞缪尔，不过那时候威尔的性格已经定型。

某些人绝不是理应胜人一筹。但确实得天独厚。他们既不劳力，也不劳心，就能得到好处。威尔·汉密尔顿便是其中之一。他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威尔小时就很幸运。赚钱的事跟他父亲无缘，威尔却躲都躲不开。威尔·汉密尔顿养的鸡开始产蛋时，市上蛋价正好上涨。威尔年轻时，有两个开小店铺的朋友落到了要破产的地步，向威尔借了一笔小款子渡过季度付账的难关，答应给他三分之一的股权作为补偿。威尔并不吝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一年之内，店铺站稳了脚，两年之内扩充成两家，三年之内开设了分号，如今分支商号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系统，在当地有雄厚势力。

还有人向威尔借了钱，还不出，用一家自行车修理铺来抵账。不久，河谷几个有钱的人买了汽车，威尔的修理铺便替他们修理汽车。有个整天梦想黄铜、铸铁和橡胶的果断而富于想象力的人对他施加了压力。这人名叫亨利·福特，他的计划即使不违反常规，至少也是荒谬可笑的。威尔很勉强地同意在河谷南部替他代销汽车，十五年后，河谷街上来来往往的全是福特汽车，威尔也成了一个富翁，自己有辆马蒙牌汽车。

第三个男孩汤姆最像他父亲。他仿佛是在狂风暴雨中诞生，在雷鸣电闪中生活的。汤姆怀着无比的喜悦和热情一头扎进了生活。世界和世人不是等他去发现而是等他去创造。当他读父亲的书时，感到一切都新奇。他生活的世界光彩夺目，生意盎然，崭新得像是第六天的伊甸园。他的心像马驹似的在欢乐的草地上奔驰，后来周围拉起了铁丝网，他便向铁丝网猛撞，最后栅栏把他围住，他便冲破栅栏，奔逸出去。他能尽情欢乐，也会感到沉重的悲哀，他养的一条狗死去时，他伤心得仿佛到了世界末日。

汤姆像他父亲一样有创造力，可是胆量更大。他敢做父亲所不敢尝试的事情。再说，他有激励着他的强烈的肉欲，而这一点是塞缪尔所没有的。使他保持独身的也许正是他那不可遏制的性的需要。他出生在一个道德观念非常浓重的家庭。他的梦想和渴望，他在那方面的发泄，也许使他觉得自己没有出息，他有时独自呜咽着跑到山里。汤姆是野性和温文的奇特的混合。他不要命地干活，以便消耗他那压倒一切的冲动。

爱尔兰人的乐天性格简直叫人吃惊，但是也有一个阴沉忧郁的幽灵在他们头上盘旋，窥探他们的思想。当他们笑得太欢畅时，它就把手指伸进他们的嗓子眼。爱尔兰人还没有受到指责就自怨自艾，因此他们永远处于守势。

汤姆九岁的时候，曾为他漂亮的小妹妹莫莉口齿不清感到担心。他让妹妹张大嘴，发现问题出在舌头底下的系膜上面。“我有办法，”他说。他把莫莉带到离家远远的一个隐蔽的地点，在石头上磨快他的小折刀，割开了那张妨碍发音的系膜。完事之后，他跑到一边，干呕起来。

汉密尔顿家人口逐年增多，房屋也相应扩大。当初的设计就留有余地，以便必要时搭出披屋。没多久，原先的房间和厨房便消失在横七竖八的披屋中了。

与此同时，塞缪尔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他养成了一个非常坏的申请专利的习惯，这也是许多人的通病。他发明了一种脱粒机的部件，比现有的任何型号更好、更经济、效率更高。聘请律师的花费耗尽了他一年微薄的收益。塞缪尔把他的部件模型送到一个制造商那儿，制造商很快就退回他的设计，但是采用了他的方法。以后几年，在诉讼方面花了不少钱。官司打输了钱才不再往外流。他第一次得到沉痛的教训，懂得了有理没钱打不赢官司的道理。但是他从此得了专利热，把帮人打粮食、打铁挣来的一点钱年复一年地全花在申请专利上。汉密尔顿家的孩子买不起鞋，只好光着脚，衣服补丁摞补丁，有时饭都吃不



饱，因为钱都花在这些螺丝图样、平面图、立体图的脆硬的图纸上了。

有些人想干一番事业，有些人则胸无大志。塞缪尔、他的儿子汤姆和约瑟夫是想干大事的，乔治和威尔却往小处着想。约瑟夫是第四个儿子——一个受到全家宠爱和保护的、有点心不在焉的孩子。他很早就发现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是避免干活的最好的办法。他的哥哥都能吃苦耐劳。叫约瑟夫干活，还不如替他把活干掉更容易一些。他的母亲和父亲把他当作诗人，因为他别的都不会干。这一点给他印象深刻，他便写些打油诗来证明自己的诗才。约瑟夫四体不勤，思想上可能也是个懒汉。他整天耽于幻想，他母亲觉得他最无能，因此最疼他。事实上他最有办法，因为他花最少的力气就能得到他所要的东西。约瑟夫是全家的宝贝。

在封建时代，不善于弄剑使枪的年轻人往往投身教会；在汉密尔顿家，约瑟夫不能干农活和铁匠活，只能去受高等教育。他身体不是多病或者荏弱，只是不带劲；他骑不好马，并且讨厌马匹。家里人想起约瑟夫学着扶犁耕地的情景都疼爱地大笑起来：第一道犁沟弯弯曲曲，像是地面上的溪流，第二道只有一处挨着第一道，然后交叉而过，不知歪到哪里去了。

他逐渐摆脱了所有的农活。他母亲说他的心思在天上云间，似乎她把这当作一种罕见的优点。

约瑟夫什么活都干不了，他父亲无法可想，交给他六十头羊去放牧。放羊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只消守着它们就行了。但是约瑟夫把羊丢了——六十头羊围聚在一条干谷的阴凉处，他再也找不到，全丢了。据说塞缪尔把家里女孩和男孩全召集在一起，要他们保证在他去世之后照顾约瑟夫，否则约瑟夫准会饿死。

汉密尔顿家的男孩中间穿插了五个女孩。最大的尤娜善思好学，皮肤黝黑；莉齐——我想莉齐应该是长女，因为她跟了母亲的名字——我对莉齐了解得不多。她似乎很早就对自己的家庭感到羞愧。年纪轻轻就结了婚，离开之后只在家里有丧事的时候才回来一次。汉密尔顿一家人中间，莉齐记仇、刻薄的性格是独一无二的。她生了一个儿子，儿子长大，同一个莉齐不喜欢的姑娘结了婚，莉齐好多年不跟儿子说话。

还有一个女孩是德西，她整天乐呵呵的，谁都愿意亲近她，因为跟她比跟任何别人在一起都愉快。

下面的妹妹是奥利芙，我的母亲。最小的是莫莉，她是个小美人，长着可爱的金黄色的头发和紫蓝色的眼睛。

这就是汉密尔顿一家。莉莎像只瘦小的母鸡，一年年的生儿育女，抚养他们，给他们烤面包，替他们做衣服，还把他们教育得规矩正派，真像是奇迹。

令人惊异的是莉莎居然能对子女产生影响。她完全没有处世经验，没有读过什么书，除了从爱尔兰来美国的那趟旅行之外，没有出过远门。除了自己的丈夫，她没有对付别的男人的经验，而她丈夫在她眼里只是个叫人厌倦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负担。她一生大部分时间花在养育孩子上面。她的学问全部来自《圣经》，再就来自塞缪尔以及她的孩子们的谈话，但是她不听他们的。她从那本书中学到历史、诗歌、关于人和事的知识、伦理、道德，以及灵魂的拯救。她从不研究或探讨《圣经》；她光是看。书上有许多似乎自相矛盾

的地方丝毫没有使她感到困惑。最后她看得滚瓜烂熟，根本不去思索。

莉莎是个好女人，养育了好儿女，因此受到普遍的尊敬。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能昂起头。她的丈夫、儿女、孙儿女都尊敬她。她缺少的是妥协，有的是一种铁一般的力量，以及同一切谬误针锋相对的正气，使你不由得对她感到敬畏，但不是亲切。

莉莎斩钉截铁地反对饮用含有酒精的饮料。她认为不管喝什么酒，都是犯触怒神的罪恶。她非但自己滴酒不沾，还反对别人享用。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她丈夫塞缪尔和她所有的子女都特别爱喝一杯。

有一次，塞缪尔病得很凶，他问道：“莉莎，能给我喝杯威士忌，让我舒服一点吗？”

她毫不容情。“你能带着酒气走近上帝的宝座吗？不行！”她说。

塞缪尔只好翻来覆去地硬熬着，一点得不到舒服。

莉莎年近七十时，体力衰退，大夫劝她喝一匙葡萄酒当作药服。她硬着头皮喝下第一匙，扮了一个苦脸，但是味道不坏。此后，她嘴里再也没有不带酒气的时候了。她总是用匙子喝酒，总是把它当作治疗，过不多久，她每天要喝一夸特以上，人也舒坦快活多了。

进入二十世纪前，塞缪尔和莉莎·汉密尔顿把几个孩子都拉扯成人了。一群姓汉密尔顿的人在金城以东的农场上长成。他们是美国儿童和男女青年。塞缪尔再也没有回爱尔兰，逐渐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个大忙人。没有时间去想念故土。萨利纳斯河谷就是他的全部世界。一年里面到河谷口六十英里以北的萨利纳斯城去一次已经是了不起的大事。农场上干不完的活，全家老小的吃饭穿衣，消耗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但不是全部。他的精力很充沛。

他的女儿尤娜成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学生，神情严肃，皮肤黝黑。塞缪尔为她的开阔的胸襟、探索的精神感到骄傲。奥利芙在萨利纳斯念了一个时期的中学之后，准备参加县里的考试。奥利芙打算当教师，在爱尔兰，家里有人当牧师是件光彩事；在这里，家里有人当教师同样是个荣誉。至于约瑟夫，准备送他去上大学，因为他干任何事情都太糟糕。威尔混得不坏，总有一天会发大财。汤姆在世界上碰得伤痕累累，自己舐着伤口。德西在学服装制作。莫莉，漂亮的莫莉，显然会找到一个富裕的丈夫。

继承遗产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尽管那个丘陵地带的农场面积很大，但是穷得可怕。塞缪尔打了一口又一口井，可是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找不到水。有了水，情况就大不相同。水能使他相对地富裕起来。他家住房附近的一口出水不畅的深机井是唯一的水源；有时水位低得危险，有两次干脆完全干涸。牲口要从农场边远的地方回来饮水，然后又出去吃草。

总之，这是一个基础坚固的好家庭，在萨利纳斯河谷牢牢地扎下了根，不比许多人家穷，也不比许多人家富。这个家庭相当平衡，成员中有保守派也有激进派，有耽于幻想的人也有实事求是的人。塞缪尔对他的子息感到满意。

## 第六章

一

亚当从了军，赛勒斯迁到华盛顿之后，查尔斯一个人待在农场。他吹嘘说要娶老婆，事实上并没有着手进行，没有按照通常的惯例跟姑娘们见面，带她们去跳舞，考验她们是不是贤惠，最后犹豫不决地结婚。问题出在查尔斯在女人面前特别腼腆。他像大多数羞怯的男人那样，在素不相识的妓女那里满足他的正常需要。羞怯的男人去找妓女是最保险的。事先付了钱给她，她就成了商品，羞怯的男人也能在她身上找快活，甚至撒野。此外，腼腆的男人遭到拒绝后会觉得无地自容，在妓女那里绝不会发生这种可怕的事。

安排的方式简单而相当隐秘。旅店老板在顶楼留了三个房间供暂时寄住的旅客使用，他租给姑娘们，为期两周。两周之后，另有一批姑娘来顶替。老板本人，哈勒姆先生，没有插手。他几乎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对这种安排一无所知。他只不过按高于正常标准五倍的费用来收这三个房间的租金。有一个住在波士顿的姓爱德华兹的妓院老板负责这些姑娘的指派、联系、调遣、训练和剥削。他手下的姑娘在小城镇缓慢地进行巡回，绝对不在同一地点住两星期以上。这个办法非常切实可行。姑娘们在当地待的时间不长，不会引起居民或警察局长的注意。她们老是躲在房间里，避免出入公共场所。不准她们喝酒、喧闹，或者真正同谁谈恋爱，违反纪律的就遭到毒打。一日三餐都送到房间里，顾客要经过仔细甄别。喝醉酒的人是不准上去找她们的。每六个月给姑娘们一个月休假，让她们酗酒胡闹。哪一个姑娘在当班期间不服管教，爱德华兹先生就亲自出马，剥光她的衣服，堵上嘴，用马鞭抽得她死去活来。如有再犯，她就会落进牢狱，罪名是流浪和卖淫。

两周一次的轮换还有一个好处。这些姑娘多半有病，顾客染上病，开始发作的时候，她们早已离开当地。顾客火冒三丈也找不到冤头债主。哈勒姆先生毫不知情，爱德华兹先生从不暴露自己妓院老板的身份。他的巡回法确实妙不可言。

那些姑娘几乎全是一个模样——高大、结实、又懒、又笨。一批与一批之间没有多少区别。查尔斯·特拉斯克养成了习惯，每两个星期至少去一次旅店，爬上顶楼，草草了事，然后回到酒吧，喝个半醉。

特拉斯克家的房子本来就没有愉快的气氛，查尔斯独自居住后，更显得阴沉破败。网织窗帘变成了灰色，地板虽然常扫，变得又粘又潮。厨房的墙、窗和天花板都结了一层煎锅里冒出来的油腻。

以前住在那里的妇女经常洗刷，每半年又彻底做一次扫除，不容易积起污垢。如今查尔斯只是偶尔扫扫地。他连床单都取消了，底下垫的、上面盖的就是毯子。根本没人来看，又何苦打扫房间？只在去旅店的晚上，他才洗洗身子，换上干净衣服。

查尔斯变得越来越坐立不安，每天一大早就出门。他在农场拼命干活，因为他感到孤独。收工回家后，他狼吞虎咽地吃些油煎的食物，然后昏昏沉沉地上床睡觉。

他的黧黑的脸严肃漠然，那种神色是一个几乎总是孤独的人所特有的。他比怀念母亲和父亲更深地怀念他哥哥。他模糊地回忆亚当离家以前的日子，觉得那才是美好的时光，希望那日月能回来。

这些年来，他从不害病，当然不算慢性消化不良。男人们独自生活，自己做饭，冷冷清清地吃饭，都有这种毛病，古往今来都如此。遇有消化不良时，他就吃一剂名叫乔治老爹万灵丹的助泻剂。

在他单过的第三年里，出了一件意外事。他把地里的岩石挖出来，拖到石墙那儿。有一块大圆石不好挪动。查尔斯用一根长铁棒去撬，圆石晃一下又滚回来，几次都不动窝。他突然冒火了，脸上显出冷笑，生着闷气，把那块石头当成人似的跟它干上了。他把铁棒深深插到石头底下，使出全身力量往下扳。铁棒一滑，上端正好砸在他的前额。他昏倒在地，过了一会儿才翻过身，爬起来，踉踉跄跄，迷迷糊糊地摸回家。前额那道伤口很长，从发线直到印堂。他用绷带扎头，伤口感染化脓，几个星期都没有好，不过他并不担心。当时人们认为化脓是好现象，说明伤口正在愈合。等到伤口真的长好时，留下一条皱缩的长疤，一般疤痕的颜色都比旁边的皮肤颜色浅一些，查尔斯的疤痕却是深褐色。也许是因为铁棒上的锈迹嵌到皮肤底下，起了刺花的作用。

查尔斯没有怎么理会伤口，疤痕却使他发愁。疤痕的形状像是前额上按了一条长指印。他常常对着火炉旁的那面小镜子察看。他把头发往下梳，尽可能遮住前额。他为这条疤痕感到羞愧；他恨它。别人注意时，他局促不安；有谁问起，他就冒火。他在给亚当的信里说出了他对这条疤痕的想法。

他写道：“仿佛我被当作一条牛似的给打上了烙印。这条该死的东西颜色越来越深。等你回家时也可能变成黑色的了。再来一道，我就像是圣灰星期三的罗马天主教徒了（圣灰星期三是四旬斋的第一天，教徒们把灰抹在前额上表示悔罪）。我不明白为什么觉得别扭。我身上还有许多别的伤疤。我像是给打了烙印。我每次到镇上，比如说，去旅店的时候，人们老是盯着这条伤疤。人们以为我没听到，其实我听到他们在议论。我不明白他们干吗大惊小怪。现在弄得我根本不想到镇上去了。”

## 二

亚当在一八八五年退伍，开始打道回家。他外表变化很小，没有军人的姿态，骑兵一般都这样。有些骑兵部队甚至为军容邋遢而感到自豪。

亚当觉得自己像在梦游。形成根深蒂固的生活规律之后，即使你恨它，也不容易改变。每天早晨，他总是猛地醒来，然后躺着等起床号。他不用皮护胫，腿上总好像缺些什么；没有扣紧衣领，脖子那儿也觉得空荡荡的。他到了芝加哥，毫无理由地租了一间带有家具的屋子，付了一星期房租，住了两天之后又去布法罗，改变了主意，再去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不想回家，尽可能拖延时间。在他的心目中，家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地方。他以前在那里有过的思想感情已经消亡，他不愿意让它们死灰复燃。他久久地观看瀑布，一看就是几小时。它们的轰响使他心醉神迷。

有一晚，他感到难以排遣的孤独，渴想营房和帐篷里挤在一起的人们的陪伴。他一冲动真想跑到人群中去寻求温暖，任何人群都行。他所能找到的第一个热闹的公共场所是个拥满人的、烟气缭绕的小酒吧。他宽慰地叹了一口气，像猫钻进木头堆那样钻进了人群。他要了威士忌喝着，觉得暖和舒服。他眼不见，耳不闻，只是通过接触吸收周围的一切。

时间晚了，喝酒的人陆续离去，他怕那个非走不可的时候。不久，只剩下他和酒吧侍者两个人，侍者把桃花心木的柜台擦了又擦，想用他的眼神和姿态把亚当请出去。

“我再喝一杯，”亚当说。

侍者拿出酒瓶。亚当第一次注意地看了他。他前额有一块草莓色的红记。

“我初次来这一带地方，”亚当说。

“来大瀑布这儿的多半是初次，”侍者说。

“我原先在军队里，是骑兵。”

“啊！”侍者说。

亚当突然觉得应该引起这个人的注意，想个办法镇住他。“同印第安人打仗，”他说，“真带劲。”

那人没有搭腔。

“我弟弟头上也有一个记。”

侍者用手指摸摸那块草莓色的红斑。“胎记，”他说，“一年比一年大。你弟弟也有一块吗？”

“他是受伤留下的疤痕。他写信告诉我的。”

“你发现我这块胎记的形状像不像猫？”

“确实很像。”

“我的绰号就叫猫。从小就有。人们说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准被一头猫吓着了。”

“我这次是回家去。离家很久了。你来一杯吗？”

“谢谢。你歇在什么地方？”

“梅太太的寄宿所。”

“我认识。人们说她供应饭食先用汤把你灌饱，让你吃不下多少肉。”

“我猜各行各业都有窍门，”亚当说。

“不错。我这行就有许多窍门。”

“我想准是那样的，”亚当说。

“可是我需要一个窍门却没有学会。但愿我会。”

“什么窍门？”

“怎么能让你回家，让我打烊。”

亚当瞪着他，干瞪着，但没有说话。

“我是开玩笑，”侍者不安地说。

“我想明早回家，”亚当说。“我是指我真正的家。”

“祝你幸运，”侍者说。

亚当在黑暗的街道上走着，越走越快，仿佛要甩掉孤独感，而孤独却像嗅着鼻子的狗跟在他背后。他踩上寄宿所前门下陷的梯级时，楼梯吱吱嘎嘎地响起来。门厅的一盏油灯灯芯捻得很低，一点豆大的黄光闪动着，似乎随时都会熄灭，使周围显得更暗。

女房东站在她那敞开的房门口，鼻子的投影一直延伸到下巴颏。她那双冷冰冰的眼睛盯着亚当，仿佛一幅正面画像的眼睛，她用鼻子探察他身上的威士忌酒味。

“你好，”亚当说。

她没有回答。

走到第一段楼梯顶时，他回头一望。女房东仰着头，现在她的下巴在脖子上留下了影子，眼睛似乎没有瞳孔。

他的房间有一股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的尘土味。他摸出一根火柴，划着后点燃了涂漆烛台上的蜡烛头，朝床铺望了一眼：那张床像吊床那样陷塌，上面是一条肮脏的、用布片拼缝起来的被子，棉絮从边上露了出来。

前门的楼梯又吱嘎作响，亚当知道那个婆娘准会站到门口，给新来的人脸色看。

亚当坐在一把直背椅子上，双手托着下巴，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楼下一个房客在寂静的夜里咳嗽起来，一直不停。

亚当明白自己不愿回家。他听老兵们说起过他们所干的事，这也正是他现在要干的。

“我简直受不了。没有地方可去。谁都不认识。这样到处流浪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像小孩那样惊慌，迫不及待地请求军士长让我回去——仿佛求他行好似的。”

回到芝加哥之后，亚当重新入伍，要求把他分配到原来的团队。在西去的火车上，他觉得他那个中队的伙伴们十分可爱可亲。

他在堪萨斯城车站等候换车的时候，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姓名，接着一份电报送到他手里——命令他向华盛顿国防部长办公室报到。经过五年的军队生活，亚当不用学就潜移默化地懂得命令是不容怀疑的。对于士兵来说，远在华盛顿的大官们都有神经病，士兵要保持心智健全，最好尽可能地少去想那些将军。

亚当及时报了到，向一位秘书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坐在接待室等候。他父亲在接待室



里找到了他。亚当过了一会儿才认出赛勒斯，又过了好长时间才对他习惯。赛勒斯成了大人物。他的打扮像是大人物——黑色的呢子上衣和裤子，黑色的宽檐帽子，丝绒领的大衣，一根形状像剑的乌木手杖。赛勒斯的气派也像是大人物。说话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手势做得大模大样；新安的假牙使他的笑容显得狡诈，跟他的感情对不上号。

亚当认出父亲后，仍旧觉得不对劲。他突然朝下面看了一眼——木腿没有了。那条腿很直，膝盖可以弯曲，脚上穿的是锃亮的小山羊皮半统靴。他走动时稍稍有点跛，但不是拄着木腿的跛。

赛勒斯注意到他的眼光。“机械假肢，”他说，“有铰链，还有弹簧。我留心的时候，可以看不出跛。等我取下来时给你仔细看看。你跟我走吧。”

亚当说：“我有任务在身，爸爸。我要向韦尔斯上校报到。”

“我知道。是我让韦尔斯下达命令的。跟我走吧。”

亚当不安地说：“假如你不在意的话，爸爸，我还是先向韦尔斯上校报到。”

他父亲完全改变了态度。“我是在考验你，”他大大咧咧地说。“我想看看如今军队的纪律性究竟怎么样。好孩子。我早知道从军对你有好处。你现在是个大人、是个军人了，我的孩子。”

“我是奉命来的，爸爸，”亚当说。他觉得这是个陌生人。亚当心里泛起淡淡的厌恶，觉得有些虚假的东西。他们迅速地被引到上校那儿，上校的奉承和尊敬，以及“部长现在就见您，先生，”这句话，都没有消除亚当的厌恶感。

“部长先生，这是我的儿子，一个列兵——正如我以前一样——合众国陆军的列兵。”

“我退伍的时候是下士，先生，”亚当说。他几乎没有听到他们的寒暄。他在想：这就是国防部长。难道他看不出来这不是我爸爸的本来面目吗？他在演戏。他怎么搞的？部长看不出来，真可笑。

他们步行回到赛勒斯下榻的小旅馆，一路上，赛勒斯像演讲似的，滔滔不绝地介绍名胜古迹和建筑物。“目前我住旅馆，”他说。“我原想弄一座房子，但是我总在外面，不合算。我多半时间都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

旅馆侍者也看不出赛勒斯的本来面目。他向赛勒斯点头哈腰，称呼他“议员”，并且表示，如果亚当要住下，即使把别的客人轰出去，他也得替亚当准备一个房间。

“请你送一瓶威士忌到我房间去。”

“您要冰块的话，我也可以送去。”

“冰块！”赛勒斯说道。“我儿子是军人。”他用手杖敲敲腿，发出了空洞的声音。“我也当过军人——列兵。我们喝酒要冰块干吗？”

赛勒斯的舒适条件使亚当感到惊讶。卧室旁边有间起居室，卧室里面有间浴室。

赛勒斯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上坐定，叹了一口气。他提起裤管，亚当看到了那个用铁、皮革和硬木做的新奇的玩意儿。赛勒斯解开套在残肢上的皮圈，把假腿立在椅子旁边。“时间一久硌得难受，”他说。

拿掉假腿之后，他父亲又回到亚当记忆里原来的模样。开头那种轻蔑的心情已经过去，小时的敬畏和敌意回来了，他像小孩那样揣摩他父亲当时的心情，免得自找麻烦。

赛勒斯作了准备，喝了威士忌，解开领口。他看着亚当。“怎么啦？”

“唔？”

“你为什么重新入伍？”

“我——我不知道，爸爸。我只是想这么做罢了。”

“你并不喜欢军队，亚当。”

“是的，爸爸。”

“那你干吗不回家？”

“我不想回家。”

赛勒斯叹了一口气，在椅子扶手上擦擦指尖。“你打算在军队里待下去吗？”

“我说不上来，爸爸。”

“我可以把你弄进西点军校。我有办法。我可以让你退役，然后进西点军校。”

“我不想去那儿。”

“你是顶撞我吗？”赛勒斯平静地问道。

亚当过了好长时间才回答，他心里先盘算怎么下台，然后说：“是的，爸爸。”

赛勒斯说：“替我斟一点威士忌，儿子。”杯中有了酒之后，他接着说：“不知道你是不是了解我有多大的势力。我能操纵联邦退伍军人协会来支持或反对任何候选人。甚至总统都希望知道我对公共事务的看法。我可以击败议员，替人谋些差使对我说来易如反掌。我可以使人飞黄腾达，也可以把他们整垮。你知道吗？”

亚当知道的还不止这些。他知道赛勒斯在用威胁使他就范。“是的，爸爸。我听说了。”

“我能让你调到华盛顿来——甚至调到我手下——让你见见世面。”

“我还是想回团队，爸爸。”他看到失望的阴影蒙上他父亲的面庞。

“也许我失算了。你学到了士兵的顶牛脾气。”他叹息说，“我让你分配到你原先的团队去。你就在兵营里待下去吧。”

“谢谢你，爸爸。”停了一会，亚当问道：“你为什么不把查尔斯带到这里来？”

“因为我——不，查尔斯还是像现在这样好——还是现在这样好。”

亚当一直记得他父亲的声调和脸色。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回忆，因为他确实在兵营里待得发腻了。他记得赛勒斯寂寞孤独的神情——他知道。

### 三

查尔斯等待阔别五年之久的亚当归来。他把房子和牲口棚粉刷了一次，归期临近时，又找了一个女人彻底打扫房间。

那女人是个爱干净的倔老太婆，她瞧瞧那些灰蒙蒙的、快要烂掉的窗帘，把它们扔了出去，换了新的。她把炉灶里的油垢掏干净，查尔斯的母亲去世之后，炉灶就没有清理过。墙上被做饭的油气和煤油灯烟熏得又黑又腻，她洗刷一新。她用火碱水洗地板，用纯碱水泡洗毯子，一面干活，一面自言自语发牢骚：“男人都是脏畜生。猪比他们还干净些。沤在自己的汁水里都快烂了。怪不得女人不愿意嫁给他们，臭气熏天。瞧那炉灶——不知道是哪一辈子积下来的油腻。”

查尔斯搬到披屋去睡，以免闻到火碱、纯碱、阿摩尼亚和粗肥皂那些无可指摘、但是刺鼻的气味。老太婆不满意他对家务的管理，给他留下了印象。最后，她唠唠叨叨地离开了焕然一新的房子，查尔斯仍旧睡在披屋里。他想保持房间整洁，等亚当回来住。披屋里是放农具和维修农具的工具的。查尔斯发现在打铁炉上煎煮食物比在厨房炉灶快而且方便。用风箱一鼓风，焦炭的火苗就直往上蹿，不像厨房炉子那样要等一会儿才能做饭。他奇怪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好办法。

查尔斯等着亚当，亚当并没有回来。也许亚当不好意思给他写信。查尔斯是从赛勒斯信里知道的，赛勒斯怒气冲冲地告诉他，亚当违反他的意愿重新入伍。赛勒斯信里还提了一句，以后查尔斯可以到华盛顿去看看他，但是以后再也没有邀请。

查尔斯搬回正屋，把房间糟蹋得不成样子，仿佛报复似的抹煞那个唠唠叨叨的女人的劳动。

过了一年多，亚当才写信给查尔斯——先是尴尬地东拉西扯，然后鼓起勇气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重新入伍。仿佛是别人代我签的名。盼速来信谈谈你的近况。”

查尔斯一连收到四封语气焦急的信才答复，他冷冷地回信说，“我原先就不指望你回来，”可接着又详细谈了农场和牲口的情况。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那之后，查尔斯过了元旦立即给亚当去信，同时也收到亚当一过元旦就写的信。他们变得如此疏远，以至很少提到自己的情况，也不问对方情况。

查尔斯开始一个又一个地收留邋遢女人。等她们搞得他心烦时，他便像卖掉一口猪似的把她们轰出去。他并不喜欢她们，对于她们是否喜欢他也不在意。他同村里人的往来逐渐减少。有接触的只是旅店和邮局。村里人可能议论他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即使在他们看来也可以抵消他的过失，他把农场管理得比任何时候都好。查尔斯平整土地，垒起石

墙，改善了排水条件，还添置了几百英亩地。尤其是他还种植烟草，房子后面新盖了一座狭长的储存烟草的仓库，十分引人注目。凭这些东西，他博得了邻居们的尊敬。经营得法的农民，在农民们眼里是不会坏到哪里去的。查尔斯把大部分钱和全部精力都放在农场上面。

## 第七章

### 一

军队为了防止士兵们闲得慌，让他们没完没了地擦金属和皮革制件，搞检阅、操练、护卫，举行吹号和升降旗仪式，替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找事干。亚当的第二个五年军队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一八八六年，芝加哥屠宰工人大罢工，亚当的团队开赴该地，但是在用上他们之前，罢工已经解决。一八八八年，始终没有签订和约的塞密诺尔人又有动乱的迹象，再次调动骑兵，但是塞密诺尔人撤回沼泽地，没有闹事，部队又恢复了昏昏沉沉的常规生活。（塞密诺尔人是美国印第安人中摩斯科格人的一部分，原先居住在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历史上进行过两次较大的反抗战争，1817—1818年一次被后任美国第七届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镇压下去；1835—1842年被迫迁移美国西部，又发起战争。）

时间间隔是一个奇怪的、矛盾的概念。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按部就班的或者平静无事的时间一定显得冗长不堪。按理说应该这样，事实并非如此。沉闷的、平静无事的时间根本没有持续过程。穿插着兴趣、悲伤或者欢乐的时间在记忆中才能显得长久。你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个道理。时间无法在平静无事中间持续。从无到无根本不是时间。

亚当的第二个五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一八九〇年底，他在旧金山卫戍区以中士军衔退伍。那时候，查尔斯和亚当很少通信，可是亚当在退伍前夕写信告诉他弟弟：“这次我要回家了。”从那以后过了三年多，查尔斯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亚当溯流而上到了萨克拉门托，漫游圣华金河谷，直到过完冬天；春天来到时，他的钱全花光了。他把毯子一卷，缓缓向东进发，有时步行，有时同别人一起，三五成群地躲在车厢底下，偷搭货运慢车。晚上，他在城镇郊区的营地上跟流浪汉一起露宿。他学会了乞讨，要的不是钱，只是食物。在他明白过来之前，他自己已成了流浪汉。

这种人现在很少见，但是在九十年代相当多，是一些自愿过流浪生活的孤独的人。有些是逃避责任，有些认为世道不公，遭到社会的摒弃。他们干一点活，但是为期不长。他们小偷小摸，但是只限于食物，偶尔从晾衣服绳上偷几件需用的衣服。他们中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有文化，有的无知识；有的整洁，有的邋遢——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烦躁不安。他们追随温暖，躲开大热大冷。春天转暖，他们就随着春天往东迁移，初霜一降，他们就奔西南。他们似乎是丛林狼的兄弟，作为野兽，丛林狼挨着人和人的鸡棚生活；它们靠近城镇，但从不进入。他们同别人的交往最多持续一星期或者一天，然后就各奔前程。

他们围坐在小篝火旁，一面炖东西吃，一面闲聊；他们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只是不提自己。亚当从他们那里听到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它的愤怒的守护神的情况（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简称“世界产联”，系美国工会组织，1905年成立。会员主要吸收非熟练工人和低工资工人。1908年分裂成芝加哥和底特律两个集团，后者在1915—1925年间改称“劳工国际产业同盟”。芝加哥产联的纲领具有严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1918年后逐渐瓦解）。他听他们谈论哲学、形而上学、美学和非个人的经历。同他一起过夜的伙伴可能是个杀人凶手，一个被剥夺圣职或者自动离职的牧师，一个由于学术空气沉闷、被迫放弃舒适职位的教授，一个想忘掉过去的落落寡欢的人，一个沦落的大天使或者训练有素的魔鬼。大家围火而坐时，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思想，正如向炖锅提供胡萝卜、土豆、葱头和肉一样。亚当

学会了用碎玻璃刮胡子的技术，以及先判断一家住户是否和气然后才敲门请求施舍。他学会了怎么躲开怀有敌意的警察或者怎么跟他们打交道，学会了鉴貌辨色，估计一个妇女心地是否善良。

亚当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得到了乐趣。树木染上秋色时，他已经到了奥马哈，他不加思考、毫无理由地又赶向西南，匆匆穿过山区，到了南加利福尼亚才松一口气。

他从北头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南下，沿海岸漫游，学会偷海潮线水塘里的鲍鱼、鳗鱼、贻贝和鲈鱼，在沙滩挖蛤蜊，用钓丝做圈套来捕捉兔子。他躺在太阳晒暖的沙滩上，数着一个个的浪头。

春天促使他又向东去，不过行进的速度比以前慢。山区的夏天比较凉爽，山里人出于寂寞，比较平易近人。亚当在丹佛附近一个寡妇的庄园里找到一份工作，低声下气地分享她的饭桌和床铺，直到霜降时，他又去南方。他顺着格兰德河，通过大河湾，到了阿尔伯克基和埃尔帕索，再通过拉雷多，直达布朗斯维尔。他学了几句用来寻找食物和快活的西班牙语，懂得即使非常穷的人也有可以施舍的东西和施舍的冲动。他开始对穷人产生了好感，如果他本身没受过穷的话，这种感情是难以有的。现在他已经成了老练的流浪汉，恭顺是他的工作守则。他又瘦又黑，喜怒不形于色，完全不暴露自己的个性。他的声音变得柔和，说话中混杂了各种口音和方言，以至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像是外地人。这是流浪汉的一大安全措施，是一层保护性的面纱。他很少搭乘火车，因为由于世界产联的过激和使用暴力，人们对流浪汉日益不满，采取了凶狠的报复手段。亚当曾因流浪罪被捕。警察和囚徒们的蛮横残暴使他惊骇，以至再也不同流浪汉们厮混了。那以后，他总是单独行动，注意刮净胡子，保持衣着整洁。

春天再次来临时，他又向北进发。他觉得悠闲的日子已经结束，现在的目标是北上去找查尔斯和日益淡薄的童年的回忆。

亚当迅速地横越得克萨斯辽阔的东部平原，穿过路易斯安那以及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两州南端，进入佛罗里达。他觉得必须迅速离开。黑人固然很穷很和气，但是他们不相信任何白人，不论这些白人多么穷，当地穷苦的白人见到陌生人就害怕。

在塔拉哈西附近，他被司法官手下的人抓住，判了流浪罪，送进筑路队强迫劳动。当时就是利用这种劳动力来筑路的。他被判刑六个月。刑满释放之后，又被抓起来，再判了六个月。现在他懂得人们居然能把别的人当作牲畜，同这种人相处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以牲畜自居。干净的面容、坦率的神情和平视的目光都会引起注意，引起注意就会带来惩罚。劳动时有拿着霰弹枪的人监视，晚上脚脖子被铁链锁住，这些只是简单的防范措施，但是情绪稍一激动，流露出一丝尊严和反抗，就招来野蛮的鞭笞，这似乎表明看守们怕囚徒，亚当根据他在军队里的经验知道害怕的人是个危险的动物。亚当跟世界上任何人一样，也怕鞭笞对他肉体和精神造成的后果。于是他在自己周围张起一幅帷幕。他脸上没有表情，眼睛不露光芒，不声不响。后来，这种事落到他头上并不使他怎么惊讶了，使他惊讶的倒是他居然能够容忍，并且不怎么痛苦。事后要比当时可怕多了。看到一个人受鞭笞，背上露出白花花的肉，伤口流血，而不流露出怜悯、愤怒或关心，没有极大的自制能力是做不到的。亚当却学会了。

经过初次接触之后，人们不凭眼看，光凭感觉就知道别人的存在。亚当在佛罗里达筑路队第二次服刑期间，把自己的个性减到了负数。他不惹是生非，不流露感情，尽可能变得仿

佛没有他这个人似的。看守们感觉不到他存在时，就不怕他了。他们指派他打扫营地，开饭时把那些汤汤水水简直如同猪狗食的东西分给别的囚徒，把水桶盛满水。

亚当一直等候机会，在第二次刑满的前三天中午，他把水桶都灌满，再回到小河边。他把水桶装满石块，把它们沉到河底，自己悄悄地下河，顺流而下，游了好长一段，休息一会儿，又往下游游去。他在水里一直待到黄昏，最后找到一个岸边有矮树丛掩护的地方。他仍旧不出水。

深夜，他听到猎狗沿河两岸搜索的声音。他早就用青草使劲擦过头发，以掩盖人的气味。他蹲在水里，只露出鼻子和眼睛。早晨，猎狗又回来，但是不很起劲了，追捕的人也累得够呛，没有细细搜索河岸。他们走远之后，亚当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泡胀的油煎腌猪肉，吃了充饥。

他已经把自己训练得遇事不慌不忙。大多数人都是逃跑心切才给抓住的。亚当花了五天工夫，才走完从佛罗里达到佐治亚的短短的路程。他绝不冒险，用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急躁。他为自己的本领感到吃惊。

到了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镇边上，他一直躲到午夜之后，然后像影子那样进了镇，爬到一家卖廉价货的商店后面，慢慢地硬顶开一扇窗，锁上的螺丝钉从年久朽坏的木框里给拔了出来。然后他虚安上锁，窗户却开着。他借着肮脏的窗玻璃透进来的月光，偷了一条廉价的裤子、一件白衬衫、一双黑皮鞋、一顶黑帽子和一件油布雨衣，每一件衣物都试试是否合身。他翻身爬出窗口之前，耐心检查了一下商店，不留下任何翻乱的痕迹。他拿的每件东西都有充足的存货。搁现金的抽屉他连看都不看。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窗户，在月夜里阴影的掩护下溜跑了。

他白天躺在隐蔽的地方，晚上出来寻找食物——萝卜、围栏里的玉米棒子、树上掉落的苹果——都是一些丢了也不会引起注意的东西。他用沙子擦皮鞋，把雨衣揉皱，破掉它们的新相。过了三天才等到他所需要的雨，或者说，他出于极度谨慎，认为他需要下雨天气。

雨是下午开始下的。亚当穿着油布雨衣，蜷缩着等天黑，夜晚降临后，他冒着雨进入瓦尔多斯塔镇。他拉下那顶黑帽子，遮在眼睛上面，扣紧黄油布雨衣的领子。到了火车站，他透过雨水弄模糊的窗子窥望里面的动静。戴着绿眼罩和黑色羊驼毛袖套的车站管理员把头探出售票窗口，在同一个朋友聊天。过了二十分钟，朋友才走。亚当看着他走出月台。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定下心，然后走进车站。

## 二

查尔斯的信件极少。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都不去邮局询问。一八九四年二月，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给他寄来一封厚厚的信时，邮局局长觉得可能有重要事情。他特地跑到特拉斯克家的农场，看见查尔斯在砍树，把信交给了查尔斯。他既然费了这么大劲，便想等着听听信里说些什么。

查尔斯让他干等着。他不紧不慢地看完了五页信纸，回过头又看一遍，还动着嘴唇默念。然后他折好信，朝屋里走去。

邮局局长在背后问道：“出了什么事吗，特拉斯克先生？”

“我父亲去世了，”查尔斯说着走进屋子，关上门。

“他沉住了气，”邮局局长在镇上告诉别人，“他真沉得住气。不声不响的人。不爱多说。”

屋里还不暗，但是查尔斯点亮了灯。他把信放在桌上，洗洗手，坐下来再看了一遍。

当时没有人给他打电报。律师们从他父亲的文件中间找到他的地址。他们很难过——向他表示慰问。同时，他们也相当激动。他们替特拉斯克立遗嘱时，以为他也许给他的儿子们留下几百块钱。他的财产似乎就值这么一些钱。但是他们检查他的银行账目时，发现他有九万三千多元存款和一万元的有价证券。他们对特拉斯克先生就刮目相待了。有这么多钱的人应该说是大富翁了。他们兄弟两人一辈子不用发愁了。这些钱足够开创一番事业。律师们祝贺查尔斯和他的哥哥亚当。按照遗嘱规定，全部财产由兄弟二人对分。除了钱之外，还开列了死者遗留的个人物品：退伍军人协会几次代表大会上赠送给他的五把礼品剑、一把镶有金牌的主持会议用的橄榄树做的小木槌、一枚镶有钻石的共济会的表链装饰品、他装了全口假牙后取下的旧金牙冠、怀表（银制）、包金头的手杖，等等。

查尔斯把信又看了两遍，双手捧着头。他不知道亚当的下落。他希望亚当回来。

查尔斯觉得迷惑不解。他生了火，搁好煎锅，切了几片厚厚的咸猪肉扔到锅里。接着他又回去盯着信看。他突然拿起信，放进厨房桌子的抽屉。他决定暂时把这件事抛在一边，不去想它。

当然，他不可能想别的，这件事老是在他脑海里转圈子，一再回到起点：他从哪里搞来的钱？

当两件事在性质、时间或者地点上有某些共同之处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得出结论，说它们相似，根据这种倾向，我们产生了迷信，以后经常提起，作为验证。查尔斯活到这么大，信件特地给送到农场上还是第一次。几星期后，一个小孩拿了一份电报跑到农场来。查尔斯把信和电报联系起来，正如我们把两个噩耗联系起来，并且预料还有第三个报丧的消息那样。他手里拿着电报，匆匆赶到镇里的火车站。

“你听听电报的内容，”他对报务员说。

“我已经看过了。”

“是吗？”

“它是电波上传过来的，”报务员说。“是我记下来的。”

“哦！是这么回事。‘急。请电汇一百元。即归。亚当。’”

“这封电报要由收报人付费，”报务员说。“你得付我六角钱。”

“瓦尔多斯塔，佐治亚——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我也没有，不过有这地方。”

“喂，卡尔顿，电汇是怎么个汇法？”

“嗯，你给我一百零二元六角，我打个电报给瓦尔多斯塔的报务员，由他付一百元给亚当。你另外还要付我六角。”

“我付——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打电报的是亚当呢？有什么办法防止别人冒领？”

报务员露出老于世故的微笑。“我们就是这样办的，你告诉我一个第三者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把问题和答案都拍过去。对方的报务员向那个人提出问题，如果他答不出来就领不到钱。”

“嗨，这办法倒很妙。让我想一个合适的问题。”

“你最好趁老布林还在办公的时候先把一百块钱提出来。”

查尔斯觉得这个办法很有趣。他手里拿着钱回来了。“我想好了问题，”他说。

“希望不是问你妈妈的第二个名字叫什么。有许多人记不住。”

“不，跟那沾不上边。是这样的：‘你当兵前给爸爸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问题很好，不过长得够呛。你能压缩到十个字吗？”

“电报费又不是你付。答案是：‘小狗。’”

“谁都猜不到，”卡尔顿说。“好吧，反正付费的是你，不是我。”

“如果他忘了才热闹呢，”查尔斯说。“他回不了家了。”

### 三

亚当从村子里走来。他的衬衫很脏，由于和衣睡了一个星期，偷来的衣服都皱了，还沾了不少土。他在住房和仓库之间站停，听听他弟弟有什么动静，只听得他在新盖的大烟草仓库里钉着什么。“嗨，查尔斯！”亚当喊道。

锤打的声音停了，一阵寂静。亚当觉得他的弟弟似乎在从仓库的木板缝里打量他。接着查尔斯快步出来，走到亚当面前同他握手。

“你好吗？”

“好，”亚当说。

“天哪，你这么瘦！”

“我想是这样。并且老了一些。”

查尔斯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你看来不太得意。”

“不得意。”

“你的旅行袋呢？”

“没有。”

“老天！你一向在哪里？”

“大多数时间在各处游荡。”

“像流浪汉吗？”

“像流浪汉。”

尽管这些年的农场生活使查尔斯的皮肤变得又粗又皱，使他深色的眼睛变得暗红，亚当根据记忆判断，查尔斯心里在想两件事——除了提问题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事。

“你干吗不回家？”

“我就是想游荡，停不下来。仿佛上了瘾。你头上那条疤痕确实够呛。”

“就是我在信里告诉你的。越来越明显了。你干吗不来信？你饿了吗？”查尔斯一双手好像没处搁似的，一会儿伸进口袋，一会儿又拿出来，摸摸下巴，挠挠头。

“也许会褪掉。我见过一个人——酒吧侍者——他一块疤的形状像猫。是胎记。他的绰号就叫猫。”

“你饿吗？”

“当然，我想我饿了。”

“现在打算待下来不走了吗？”

“我——我想是的。你现在打算谈这个问题吗？”

“我——我想是的，”查尔斯重复着他的话。“我们的爸爸死了。”

“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

“车站站长告诉我的。他什么时候死的？”

“有一个来月了。”

“害什么病？”

“肺炎。”

“葬在这里吗？”

“不。在华盛顿。我收到一封信和报纸。他们把他的棺材搁在炮车上，上面还覆盖着一面国旗。副总统参加了葬礼，总统送了花圈。报上都报道了。还有图片——我以后给你看。我全保存着。”

亚当仔细瞅着他弟弟的脸，直看到他扭过头去。“你有什么事恼火吗？”亚当问道。

“我有什么可以恼火的？”

“听你口气——”

“我没有什么恼火的事。来吧，我替你弄点吃的。”

“好吧。他拖了很长时间吗？”

“没有。急性肺炎。很快就死了。”

查尔斯在隐瞒什么事情。他想说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他老是躲躲闪闪。亚当不作声。他不声不响，让查尔斯像狗一样东闻闻，西嗅嗅，转来转去，最后由他自己说出来，这样也许好一些。

“我不很相信死后有什么心灵感应的事情，”查尔斯说。“不过有谁说得准呢？有人说他们有感应——老萨拉·惠特伯恩赌咒发誓说她就有。真不知道该怎么看。你没有什么感应吧，是吗？喂，你怎么不说话呀？”

亚当说：“我在想事情。”他自己想想也觉得惊奇。嗨，我居然不怕我的弟弟了！以前我见了他怕得要死，现在一点不怕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怕。原因在军队？囚犯队？还是爸爸的死？也许是——不过我不明白。不怕之后，他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以前他却字斟句酌，免得找麻烦。他心情十分舒坦，几乎像是他自己死后得了新生。

他们走进厨房，厨房的样子同他记忆中的既一样又不一样。似乎小一些，暗一些。亚当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说：“查尔斯，我在听着呢。你有话要对我说，你像 犬一般围着树丛打转。不如说出来吧，免得憋得难受。”

查尔斯的眼睛闪出怒光。他抬起头，但是一下子泄了气。他凄凉地想道：我不能再揍他了。我打不过他了。

亚当吃吃地笑着。“爸爸刚死不久，觉得高兴也许是不对的，可是你知道，查尔斯，我一辈子从没有觉得这么高兴过。我从没有这么痛快过。你说吧，查尔斯。不说堵得慌。”

查尔斯问道：“你爱爸爸吗？”

“你先告诉我我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再回答。”

“你到底爱不爱？”

“那同你有什么关系？”

“告诉我。”

有创造力的、无拘无束的大胆贯穿了亚当全身的骨头和脑子。“好吧，我告诉你。不。我不爱他。有时候，他叫我害怕。有时候——对，有时候我佩服他，但更多时候我恨他。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知道。”

查尔斯垂下目光看自己的手。“我不明白，”他说，“我真弄不明白。他对你的爱超过对世界上任何东西的爱。”

“我可不信。”

“用不着你信，事实就是这样。你给他的东西他都喜欢。他不喜欢我。我给他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你还记得我送给他的礼物，那把小折刀吧？我砍了一大堆柴，换了钱，才买到那把刀。他根本没有带到华盛顿去。现在还在他的写字台抽屉里。你给了他一条小狗。你一个子都没花。我可以给你看看那条小狗的照片。举行葬礼时，它也在，由一个上校抱着——它眼睛瞎了，自己走不了路。葬礼结束后，他们把它枪杀了。”

弟弟激烈的声调使亚当迷惑不解。“我不明白，”他说，“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我爱他，”查尔斯说，开始哭起来，这在亚当记忆中还是第一次。查尔斯把头埋在胳膊里哭着。

亚当正想走到他身旁去，心里突然像以前那样有点害怕。不，他想道，假如我去碰碰他，他也许会宰了我。他走到打开的房门口，望着外面，他能听到他弟弟抽噎的声音。

房子附近的农场并不好看——从来就不好看。显得杂乱无章，破破烂烂，毫无计划；没有鲜花，地上到处是纸屑和木片。房子也不好看。只能算作一个比较讲究的、供避风雨和做饭用的棚屋。可憎的农场，可憎的房子，不为人所喜爱也不给人以亲切之感。算不上家，算不上一个值得向往和归来的地方。亚当突然想起他的继母——像农场一样不为人所喜爱的人，就她来说，够得上能干、整洁，但是正如农场算不上温暖的家一样，她也算不上一个出色的主妇。

他弟弟不抽噎了。亚当转过身来。查尔斯茫然望着前面。亚当说：“谈谈妈妈的事吧。”

“她死了。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

“给我谈谈妈妈的事。”

“我告诉过你。她死啦。好久以前的事了。她不是你的生母。”

亚当以前瞥见的她脸上的微笑在他心里一闪。她的脸庞浮现在他眼前。

查尔斯的声音打破了他想象中的形象。“我要你告诉我一件事——不需要立刻讲出来——

你可以考虑一下再讲，如果不是老实话，你也可以不回答。”查尔斯动着嘴唇，先把这个问题默念了一遍才说出来。“你认为爸爸会不会——不诚实？”

“你是什么意思？”

“那还不够清楚吗？我说得清清楚楚。不诚实只有一个意思。”

“我不知道，”亚当说。“我不知道。谁都没有这么说过。瞧他后来的身份地位。在白宫过夜。副总统参加他的葬礼。那像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的样子吗？别吞吞吐吐啦，查尔斯，”他央求道，“我一到这儿，你就有话要对我说，快说吧。”

查尔斯舔舔嘴唇。他身上的血似乎已经流失，气力和狠劲也都随之而去。他的声调变得呆板。“爸爸立了一个遗嘱。留下的财产由你我对分。”

亚当哈哈大笑。“我们反正可以靠农场生活。我想我们不会挨饿。”

“全部财产在十万元以上，”单调的声音接着说。

“你疯啦。一百块还差不多。他打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没错。他在退伍军人协会的薪水每月是一百三十五元。房租伙食是他自己出的钱。出差时旅馆费报销，按路程远近，每英里有五分钱津贴。”

“也许这笔钱他早就有了，而我们不知道。”

“不，不是早有的。”

“那我们干吗不写封信问问退伍军人协会呢？”

“我不敢，”查尔斯说。

“听我说！在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冒失。如今有投机事业。不少人靠投机发了财。他同一些头面人物有交往。也许他在什么好买卖中插了一手。加利福尼亚采金热的时候，不是有许多人发了财回来的吗？”

查尔斯的脸色惨淡。他的声音很低，亚当凑过身去才能听到。声调像汇报那样没有抑扬顿挫。“爸爸是一八六二年六月参加联邦军队的。他在本州受了三个月训。那就到了九月。然后向南方开拔。十月十二日，他腿部受伤，被送进医院。他一月份回家。”

“我不明白你想说明什么。”

查尔斯的声音苍白无力。“他没有到过钱瑟勒斯维尔。葛底斯堡、怀尔德尼斯、里士满或者阿波马托克斯，他都没有到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五个地方都发生过重大事件。钱瑟勒斯维尔是弗吉尼亚州斯波特西尔凡尼亚县的一个小镇，1863年南部联军在此获得胜利；葛底斯堡在宾夕法尼亚州，1863年联邦军队大败南部联军；怀尔德尼斯在弗吉尼亚州东北部、拉皮丹河南岸，1864年南北双方几次战役曾在这里进行；里士满在弗吉尼亚州，南部联盟的首都，经过长期围困后，于1865年被联邦军队攻陷；阿波马托克斯是弗吉

尼亚州一个小镇，1865年，南部联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在此向北部联邦军统帅格兰特将军投降。）

“你怎么知道？”

“他的退役证明。同别的文件一起寄来的。”

亚当长叹了一口气。他心头涌起一阵欢乐，仿佛有许多拳头在擂打。他几乎不信地摇摇头。

查尔斯说：“他怎么蒙混过去的呢？他究竟怎么蒙混过去的呢？从来没有人怀疑。你怀疑过没有？我呢？我妈妈呢？谁都没有。甚至华盛顿也没有人怀疑。”

亚当站起来。“家里有吃的吗？我想弄点吃的。”

“昨晚我宰了一只鸡。你等得及的话，我去炸。”

“有不费事的东西吗？”

“有点咸肉和许多鸡蛋。”

“我吃这个，”亚当说。

他们把疑问搁在一边，心里还在盘算琢磨。他们谈话中避而不提，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他们想谈，但是无从谈起。查尔斯煎了咸肉和鸡蛋，把长柄锅里的豆子热了热。

“我把牧场的地犁了一遍，”他说。“播下了黑麦。”

“长得好吗？”

“不坏，有一次我把石头刨出来。”他摸摸前额。“这个疤就是撬石头时落下的。”

“你信里提到了，”亚当说。“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你的信对我帮助很大。”

“你在信里从不多谈你自己的情况，”查尔斯说。

“我大概是不愿意去想。相当糟糕，大多是这样的。”

“我在报上看到那些战役的报道。你参加了吗？”

“参加了。当时我不愿意想。现在仍旧不愿意去想。”

“你们杀印第安人吗？”

“是的，我们杀印第安人。”

“我觉得他们太窝囊了。”

“是啊。”

“你不想谈这件事的话，可以不谈。”

“我不想谈。”

他们在煤油灯下吃饭。“要是我花时间把灯罩洗一洗，屋里可以亮一些。”

“我来洗吧，”亚当说。“里里外外都照顾到可不容易。”

“你回来就好啦。晚饭后你想去酒店吗？”

“嗯，再说吧。我想就这么坐坐聊聊。”

“我信里没有提过，酒店里现在有姑娘可玩。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她们每两星期换一批。不知道你想不想去看看。”

“姑娘？”

“对，在楼上。很方便。我想你刚回家——”

“今晚不去了。过几天再说吧。她们要多少钱？”

“一次一块钱。大多数都很漂亮。”

“过几天再说，”亚当说。“我真奇怪，怎么会让她们到这儿来的。”

“开头我也奇怪。不过她们有一套办法。”

“你常去吗？”

“每隔两三个星期去一次。这里相当冷清，只有我一个人。”

“你有一次在信里说你打算结婚。”

“不错，是有这样的打算。也许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女人。”

兄弟两人旁敲侧击，尽量不涉及正题。有几次差点接触到了，他们赶紧缩回来，又谈起庄稼、当地的流言蜚语、政治和健康状况。他们知道迟早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的。查尔斯比亚当更急于进入正题，他已经考虑了好久，而亚当却没有想过，没有感受。他希望拖一拖，改天再谈，但他知道他弟弟不容他拖延。

有一次，他开门见山地说：“那件事咱们改天再谈吧。”

“当然，随你高兴，”查尔斯说。

不着边际的话逐渐谈完了。每一个熟人，当地的每一件大事都讲到了。时间慢慢地过去，谈话越来越沉闷。

“想睡觉了吗？”亚当问道。

“再过一会儿。”

他们不做声，夜晚的时间在屋里不安地推移，在唤起他们的注意，催促他们。

“我真想看看当时葬礼的情景，”查尔斯说。

“肯定很气派。”

“你愿意看看剪报吗？全在我的房间里。”

“不。今晚不看了。”

查尔斯把椅子掉转过来，两肘支在桌子上。“这个问题总得解决，”他神经质地说。“我们想拖多久就可以拖多久，但是总得决定怎么办。”

“我知道，”亚当说。“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考虑。”

“那有用吗？我有时间，许多时间，但我还是在原地兜圈子。我尽量不去想它，但仍旧在兜圈子。你认为拖延一阵子管用吗？”

“不管用。恐怕不管用。你想先谈什么？我们不妨就谈吧，反正我们也没在想别的事。”

“就是那笔钱，”查尔斯说。“十多万元——一大笔财富。”

“钱又怎么样？”

“嗯，从哪儿来的呢？”

“我怎么知道？我对你说过，他可能做投机生意。在华盛顿的时候，也许有谁让他做了一桩好买卖。”

“你相信吗？”

“我什么都不信，”亚当说。“我不了解，能信什么呢？”

“钱数真不小，”查尔斯说，“留给我们的是一大笔财产。够我们用一辈子的，我们可以买许多地，让它生利。也许你没有考虑过，我们成了富人。我们比这一带所有的人都富。”

亚当笑了。“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判你坐牢似的。”

“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你操什么心？”亚当说，“也许我们应当安顿下来，享享福。”

“他没有到过葛底斯堡。整个战争期间，哪一次战役他都没有参加。他是在一次小接触中受的伤。他讲的全部是谎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亚当问道。

“我认为这笔钱是盗窃来的，”查尔斯苦恼地说，“你既然问我，我就说自己的想法。”

“你知道他从哪里盗窃来的？”

“不知道。”

“那你凭什么认为来路不正？”

“关于战争的事，他说的是假话。”

“什么？”

“我是说，如果他在战争的事上撒谎——那他也可能盗窃。”

“怎么盗窃？”

“他在退伍军人协会里任职——很高的职位。他可能掌握财权，在账目上搞鬼。”

亚当叹了一口气。“你既然这么想，干吗不写信告诉他们？让他们查查账目。如果真如你所说，我们可以把钱退回。”

查尔斯愁眉苦脸，前额的疤痕颜色也显得深一些。“副总统参加了葬礼。总统送了花圈。送葬的车队有半英里长，步行的人有好几百。你知道抬棺的人是谁吗？”

“你在钻什么牛角尖？”

“假定我们发现他有盗窃行为，那么接着他根本没有参加葛底斯堡和其它任何战役的真相就会暴露。然后谁都会知道他是个骗子，他整个一生是个大骗局。即使他有时讲过一些真话，谁都不相信那是真的。”

亚当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眼神很平静，但很专注。“我认为你是爱他的，”他镇定地说，感到无拘无束了。

“是的。以前爱，现在也爱。因此我才恨这一切——这一来他一生就毁了——全毁了。甚至他的墓——人们会把他挖出来，扔掉的。”他情绪激动，说话也断断续续。“难道你一点不爱他吗？”他嚷道。

“在这以前我一直不清楚，”亚当说，“我应该有什么感情，以前一直是模糊的。不。我并不爱他。”

“假如他一生毁了，尸骨给刨出来，你也不关心——天哪！”

亚当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想找合适的话来表达他的想法。“我没有必要关心。”

“你当然没有必要，”查尔斯尖刻地说。“你既然不爱他，当然不关心。你可以同大家一起踢他的脸。”

亚当知道他的弟弟不再有危险性了。他不再妒嫉，因而也不会做出丧失理性的事情。他父亲的包袱全压在他身上，那是他的父亲，谁都不能从他那儿夺走。

“大家都知道真相之后，你走在镇上会有什么感觉？”查尔斯问道。“你怎么有脸见人？”

“我说过我不关心。我没有必要关心，因为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什么？”

“我不相信他盗窃。关于战争和他参加过的战役，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

“可是证据呢——退伍的文件呢？”

“你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盗窃。你光凭想象，因为你不知道钱的来路。”

“他在军队里的档案文件——”

“可能是错的，”亚当说。“我认为是错的。我相信我爸爸。”

“我不理解你怎么会相信。”

亚当说：“我来讲给你听。许多有力的证据说明上帝并不存在，但是不少人认为他存在，那些证据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不过你说你不爱我们的爸爸。你既然不爱他，怎么又能相信他呢？”

“也许理由正在这里，”亚当步步设营地说。“假如我爱他，我就会嫉妒。你就是这样。也许——也许爱使你变得猜疑。当你爱上一个不是十拿九稳的女人时——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她也就没有把握——不也是这种情形吗？我看得很清楚。我看得出你多么爱他，你对他的爱又给你带来什么影响。我不爱他。他也许是爱我的。他考验我，伤我的心，惩罚我，最后把我当牺牲品一样送出去，可能是作为某种补偿。但是他不爱你，因此对你有信心。也许——也许这是一种颠倒。”

查尔斯瞪着他。“我不明白，”他说。

“我自己也正在琢磨，”亚当说，“这对我也是一个新的想法。我觉得舒畅。也许一辈子都没有现在这么舒畅过。我已经摆脱了某种东西。有朝一日我可能获得你所有的感情，但是现在还没有。”

“我不明白，”查尔斯又说了一遍。

“难道你看不出我不认为我们的爸爸有盗窃行为吗？我不相信他撒谎。”

“可是那些文件——”

“我才不理睬那些文件呢。文件根本动摇不了我对爸爸的信念。”

查尔斯粗声粗气地呼吸着。“那你打算接受那笔钱啦？”

“当然。”

“即使来路不正？”

“来路没有什么不正。他不可能盗窃。”

“我不明白，”查尔斯说。

“你还不明白？看来这也许正是整个事情的奥妙所在。有一件事我从没有提过——你还记得我离家前不久你揍我的事吧？”

“记得。”

“你记得后来的情形吗？你拿了一把斧子回来想杀掉我。”

“这我记不太清楚了。当时我肯定昏了头。”

“当时我不理解，可是现在懂得了——你为了赢得爱而拼命。”

“爱？”

“是的，”亚当说。“我们好好利用这笔钱。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下去，也可以离开——也许到加利福尼亚去。我们考虑考虑要做什么。当然，我们要为爸爸立一个碑——一个丰碑。”

“我再也不能离开这里，”查尔斯说。

“嗯，我们走着瞧吧。不着急。我们会琢磨出好办法的。”

## 第八章

### 一

我相信世人有时会生怪胎。有些怪胎显而易见，大脑袋，小身体，长得畸形可怕；有的生来缺胳膊少腿，也有多一条胳膊的，长尾巴的，嘴巴长得不是地方的。这些是偶然现象，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属于父母的过错。以前人们认为这是父母犯了隐秘的罪孽，遭到明显的报应。

既然有身体畸形的怪胎，是不是也有精神或心理畸形的呢？孩子生下来，脸庞和身体可能完美无缺，但是一个错乱的基因或者畸形的卵子既然能产生身体畸形的怪胎，同一过程会不会引起精神畸形呢？

在一定程度上，怪胎是公认的正常人的变异。孩子生下来既然有缺一条胳膊的例子，当然也可以有缺少善意和良知的情况。一个由于意外事故而失去两臂的人要花好大的劲才能适应这种残缺，但是一个生下来就没有手臂的人，除了招来人们的诧异之外，并不苦恼。他从未有过手臂，当然不可能有丧失手臂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往往想象自己如果长了羽翼会是什么滋味，但是没有理由设想鸟儿也有同样的心情。不，在畸形的人看来，正常的人准是奇形怪状，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正常的。对于内心畸形的人，这种情况更为隐秘，因为他没有明显的差异可以同别人相比。在生来没有良知的人看来，心地善良的人准显得荒唐可笑。对罪犯来说，诚实是愚蠢的。各位千万不能忘记，畸形的人只是一种变异，在他看来，正常的人才奇形怪状。

我认为卡西·艾姆斯生来就有那种一辈子都在驱使或者逼迫她自己的倾向，或者说生来就缺少那种倾向。有某个平衡轮重量不对头，某个齿轮比例失调了。她跟别人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残废人能学会利用自己的缺点，在某个有限的领域里比健全的人更能干。卡西也是这样，她利用自己的差异，在她的世界里引起了使人痛苦和困惑的骚动。

如果在从前，像卡西这样的姑娘会被人当作魔鬼附身。人们会替她祛邪，驱除恶魔，如果试了多次不管用，为了大家的平安，就会把她当作女巫活活烧死。不能宽恕女巫的地方正在于她使人苦恼，烦躁不安，甚至嫉恨。

大自然设下的陷阱往往是隐蔽的，卡西的长相首先就显得清白无辜。她金色的头发秀美可爱；淡褐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垂着的上眼睑给她带来一种神秘的惶悚的神情。她的鼻梁挺直纤巧，颧骨高而宽，配上一个小下巴，使她整个脸蛋成了鸡心形。她的嘴长得很有模样，双唇丰满，但是小得出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樱桃小口。她的耳朵也非常小，几乎没有耳垂，并且紧贴脑袋，即使头发往上梳也看不出耳朵的轮廓。它们简直像嵌在头两侧的薄皮瓣。

卡西长大以后，体形一直还像小孩，纤细的胳膊，小巧的手。她的胸部从来不怎么发达。她发身之前，两个奶头往里面陷。卡西十岁时，奶头嵌得生痛，她妈妈不得不把它们揉出来。她的体形像男孩，臀部狭窄，直腿，细脚踝，一点不苗条。她的脚又小又圆，脚背很肥，几乎像是一对小蹄子。她小时漂亮，长大了也漂亮。她的声音沙哑温柔，甜得使人无法抗拒。但是卡西的嗓子里准有条钢带，因为她的声音也能变得像铍刀一般尖利。

即使在小时候，她就具有某种特点，使人不由得要朝她看看，接着把眼光转向别处，然后又掉过头望她，总觉得有什么异样。她的眼睛里有些特别的神色，等你再看时却再也捕捉不到。她轻手轻脚，说话不多，可是她只要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的人都会扭过头看她。

她使别人心神不安，但又不愿意躲开。男人女人都想打量她，同她挨近，要找出她使人心烦意乱的难以捉摸的原因。这种情况一向存在，卡西也就不以为怪了。

卡西在许多地方跟别的孩子不同，有一点尤其突出。大多数孩子讨厌差别。他们希望自己的外表、谈吐、打扮和行动跟别人一模一样。如果当时流行的服装式样荒唐可笑，孩子穿不上那种荒唐可笑的衣服就会觉得痛苦悲伤。如果大家都把猪排骨串起来当项链，戴不上猪排骨项链的孩子就会闷闷不乐。这种随大流的盲从性一般遍及所有的游戏、社会习俗或其它方面。这是孩子们用来保证安全的保护色。

卡西全然不同。她在衣着、举止上从不随大流。她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结果往往是别的孩子模仿她的打扮。

她长大一些的时候，跟她接近的孩子们开始有了大人们对她的感觉，也就是说，觉得卡西有点异样。过了不久，同她交往的每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人。别的男孩和女孩们都躲着她，仿佛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危险。

卡西爱说假话，但是方式跟大多数孩子不同。她撒的谎不是不着边际的，她说起假话来活龙活现，像是真有其事。其实这只是一般的与表面真实有出入而已。我认为假话和故事之间的差别在于故事利用真实的幌子和外表，供听故事以及讲故事的人消遣。故事本身并没有得失。但是假话是获得好处或者逃避坏处的一种手段。我想如果严格按照这个定义来看问题，那么故事作家就是骗子——如果他经济收益不错的話。

卡西的假话从来不是出于无知说出来的。它们的目的是逃避责罚、干活或者责任，动机是获得好处。大多数说假话的人都有被戳穿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忘了说过的话，就是因为他们的谎言突然碰到了颠扑不破的真话。但是卡西从不忘记她撒过的谎，并且形成了一套最有效的撒谎办法。她撒的谎同事实相当接近，谁都摸不准她。她还懂得两种办法：一种是把真话和假话混杂在一起，另一种是把真话当成假话来说。如果有人指责她说假话，结果发现并不假，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振振有辞，并且可以掩护许多别的假话。

卡西是独生女儿，她妈妈无从在家里找到对比。她认为小孩大概都像她自己的女儿那样。凡是做父母的都喜欢为子女瞎操心，她相信她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问题。

卡西的父亲心里却不怎么踏实。他在马萨诸塞州一个镇上经营一家小制革厂，如果工作十分努力，可以过上舒适的小康生活。艾姆斯先生跟他家以外的别的孩子有接触，他觉得卡西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这只是一种感觉，没有什么证据。他为女儿感到不安，但是说不出道理。

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有欲望、冲动、一触即发的感情、自私的孤立领域和勉强掩盖着的肉欲。大多数人要么就是克制这些东西，要么就是偷偷地放纵发泄。卡西非但了解别人有这种冲动，而且懂得应该怎样利用它，为自己取得好处。她很可能觉得人们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倾向，因为她在某些方面警觉得出奇，在另一些地方却完全无知。

卡西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性欲及其伴随而来的全部渴望、苦恼、嫉妒和禁忌是最使人们伤脑筋的冲动。在那个时候比现在更扰乱心境，因为这种事情是难以启齿，避而不谈的。每个人都把内心里这个小地狱掩盖起来，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当他在这个小地狱里被人突然发现的时候，他就手足无措了。卡西懂得，只要操纵并利用人们的这一弱点，她就能取得并保持对于几乎所有人的控制。它既是武器，又是威胁，并且无法抗拒。卡西自己似乎从没有这种手足无措的情况，可能因为她自己极少冲动，并且确实瞧不起那些容易冲动的人。当你从某种角度看这个问题时，卡西的确没有错。假如男男女女不是经常受到他们的性欲的戏弄、诱惑、奴役和折磨，他们能享有多大的自由啊！这种自由的唯一弊端是：如果没有性欲，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他将成为畸形的人。

卡西十岁的时候就对性冲动的力量有所了解，开始冷静地加以尝试。她冷静地策划了所有的细节，预先考虑到一切困难，准备了对付办法。

孩子们的性游戏是始终存在的。我想只要不是不正常的小孩都在树叶覆盖的隐蔽的地方，在马槽里，在柳树底下，在公路的涵洞里跟小姑娘玩过——至少有这种遐想。几乎所有的父母迟早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如果做父母的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情况，孩子就沾了光。但是卡西是孩子的时候，社会风气比现在古板得多。做父母的否认自己小时候有这种事，发现孩子们这样就会大惊小怪。

## 二

一个春天的早晨，当沾着露水的小草在阳光下竖立起来，当温暖的气息渗入土地，使黄色的蒲公英抬起头时，卡西的母亲刚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绳子上。艾姆斯家坐落在镇边，他们的住房后面是牲口棚和马车棚、菜园和放养两匹马的围场。

艾姆斯太太记得自己看见卡西溜达着向牲口棚走去。她呼唤卡西，不见答应，她想刚才也许看错了。她正要回屋里去，忽然听到马车棚里传来吃吃的笑声。“卡西！”她叫道。没有回答。她心里一阵不安。她回味一下刚才的笑声。不是卡西的声音。卡西从来不吃吃傻笑。

谁都不知道做父母的怎么会突然担心，为什么要担心。当然，他们的忧虑多半是毫无理由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尤其如此，他们老是担心失去子女，总往坏的地方想。

艾姆斯太太一动不动地站着倾听。她听到了悄悄的说话声，便蹑手蹑脚地朝车棚走去。双扉门是关着的。里面传出喊喊喳喳的说话声，但是她辨不出卡西的嗓音。她朝前跨了一大步，拉开两扇门，明亮的阳光猛地泻到里面。她看到的情景使她目瞪口呆。卡西躺在地上，裙子撩在上面。她光着下身，两个十四五岁左右的男孩跪在她身边。突如其来的亮光使他们也愣住了。卡西吓得眼睛毫无表情。艾姆斯太太认识那两个男孩，也认识他们的父母。

一个男孩突然跳起来，从艾姆斯太太身边窜出去，绕过住房的犄角跑掉了。另一个男孩张皇失措地慢慢朝后退，接着大叫一声，冲出门口。艾姆斯太太要抓他，一把揪住他的上衣，却被他挣脱逃跑了。她听到他的奔跑声。

艾姆斯太太想说话，但是只发出嘶哑的耳语声：“起来！”

卡西茫然望着她，没有动弹。艾姆斯太太看到卡西手腕上缚着一根粗绳。她尖叫一声，扑到地上，慌慌张张地去解绳扣。她把卡西抱回屋里，放在床上。

他们的家庭医师检查了卡西之后，没有找到她遭到虐待的证据。“你去的正是时候，真该感谢上帝，”他一再对艾姆斯太太说。

卡西好长时间不开口。大夫说这是受了惊吓。当她从惊吓状态下恢复过来时，还是拒绝回答问题。追问得紧的时候，她睁大眼睛，瞳孔四周都露出了眼白，呼吸也停止了，全身僵直，面孔由于憋气而涨得通红。

找两个男孩的父母谈话时，威廉姆斯大夫也参加了。艾姆斯先生不怎么说话。他拿着缚过卡西手腕的绳索。他的眼神显得困惑。有些事情是他不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提出来。

艾姆斯太太像是歇斯底里大发作，吵吵嚷嚷一刻不停。她在现场。她看到了。她最有发言权。她的歇斯底里中间还流露出一种虐待狂。她要报复。她要从惩罚中得到乐趣。镇上，地方上应当得到保护。她拿这一点作为理由。感谢上帝，幸好她及时赶到。假如下次她没有赶到又怎么办？别的母亲们会怎么想？再说，卡西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

那时候的惩罚比现在野蛮得多。人们真诚地相信鞭子是与人为善的工具。两个孩子先是分别挨鞭笞，再把他们凑在一起，打得皮开肉绽。

他们的罪恶本来已够坏的，还要撒谎，错上加错，连鞭子都治不了他们。他们的辩解一开始就荒唐可笑。他们说这全是卡西起的头，他们每人还给了卡西五分钱。他们没有捆她的手。只记得她手里拿着一根绳索在玩。

艾姆斯太太定了调子，全镇都附和。“难道他们想说是她自己把手捆起来的吗？十岁的孩子会这么做吗？”

如果两个男孩痛痛快快地承认干了坏事，也许可以逃避部分惩罚。可他们死不承认，这就不仅使执行鞭笞的父亲暴跳如雷，而且激怒了整个居民集体。经过父母的同意，两个孩子给送进了教养院。

“这件事老是缠住她，”艾姆斯太太对邻居们说。“假如她能讲出来就好了，或许可以宽畅一些。可是只要我一问她，仿佛立即勾起这件事，她又会惊厥。”

这件事到此为止，艾姆斯夫妇再也不向她提起了。艾姆斯先生很快就忘掉萦绕在他心头的保留看法。如果两个孩子为了他们没有干过的事情而关在教养院里，他会感到内疚的。

卡西完全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以后，别的男孩和女孩先是隔得远远地打量她，然后接近一些，觉得她有一种迷人之处。她不像一般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那样有几个特别亲密的女朋友。男孩们不愿冒着被朋友取笑的风险，放学后陪她回家。但是她对男孩、女孩都能产生一种强大的影响。哪个男孩单独遇见了她，就发现有一股既不理解又不能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吸引到她身边。

她出落得十分秀丽可爱，说话轻声轻气。她总是自个儿在外面长时间地散步，几乎每次都有一個男孩从小林地出来，碰巧遇上她。尽管传说纷纭，谁都不知道卡西干了些什么。即使真出了什么事，事后也只有一些风言风语；不可告人的秘密固然很多，但是没有一桩

能持续很久，引起轩然大波，在她这种年纪，这种事本身就不寻常。

卡西嘴上隐隐约约地挂着一丝笑意。她看人总是侧着眼睛，随即又垂下眼光，对一个寂寞的男孩说来，这就暗示他可以分享她的秘密。

还有一个问题使她父亲心里惴惴不安，他把它按捺下去，认为连想到它都不光彩。卡西运气特别好，常常拣到东西——黄金的小饰物，钱，丝织的小钱包，甚至还有一个银制的十字架，上面镶着的红宝石据说是真的。她拣到过许多东西，她父亲在《信使》周报上为那个十字架登了启事，可是根本没有人来认领。

卡西的父亲，威廉·艾姆斯先生，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很少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当然是不敢引起邻居的注意。他把怀疑的小火苗藏在自己心里。假如他什么也不知道就好一些，就会更安全，更明智，会舒服得多。至于卡西的母亲呢，卡西那套真真假假的谎话、经过歪曲的真相、以及含沙射影的暗示像蚕茧一样把她裹得紧紧的，即使碰到真事她也会莫名其妙。

### 三

卡西长得越来越可爱。如花似玉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分得很开的、羞怯而又使人企慕的眼睛，逗人爱怜的小嘴巴，这一切都引人注意，叫人难以忘怀。她念完了八年制的学校，当时女孩子继续升学的并不多，但是卡西成绩特别好，她父母便送她上学生不多的中学。卡西说她想当教师，这使她的母亲和父亲十分高兴，因为对一个家境中等、不算富裕的女孩子来说，教师是个高贵的职业。父母们都为有一个当教师的女儿感到骄傲。

卡西进中学时十四岁。她一向得到父母的宠爱，可是当她进入代数和拉丁文这种希罕的领域时，她仿佛爬上了云端，不是她父母所能追随的了。他们失去了她，觉得她超人一等。

教拉丁文的教师是个面色苍白、热情的年轻人，他在神学院不及格，退了学，但是受的教育还足以教教必不可少的语法、恺撒和西塞罗。他不声不响，把失败感藏在心中。他深深感到自己遭到了上帝的抛弃，并且是有缘故的。

有一个时候，人们注意到詹姆斯·格鲁心里燃起了火焰，眼睛闪出有力的光。谁都没有看到他跟卡西在一起，谁都不怀疑他们两人有什么关系。

詹姆斯·格鲁变成了一个自信的男子汉。走起路来轻快有力，嘴里哼着歌子。他给神学院的院长们写的信娓娓动听，以致他们考虑让他重新入学。

接着，火焰熄灭了。原先昂首挺胸，现在又垂头丧气。他的眼神像害热病似的，双手也颤抖了。人们看到他晚上在教堂跪着，喃喃地祷告。他常常缺课，派人传话说他病了，但有人看见他独个儿在镇后的小山里散步。

一天深夜，他去敲艾姆斯家的门。艾姆斯先生不满意地嘟囔着下了床，点燃一支蜡烛，在睡衣外面披上一件大衣，走过去开门。站在他面前的是詹姆斯·格鲁，像是精神错乱似的，眼睛闪出异样的亮光，浑身索索发抖。

“我非见你不可，”他声音嘶哑地对艾姆斯先生说。



“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艾姆斯先生板着脸说。

“我得跟你单独见面。穿上些衣服出来。我有话跟你谈。”

“年轻人，你大概是醉了或者病了。回家去睡吧。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

“我等不及。现在就得找你谈。”

“早晨到制革厂去找我，”艾姆斯先生把那个脚都没站稳的来访者关在门外，自己在门里听了片刻。他听到像哀号似的声音说：“我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然后是蹒跚的脚步声，慢慢下了台阶。

艾姆斯先生窝着手掌挡住晃眼的烛火，回去睡觉。他仿佛看到卡西的房门非常轻地合上，不过也许是那晃动的烛光使他看花了眼，因为门帘好像也动了一下。

“什么事呀？”他妻子等他走到床前时问道。

艾姆斯先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随便回答了一句——或许为了省些口舌。“一个喝醉的家伙，”他说。“找错了门。”

“真不像话，”艾姆斯太太说。

他吹熄蜡烛躺在黑暗中的时候，眼前仍旧有烛光滞留的一个绿环，在那旋转颤动的圆圈里他似乎看到詹姆斯·格鲁狂热的、哀求的眼睛。他好久都不能入睡。

早晨，镇里纷纷传说一件新闻，有的加油添醋，有的歪曲了真相，到了下午，事情的来龙去脉才清楚。教堂司事发现詹姆斯·格鲁直挺挺地躺在祭坛前的地板上。他的天灵盖给整个掀掉了。他身边有一支霰弹枪，枪旁有一根用来拨动扳机的木棍。尸体附近的地板上有一个从祭坛上拿下来的烛台。三支蜡烛中间，一支还燃着。其余两支没有点过。地上有两本书，一本是赞美诗集，一本是祈祷全书，两本叠在一起。根据教堂司事的分析，詹姆斯·格鲁用两本书垫枪筒，以便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击发的后座力把霰弹枪从书上震落在地。

不少人回忆拂晓之前听到的一声枪响。詹姆斯·格鲁没有留下遗书。谁都猜不出他为什么要自寻短见。

艾姆斯先生最初的冲动是到验尸官那里去，提供詹姆斯·格鲁半夜敲门的情况。他接着想道：那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假如我多少了解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我一无所知。他心里难受。他一再对自己说，这不能怪他。我能帮什么忙？我甚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他感到内疚，苦恼。

晚饭时，他妻子还在谈论这件自杀案，他吃不下东西。卡西不声不响地坐着，不过她平时也这样不声不响。她秀气地小口小口吃着，不时用餐巾擦擦嘴。

艾姆斯太太详细地谈到了尸体和霰弹枪。“有一件事我倒要问一下，”她说，“昨夜来敲门的那个醉汉——会不会是小格鲁？”

“不是，”他赶紧说。

“你有把握吗？你在暗地里看得清他吗？”

“我拿着一支蜡烛，”他厉声说。“一点也不像，那人是胡子。”

“你何必朝我嚷嚷，”她说，“我只是问问罢了。”

卡西擦擦嘴，她把餐巾放到膝头上时，露出一丝微笑。

艾姆斯太太转向女儿。“卡西，你每天在学校里见到他。他最近有没有伤心的样子？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卡西垂下眼睛看看盘子，又抬起头。“我认为他病了，”她说，“是啊，他脸色不好。今天学校里都在谈论。有人说——我记不清是谁——格鲁先生在波士顿碰上了什么麻烦。我没听说是有什么麻烦。我们都喜欢格鲁先生。”她斯文地擦擦嘴。

那是卡西的手段。不出第二天，镇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詹姆斯·格鲁在波士顿碰到一些麻烦，谁都不会想到这是卡西编造的假话。连艾姆斯太太都记不起她打哪儿听到的。

## 四

卡西十六岁生日过后不久，发生了一个变化。一天早晨，她没有起床准备上学。她妈妈到她房间里，只见她躺在床上，两眼瞪着天花板。“赶快起来，你要迟到啦。快九点钟了。”

“我不去啦。”她声音很平淡。

“你病啦？”

“没有。”

“那赶快起来。”

“我不去了。”

“你准是病啦。你从没有缺过课。”

“我不上学，”卡西平静地说。“我再也不上学啦。”

她母亲张大了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再也不去了，”卡西继续瞪着天花板说。

“嘿，看你爸爸知道了该怎么说！我们花了这许多精力和钱供你上学，再有两年你就可以领到证书了！”接着她走近卡西身边，柔声说：“你是不是想结婚？”

“不。”

“你藏的那本是什么书？”

“喏，我没藏。”

“噢！《爱丽丝漫游奇境》。你看那种书年纪太大了些。”

卡西说：“我可以变得很小很小，让你们看不到我。”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

“谁都找不到我。”

她母亲生气了：“别开玩笑啦。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空想小姐打算干什么呀？”

“我还不清楚，”卡西说。“我打算离开这儿。”

“好吧，你就这么躺着，空想小姐，等你爸爸回家来，他会有话同你谈的。”

卡西非常慢地扭过头，瞅着她母亲。她冷冷的眼睛毫无表情。艾姆斯太太突然觉得她女儿可怕。她悄悄地走出去，关上门。她到厨房里坐下，合抱两手搁在膝上，望着窗外那座经受风吹雨打、显得有点破败的车棚。

对她来说，她女儿已经成了陌生人。正如大多数母亲常有的情况那样，她觉得已经控制不住女儿了，她手里的驾驭卡西的缰绳正从她指缝中滑脱。她不知道自己从来没有能力支配卡西，她一直被卡西利用，为卡西的目的服务。过了一会儿，艾姆斯太太戴上帽子，到制革厂去。她想在外面跟她丈夫谈谈。

下午，卡西没精打采地起了床，在镜子面前磨蹭了好半天。

那天晚上，艾姆斯先生虽然很不愿意，但还是把女儿训了一顿。他谈到她的责任、义务、对父母的敬爱。快谈完时，他注意到卡西根本没听。这一下使他火了，他开始威胁。他谈到上帝赋予他对子女的权力，这一天赋亲权还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现在他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直勾勾地盯着他瞧，嘴上带点笑，眼睛一眨不眨。最后，他不得不掉转眼光，这使他更加生气。他吩咐她别胡闹，还含糊其辞地威胁说，不听他话就用鞭子抽她。

他软弱无力地结束说：“我要你答应我，明天早晨到学校去，别胡闹啦。”

她脸上毫无表情。小嘴抿得很紧。“好吧，”她说。

那天晚上，艾姆斯先生嘴里很自信、心里却不踏实地对他妻子说：“你瞧，就需要拿出一点厉害来。也许我们以前对她太宽容了。不过她一向是个好孩子。我想她大概忘了谁是一家之主。稍稍严厉一点对谁都没有害处。”他但愿自己像他说的话那么自信。

第二天早晨，她不见了。她的麦秆编的旅行筐和几件最好的衣服也不见了。她的床铺得整整齐齐。房间看不出个人特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有一个小姑娘曾在这里长大。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没有一般人都爱保存的小时候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卡西从来不玩假娃娃。房间里没有卡西的痕迹。

艾姆斯先生有他聪明的地方。他戴上圆顶帽，赶到火车站。车站管理员记得很清楚，卡西是搭早班车走的。她买了一张去波士顿的车票。他帮艾姆斯先生拟了一封给波士顿警察局的电报。艾姆斯先生买了一张来回票，赶上九点五十分去波士顿的火车。在应付紧急事件方面，他是非常能干的。

那天晚上，艾姆斯太太坐在厨房里，关上了门。她脸色惨白，两手抓紧桌沿，免得发抖。先是鞭打声，然后是尖叫声，透过关上的门清晰地传到她耳里。

艾姆斯先生不善于鞭笞，因为他从没有干过。他用赶马车的鞭子抽卡西的腿，卡西安静地站着，冷冷地若无其事地瞪着他，使他沉不住气了。最初几鞭是试探性的，没有使劲，可是她不叫喊，他便往她身上和肩膀上抽去。鞭子抽到的地方就留一道血印。他气昏了头，有几次不是打空了，就是靠得太近，以致鞭子绕在她身上。

卡西很快就学到了窍门。她摸透了他的脾气，了解了他；她一学到窍门之后就尖叫、挣扎、哭喊、哀求，并且很高兴地感到落在身上的鞭子顿时轻多了。

艾姆斯先生被他自己造成的哭喊声和伤害吓着了。他住了手。卡西倒在床上抽泣。假如她爸爸注意看一下，就会发现她眼睛里没有泪水，脖子上的肌肉绷得很紧，她咬着牙，以致太阳穴下鼓起了两块肉。

他说：“你还敢做出那种事来吗？”

“不敢，嗬，不敢啦！饶了我吧，”卡西说。她在床上翻过身去，不让她父亲看到她脸上冰冷的表情。

“这下你该记得你是什么人。别忘了我是什么人。”

卡西的声音哽住了。她发出一声干号。“我不会忘，”她说。

艾姆斯太太在厨房里难过地扭着手。她丈夫把手轻轻按住她肩膀。

“我不愿意这么做，”他说，“但是非这么不可。我觉得这对她有好处。她像是完全变了。也许我们以前管教不严，把她宠坏了。我们以前也许错了。”他知道尽管他妻子坚决主张鞭笞，尽管她硬要他揍卡西，他做了却招得她憎恨。他不知该怎么办。

## 五

看来这顿鞭子正是卡西需要的。艾姆斯先生说：“仿佛她给打开了窍。”她一向温顺，现在除了温顺之外，还学会了体贴。在以后的几星期里，她帮妈妈干厨房里的活，抢着做事。她开始替妈妈织一条毛线毯，那是件大工程，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艾姆斯太太同邻居们谈起这件事：“她真会配颜色——锈红色和黄色。她已经织好四分之三了。”

卡西见到父亲就笑脸相迎。他回家来，她赶快接过帽子挂好，把他的椅子摆到灯光下合适的地方，便于他看书报。

她在学校里的变化也很明显。她向来是个好学生，但是现在她开始为将来做安排了。她找校长谈参加教师证书的考试问题，希望能提早一年。校长查阅了她的成绩记录，认为她有

成功的希望，很可以尝试一下。他到制革厂去找艾姆斯先生，讨论这个问题。

“她从来没有向我们透露过呀，”艾姆斯先生得意地说。

“也许我不应该告诉你，不然的话，到时候你会喜出望外的。”

艾姆斯夫妇认为他们阴错阳差，遇上了不可思议的事物，把他们的问题全解决了。他们把原因归诸只有父母们才具备的不知不觉的智慧。“我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变化，”艾姆斯先生说。

“她可一向是个好孩子，”他妻子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她越长越漂亮？可以说是美人了。她的脸蛋多么红润。”

“凭她的容貌，她当不了多久教师就会结婚的，”艾姆斯先生说。

卡西确实容光照人。她在做准备工作时，嘴上一直挂着稚气的微笑。她有充裕的时间。她把地下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用纸把罐缝全堵住，免得漏风。厨房门吱嘎作响，她在铰链上加了油；门锁开关费事，她也加了油；既然拿出了油壶，顺便在前门的铰链上也加了油。她经常把煤油灯加满油，把灯罩擦得干干净净。她发明一个擦洗灯罩的办法，在底层房间里放了一大罐煤油，把灯罩全部浸在煤油里，可以擦得特别亮。

“不是亲眼看到的话，你真不相信有这么巧妙的办法呢，”她父亲说。

不仅在家里这样，在外面也是如此。她不顾皮革难闻的气味，到制革厂去看她父亲。她十六岁刚出头，父亲自然把她当作小孩。她在经营管理方面提出的问题使她父亲吃惊。

“她比我认识的一般男人还精明，”他对工长说，“以后她或许能管理这个厂子呢。”

她不但对鞣皮制革感到兴趣，还想知道经营买卖方面的情况。她父亲向她解释了收支往来，票据工资等等。他教她怎么开保险箱，很高兴地看到她试了一次就记住了号码组合。

“我是这样想的，”他对妻子说，“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邪恶。没有冲劲的小孩我也不喜欢。我是这样想的，那次逃跑只因为精力没处发泄。只要你加以控制引导，她就往正路上走。”

卡西把她的衣服缝缝补补全拾掇整齐，把她的物品放得井井有条。

五月的一天，她放学回家，马上拿起编结针干活。她妈妈已经换了衣服，正要出去。“我得去祭坛协会，”她说，“讨论下星期义卖点心的事。我是协会主席。你爸爸说，不知你不能去银行取出开工资的现款，送到制革厂去。我告诉他，我要管义卖的事，去不成啦。”

“我可以去，”卡西说。

“银行已经把钱装好袋子，一到就可以取，”艾姆斯太太说着就匆匆走了。

卡西迅速行动起来，但一点不慌乱。她系上一条旧围裙，以免弄脏衣服。她到底层房间拿

了一个有盖的果酱罐，然后到外面那个存放工具的车棚。她在鸡棚里抓了一只小母鸡，提到车棚，在铁砧上剁掉头，把它抽搐的脖子凑在果酱罐上，接满了一罐血。然后她把那只还在抖动的母鸡拿到粪肥堆里，深深地埋了起来。回到厨房后，她脱下围裙，塞进炉膛，把火捅旺，烧掉围裙。她洗了手，检查一下鞋袜，擦掉右鞋尖上一块深色的血迹。她对着镜子瞧瞧：红喷喷的面颊，明亮的眼睛，向上翘的嘴角带着稚气的微笑。她出门时，把果酱罐藏在厨房楼梯下面。她妈妈离家不到十分钟，她就把这些事全办完了。

卡西轻快地，几乎跳跳蹦蹦地出了门，走到街上。树枝刚吐新芽，草地上几株早熟的蒲公英已经开了黄花。卡西快活地朝银行所在的镇中心走去。她精神饱满，年轻美貌，和她迎面相遇的行人都回过头来看她一眼。

## 六

房子是凌晨三时左右起火的。火苗一窜出来，呼喇喇地越烧越旺，摧枯拉朽，在人们发现之前，整幢房子已经坍在一片火海里了。等到义务消防队员们拉着水龙车赶来时，已经没有他们可干的事，只有往附近房子的屋顶上喷水，防止火势蔓延。

艾姆斯家的房子像礼花似的烧掉了。义务消防队员和看热闹的人瞧着一张张火光映红的脸庞，想寻找艾姆斯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那三口人并不在场。人们望着那堆庞大的余烬，想象着他们自己和儿女在火里的情景，心头怦怦猛跳，几乎堵住了嗓子眼。义务消防队员们开始往火场上使劲泼水，即使为时已晚，似乎这么做还能挽救这家人的某些肢体。镇上的人惊恐地传说，艾姆斯一家人全烧死了。

天亮时，镇上的人团团围住那堆还在冒烟的焦炭。前面的人用手挡住脸，避开炙烤。义务消防队员继续用水龙浇水，让这堆烧焦的废墟冷却。到了中午，验尸官总算能够铺上浸湿的长木板，踩在上面，用撬棍在一堆堆湿漉漉的焦炭里翻挖。找到的艾姆斯先生和艾姆斯太太的残骸足以证明只有两具尸体。近邻们指点卡西的房间原先所在的大致地点，尽管验尸官和帮忙的人用耙子在废墟里细细搜寻，也没有找到牙齿或骨头。

这时候，消防队长发现了厨房门的球形捏手和门锁。他瞅着烧黑的金属，困惑不解，但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困惑。他从验尸官手里要来耙子，使劲翻挖。他到原先是前门的地点，耙了一会儿，找到了前门的门锁，已经烧得变了形，有点熔化。这会儿，他身边围上了一小群人，他们问道：“你在找什么呀，乔治？”“你找到了什么，乔治？”

最后，验尸官走到他身边。“你在琢磨什么呀，乔治？”

“锁上没有钥匙，”队长不安地说。

“也许掉了下来。”

“怎么掉的呢？”

“也许烧化了。”

“锁可没有化。”

“也许威廉·艾姆斯把钥匙拔了出来。”

“从里面拔的吗？”他举起他找到的东西。两把锁的锁舌都伸在外面。

厂长的房子烧了，厂长显然一起烧在里面，制革厂的雇员们出于尊重，都没有去上班。他们守在烧毁的房子附近，凡是用得着他们的地方都乐意帮忙，觉得这样是合情合理的。

到了下午，工长乔尔·鲁宾逊才去制革厂。他发现保险箱给打开了，文件散落一地。一扇打碎的玻璃窗说明小偷是怎么进去的。

现在事情完全改观了。看来失火并不是意外事件。恐惧代替了激动和悲哀，随恐惧而来的是愤怒。人群开始分散。

他们不需要走多远。车棚里就有所谓“挣扎的迹象”——一个摔碎的木箱，打破的马车灯，积尘上的刮痕，地上的稻草。如果地上没有一摊血的话，旁观者不一定把这些当作是挣扎的迹象。

警官出面干涉了。这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他推推搡搡地把大伙都赶到车棚外面。“别把现场破坏了！”他朝他们嚷嚷。“你们统统站到门外去。”

他在棚里搜查，拣起什么东西，在角落里又发现了什么。他走到门口，手里拿着找到的东西——一条溅有血迹的扎头发的蓝缎带和一个镶有红宝石的十字架。“谁认得这些？”他问道。

在一个互相认识的小镇上，你不可能认为你的熟人会谋害谁。因此，如果种种迹象不足以指出一个特定的怀疑对象，那准是某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某个外地来的流浪汉干的，外地才有这类事情。于是对流浪汉的营地进行了突击搜查，抓了几个无业游民，查对了旅店的住客登记簿。不认识的人自然而然地都受到怀疑。当时是五月份，流浪汉刚开始上路，因为天气转暖，随便在哪条河边毯子一铺就能过夜。吉卜赛人也在活动——不出五英里就有一个大篷车队。那些可怜的吉卜赛人真倒霉！

方圆几英里都经过踏勘，寻找有没有新翻掘过的地面；可疑的池塘都用拖网搜索，看看是否能捞到卡西的尸体。“她长得太标致了，”人们都这么说，认为这就构成把卡西劫走的理由。最后一个说话结巴、面目可憎的白痴给抓来讯问。他是上绞刑架的恰当人选，因为他既不能证明当时他不在犯罪现场，又记不得他一生中任何时候干过什么事。按照他低能的理解，这些问他话的人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作为生性友好的人，他很乐意提供。当他们提出一个故意诱供的问题，他快快活活地走进了圈套，看到警官满意的神情，他自己也高兴非凡。他一心想讨好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他这个人也有了一点了不起的长处。他供词的唯一毛病是头绪太多，什么都承认。此外，他需要经常提醒才能记住那些据认是他干过的事情。当一个严厉而震惊的陪审团决定对他起诉时，他真正感到高兴。他觉得自己毕竟不是等闲之辈。

法官中间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爱法律以及法律企图主持正义的意向，性质像是对女人的爱。这样一个人主持了开庭前的预审——他纯真善良，曾经勾销过生活中许多邪恶。未决犯没有他已经习惯的提示，说出的供词是荒唐可笑的。法官审问了他，发觉嫌疑犯虽然试图按照提示办事，但是根本记不清自己干了什么，杀了谁，怎么杀的，为什

么要杀。法官厌烦地叹了一口气，吩咐他出去，然后弯弯手指，叫警官过来。

“听着，迈克，”他说，“你不该干出那样的事来。假如那个可怜虫稍稍机灵一点，你就害他上了绞刑台。”

“他承认是他干的。”警官的感情受到了刺伤，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凭良心做事。

“他会承认自己爬上天堂的金楼梯，用滚木球戏的木球割破圣彼得的喉管，”法官说，“你要多加小心，迈克。法律的目的是救人，不是把人毁掉。”

在这类地方上的悲剧中，时间像一把蘸湿的刷子那样在水彩颜料上涂抹。清晰的轮廓变模糊了，痛苦逐渐消失，色彩溶化在一起，许多界限分明的线条合成一片灰色。一个月之后，似乎没有必要把谁绞死以平民愤；两个月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可以指控哪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卡西被害，失火和失窃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后来，人们又认为，即使你判断卡西已经死亡，没有尸体也就不能证明有什么罪行。

卡西为人们留下了一丝甜美的回忆。



## 第九章

一

爱德华兹先生有条有理、不动感情地经营他的妓院生意。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安置在波士顿一个上等住宅区的一幢上等房屋里。两个都是男孩，很小的时候就已在格罗顿报名入册。（指美国牧师恩迪科特·皮博迪1884年在马萨诸塞州格罗顿创立的格罗顿私立学校，他以英国著名的伊顿和哈罗学校为楷模，重视学生的德、智、体育，为升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牌大学作准备。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即是格罗顿毕业生。）

爱德华兹太太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有条有理地管理着用人们。当然，爱德华兹先生常常要出门照应他的生意，但是他出奇地顾家，晚上在家里度过的时间多得使你难以想象。他像会计师那样利索精确地经营。他身材高大，强壮有力，年近半百，稍稍有点发胖，不过当时人们都喜欢胖一些，至少以此表明他们日子过得兴旺，他的身体状况还是惊人地良好。

他发明了一套经营方法——在小城镇间建立一条固定的巡回路线，每个姑娘短期逗留，纪律和提成都有规定。他一直谨慎从事，很少失误。他从不把姑娘们派到大城市去。村镇里的警官油水不足，他可以对付，但是大城市的警察心黑手辣，他只能敬而远之。他理想的落脚地总是个小镇，镇上总有一家资金不足、连房产都抵押掉的旅馆，镇上也没有消遣作乐的场所；这种生意唯一的麻烦只来自妻子们的反对和偶尔一个倔强姑娘的反抗。当时他手下有十个小组。六十七岁时，他吃鸡不小心，骨头卡在喉咙里活活憋死，死前，新英格兰三十三个小镇都有他的小组，每组四个姑娘。他的经济情况好得非同一般——可以说是富有；他那种死法本身就是兴旺发达的象征。

目前，妓院组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衰亡。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年轻妇女中间的道德败坏现象给了妓院致命的打击。另一些人也许更近于理想主义，他们认为警方日益广泛的监督使妓院濒于灭绝。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即使没有公开讨论，妓院也是得到承认的组织。据说它的存在保护了正派女人。未婚的男人可以到这种地方去，发泄那使他烦躁不安的性的活力，同时维护人们认为女人纯洁可爱的一般看法。这是一个神秘的问题，不过我们的社会意识中就有许多神秘的东西。

妓院分三六九等，各色俱全，最高级的装饰得像宫殿一般金碧辉煌，最低级的恶浊不堪，连猪都待不住。社会上不时流传说，操纵这一行业的人怎么拐骗年轻姑娘，使她们沦为奴隶，这种传说有许多也许是确实的。不过绝大多数妓女是由于懒惰愚蠢才落到这一地步。她们在妓院里毋需承担义务。妓院管她们吃喝穿着，等她们太老的时候一脚踢出门外。这种下场并没有威慑力量。年轻的时候谁都不想自己会老的。

干这一行的偶尔也有机灵的姑娘，但她通常往高处走。她自己弄一幢房子，或者靠敲诈勒索搞不少钱，或者嫁给一个有钱的人。这类机灵的姑娘甚至还得了一个专门的称呼——高等妓女。

爱德华兹先生在招收和控制姑娘方面都没有遇到麻烦。不是蠢得恰到好处的姑娘，他一概不收。他也不要非常漂亮的姑娘。如果当地哪个小伙子爱上一个美貌的妓女，麻烦可就大了。他手下的姑娘假如怀了孕，有两种选择，要么走人，要么堕胎，堕胎的手段十分野

蛮，大部分都会送命。尽管这样，姑娘们一般都选择堕胎。

爱德华兹先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有倒霉的时候。在我叙述的事件发生前不久，他遭到了一系列不幸。一次火车失事害他损失了两个小组，每组四个人。另一个小组皈依宗教，改邪归正，洗手不干了。那是因为一个小镇上的牧师突然来劲，用他的说教在镇民心头点了一把火。听他布道的人越来越多，教堂都装不下了，不得不挪到外面的空地上去开会。接着，像常有的情况那样，牧师打出了他那张十拿九稳的王牌。他预言了世界毁灭的日期，全县的人都尾随着他，哭诉忏悔。爱德华兹先生赶到镇上，从手提箱里取出那根粗鞭子，把姑娘们痛打了一顿；出乎他意外的是那些姑娘央求他使劲再抽，以便洗清她们想象中的罪孽。他厌恶地住了手，剥掉她们的衣服，自己回波士顿去了。姑娘们赤裸裸地跑到营地布道会上，现身说法，忏悔罪恶，出了一阵子风头。因此，爱德华兹先生不是东找一个西找一个，而是大批招收姑娘，对她们进行口头审查。他要另起炉灶，重建三个小组。

我不了解卡西·艾姆斯怎么会知道爱德华兹先生的。也许是出租汽车司机告诉她的。一个年轻女子真想知道的话，自然能打听得到。早晨，她走进爱德华兹先生的办公室时，他情绪不好。他认为昨天晚饭妻子替他做的比目鱼大杂烩害得他肚子痛，折腾了一宿。大杂烩害他两头走火，上吐下泻，现在还浑身软弱无力。

因此，他不是马上接纳那个自称为凯瑟琳·艾姆斯伯里的姑娘。对他的生意来说，她的美貌远远超过了需要。她说话声音很低，带有喉音，苗条得几乎到了荏弱的程度，皮肤也可爱。总之，她不是爱德华兹先生要找的那种姑娘。假如他不是身子发软的话，早就回绝了她。他提了一些例行的问题，主要是了解有没有可能引起纠纷的亲属，并没有仔细看她的模样，但是他身体里有某种东西开始感到她的存在。爱德华兹先生不是一个好色的人，再说，他从不把他的职业生活同私人乐趣混淆起来。他的反应使自己大吃一惊。他迷惑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看这个女人，而她甜蜜地、神秘地垂下眼睛，略微撅起的臀部仿佛稍稍摆动了一下。她的小嘴巴似笑非笑。爱德华兹先生身子向书桌靠去，呼吸急促。他明白他要把这个女的留下来自己享用。

“我不明白，像你这样的姑娘为什么——”他开口说，马上陷入那个世上最古老的信念：你所爱的女人绝对该是忠诚老实的。

“我爸爸死了，”凯瑟琳羞答答地说。“他死前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们不知道他把农场做了抵押借款。我不能眼看银行把农场从我妈妈手里夺走。她经受不住这样大的打击，她会送命的。”泪水模糊了凯瑟琳的眼睛。“我想也许我能挣些钱，偿付利息。”

如果爱德华兹先生有机可趁的话，现在就是他的大好机会。他脑子里确实也响起一个小小的警告，但是不够响亮。来找他的姑娘中间，十有八九都说要挣钱去还抵押借款。爱德华兹先生自己订出一条不可改变的守则，那就是他手下的姑娘们任何时候讲的任何话都不可信，除了她们说吃过了早饭，可有时候这句话也靠不住。他这个高大、壮实、老练的妓院老板现在却把肚子顶着书桌，涨红了脸，激动得大腿间一阵阵战栗。

爱德华兹先生不由自主地说：“好吧，亲爱的，咱们合计合计。也许能想出什么办法，让你弄到付利息的钱。”对一个要求当妓女的姑娘——她有没有开口要求过？——他居然讲得这么体贴。

## 二

爱德华兹太太在宗教方面虽说不是非常虔诚，却是持之以恒的。她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教会的形式主义的活动上，因此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它的背景和效果。对她说来，爱德华兹先生是做进口生意的，即使她知道（她很可能真的知道）真相，她也不会相信。这就是另一个不可思议之处。在她眼里，她丈夫一向是冷淡而体贴的，对她没有什么肉体的要求，只是克尽厥职而已。如果说他从来不很热情，也不能说他冷酷。她关心操劳的只是孩子、教区委员会和伙食的事。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欣慰。后来，她丈夫的脾气开始不对头，变得烦躁乖戾，常常茫然若失地干坐着，一会儿突然狂怒似的跑到外面去，她先以为毛病出在他的胃上，接着又认为他生意上不顺利。有一次，她无意中撞进浴室，看见他坐在马桶上偷偷哭泣，她这才知道他得了病。他赶紧遮住泪汪汪的红眼睛，不让她看。当汤片丸散都治不好他的病时，她毫无办法了。

爱德华兹先生活到这么大岁数，如果听说有谁干了他干的那种傻事，自己也会哑然失笑的。作为一个冷漠得出奇的妓院老板，爱德华兹先生居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凯瑟琳·艾姆斯伯里。他替她租了一幢精致的小房子，后来又买下送给了她。他买了各种各样奢侈豪华的东西给她，把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炉火生得温暖如春，地毯铺得又厚又软，墙上挂满了嵌在大镜框里的图画。

爱德华兹先生从没有这么苦恼过。由于他从事的行业，他太了解女人，对谁都从不信任。现在既然深深地爱上了凯瑟琳，而爱情要求信任，他便被自己的感情撕成颤抖的碎片。他企图用礼物和金钱来收买她的忠贞。当他不在她的身边时，他老是惴惴不安地胡思乱想，怕别的男人溜进她家。他不愿意离开波士顿去检查各个小组的情况，因为这一来，他就得抛下凯瑟琳。这种爱情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几乎害他送命。

有一件事是爱德华兹先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因为凯瑟琳绝对不会告诉他，那就是她并没有接纳、也没去找别的男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她对爱德华兹先生还是忠实的。爱德华兹先生把他手下的小组看成是冷酷的生意买卖，凯瑟琳也用同样的态度对待爱德华兹先生。他有他的窍门，她也有她的。用不了多久，她就完全掌握了他，于是她总是装得稍稍不满意的样子。她在他心里造成一种不安于室的印象，仿佛随时都可以逃跑。她明知他什么时候要来看她，总是故意提前出去，然后春风满面地回来，似乎有过什么难以置信的奇遇。她经常抱怨街上那些好色的男人死乞白赖地盯着她瞧，往她身上蹭，不容易摆脱他们。有好几次，她惊恐地奔回家，说是刚甩掉一个盯她梢的男人。有时候，她下午很晚回来，看到他已经等着，便解释说：“哟，我在采购。我得上街去买东西，你知道。”但她的口气故意装得是在撒谎。

在他们的性关系上，她使他相信她并不十分满意，假如他身体再棒一些的话，会在她身上引起一大阵难以置信的反应。她的方法是使他不断地处于心慌意乱的状态。她高兴地看到他的神经开始垮了，双手颤抖，体重减轻，眼睛失神。当她微妙地感觉到疯狂的、惩罚性的愤怒临近时，她就坐到他腿上，安抚他，让他暂时相信她的单纯。

凯瑟琳要钱，她开始尽可能迅速地、方便地弄钱。当她成功地把她弄得像面团一样可以随意摆布时（她能精确地掌握时机），凯瑟琳便着手偷他。她掏他的口袋，有大票就拿去。他不敢指责她，怕她逃走。他送给她的珠宝不见了，尽管她说是丢失的，他知道是她卖掉的。她虚报食品店的账单，买来衣服总把价钱说得贵一些。他不敢制止她这么做。她没有

把房子卖掉，但是按最高额做了抵押借款。

有一晚，他的钥匙开不开前门的锁。他敲了老半天门，她才开。是啊，她把钥匙丢了，所以换了新锁。她独个儿住，觉得害怕。谁拣到钥匙都能进来。她会给他一把新钥匙的——但是一直没有给。那以后，他每次都得拉门铃，有时候过了好久她才开门，有时候根本不加理睬。他无法知道她究竟在不在家。爱德华兹先生雇人跟踪她——她不知道自己被盯梢了多少次。

爱德华兹先生基本上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但是头脑简单的人也有复杂隐蔽的歪主意。凯瑟琳很聪明，但是聪明的女人有时也摸不准男人曲折的思路。

她只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正是她一直提防的。很自然，爱德华兹先生在那个小小安乐窝里贮存了不少香槟酒。凯瑟琳一开头就不去碰它。

“我喝了难受，”她解释说，“我试过，就是不能喝酒。”

“没的事儿，”他说，“就喝一杯。害不了你。”

“不，谢谢啦。不。我不能喝。”

爱德华兹先生本来认为她的拒绝是女人的娇气。他从不坚持，可是有一晚，他忽然想到自己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酒也许能使她松口，吐露真情。他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你不陪我喝上一杯未免太不友好了。”

“我对你说过，我喝了不合适。”

“胡说。”

“我对你说，我不爱喝。”

“胡说八道，”他说，“你要叫我生你的气吗？”

“不。”

“那你就来一杯。”

“我不要。”

“喝吧。”他递一杯给她，她往后退。

“你不知道。我喝了不好受。”

“喝。”

她接过杯子，一饮而尽，站在那里，微微颤抖，仿佛在倾听。血涌到她脸上。她自己动手斟了一杯，接着又斟一杯。她的眼睛发直，露出寒光。爱德华兹先生有点怕。她快要出问题了，而这正是她自己和他都无法防止的。

“不是我要喝的。你得记住，”她平静地说。

“那你最好别再喝啦。”

她哈哈大笑，自己又斟了一杯。“现在也无所谓了，”她说，“再喝一点也没有很大差别。”

“少喝一杯两杯还是不错的，”他不安地说。

她轻声轻气地对他说：“你这头肥猪。你对我有多少了解？你以为我看不透你的每一个坏主意吗？要我告诉你吗？你不明白像我这样的漂亮女人在哪儿学到这些窍门。我来告诉你。我是在下等妓院里学的——你听清了没有？——下等妓院。我在你闻所未闻的地方干过——干了四年。到过埃及塞得港的烂水手教了我不少小窍门。你这个下流坯子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我都一清二楚，都能由我摆布。”

“凯瑟琳，”他抗议道。“你胡说八道。”

“我看透了你的心思。你以为我喝了酒会多嘴多舌。好吧，我现在就多嘴多舌。”

她慢慢地向他逼近，爱德华兹先生好不容易才没有躲开。他怕她，但仍旧坐着不动。她正对着他，喝完杯子里的香槟酒，慢条斯理地在桌子上敲破玻璃杯口，把残缺不齐的杯子往他脸上一扣。

这时，他不得不逃出屋子，出来时还听到她的大笑声。

### 三

对于爱德华兹先生这样的人，爱情是一种使人失去活力的感情。它摧毁了他的判断，勾销了他的见识，耗损了他的精力。他安慰自己说，她只是歇斯底里，并且试图使自己信以为真，结果还是凯瑟琳更容易地帮他做到这一点。她被自己的突然发作吓怕了，在一段时间内，她力图在他心目中恢复自己美妙的形象。

一个如此苦恋的人所能达到的自我折磨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爱德华兹先生全心全意地希望相信她的善良，但是他自己的邪恶和她的发作都不容他这么做。他几乎本能地到处了解真相，了解到了却又不信。比如说吧，他知道她不会把钱存在银行里。他雇用的一个人用一套复杂的反射镜，发现她把钱藏在那幢小房子地下室里的一个地方。

有一天，他委托的事务所寄来了一份剪报。那是一家小镇周报关于以前一次火灾的报道。爱德华兹先生仔细看了。他的胸部和肚子里烫得像有一团融化了的金属，脑袋里眼球后面也是一团红光。和他的爱情混杂在一起的是真正的恐怖，两种情绪混合以后的产物是残忍。他昏昏沉沉、踉踉跄跄地走到办公室的长沙发前，俯躺下去，前额贴在冰凉的黑皮子上。有一段时间，他仿佛悬浮在空中，呼吸几乎都停止了。他头脑慢慢清醒。他嘴里发咸，肩背是一阵愤怒的剧痛。但是他很镇静，他的头脑在时间的范畴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意图，正如探照灯在黑屋子里射出一道轮廓分明的光柱。他缓慢地走动，正像每次出门去检查他的小组时那样收拾了手提箱——干净的衬衫和内衣、一套睡衣和拖鞋，箱底还有那条卷起来的粗鞭子。

他沉重地走到小房子前的小花园，拉了门铃。

凯瑟琳立即来到门口。她已经穿好大衣、戴着帽子。

“哦！”她说，“真糟糕！我非出去一会儿不可。”

爱德华兹先生放下手提箱。“不行，”他说。

她打量着他。他有些变化。他蹒跚地绕过她身边，向地下室走去。

“你到哪儿去？”她的声调尖锐刺耳。

他没有回答。过一会儿，他拿着一个橡木小盒子上来。他打开手提箱，把木盒放进去。

“那是我的，”她轻轻说。

“我知道。”

“你想干什么？”

“我想我们到外面去旅行一次。”

“去哪儿？我去不了。”

“康涅狄格州一个小镇。那里有我的买卖。你曾经对我说过你要干活。现在你就去干活。”

“现在我不要干。你不能强迫我。我可要叫警察了！”

他笑得那么可怕，吓得她往后退了一步。他的太阳穴上血管砰砰跳动。“也许你宁愿回到你的家乡小镇去吧，”他说，“前几年那里有过一场大火灾。你记得那次火灾吗？”

她的眼睛探寻着他的脸色，想找到一点儿柔和的地方，但是他的眼神是果断冷酷的。“你要我干什么？”她安静地问道。

“陪我旅行一趟。你说过你要干活。”

她只想到一个办法。她非跟他去不可，然后等候机会。他总不能整天看守着她。现在反对他是危险的——最好听任他，再等机会。那是百试不爽的好办法。以前一直如此。但是他的话使凯瑟琳真的怕了。

他们黄昏时分在小镇车站下了火车，顺着那条黑暗的唯一街道走去，一直走到镇外荒野。凯瑟琳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她摸不透他有什么打算。她的手提包里有一把薄刃小刀。

爱德华兹先生认为自己知道打算怎么办。他打算给她一顿鞭子，把她关在旅店的一个房间里，再鞭打一顿，把她弄到另一个镇上去，这么不停地折腾她，把她完全搞垮。然后把她赶出去。当地的警察自会注意，不让她外逃。小刀并不使他担心。他早知道手提包里有刀。

他们走到一堵石墙和一排杉树之间幽静的地方站住，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她手里夺过手提包，扔到墙后。这就解决了小刀的问题。但是他对自己并不了解，因为他一辈子没有爱过一个女人。他认为他只是想惩罚她一下。抽了两鞭子之后，马鞭不能解恨。他把鞭子扔在地上，使用自己的拳头。他的呼吸变成了尖叫声。

凯瑟琳竭力不让自己惊慌失措。她试图躲开他雨点般的拳头，或者至少抵挡一下，但是最后吓慌了，拔腿要逃。他扑上去，把她按在地下，这时候拳头也不够用了。他的狂乱的手在地上摸到一块石头，他的冷静的自制在一片血红的巨浪里炸得粉碎。

后来他低头看看她被打烂的脸。他伏在她胸口听听有没有心跳，除了自己猛烈的心跳声外，什么也听不到。他心里闪过两个完整而又各不相干的念头。一个说：“该把她埋起来，该刨个坑把她放在里面。”另一个念头像小孩似的叫喊：“我受不了。我不忍心再碰到她。”随着狂怒而来的恶心压垮了他。他扔下手提箱、皮鞭、装钱的橡木盒子，从这个地方跑开。他在苍茫的暮色中跌跌撞撞奔跑着，只想找个地方让恶心平息一会儿。

以后从没有人找过他麻烦。他不舒服了一个时期，经过他妻子的精心照顾也好了，他又回到他的生意上，再也不让爱情的疯狂接近他。不能吸取教训的人是傻瓜，他常这么说。此后，他对自己有一种敬畏的心情。他以前并不知道自己还有杀人的冲动。

他没有打死凯瑟琳完全是偶然的意外。每一拳都是往死里打的。她昏迷了好长时间，在半昏迷状态中又过了好长时间。她知道自己的一条胳膊断了，如果要活下去的话，非找人救援不可。求生的欲望迫使她沿着那条黑暗的路艰难地挣扎着往前走，寻求帮助。她在一扇大门口拐了弯，快挨到房屋门口的台阶时昏了过去。鸡棚里的公鸡正在啼鸣，东方露出了鱼肚白。

## 第十章

一

两个男人住在一起时，由于互相看不顺眼，一般都保持着不太像样的整洁。两个男人共同生活，随时都会吵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亚当·特拉斯克回家之后没多久，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开始恶化。两兄弟互相见面的时间太多，见到别人的机会又太少。

前几个月，他们忙于安排赛勒斯的遗产，把钱放出去生利息。他们去了一次华盛顿看看赛勒斯的墓，石料质量很好，顶上装饰的是一颗有纹章的铸铁五角星，还有一个小窟窿，可以在扫墓日时插小旗杆。（扫墓日：美国多数州的法定节日，各州不同，一般在五月三十日，也有订在四月二十六日、五月十日或六月三日的。最初是纪念南北战争（1861—1865）中阵亡的将士，后包括美西战争（1898）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军人。）兄弟两人在墓前站了好长时间，然后离开，没有提到赛勒斯。

假如赛勒斯干了不诚实的事，那他也干得没有破绽。谁都没有问起钱的事。但是查尔斯一直耿耿于怀。

回农场后，亚当问他：“你干吗不买些新衣服？你是个有钱的人。你的做法却像一个大子都不敢花的人。”

“是这样，”查尔斯说。

“为什么？”

“我也许不得不把钱退还。”

“还在这件事上纠缠？如果有什么毛病，我们现在总应该有所风闻了吧。”

“我说不准，”查尔斯说，“我不想谈这件事。”

可是那晚他又谈到这个题目。“有件事使我心烦，”他开口说。

“钱的事吗？”

“是的，钱的事。假如你挣了那么多钱，肯定乱七八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肯定要有许多文件、账册、卖契、票据，等等——可是我们翻过爸爸的遗物，根本没有这类东西。”

“也许他烧毁了。”

“也许是这样，”查尔斯说。



两兄弟按照查尔斯制订的规矩过日子，他从不变更。时钟一敲四点半，查尔斯准醒，仿佛黄铜钟摆推了他一下似的。事实上，四点半前的一刹那，他已经醒了。钟敲点之前，他的眼睛已睁开，只眨过一次。他一动不动地躺一会儿，望着黑屋子，挠挠肚皮，然后他朝床边的桌子伸过手去，正好摸着搁在桌上的那包硫磺火柴。他抽出一根火柴，在盒边一划。硫磺头先发出一小团蓝色的火焰，接着烧旺了木杆。查尔斯点亮床边的蜡烛。他把毯子一掀，下了床。他穿着灰色的长内衣，像布袋一样垂过膝盖，松松垮垮地挂到脚踝。他打着呵欠，走到房门口，打开门，喊道：“四点半了，亚当。该起了。醒一醒。”

亚当的声音像是捂着的：“你就不会忘了吗？”

“该起了。”查尔斯把腿伸进裤管，穿上裤子。“你不用起来，”他说。“你是个有钱的人。你可以整天躺在床上。”

“你不也是这样吗？可我们天没亮就得起来。”

“你不用起来，”查尔斯重说了一句。“不过你要经营农场的话，最好干点农活。”

亚当沮丧地说：“这么说来，我们再要购置土地是为了多干活啰。”

“别胡扯啦，”查尔斯说，“你想睡的话再上床去睡吧。”

亚当说：“我敢断定你即使躺在床上也睡不着。你知道我敢断定的是什么？我断定你是为了起来而起来，然后可以夸口——正像为了有六个指头而夸口一样。”

查尔斯走进厨房，点亮了灯。“你想躺在床上经营农场是办不到的，”他说，同时把炉灰从炉算子里捅下来，撕了一些废纸放在露出的煤块上，用嘴吹着，直到火苗升起。

亚当从开着的门口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你连一根火柴都舍不得用，”他说。

查尔斯气呼呼地回过头来。“你管管自己的事吧。别来挑我的毛病。”

“好吧，”亚当说，“我要管的。我的事不在这里。”

“那由你自己拿主意。你什么时候想走，尽管请便。”

这种争吵毫无意义，但是亚当无法使它停下来。他的嘴不由他作主，继续说一些惹人发火的气话。“这一点让你说中啦，我想走的时候当然会走，”他说，“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地方，我也有份。”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干些活？”

“哎，老天！”亚当说，“我们在吵什么呀？别吵啦。”

“不是我要找麻烦，”查尔斯说。他把半凉不热的玉米粥舀在两个碗里，在桌上一推，两个碗滴溜溜地直转。

两兄弟坐下来。查尔斯在一片面包上抹了黄油，用刀挖了许多果酱，涂在黄油上。吃第二

片面包时，用刀去挖黄油，刀上的果酱落在黄油上。

“真混，你不能先把刀在面包上擦一擦吗？瞧那黄油！”

查尔斯把刀和面包往桌上一放，两手按着桌子。“你最好别待在这儿，”他说。

亚当站起身。“我宁愿待在猪圈里，”他说着便走了出去。

## 二

过了八个月，查尔斯才见到他。查尔斯收工回来，看见亚当在厨房里舀了水桶里的水往头上脸上泼。

“喂，”查尔斯说。“你怎么样？”

“很好，”亚当说。

“你上哪儿去啦？”

“波士顿。”

“没去别的地方？”

“没去。只在波士顿观光。”

两兄弟恢复到原先的生活方式，不过每个人都采取了措施，防止发火。从某方面来讲，每人保护了对方，从而保护了自己。查尔斯总是先起床，把早饭准备好了才叫醒亚当。亚当把屋子收拾干净，开始替农场建立一套账册。他们这么提防着过了两年，恼怒又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

一个冬天的晚上，亚当做着账，抬起头说：“加利福尼亚是个好地方。冬天气候好。在那里种什么都行。”

“当然能种。不过买了地之后你准备干什么呢？”

“小麦怎么样？加利福尼亚种小麦的人很多。”

“会有麦锈病，”查尔斯说。

“你哪来这么大的把握？听我说，查尔斯，加利福尼亚的庄稼长得快极了，人们说你播下种赶紧得往后躲，不然蹿出来的庄稼会把你掀翻在地。”

查尔斯说：“那你干吗不去？只要你说句话，我随时可以给你钱，把你名下的产业买下来。”

亚当不作声了，但是第二天早晨，他对着小镜子梳头发时，又开口说。

“他们说加利福尼亚根本没有冬季，”他说。“一年四季都像春天。”

“我喜欢冬天，”查尔斯说。

亚当朝炉前走去。“不要闹别扭，”他说。

“那你别老是缠着我。要几个鸡蛋？”

“四个，”亚当说。

查尔斯拿了七个鸡蛋，放在微温的炉灶上，然后用小片的引火柴小心地生火。火烧旺后，他搁上煎锅。他煎咸肉时，绷着的脸才舒展开来。

“亚当，”他说，“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注意到，你整天在叨念加利福尼亚。你真想去吗？”

亚当格格笑了。“那正是我在琢磨的，”他说。“我不清楚。像早上起床那样。我不想起来，但又不想躺在床上。”

“你就是这么婆婆妈妈，”查尔斯说。

亚当接着说：“在军队里的时候，每天清早就响起那讨厌的军号声。当时我对天发誓，离开军队之后，我每天非睡到中午不可。现在我比起床号早半小时就得起身。你倒说说看，查尔斯，我们干活究竟图个什么？”

“你可不能躺在床上经营农场，”查尔斯说。他用叉子翻动着煎得吱吱作响的咸肉。

“你听我讲，”亚当认真地说道。“我们两个谁都没有女人、小孩，更不用说正式的老婆了。拿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也不像会结婚。我们没有时间找老婆。如果价钱合适，我们还打算买下克拉克的那块地来扩充我们的农场。我们图个什么？”

“那块地真不错，”查尔斯说，“两块地连在一起会成为这一带最好的农场之一。喂！你打算结婚吗？”

“不。那正是我要谈的问题。再过几年，我们的农场要成为这一带最好的。两个孤单的老光棍没命地干。然后，我们中间会死去一个，农场就归一个孤单的老光棍，然后他也会死去——”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查尔斯问道，“转弯抹角地真不痛快。你叫我听了心烦。爽快一点说罢——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没有乐趣，”亚当说，“至少没有足够的乐趣。以我所得的来看，我干的活太辛苦了，何况我根本不需要工作。”

“那你干吗不撒手？”查尔斯朝他嚷嚷道，“你干吗不走？又没有看守管着你。你想过舒服日子，可以到南海群岛去，整天躺在吊床上。”

“你不要闹别扭，”亚当安静地说，“这跟起床一样。我不想起来，也不想躺着。我不想待在这里，也不想离开。”

“你叫我听了心烦，”查尔斯说。

“你仔细想一想，查尔斯。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

“你要在这里过一辈子吗？”

“不错。”

“老天，但愿我像你那样安心就好了。你看我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你是内火上升。今晚去小旅馆败败火。”

“也许是这样，”亚当说，“不过我从妓女身上总不能得到很大的满足。”

“还不是那么一回事，”查尔斯说，“你只要闭上眼睛，根本说不出有什么区别。”

“团队里有些人在驻地附近养印第安女人。我也有过一个。”

查尔斯很感兴趣地转过头来。“爸爸如果知道你搞印第安女人，在坟墓里都不安宁。是怎么样的？”

“相当不错。她替我洗洗衣服，缝缝补补，有时候还做点吃的。”

“我不是指这些——那方面怎么样？”

“好。是啊，很好。有点可爱——温柔可爱。体贴温柔。”

“你睡着的时候，她没有捅你一刀，算是你的造化。”

“她不会的。她很可爱。”

“瞧你眼睛里那种神色。我想你给那个印第安女人迷住了。”

“大概是吧，”亚当说。

“她后来怎么样了？”

“出天花了。”

“你没有再搞一个？”

亚当的眼睛显得很痛苦。“我们把她们像木头那样堆成一堆，有两百多个，手脚乱七八糟地伸在外面。我们再堆上树枝，浇了煤油。”

“我听说她们对天花毫无抵抗力。”

“是啊，得了天花就死，”亚当说。“你把咸肉煎糊啦。”

查尔斯赶快转向炉灶。“脆了一点，”他说，“我喜欢脆的。”他把咸肉盛在盘子里，往热油锅里打鸡蛋，鸡蛋在油里噗噗跳动，边上一丝一丝的蛋白都炸黄了。

“镇上来过一位女教师，”查尔斯说，“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一双脚小巧极了。身上的衣服全是从纽约买来的。黄头发，从没见过这么小巧的脚。还在教堂合唱队里唱歌。大家都往教堂跑。差点把教堂挤坍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是不是你信上说打算结婚的时候？”

查尔斯咧嘴笑了。“大概是吧。当时县里没有一个小伙子不害相思病的。”

“她后来怎么啦？”

“哎，这种事你也明白。这里的女人看不顺眼。她们联合起来，非把她轰走不可。我听说她的内衣是丝织品。太轻浮啦。学校董事会不到一个学期结束就辞退了她。一双脚只有这么大。还常常露出脚踝，仿佛是无意似的。她老是露出脚踝。”

“你同她认识吗？”亚当问道。

“不认识。我只是去教堂看唱诗。连教堂也不容易挤进去。那样漂亮的姑娘根本不能到小镇来。把人们搞得心神不定。惹麻烦。”

亚当说：“还记得塞缪尔的女儿吗？她长得也好看。她怎么啦？”

“还不是一样。惹麻烦。她也走了。我听说她住在费城。做时装生意。听说她做一件衣服就可以挣十块钱。”

“也许我们应该离开这里，”亚当说。

查尔斯说：“还想着加利福尼亚吗？”

“我想是这样。”

查尔斯勃然大怒。“我要你出去！”他嚷道。“你给我离开这里。不论是买下你一份产权还是用别的什么办法，我都要你走。你给我滚，你这个婊子养的——”他住口了，“最后一句话我不是存心说的。真该死，你搞得我心神不定。”

“我走，”亚当说。

### 三

三个月后，查尔斯收到一张明信片，正面是里约热内卢海滩的彩色风景照片，背面是亚当用一支破笔尖钢笔写的字迹：“你那儿是冬天，这儿却是夏天。你干吗不来？”

六个月后，又寄来一张明信片，寄信地点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亲爱的查尔斯——这个城

市真大。这里的人讲法文和西班牙文。我另外寄一本书给你。”

但是书一直没有寄到。查尔斯从冬天等到春天。书没来，亚当本人却到了。他皮肤晒黑了，衣着有点儿外国味儿。

“你好吗？”查尔斯问道。

“好。你收到书没有？”

“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书里有许多图片。”

“打算住下来吗？”

“我想是这样。我要把那个国家的情况讲给你听。”

“我不要听，”查尔斯说。

“天哪，你这个人真差劲，”亚当说。

“我看得出来，这又是老一套。你住一年左右，然后开始烦躁，把我也闹得心神不安。我们互相看不顺眼，然后大家客客气气——那更糟。接着，我们闹翻了，你又离开，过后你再回来，重新又来这么一套。”

亚当问道：“你要我待下来吗？”

“当然要，”查尔斯说，“你不在的时候我想念你。但是我看得出来，情况会同以前一模一样。”

情况确实是那样。有一段时间，他们回顾往事，叙说分开期间的情况，最后又陷入难堪的长时间的沉默，互不交谈，光顾干活，小心翼翼地保持客气，突然发火。时间仿佛没有界限，就这么无休无止地过去。

有一晚，亚当说：“你知道，我快三十七岁了。已经过了半辈子。”

“又来啦，”查尔斯说，“浪费了你的生命。喂，亚当，我们这次能不能不吵架？”

“这话怎么说？”

“假如跟以往一样，我们会吵三四个星期，随后你又准备离家。如果你觉得烦躁，你能不能就这么走人，省得吵架？”

亚当哈哈大笑，消除了紧张气氛。“我的弟弟真聪明，”他说，“当然可以，等我烦躁得不行时，我不吵架就走。好，我喜欢那样。你挣了不少钱，是吗，查尔斯？”

“我干得不坏。不能说有钱。”

“还不能说你买下了四幢房子和镇上的旅店吧？”

“不，不能说。”

“不过你已经很有成绩。查尔斯，你经营的农场可以同任何地方最好的农场相比。我们干吗不盖一幢新房子呢——有浴缸、自来水和抽水马桶？我们已经不穷啦。大家都说你可以算是这一带最有钱的人了。”

“我们不需要新房子，”查尔斯生硬地说。“你别异想天开啦。”

“屋里有厕所，不用到外面去，有多好。”

“你别出花点子。”

亚当觉得很有趣。“那我在小林地那头盖一幢漂亮的小房子，你说好不好？免得整天见面，大家看了都不顺眼。”

“盖在这里，我不愿意。”

“这里有一半是我的。”

“我出钱买下你的一半。”

“可是我不想卖。”

查尔斯的眼睛里直冒火。“我放火烧掉你那幢该死的房子。”

“我相信你干得出来，”亚当说，脸色突然严肃起来。“我相信你真会干这种事。你干吗这么火？”

查尔斯慢吞吞地说：“我考虑了好久。本来希望你自己提出来。我想你永远不会提了。”

“你指的是什么？”

“你还记得你打电报给我要一百块钱吗？”

“当然记得。可以说救了我的命。你干吗提这件事？”

“你没有还过。”

“我一定还了。”

“没有。”

亚当低头望着那张旧桌子，以前赛勒斯老是坐在那旁边，用手杖敲着自己的木腿。那盏旧煤油灯挂在桌子中央的上空，圆灯芯发出摇晃不定的黄光。

亚当慢慢地说：“明天早上还你。”

“我给了你许多时间等你自己提出来。”

“不怪你，查尔斯。我不该忘记。”他住了嘴，想了一下，终于又开口道：“你不知道我为什么需要那笔钱吧？”

“我从没有问。”

“我也从没有讲。也许因为我觉得丢人。我当时受到监禁，查尔斯。我越狱逃出来的。”

查尔斯张大了嘴。“你在说什么呀？”

“听我告诉你。当时我到处流浪，被当作流浪汉抓了起来，送进修路队——晚上用铁链锁住脚。满了六个月，刚放出来，马上又给抓进去。他们就是靠这种办法修路的。第二次六个月的刑期还差三天时，我逃了出来——越过佐治亚州界，在一家商店里偷了衣服，给你发了那份电报。”

“我不信，”查尔斯说，“不，我信。你从不说假话。我当然相信。你干吗早不告诉我？”

“也许我觉得丢人。可是我没有还你的钱更觉得丢人。”

“哦，别提啦，”查尔斯说，“我不知道怎么搞的，会提这件事。”

“不，要提。我明天早上还你。”

“真有意思，”查尔斯说，“我哥哥是个囚徒！”

“你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查尔斯说，“不过我觉得有点自豪。我哥哥是个囚徒！我问你，亚当——你为什么要等到他们快释放你时的前三天才逃跑？”

亚当莞尔一笑。“有两三个原因，”他说，“我怕等我服满刑期，他们再把我抓起来。我想我一直等到快满期的时候，他们不会料到我要逃。”

“那有道理，”查尔斯说。“你不是说还有一个原因吗？”

“我想另一个原因是最重要的，”亚当说，“也是最不容易解释的。我觉得欠了政府六个月。是这么判的。我觉得欺骗总不对头。因此我只欺骗了三天。”

查尔斯哈哈大笑。“你真是个古怪的混蛋，”他亲切地说。“你说你偷过一家商店？”

“我把钱寄了去，外加百分之十的利息。”

查尔斯向前凑过身子。“你说说修路队的事情吧，亚当。”

“当然会说，查尔斯。当然会说的。”



## 第十一章

一

查尔斯知道亚当曾经遭到监禁之后，对他比以前尊重。他对哥哥有了一些热情，而这种热情只有在你知道一个人并非十全十美，因而不能招致你的嫉恨时，才能产生。亚当也利用了这一点。他怂恿查尔斯。

“你有没有想过，查尔斯，我们有许多钱，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你说我们可以干什么？”

“我们可以到欧洲去，可以在巴黎逛大街。”

“那是什么？”

“你指什么？”

“我仿佛听到门口台阶上有人。”

“或许是猫。”

“大概是吧。猫太多了，过两天要把它们宰掉一些。”

“查尔斯，我们可以到埃及去，看看狮身人面像。”

“我们可以待在这儿，好好利用我们的钱。我们还可以使劲干活，利用时间。那些该死的猫！”查尔斯跳过去，把门猛地拉开，嘴里发出“咄”的一声。他突然不作声了。亚当发现他盯着台阶。他走到查尔斯身边。

一团褴褛泥污的东西慢慢地往台阶上爬。一只瘦小的手慢慢地在抓梯级。另一只手垂着，动弹不得。脸上的血和泥已经干巴，嘴唇破裂，眼睑青肿，睁都睁不开。前额的伤口皮开肉绽，纠结粘连的头发里还在渗血。

亚当走下台阶，单腿跪在这团东西旁边。“帮我一下，”他说。“来呀，我们把她抬进去。小心——注意那条胳膊。看样子已经断了。”

他们抬她时，她昏了过去。

“把她放到我床上去，”亚当说。“我想现在你最好去请大夫。”

“我们不如套上马车把她送去，你说呢？”

“挪动她吗？不行。你疯了吗？”

“也许还不像你那么疯。你再想想。”

“看在老天份上，想什么呀？”

“两个单身男子汉，家里有这么一个女人。”

亚当感到吃惊。“你不是这个意思吧。”

“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她弄走。不出两小时，全县都会知道这消息，闹得沸沸扬扬。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她怎么到这里来的？她遇到什么事？亚当，你太冒险啦。”

亚当冷冷地说：“假如你不去，我马上去，把你留下。”

“我认为你在干一件错事。我去，不过我告诉你，我们会有严重后果的。”

“我承担后果，”亚当说，“你去。”

查尔斯走后，亚当到厨房把茶壶里的热水倒在脸盆里。他把盆端进卧室，用一块手帕蘸了水，慢慢地擦掉那姑娘脸上干巴的血污。她抽动一下，恢复了知觉，蓝眼睛从肿胀的眼皮罅缝里看他。他想起了往事——这是他的房间，他的床。他的继母手里拿着一块湿布站在他面前，他似乎感到水流过伤口时一丝丝的疼痛。她当时反复说了些什么话。他听到了，但记不得内容。

“你会好的，”他对那姑娘说，“我们去请大夫了。很快就到。”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别说话，”他说，“什么都别说。”他轻轻地用湿布擦拭时，一股热情油然而生。“你可以待在这里，”他说，“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他把布里的水挤掉一些，敷她的头发，掀开头皮裂口里粘着的发丝。

他一面这么干着，一面听到自己在说话，仿佛自己是个在旁边倾听的第三者。“痛吗？可怜的眼睛——我要找些牛皮纸替你眼睛蒙上。你会好的。前额的伤口够呛。我看恐怕要落下一个伤疤。你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不，别说啦。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你听到外面的声音吗？那是大夫的马车。不是很快吗？”他走到厨房门口。“请进，大夫。她在这儿呐。”他嚷道。

## 二

她的伤势很严重。当时如果有X光透视的话，大夫可能发现更多的损伤。已经发现的就够多了。左臂和三根肋骨骨折，牙床骨碎裂。颅骨也碎裂，左边的牙齿敲落。头皮多处撕裂，前额的伤口露出了颅骨。大夫能够看到和确定的就是这些。他替她接好胳膊，用夹板固定，用绷带固定肋骨，缝合了头皮。他用酒精灯焰把一根玻璃球管烧弯，从缺牙的窟窿里插进嘴里，让她不动牙床能喝水、吃些流食。他给她注射了一针大剂量的吗啡，留下一瓶鸦片丸，洗了手，穿好上衣。他还没有离开房间，病人已经睡熟了。

他走到厨房，在桌子旁坐下，喝了查尔斯端给他的热咖啡。

“好吧，说说她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我们怎么知道？”查尔斯没好气地说。“我们是在门口发现她的。你要看的话，到外面去看看她一路挣扎到这里的痕迹。”

“认识她吗？”

“天哪，不认识。”

“你常常到小酒店的楼上去——她是不是那里的？”

“最近没去那里。再说，即使见过，像现在这个模样，我也认不出来了。”

大夫转过头问亚当：“你以前见过她吗？”

亚当慢慢地摇摇头。

查尔斯粗鲁地说：“喂，你拐弯抹角地想打听什么呀？”

“既然你感兴趣，我就告诉你。那姑娘像是摔倒在地被耙子压过似的，事实上可不是这样。是被人打的，被一个恨她的人打的。如果你想知道真相，那是有人想杀掉她。”

“你干吗不问她自己？”查尔斯说。

“她要过好长时间才会醒过来说话。再说，她的颅骨碎裂，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我考虑的问题是該不该报告司法官？”

“不！”亚当猛地喊了起来，两人都望着他。“别打扰她，让她休息。”

“谁来照顾她呢？”

“我来照顾，”亚当说。

“等一等，你听我说——”查尔斯开口了。

“你别管！”

“这地方你我都有权做主。”

“你要我离开吗？”

“我没有那个意思。”

“那好，她走我也走。”

大夫说：“别发火。你为什么这样感兴趣？”

“即使是一条狗受了伤，我也不会把它赶出门外。”

“那你也不必发这么大的火。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你昨夜出去过没有？是不是你干的？”

“昨晚他一直在家里，”查尔斯说，“鼾声像开火车。”

亚当说：“你干吗不让她待着？让她恢复嘛。”

大夫站起来，掸掸手上的灰尘。“亚当，”他说，“你爸爸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之一。我了解你和你们一家。你并不傻。我不懂为什么你连简单的事情都弄不明白，可是看来你就是不明白。我得像对孩子那样对你明说。那姑娘遭到毒打。我敢说干这事的人想致她死命。我不向司法官报告的话，我自己就违法。我承认我偶尔也违反法律，可是那种事却不干。”

“好吧，你去报案。不过在她好转之前，别让司法官来打扰她。”

“我一向不喜欢让我的病人受到打扰，”大夫说。“你仍旧要把她留在这儿吗？”

“对。”

“那是你的事。我明天再来看看。她不会醒的。如果醒来想吃东西，从玻璃管喂她一点水和热汤。”他大步走出去。

查尔斯转向哥哥。“亚当，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别管我。”

“你怎么啦？”

“别管我——听到没有？别管我。”

“老天！”查尔斯说着朝地下啐了一口，心神不宁地出去干活了。

他走后，亚当很高兴。亚当在厨房里张罗，洗了早饭用的碗碟，扫了地。厨房收拾干净之后，他走进卧室，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床边。那姑娘在吗啡的麻醉下，鼾声很响。脸上已经消肿，但眼睛仍旧乌青肿大。亚当瞅着她，坐着一动不动。上了夹板的胳膊搁在肚子上，右臂露在被单外面，手指蜷曲成一个小窝。那只手稚气得简直像是婴儿的。亚当伸出指头碰碰她的手腕，手指反射地稍稍一动。她的手腕很热。他仿佛怕被别人撞见似的，偷偷抚平了她的手，触摸着指尖的球部软肉。她的手指是粉红色的，很柔软，但是手背的皮肤珍珠般洁白，并且润泽含光。亚当高兴得格格笑起来。她的呼吸停顿了，他像触电似的一惊——她喉咙里咯嗒一响，又继续均匀地发出鼾声。他轻轻地把她的手臂放到被单下面，踮着脚尖走出房间。

卡西在休克和鸦片麻醉状态下一连躺了好几天。她觉得浑身像铅一样沉重，由于疼痛，她很少动弹。她知道周围有人走动。她的头和眼睛逐渐清醒了。和她在一起的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偶尔来一会儿，另一个陪伴的时间很多。她知道还有一个来看她的是大夫，另一个又高又瘦的人比谁都引起她注意，注意来自害怕。在药物造成的昏睡中，她也许偶然听到了什么情况，把它贮存在脑子里。

她在心里非常缓慢地把过去几天的事收集起来，理出一个头绪。她看到爱德华兹先生的

脸，看到它失去了往常的宁静自信，变得狰狞狠毒。她活到现在还没有这么害怕过，现在她懂得什么是恐惧了。她的心像耗子那样东闻闻西嗅嗅，寻找逃脱的出路。爱德华兹先生知道了火灾的事。还有别人知道吗？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她一想到那件事，心里就升起一种无名的、叫她翻胃的恐怖。

她从听到的话语里知道那个瘦高个是司法官，他要盘问她，那个名叫亚当的年轻人在保护她，不让盘问。或许司法官知道火灾的事吧。

嗓门越来越高的说话声使她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司法官说：“她总有名有姓。总有人认识她吧。”

“她怎么能回答？她的牙床骨碎了。”那是亚当的声音。

“如果她用右手写字，她可以用笔写出来。听着，亚当，假如有人想杀害她，最好让我及早把凶手拿住归案。你给我一支铅笔，让我来问她。”

亚当说：“你没听大夫说她颅骨碎裂了吗？你怎么知道她有记忆？”

“你只消给我纸笔，我们试试。”

“我不愿意让你打扰她。”

“亚当，真该死，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我告诉你，我要纸和笔。”

接着是另一个年轻人的声音。“你怎么啦？这一来好像是你干的了。给他一支铅笔。”

三个男人悄悄走进她的房间时，她正闭着眼睛。

“她睡着了，”亚当低声说。

她睁开眼睛，瞧着他们。

高个儿走近床边。“我不想麻烦你，小姐。我是司法官。我知道你不能开口说话，可是你能不能写在这上面？”

她试图点头，但痛得皱起眉头。她很快地眨眨眼睛，表示同意。

“这才是好姑娘，”司法官说。“你瞧见了么？她愿意。”他把拍纸簿放在床上她身边，把铅笔放在她手里，帮她捏紧指头。“行啦。写吧。你叫什么名字？”

三个男人注视着她的脸。她抿紧嘴，眯起眼睛。她眼睛闭上了，铅笔开始移动。“不知道，”字迹很大，歪歪斜斜。

“现在换了一张纸。你记得些什么？”

“一片黑。想不起，”铅笔写着写着滑到了拍纸簿外面。

“你记得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想一想！”

她好像在使劲挣扎思索，接着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显得非常苦恼。“不行。全糊涂了。帮助我吧。”

“可怜的孩子，”司法官说，“不管怎么样，你尽了力，我还是感谢你。等你好一些，我们再试试。你现在不必写啦。”

铅笔写了“谢谢”，然后从手指里滑落下来。

她赢得了司法官的同情。他站到了亚当一边。只有查尔斯反对她。当兄弟两人在她房间里，合力抬起她，让她用便盆而不弄痛她时，她端详着查尔斯阴沉的脸孔。他脸上有什么东西是她见过的，因而使她局促不安。她看到他常常用手去摸前额的伤疤，手指顺着伤疤的轮廓移动。有一次，她正偷看时被他发现。他羞愧地看看自己的手指，狠狠地说：“你别急。你也会落下一个这样的伤疤，甚至比我的还要大。”

她朝他笑笑，他扭过头去。亚当端给她热汤喝时，查尔斯说：“我要到镇上去，喝点啤酒。”

### 三

亚当记不起以前有没有这么快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不过并不介意。她说叫她卡西就可以了，这对他已经足够。他替卡西做吃的，把他母亲和继母的拿手好菜逐一试遍。

卡西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她开始迅速恢复。她脸上已经消肿，显出了康复的好气色。没过多久，在别人扶持之下，她能坐起来了。她张嘴闭嘴都十分小心，开始吃一些不需咀嚼的软食。前额的绷带还没有解除，脸上没有什么伤痕，只是牙齿敲落的那半边面颊有点下陷。

卡西忧心忡忡，在寻找一条出路。即使说话不很困难，她也不多言语。

一天下午，她听到厨房里有动静。她招呼说：“亚当，是你吗？”

回答是查尔斯的声音：“不，是我。”

“能请你来一下吗？”

他站在门口，眼神阴沉。

“你不常进来，”她说。

“不错。”

“你不喜欢我。”

“我想那也没错。”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他竭力寻找一个回答。“我信不过你。”

“为什么？”

“我说不好。再说，我不相信你丧失了记忆力。”

“可我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不清楚。那正是我信不过你的原因。还有些地方——我几乎能辨认。”

“你以前从没有见过我呀。”

“也许没有。不过有些地方使我不安——我应当知道。你怎么能肯定我从没有见过你呢？”

她不作声了，他转身要走。“你别走，”她说。“你打算怎么办？”

“关于什么？”

“关于我。”

他产生了新的兴趣，打量着她。“你要我讲实话吗？”

“不要你讲实话，我问你干吗？”

“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要尽可能快地把你从这里弄出去。我哥哥昏了头，可是我要让他清醒过来，即使揍他也在所不惜。”

“你做得到吗？他很壮实。”

“我做得到。”

她直勾勾地盯着他。“亚当在哪儿？”

“到镇上去添购你那该死的药了。”

“你这个人不得道。”

“你要知道我的想法吗？我认为尽管你长得体面，你比我加倍地不得道。我认为你是个魔鬼。”

她轻轻笑了。“在这方面我们不相上下，”她说。“查尔斯，我得等多久？”

“等什么？”

“等你把我赶出去。说老实话。”

“好吧，我说。大约一星期或者十天。等你能走动的时候。”

“如果我不走呢？”

他狡猾地看着她，几乎带着斗智的乐趣。“好吧，我对你明说。你麻醉的时候说了许多话，像说梦话似的。”

“我不信。”

他哈哈大笑，因为他发现她的嘴马上抿紧了。“好吧，那你不必相信。如果你能够走动后马上离开，我就不说。如果你不走，那你就会知道你说了些什么，司法官也会知道。”

“我不信我说过什么见不得人的话。我能说什么呢？”

“我不同你争。我还有活要干。你既然问我，我就对你明说。”

他走到外面。到了鸡棚后面，他弯下腰大笑，拍着自己的腿。“我原以为她很精明呢，”他自言自语道。这几天来，他第一次感到舒畅。

## 四

查尔斯把她吓得够呛。如果说他看透了她的，她也看透了查尔斯。在她遇见的男人里，唯有查尔斯以其道还治其身。卡西揣摩他的想法，但仍旧不能安心。她知道她的诡计治不了他，而她现在需要保护，需要休息。她的钱全丢了。她必须得到庇护，甚至长时期的庇护。她疲劳有病，但心里在考虑各种可能的办法。

亚当拿了一瓶止痛药水从镇上回来了。他倒出一匙。“味道真不好，”他说，“不过很管用。”

她毫无怨言地喝了下去，连苦脸都没有扮。“你待我真好，”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没事。你给整个屋子添了生气。你伤得这么厉害，可是没有抱怨呻吟。”

“你真好，真和气。”

“我想做到这样。”

“你要出去吗？能不能待一会儿陪我聊聊？”

“当然能。反正没有很重要的事。”

“拿把椅子过来，亚当，坐下聊。”

他坐好之后，她伸出右手，他用两手握着。“你真好，真和气，”她又说。“亚当，你说话是算数的，是吗？”

“我尽量做到。你在想什么呀？”



“我觉得孤单，我害怕，”她喊道，“我害怕。”

“我能帮助你吗？”

“我想谁都帮不了我。”

“你告诉我，让我试试。”

“糟就糟在这里。我连你都不能告诉。”

“为什么？如果是秘密，我绝对不讲出去。”

“不是我的秘密，你懂了吗？”

“不，我不懂。”

她的手指使劲抓住他的手。“亚当，我根本没有丧失记忆力。”

“那你为什么说——”

“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你爱你的爸爸吗，亚当？”

“我认为我对他的尊敬超过对他的爱。”

“嗯，假如你尊敬的人遇到了麻烦，你会不会尽一切可能使他免于毁灭？”

“当然，我想我会这么做的。”

“嗯，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你怎么会受伤的呢？”

“同这有关。所以我不能说。”

“是你爸爸干的吗？”

“不。不过全搅和在一起了。”

“你是说，如果你把害你的人说出来，你爸爸就会有麻烦？”

她叹了一口气，由他自己去琢磨这个故事的细节。“亚当，请你信任我，好吗？”

“当然。”

“真不应该提这种要求。”

“哪里的话，你也是为了要保护你的爸爸。”

“你明白，这不是我的秘密。如果是我的事，我马上告诉你了。”

“我当然明白。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啊，你真是个明白人。”泪水涌上她的眼睛。他向她凑过身，她吻了他的脸颊。

“别担心，”他说，“我会照料你的。”

她朝后靠在枕头上。“你不一定能办到。”

“你这是什么意思？”

“嗯，你的弟弟不喜欢我。他要我离开这里。”

“他对你说了吗？”

“没有。我感觉到了。他不像你这样能理解别人。”

“他心眼不坏。”

“我知道，但是他没有你这么善良。等我非走不可的时候——司法官又会盘问，没有人帮我了。”

他凝视着空间。“我弟弟不能赶你走。这个农场一半是我的。我自己有钱。”

“假如他要我走，我就得走。我不能损害你们的生活。”

亚当站起来，大步走出房间。他走到后门口，望着外面的下午景色。他弟弟在远处的地里正抬起滑橇上的大石块垒到石墙上去。亚当抬眼望着天空。一大片密密匝匝的浮云正从东方滚滚卷来。他深吸了一口气，气息在他胸中引起一种痒痒的兴奋的感觉。他的耳朵似乎突然敏锐了，以至听到咯咯的鸡叫和卷地的东风声。他听到路上的马蹄声和一个邻居在牲口棚上铺木瓦的锤击声。这些声音汇成一种音乐。他的眼睛也敏锐了。篱笆、墙和披屋在金色的下午显得格格外坚实，它们也汇成一片。任何东西都起了变化。一群麻雀飞落在地上，翻找零星的食料，接着又哄地一下飞走了，在阳光下像是一块飘拂的灰头巾。亚当再望望他的弟弟。他失去了时间的踪迹，不知道自己在门口站了多久。

时间并没有推移。查尔斯还在使劲搬弄那块大石头。当时间凝固时，亚当深吸了一口气，还没有吐出来。

他突然觉得欢乐和悲哀像毛毡似的粘结在一起。勇气和恐惧也融为一体。他低声哼着一支小调，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转过身，穿过厨房，站在房门口，瞧着卡西。她虚弱地朝他笑笑，他想到：多么好的姑娘！多么可怜的小姑娘！他心头涌起一股爱情。

“你愿意同我结婚吗？”他问道。

她的脸绷紧了，右手抽搐地握成拳头。

“不用马上回答我，”他说，“我要你考虑一下。不过你同我结了婚，我就可以保护你。再也没有人欺侮你了。”

卡西很快恢复了常态。“过来，亚当。坐下来。手伸给我。对，就是这样。”她拿起他的手，把手背贴在自己脸上。“亲爱的，”她断断续续地说。“啊，亲爱的。亚当，你对我这么信任，现在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呢？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告诉你弟弟说你求了我？”

“求婚的事？为什么不告诉？”

“不是的。今晚我要考虑一下。也许今晚的时间还不够。你能让我好好想一想吗？”她抬手按着头。“你明白，我不敢说我的思路是不是清楚。我要好好想一想。”

“你认为你有可能和我结婚吗？”

“请让我独自想一想，亚当。对不起，亲爱的。”

他笑笑，局促不安地说：“别拖得太久。我像一头爬在树上的猫，爬得太高下不来，急得团团转。”

“让我想一想。亚当——你是个善良的人。”

他走到屋外，向他弟弟在搬运石块的地方走去。

他离开后，卡西起了床，摇摇晃晃地摸到镜台前面。她向前弯下腰，看看自己的脸。前额还用绷带包着。她掀起绷带边，看看里面的红肿的伤疤。她已经打定主意嫁给亚当，早在亚当向她提出之前，这个决心就已经下定。她害怕。她需要保护和钱。亚当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她能随心所欲地摆布他——这一点她有把握。她并不想结婚，但是目前结婚是个避难的手段。只有一件事使她不安。亚当对她怀有一种热情是她所不理解的，因为她对他，以及对任何人，都没有动过感情。爱德华兹先生使她真吓破了胆。她生平唯有这一次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她下决心再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当她想起查尔斯会有什么反应时不由得笑了。她觉得她同查尔斯有了亲属关系，她不会再理会他对她的怀疑了。

## 五

亚当走近时，查尔斯站直了腰。他用手掌放在后腰背，按摩疲劳的肌肉。“天哪，石头真不少，”他说。

“军队里有人告诉过我，加利福尼亚有些河谷，一马平川，绵亘好几英里，根本没有石头，连小石头都找不到。”

“准有别的東西，”查尔斯说。“我不相信天下有十全十美的农场。中西部有蝗灾，别的地方有龙卷风。几块石头又算得了什么？”

“我想你也有道理。我来帮帮你。”

“难得你想到了。我以为你打算拉住那女人的手就这么过一辈子呢。她还要待多久？”

亚当几乎要把他求婚的事告诉查尔斯，但是查尔斯的声调使他改变了主意。

“喂，”查尔斯说，“亚历克斯·普拉特刚才打这里经过。你怎么都想不到他遇到的事。他发了横财。”

“这话怎么说？”

“嗯，你知道他农场上有一丛杉树突出的地方吗——你知道，就在县公路旁边？”

“我知道。怎么啦？”

“亚历克斯走进那些树和他石墙之间的小道。他是在打兔子。他发现一个手提箱，里面是男人的全套衣服，放得整整齐齐。不过给雨浸湿了。仿佛在那里扔了好些日子。还找到一个上锁的木盒子，盒子撬开后发现里面差不多有四千元现款。他还找到一个女人用的手提包。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姓名之类的线索吗？”

“奇就奇在这里——没有姓名；衣服上没有姓名，也没有商标。仿佛那家伙不愿意留线索。”

“能归亚历克斯吗？”

“他拿到司法官那儿，司法官要出布告，如果没有人出面认领，就归亚历克斯所有。”

“准有人认领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没有对亚历克斯这么说。他正在高兴头上。怪就怪在衣服上没有商标——不是故意剪掉的，原先就没有。”

“钱数可不少，”亚当说，“肯定有人会来认领。”

“亚历克斯刚才在这儿聊了一会儿。你知道，他老婆到处串门。”查尔斯不作声了。“亚当，”他终于说，“我们应该谈一谈。全县的人都在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你指什么？”

“妈的，关于那个——那个女的。两个光棍男人不能留一个女的在家里住哟。亚历克斯说妇女们都因为这件事恼火。亚当，我们担当不起。我们是住在这里的。我们的名声一向很好。”

“你要我在她好起来以前把她撵走吗？”

“我要你摆脱她——把她弄走。我不喜欢她。”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她。”

“我知道。我信不过她。有些地方——某个地方——我说不清楚是什么，但是我不喜欢。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她弄走？”

“我对你说吧，”亚当慢慢地说，“再给她一星期的时间，我想办法替她安排。”

“你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

“那就好办了。我把这话透露给亚历克斯的老婆。她会去传的。老天，家里又归我们两个人，我真高兴。我想她的记忆力还没有恢复吧？”

“没有，”亚当说。

## 六

五天之后，查尔斯去买小牛饲料了，亚当把轻便马车赶到厨房台阶前。他扶卡西坐上车，用一条毛毯围住她的腿，另一条毛毯围住肩膀。他驱车到了县城，请治安官替他们办了结婚登记。

他们回家时，查尔斯已经在家。他们走进厨房，查尔斯不痛快地瞅着。“我以为你赶了马车送她上火车呢。”

“我们结婚了，”亚当简单地说。

卡西朝查尔斯笑笑。

“什么？你干吗要那样？”

“干吗不？一个人不能结婚吗？”

卡西赶快走进卧室，关上门。

查尔斯发火了。“她不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她是个婊子。”

“查尔斯！”

“我告诉你，她只是个下三烂的婊子。我一点都信不过她——那个臭婊子，烂婊子！”

“查尔斯，住嘴！我叫你住嘴！你闭上臭嘴，不准说我老婆！”

“她是马路上拉客的野鸡，算不上老婆。”

亚当慢慢地说：“我看你是嫉妒，查尔斯。我看你想跟她结婚。”

“嘿，你这个该死的傻瓜！我嫉妒？我才不愿意跟她住在一幢房子里呢！”

亚当平心静气地说：“你没有这个必要了。我要走了。你可以买下我一份产业。这个农场可以完全归你。你一直想要这个农场。你在这里待到老死吧。”

查尔斯压低了嗓子。“你干吗不摆脱她？听我的，亚当。把她撵出去。她会使你粉身碎

骨，她会毁掉你的，亚当，她会毁掉你的！”

“你怎么这样了解她？”

查尔斯眼神变得暗淡了。“我不了解，”他说罢闭上嘴，再不吭声了。

亚当甚至不问卡西要不要出来吃饭。他端了两个盘子到卧室里，坐在她身边。

“我们要走了，”他说。

“让我走吧。让我走。我不希望你们兄弟不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恨我？”

“我想他是嫉妒。”

她眯起了眼睛。“嫉妒？”

“我认为是这样。你不必担心。我们走。我们到加利福尼亚去。”

她平静地说：“我不要去加利福尼亚。”

“傻话。那里好，整年有阳光，很美丽。”

“我不愿意去加利福尼亚。”

“你是我的妻子，”他柔声说，“我要你跟我一起去。”

她不响了，再也不提这件事。

他们听到查尔斯砰地把门关上出去了。亚当说：“那对他有好处。他喝上几杯，稍稍有点醉了，就会觉得舒服一些。”

卡西害羞似的看着自己的手指。“亚当，我还没有好，不能为你尽妻子的本份。”

“我知道，”他说，“我懂。我可以等待。”

“可是我要你跟我待在一起。我怕查尔斯。他讨厌我。”

“我把小床搬进来睡。你觉得害怕的时候可以叫我。你可以伸手推推我。”

“你真好，”她说。“我们喝点茶好吗？”

“当然好，我自己也想喝。”他端了两杯冒热气的茶进来后，又去厨房取糖罐。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茶很酽。你觉得太酽吗？”

“我喜欢喝酽的。”

他的一杯喝完了。“你觉得味道不对头吗？有股怪味。”

她的手飞快地按着自己的嘴。“哎，让我尝尝。”她呷呷杯里一点剩茶。“亚当，”她嚷道，“你喝错啦——那杯是我的。我把我的药混在里面了。”

他咂咂嘴。“我看对我没有害处吧。”

“当然没有。”她轻声笑了。“我希望夜里用不着叫你。”

“这是什么意思？”

“嗯，你喝了我的安眠药。你也许不容易醒过来。”

虽然亚当竭力打起精神，鸦片的作用还是使他昏昏欲睡。“大夫让你喝这么多吗？”他口齿不清地说。

“你没有喝惯，”她说。

查尔斯十一点才回家。卡西听到他跌跌撞撞的脚步声。他进了自己的房间，脱了衣服一扔，上了床。他哼哼着翻了几个身，想躺得舒服些，忽然睁开眼睛。卡西站在床前。“你要干吗？”

“你以为我要干吗？睡过去一点。”

“亚当呢？”

“他错喝了我的安眠药。过去一点，腾个地方。”

他喘着粗气。“我刚跟一个婊子睡过。”

“你是个棒小伙子。睡过去一点。”

“你那条断胳膊怎么办？”

“我自己注意。不用你担心。”

查尔斯突然大笑起来。“那个窝囊的杂种，”他说着，掀开毯子来接纳她。

## 第二部

### 第十二章

一

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叙述的事件已经到达一条名为一九〇〇年的大分界线。又一个百年被碾碎搅拌，发生过的事情都按人们希望的那样混淆起来——时间越远，越显得丰富多彩，意味深长。某些回忆录把它称为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时期——说它是古老的时光、欢乐的时光、美妙而单纯，似乎时间也有年轻而无畏的阶段。老年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拖着蹒跚的步子跨过世纪的界线。于是带着厌恶的心情展望未来。世道在变，美好的东西已经消失殆尽，道德也荡然无存。忧虑侵入一个正在消蚀的世界，消失的是什么呢——礼貌、宁静和美？体面的女士们不再体面了，绅士的话也不可信。

有一个时期，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人的自由越来越少。即使童年也不美好了——至少不像原先那么美好。原先无忧无虑，关心的事只是怎么才能找到一块好石子，不一定要滚圆的，只要扁扁的、滑溜的、可以夹在弹弓皮子里就行了，弹弓的那块皮子是从旧皮鞋上剪下来的。这些好石子全到哪里去了？天真单纯全到哪里去了？

人们心头有点茫然，因为你怎样才能回忆欢乐、痛苦或者激动的感觉呢？你只记得自己有过这种感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能逼真地回忆起小女孩的微妙的游戏，但是他忘记了，并且希望忘记那种使小男孩悲痛欲绝，把脸埋在野燕麦苗丛里，用拳头擂打地面，抽泣着呼天抢地的伤心事。上了年纪的人会说道：“那个小鬼躺在草地上干什么？他要受凉的。”

啊，草莓的味道不如以前鲜美，女人的大腿失去了吸引力！

有些人像孵蛋的母鸡似的安安稳稳在窝里等死。

历史从千千万万历史学家的腺体里分泌出来。有的说，我们必须走出这个败坏的世纪，这个狡诈狠毒的世纪充满了动乱和枉死，人们纷纷寻找公地，不花什么力气总能弄到手。

回顾一下吧，我们人口稀少的国家濒临两大洋，幅员过于辽阔，情况错综复杂。我们刚走上轨道，英国人又来找我们麻烦。我们打败了他们，但是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得到的只是一座焚毁的白宫和一份领取抚恤金的一万寡妇的名单。

接着，士兵们开拔到墨西哥，那简直像一次痛苦的野餐。在家里吃饭轻松愉快，谁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去野餐，自找不痛快。不过墨西哥战争干了两件好事。首先，我们搞到了不少西部的土地，这几乎把我们的面积增加了一倍。其次，将军们得到了一个训练场地，等到悲惨的自我毁灭降临到我们头上时，领袖们便懂得使毁灭变得更为可怕的方法了。

以后出现了争论：

是不是允许蓄奴？

如果是诚心买的，为什么不允许？



随后有人会说养马都不允许了。谁企图剥夺我的财产？

我们经历了那一阶段，自己抓破了脸，血流满面。

那件事过去之后，我们慢慢地从血污的地上爬起来，向西进发。

随之而来的是大繁荣、大失败、破产和不景气。

大盗窃犯在社会上应运而生，凡是有口袋的人全给他们掏过。

让那个腐败的世纪见鬼去吧！

让我们摆脱它，把它拒之门外！让我们像翻书页一样，把它翻过去，继续往下看！新的一章，新的生活。我们替那散发恶臭的世纪把盖子关严，人们的手就干净了。未来是光明正大的。这一个干净的新的一百年不会有腐败的东西。这副年代的新纸牌没有毛病，哪一个杂种发牌想作弊——哼，我们就把他绑起来，头冲下吊在厕所里。

哎，可是草莓的味道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鲜美了，女人的大腿也丧失了吸引力！

## 第十三章

### 一

人们心里有时会闪出一种自豪感。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况。你能感到它在增长或者像导火线似的缓缓向炸药燃去。它发自内心，是神经和前臂的一种快感。皮肤体会到空气的抚摸，每一次深呼吸都很甜美。初起时像打呵欠那么舒服；然后在脑子里闪亮，放眼看去，整个世界都璀璨鲜艳。有人灰溜溜地过了一辈子，他眼里的田野和一草一木都灰暗阴郁。往事，甚至重要的事件，可能都模糊苍白地匆匆过去。然后——自豪的时刻来到了——蟋蟀的歌唱悦耳动听，泥土的芳香袅袅升入鼻孔，树下斑驳的阳光使他眼目清凉。这时候，一个人身体里仿佛有一股急流向外涌出，但他自己并没有因而缩减。我认为人生在世的重要性可以用他的自豪感的质量和数量加以衡量。自豪感本身是孤立的东西，但它把我们和世界联系了起来。它是创造力的源泉，使每个人同别人有所区别。

我不知道往后的年月会是什么模样。世界上正在发生大得可怕的变化，各种力量正在形成一个面目不清的未来。这些力量中有的似乎是邪恶的，它的本身也许不坏，但有一种要消灭其它一些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的倾向。两个人合力抬起的石头当然比一个人所能抬的要大。一群人制造汽车比一个人单干又快又好，大食品厂生产的面包要便宜一些，规格更统一一些。当我们吃、穿、住的东西都来自复杂的成批生产时，成批生产的方式肯定要进入我们的思想，排斥所有别的念头。在我们的时代，成批或者集体生产进入了经济、政治，甚至宗教领域，以至某些国家已经用集体这个概念代替了上帝的概念。在我们的时代，这就是危险所在。世界十分紧张，几乎到了爆裂的程度，人们感到不幸福，思想混乱。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理所当然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我信仰什么？我应当为什么奋斗，我应当反对什么？

人类是唯一有创造力的物种，人类只有一个进行创造的工具，那就是个人的头脑和精神。古往今来，没有两人一起创造的东西。无论音乐、艺术、诗歌、数学或哲学，都没有好的合作创造的先例。一旦出现创造的奇迹，集体可以完成和发展它，但是集体从没有发明。创造的可贵在于个人的孤独的头脑。

如今，集结在集体概念周围的力量向人的头脑，这个可贵之处，发动了赶尽杀绝的战争。在毁谤、饥饿、镇压、强迫命令和制约的沉重打击下，自由徜徉的头脑遭到了纠缠、束缚、钝化和麻醉。人类走上的似乎是一条自杀的道路。

我深信不疑的是：个人的自由、探索的头脑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我要为之奋斗的是：头脑要有随心选择其发展方向，不受支配的自由。我必须反对的是：限制或毁掉个人的任何思想、宗教或者政府。这就是我的主张和努力方向。我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按一定模式建立起来的制度千方百计地要毁掉自由思想，因为自由思想能通过检验摧毁这样一个制度。这一点我完全能理解，我恨它，要跟它斗，以便维护那个使我们有别于不具备创造力的动物的唯一的東西。如果自豪感能被扼杀，我们也就完了。

### 二

亚当·特拉斯克是灰溜溜地长大的，他的生活的帷幕像一张尘封的蜘蛛网，他过的日子是一幕幕缓慢的抑郁哀愁和懊丧失意，现在自豪感通过卡西降临到他身上。

卡西是我称之为怪物的那种人，但并不影响亚当的自豪。我们也许不能理解卡西，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会干出各式各样的事情，既有大好事，也有大坏事。哪一个人没有探索过他内心的一潭黑水？

我们内心也许都有一个隐蔽的池塘，邪恶丑陋的东西在里面滋生繁殖。但是这个养殖环境是围死的，那些蠢蠢浮游的幼虫刚爬上来又跌落回去。某些人的黑水池塘里，邪恶的东西滋长得太厉害了，蠕动着翻越了围栏，游到外面，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这种人是不是我们中间的怪物，而我们隐蔽的黑水又同他相通？天使和魔鬼都是我们发明的，如果我们不能同时了解，就未免太荒唐了。

不论卡西是什么，反正她激发了亚当的自豪感。他的精神扶摇直上，把他从恐惧、怨恨和腐臭的回忆中解脱出来。自豪感照亮了世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正如照明弹改变了战场的容貌一样。也许亚当根本没有看清卡西，因为在他眼里，卡西光彩夺目，使他无从逼视。在他心中熊熊燃烧的是一个温柔的美人，一个甜蜜而圣洁的姑娘，纯真而体贴，可爱得无法想象，这就是卡西在亚当眼里的形象，不论她干什么、说什么，都不能改变她丈夫对她的看法。

她说她不愿意去加利福尼亚，他没有听她的，因为他的卡西挽着他的胳膊，主动走了。他得意非凡，以至没有注意到弟弟的不悦和痛苦，没有看到弟弟眼里隐隐约约的闪光。他把自己名下的农场的一份产业低价让给了查尔斯，有了这笔钱加上他父亲的一半遗产，他就自由而富有了。

兄弟两人如今成了陌路。他们在火车站握手告别，查尔斯望着列车出站，摸摸自己的伤疤。他走到小旅店，一连喝了四杯威士忌，然后上楼。他把钱付给姑娘，可是不能寻欢作乐。他躺在她怀里哭了，她把他哄回去。他在农场里疯狂地干活，增添设备，钻井修渠，一刻也不闲着，他的地界逐渐扩展。他没有休息，没有娱乐，有了钱但没有乐趣，受到尊敬但没有知心朋友。

亚当在纽约逗留了几天，替自己和卡西买了一些衣服，然后搭上横贯全国的列车。他们怎么会到萨利纳斯河谷的呢？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

当时铁路事业蓬勃发展，互相竞争，都想扩充，取得统治地位。它们千方百计地增加运输量。各公司不仅在报上刊登广告，还散发小册子和单页宣传品，描述西部的美丽富饶，说得天花乱坠——仿佛遍地都是黄金。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在精力充沛的利兰·斯坦福（利兰·斯坦福（1824—189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861—1863），资助创办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曾任该公司及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总经理及董事。1891年创办了斯坦福大学）的主持下，不但在运输方面开始独霸太平洋沿岸，在政治上也想执牛耳。它的铁路线一直敷设到河谷地带。新的城镇拔地而起，新的地区有了居民，因为铁路公司要做买卖，先得创造主顾。

狭长的萨利纳斯河谷包括在开发计划之内。亚当看到并且仔细研究了一张精致的彩色宣传品，上面把萨利纳斯河谷说成是人间罕见、连天堂都相形见绌的地方。看了宣传品之后，只有傻瓜才不愿意在萨利纳斯河谷安置下来。

亚当并不鲁莽从事。他先买了一辆轻便马车，驾车到处转悠，拜访先在这里落户的人，谈谈土壤和水源、气候和庄稼、价格和有利条件。亚当不是做投机买卖。他打算在这里安顿，成家立业，甚至建立一个大家族。

亚当兴高采烈地驱车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抓起一把泥土捏碎，查看土质，找人谈话，自己筹划，作出种种设想。河谷里的人对他很有好感，喜欢他来这里安家，因为他们一眼就看出亚当是个殷实可靠的人。

他只有一件事不放心，那就是卡西。她身体不好。她陪他一起坐了马车到处跑，但总是没精打采。一天早晨，她说不舒服，没有跟亚当到外面去，独自留在金城旅馆的房间里。他下午五点左右才回来，发现她失血过多，奄奄一息。幸好亚当看到了正在餐厅里吃烤牛肉的蒂尔森大夫，没等他吃完晚饭，亚当拖了他就走。大夫为卡西迅速作了检查，塞进一卷纱布止血，转身对亚当说话。

“你到楼下去等着好吗？”他建议说。

“她有问题吗？”

“没问题。一会儿我再叫你。”

亚当拍拍卡西的肩膀，她抬眼朝他笑笑。

蒂尔森大夫关上门，回到床边。他的脸气得通红。“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卡西的嘴抿成一条线。

“你丈夫知道你怀孕吗？”

她慢慢地摇摇头。

“你用什么东西干的？”

她朝他干瞪眼。

他向房间四周扫了一眼，走到镜台前，拿起一根编织针。他把针在她面前晃晃。“又是这个罪魁祸首，”他说，“你真混。你几乎毁了自己的性命，小孩却没有打掉。我想你还用过别的办法，吃过伤身体的药，放过樟脑、煤油、红辣椒。天哪！你们女人干的事真够呛！”

她的眼睛像玻璃一般冰冷。

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床边。“你为什么不要这孩子？”他轻声说，“你有一位好丈夫。难道你不爱他？你不打算跟我说话？你说呀，真该死！别耍牛脾气。”

她的嘴唇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

“亲爱的，”他说，“难道你不明白？你不能毁灭生命。我最恨那种事。坦白说，由于认识

不足，我也有救不了病人的时候。但是我尽我所能——一向尽力为之。现在却看到有人故意伤害生命。”他说得很快，不敢停顿，因为对方的沉默使他难以忍受。这个女人使他困惑。她身上有某种非人性的东西。“你见过劳雷尔太太没有？她想孩子想得都快疯啦。她什么都可以不要，宁愿要一个孩子，而你——你却打算用编织针把你的孩子戳掉。好吧，”他嚷嚷起来，“你不愿意开口——你可以不开口。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没事。你没有达到目的。我还得告诉你——你非生下那孩子不可。你知道本州的法律对堕胎是怎么规定的吗？你不一定要回答，但是你得听我说！假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假如你的孩子掉了，而我又理由怀疑你搞了鬼，我要控告你，要出庭作证，要看你受到法律制裁。现在我希望你清醒一点，我说话是算数的。”

卡西伸出舌尖舐舐嘴唇。她眼睛里冰冷的神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淡淡的悲哀。“我不应该，”她说，“我真不应该。但是你不理解。”

“那你为什么不向我解释呢？”他的怒气消失了。“告诉我，亲爱的。”

“说来也伤心。亚当这么好，这么强壮。而我——我有病。癫痫。”

“你不会有病的！”

“对，但是我的祖父，我父亲——还有我哥哥都有。”她用手蒙住眼睛。“我不能把这病带给我丈夫的子女。”

“可怜的孩子，”他说，“可怜的孩子。可是你不能肯定呀。你的孩子很可能是健康正常的。你能答应我不再干那种事吗？”

“答应。”

“那就好。我不把这事告诉你丈夫。现在躺好，让我检查检查血是不是止住了。”

几分钟后，他收拾好医药包，把编织针揣在口袋里。“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他说。

他从狭窄的楼梯上下来，走进休息室时，亚当立刻迎上去。蒂尔森大夫挡开他一连串的问候：“她怎么样？没事吧？什么病？我能上楼吗？”

“吁，站住——站住。”他跟亚当开了一个他惯常使用的玩笑，挡住了亚当。“你老婆病啦。”

“大夫——”

“她得的是世上唯一的好病——”

“大夫——”

“你老婆有喜啦。”他擦过亚当身边走了，留下亚当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三个围炉而坐的人咧嘴朝他笑笑。其中一个装出置身事外的样子说：“如果是我碰到这种事——嘿，我就请几位朋友，比如说，三位朋友，喝杯酒庆祝庆祝。”但是他的暗示如石沉大海。亚当已经跌跌撞撞地飞快走上那狭窄的楼梯。

亚当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博尔多尼的农场上，那个农场坐落在金城以南几英里的地方，事实上几乎在圣卢卡斯和金城的正中央。

博尔多尼太太的曾祖父从西班牙国王那里得到一片面积为一万英亩的授予地，传到现在还剩下九百英亩。博尔多尼家是瑞士人，但是博尔多尼太太是一个早期在萨利纳斯河谷定居的西班牙望族的后代和继承人。古老的家族大多都有衰落的情况，土地逐渐变卖掉了。有的是赌博输掉的，有的是为了筹付税款，零敲碎打地卖了，再有些则是像撕下联券票那样一块块卖了去换取某些奢侈品——一匹骏马、一颗钻石、或者一个漂亮的女人。剩下的九百英亩是当初桑切斯授予地的核心和精华。这片地横跨河流，伸向两边的山麓，河谷在这里收缩一下，然后又变得开阔。桑切斯的老宅还在使用。它是用砖坯盖的，坐落在山脚下的一个缺口处，一股终年不枯的甜泉水从这里流下，仿佛是一个小型的河谷。正因为这股泉水，第一代的桑切斯选中这里兴建宅院。粗壮的橡树把河谷装点得郁郁葱葱，土地的肥沃和苍翠是这一带绝无仅有的。房屋不高，砖坯墙有四英尺厚，圆木椽子是用在水里浸透的生牛皮绳索趁湿绑扎的。牛皮干后要收缩，把椽子和小梁牢牢地扎紧，牛皮绳索变得铁硬，几乎永远不会朽坏。这种建筑方法只有一个缺点。如果鼠患猖獗，会把牛皮啃断。

老宅的模样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相当可爱。博尔多尼用它充作牛舍。博尔多尼是瑞士移民，他有瑞士人爱好清洁的癖性。他不喜欢厚泥墙，便在离老宅不远的地方盖了一幢木板房屋，桑切斯老宅的深凹进去的窗口只有牛在探头探脑。

博尔多尼夫妇没有子息，博尔多尼太太中年去世，她丈夫开始怀念阿尔卑斯山下的故土。他打算卖掉农场回国。亚当·特拉斯克不愿意轻率地购置，博尔多尼要价很高，装出卖不卖都无所谓的样子。博尔多尼早在亚当决定之前就知道亚当准会买他的地。

亚当选中地点之后，打算待一辈子，并且让他尚未出生的孩子们也在那里待下去。他怕的是自己买下一块地后，又看到另一块更中意的地，但是桑切斯农场一直吸引着他。卡西的来到使他未来的生活道路显得宽阔欢乐。但是他谨慎从事。他又驾车又步行，踏勘了农场的每一英尺土地。他用柱孔钻打到底土，检查下层土壤的质地，用手捏，用鼻子闻，十分仔细。他打听田野、河畔和山岗上那些小的野生植物的名字。在潮湿的地上，他跪下来，检查软泥上野兽的踪迹，有山狮和鹿、丛林狼和山猫、臭鼬和浣熊、黄鼠狼和兔子，覆盖其上的是鹌鹑的脚爪印。他在干河床上的杨柳、梧桐和野黑莓藤中觅路行进，一会儿拍拍橡树、栎树和月桂树苗壮的树干，一会儿抚弄那些长着红浆果的常青灌木。

博尔多尼眯着眼睛看他，不时替他斟一大杯红葡萄酒，这酒是他自己农场傍山的小葡萄园的葡萄榨汁酿造的。每天下午喝点酒是博尔多尼的一大乐趣。亚当以前不喝葡萄酒，现在开始喜欢了。

他一再征求卡西对这个地方的意见。她喜欢吗？她在这里会快活吗？但他并不听取她的不置可否的答复。他认为自己兴致勃勃，她一定有同感。在金城旅馆的休息室里，人们围炉看旧金山寄来的报纸，亚当便找他们聊天。

“我考虑的是水源问题，”他有一晚说，“我不知道要打多深的井才能出水。”

一个穿粗斜纹布裤子的农场主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你应当去看看山姆·汉密尔顿，”他说，“关于水的事，这一带数他最懂。他是个找水师傅，还会打井。他能告诉你。河谷这一带的水井有一半是他打的。”

农场主的伙伴格格笑了起来。“山姆对水有兴趣是理所当然的。他自己的农场连一滴水都没有。”

“我上哪里去找他呢？”亚当问道。

“我替你出个主意。我正好要去请他帮我打一些角铁。你愿意的话，我带你去。你会喜欢汉密尔顿先生的。他是个好人。”

“是个滑稽的天才，”他的伙伴说。

### 三

路易斯·利波和亚当·特拉斯克乘了路易斯的四轮马车去汉密尔顿的农场。放在座位底下木箱里的铁片震得咔咔直响，一条生鹿腿用湿麻布包着，以保持较低温度，在铁片上颠簸。当时的风俗是，你去别人家串门时，总要带一份不错的食品作为礼物，因为你去了就非留下吃饭不可，不然主人会生气的。多了几个人吃饭，如果不对消耗的东西加以补充，就打乱了主人一周的伙食计划。一条猪腿或者一大块牛臀肉就行了。因此路易斯割了一条鹿腿，亚当准备了一瓶威士忌。

“我得先对你打个招呼，”路易斯说，“汉密尔顿先生喜欢威士忌，不过汉密尔顿太太把它当作冤家对头。我要是你，就先把它藏在座位底下，等我们把马车赶到铁工房那儿，再拿出来。我们一向这么做的。”

“她不让她丈夫喝酒吗？”

“只让他像鸟喝水似的喝一小点，”路易斯说。“她的思想可顽固哪。你最好还是把瓶子藏在座位底下。”

他们的马车离开河谷中间的大路，驶上贫瘠的小山岗，那里车辙累累，被冬季的雨水冲刷成一道道小沟。轭下的马匹使足力气，马车颠簸摇晃。今年雨水不多，对丘陵地带不利，才六月，已有旱象，低矮枯黄的草中间露出了石头。野燕麦不到六英寸高，它似乎也知道如果不赶快结穗的话，就再也没有机会结穗，绵延后代了。

“这一带并不漂亮，”亚当说。

“漂亮？嘿，特拉斯克先生，这片土地叫人伤心，耗尽精力。漂亮！汉密尔顿先生的地不能算少，但是他一大堆孩子，凭这块地非饿死不可。农场的出息养不活他们。他什么零活都干，现在孩子们也开始挣些钱了。这家人都不错。”

亚当凝视着一行好不容易才探出头来的牧豆植物。“那他干吗要在这样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呢？”

如果没有本地人在场抬杠的话，一般人都爱向初来乍到的人解释当地的情况，路易斯·利波也是这样一个人。“我告诉你，”他说，“拿我来说吧——我爸爸是意大利人。国内动乱之后，他来到美国，身边带了一点钱。我的农场不很大，但很好。是我爸爸经过挑选买来的。拿你来说吧——我不知道你的景况怎么样，我也不问，不过听人说你打算买老桑切

斯的农场，博尔多尼是从不让步的。你手头肯定很宽裕，不然不敢打这个主意。”

“我日子过得还可以，”亚当谦逊地说。

“我扯远啦，”路易斯说，“汉密尔顿夫妇初来河谷的时候，连尿盆都没有一个。他们只好将就一点，政府给的土地，别人不要的，他们要了。这种土地，即使年成好的时候，二十五英亩都养不活一头牛，遇到年成不好，人们说连丛林狼都往别处迁移。有人不明白汉密尔顿一家是怎么活过来的。汉密尔顿先生一到这儿就动手干活——他们是这样活过来的。他一直像雇工那样卖力气干，直到他造了自己的脱粒机。”

“那台机器肯定很成功吧。我到处都听到人们谈论他。”

“他靠机器混得不坏。抚养了九个小孩。可是我敢说他连五毛钱的积蓄都没有。他怎么攒得起钱呢？”

马车一侧猛地抬起，轮子滚过一块大圆石，又落下去。马匹身上全是汗，湿漉漉的使毛色都变深了，领圈和肚带下磨出了汗沫。

“我很乐意跟他谈谈，”亚当说。

“先生，他种了一茬好庄稼——他的子女很争气，他教育得也好。个个都是好样的——也许除了乔（约瑟夫的呢称）。乔——最小的男孩——他们说准备送他上大学，别的都很有出息。汉密尔顿先生值得自豪。他们的房子就在前面一个高坡的后面。你别大意，别把那瓶威士忌拿出来——她会弄得你下不了台。”

干燥的土地在阳光曝晒下几乎发出坼裂声，蟋蟀的叫声也嘶哑了。“真是一片穷乡僻壤，”路易斯说。

“使我觉得不好意思，”亚当说。

“这话怎么说？”

“嗯，因为我比较宽裕，不必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我也宽裕，可是我并不觉得不好意思。我只是替自己高兴。”

四轮马车驶上高坡时，亚当可以望见下面一小簇房屋——那就是汉密尔顿家的所在地，一幢搭了许多披屋的房子、一个牛棚、一间铁工房、一间马车棚。一幅烈日曝晒的干燥景象——周围没有大树，只有一个靠人工浇灌的小菜园。

路易斯转向亚当，他的声调里有一丝敌意。“特拉斯克先生，有一两件事我先得跟你讲清楚。有的人初次见到塞缪尔·汉密尔顿会认为他爱吹牛。他的谈吐跟别人确实不一样。他是爱尔兰人。他脑子里全是主意——一天可以想出一百个。并且他充满了希望。老天，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非这样不可！但是你得记住——他干活是好样的，铁匠活也拿手，他的主意有的很管用。我本人就听他说准过不少事情。”

这番带有警告意思的话使亚当吃惊。“我不是那种瞧不起别人的人，”他说，觉得路易斯突



然把他当成了外人，敌人。

“我只是希望你别看错人。这儿也有一些从东部来的人，他们认为钱少的人就没有出息。”

“我可不这么认为——”

“汉密尔顿先生也许连五毛钱的积蓄都没有，但他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在哪一点上都不比我们差。再说，他养育了一群极好的子女，也是不多见的。我只是希望你记住这一点。”

亚当正想申辩，随即改了口：“我一定记住。谢谢你关照。”

路易斯掉过脸，望着前面。“他在那儿——瞧见了么，在铁工房门口？他准是听到我们的马车声啦。”

“他留了胡子吗？”亚当眺望着问道。

“是啊，漂亮的胡子。白得真快，已经花白了。”

他们的车子在木板房子前经过，看到汉密尔顿太太从窗口望着他们，马车驶到铁工房门口，塞缪尔在等候他们。

亚当看见一个高大的人，胡子长得像一个威严的族长，灰白的头发像蓟花冠毛似的在风中拂动。他的爱尔兰人特有的白皙皮肤久经日晒，胡子上面露出的脸颊红通通的。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蓝衬衫和工装裤，系着一条皮围裙。袖管卷了上去，肌肉发达的胳膊也很干净。只有一双手由于摆弄锻炉给弄黑了。亚当朝他全身很快地打量一下，再望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浅蓝色的，充满了年轻人才有的欢快。由于爱笑，眼睛周围的皱纹都向内辐集。

“路易斯，”他开口说，“见到你很高兴。即使在我们这个甜蜜的小天堂里，我们仍旧喜欢见到朋友们。”他朝亚当笑笑，路易斯说：“我把亚当·特拉斯克先生带来见见你。他是东部来的，打算在这里落户。”

“很高兴，”塞缪尔说，“我们下次再握手吧。我的手打铁弄黑了，免得脏了你的手。”

“我捎来一些铁片，汉密尔顿先生。你帮我打些角铁好不好？我的收割机的平台都要散架了。”

“当然可以，路易斯。下来吧，下来。我们把马带到阴凉的地方去。”

“后面有一块鹿肉，特拉斯克先生还捎来一点小玩意儿。”

塞缪尔朝房子那边瞥了一眼。“我们把马车赶到棚子后面再拿那个‘小玩意儿’。”

亚当发现他说话的声调像唱歌似的抑扬顿挫，但是听不出哪一个字特别古怪，也许除了“特”和“勒”的舌尖音过分清晰。

“路易斯，你把马解下来好不好？我把鹿腿拿进屋。莉莎一定喜欢。她爱吃炖鹿肉。”

“有小孩在家吗？”

“没有，他们不在家。乔治和威尔回家过周末，昨晚都去野马峡谷那儿的桃树学校跳舞了。黄昏时会陆续回家的。就因为舞会，我们家赔上了一张沙发。过一会儿我讲给你们听——莉莎要狠狠地整他们一下——是汤姆干的事。过一会儿我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他哈哈大笑，拿着那条包好的鹿腿朝屋里走去。“你们愿意的话，不妨把那‘小玩意儿’拿到铁工房去，免得给太阳晒着。”

他们听到他一走近屋子就嚷嚷起来：“莉莎，你怎么也不会猜到，路易斯·利波带来的一块鹿肉比你的个儿还大呐。”

路易斯把车赶到车棚后面，亚当帮他卸下马匹，系好挽索，把马拴在阴凉的地方。“他说太阳晒瓶子是有所指的，”路易斯说。

“她肯定凶得可怕。”

“个儿不比鸟长得大，但是头脑顽固。”

“解下来，”亚当说，“我仿佛在什么地方听过这种说法，要么就是在书上看到过。”

塞缪尔回到铁工房里。“你们在这里吃了晚饭再走，一定会使莉莎感到高兴，”他说。

“她没有料到我们会来呀，”亚当反对说。

“没问题。她在炖肉里多放几个团子就行了。你们光临，十分高兴。路易斯，把铁片给我，你告诉我希望打成什么形状。”

他在锻炉的方形黑炉膛里放一些碎木片，点火以后，轻轻地拉着风箱吹旺，再用手指抓起湿焦炭放在木片上，不一会儿，焦炭也烧旺了。“来，路易斯，”他说，“你来帮我推风箱。慢一点，慢点，用力要均匀。”他把铁片搁在烧红的焦炭上。“没关系，特拉斯克先生，莉莎替九个整天叫饿的孩子做饭已经习惯了。她不至于手忙脚乱的。”他把铁片钳到火候更合适的地方，笑着说：“最后一句话不是真的，我收回。我老婆像浪头里的圆石子那样正在嘀咕呢。我还得提醒你们两位，见了她千万别提‘沙发’两个字。莉莎听了就生气，伤心。”

“你刚才略微谈了一点，”亚当说。

“如果你认识我的孩子汤姆，你就容易明白了，特拉斯克先生。路易斯了解他。”

“我太了解了，”路易斯说。

塞缪尔接着往下讲：“我的那个汤姆是个死心眼的孩子。他盛在自己盘子里的食物总比吃得下的多。播种的庄稼总比他能收割的多。一点小事就使他高兴得不得了，或者伤心个没完。有些人就是那样。莉莎认为我就是那样一个人。我说不准汤姆以后会怎么样。也许了不起，也许上绞索架——嘿，汉密尔顿家族以前确实有被绞死的。有时间我再讲给你们听。”

“沙发是怎么一回事？”亚当有礼貌地提醒他。

“对啦。莉莎也这么说，我讲起话来就像赶一群不听话的羊。嗯，桃树学校有舞会，几个男孩，乔治、汤姆、威尔、乔都决定参加。当然，他们都请了姑娘做伴。乔治、威尔和乔，那几个老实的孩子，每人请了一个女朋友，可是汤姆——他跟往常一样太贪心了。他请了威廉斯家两姊妹，珍妮和贝儿。角铁上要打几个螺丝眼，路易斯？”

“五个，”路易斯说。

“行。我得告诉你，特拉斯克先生，我的那个汤姆像所有自以为长得丑的男孩那样，自尊心很强，以自我为中心。平时他马马虎虎，可是遇到什么庆祝活动，他却打扮得像五朔节花柱那么漂亮，像春天的鲜花那样自鸣得意。这么一折腾，花了不少时间。你看到车棚是空的吗？乔治、威尔和乔没像汤姆那么打扮，早就走了。乔治乘的是大马车，威尔赶了那辆轻便马车，乔用了那辆二轮小马车。”塞缪尔的蓝眼睛高兴地闪着光。“接着，汤姆腼腆腼腆的，像罗马皇帝那般光彩照人地出来了，车棚里带轱辘的东西只剩下一台干草耙机，用那玩意儿当交通工具，威廉斯家姊妹中的一个都没法带去。不论是好是歹，莉莎正在睡午觉。汤姆坐在台阶上动脑筋。然后，我见他走进车棚，套上两匹马，卸掉耙机的耙子。他使足力气，把沙发从屋里搬出来，在四条腿上拴一根细铁链——那张高靠背、马鬃垫的沙发是莉莎最喜爱的东西。那是乔治出生之前，我送给她，让她坐坐休息的。我最后看到汤姆的时候，只见他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赶着马上高坡去接威廉斯姊妹了。老天，等他把沙发弄回家时，肯定糟蹋得不像样了。”塞缪尔放下铁钳，用手叉着腰，哈哈大笑。“莉莎气得鼻孔都冒硫磺烟啦。可怜的汤姆。”

亚当笑着说：“你喝点那小玩意儿好不好？”

“太好啦，”塞缪尔说。他接过瓶子，很快地喝了一口，又递回瓶子。

“维斯克鲍——这是爱尔兰方言——也就是威士忌，生命之水——确实如此。”

他把烧红的铁片钳到铁砧上，冲出螺丝眼，再用锤子把铁片敲弯，敲打的时候，分岔的火星四处迸溅。接着，他把角铁啞的一声浸在半桶黑水里。“行啦，”他说着把角铁扔在地上。

“谢谢你，”路易斯说，“该付多少钱？”

“不用啦。”

“你总是这样，”路易斯无可奈何地说。

“哪里的话，我替你打那口新井时，你付了我钱。”

“你一提井倒叫我想起来了——特拉斯克先生打算买博尔多尼的农场——就是老桑切斯的产业——你记得吗？”

“我很熟悉，”塞缪尔说，“那块地很好。”

“他在打听水的情况，我对他说，这一带对水最懂行的要数你了。”

亚当递过酒瓶，塞缪尔呷了一小口，用前臂没弄上煤炭的地方擦擦嘴。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亚当说，“我只是先问一些问题。”

“哎，老兄，这件事你做错啦。人们说，向爱尔兰人提问题是危险的，因为他一说就没个完。但愿你让我打开了话匣子可别后悔。我听说人们对这事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不声不响的人是聪明人；另一种看法是，没话可说的人是没有头脑的人。我当然赞同后一种看法——莉莎说话就过于谨慎。你想了解什么？”

“嗯，拿博尔多尼的农场来说吧。要打多深的井才能出水？”

“我得看看现场——有些地方三十英尺，有些地方一百五十，再有些地方一直要打到地球中心。”

“你能找到水源吗？”

“除了我自己这块地，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找到。”

“我听说你这儿缺水。”

“听说？嘿，上帝在天上准保也听到了！我嚷得够响啦！”

“有四百英亩地挨着河边。那下面会有水吗？”

“我得看看现场。我认为这个河谷有点怪。如果你有耐心，我也许可以讲一点给你听听，因为我不仅到处看过，还像蜜蜂那样把螫针往地底下捅过。一个挨饿的人整天想美餐一顿——确实是这样的。”

路易斯·利波说：“特拉斯克先生是从新英格兰来的。他打算在这里落户。以前也来过西部——在军队里，打印第安人。”

“是吗？那应该由你来谈谈，我可以学些东西。”

“我不想谈这种事。”

“干吗不谈？如果我跟印第安人打过仗，我家里人和我的邻居不爱听我谈还不行呐！”

“原先我并不想跟他们打仗，先生。”亚当不知不觉地漏出了“先生”两个字。

“对，我能理解。要杀一个你既不认识又不憎恨的人并不是好受的。”

“那反而容易一些，”路易斯说。

“你也有道理，路易斯。不过有些人打心眼里愿意同所有的人友好，另一些人恨自己，并且到处传播他们的憎恨，像在热面包上抹黄油那般顺溜。”

“我宁愿你跟我谈谈这里的土地，”亚当不安地说，因为他心头又浮现一幅尸体堆积如山的景象。

“现在是什么时候啦？”

路易斯跨出门外，望望太阳。“没过十点钟。”

“我一开了头就收不住了。我儿子威尔说我找不到人交谈时，会同树谈话。”他叹了一口气，在一个盛铁钉的木桶上坐下来。“我说这个河谷有点怪，那也许是因为我在草木青葱的地方出生的缘故。你觉得这地方奇怪吗，路易斯？”

“不奇怪，我从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我做过大量研究，”塞缪尔说，“这底下发生过什么事——也许还在进行。底下有一个海床，再底下是另一个世界了。不过务农的人不必为那操心。表层是好土，地势平坦的地方尤其是这样。河谷上游的土质比较松，带沙性，但是混有冬天雨水从小山上冲刷下来的肥沃的表土。往北去，河谷逐渐开阔，土壤的颜色黑一些，重一些，也许比较肥。我认为以前那里是沼泽地，几百年来植物的根茎烂在泥里，使它颜色变黑，地变肥了。你翻掘时，稍带油性的粘土同它混杂起来，使土质不松散。从冈萨雷斯附近往北直到河口的土壤都是这样的。至于河谷两侧，萨利纳斯、布兰科、卡斯特罗维尔和苔藓码头一带，还有沼泽地。有朝一日能把那些沼泽排干，那里就会成为这一带最最肥沃的土地。”

“他老是爱讲以后会怎么样，”路易斯插嘴说。

“是啊，一个人的思想不能像他身体那样停留在现在。”

“假如我在这里落户，我倒需要知道它将来会成什么模样，”亚当说。“等我有子女时，他们就在这里生活。”

塞缪尔的眼睛越过他朋友的头，越过黑黑的锻炉，朝外面金黄的阳光望去。“你要知道，这个河谷的地底下大部分都有一片硬质地层，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离表层很近。那是十分密实的粘土，捏上去也有油性。有些地方只有一英尺厚，另一些地方超过一英尺。这个硬质地层不透水。如果没有这层粘土，冬天下的雨就能渗下去，润湿泥土，夏天它又会上升，供植物的根系吸收。可现在硬层上面的土壤吸足了雨水，多余的就在表面流淌走了，或者涝积在上面。这就是我们这片河谷的一个主要的祸害。”

“嗯，在这地方生活还是不坏的，对吗？”

“坏固然不坏，但是当你知道它能变得更富饶的时候，你总不能无所作为。我曾经想过，假如能把这片硬层钻几千个窟窿，让水流下去，也许能解决问题。我也用炸药做过试验。我在硬层上钻了一个洞，装了药。确实把硬层炸开了，水能流下去。可是老天，得用多少炸药！我在报上看到一个瑞典人——就是那个发明炸药的人——搞了一种力量更大、更安全的新炸药。那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路易斯半带揶揄、半带钦佩的口气说：“他老是想搞一些变化。他永远对现状不满。”

塞缪尔朝他笑笑。“据说人类以前是在树上生活的。当时总得有人对四肢并用感到不满，否则现在你的脚还不会在平地上行走呢。”他又笑了。“我坐在我这个垃圾堆似的农场上胡思乱想想要创造一个世界，我这副模样肯定跟上帝创造世界时一样。问题是上帝心里有谱。我却想象不出我的世界该是什么样的，只有一个轮廓。总有一天，这个河谷将变得非常富

饶。它生产的东西够全世界吃饱，这一点可能做到。千千万万的人在这里过着幸福生活——”突然间，他的眼睛似乎蒙上一层阴影，脸色显得悲哀，他不作声了。

“听你这么说，这里像是安家的好地方，”亚当说。“这里有这么好的前景，我何必还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养育我的子女呢？”

塞缪尔接着往下讲：“有一件事我不明白。这个河谷上似乎笼罩着不祥。具体的东西我不清楚，但是我能感觉到。有时候，即使阳光灿烂，我觉得它截断了太阳，像挤海绵似的把亮光挤掉。”他的嗓音提高了。这个河谷上有一种黑色的暴力。我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仿佛地底干枯海洋里冒出一个古老的幽灵，用不幸搅乱了河谷的气氛。它像埋在心里的悲哀那样隐蔽。我不知道具体的是什么，但是我能在这里的人中间看到它，感到它。”

亚当打了一个寒战。“我答应早点回去，差点给忘了。卡西，我的老婆，快分娩啦。”

“莉莎把饭都准备好了。”

“你把孩子的事告诉她，她会谅解的。我老婆感觉不太好。多谢你告诉我关于水的情况。”

“我唠唠叨叨叫你心烦了吧？”

“没事——没事。卡西是头生，她觉得不好受。”

亚当考虑了一宿，第二天他驱车去找博尔多尼，敲定了这笔交易，桑切斯的那片地属于他了。

## 第十四章

一

当时的西部可谈的事情太多了，简直不知道从哪里谈起才好。一件事可以引起上百个话题。问题在于先讲哪一件。

读者记得塞缪尔·汉密尔顿说过他的孩子们要去桃树学校参加舞会。农村学校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新教教会在西部的历史比较短，为了生存，就得努力争取在小城镇站住脚。天主教教会出现得最早，根深蒂固，舒舒服服地吃老本，但是门庭逐渐冷落，屋顶坍塌，鸽子在破败的祭坛上筑了窝。圣安东尼奥会堂的图书馆（全是拉丁文和西班牙文的书籍）改作谷仓，耗子把书籍的羊皮封面全啃光了。学校是艺术和科学在农村的陈列所，学校老师维护并高举学问和美的火炬。学校又是音乐表演和辩论的聚会场所。选举时，投票处也设在学校。社会活动，无论是五朔节皇后加冕典礼，为已故总统歌功颂德，还是举行通宵舞会，除了学校之外，没有其它更合适的场所。老师不仅是学问尖子和社会领袖，也是农村中值得向往的婚姻对象。哪一家的儿子娶了学校老师，全家人都引为自豪，走起路来都飘飘然。老师的子女无论先天遗传，后天熏陶，在智力上肯定胜人一筹。

塞缪尔·汉密尔顿的女儿们注定不会成为终日操劳的农场主妇。她们都长得秀丽，生来就带有爱尔兰国王们后裔的焕发的容光。她们具有一种贫穷掩盖不了的高贵的风度。在任何人眼里，她们都没有值得怜悯的模样。塞缪尔养育了特别优秀的后代。同大多数年龄相仿的孩子比较，塞缪尔的子女读的书多一些，也更有教养。塞缪尔把自己爱好学习的性格传给了他们，不让他们沾上当时那种以无知为荣的风气。奥利芙·汉密尔顿成了教师。就是说，她十五岁就离了家，到萨利纳斯去上中学。十七岁那年，她参加县里的文理科考试，十八岁就在桃树学校教书了。

有的学生比她年龄大，个子也比她高。当老师不老练可不行。不带手枪和长牛鞭就想在那些调皮捣蛋的大男生中间维持秩序是件困难而危险的事。山区有一所学校，就发生过一个女教师被学生强奸的事。

奥利芙·汉密尔顿不仅要教各种课程，还要教各种年龄的学生。那年头，年轻人中间念完八年书的很少，他们要干农活，有的人花了十四五五年才毕业。奥利芙还得做一些基本的医疗救护工作，因为事故不断发生。学生在学校院子里打过一次架后，她就得为他们缝小刀伤口。一个赤脚小孩给响尾蛇咬了一口之后，她有责任把脚趾伤口里的毒液吮吸出来。

她教一年级学生识字，教八年级学生代数。歌咏会中她领唱。她充当文艺批评家，每周替《萨利纳斯日报》撰写社交动态。此外，当地的社交活动都由她组织，不仅是毕业典礼，还有舞会、集会、辩论会、合唱、圣诞节和五朔节以及表示爱国热情的阵亡将士扫墓日和七月四日的独立日。她是选举委员会的成员，还组织和主持所有的义卖捐献活动。教师的工作绝不是轻松的，责任和义务多得难以想象。教师没有私生活可言。嫉妒的眼睛老是盯着她，想找出她性格上的弱点。她在一户人家搭伙的时间不能超出一学期，否则就会引起嫉妒——有教师搭伙的人家社会地位马上能抬高。如果那户人家有一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儿子，求婚的事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提出请求的人不止一个，就少不了一场恶斗。艾吉塔三兄弟为了奥利芙·汉密尔顿厮打起来，几乎闹出人命。乡村学校的教师很少有待久的。

工作太辛苦，求婚的人不断，她们很快就结婚了。

奥利芙·汉密尔顿打定主意不走这条路。她并没有她父亲那种做学问的热情，但是她在萨利纳斯度过的一段时间促使她决心不当农场主妇。她要住在城里，不一定要像萨利纳斯那样的大城市，但至少也不是一个小镇。奥利芙在萨利纳斯经历过美好的生活：唱诗班和整齐一律的服装，圣坛协会，主教派教会的晚餐会。她参加过文艺演出——巡回剧团以至歌剧团，看到了五彩缤纷的外面世界的奇妙和前景。她参加过舞会、字谜游戏、诗歌朗诵、合唱团和乐队。萨利纳斯使她着了迷。在萨利纳斯，她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参加舞会，然后穿着原来的衣服回家，不必把好衣服塞在马褡链里，骑马赶十英里路，到了舞会地点再取出衣服熨平。

奥利芙尽管忙于教学工作，她仍旧向往都市生活，当那个在金城开办面粉厂的年轻人正式向她求婚时，她表示了接受，条件是订婚的事要长期保密。保密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消息传出去，当地的青年可能会闹事。

奥利芙没有她父亲那份才华，但是她有他那种乐天的性格，还有她母亲那种坚强的、不偏离社会正轨的意志。凡是光明美好的事物，她总是尽量灌输给那些倔强的学生。

当时学习是有障碍的。人们希望子女能读能算就行了。多学就可能使他们感到不满、异想天开。不少例子可以证明，学得多了，孩子就会离开农场，到城里去谋生——自以为比父辈高明。学的算术只要能丈量土地、计算木材方、记账就够了，写字只要能开订购单、同亲戚通信就够了，识字只要能看报、看历本、记农场日志就行，音乐只要能应付宗教和爱国集会的场合就可以——这点学问对孩子有帮助，但又不至于把他引入歧途。做学问是医师、律师和教师的事，他们是另一个阶级，似乎跟别人没有关系。当然，还有塞缪尔·汉密尔顿之类的怪人，受到人们的容忍和喜欢，但是，如果他不会打井，钉马蹄铁，或者摆弄脱粒机，天知道人们对她一家子有什么看法。

奥利芙终于同那年轻人结了婚，先搬到帕索罗布尔斯，再搬到金城，最后在萨利纳斯定居。她像猫那样凭直觉办事。支配她行动的是感情而不是思想。她从母亲那儿继承了方下巴和小鼻子，从父亲那儿继承了浅蓝色的眼睛。除了她母亲以外，她是汉密尔顿一家性格最坚定明确的人。她的神学观是爱尔兰神话中的小仙人和《圣经·旧约》里上帝耶和华的奇怪的混合物，往后她又把耶和華同她父亲混淆了起来。在她心目中，天堂是她死去的亲属们居住的美妙的农场。外界现实中有什么令人沮丧的事物，她一笔抹煞，不相信它们的存在，如果有谁反对她这种想法，她就火冒三丈。据说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她因为不能同时参加两个舞会而大哭了一场。一个舞会在格林菲尔德，另一个在圣卢卡斯——两地相隔二十英里。两处都去，然后回家，意味着要骑马赶六十英里路。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她不相信也没法改变，于是她烦恼地哭起来，干脆两处都不去。

她岁数大了一些之后，遇到不愉快的事就会像开机关枪似的乱打一通。我是她的独子，十六岁的时候得了胸膜炎，这在当时是致命的病症。我的情况越来越坏，最后天使的羽翼已经拂到我的眼皮上。奥利芙用她的机关枪式的方法来治胸膜炎，居然也见效了。主教派牧师同我一起祷告，还单独为我祷告；我们隔壁的女修道院的院长和修女每天两次为我祝福，请求上帝解除我的痛苦；有一个信奉基督教科学派的远房亲戚也替我施行信仰疗法。咒语、巫术和偏方草药，只要知道的全用上了，她还请了两个好护士和城里最好的大夫。她的办法很管用。我慢慢恢复了。除了我之外，她还生了三个女儿，她对我们很慈爱，但也很严格。她锻炼我们，让我们干家务活，洗碟子，洗衣服，一举一动都要有规矩。她生



气时，眼光可怕极了，坏孩子简直像是开水烫过的杏仁一样，在她的眼光下能脱一层皮。

我的胸膜炎好了之后，该起床练习走路了。我在床上躺了九个星期，肌肉都松软了，懒得活动。扶我起床时，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抗议，胸侧一个为了排除胸膜积脓而切开引流的伤口痛得没法说。我又倒在床上，嚷了起来：“我不行！我起不来！”

奥利芙用她那种可怕的眼光盯着我。“起来！”她说，“你爸爸白天黑夜地工作。为了你，他欠下了债。你给我起来！”

我起来了。

对奥利芙来说，债是个丑恶的字、丑恶的概念。过了十五号还没有付的账单就是欠债。这个字有肮脏、懒惰、不诚实的涵义。奥利芙真心实意地认为她一家人是世界上最最好的。出于虚荣心，她不允许谁同债沾上边。她把欠债的恐怖深深扎在子女的心里，即使如今经济模式改了，债务已经成为生活中的组成部分，我如果有一张过期两天未付的账单就会坐立不安。分期付款方式流行后，奥利芙也从不采用。分期付款买来的东西并不是你具有的，你却因此欠了债。她想添置东西时先攒钱，这一来，有些新玩意儿上市，我们总比邻居迟两年才能买来。

## 二

奥利芙具有极大的勇气。养育子女也许就需要勇气。我必须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的事告诉各位。她考虑问题时并不放眼世界。她的疆界首先是她自己的家庭，其次是她居住的萨利纳斯城，最后才有一条不很明确的虚线，那就是县界。因此，她不太相信世界上正在打仗，直到第三骑兵团，也就是我们的民团骑兵团应召集中，把马匹装上火车，出发到外面的世界去时，她仍旧半信半疑。

马丁·霍普斯住在我们家对面的街角那儿。他肩宽膀圆，个儿很矮，一头红发。他嘴巴也宽，眼睛也是红色的。他算得上萨利纳斯最腼腆的小伙子。你早上跟他打个招呼，都会使他忸忸不安。因为第三骑兵团的训练基地有一个垒球场，他参加了骑兵团。

假如德国人早知道奥利芙的脾气，明智一点的话，他们就会躲着她，不惹她生气。但是他们不知道，或者太蠢。当他们杀了马丁·霍普斯时，他们这场仗就打败了，因为那件事激怒了我母亲，她开始找他们算账。她一向喜欢马丁·霍普斯。这个小伙子从来不招人惹人。德国人把他打死之后，奥利芙就向德意志帝国宣战了。

她寻找一种武器。编结防护帽和短袜在她看来还不够厉害。有一个时期，她穿了红十字会的制服，同别的一样打扮的太太们在训练基地一起卷绷带，扬扬名。这固然很好，但不能给德国皇帝致命的打击。奥利芙要替马丁·霍普斯的死报仇。她发现自由公债是一个锐利武器。除了在主教派教堂的地下室里替圣坛协会偶尔义卖一些蛋糕之外，她一辈子没有卖过东西，但是她开始大量推销公债。她狠命地干这件工作。我认为她吓得人们不敢不买。人们从奥利芙那里买了之后，她使他们觉得仿佛参加了真正的战斗，朝德国的肚子上捅了一刺刀。

由于她的销售额直线上升，始终保持高水平，财政部开始注意到这个新的亚马孙女战士。最初给她寄了一些油印的表扬信，后来是不用橡皮图章而由财政部长亲笔签名的正式公

函。我们感到自豪，但是更值得自豪的是给我们寄来了奖品：一项德国钢盔（太小了，我们谁都戴不下）、一把刺刀、一块配了乌木底座的边缘参差不齐的榴弹炮弹碎片。我们除了扛木头假枪做开步走的游戏外，都不够参加武装冲突的条件，因此我们母亲的战斗似乎给了我们慰藉。受到嘉奖以后，她更加卖劲，超过了我们这一地区的任何一个人。她把她已经高得惊人的记录又翻了两番，于是得到了最高的奖励——乘军用飞机飞行一次。

啊，我们几个孩子骄傲极了！即使不是我们本人坐飞机，这也是使我们不胜荣幸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是我可怜的母亲哪——我必须告诉各位，世界上有某些事物，尽管证据确凿，但是我母亲却不相信它们的存在。其中一个就是汉密尔顿家族有爵种，另一个就是飞机。尽管她见过飞机，但并不因此而增加对飞机的信心。

根据她做的事，我试图想象她当时的感觉。她心里肯定怕得要命，你怎么能在不存在的东西里飞行呢？作为惩罚，飞行也许是异常残酷的，但这是奖赏、礼品、荣誉和优待。她肯定看到了我们眼睛里崇拜的光芒，知道她自己陷入了绝境。不去就会使她全家丢脸。她陷入重围，除死之外别无体面的出路。她一旦决定搭乘不存在的东西上天，就已经认为自己似乎决无生还之理。

奥利芙写了遗嘱——她在这上面花了大量时间，反复核对，保证它合乎法律要求。然后她打开那个黑黄檀木的小盒子，里面藏的是她丈夫追求她时和以后给她写的信。我们不知道他曾写诗给她，但是他写过。她在壁炉里生了火，把信一封一封地烧掉。这些都是她私人的信，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买了全部新的内衣。她怕死后被人发现她穿的内衣打过补丁，或者更糟糕的是破了而没有补过的。我想也许她在心目中看到了马丁·霍普斯振着的大嘴巴和窘迫的眼光，并且觉得她以某种方式补偿了他的夭折。那几天，她对我们非常和气。一个盘子洗得不干净，在擦碗毛巾上留下一块油迹，她都没有作声。

这件了不起的大事安排在萨利纳斯赛马场和竞技表演场举行。我们乘了一辆军用汽车去赛马场，觉得比参加葬礼更庄严肃穆。我们的父亲在斯普雷克勒斯糖厂工作，离城里有五英里，不能分身，或许也不愿意去看，因为他怕忍受不了那份紧张气氛。但是奥利芙在受到上天去的惩罚时，事先讲妥了，飞机在坠毁之前得设法飞到糖厂那儿，否则她不上飞机。

现在我知道，在场的好几百人只是去看飞机的，当时我们却以为他们是去向我母亲表示敬意。奥利芙个儿本来就不高，年纪一大，又胖了不少。我们不得不把她从汽车里搀扶下来。她行动不利索也许是出于害怕，不过她的脸色仍旧很坚定。

飞机停在赛马跑道的尽头。那是一架没有座舱罩的双翼飞机，翼间支柱是木头做的，用钢琴钢丝绷扎着，小而单薄，简直叫人担心。机翼是用帆布蒙的。奥利芙大吃一惊。她像就要挨屠刀的牛似的走到飞机旁边。两个军士替她在原来的衣服外面套一件上衣、一件厚袄、一件飞行服，她深信这就是她的寿衣。她一件件地穿上后，人变得越来越圆胖。然后戴上一顶皮帽子和一副护目镜，只露出小鼻子和两片红红的面颊，像是一个戴了护目镜的大皮球，模样真够逗人乐的。两个军士把她抬进座舱，塞了进去，正好把空间完全填满。当他们替她扣好带子时，她突然有了生气，拼命挥手，引起别人注意。一个军士再爬上去，听她说了几句话后向我的妹妹玛丽走来，把她领到飞机旁边。奥利芙在脱左手厚厚的飞行手套。手套脱掉之后，她摘下那个镶有一颗小钻石的订婚戒指，把它交给玛丽。她把那个金的结婚戒指戴得紧紧的，套上手套，脸朝着正前方。驾驶员爬进前舱，一个军士便上前去扳动木头螺旋桨。小飞机开始滑行，拐了一个弯，发出隆隆的吼叫声，摇摇晃晃地腾空而起。奥利芙仍旧望着前方，也许她吓得闭上了眼睛。

我们目送它，看它扶摇直上，逐渐远去，只留下一片空落落的静寂。推销公债委员会的成员们、亲戚好友们和一般看热闹的人都不想离开。飞机朝斯普雷克勒斯糖厂飞去，在天际变成一个小点，然后消失了。十五分钟之后，才重新出现，平平稳稳地飞得极高。接着，使我们惊恐万分的是，它仿佛摇摇晃晃地坠落下来。它不停地往下掉，好容易才把握住平衡，向上爬去，翻了一个斤斗。一个军士哈哈大笑。飞机稳定了片刻，随后仿佛发了狂。它侧转打滚，空翻转体一百八十度，前空翻，后空翻，倒过来，肚子朝天在我们所在的空地上掠过。我们望到我们母亲戴着皮帽的脑袋，一个小黑点，像是子弹头。一个军士说：“他真是神经病。这女人年纪不轻了，哪经得起这么折腾。”

飞机相当平稳地降落，滑行到人群附近。引擎熄了火。驾驶员爬出座舱，困惑不解地摇摇头。“我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女人，”他说。他踮起脚，握握奥利芙的毫不动弹的手，匆匆走开了。

四个男人花了不少时间才把奥利芙从座舱里弄出来。她浑身僵直，不好摆弄。我们把她带回家，放在床上，她两天没有起来。

当时发生的事情是逐渐搞明白的。驾驶员谈了一些，奥利芙谈了一些，两个人讲的情况凑在一起才有眉目。他们起飞后，按照约定的方案在斯普雷克勒斯糖厂上空盘旋——接连转了三个圈子，肯定能让我们的父亲看到，接着驾驶员心血来潮，想开个玩笑。他并没有恶意。他大声喊了几句话，扭歪了脸。引擎声音太响，奥利芙什么都听不清。驾驶员关小引擎，又喊道：“要不要来些绝招？”那只是玩笑罢了。奥利芙看不清他戴着护目镜的脸上的表情，螺旋桨鼓起的气流吹散了他的声音，把意思给拧了。奥利芙听到的是：“看样子有些糟糕。”

可不是吗，她暗忖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死已临头。她飞快地想一下，看看有没有遗忘的事情——遗嘱已经写好，信件都已焚毁，内衣全是新的，家里晚上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充分。她记不得后屋的灯是不是关了。这都是一刹那间想到的事。然后她想兴许还有活命的机会。那个年轻的空军驾驶员显然吓坏了，在应付紧急情况时，恐惧对他来说是最坏的事情。假如她露出心里的惊慌，可能加深他的恐惧。她决心给他一点鼓励。她满面春风地笑笑，点点头，让他鼓起勇气，这一下可乱了套。驾驶员翻了几个斤斗，恢复平飞时，又回过头来问道：“再要不要？”

奥利芙根本听不见，但是她咬紧牙关，决心要帮助驾驶员，不让他飞机坠地之前过于害怕。她笑笑，又点点头。每一个特技飞行动作之后，他总是回头看看，她每次都给他加油。事后，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女人。我把飞行规则全抛开不管了，她还要惊险动作。天哪，她当驾驶员的话，准干得出色！”

## 第十五章

一

亚当像一只心满意足的猫那样蹲在自己的土地上。小溪的入口处有一株巨大的橡树，根系深深地扎到有地下水的地方，站在树下可以望到延展到河边的土地、对岸的冲积平地 and 西面的小山岗。即使在夏天，这里也是个舒适的地方，因为茂密的枝叶挡住了阳光。中间是一行柳树和梧桐，西山长满了牧草，一片黄褐色。萨利纳斯河谷以西的山坡表土层不知什么原因比东面的丘陵要厚，因此西山的草也比较茂密。也许是因为山头储存雨水，使它分布更为均匀；也许是因为树木较多，招来了更多的雨水。

桑切斯的农场——如今该叫特拉斯克农场——种植面积只占极小一部分，但是亚当在想象中已经看到麦浪起伏，河边是一片片翠绿的苜蓿。他听到背后嘈杂的敲击声，那是从萨利纳斯请来的木工们在翻修桑切斯老宅。亚当决定在老宅住家。这才是创始家族的场所。地上的牛粪被铲掉，旧地板被撬开，被牛脖子擦得剥落的窗框全部拆除。换上的是新的月桂树木、散发着浓烈香味的松木、光泽的红杉木和盖新屋顶的、长长的木瓦。厚实的旧砖坯墙刷了一道又一道用盐水和石灰调制的白浆，干后本身仿佛蕴含着亮光。

他打算在这里永久居住。一个园丁修剪了老玫瑰树，种了新的天竺葵，开了菜畦，修了纵横交错的毛渠，把泉水引进菜园。亚当仿佛预先领略到了自己和后代的舒适生活。一间披屋里堆放着许多板条箱，上面蒙着油布，箱子里装的是厚实的家具，都是从旧金山用火车运到金城，再从金城用马车拉来的。

他在饮食方面也会十分舒适。他的留着发辮的中国厨师老李专程到帕哈罗去了一次，采购厨房用的坛坛罐罐、锅瓢碗盏、黄铜和玻璃器皿。离住房很远的下风处在盖一个新的猪圈，还有鸡鸭饲养场和一个狗舍，养狗是为了防止丛林狼来骚扰家禽。亚当作了长远打算，并不急于求成。他雇的人不慌不忙、按部就班地干着活。这是百年大计，亚当要求认真施工。他仔细检查每一处榫头，退得远远的，选择涂在木瓦上的油漆样色。他房间的角落里放了一大堆产品目录：有关机械的、室内装修的、种子和果树的各種目录。他父亲给他的巨额遗产使他感到庆幸。他心里关于康涅狄格州的记忆已经逐渐暗淡。也许是西部强烈的阳光使他的出生地变得逊色了。他的思想回到他父亲的房子、农场、小镇、他弟弟的面庞时，那一切都陷在黑暗里。他摇摇头，不再想了。

他把卡西暂时安置在博尔多尼那幢粉刷得很干净的空房子里，等待老宅翻修完毕和孩子出生。毫无疑问，没等房子修好，孩子早就出生了。但是亚当并不着急。

“我要这房子盖得结实，”他一再这么嘱咐，“我要它经久耐用——全部用铜钉和硬木——什么都不会生锈，不会腐朽。”

为将来操心的不止他一个人。整个河谷，以至整个西部，都在操心。对于处在这个时期的人们来说，过去的日子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美妙和活力。你得走很长一段路才能碰见一个人，而他已经十分衰老，只希望往昔美好的时光重新来临。目前的日子虽然艰难，没有出息，但人们安之若素，因为它只是一个通往锦绣前程的门槛。只要两个人见面，或者三个人在酒吧喝酒，或者十来个人在野营地啃硬鹿肉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谈到河谷的灿烂无比的未来，并且不把它当作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十拿九稳的必然事物。

“肯定会——谁说得准呢？我们这辈子也许看得到，”他们这么说。

人们根据眼前的匮乏来想象未来的幸福。住在山区农场的人也许会用拖橇载运他的妻儿，拖橇是一个底下钉着橡木滑条的大木箱，在坎坷的山路上磕磕碰碰地下来。拖橇给路上的石子硌得直颠，妻子坐在垫着稻草的木箱里，紧紧搂着孩子，牙齿给震得格格直响，不小心舌头都会咬破。做父亲的就会停住脚步想道：等到公路铺设到这里——那时候就好啦。嘿，我们就可以快快活活地坐在一辆高高的轻便马车上，三小时之内赶到金城——世界上还有什么更值得向往的呢？

再举例说，一个人在打量他的橡树林子，这是世上最好的木材，比煤还硬，烧起来比煤更热。他口袋里或许揣着一张有条小消息的报纸：“橡树木材的价格在洛杉矶高达十元一垛”。嘿，等到铁路敷设一条支线通到这里，我可以把锯开风干的木材整整齐齐地堆在铁路旁边，一元五角一垛就够了。满打满算，即使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每垛收三元五角的运费，每垛还有五元的利润，光是那片小树林就可以采伐三千垛木材。也就是说，马上有一万五千元可以到手。

还有一些人眉飞色舞地预言，那些废弃的沟渠可以引水进来灌溉整个河谷——谁说得准呢？我们这辈子也许能看到——还可以打深井，用蒸汽机从地底深处把水抽上来。你能想象吗？有了充沛的水源，这片土地能生产多少东西！嘿，它能成为一座万紫千红的花园！

另一个人，不过他有点异想天开了，他说将来总有办法，或许用冰，或许用别的办法，把我手里现在拿着的这样的桃子一直运到费城，仍旧会像刚摘下来时那样新鲜。

城里人谈论的是下水道和屋内的厕所，有些城镇已经有这类设施了；还谈论街角上安弧光灯——萨利纳斯已经有了——以及电话。谈起未来是无边无际的。将来的日子会幸福得没法说。令人满意的事物会纷至沓来，就像年降雨量高达三十英寸时三月份的萨利纳斯汹涌的河水。

人们眺望着平坦、干燥、灰尘仆仆的河谷和丑陋的新兴的城镇，看到了可爱之处——谁说得准呢？我们这辈子也许能看到。凭这个理由，你不能过分嘲笑塞缪尔·汉密尔顿。他只是比别人更耽于幻想罢了，如果你听说圣何塞那里的人在干些什么，你就会认为塞缪尔的想法并不是荒诞无稽的。塞缪尔不对劲的地方只在于他老是琢磨等这一切成为现实之后，人们会不会幸福。

幸福？他又在胡思乱想了。只要让我们得到这一切，我们就给你看看什么是幸福。

塞缪尔却记得他母亲在爱尔兰的一个表亲的事情。听说他是个爵士，很富有，人又长得英俊，不知怎么搞的，他却在缎子面的长沙发椅上开枪自杀了，当时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美貌绝伦而又爱他的女人。

“欲壑难填哪，”塞缪尔说，“有的人胃口太大了，即使有一块充斥天地的大蛋糕也吃不饱。”

亚当·特拉斯克觉察到他将来的幸福，但目前也感到心满意足。每当他看到卡西坐在阳光下，恬静自若，胎儿在她身体里日长夜大，白皙得几乎带有珠光的皮肤使他联想到主日学

校赠送的画片上的天使，他觉得心头怦然跳动，仿佛堵住了嗓子眼。接着，微风拂动她光亮的头发，她抬起眼睛，这时亚当感到一阵心醉神迷的狂喜，和哀愁相差无几，气都喘不过来。

如果说亚当像一只吃得饱饱的、毛色光泽的猫那样蹲在他的农场里，卡西也像一只猫。她具有一种不近人情的属性，那就是放弃弄不到手的东西。等待能够到手的东西。这两种天赋给了她莫大的好处。她的怀孕完全是意外。当她自己企图堕胎没有得逞，大夫吓唬她的时候，她放弃了那个办法。这并不是说她心甘情愿地接受妊娠。她只不过像熬过一场疾病那样等待妊娠结束。她同亚当结婚也是同样情况。当时她走投无路，采取了一个尽可能好的办法。她也不愿意来加利福尼亚，但是暂时无法实现别的计划。早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她就学会了如何借对手的力量来取得胜利。当你无法抗拒一个人的力量时，因势利导还是比较容易的。世上很少有人知道卡西不愿意待在她目前所待的地方，不愿意处在她现在的境地。她松弛下来，安心等待她坚信总会到来的变化。卡西具有一个无往不利的大罪犯的品质：她不信任任何人，对谁都不推心置腹。她本身就是一个孤岛。她也许根本没有看亚当的新农场和正在翻造的房屋，心里也没有把他庞大的计划当作一回事，因为等她的病好了之后，等她摆脱困境之后，她根本打算住在这里。但是他问话时，她还是作出恰当的回答；否则就是浪费时间精力，这不是一只好猫应有的品质。

“你瞧，亲爱的，房子的方向多好——打开窗子就可以俯视河谷。”

“很美。”

“你明白，听来也许好笑，不过我一直在琢磨老桑切斯在一百年前是怎么干的。当时河谷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一定精心设计过。你知道吗，他还有引水管道呢。他确实有——用红杉木，中间钻出或者烫出洞来，把泉水引过来。我们挖出了几段。”

“那真了不起，”她说，“他准是个聪明人。”

“我真想多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根据房屋的布局、他种植的树木、房子的形状和比例来看，他准有艺术家的气质。”

“他是西班牙人，对吗？西班牙人是有艺术天才的。我记得读书时看到一个画家——不，那是个希腊人。”

“我不知道从哪里才能了解老桑切斯。”

“嗯，总有人知道吧。”

“他花了这么多精力心血，博尔多尼却把这座房子用来养牛。你知道我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呢？”

“什么，亚当？”

“我想知道他有没有一个卡西，有的话又是谁。”

她莞尔一笑，垂下眼睛不去看他。“瞧你说的。”

“他肯定有的！他肯定有。我在有你之前，从没有生活的力量、方向——甚至没有十分强烈的愿望。”

“亚当，你说得我不好意思了。亚当，留神些。别颠动我，疼呢。”

“真对不起，我太笨手笨脚了。”

“不，你不笨。你只不过没有想到罢了。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编编结结，做些衣服？这么干坐着太舒服啦。”

“我们要的东西都可以花钱去买。你就这么坐着舒服舒服。从某方面来说，我认为你比我们这儿谁都辛苦。不过酬报——酬报真了不起。”

“亚当，我怕我前额的疤痕不会褪啦。”

“大夫说时间一久会消褪的。”

“嗯，有时候颜色好像淡一些，有时候又深了。你看今天是不是又深一些？”

“我看不深。”

事实上是深一些。疤痕像是一个巨大的拇指印，上面的皱褶甚至像指印的螺纹。他刚想用手指去抚摩，她扭头躲开了。

“别，”她说，“它怕碰。你一碰颜色就变红。”

“会消失的。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罢了。”

他转身走开时，她笑笑，但是他刚走远，她的眼睛又冷淡而茫然。她不安地挪挪身子。胎儿在蹬。她放松了全身的肌肉。她在等待。

老李走近那株最大的橡树底下她椅子所在的地方。“太太要茶吗？”

“不——好吧，要一点。”

她用眼光打量着他，但是看不透他深褐色的眼睛。他使她心里不踏实。卡西一向能看透任何男人的心理，知道他的冲动和欲望。但是老李的脑子像橡皮那样柔软而又能把你弹回来。他的脸瘦削而不讨厌，前额宽阔而敏感，嘴角老是带笑似的翘着。他一根油光乌亮的长辫子梢上用一条黑丝带扎住，从肩头垂下，在胸前有节奏地摆动。干气力活时，他把辫子盘在头顶。他穿的是窄裤腿的棉布裤子、没有后跟的黑便鞋和盘花纽扣的中国式罩衫。他一有可能就把手拢在袖管里，仿佛怕看到它们似的，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这样。

“我去搬张小桌来，”他说着稍稍哈一下腰，拖着脚步走了。

卡西望着他的背影，皱起眉头。她并不怕老李，但是有他在场她就觉得不自在。不过他是个懂规矩的好仆人——再好也没有了。他对她又会有什么损害呢？

## 二

进入盛夏后，萨利纳斯河水渗入地底，尚未干涸的地方，滞留的河水在陡岸底下形成绿悠悠的池塘。牛群白天待在柳树下面犯困，只在晚上才出去吃草。牧草染上了红棕色。河谷里每天下午必然起风，刮起的尘土像迷雾一样，升得有山顶那么高。大风刮跑了表土，野燕麦的根都裸露出来，像黑人的拳曲的头发。干草和小树枝在光溜溜的地上被刮得飞快地翻滚，碰到长根的东西才能停住；小石子也被吹得乱滚。

老桑切斯把住宅盖在小溪谷的理由越来越明显了，因为风和尘土吹不到这里，即使干旱，那股冰凉清澈的泉水仍旧汨汨不断。亚当望着他的干旱的、灰蒙蒙的土地，就像所有初到加利福尼亚的东部人那样，不由得惊慌起来。在康涅狄格州，夏天两星期不下雨就出现旱情，四星期不下雨就成了旱灾。田野如果不现绿色，草木就濒于死亡。但是在加利福尼亚，五月底到十一月初之间通常没有雨水。东部人尽管事先听说了，每到无雨的月份也总觉得土地出了毛病。

亚当派老李送一个便条到汉密尔顿家，请塞缪尔到他新买下的农场来一次，商量商量打井的问题。

老李赶了特拉斯克家的马车到汉密尔顿农场时，塞缪尔正坐在树荫底下，看他的儿子汤姆设计制作一种新颖的浣熊捕捉机。老李把手拢在袖管里在一旁等候。塞缪尔看了便条。“汤姆，”他说道，“如果我外出同一个缺水的人谈谈水的事情，你看你能管好这个农场吗？”

“干吗不让我陪你一起去呢？你也许需要一个帮手。”

“谈话的帮手吗？——那方面我才不需要呢。假如我有判断力的话，在短时期内还不会破土开工。在打井的问题上，肯定有许多话要谈——每一锹土平均至少要五六百字。”

“我很想去——是特拉斯克先生那里，可不是吗？他上次来我没见到。”

“开工的时候你可以去。我年纪比你大。在谈判方面，该由我先去。你明白，汤姆，浣熊会把它的小爪子从这里伸出来，解脱自己。你要知道，浣熊可聪明呢。”

“你看到这个零件吗？它是用螺丝钉咬住，弯到下面去的。即使你给卡住也休想挣脱。”

“我可没有浣熊聪明。不过我认为你的捕捉机能行。汤姆，我去告诉你妈妈我要到哪儿去，你替‘赞美上帝’备上鞍子好不好？”

“我赶了车来的，”老李说。

“我还得回来呀。”

“我送你回来。”

“哪里的话，”塞缪尔说，“我把我的马带去，然后可以骑回来。”

塞缪尔挨着老李坐在轻便马车上，他那匹黑蹄鞍马笨拙地跟在后面。



“你叫什么名字？”塞缪尔愉快地问道。

“李。还有名字。李是父亲家的姓。姓李。”

“我看过不少有关中国的书。你生在中国吗？”

“不。生在这里。”

马车在车辙累累的土路上摇摇晃晃地向尘土漫漫的河谷驶去，塞缪尔好久没有作声。“老李，”他终于开口说，“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有一件事我一直捉摸不出道理，我想问问你。爱尔兰穷乡僻壤来的不识字的土包子，满脑袋的盖尔土语，舌头又像土豆那样不灵活，在这里待了十年之后，也能凑合着说说英语了，可是你们为什么还说洋泾浜英语呢？”

老李咧嘴笑笑。“我老说中国话，”他说。

“嗯，我想你有你的理由。这不关我的事。如果我不相信你不会说，希望你别生气，老李。”

老李瞅着他，鼓鼓的上眼皮里的棕色眼睛仿佛变得开阔深邃，不再显得异样，而是人的眼睛，因为理解了对方面而显得热情。老李格格笑了。“那是为了方便，”他说，“甚至可以说是自我保护。我们说洋泾浜英语主要是让别人听懂。”

塞缪尔仿佛没有注意到老李的语言突然起了变化。“前两个理由我能理解，”他沉思地说，“但是第三个理由叫我摸不着头脑了。”

老李说：“我知道人们难以相信，但是我和我的朋友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了。举例说，假如我走到一位太太或者先生面前，像现在这样用正规的英语说话，他们不一定听得懂。”

“为什么？”

“他们指望我讲的、愿意听的都是洋泾浜。他们不听我讲的正规英语，当然听不懂了。”

“能有那样的事吗？我怎么能懂呢？”

“正因为这样，我才用正规的英语同你谈话。很少有人像你一样，能实事求是地观察而没有先入之见。你看到的是实际情况，而大多数人只看到他们指望看到的东西。”

“我倒没有想到。再说，我受到的磨炼没有你多，不过你说的话有点道理。你知道，我很乐意跟你谈话。我有许多事情要问你。”

“尽管请便。”

“问题太多啦。举例说，你留辫子。我在书上看到，辫子是满洲人征服中国南方人之后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奴役的标志。”

“确实如此。”

“你在这里满洲人根本管不着，你干吗还要留辫子呢？”

“讲中国话。辫子是中国式样——懂吗？”

塞缪尔哈哈大笑。“那倒符合实际情况，”他说，“但愿我也有那样一个护身符似的东西就好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我的意思说清楚，”老李说，“没有相似的经历是很难理解的。据我所知，你不是出生在美国的。”

“对，我生在爱尔兰。”

“要不了几年，你的外国味道几乎完全可以消失；可我呢，我出生在美国格拉斯谷，在美国上了中学，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念了几年书，我怎么也不能同美国人打成一片。”

“假如你把辫子剪掉，跟别人一样打扮，一样讲话呢？”

“我试过，不行。在那些所谓白人的眼里，我仍旧是个中国人，并且是打了折扣的中国人；而我的中国朋友都开始躲着我。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

老李把车子赶到一株树下，下了车，解开笼头缰绳。“该吃午饭啦，”他说，“我准备了一包食物。你想吃一点吗？”

“当然想吃。咱们坐到树荫底下去。我有时候忘了吃饭，那真是怪事，因为我整天都觉得饿。你讲的事情我很感兴趣。听来相当有道理。现在我忽然想起，你应该回中国。”

老李讥刺地朝他笑笑，“我找了一辈子都没有找到的办法，你在几分钟之内不见得能找到。我回过中国。我爸爸干得相当不错。但是也行不通。他们说我像洋鬼子；说我讲起话来也像洋鬼子。我的言语举止还出错，自从我爸爸离开中国之后出现的许多事物我都不了解。他们不接纳我。不管你信不信——我在中国比在这里更像是外国人。”

“不由我不信，这话是有道理的。你讲的话中值得我好好思索的地方太多啦，想到二月二十七号都想不完。我问你这些问题，你在意吗？”

“事实上并不在意。说洋泾浜的麻烦在于你得用洋泾浜思想。我大量写作，免得我的英语荒疏。听和看是一回事，说和写又是一回事。”

“你有没有搞错的时候？我是指讲漏了嘴，说出正规英语来？”

“不，不会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使人失望的问题。你瞅着一个人的眼睛，看出他指望的是一团糟的洋泾浜，你便说一团糟的洋泾浜。”

“我认为这话有道理，”塞缪尔说，“我自己常说笑话，因为人们打老远到我家里来就想笑笑、开开心。即使我情绪很坏的时候，我还是同他们有说有笑，逗他们高兴。”

“但是人们都说爱尔兰人是性格开朗的民族，爱说爱笑。”

“那跟你的辫子和洋泾浜一样。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性格忧郁的民族，善于忍受不寻常的痛苦。人们常说，如果没有威士忌来把世道不平的地方泡泡软，他们会自杀的。至于他们爱说笑话，那是为了不使别人失望。”

老李解开一个小瓶。“你想尝尝这个吗？中国酒——五加皮。”

“什么？”

“中国白兰地。劲头大——事实上是一种加了苦艾的白兰地。非常凶。能把不平的世道泡软。”

塞缪尔就着瓶子喝了一小口。“有点烂苹果的味道，”他说。

“是啊，不过是好闻的烂苹果味道。你再尝尝，让它顺着舌根流下去。”

塞缪尔喝了一大口，仰起头。“我体会到你的意思了。味道真不坏。”

“这儿有三明治、泡菜、奶酪和一罐牛奶。”

“你很会安排。”

“是啊，我比较注意。”

塞缪尔咬了一口三明治。“我有好几十个问题。你讲的事情使我想起最突出的一个。你在意吗？”

“一点不。我想对你提出的唯一的一点要求是，有别人在场时，别照现在的口气同我说话。那一来会把他们搞糊涂，他们也不会相信。”

“我尽量做到。”塞缪尔说，“如果我有疏忽的时候，你就当我在开玩笑好了。一个人很难一分为二，并且要分得丝毫不差。”

“我想我已经猜到了你要问的问题。”

“我要问什么呢？”

“我为什么甘心做仆人。”

“你怎么知道的？”

“那很自然。”

“这问题会使你生气吗？”

“你问的我不生气。除了假装平易近人的问题之外，别的都不会使人难堪。我不明白做仆人的有什么丢脸。仆人的位置是哲人的避难所，懒人的生计，如果干得出色，还是有权的、

受到敬爱的位置。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聪明人从事仆人的工作——为什么不做好仆人的工作，从中得到好处。一个好仆人享有绝对的安全，并不是出于主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主人的习惯和懒惰。要一个人改变调味品或者自己找袜子是很难的。他宁肯留一个坏仆人也不愿意常常更换。至于好仆人——我就是一个极其出色的——能够完全控制他的主人，叫他想什么，做什么，跟谁结婚，什么时候离婚，把他管得服服帖帖，或者使他快活，最后立遗嘱时还让仆人分到财产。只要我高兴，我替任何人当仆人都能骗他、耍他、剥夺他，临走时他还感激我。最后，拿我所处的境况来说，我是容易受到欺凌的。我的主人会替我出头，保护我。你得干活、操心。我干的活、操的心比你少。我算是好仆人。坏的根本不怎么干，用不着操心，仍旧不愁衣食，得到保护。仆人这一行里面，不称职的人太多，好的太少。”

塞缪尔朝他倾着身子，注意听他讲的话。

老李接着说：“这样聊过之后再回过头来说洋泾浜也比较松快了。”

“这儿离桑切斯农场没多少路。我们干吗在这么近的地方歇脚？”塞缪尔问道。

“有时间聊聊。我是第一流中国仆人。可以走了吗？”

“什么？噢，当然可以。不过你的生活一定很单调。”

“那是唯一的缺点，”老李说，“我一直打算到旧金山去，自己开一家店铺。”

“洗衣店？还是杂货铺？”

“都不是。中国洗衣店和饭馆已经太多了。我或许想开一家书店。我喜欢这一行，竞争也不厉害。不过我也许不付诸实行。仆人慢慢会丧失主观能动性的。”

### 三

下午，塞缪尔和亚当骑了马踏勘农场的土地。像每天下午一样，又刮风了，黄色的尘土直上云霄。

“啊，这地方不坏，”塞缪尔嚷道，“难得有这么好的地方。”

“我觉得土被风一点一点地刮跑了，”亚当说。

“不，只是稍稍挪动一下地方罢了。你这儿有些土被刮到詹姆斯农场，但是索西农场的土也会刮到你这儿来。”

“反正我不喜欢这种风。它使我心神不定。”

“风刮得太久的话谁都不喜欢。牲畜也会烦躁不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河谷上游有人种了橡胶树作为防风林。澳大利亚的桉树，据说每年能长十英尺。你干吗不种几行试试？到时候多少能挡住一点风势，并且又是极好的薪材。”

“好主意，”亚当说，“我真正需要的是水。风可以把我找到的地下水都抽上来。我想如果

能打几口井，提水灌溉，表土就不会吹跑了。我还可以种些豆子。”

塞缪尔眯着眼睛看风势。“你要水，我可以替你找，”他说，“我自己还有一种小水泵，提水速度快。是我自己发明的。风车的造价相当高。我也许能替你建几座，替你省些钱。”

“那敢情好，”亚当说，“只要风替我干活，就不在意了。有了水之后，我打算种苜蓿。”

“那卖不出价钱。”

“我不是想卖。几星期前，我到格林菲尔德和冈萨雷斯那一带遛了一圈。那边搬来了几户瑞士人。他们养了一些奶牛，每年种四茬苜蓿。”

“我听说了。他们带来了瑞士奶牛。”

亚当想到未来的安排，顿时容光焕发。“那正是我想干的。我可以出售黄油和乳酪，用牛奶来喂猪。”

“你这可要替我们这个河谷争光啦，”塞缪尔说，“你会替未来带来真正的欢乐。”

“只要我能搞到水。”

“只要这儿有水，我一定替你找到。我现在就找。我把我的魔杖带来啦。”他拍拍绑在马鞍上的一根有叉的木杆。

亚当指着左边一片长着艾灌丛的宽阔的平地。“你瞧，”他说，“三十六英亩，几乎像地板一般平。我下过钻。表土厚度平均三英尺半，最上面的是沙壤土，不到一犁深的地方就是沃土。你能在那里找到水吗？”

“现在不好说，”塞缪尔说，“我得先看看。”

他下了马，把缰绳交给亚当，解下那根有分叉的木杆。他慢慢走着，两臂前伸，两手握着分叉，杆尖冲上。他走的路线曲曲折折。有一次他皱皱眉头，后退几步，摇摇头，接着又朝前走。亚当策马缓缓跟在后面，带着另一匹马。

亚当的眼睛一直盯着木杆。他看到它晃了一下，然后猛地一动，仿佛一条无形的鱼上了钩，在扯钓丝。塞缪尔全神贯注，神情严肃。他继续往前走，直到他平举着的叉杆的一头明显地朝下沉的时候他才站住。他慢慢转了一个圈子，折下一根灌木树枝，扔在地上。他又退出刚才转过的圈子，举起叉杆，再朝做了标志的地方走去。他逐渐走近时，杆尖又朝下一沉。塞缪尔宽慰地舒了一口气，把木杆放在地上。“我能在这里打出水来，”他说，“并且不太深。拉力很强，说明水多。”

“好，”亚当说，“我再带你去看几个地方。”

塞缪尔削了一根木橛子，插进地里。他劈开橛子顶端，嵌了一根横条，便于以后辨认。接着他把周围发脆的小灌木踢倒，让标志明显一点。

在相距三百码的地方，他试了第二次，木杆几乎像是从他手里拉脱似的。“这里的水多极

啦，”他说。

第三次勘探收获不大。折腾了半小时之后，他只发现一些不明显的征兆。

两个人骑了马慢慢回特拉斯克家。浮悬在空中的黄色尘土经阳光一照把下午染成了金色。同往常一样，傍晚时风势减弱，但有时要过了半夜，天空的尘土才会澄清。“我早知道这是个好地方，”塞缪尔说，“谁都看得出来。但是没料到竟有这么好。你这块地下面肯定汇聚了大量从山上流来的水。你真会选择地方，特拉斯克先生。”

亚当笑了。“我们家在康涅狄格州有一个农场，”他说，“祖祖辈辈六代人一直在刨石头。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拖撬把石头搬去垒墙。我原以为这是所有农场的普遍情况。到了这里，我觉得奇怪，甚至有点惭愧。你想找石头，跑许多路还不一定找得到呢。”

“说到惭愧也很奇怪，”塞缪尔评论说，“我认为一个人即使到了身内身外之物都得抛弃的时候，他仍会自找麻烦，设法隐藏一些感到惭愧的东西。我们怎么都摆脱不了。”

“这也许有助于我们保持谦卑。对上帝存有敬畏。”

“我想是这样的吧，”塞缪尔说，“我想谦卑准是好事，因为没有谦卑之心的人是极少的，但是当你对谦卑进行检验时，你很难看到它的价值所在，除非你承认它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痛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痛苦——我怀疑人们有没有好好地研究过它。”

“谈谈你那根木杆吧，”亚当说，“它怎么起作用呢？”

塞缪尔摸摸那根已经缚在马鞍上的带叉的木杆。“其实尽管它能起作用，我并不信赖它。”他朝亚当笑笑。“也许是这么一个道理：我有一种直觉，我知道哪里有水。某些人在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得天独厚。比如说——我们不妨管它叫谦卑，或者对自己没有信心，这就迫使我像耍魔术似的把我知道的东西弄到外面来。这么解释，不知你是不是明白？”

“我得琢磨琢磨，”亚当说。

马匹自己寻路回去，垂着头，嚼铁上的缰绳松松地挂着。

“你能在这儿过夜吗？”亚当问道。

“能，但还是不过夜的好。我没有对莉莎说晚上不回去。我不愿意叫她担心。”

“她知道你来这儿吧。”

“她当然知道。不过我今晚最好还是骑马回去。时间晚一点倒没有问题。假如你留我吃晚饭，我很乐意吃了走。你希望我什么时候开始打井呢？”

“现在——越早越好。”

“你明白，跟水打交道可不便宜。每打一英尺深，我得收费五毛，甚至还要多一些，根据下面的地层情况。可能花不少钱呢。”

“我有钱。我要的是水井。听着，汉密尔顿先生——”

“‘塞缪尔’更容易称呼。”

“听着，塞缪尔，我要把我这块土地改造成花园一样。你要知道，我的名字是亚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伊甸园，更不用说被逐出伊甸园了。”

“我第一次听到建花园还有这么妙的理由，”塞缪尔格格笑了。“果园在哪里呢？”

亚当说：“我不种苹果树。那会惹麻烦。”

“夏娃会怎么说呢？你知道，她有发言权。再说，夏娃喜欢苹果。”

“这个夏娃不一样。”亚当的眼睛亮了起来。“你不了解我这个夏娃。她会赞美我的抉择。我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她的优点。”

“你有一件希罕的宝贝。这会儿我想不出更大的幸运了。”

他走近桑切斯老宅所在的小溪谷的入口处，可以看到那株大橡树的郁郁葱葱的圆树冠。

“幸运吗，”亚当轻轻说，“你不了解。谁都不了解。我有过灰暗的生活，汉密尔顿先生——哦，塞缪尔。并不是说，同别人相比时我的生活坏，而是说毫无意义。我不明白我同你说这些干什么。”

“也许因为我喜欢听你说。”

“我母亲——在我记事之前就死了。我的继母是个好女人，不过很苦恼，又有病。我父亲是个严肃的好人——甚至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人。”

“你对他没有感情？”

“我对他的感情正如在教堂里的感情一样，还有不少畏惧的成分。”

塞缪尔点点头。“我理解——有人还想要那种感情呢。”他苦笑了一下，“我就一直想要。莉莎说这就是我欠缺的地方。”

“我父亲把我送进军队，到了西部，打印第安人。”

“你对我讲过。不过你的思想方法不像军人。”

“我不是个好军人。我似乎把什么话都告诉你啦。”

“你准是自己要这么做的。凡事都有原因。”

“军人必须做他们非做不可的事情——至少对这些事情感到满意。我却认为没有理由去杀那些男男女女，即使找出理由向我解释，我也不明白。”

他们默默地骑着马。过一会儿，亚当接着说：“我离开军队时，像是从沼泽里爬出来那

样，浑身淤泥。我到处流浪了好久才回家，到我并不热爱的记忆中的地方。”

“你父亲呢？”

“他死了，家庭成了一个歇歇脚、干干活的地方，等待老死的地方，正像等待一次可怕的野餐似的。”

“你一个人吗？”

“不，我还有一个弟弟。”

“他在哪儿——等待野餐吗？”

“是啊——是啊，十分确切。然后，卡西来了。以后我有时间讲，你有兴致听的时候，我也许同你讲讲。”

“我有兴致听，”塞缪尔说，“我听起故事来像吃葡萄一样。”

“她身上仿佛散发出一种光。一切都改观了。世界也开阔了。每天早晨醒来觉得日子也美好了。到处都是无穷的希望。世界上的人也显得善良漂亮。我再也不感到害怕了。”

“我理解，”塞缪尔说。“这种感觉对我并不陌生。它从不消失，只是有时候离远一些，或者你自己离它远一些。对，我太熟悉啦——细微末节我都熟悉。”

“这一切都来自一个受了伤的弱小的姑娘。”

“不是来自你自己吗？”

“噢，不，否则它早就出现了。不，是卡西带来的，它存在于卡西周围。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打井了吧。我得用某种方式报答我得到的好处。我要建起一座美好的花园，适合于她居住，让她的光辉照耀。”

塞缪尔咽了好几次口水，他说话时嗓音嘶哑，仿佛喉咙被掐住似的。“我看到了我的责任，”他说，“假如我够得上做一个人，够得上做你的朋友的话，我清楚地看出了自己的责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塞缪尔讥刺地说：“我有责任把你讲的那个东西揪住，一脚踢翻，再把它提起来，给它抹上一层厚厚的粘泥，蒙住它那危险的亮光。”他的声音越来越激烈。“我应该把这个满是污泥的东西给你看看，让你知道它的肮脏和危险。我应该叫你仔细观察，让你看到它实际是多么丑恶。我应该提醒你，它是何等反复无常，再举出许多相似的例子。我应该把奥赛罗的手帕给你（奥赛罗是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因受副官的挑拨，怀疑妻子苔丝德蒙娜对他不忠，杀死了妻子后发觉自己受骗，追悔莫及，遂自杀）。对，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我还应该把你混乱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来，让你看清你的冲动像铅一般灰暗，像阴湿地方的一头死牛一般腐烂。假如我尽到了我的责任，我就能把你讨厌的旧时生活归还给你，觉得心情舒畅，欢迎你回到霉臭的棚屋里去。”



“你在开玩笑吧？也许我不该讲给你听——”

“这是做朋友的责任。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也为我尽过这种责任。但是我不是忠实的朋友。在我交往的人中间，我也不会得到这种名声。既然你认为是美妙的东西，你就保存它，为它陶醉吧。我只管替你打井，即使需要钻透地心，我也替你打。我要像挤橘子汁那样，替你把水挤出来。”

他们到了橡树底下，朝房子骑去。亚当说：“她就在那儿，坐在外面。”他嚷道：“卡西，他说有水——有许多水。”他又兴奋地回过头说：“你知道她快有孩子了吗？”

“即使离得这么远，她看来也很美，”塞缪尔说。

## 四

由于白天很热，老李在室外一株橡树底下摆开饭桌，太阳落到西山时，他从厨房进进出出，搬来了晚饭吃的冷肉、泡菜、土豆色拉、椰子蛋糕和桃子馅饼。桌子中央放了一个陶器大罐，里面装满了牛奶。

亚当和塞缪尔从盥洗室出来，两人的头发和脸上还闪着水珠，塞缪尔的胡子用肥皂洗后变得蓬松。他们站在搁板桌旁边，等卡西出来。

她走得很慢，小心翼翼，仿佛怕摔倒似的。她宽大的裙子外面罩了一条围裙，多少掩盖了大肚子。她的神情安详而带稚气，两手十指交叉，搭在身前。她到了桌子前才抬起眼睛，先看看塞缪尔，再望着亚当。

亚当替她拖开椅子。“你还没有见过汉密尔顿先生吧，亲爱的，”他说。

她伸出手说：“你好。”

塞缪尔一直在打量她。“长得很美，”他说，“我见到你很高兴。你身体好吧？”

“噢，很好。我很好。”

两个男人坐了下来。“她不论有意无意总是安排得很像样。每顿饭都搞得相当隆重。”

“别那么说，”她说，“并不是那样。”

“你觉得像宴会吗，塞缪尔？”亚当问道。

“确实像，我还可以告诉你，提到宴会，再也没有我这号的人选了。我的孩子们更糟糕。我的儿子汤姆今天也想来。他一心想离开农场，来外面遛遛。”

塞缪尔突然发现只有他一人说话，才不至使餐桌上冷场。他一住口，马上就是静默。卡西吃一片烤羊肉，眼睛一直瞅着盘子。她用她小而尖利的牙齿咬住羊肉时，抬起眼睛。隔得很宽的眼睛毫无表情。塞缪尔打了一个寒战。

“你不冷吧？”亚当问道。

“冷？不。我想大概是有一只鹅在我墓上走过。”

“哦，我有那种体会。”

饭桌上又沉静了。塞缪尔等待有谁开头说话，但是又预先知道不可能。

“你喜欢我们的河谷吗，特拉斯克太太？”

“什么？哦，喜欢。”

“假如不嫌我问得冒失的话，你孩子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大约再过六星期，”亚当说。“我妻子是个少有的典范——一个言语不多的女人。”

“有时候沉默很说明问题，”塞缪尔说，他看到卡西的眼光猛地抬起来又垂下，前额伤疤的颜色似乎也变深了。她仿佛挨了一鞭子，正如你用长鞭的鞭梢抽打马一样。塞缪尔记不起他说了什么话，竟使她心里一惊。他觉得一种紧张感向他袭来，好像找水的木杆下沉前一刹那的心情，好像觉察到某种奇怪而一触即发的东西。他瞥了亚当一眼，只见他出神地瞅着他妻子。任何奇怪的事情，在亚当看来都不奇怪。他脸上充满了幸福的神情。

卡西在嚼一块肉，用门牙咀嚼。塞缪尔从没有见过有谁是这么吃东西的。她咽下后，小小的舌头舐一下嘴唇。塞缪尔心里反复想着：“不对头——有点不对头——可又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头。”这时候，饭桌上仍旧静悄悄的。

他背后有脚步声。他回过头。老李端来一壶茶，放在桌子上，又拖着脚步走了。

塞缪尔开始说话，想打破沉默。他谈自己刚从爱尔兰来到这个河谷时的情况，但是没说多久，发现卡西和亚当都没听他讲。他的孩子小时候常常缠着他，要他讲书里面的故事，不让他歇下来，为了试试他们在不在听，他想出一个花招，现在他就用这个花招来证实卡西和亚当不在听他说话。他插进了两句毫不相干的废话。亚当和卡西都没有反应。他放弃了尝试。

他匆匆吃完晚饭，喝了滚烫的茶，折好餐巾。“夫人，请原谅，我要回家了。谢谢你的款待。”

“晚安，”她说。

亚当一跃而起。他仿佛从梦幻中被唤醒。“别忙着走。我原希望能留你在这里过夜。”

“不，谢谢你，我得回去。骑马路程并不远。我想——当然，我知道——今晚有月亮。”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打井呢？”

“我得把器材收拾一下，钻头磨磨锋利，家里的事安排安排。过几天我派汤姆先把器材运来。”

亚当又恢复了生气。“快点着手，”他说，“我希望早些有水井。卡西，我们快要建立世界

上最美丽的地方啦。任什么地方都不能同这里相比。”

塞缪尔朝卡西瞟了一眼。她脸上表情没有丝毫改变。眼睛还是没精打采，向上翘的嘴角仍旧一动不动。

“那敢情好，”她说。

塞缪尔霎时间有一种冲动，想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把她从冷漠中惊醒过来。他又打了一个寒战。

“又是一头鹅吗？”亚当问道。

“又一头鹅。”薄暮已经降临，天际的树影已经模糊了。“那就再见了。”

“我陪你走一段。”

“不用了，你陪着你妻子吧。你们晚饭还没有吃完呢。”

“可我——”

“坐下，老兄。我能找到我的马，即使找不到，我也会把你的马偷一匹。”塞缪尔轻轻地把亚当按到椅子上。“再见，再见。再见啦，夫人。”他朝马棚快步走去。

那匹大蹄子的老马“赞美上帝”，在马槽前挪动着两片比目鱼似的嘴唇，津津有味地吃着干草。笼头上的铁链磕在木马槽上丁当作响。塞缪尔的鞍子的木镫挂在一枚大钉子上，他取下鞍子，搭上宽阔的马背。系马肚带时，他听到背后有些动静。他扭过头，看到棚外微弱的光线中衬出老李的身影。

“你什么时候再来？”那个中国人轻声问道。

“说不好。也许过几天，也许过一星期。老李，那是怎么一回事？”

“你指什么？”

“天哪，我觉得毛骨悚然！这儿出了什么毛病？”

“你指什么？”

“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

“中国仆人只干活——不听不问。”

“对。我想你做得对。你当然做得对。真抱歉，我不该问。不太礼貌。”他转过身，把嚼铁塞在“赞美上帝”的嘴里，套上笼头，露出它两个大耳朵。他抽出缰绳，搁在马槽上。“再见，老李，”他说。

“汉密尔顿先生——”

“嗯？”

“你要厨师吗？”

“我那农场还请得起厨师？”

“我工钱不多要。”

“莉莎会把你累垮的。怎么啦——你不想在这儿干下去吗？”

“我只是问一声，”老李说，“再见。”

## 五

亚当和卡西还坐在树下，暮色越来越深了。

“是个好人，”亚当说，“我喜欢他。但愿我能劝说他到这里来接管农场——当个总管。”

卡西说：“他有自己的农场，自己的家。”

“是啊，我知道。可是他那块地太次了。他在我这儿领工资能比他自己挣的多。我打算聘请他。熟悉一个新地方需要时间。正如再诞生一次，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一向知道雨从哪一个方向来。这儿情况就不同了。以前我本能地知道会不会起风，什么时候转冷。不过我要学着干。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罢了。你舒服吗，卡西？”

“嗯。”

“有那么一天，不会太远的，你会看到整个河谷满是翠绿的苜蓿——从翻修好的房子的大窗户里举目可见。我要种上一行行的桉树，我要向外地订购种子和植树——建立一个实验农场之类的庄园。我甚至可以试种中国的荔枝。不知这儿能不能长。嗯，反正我可以试试。老李也许能教我。小孩出世以后，你可以跟我一起跑遍这个地方。你事实上没有好好看过呢。我告诉过你没有？汉密尔顿先生要在这里建风车，我们在这里就能看到风车旋转。”他把两腿舒舒服服地在桌子底下伸直。“老李应该掌灯啦，”他说，“他在干什么，怎么还不来。”

卡西平静地说：“亚当，我原先就不愿意来这儿。我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下去。只要能脱身，我马上就走。”

“噢，别胡说。”他笑了。“你像是第一次离开家的小孩。等你在这儿住惯了，生了孩子之后，你会喜欢这儿的。你知道，我刚参军的时候，我也以为我想家会想死的。但是我也过来了。我们都会熬过来的。别讲那种傻话啦。”

“不是傻话。”

“那也别讲啦，亲爱的。孩子出生之后，一切都会改变的。你等着瞧。等着瞧吧。”

他合抱双手，枕在脑后，从树枝空隙中望着天上隐约的星星。

## 第十六章

一

塞缪尔·汉密尔顿骑马回家，那晚月光皎洁，白茫茫、灰蒙蒙的山峦像是月球上的景色。树木和土地跟月球上一般干槁，周围似乎没有空气，死一般的静寂。荫翳的地方黑得没有层次，开阔的地方白得没有颜色。塞缪尔不时可以看到一些隐秘的活动，因为夜间出来的动物正在觅食——月色好的时候，鹿整宿吃草，白天则在灌木丛中睡觉。兔子、田鼠和其它一切经常遭到捕食的小动物在夜色下觉得比较安全，它们跳跳蹦蹦，匍匐爬行，一听到什么动静或者闻到什么气味，有危险可疑时就立即纹风不动，装得像石块或者小树丛。掠夺成性的动物也没有歇着——修长的黄鼠狼像起伏的褐色波浪；矮壮的山猫肚子贴地蹲着，几乎觉察不到，除非它们的黄眼睛在合适的角度下反射亮光，突然一闪；狐狸仰起尖鼻子，嗅着空气中有没有热血动物的气味，可供它当晚餐；浣熊在死水塘附近踟蹰，青蛙在鼓噪。丛林狼在山坡上奔窜，它们悲喜交集，朝着它们的月亮女神抬头喊出它们的感情，半是哀号，半是大笑。在这一切影影绰绰的喧嘈之上，猫头鹰鼓翼掠过，给地下的动物抹了一笔影影绰绰的恐惧。下午的风已经停息，只有燥热的山峦造成的上升暖流搅动了一丝叹息似的微风。

“赞美上帝”那与众不同的蹄声响起时，附近的夜间动物立刻静下来，等它走远之后才敢作声。塞缪尔的胡子闪着银光，灰白的头发蓬松地耸在头上。他那顶黑帽子挂在鞍头上。他心口隐隐作痛，觉得烦闷。这是我们平时称之为“威尔士耗子”的悲观情绪（这里的原文是德语 *Weltschmerz*，意思是“世界的痛苦”，同英语中的 *Welsh rats* 发音相近），它像一股气体似的渗入你的心灵，散布悲观失望，你想寻找造成这种情绪的事由，但是找不到。

塞缪尔回忆那个条件优越的农场和地下水的显示情况——那方面不可能有“威尔士耗子”，除非他隐藏着嫉妒。他扪心自问，嫉妒是没有的。他继续回忆亚当建立伊甸式花园的幻想和亚当对卡西的崇拜。这方面也没有痛苦，除非——除非他还在暗自沉思他已经愈合的创伤。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已经忘掉了痛苦。回忆往事是柔和、温暖、舒服的，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他的小肚子和大腿已经没有渴望了。

当他骑马在黑暗的树荫和明亮的开阔地穿行时，心里继续思索。“威尔士耗子”什么时候开始爬上他心头的呢？他想起来了——是卡西引起的，那个美丽、小巧、娇气的卡西。她怎么啦？她不声不响，但是许多女人也是不声不响的。那又是怎么回事呢？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想起当时他有一种紧迫感，正如握着木杆探测地下水时的感觉一样。他还想起那几次寒战。现在他确定了时间、地点和人。是吃晚饭的时候发生的，具体的人是卡西。

他想象她的模样，仔细琢磨：两只隔得很宽的眼睛，秀气的鼻子，嘴巴小了一点，不过很甜，小而有力的下巴，然后又回到眼睛。眼光是不是冰冷的？问题是不是出在眼睛上面？他的思想围绕在这一点。卡西的眼睛没有表情，没有流露任何思想感情。她的眼睛里面没有丝毫可以辨认的东西。那简直不是人类的眼睛。他不由得想起一件事——什么事呢？——一件往事，一个景象。他竭力思索，它终于浮现出来了。

尽管事隔多年，它浮现出来时仍旧有声有色，使人百感交集。那时他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孩子，要把手举得高高的才能握住他爸爸的手。他走在伦敦德里的铺着圆石的街道上，感到

了有生以来初次看到的大城市的熙攘和欢乐。集市上有木偶戏，街上摆开了农产品的货摊，马和羊就圈在街心，准备出售、交换或拍卖，还有一些货摊摆满了花里胡哨、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叫人眼馋，由于他爸爸当时情绪很好，这些东西几乎是垂手可得的。

接着，人群像一条汹涌的河流卷了过来，他们像是山洪上漂浮的小木片，被挟带到一条狭窄的小街上，前胸后背都受挤，两脚几乎沾不上地。小街通向一个广场，广场上一座灰色建筑的墙前搭了一个高大的木头架子，垂下一根有活套的绳索。

塞缪尔和他的爸爸被人流推搡着，越来越接近架子了。他记得他爸爸说：“这不是给孩子看的。这不是好看的，孩子更不能看。”他爸爸挣扎着想转身，在人群的浪潮前挤出去。“让我们出去。请让我们出去。我带着孩子呐。”

浪潮中的人群面目无法分辨，无动于衷地一个劲儿往前挤。塞缪尔仰起头望着那个木架。几个穿黑衣服、戴黑帽子的人已经爬上了高高的平台。他们中间是一个金色头发的男人，下身穿一条深色的裤子，上身是一件敞领的浅蓝色衬衫。塞缪尔和他爸爸离平台很近，孩子把头抬得高高的才看得见。

金色头发的人仿佛没有胳膊。他朝人群扫了一眼，然后低头望着下面，直勾勾地盯着塞缪尔。当时的景象清晰明确。那人的眼神没有深度——跟别的眼睛不一样，不像是人的眼睛。

平台上突然一阵骚动，塞缪尔的爸爸两手交叉抱住孩子的头，手掌蒙住他的耳朵，手指在他脑后碰到一起。那两只手使劲扳下塞缪尔的头，把他的脸紧按在他爸爸那件最好的黑色上衣前。尽管他使劲挣扎，头却动弹不得。他只看到从自己眼睛周围透过的一圈亮光，只听到隔着他爸爸的手传来的沉闷的喧哗。他还听到猛烈的心跳。随后，他觉得他爸爸的手臂肌肉僵硬，他的脸感觉到他爸爸大口喘着气，深呼吸一下，屏住不动了，手却在颤抖。

这件事还有一点下文，他一面越过马头凝视着前面的空间，一面回忆——小酒店一张破旧的桌子，喧闹的谈笑声。他爸爸面前摆着一个锡镶啤酒杯，自己面前是一杯热牛奶，散发着糖和桂皮的甜香。他爸爸的嘴唇紫得奇怪，眼睛里噙着泪水。

“早知道的话，我怎么也不会带你出来的，这种事给谁看到都不合适，不用说小孩子了。”

“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塞缪尔尖声说，“你按住了我的脑袋。”

“幸好那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告诉你也不行。他们处死了一个坏人。”

“是那个金黄头发的人吗？”

“对，是他。你不能替他难过。他非杀不可。他干了穷凶极恶的事，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他干的事只有魔鬼才想得出来。我难过的并不是他给绞死，而是这种事应当悄悄地干，他们却大张旗鼓。”

“我见到那个金黄头发的人。他还对着我瞅呢。”

“正因为这样，他死了，我更应该感谢上帝。”

“他干了什么事？”

“听了会做噩梦的，我不会告诉你。”

“那个金黄头发的人眼睛真古怪。叫我想起羊眼睛。”

“快喝你的甜奶吧，我再给你买一根有丝带的糖棍，一个像银子那么亮的长哨子。”

“还买那个有图画的发亮的盒子吗？”

“也给你买，你赶快把甜奶喝了，别多问啦。”

就是这些，从尘封的过去挖掘出来的事情。

“赞美上帝”正在爬最后一个山坡，前面就是洼地上的农场老家了，它的大蹄子踩到路上的石子老打趔趄。

当然，问题在眼睛上，塞缪尔想道。那样的眼睛我生平只见过两次——不像人的眼睛。他又想，那眼睛像夜晚和月亮一样没有表情。可是那个绞死了多年的金黄头发的男人和这个美丽小巧的怀着孩子的女人之间又能有什么联系呢？莉莎有道理。她常说我的胡思乱想总有一天会成为我去地狱的护照。让我根除这种无聊的念头吧，否则我会在那可怜的小东西身上寻找邪恶的地方。我们往往就是这样上当的。现在想想清楚，然后抛到脑后去。大概是眼睛的形状和颜色有点巧合。不，不是的。是眼神，同形状和颜色毫不相干。那么，邪恶的眼神又是怎么样的呢？一张圣洁的脸上有时候也可能有这样的眼神。别胡思乱想啦，别让它来捣乱——永远别让它来捣乱。他打了一个寒战。我得在我坟墓周围搞一道篱笆，不让鹅踩，他想道。

塞缪尔·汉密尔顿决定多出一些力气，帮助建立萨利纳斯河谷的伊甸园，偷偷地为他的歪念头赎罪。

## 二

塞缪尔·汉密尔顿早晨走进厨房时，莉莎正在炉子前面走来走去，仿佛一头关在笼里的豹子，面颊热得红扑扑的像苹果。橡木柴火通过打开的风门唛喇喇往上蹿，烤着灶膛铁盘里的面包团，面团的颜色还是白的，不过已经在发大了。天还没亮，莉莎就起来了。她一向如此。天亮之后仍旧躺在床上，天黑之后仍旧不上床睡觉，对她说来都是罪过。这两件事都不可能有什么好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在她浆洗熨平的被单和床单之间躺到黎明之后，直至出了太阳，甚至将近中午的时候而不受到谴责，那就是她最小的末生儿子乔。

如今只有汤姆和乔还住在农场里。汤姆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脸色红润，留起漂亮的小胡子，规规矩矩地把袖管放了下来，坐在厨房桌子旁边。莉莎把罐子里的厚面糊倒在皂石烤盘上。热面饼发得像小棉垫，上面形成许多小火山口，火山陆续爆发，这时候就可以把它们翻过去烤。面饼显出令人愉快的深黄色，焦的地方显出深褐色。厨房里满是好闻的香甜

味。

塞缪尔在院子里洗了脸，走进厨房，一面进来，一面放下蓝衬衫的袖管，脸和胡子上还闪着水珠。卷起袖管吃饭是汉密尔顿太太不允许的。她认为那种习惯不是无知就是粗鄙。

“我起晚啦，孩子妈，”塞缪尔说。

她没有转身看他。她手里的铲子像攻击敌人的蛇那样，先往后一缩，然后朝前一翻，热面饼白的一面就贴在皂石上，滋滋发响。“昨晚你什么时候回家的？”她问道。

“噢，很晚——相当晚。快十一点吧。我怕把你吵醒，没有看钟。”

“我没有醒，”莉莎严厉地说，“也许你认为整宿在外面晃悠是有益健康的，可是我主上帝会酌情处理的。”谁都知道，莉莎·汉密尔顿和我主上帝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有相似的看法。她转过身，伸出手，把一盘松脆的热面饼递给汤姆。“桑切斯农场怎么样？”她问道。

塞缪尔走到比他矮一截的妻子前面，弯下腰，吻了吻她红润的圆脸。“早上好，孩子妈。祝福我吧。”

“祝福你，”莉莎机械地说。

塞缪尔在饭桌前坐下说：“祝福你，汤姆。呃，特拉斯克先生在进行大变革。他在翻修老宅，准备住进去。”

莉莎猛地从炉前转过身。“多年来一直养牛养猪的那座房子吗？”

“哦，他把地板和窗框全撬了。全换上新的，并且全部油漆过。”

“猪味永远去不掉，”莉莎坚定地说，“猪留下的刺鼻的气味怎么都洗不掉、盖不住。”

“我进屋去看了一下，孩子妈，除了油漆味以外，什么都闻不出来。”

“油漆干了之后，你就会闻到猪味啦，”她说。

“他设计了一个花园，把泉水引来灌溉，他还划出一块地专门种花，玫瑰什么的，有些树苗是直接向波士顿订购的，已经运到了。”

“我不明白我主上帝怎么能容忍这样大的浪费，”她阴沉地说，“并不是说我自己不喜欢玫瑰。”

“他说是要剪一些枝条，插活了给我。”塞缪尔说。

汤姆吃完了热面饼，用匙搅和咖啡里的糖。“他人怎么样，爸爸？”

“唔，我看是个好人——谈吐不俗，心地也正。只是喜欢空想——”

“嘿，锅居然说壶熏黑啦，”莉莎插嘴道。



“我知道，孩子妈，我知道。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拿空想来代替我没有的东西。特拉斯克先生的空想是办得到的，他有响丁当的钱使空想变为现实。他想使他那片地变成大花园，他办得到。”

“他的妻子是什么样的？”莉莎问道。

“嗯，非常年轻、漂亮。很文静，几乎不怎么说话，快生头胎孩子了。”

“这我早知道了，”莉莎说。“她娘家姓什么？”

“不清楚。”

“她是什么地方的人？”

“不清楚。”

她把那盘热面饼放在他面前，在他的杯子里斟了咖啡，又替汤姆把杯子斟满。“那你打听到了什么？她穿什么衣服？”

“很好、很漂亮的衣服——蓝颜色的，还有一件小外套，粉红色的，腰身窄了一点。”

“你在那方面倒挺有眼力。依你看是自己做的还是店里买的？”

“我认为是店里买的。”

“你才看不准呢，”莉莎肯定地说，“德西去圣何塞时做了一套旅行装，你还以为是店里买的呢。”

“德西是个能干的姑娘，”塞缪尔说，“针到了她手里都会唱歌。”

汤姆说：“德西打算在萨利纳斯开一家服装店。”

“她对我说过，”塞缪尔说，“她准会办得十分兴隆。”

“萨利纳斯？”莉莎两手往腰上一叉，“德西可没有对我说过。”

“恐怕我们替我们亲爱的小姑娘帮了倒忙，”塞缪尔说，“她原想保守秘密，让她妈妈出乎意外地高兴一下，我们却像耗子咬破的麦子麻袋似的给漏出去啦。”

“她应该告诉我，”莉莎说，“我不喜欢什么意外。好吧，你接着说——她在干什么？”

“你指谁？”

“当然是指特拉斯克太太。”

“干什么？坐着，在一株橡树底下坐着。她快临产啦。”

“她的手，塞缪尔，她的手——她的手在干什么？”

塞缪尔仔细回忆。“恐怕没干什么。我想起来啦——她一双手很小巧，合抱着搁在膝头。”

莉莎哼了一声。“不在缝缝补补、编结些什么吗？”

“没有，孩子妈。”

“我认为你去那儿不会有好事的。财富和空闲，是魔鬼的工具，你又是一个经不住诱惑的人。”

塞缪尔仰起头，高兴地大笑。有时候，他妻子有些古怪的想法使他觉得好笑，但是难以理喻。“正是为了财富我才去那儿的，莉莎。我原想等吃了早饭之后，你有空坐下来时讲给你听。他要我替他打四、五口井，也许还要造一些风车和贮水池。”

“那不都是空话？不都是瞎咋唬？他给你钱吗？你还不是空手回来，像以前那样找点儿推托的话？‘他收了庄稼就会付我钱的，’”她模仿塞缪尔的声调说，“‘他有钱的伯伯死了之后就会付我钱的。’老实说，他们如果当时不付的话，以后永远也不会付，我早就得出教训了，塞缪尔，你也应该学点乖。你那些空头支票要是能兑现，咱们早就在河谷买下一个农场啦。”

“亚当·特拉斯克会付钱的，”塞缪尔说，“他境况很好。他父亲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这次的活够干一冬，孩子妈。我们可以攒些钱，圣诞节也过得宽宽裕裕。打井的酬劳，每一英尺他付五毛，还有风车，孩子妈。我这里除了套管以外，什么都能自己制作。我需要孩子帮忙。我要把汤姆和乔带去。”

“乔不能去，”她说，“你知道他身体娇气。”

“我想我能帮他去掉一点娇气。他这样娇下去会挨饿的。”

“乔不能去，”她不容置辩地说，“你和汤姆走了之后谁管农场呢？”

“我想把乔治叫回来。即使在金城，他也不喜欢那份小职员的工作。”

“他可以不喜欢，不过他应该把他的不痛快同每星期八块钱的工资放在一起掂量掂量。”

“孩子妈，”塞缪尔嚷道，“这是让我们的姓名上第一国民银行存户单的机会！请你口下留情，别断了我们的财路。求你啦，孩子妈！”

整个上午，她一面干家务，一面自言自语地嘀嘀咕咕；汤姆和塞缪尔两个在检查钻井设备，磨钻头，画新设计的风车草图，计算木制结构和红杉木水箱需要多少材料。到了九、十点钟，乔来跟他们一起干活，越干越来劲，请求塞缪尔让他也去。

塞缪尔说：“我第一个反应是反对你去，乔。你妈妈需要你留在这里。”

“可是我要去，爸爸。你别忘了，明年我就到帕洛阿尔托去念大学了。我要出门了，可不是吗？让我去吧。我一定使劲干活。”

“你去得成的话，我知道你准会卖气力的。但是我不同意你去。你跟你妈谈起这件事的时

候，不妨漏点口风，说我反对。你甚至可以说我回绝了你。”

乔咧着嘴，汤姆哈哈大笑。

“她如果劝说，你听她的吗？”汤姆问道。

塞缪尔板着脸看他的两个儿子。“我这个人很固执己见，”他说，“我打定主意之后，牛都拉不动。我从各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乔不能去。你们不希望我说了话不算数吧，是不是？”

“我现在就去找妈谈，”乔说。

“孩子，别着急，”塞缪尔在他背后找补了一句，“多用脑筋。由她说。与此同时，我再考虑考虑能不能改变我原来的主意。”

两天后，大车装了木料和器材出发了。汤姆赶着四匹马，塞缪尔和乔晃着腿坐在他旁边。

## 第十七章

一

我说卡西是个怪物的时候，完全是凭印象。如今我用放大镜凑近看了她的小照片，细读了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觉得以前的想法不对头。问题出在我们不知道她追求什么，因此永远不可能知道她有没有达到目的。假如她不是追求而是逃避什么，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逃脱。也许她试图把自己的为人告诉谁，或者告诉大家，但是由于缺乏共同语言，没有做到。说她是个坏女人固然容易，如果我们说不出道理，这句话也就毫无意义了。

我在心里琢磨卡西的模样：安静地坐着等待分娩，住在一个她不喜欢的农场里，同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一起生活。

她坐在橡树下一张椅子上，双手互相偎依着寻求庇护。她的肚子非常大——即使当时的妇女们为了能生大胖孩子而洋洋得意，为了自己不断长磅而感到自豪，她的肚子也算是大得异常的。她身体走了样，绷紧突出的肚子沉甸甸的，非用手扶住什么才站得住。但是那个隆起的大东西只限于局部。肩膀、脖子、手臂、面孔都没有影响，还是那么纤巧稚气。她的乳房没有膨胀，奶头的颜色也没有变深。乳腺没有活跃的迹象，身体根本没有哺育新生儿的准备。她坐在桌子后面时，根本看不出她怀了孕。

当时的医学还没有测量骨盆弓、验血和补充钙的做法。女人生个孩子掉颗牙，已经成了规律。怀孕的妇女往往有异食的怪癖，据说还有的爱吃污秽的东西，人们便把这种现象归诸为原罪、万劫不复的夏娃的天性。

同某些人相比，卡西的怪癖还是简单的。翻修老宅的木工们抱怨说，他们用来抹准绳的白垩块总是搁不住。那些被勒得一道道槽痕的白粉块一再失踪。卡西偷了来，掰成小块。她把这些小块石灰藏在围裙的口袋里，周围没人的时候，就放一块在嘴里细咀慢嚼。她极少说话。她的眼神茫然。仿佛她早就走了，只留下一个会呼吸的玩偶来掩饰她的不存在。

她周围是一片忙碌景象。亚当兴高采烈地为修建他的伊甸园奔波操心。塞缪尔和他的两个儿子往地底下打到四十英尺深，找到了地下水，然后放下了那种新奇昂贵的金属套管，因为亚当要求一切都用最好的材料。

汉密尔顿父子把钻机挪到一个新的地点，开始打第二口井。他们睡在工地的账篷里，生篝火做饭。但是他们中间总有一个骑马回家，去取一件工具或者捎信回去。

亚当像一只飞进繁花丛中的蜜蜂，千头万绪，忙得不可开交。他坐在卡西身边，同她闲聊刚运到的大黄秧子。他把塞缪尔发明的新式风车翼片画了草图向她解释。这种翼片斜度可以变化，是闻所未闻的新玩意儿。他骑马到钻井架那儿去，东问西问，影响了工程的进展。他同卡西谈的话都和打井有关，到了井口那儿，谈话内容自然又全是生孩子和婴儿保健的问题。这段时间对亚当说来是最痛快、最美好的。他成了他那海阔天空的生活的主宰。夏天就这么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炎热芬芳的秋天。

二

汉密尔顿父子在钻井架旁边吃了午饭，午饭是莉莎烤的面包和做的硬奶酪，以及他们自己用铁皮罐吊在火上煮的、味道不正的咖啡。乔的眼皮沉重，他正在动脑筋，怎么才能躲到树丛中去睡一会儿。

塞缪尔跪在沙土上，瞅着刃口破损的钻头。他们刚准备歇工吃午饭时，钻头在三十英尺深的地方碰到了硬东西，钢刃像铅似的卷了起来。塞缪尔用小折刀刮钻头刃口，察看掌心接住的碎屑。他的眼睛像孩子似的兴奋得发亮。他伸出手，把碎屑倒在汤姆手里。

“你瞧瞧，孩子。你看这是什么？”

乔从账篷前面蹭哒过来。汤姆仔细察看手里的碎片。“不管是什么，反正是够硬的，”他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金刚石。像是金属。你看我们是不是钻到了一台埋在地里的火车头？”

他父亲放声笑了。“三十英尺深呐，”他赞叹说。

“像是工具钢，”汤姆说，“我们还没有制服它的东西。”他看到父亲脸上高兴出神的样子，也感到一阵兴奋和快活。汉密尔顿的孩子们遇到他们的父亲浮想联翩时就特别高兴。那时候，世界充满了神奇的东西。

塞缪尔说：“你说是金属。你认为是钢。汤姆，我先猜一猜，然后把它送去化验。听我的猜测——记清了，以后可以核实。我认为这里面含有镍，也许还有银，再有碳和锰。我真想把它挖出来！它在海沙层。我们钻到现在为止遇到的都是海沙。”

汤姆说：“既然有镍有银，你认为它是什么呢？”

“那该是几十万年以前的事啦，”塞缪尔说，他的两个儿子知道他开始想象当时的情景了。“这里以前也许全是水——有海鸟在上面盘旋聒噪的一个内陆海。如果事情发生在晚上，就好看了。天外一道弧形的光线，由细变粗，由暗变亮，最后拖着一条大尾巴，白得耀眼。然后激起一根大水柱，蒸汽升腾成蘑菇云。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呼啸声传来比较慢，几乎和水柱爆发同时发生。炫目的亮光消失后，夜晚显得特别黑。过一会儿，你才看到死鱼从水底泛起，在星光下闪着银白色，聒噪的海鸟就飞下来吃它们。那情景想起来是多么荒凉、美妙，是吗？”

他谈起来总是那么有声有色，听的人仿佛身历其境。

汤姆悄悄说：“你认为这是一块陨石，对吗？”

乔急切地说：“咱们把它挖出来吧。”

“我们继续打井，你来挖，乔。”

汤姆认真地说：“如果化验表明含镍含银量很高，是不是值得挖？”

“你是我的儿子，我得告诉你实话，”塞缪尔说，“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像一幢房子那么大，还是像一顶帽子那么小。”

“我们可以挖下去看看呀。”

“假如我们秘密地干，不走漏风声，是可以做的。”

“那又是为什么？”

“听着，汤姆，难道你不替你妈妈着想吗？我们给她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孩子。她有言在先，说是如果我再把钱花在申请专利上面，她就不让我们安宁。可怜可怜她吧！有人问起我们在干什么的时候，她脸往哪里搁？你妈妈是个实话实说的女人。那时候，她只能说：‘他们在挖一颗星星。’”他快活地笑了起来。“她丢不起人，也不会让我们过好日子。三个月里面我们休想吃到馅饼。”

汤姆说：“我们钻不穿，得挪一个地方。”

“我打算放些炸药下去，”他父亲说，“如果炸不开，我们再换新的地方。”他站起来。“我得回家取炸药，磨钻头。你们不妨跟我一起回去，给妈妈来个意外，让她整晚忙着替我们做吃的，唠叨抱怨。她会用抱怨来掩饰她的高兴。”

乔说：“有人来啦，跑得好快。”他们望见一个人朝他们这边策马飞驰，骑手的姿势很怪，像一只捆住脚的鸡，在马鞍上扑腾。等他再走近一点时，他们看清是老李，两个胳膊肘像翅膀一样上下摆动，辫子像蛇一样在背上拍打。奇怪的是他这种骑法居然还能坐在马鞍上不摔下来，马还能飞奔。他到他们跟前时把马勒住，喘着大气。“亚当先生叫我来！卡西太太快啦——赶快。太太大叫大嚷。”

塞缪尔说：“别慌，老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早饭前后。”

“好。你先喘口气，慢慢说。亚当怎么样。”

“亚当先生发疯似的。又哭——又笑——还呕吐。”

“当然啦，”塞缪尔说，“初次当爸爸的人么。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汤姆，你替我备一匹马好吗？”

乔说：“怎么回事？”

“嘿，特拉斯克太太快生小孩啦。我对亚当说过我可以帮忙。”

“你？”乔问道。

塞缪尔盯着他最小的儿子。“你们两个都是我接生的，”他说，“并没有迹象表明你认为我替世界帮了什么倒忙。汤姆，你把工具拾掇拾掇。回农场去把钻头磨磨快。把工具棚里架子上面的那盒炸药带回来，如果你爱惜胳膊和腿的话，搬动那玩意时多加小心。乔，我要你留在这儿看守。”

乔面有难色地说：“我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

塞缪尔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乔，你爱我吗？”

“当然啦。”

“假如你听说我闯了大祸，你会把我扭送警察局吗？”

“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会不会？”

“不会。”

“那好。我的柳条箱里衣服底下有两本书——新的，看的时候要多加爱护。写书的人不久就会闻名世界。你愿意的话马上可以开始看，多少会使你开开眼界。那两卷书名叫《心理学原理》，作者是东部人，名叫威廉·詹姆斯。他跟那个抢劫火车的强盗（指杰西·詹姆斯（1847—1882），美国南北战争后活跃在中西部的抢劫火车和银行的强盗）没有亲属关系。乔，假如你把书的事情说出来，我就把你从农场里轰出去。假如你妈妈发现我把钱花在这些书上面，她会把我从农场里轰出去的。”

汤姆把一匹备好鞍的马牵到他跟前。“我第二个看行不行？”

“行，”塞缪尔说着轻松地跨上马。“走吧，老李。”

那个中国人想撒开马缰快跑，但是塞缪尔止住了他。“别慌，老李。生孩子多半比你想象的时间要长。”

他们默默地骑着马，过了一会儿老李才开口说：“你买了那些书真可惜。我有一卷的缩写本，做教科书用的。你早知道的话可以借去看。”

“现在还有吗？你有许多书吗？”

“这儿不多——只有三、四十本。你没有看过的可以随便借。”

“谢谢你，老李。我一有空就去看看。你知道，你可以同我的孩子随便聊聊。乔有点胡思乱想，汤姆很懂事，聊聊对他有好处。”

“这有点不好办，汉密尔顿先生。我跟不熟悉的人攀谈总是胆怯，不过你既然这么吩咐，我就试试。”

他们朝特拉斯克农场所在的小溪谷策马快步前进。塞缪尔说：“你觉得太太这个人怎么样？”

“我希望你自己观察，自己思考，”老李说。“你知道，像我这样孤独生活得太久的人，由于缺少社会生活，思想方法可能脱离常规，很不对头。”

“对，我懂。不过我并不孤独，我的思想却也不合乎正规，只是方式同你的不一样罢了。”

“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你不会认为我神经过敏吧？”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想我也有这种感觉，”老李说，他笑了。“我不妨告诉你，我这种感觉甚至到了什么程度。我来这儿以后，发现自己经常联想到我爸爸讲给我听的中国神话故事。我们中国人有许多关于妖魔鬼怪的神话。”

“你认为她是恶魔吗？”

“当然不是这么想的，”老李说，“我希望我自己不至于这么傻。我说不清楚怎么一回事。你明白，汉密尔顿先生，仆人能学到一种本领，善于辨别他所在的人家的风向气候。这家人家有点怪。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想起了我爸爸讲的妖魔鬼怪。”

“你父亲相信这些东西吗？”

“不。他只不过认为应当让我了解一些文化背景。你们西方人不是也有许多神话流传下来，经久不衰吗？”

塞缪尔说：“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你才这么慌张。我指今天早晨。”

“如果你不来，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老李说，“不过能不干最好。你自己会看到的。也许我昏了头。可是亚当先生搞得这么紧张，像班卓琴弦一样，快绷断了。”

“说得清楚一点。可以节约时间。她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干。真的。汉密尔顿先生，以前我也见过女人分娩，见得多了，不过这次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嗯——我把我的想法讲给你听，你就明白了。这次不像是分娩，更像一场拼死的厮杀。”

他们进入溪谷，到了橡树下时，塞缪尔说：“但愿我没有因为听了你这番话而变得紧张，老李。今天有点异常，我也说不出为什么。”

“那是因为没有风，”老李说，“一个月来，只有今天下午没有刮风。”

“对啦。你瞧，我只顾了细小的地方，连天色都没有注意。我们先是找到了一颗埋在地底的星星，现在我们又要去挖出一个崭新的人来啦。”他抬头透过橡树枝叶望着金黄色的山峦。“赶在今天出生，天气多好哇！”他说。“如果征兆对人的命运有影响的话，快要出生的小孩准有造化。老李，按照亚当的脾气，他肯定出来等着我们啦。你别走远了，好不好？万一我需要什么时可以找你。瞧，那些木工全坐在树下。”

“亚当先生让他们停工。他认为敲打声会使他妻子心烦。”

塞缪尔说：“你别走远了。看来亚当有点六神无主。他不知道即使上帝在天上打鼓，他妻子也不一定听得到。”



坐在树下的工匠们挥手向他招呼。“你好，汉密尔顿先生。家里都好吗？”

“好，好。嗨，那不是‘兔子’霍尔曼吗？前一阵子你上哪儿去啦，‘兔子’？”

“去找矿啦，汉密尔顿先生。”

“找到什么没有，‘兔子’？”

“见鬼，汉密尔顿先生，我出门时骑的一匹骡子都找不到啦。”

他们骑着马继续向老宅前去。老李匆忙地说：“如果你有空，我想给你看点东西。”

“什么东西，老李？”

“我试着把一些中国古诗译成英文。能不能译好，我没有把握。你愿意看看吗？”

“当然愿意，老李。我很乐意。”

### 三

博尔多尼的白色木板房屋非常寂静，几乎有点阴沉，窗帘都放了下来。塞缪尔在门廊前面下马，解下他那鼓鼓囊囊的鞍袋，把马交给老李。他敲敲门，没人答应，便径自进了屋。从外面明亮的地方进来，起居室显得黑魆魆的。他探头看看厨房，由于老李经常擦洗，桌椅地板的木头纹理都清晰可辨。炉灶后方坐了一个灰色的粗陶咖啡壶，发出咕噜咕噜的沸滚声。塞缪尔在卧室房门上轻轻敲了几下，走了进去。

屋里几乎是漆黑的，不仅窗帘遮得严严的，窗上还蒙了毯子。卡西躺在四柱大床上，亚当坐在她旁边，脸埋在被单里。他抬起头，视而不见地张望。

塞缪尔愉快地说：“你干吗坐在黑屋子里？”

亚当的声音有点嘶哑。“她不要光线。刺眼睛。”

塞缪尔进了卧室，每走一步，他的权威都有所增长。“屋子里要有光，”他说，“她可以闭上眼睛。她愿意的话，我可以替她在眼睛上扎一块黑布。”他走到窗前，抓住毯子，正要扯下来，亚当上前拦住。

“别动。光线刺她眼睛，”他恶狠狠地说。

塞缪尔转过身，面对着他。“听着，亚当，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答应过你，这些事我可以负责照顾，我说到就要做到。我只希望你不包括在这些事里面。”他说罢就扯下毯子，拉起窗帘，让下午金黄色的阳光泻进来。

卡西在床上轻轻哼了一声，亚当赶紧过去。“闭上眼睛，亲爱的。我替你蒙上一块布。”

塞缪尔把鞍袋搁在椅子上，站在床边。“亚当，”他坚决地说，“现在我要请你到房间外面去，待在外面别进来。”

“不行，我不能出去。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你碍事。你去喝点酒，喝得醉醺醺的倒是上策。”

“我不能出去。”

塞缪尔说：“我不轻易发火，更不轻易厌恶别人，不过这两种情绪都开始冒上来了。你非出去不可，别碍我事，不然我就撒手不管，让你抓瞎。”

亚当终于出去了，塞缪尔在门口喊道：“你听到什么声音时别撞进来。你在外面等我出去。”他关上门，发现门锁上插着一把钥匙，便上了锁。“他这个人情绪容易激动，”他说，“他爱你。”

直到现在，他才仔细打量了她一下。他发现她眼睛里充满了真正的憎恨，毫不容情的、要致人于死的憎恨。

“要不了多久就会过去的，亲爱的。告诉我，羊水破了没有？”

她怀有敌意地瞪着他，咆哮似的掀起嘴唇，露出小牙齿。她没有回答。

他盯着她。“我是作为朋友来帮忙的，不是自己找上门，”他说。“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愉快的事，年轻女人。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烦恼，越往后我越不感兴趣。也许我能帮你减轻一些痛苦——谁知道呢？现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不回答，再这么齜着牙瞪我，我就出去，让你自己去折腾。”

这些话像铅弹掉进水里似的没有反应。她使足气力。塞缪尔看到她脸色变了，冷酷的神情从她眼里消失，绷紧的嘴唇松弛下来，嘴角向上翘起，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他还注意到她两手动了一下，放开了捏紧的拳头，粉红的手指向上伸开。她的面孔又显得年轻，天真，在勇敢地忍受痛苦。变化之快，正像是一张幻灯片取代了另外一张。

她轻柔地说：“羊水是天亮时破的。”

“那就对了。有过阵痛吗？”

“有过。”

“间隔多长时间？”

“记不清了。”

“我进屋到现在大概过了十五分钟。”

“有过两次小阵痛——你来以后没有发生过大的。”

“好。你的床单放在哪儿？”

“在那个有盖的大篮子里。”

“你会很顺利的，亲爱的，”他柔声说。

他打开鞍袋，取出一根粗绳，绳索外面包着蓝色丝绒，两头各有一个圈。丝绒上面绣了好几百朵粉红色的小花。“莉莎把她的拉索让我带给你用，”他说，“她怀第一个小孩时自己做的。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好，朋友的孩子也好，这根绳索把不少人拉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把绳索两头的绳圈套在床头两根柱子上。

突然，她眼睛呆滞，身体像弹簧似的拱了起来，脸涨得通红。他以为她会叫嚷，惴惴不安地望望关着的房门。但是没有叫嚷——只有一连串尖细的哼哼声。几秒钟后，她全身松弛，脸上又显出憎恨。

阵痛又发作了。“好样的，”他安慰说，“一次还是两次？我看不出来。发作得越频繁，你就知道一次跟一次的情况不一样。我应该洗洗手，做好准备。”

她的脑袋转来转去。“好，好，亲爱的，”他说，“我想要不了多久你的孩子就下地啦。”他把手按在她的前额上，那块疤痕颜色发怒似的变深了。“你头上的伤疤是怎么落下的？”他问道。

她的头猛地一抬，尖利的牙齿咬住他小指一侧的手背和手掌。他痛得直叫，想抽回手，但是她咬紧牙关，脑袋扭来扭去，像犬撕咬麻袋似的撕咬他的手。牙缝中还发出尖锐的咆哮声。他打她一个巴掌，但是不起作用。他像制止狗打架似的，不由自主地用左手掐住她的喉咙，不让她呼吸。她挣扎着，撕他的手，过一会儿才松开牙床，放掉他的手。肉给撕裂了，鲜血直淌。他从床前退后一步，看着她牙齿所造成的损害。他吃惊地望着她，这时候，她脸色又归于平静，又显得年轻天真。

“对不起，”她赶快说，“真对不起。”

塞缪尔打了一个寒噤。

“因为痛得不行，”她说。

塞缪尔干笑一声。“看来我得给你套上口罩，”他说，“有一次一条牧羊母狗也这么咬我。”他看到憎恨在她眼睛里一闪，又缩了回去。

塞缪尔说：“你这儿有什么可以涂伤口的吗？人咬伤比蛇咬的还毒。”

“我不知道。”

“你这儿有威士忌吗？我要在伤口上浇一点威士忌。”

“第二个抽屉里。”

他在流血的手上浇了一点威士忌，酒精杀得慌，他使劲揉着。他胃里直翻腾，眼前也金星直冒。他喝了一口威士忌，让自己镇定。他不敢再朝床上看。“我的手暂时不怎么管用啦，”他说。

后来塞缪尔对亚当说：“她像鲸鱼骨那样有弹性。我还没有准备好，她就分娩了。像凤仙

花籽一般噗地迸了出来。连洗孩子的水都没有准备好。嘿，她根本不需要借拉索使劲，碰都没有碰。真像是鲸鱼骨做的。”当时他拉开门，招呼老李拿温水来。亚当冲进房间。“是男孩！”塞缪尔嚷道。“你有儿子啦！沉住气，”他说，因为亚当看到床上狼藉的样子，脸色刷地发青了。

塞缪尔说：“叫老李进来。你自己，亚当，假如你的手脚还听使唤的话，你到厨房去替我煮点咖啡。把灯油都加加满，炉火捅捅旺。”

亚当像傻子似的转过身，走出卧室。过一会儿，老李探头进来。塞缪尔指指洗衣篮里一包东西说：“用温水把他擦洗擦洗，老李。别让他受风。天哪！但愿莉莎在这里就好了。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他转身对床上的卡西说：“现在我替你拾掇干净，亲爱的。”

卡西又拱起身体，痛得龇牙咧嘴。“马上就会过去的，”他说，“胎盘下来还得花一点时间。你生得真利索。你根本不需要拉莉莎的那根绳索。”接着他瞅见了什么，目瞪口呆，手忙脚乱地又干起来。“老天爷，还有一个！”

他迅速动作，跟第一个一样，第二个娩出也快得难以相信。塞缪尔又把脐带扎好。老李接过第二个孩子，洗干净，包好，放在篮子里。

塞缪尔替母亲擦洗干净，轻手轻脚地挪动她，换了干净的床单。他觉得自己不愿意看她的脸。他尽快收拾，因为他那只被咬伤的手越来越不好使。他替她盖上一条清洁的白被单，扶起她的头，从头下塞进一个新换的枕头。最后，他不得不瞧她一眼。

她的金黄色头发都汗湿了，但脸上的神情变了，像石雕一般茫然，然而可以看到脖子上脉管的搏动。

“你生了两个孩子，”塞缪尔说，“两个大胖小子。他们不一样。一人一个胞衣。”

她冷冷地瞅着他，丝毫不感兴趣。

塞缪尔说：“我把你的儿子抱来给你看看。”

“不要，”她无动衷地说。

“亲爱的，你不想看看你自己的儿子吗？”

“不想。我不要他们。”

“噢，你会改变主意的。你现在累了，不过你会改变主意的。我告诉你——我生平没有见过这么快、这么顺利的生产。”

她的眼光从他的脸上挪开了。“我不要他们。我要你拉下窗帘，把灯拿走。”

“那是疲倦的关系。过几天你的感觉就大不一样，把烦恼全忘了。”

“我忘不了。你走吧。把他们带到外面去。叫亚当进来。”

她的音调使塞缪尔大为诧异，里面不含疲惫、厌倦或软弱。他不由自主地脱口说：“我不喜欢你，”说罢又希望把这句话收回，藏在心里。但是他的话对卡西并没有影响。

“叫亚当进来，”她说。

亚当在小起居室里出神地瞧着他的儿子，一听招呼赶快走进卧室，关上了门。屋里立即响起了敲打声。亚当又把毯子钉到窗户上。

老李替塞缪尔端来了咖啡。“你那只手情况不妙，”他说。

“我知道。我怕它会给我带来麻烦。”

“她干吗要咬你？”

“我不知道。她是个怪东西。”

老李说：“汉密尔顿先生，我替你治治。弄不好的话，你这个胳膊都得截掉。”

塞缪尔的乏劲一下子全上来了。“你看着办吧，老李。我心里又慌又悲伤，难受极啦。我希望自己是个小孩，可以哭一场。照说我年纪这么大，不至于这么害怕。很久以前，我在小河边找到一只鸟，看它在我手里死去，难受得很，同现在的心情相似。”

老李走出起居室，很快又回来，拿着一只上面雕有盘龙花纹的乌木盒子。他坐在塞缪尔身边，从盒子里取出一把楔形的中国刀。“会很痛的，”他轻声说。

“我尽量忍住，老李。”

中国人沿着牙印前后割下去，把参差不齐的肉修掉，直到每个伤口都流出鲜红的好血，他咬着嘴唇，仿佛自己感到刀割的疼痛似的。他把一个标有“霍尔伤药”的瓶子里的黄色乳剂倒在伤口上，再把药浸湿一条手帕，扎在手上。塞缪尔痛得脸上的肌肉直抽搐，用一只好手使劲抓住椅子扶手。

“这药的成分主要是石炭酸，”老李说，“气味可以闻出来。”

“谢谢你，老李。这么一包扎，我像个娃娃啦。”

“换了我可忍不住要嚷出来，”老李说。“我替你再端杯咖啡来。”

他端了两个杯子回来，挨着塞缪尔坐下，“我想我要离开这里了，”他说，“我一向不喜欢进屠宰场。”

塞缪尔一愣。“你指什么？”

“我不清楚。这句话是脱口说出来的。”

塞缪尔一震。“老李，人们都有点傻。我以前没有考虑过，不过中国人也有点傻。”

“本来就是这样，你怎么会怀疑呢？”

“噢，也许由于我们认为陌生人比我们自己强。”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塞缪尔说：“傻恐怕是必要的，好勇斗狠，大言不惭，不断地激怒上帝而沾沾自喜，把暗路边一株枯树当作鬼怪的幼稚的胆怯。那也许都是好的、必要的，但是——”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我觉得有什么风把我心里的傻念头吹旺了，”塞缪尔说，“现在我从你口气里听出你也有这种傻念头。我觉得这幢房子上面有魔鬼拍打翅膀的声音。我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来临。”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知道，因此我才不像往常那样对自己的傻念头感到不安。这次分娩太快、太顺利啦——像猫下崽似的。我替猫崽担心。可怕的想法一直在噬咬我。”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老李问了第三遍。

“我要我妻子来，”塞缪尔嚷道，“不要梦想，不要鬼怪，不要愚蠢。我要她来这儿。人们说矿工把金丝雀带到井下去测试空气。莉莎跟愚蠢毫无关系。老李，如果莉莎说是有鬼，那就真的是鬼，不是梦幻。如果莉莎觉得有问题，咱们赶紧把门关上。”

老李站起来，走到洗衣篮前面，俯身看看两个婴儿。他得凑近才能看清，因为日光在很快地消失。“他们睡着了，”他说。

“过一会儿就会啼哭的。老李，请你套上马车到我家去，把莉莎接来好吗？告诉她，我这儿需要她。如果汤姆还在那儿，让他照顾家里。如果不在，我明早派他回去。假如莉莎不愿意来，对她说我们这里需要女人的手帮忙，需要女人明察的眼睛。她会明白的。”

“我这就去，”老李说。“也许我们像是两个在黑暗中的小孩，自己在吓自己。”

“我也考虑到那种可能，”塞缪尔说。“老李，对她说我的手是钻井时受的伤。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把真实情况告诉她。”

“我先点上几盏灯，马上就走，”老李说。“有她在这里，我们可以放心不少。”

“正是这样，老李。正是这样。她会给这个地窖似的黑洞带来一些亮光。”

老李赶了车，消失在黑夜里之后，塞缪尔用左手拿起一盏灯。他得把灯搁在地上，腾出手才能拧开卧室门把。屋里漆黑，黄色的灯光自下而上，照不到床上。

床上传来卡西尖利有力的声音。“把门关上。我不要见光。亚当，出去！我要一个人待在黑暗里。”

亚当声音嘶哑地说：“我要跟你待在一起。”

“我不要你。”

“我要待着。”

“那你就待着。可是别再说话了。请把门关上，把灯拿走。”

塞缪尔回到起居室。他把灯放在洗衣篮旁边的桌子上，端详着篮里睡熟的孩子的小脸。他们的眼睛闭得紧紧的，由于亮光关系，不舒服地皱皱鼻子。塞缪尔伸出食指，摸摸他们暖热的前额。孪生儿中间的一个张开嘴巴，打了一个大呵欠，又睡着了。塞缪尔把灯挪开，走过去打开前门，到屋外站站。金星西沉，亮得仿佛着了火，要崩碎似的。空中没有一丝风，塞缪尔能闻到白天给晒热的艾灌丛的气味。夜晚漆黑。塞缪尔听到暗里有人说话，猛地一惊。

“她怎么啦？”

“谁？”塞缪尔问道。

“是我，‘兔子’。”那人从暗处出来，走到门口的亮光下才显出了模样。

“你指太太吗，‘兔子’？哦，她挺好。”

“老李说是双胞胎。”

“对，两个男孩。再好也没有了。我想特拉斯克先生现在准想把河水兜底掏出来。他准要种甘蔗制糖果啦。”

塞缪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改变话题。“‘兔子’，你知道我们今天钻到了什么？一颗陨石。”

“那是什么玩意儿，汉密尔顿先生？”

“一百万年前落下来的流星。”

“是吗？嗨，真有意思！你的手是怎么搞的？”

“我几乎跟一颗流星撞上啦。”塞缪尔笑着说，“不过还没有那么巧。是在钻架上夹伤的。”

“伤得重吗？”

“不重，不太重。”

“两个男孩，”“兔子”说，“我老伴要眼红啦。”

“你进来坐一会儿吗，‘兔子’？”

“不，不坐了，谢谢你。我得去睡了。年纪一年大似一年，总觉得睡不够。”

“是啊，‘兔子’。那咱们明儿见。”

莉莎·汉密尔顿是凌晨四点左右来到的。塞缪尔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梦中抓住一根烧红的铁棍，怎么也甩不掉。莉莎顾不上看孩子，先叫醒了他，看了他手上的伤。她做事干净利索，不像他那种男性的笨拙；看了手伤马上发号施令，打发他走。她吩咐塞缪尔立刻起来，替“赞美上帝”备鞍，直奔金城。不管几点钟，他都得把那个窝囊的大夫叫起来，给他治手。情况好的话，他就回家等着。“你那个小儿子还是小不点的孩子，让他守着一个地洞，没有人照顾，这种做法简直是犯罪。这样的大事连上帝都揪心。”

如果塞缪尔渴望的是脚踏实地、有所作为，那他就如愿以偿了。天刚亮，莉莎已经打发他上路。上午十一点钟，他的手已经包扎好，下午五点钟，他已经坐在自家桌子前面的椅子上，浑身烧得滚烫，汤姆在炖鸡汤给他补养补养。

塞缪尔在床上躺了三天，同高烧引起的幻影搏斗，胡言乱语，幸亏他体质特别好，总算制服了感染，把它像叫春的野猫那样赶跑了。

塞缪尔清醒地望着汤姆说：“我得起来，”他尝试了一下，又软弱无力地躺回去，格格笑了——当世界上有什么力量压垮他的时候，他总是这么一笑。他认为即使自己给打垮了，只要他嘲笑自己的失败，也算多少取得了一点胜利。汤姆总是给他喝鸡汤，最后他简直想宰了汤姆。老式的说法根深蒂固，世界上还有那种人认为喝汤能治各种伤痛毛病，办丧事时也可以拿出来待客。

## 四

莉莎在外面住了一星期。她把特拉斯克家彻头彻尾地扫除了一遍，连地板的木纹都刷洗得一清二楚。凡是能塞进木桶的东西，她都塞在木桶里，塞不进的就用海绵蘸水擦。她不让两个孩子闲着，高兴地看到他们老是号叫，并且开始长磅。她把老李当奴隶一般支使，因为她不很信任他。至于亚当，她根本当作没有他这个人，因为什么事情都指望不上他帮忙。她也曾吩咐他擦洗窗子，可是等他擦完之后，她自己重新又擦一遍。

莉莎同卡西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是足以得出结论，认为她是个懂事的年轻女人，不多嘴多舌，也不自以为是，在她面前班门弄斧。莉莎还替她全身检查一遍，发现她十分健康，没伤没病，又发现她自己不可能喂奶。“那倒也好，”莉莎说，“这两个大笨蛋吃起奶来，会把你这样一个小东西吸干的。”她忘了自己个子比卡西还小，她所有的孩子都是自己奶大的。

星期六下午，莉莎检查了她的工作；开了一张注意事项的清单，有她手臂那么长，从小肠疝气到油蚂蚁入侵，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到了；收拾好她的柳条旅行箱；让老李赶车送她回家。

她发现自己家里邋遢得像马厩似的，立即以赫拉克勒斯的猛劲和厌恶着手扫除。塞缪尔抽空问她一些话。

婴孩怎么样啦？

很好，日长夜长。



亚当怎么样？

嗯，他像个大活人那样走动，但又像没他这个人似的。明智的上帝把钱给了一些非常古怪的人，可能因为他们没有钱就会饿死。

特拉斯克太太怎么样？

不声不响，懒洋洋的，跟大多数有钱的东部女人一样（事实上莉莎从来没有见过有钱的东部女人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相当温顺，尊重别人。“奇怪的是，”莉莎说，“除了有点懒以外，我在她身上找不出什么真正的毛病，但是我不太喜欢她。也许是因为那个伤疤的缘故。那个伤疤是怎么落下的？”

“我不知道。”塞缪尔说。

莉莎伸出食指，像手枪那样对着他的鼻子说：“我告诉你一件事。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她仿佛用什么魔法把她丈夫迷住了。他跟病鸭子那样，失魂落魄地守着她。我想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好好看过那对双胞胎呐。”

塞缪尔等她再过来时问道：“既然她整天懒洋洋，他又失魂落魄，谁来照顾那两个小宝贝呢？双胞胎的事情可不少。”

莉莎放下手里的活，拉了一张椅子，挨着他坐下，两手搁在膝盖上。“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可是你得记住我是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的。”

“我从来不认为你能说假话，亲爱的。”他说，她听了这句奉承话笑了。

“好吧，假如你以前不知道的话，我讲给你听的事情会使你吃惊。”

“讲吧。”

“塞缪尔，你认识那个斜眼睛、说话怪里怪气、留辫子的中国人吗？”

“老李吗？我当然认识。”

“你乍一见到他，会不会说他是异教徒？”

“说不好。”

“得啦，塞缪尔，谁都会这么说的。其实他不是。”她直了直腰。

“那他是什么呢？”

她用手指使劲敲敲他的胳膊。“长老派基督徒，并且很正派——假如你仔细分辨他说的蹩脚英语，你会发现他人很正派。你没有想到吧？”

塞缪尔几乎要笑出声，但使劲忍住了。“没想到，”他说。

“确实是这样的。你知道目前在照看双胞胎的是谁？我对异教徒是怎么也放心不下的——

可是一个长老派的基督徒——什么事一教他就会。”

“怪不得孩子长磅了，”塞缪尔说。

“这真值得颂祷。”

“那咱们也颂祷颂祷吧。”塞缪尔说。

## 五

卡西休息了一星期，恢复了体力。十月第二周的星期六，她在卧室里待了整整一上午。亚当推了推门，发现里面锁上了。

“我忙着呐，”她在屋里大声说，他便走了。

他想她大概在整理衣柜，因为他听到抽屉拉开、关上的声音。

下午很晚的时候，老李走到亚当坐着的门廊前。“太太叫我到金城去买奶瓶，”他不安地说。

“那你就去吧，”亚当说。“她是你的女主人。”

“太太吩咐星期一再回来。休——”

卡西在门廊里面平静地说：“他很久没有休息了。休息一下对他有好处。”

“当然啦，”亚当说，“我没想到。好好休息吧。我要什么会找木工帮忙。”

“都回家过星期天啦。”

“我可以找那个印第安人。洛佩斯可以帮忙。”

老李觉得卡西的眼睛在盯着他。“洛佩斯喝醉啦。他弄到一瓶威士忌。”

亚当有点生气地说：“我不是什么事都不会干的人，老李。别啰嗦了。”

老李看看站在门廊里的卡西。他垂下眼睛。“我也许晚点回来，”他说，仿佛见到她眉间显出两道黑黑的皱纹，随即又消失了。他转过身，说道：“再见。”

傍晚时，卡西回到她的房间里。七点三十分，亚当敲门说：“我给你端来一点晚饭，亲爱的。不太多。”门立刻打开了，似乎她一直站在门后等着。她穿着那身整洁的旅行服，上衣有黑色的滚条，黑色的翻领和乌黑发亮的大钮扣。头上是一顶宽檐小顶的草帽；用镶着黑玉珠子的长帽针别着。亚当的嘴一下子张大了。

她没容他说话，“我现在要走了。”

“卡西，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早对你说过。”

“你没有说过。”

“你没有听进去罢了。现在也无所谓了。”

“我不信。”

她的声音呆板生硬。“你信不信关我屁事。我走啦。”

“孩子——”

“把他们扔进你挖的井里。”

他惊慌地嚷道：“卡西，你有病。你不能走——不能扔下我——不能扔下我。”

“我高兴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便哪个女人都能任意摆布你。你是个傻瓜。”

这句话使他在迷糊中稍稍清醒了一点。他冷不防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往后一推。趁她踉跄倒退的时候，他从门上拔下钥匙，砰地关上门，在外面锁上。

他耳朵靠近门上倾听，站着直喘气，像发了歇斯底里似的心头一阵难受。他听到她在房间里面平静的走动声。一个抽屉拉开了，他心里闪出一丝希望——她不走啦。接着是一个轻微的咔嚓声，他辨别不出是什么。他的耳朵几乎贴在门上。

她的声音来得这么近，以至他猛地把头往后一仰。他听到她的音调特别甜蜜。“亲爱的，”她温柔地说：“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认真。我对不起你，亚当。”

他喘着粗气。他的手哆哆嗦嗦地去拧钥匙，拧开锁之后，钥匙落到地上。他推开门。她站在三英尺开外的地方，右手握着他那支0.44口径的左轮手枪，黑色的枪口正对着他。他上前一步，看到击铁已经扳开。

她朝他开枪。沉重的子弹打中他肩膀，弹头撞扁后打碎了肩胛骨。火光和轰响使他透不过气，他向后打了个趔趄，倒在地上。她像靠近一头受伤的野兽那样，小心翼翼地朝他身边走去。他瞪眼看着她，她那无动于衷的眼睛打量了他一下。她把手枪扔在他身边的地上，走了出去。

他听到她的脚步先走到门廊上，接着踩在小径的干枯发脆的橡树叶上，然后消失了。只有双胞胎要吃奶的单调的啼哭声一刻不停。她忘了喂他们。

## 第十八章

一

霍勒斯·奎因是新任命的负责金城地区治安的代理司法官。他时常抱怨说他的新职务占了他太多时间，以至照管不好农场。他的妻子牢骚更多，但事实上，霍勒斯当上代理以来，这一带并没有什么刑事案件发生。他一直希望干些成绩出来，给自己扬扬名，以便竞选司法官。司法官是重要官员，他的位置比地方检察官更为稳定，几乎跟高等法院的法官职位那样永久和具有尊严。霍勒斯不打算在农场待一辈子，他妻子也竭力主张在萨利纳斯安家，她那儿有亲戚。

人们从印第安人和木工们那儿听到亚当·特拉斯克遭了枪击，议论纷纷，这事一传到霍勒斯耳朵里，他就立刻备鞍上马，把那天上午他刚宰好的猪留给他妻子去收拾。

霍勒斯在大梧桐树北面、赫斯特路朝左拐的地方遇到了朱利叶斯·尤斯卡迪。朱利叶斯正拿不定主意，又想去打鹌鹑，又想去金城，还想搭火车到萨利纳斯去跳舞作乐。尤斯卡迪家是巴斯克移民（居住在欧洲比利牛斯山脉西部，以个性活泼、喜爱冒险闻名），情况不坏，人也漂亮。

朱利叶斯说：“如果有你搭伴，我就去萨利纳斯。听说就在珍妮开的店隔壁，长绿院过去两个门面，新开了一个叫费叶的店。据说不错，有旧金山的气派。还有一个专门弹钢琴的。”

霍勒斯把胳膊肘支在鞍头上，用生牛皮短鞭赶掉一只落在马肩上的苍蝇。“改天去吧，”他说，“今天我得调查一些事。”

“你大概是去特拉斯克那里吧，是吗？”

“不错。你听到什么没有？”

“听到的事情全莫名其妙。我听说特拉斯克先生用0.44 口径的手枪打了自己的肩膀，然后把农场里的人全解雇了。一个人怎么能用0.44 口径手枪打自己的肩膀呢，霍勒斯？”

“我不知道。那些东部人都很机灵。我打算去一趟看看。他老婆不是刚生了孩子吗？”

“我听说是双胞胎，”朱利叶斯说。“也许是双胞胎打的枪。”

“难道一个拿枪，另一个扣扳机？还听到些什么？”

“全搅和在一起啦，霍勒斯。你要人陪你吗？”

“我可不打算委任你，朱利叶斯。司法官说稽查为了薪饷清单已经闹翻了天。阿里萨尔的霍恩比委任了他自己的姑奶奶，让她挂了三星期名，直到复活节前。”

“你在说笑话吧！”

“不，我是当真的。我不会给你徽章。”

“嘿，我也不想当代理。只想跟你一起骑马有个伴。我感到好奇，想看看热闹。”

“我也是这样。跟你一起，我很高兴，朱利叶斯。真遇到麻烦的时候，我随时可以叫你宣誓就任。你刚才说那个新店叫什么来着？”

“费叶。萨克拉门托来的女人。”

“萨克拉门托那里的人办事有板有眼，”他们一面骑马，霍勒斯一面讲述萨克拉门托人办事怎么有板有眼。

那天的天气适于骑马。可是当他们拐进桑切斯农场的小溪谷时，他们却咒骂近年越来越少的猎物。有三件事确实每况愈下：种地、钓鱼和打猎，当然，那是同以前相比而言。朱利叶斯说：“老天，但愿他们没把灰熊都打光。一八八〇年，我爷爷在普列托打死一头灰熊，有一千八百磅重。”

他们策马来到橡树底下时，这一带本身所有的一种奇特的静寂向他们袭来。周围没有声息，没有动静。

“不知道他把老宅翻修完了没有，”霍勒斯说。

“远着呢。‘兔子’霍尔曼本来也在这里干活，他告诉我说，特拉斯克把他们全叫进屋里，统统解雇。吩咐他们不要上工了。”

“听说特拉斯克很有钱。”

“我看他很富裕，”朱利叶斯说。“山姆·汉密尔顿在替他打四口井——如果他没有被解雇的话。”

“汉密尔顿先生好吗？我该过去看看他。”

“他挺好。还跟以前那样劲头十足。”

“我得去拜访拜访他，”霍勒斯说。

老李走到门廊上来迎接他们。

霍勒斯说：“喂，庆中。主人在吗？”

“他病了，”老李说。

“我想看看他。”

“不能看。病啦。”

“别来那一套，”霍勒斯说。“告诉他代理司法官奎因要见他。”

老李进了屋，过一会儿又出来。“你来吧，”他说，“我牵马。”

亚当躺在双胞胎出生的那张四柱床上。背后用枕头垫得高高的，左胸和左肩用许多家制的绷带包扎着。房间里全是霍尔治伤药膏的气味。

霍勒斯后来对他妻子说：“假如你见过还剩一口气的死人，就是他那副模样。”

亚当两颊下陷，鼻子上的皮肤绷得又紧又滑。他两只眼睛仿佛要从头里鼓出来，占掉了整个上半部面庞，眼光显得病态、紧张、迷惘。他的瘦骨嶙峋的右手在揉着被单。

霍勒斯说：“你好，特拉斯克先生。听说你受了伤。”他停了一会儿，等等没有反应，又接着说：“我想我应当来一次，看看你究竟怎么样。”

亚当脸上露出明显的急切的神色。他在床上稍稍挪动一下。

“如果说话困难，你不妨低声说，”霍勒斯体谅地补充说。

“只是深呼吸时觉得痛，”亚当轻声说。“我擦枪的时候，走了火。”

霍勒斯瞥了朱利叶斯一眼，又瞧着亚当。亚当注意到了他的眼色，脸上显得有点尴尬。

“这类事经常发生，”霍勒斯说。“那把枪在这儿吗？”

“我想老李把它收起来了。”

霍勒斯走到门口。“喂，庆中，把手枪拿来。”

老李很快就把手枪枪柄朝外从门口递了过来。霍勒斯察看一下，手腕一转，把左轮手枪的旋转弹膛甩开，退出子弹，用鼻子闻闻那颗没有弹头的空黄铜弹壳。“这些该死的东西擦的时候比瞄准时更有准头。我得向县里打个报告，特拉斯克先生。我不会占你许多时间。你在擦枪筒，也许是用一根铁扦吧，手枪走火，打中了你的肩膀，情况是不是这样？”

“正是这样，先生，”亚当赶快回答。

“你用铁扦捅枪筒的时候，枪筒对着你自己，击铁是扳起来的吗？”

亚当抽了一口气。

霍勒斯接着说：“那准得把铁扦也射出来，打穿你，把你的左手也打掉。”霍勒斯的久经风霜的灰色眼睛一直盯着亚当的脸。他和气地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特拉斯克先生？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实话，完全是意外，先生。”

“你总不见得要我按刚才说的话打报告吧。那一来，司法官会以为我有精神病。究竟是怎么回事？”

“嗯，我对枪支不很在行。也许不一定像你说的那样，不过我在擦枪，枪走火了。”

霍勒斯的鼻子发出嘘嘘的声音。他赶紧用嘴呼吸，止住了嘘声。他慢慢地从床脚走向床头，挨近亚当的头和睁大的眼睛。“你是不久以前从东部来的，是吗，特拉斯克先生？”

“不错。康涅狄格州来的。”

“我想那里的人不再怎么使用枪支了。”

“用得不多。”

“你有时也打打猎吧？”

“偶尔打猎。”

“那么说你对霰弹枪比较熟悉啦？”

“不错。不过我也很少打猎。”

“我想你没怎么用过手枪，因此你不会掌握要领。”

“不错，”亚当急切地说，“那里的人难得有手枪。”

“你来这儿时买了那支0.44口径的手枪，因为这里的人都有手枪，你打算学学怎么使用。”

“嗯，我认为学学总不是坏事。”

朱利叶斯·尤斯卡迪紧张地站着，脸色和体态都很专注，只是倾听，没有插嘴。

霍勒斯叹了一口气，不再盯着亚当。他扫了朱利叶斯一眼，然后瞅着自己的手。他把手枪搁在衣柜上，慢条斯理地把铅头铜壳的子弹排在旁边。“你知道，”他说，“我这个代理没当多久。我原以为这个职务有点意思，再过几年或许还想竞选司法官。可我不是这块料。我发现这个差使毫无意思了。”

亚当忐忑不安地看着他。

“我认为我以前从没有招人害怕——招人恼火的事情是有的——但从没有招人怕我。那样做就不地道了，使我心里有愧。”

朱利叶斯不高兴地说：“你把话挑明了吧。你这会儿可不能甩手不干呀。”

“我要不想干谁都管不着。好吧！特拉斯克先生，你在美国骑兵里服过役。骑兵的武器是卡宾枪和手枪。你——”他没说完，咽了一口口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特拉斯克先生？”

亚当的眼睛显得更大了，变得湿润起来，眼圈也红了。“那是意外，”他悄悄说。

“有谁见到吗？出事的时候你妻子在不在？”

亚当没有回答，霍勒斯见他闭上了眼睛。“特拉斯克先生，”他说，“我知道你在养伤。我

尽可能少打扰你。你现在歇着，让我跟你妻子谈谈，怎么样？”他等了一会儿，然后转向门口，老李一直站在那里。“庆中，告诉太太，说我想跟她谈几分钟话。”

老李不作声。

亚当仍旧闭着眼睛，说道：“我妻子不在家，串门去了。”

“出事的时候，她不在这里吗？”霍勒斯看了朱利叶斯一眼，注意到他嘴上有一个奇怪的表情。他的嘴角微微上翘，露出讥嘲的微笑。霍勒斯迅速地思考着，他赶在我前面了。他会成为一个好司法官的。“嘿，”他说，“那倒有点奇怪了。你妻子两星期前刚生了孩子——两个孩子——现在就出门走亲戚了。她把孩子带走没有？刚才我仿佛还听到他们的哭声。”霍勒斯在床前弯下腰，碰碰亚当捏紧拳头的右手手背。“我不愿意这么干，但是现在我不能撒手不管了。特拉斯克！”他提高了嗓门，“我要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我爱管闲事。这是法律。现在你把眼睛睁开，告诉我，不然的话，即使你身上带伤，我也要把你扭送到司法官那儿。”

亚当睁开眼睛，但是像梦游的人那样视而不见。他说话的声音没有抑扬顿挫，没有轻重，甚至没有任何感情。仿佛他在说另一种语言，发音虽然准确，但他不理解涵义。

“我妻子走啦，”他说。

“她到哪里去的？”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朱利叶斯插嘴了，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她干吗要走？”

“我不知道。”

霍勒斯发火了：“你听着，特拉斯克。你太过分了，我不得不往坏处想。你准知道她干吗要走。”

“我确实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走。”

“她有没有病？行为正常吗？”

“很正常。”

霍勒斯转向老李：“庆中，你对这件事了解点儿不？”

“星期六我去金城了。回来时大概半夜十二点。看见特拉斯克先生倒在地上。”

“这么说，出事的时候你不在这里？”



“不在，先生。”

“好，特拉斯克，我只得再问你。把窗帘拉开一点，庆中，我可以看得清楚些。行，这就好多了。咱们先照你的方式谈，谈不下去的时候再想办法。你妻子走了。是不是她开枪打你的？”

“那是意外。”

“好吧，是意外，不过枪是不是在她手里？”

“那是意外。”

“你这么谈不解决问题。就算她走了，我们也得找到她——你明白吗？——这像是小孩的把戏。你要这么干也没办法。你们结婚有多久啦？”

“将近一年。”

“你同她结婚之前，她姓什么？”

亚当过了好长一会儿才轻声说：“我不能讲，我作过保证。”

“你注意听着。她是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

“特拉斯克先生，你这么说话可是自己想进县监狱了。你说说她的特征吧。她身高多少？”

亚当的眼睛亮了起来。“个儿不高——很娇小。”

“那就对啦。头发是什么颜色？眼睛呢？”

“她以前很美。”

“以前？”

“现在也美。”

“身上有什么疤痕吗？”

“不，天哪。有——前额有一个疤痕。”

“你不知道她姓什么，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来的，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又说不出她的特征。你把我当傻瓜。”

亚当说：“她有一个秘密。我答应过她不探问。她害怕某一个人。”亚当说着突然哭了起来。他全身颤抖，呼吸发出短促尖利的声音。哭得伤心极了。

霍勒斯心里感到怜悯。“咱们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朱利叶斯，”他说着带头走进起居

室。“朱利叶斯，你说说你的想法。他精神对头吗？”

“我说不好。”

“会不会是他杀了老婆？”

“我刚才这样想。”

“我也这样想，”霍勒斯。“天哪！”他匆匆跑进卧室，把手枪和子弹都拿了过来。“我忘啦，”他抱歉似的说，“我这份差使干不长了。”

朱利叶斯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嗯，我还没有主意。刚才在路上我说我不打算委任你，可现在你把右手举起来宣誓吧。”

“我不想宣誓就职，霍勒斯。我想到萨利纳斯去。”

“你非这么不可，朱利叶斯。你不举手宣誓，我只好逮捕你了。”

朱利叶斯无可奈何地举起手，很不情愿地跟着霍勒斯宣了誓。“我陪你走走却找了麻烦，”他说。“我爸爸知道了会扒掉我的皮。好吧，咱们现在干什么？”

霍勒斯说：“我正愁没有爸爸呢。我得去找司法官。我原想把特拉斯克带走，可又不愿意挪动他。你得守在这里，朱利叶斯。真对不起。你身边有枪吗？”

“我怎么会呢。”

“好吧，这把枪给你拿着，我的徽章也留给你。”他把衬衣上的徽章解下来，交给朱利叶斯。

“你估计要去多久？”

“我尽可能快去快回。你见过特拉斯克太太没有，朱利叶斯？”

“没有，从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我得对司法官说，特拉斯克不知道她姓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她个儿不高，她很美。这算是什么容貌特征！看来我向司法官汇报之前最好先辞职，反正他准会把我开除的。你认为是不是他杀了他老婆？”

“我怎么知道？”

“你别发火。”

朱利叶斯拿起枪，把子弹放回旋转弹膛，把枪放在手里掂了一掂。“你要我帮你出个主意吗，霍勒斯？”

“那还用说？”

“是这样的，山姆·汉密尔顿了解她——他替她接的生，是‘兔子’说的。汉密尔顿太太又照料过她。你不妨到他们家拐一下，弄清楚她的模样。”

“看来那枚徽章给你更合适，”霍勒斯说，“好主意。我这就动身。”

“你要我在附近看看吗？”

“我要你守住他，别让他跑了——或者寻短见。明白了吗？你自己也多加小心。”

## 二

午夜前后，霍勒斯在金城搭上了一列货车。他跟司机一起坐在司机室里，清早就到了萨利纳斯。萨利纳斯是县城，发展很快。居民人口随时都会超过二千大关。从圣何塞到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数它最大，谁都认为它的前途不可限量。

霍勒斯从南太平洋铁路车站步行进城，在一家小饭馆歇歇脚，吃了早饭。不到必要的时候，他不愿意一大早就去找司法官，惹他不痛快。他在饭馆里碰到了年轻的威尔·汉密尔顿，穿着一身椒盐色的便服，看来混得不错。

霍勒斯在他那张桌子旁坐下。“你怎么样，威尔？”

“噢，挺好的。”

“来这儿办事吗？”

“是啊，有一笔小生意。”

“你下次有什么买卖，让我也凑一份。”霍勒斯觉得自己用这种口气对这么一个年轻人谈话有点怪，不过威尔·汉密尔顿给人以大有出息的印象。谁都不怀疑他肯定会成为县里的头面人物。有些人的前程不管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

“我一定做到，霍勒斯。我原以为农场的事情占了你的全部时间。”

“假如有什么合适的买卖，我可以考虑把农场租给别人。”

威尔在桌子对面凑过身来。“你知道，霍勒斯，我们这地方在县里说来已经落在后面啦。你有没有考虑过竞选公职的问题？”

“你指什么？”

“嗯，你目前是代理司法官——你有没有想过竞选司法官的问题？”

“没有，没有想过。”

“那你就想想。先别对人说。过两个星期，我去找你，咱们谈谈。但是现在要保密。”

“那当然，威尔。不过我们现在的司法官很好啊。”

“我知道。跟他毫不相干。金城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县级官员，你明白了吗？”

“我懂了。我仔细考虑考虑。顺便说起，今天我路过你们家，见到了你的父母。”

威尔的脸色顿时开朗起来。“你见到了他们？他们怎么样？”

“很好。你知道，你爸爸真是个喜剧天才。”

威尔格格笑了。“我们从小到大，他总是逗我们发笑。”

“不过他也是个机灵的人，威尔。他给我看了他发明的一种新风车——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

“啊，天哪，”威尔说，“又得请教专利权的律师了！”

“那不是好事吗？”霍勒斯说。

“对他们说来都是好事。赚钱的人只是专利权律师。我妈都给气疯了。”

“你这话有道理。”

威尔说：“要赚钱，唯一的办法是贩卖别人做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话有道理。威尔，不过那么好的风车是见所未见的。”

“他打动了你，是吗，霍勒斯？”

“我想是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见得希望他改变吧？”

“不，当然不！”威尔说。“我说的事你考虑考虑。”

“好。”

“不过先别声张，”威尔说。

司法官的工作并不轻松，根据选民选举碰巧选出一个好司法官的县算是幸运的。司法官的职位相当复杂。实施法律、维持治安，这些是司法官的显而易见的职责，但远远不是最重要的工作。司法官固然代表县里的武装力量，但是在一个千人千面、纷纭复杂的社会里，一个粗暴或者愚蠢的司法官是待不长的。用水权、地界纠纷、无谓争吵、家庭关系、亲权事宜——解决这些问题都不能使用武力。一个好的司法官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进行逮捕。最好的司法官并不是最好的打手，而是优秀的外交家。蒙特里县就有一个好司法官。他在处理事务方面有卓越的天赋。

九点十分左右，霍勒斯走进老县监狱的司法官办公室。司法官同他握了手，谈谈天气和收成后，霍勒斯便开始转入正题。

“嗯，先生，”霍勒斯终于说，“我是来请教你的。”他详详细细把情况谈了一遍——人们是怎么说的，有什么看法，什么时候出的事——等等，全谈到了。

谈话开始后不久，司法官就闭上眼睛，两手的指头交叉在一起。在听的过程中，他偶尔睁开眼睛，但没有评论。

“这件事可叫我为难了，”霍勒斯说，“我查不出事情的真相。甚至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容貌特征。还是朱利叶斯·尤斯卡迪出的主意，让我去找山姆·汉密尔顿。”

司法官动了一下，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分析案情。“你认为是他杀了那个女的。”

“是的。不过经汉密尔顿先生一说，我的看法有了改变。他说特拉斯克不是那号人，他不会杀任何人。”

“很难说谁是不是那号人，”司法官说，“你只要触动他的扳机，谁都会发作。”

“汉密尔顿先生还谈了一些有关那个女人的怪事。他替她接生的时候，她咬了他一口。你应该看看那只手，像是狼咬的。”

“山姆把她的模样告诉你了吗？”

“他讲了，他老婆也讲了。”霍勒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卡西的容貌特征详细念了一遍。凡是有关卡西的身体情况，汉密尔顿夫妇知道得很多。

霍勒斯念完后，司法官叹了一口气。“他们两人都肯定疤痕特征吗？”

“是的。两人还都提到疤痕的颜色有时候会变得深一些。”

司法官又闭上眼睛，往后靠在椅子背上。他突然坐直身体，打开那张有活动顶板的书桌抽屉，拿出一瓶威士忌。“喝一点吧，”他说。

“我不客气了。祝你健康。”霍勒斯喝了酒之后，擦擦嘴，递回了瓶子。“你有什么想法吗？”他问道。

司法官喝了三大口威士忌，盖好瓶盖，把瓶子放回抽屉里，才开口回答。“我们这个县治理得不错，”他说，“我跟警察相处，他们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帮他们一把；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帮我解决问题。拿萨利纳斯这样的发展中的城市来说吧，陌生人整天进进出出——假如我们不密切注意，很可能碰到麻烦事。我的职务同本地居民相安无事。”他盯着霍勒斯的眼睛。“你别局促不安。我不是在演说。我只是把情况摆出来。我们不强人所难。我们要同他们友好相处。”

“我是不是有什么做错了？”

“没有，你没做错，霍勒斯。你做得恰到好处。假如你不进城，或者假如你把特拉斯克先生抓了起来，事情就一团糟啦。别着急。我要告诉你——”

“我听着呢，”霍勒斯说。

“唐人街那头，过了铁路，有一排妓院。”

“我知道。”

“谁都知道。假如我们把它们封了，它们就会挪一个地点。人们需要这种场所。我们对这些地方多加一些注意，只要不闹得太不像话就行。此外，经营这些场所的人同我们保持联系。根据他们送来的情报，我就抓到过几个作案在逃的人。”

霍勒斯插嘴说：“朱利叶斯告诉我——”

“等一等。让我先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讲完，待会儿就不需要回过头来解释了。大约三个月前，有一个长得很端正的女人来找我。她要在这里开一家妓院，把事情办得名正言顺。她是从萨克拉门托来的。以前在那里开过妓院。她带了几封介绍信，开信的人都有点来头——证明她历史清楚，从没有违法乱纪。一个相当可靠的公民。”

“朱利叶斯告诉过我。那个女人姓费叶。”

“对。后来她开张了，那场所不坏，很安静，有章法。老珍妮和黑里俏本来就应该有些竞争对手。她们很不满意，闹得不可开交，不过我刚才对你说的话对她们也是这样说的。该是让她们有些竞争的时候了。”

“那里还有一个弹钢琴的。”

“不错，有一个。并且弹得很棒——是个瞎子。喂，你让不让我把话说完？”

“对不起，”霍勒斯说。

“没关系。我知道我讲得很慢，但很全面。总之，费叶跟她看上去的样子完全符合，是个殷实的好公民。有一件事是任何安静的好妓院都最害怕的。那就是一个轻浮的、咋咋呼呼的姑娘从家里逃了出来，在妓院安身。她爸爸找到了她，闹得天翻地覆。然后教会出面干涉，妇女们也起哄，要不了多久，那家妓院就坏了名声，我们不得不查禁。你明白了吗？”

“啊！”霍勒斯轻声说。

“你别抢在我前面。我不喜欢再讲你已经想到的事情。星期天晚上，费叶派人给我送来一个便条。她那里新来一个女的，她摸不透来路。叫费叶闹不清的是这个女的像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但又是个出色的婊子。婊子那套应酬和花招她都在行。我去调查了一下。她对我讲的还是那套惯用的假话，但是我挑不出什么毛病。她年纪不轻了，但是顾客没有表示不满意。”他两手一摊。“就是这样。我们怎么办呢？”

“你能肯定她就是特拉斯克太太吗？”

司法官说：“两只离得很开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前额有一块疤，她是星期六下午到的。”

亚当那张哭脸在霍勒斯心里浮现出来。“老天哪！司法官，你得派别人去告诉他。要我去的话我宁可辞职不干。”

司法官凝视着空间。“你刚才说他连她的姓名、从哪里来的都不清楚。她把他骗了，可不是吗？”

“可怜的家伙，”霍勒斯说，“那个可怜的家伙真爱上了她。不，让别人去对他说吧。我可不去。”

司法官站起来。“咱们上小饭馆去喝杯咖啡。”

他们在街上默不作声地走了一会儿。司法官最后说：“霍勒斯，假如我把了解的事情透露一些出来，这个该死的县就乱了套啦。”

“我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

“你刚才说她生了一对双胞胎？”

“对，两个男孩。”

“听我说，霍勒斯。这件事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知道——她、你、我。我要通知她，假如她讲了出来，我立即把她赶出这个县。霍勒斯，假如你舌头发痒，要对别人，甚至对你老婆讲之前，你得想想那两个孩子，他们大了发现自己的母亲是个婊子会有什么后果。”

### 三

亚当坐在大橡树底下的椅子上。他的左臂用绷带贴胸扎着，肩膀不会挪动。老李提着洗衣篮出来，把它放在亚当旁边的地上，自己又进屋去了。

双胞胎都醒着，他们眨巴着眼睛，兴致勃勃地瞅着在风中摆动的橡树叶子。一片枯叶打着旋飘落下来，正好落进篮里。亚当弯下腰，把它捡了出来。

塞缪尔骑马几乎到了他面前，他才听到，可是老李已经看见塞缪尔来了。老李从屋里端一把椅子出来，把“赞美上帝”牵到披屋后面去。

塞缪尔悄悄地坐下，为了不让亚当难堪，他既不多看亚当，也不是完全不看。风扫过树顶，捎带着拂乱了塞缪尔的头发。“我想我还是接着打井吧，”塞缪尔轻声说。

亚当的声音由于不常说话，有点嘶哑。“不必啦，”他说，“我不需要井了。你已经干了的活，我付钱给你。”

塞缪尔俯身看着篮子，用手指碰碰一个孩子的小手掌心，孩子的手指收拢来，抓住塞缪尔的手指不放。“我想人们最不容易改的坏习惯是提出劝告了。”

“我不需要劝告。”

“谁都不需要。劝告是一厢情愿的礼物。做些姿态，亚当。”

“什么姿态？”

“像演戏一样，打起精神来。过一段时候，很长时候之后，就假戏真做了。”

“我干吗要真做呢？”亚当问道。

塞缪尔瞅着那对双胞胎。“不论你干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干，你总会留下一些东西。即使你休闲不耕种，地上也会长野草荆棘。总会长东西的。”

亚当没有回答，塞缪尔站起身。“我还会来，”他说，“我会一次又一次的来。你做些姿态吧，亚当。”

在披屋后面，老李牵着“赞美上帝”，让塞缪尔上马。“你的书店也开不成啦，老李，”他说。

“噢，”中国人说，“也许我并不很想开书店。”



## 第十九章

一

一片新的疆土似乎有它的发展模式。最早来到的是拓荒者，他们强壮、勇敢、相当天真。他们在蛮荒中能自谋生存，但是在人的社会里却幼稚无助，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先被淘汰。新的疆土棱角被磨平之后，商人和律师就来促进发展了——他们来解决所有权的问题，往往把令人垂涎的东西转移到他们自己名下。最后来的是文化，也就是消遣、松弛、摆脱生活的苦恼。文化可以有不同水平，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教会和妓院是同时到达西部边远地区的。如果它们想到自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的方面，它们也会吓一大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都被用于完成同一个目标：教会的歌咏、礼拜和唱诗能使人暂时忘却他的凄凉，妓院也一样。不同派别的教会趾高气扬、大肆宣扬、信心十足地来到。它们无视负债和偿付的规律，建起了一百年都收不回投资的教堂。各个教派固然都向邪恶开战，但是它们相互之间也斗得很欢。它们在每一项教义的阐述上都要争论。每一派都沾沾自喜地认为其余各派都得下地狱。尽管每一派都自以为是，它们带来的都是同样的货色：我们的伦理观、我们的艺术、诗歌和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据之以为基础的《圣经》。聪明人知道各派之间的区别，但是一般人都能看到它们的共同点。它们还带来了音乐——也许不是第一流的，但有音乐的形式和意识。此外，它们带来了良知，或者不如说唤醒了沉睡的良知。它们并不纯洁，但具有纯洁的潜在能量，正如一件弄脏的白衬衫。每个人都能把他心里的良知变成美好的东西。当然，比林牧师被揭发出来以后，人们才知道他犯有盗窃、通奸、放荡、兽奸等劣行，但他也曾把某些好的东西传给了不少善于接受的人，这一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比林进了监狱，但是谁也没有查禁他所传播的好东西。他的动机不纯也不妨碍大局。他产生过好影响，有些还留存了下来。我只是把比林作为一个严重违法乱纪的例子。正直的牧师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他们同魔鬼斗争时，不受任何约束，脚踢、手指抠对方眼睛，什么手法都允许。他们声嘶力竭地宣扬真和美，那副模样也许会使人联想起马戏团里的海豹凑在一排喇叭上吹奏美国国歌的情景。真和美多少留了一点痕迹，国歌的调子也依稀可辨。不过，各派教会的成绩当然不止这一些。它们替萨利纳斯河谷的社会生活搭起了架子。教会晚餐会是乡村俱乐部的前身，每星期四在教堂地下室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为小剧院开了先河。

当教会像啤酒厂拉运酒车的马匹那样腾跃着、喷着鼻子来到，替人们的灵魂带来甜美的虔诚气息时，那个给人们的肉体带来解放和欢乐的福音传道女低着头、蒙着脸，也悄悄地来到了。

在一些不符合西部真实情况的电影里，读者也许见过富丽堂皇的寻欢作乐的罪恶场所，这在某些地方可能有——但是不在萨利纳斯河谷。这里的妓院很安静，井井有条，谨慎小心。假如各位听过同簧风琴的声音混杂在一起的高声喧哗，再站到一家妓院的窗下听听里面彬彬有礼的低沉的谈话声，你很可能混淆这两种地方的性质。妓院没有得到认可，但是受到接纳。

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下萨利纳斯性爱宫廷的情况。别的城市里的也大同小异，不过我具体谈的是萨利纳斯街。

你沿着大街往西走，一直走到拐弯的地方。同大街交叉的是卡斯特罗维尔街。如今这条街叫市场街了，什么原因只有天知道。街道一般都以它通向的地方来命名。你在卡斯特罗维尔街走上九英里就到卡斯特罗维尔，沿阿里萨尔街走去就到阿里萨尔，别的街道也是如此。

到了卡斯特罗维尔街，你就往右拐。再朝前走两条街，往南去的南太平洋铁路斜穿过卡斯特罗维尔街，还有一条东西向的街道也同它交叉。那条街的名字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到了十字路口，往左拐，穿过铁路，就是唐人街。往右拐，就是萨利纳斯街。

那是一条黑色的土路，冬天的淤泥又厚又亮，夏天却像车辙纵横的硬铁板。春天，路边青草长得很高，里面夹杂着野燕麦、蜀葵和黄茅。清晨，叽叽喳喳的麻雀聚在街上的马粪堆上。

经我这么一说，你记起来了么，老兄？你可记得东风从唐人街带来的烤猪肉、柴火、叶子烟和香菜的气味？你可记得寺庙里那口大钟深沉的响声，在空中久久回荡都不消失么？

你可记得那些没有油漆、年久失修的小房屋？它们看上去特别小，故意不修缮外观，尽量避免引人注目，前院的丛生野草仿佛想挡住街上的视线。可记得窗帘整天遮着窗户，边上透出一丝黄色的灯光？在外面只能听到低语声。前门打开，接纳一个乡下小伙子时，可以听到笑声，或许还有弦上搭了一根绳索、以减弱音响的钢琴的伤感调子，门关上后又听不见了。

你也可能听到土路上的马蹄声，佩特·布伦赶着他的出租马车来了，也许有四、五个魁梧的男人下车——有钱有势的人，可能是银行家，也可能是政府官员。佩特把车子停在街角上，自己坐着等他们出来。肥大的猫穿过街道，在草丛中消失了。

还有——你记得吗？——先是火车的汽笛声，接着是穿透黑暗的前灯光柱，然后是金城开来的一列货车，像演奏顿足爵士舞曲似的穿过卡斯特罗维尔街，进入萨利纳斯，你可以听到它在车站喘气的声音。记得吗？

每一个城镇都有它著名的老鸨，尽管岁月消逝，这些女人却一直引起令人伤感的怀念。老鸨身上有些十分吸引男人的地方。她一身兼备商人的头脑、职业拳击家的坚韧、伴侣的温柔和悲剧演员的幽默。她招来许多传说，但奇怪的是这些传说都不带色情成分。人们记忆常新、一再叙述的有关老鸨的故事包括各个方面，就是没有床第私事。她的老主顾在回忆她的时候，总是把她描绘成一个慈善家、医学权威、撵走捣乱鬼的能手和善于捕捉七情六欲而自己从不介入的女诗人。

多年来，萨利纳斯一直庇护着这么两个宝贝：一个是珍妮，有时人们管她叫做没遮拦珍妮，另一个是经营长绿院的黑里俏。珍妮是个好伴侣，能保守秘密，肯秘密放款。萨利纳斯流传的有关珍妮的故事可多呢。

黑里俏是个俊俏、端庄的女人，银白色的头发，正经得令人生畏。她的深陷的棕色眼睛带着哲学家的悲哀望着这个丑恶的世界。她把她那个场所办得像一座供奉悲哀而勃起的普里亚帕斯（普里亚帕斯：希腊神话中掌管繁殖和丰产之神，后来被当作淫欲的象征）的大教堂。如果你想尽情欢笑，打打闹闹，你就到珍妮那里去，花了钱不会吃亏；如果你悲天悯人，寂寞得想哭一场，长绿院就是你该去的地方。等你从那里出来时，你觉得已经发生过

一件相当严肃重要的事情。那不是闹着玩的。黑里俏美丽的深色眼睛会在你心头萦绕好几天。

费叶从萨克拉门托来这里开业时，引起两家老字号的一阵敌视。她们联合起来想把费叶挤出去，但发现她并不抢她们的生意。

费叶是属于母亲型的女人，肥大的胸脯，肥大的臀部，热情的性格。你苦恼的时候可以在她怀里哭泣，她能给你慰藉和安抚。黑里俏那里的货真价实的性爱和珍妮那里像小酒馆里一样的狂饮作乐自有一批信徒，并没有转移到费叶那里去。费叶那里成了情窦初开的年轻人的避难所，他们为了丧失童贞而哀伤，但又渴望再失去一些。费叶使那些郁郁不得意的丈夫增强了信心。她那里可以填补冷漠的妻子们造成的空缺。那里像是祖母的散发着桂皮气息的厨房。如果你在费叶那里出了性的问题，你觉得只是意外事件，是可以原谅的。

费叶用最愉快轻松的办法把萨利纳斯的小伙子们引上了荆棘丛生的性的道路。费叶是个好女人，不太聪明，很讲道德，非常容易受惊。人们信任她，她也信任每一个人。认识了她之后，谁都不愿意伤害她。她与世无争，只是个第三者。

正如商店或者农场里的情况一样，雇员都像主人，妓院里的姑娘也酷似老鸨，一部分原因是老鸨雇用她自己那种类型的人，另一部分原因是一个好的老鸨能用她的个性影响整个妓院。你在费叶那里待上很久都听不到一句脏话。进入卧室和付钱都很轻松随便，仿佛是很自然的事。总而言之，正如警察和司法官所了解的那样，她经营的妓院非常出色。费叶对任何慈善事业都捐赠大笔款项。她特别厌恶疾病，因此出钱请医生定期替姑娘们检查。你在费叶这里遇到的麻烦甚至比在主日学校的老师那里遇到的还少。在蓬勃发展的萨利纳斯市，费叶很快就成为一个殷实的、受到欢迎的公民。

## 二

那个叫凯特的姑娘使费叶迷惑不解——她是那样年轻美貌，有气派，有教养。费叶把她领进自己的未受褻渎的卧室，详细询问，如果凯特是另一种姑娘，她就不至于多操这份心。来敲妓院门的女人是经常有的，费叶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们的类型。她可以立刻把她们归个类：懒惰、有报复心理、淫荡、不满、贪婪、野心勃勃。凯特不属于任何一类。

“我问了你这许多问题，希望你不要在意，”她说，“只是因为你来这里使人太奇怪了。哎，像你这样的人，找个好丈夫，有辆马车，城里有幢独立的房子是轻而易举的事，轻而易举的事。”费叶一面说话，一面不停地转动着她那个戴在肥胖的小手指上的结婚戒指。

凯特羞怯地笑笑：“要我解释实在太难了。我希望你不要问个一清二楚。这件事牵涉到同我非常亲近的一个人的幸福。请你别问我啦。”

费叶严肃地点点头：“我了解那一类事情。我有过一个姑娘，挣钱养她的孩子，好长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姑娘有一幢体面的房子和丈夫，就在——嘿，我差点把那地方告诉你了。我宁肯割掉舌头也不能说。你有孩子吗，亲爱的？”

凯特垂下眼睛，掩饰她晶莹的泪花。当她能控制自己的声调时，她轻声说：“对不起，我不能谈这件事。”

“没关系。没关系。以后再说。”

费叶不很聪明，但也远不是傻瓜。她去找了司法官，摆脱了自己的干系。承担风险是没有意义的。她知道凯特有点不对头，但是只要不损害妓院，她就管不着。

凯特有可能是骗子，但结果证明并不是。她立即开始干。当顾客们一再回来，指名要某一个姑娘时，你就明白你有了一把好手。光凭漂亮的脸蛋是做不到那点的。费叶很清楚地知道凯特决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

新来一个姑娘有两件事最好能了解一下：第一，她愿不愿意干活？第二，她同别的姑娘能不能相处？一家妓院如果有一个脾气坏的姑娘比什么都糟。

用不了多久，费叶就对第二个问题毫无疑问了。凯特八面玲珑，很讨人欢喜。她帮助别的姑娘们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她们生病的时候，凯特照料她们，平时倾听她们诉说自己的烦恼，在爱情的问题上帮她们出主意，自己有点钱的时候借给她们用。比她好的姑娘再也找不到了。她成了所有人的知心朋友。

凯特不怕麻烦，不怕苦和累，此外，她增加了营业。不久，她自己就有了一批常客。凯特考虑问题也很周到。她记住别人的生日，到时候总替人家准备好了礼物和插有蜡烛的蛋糕。费叶明白她找到了一个宝贝。

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当老鸨是件容易的事——只消坐在一张大椅子上，喝喝啤酒，把姑娘们挣的钱扣一半下来。事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你得管姑娘们的饭，这就牵涉到伙食和厨师的问题。洗衣问题也比旅馆里复杂得多。你得尽可能让姑娘们过得好，过得快活，有的甚至还会闹别扭。你得把自杀降到最低限度，妓女们，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妓女，动不动就爱玩剃刀；那种事会坏了你这家妓院的名声。

这些都不是轻松的事，如果有浪费的地方，还可能赔钱。当凯特主动提出愿意帮忙采购和安排伙食时，费叶很高兴，虽然她不明白凯特哪有时间来管这些杂事。不管怎么样，凯特接管之后的第一个月，伙食不但有了改善，账单的钱数还降低了三分之一。至于洗衣开支，费叶不知道凯特是怎么对洗衣店的人说的，反正也突然减了四分之一。费叶觉得现在少了凯特简直不行了。

傍晚开始营业之前，凯特和费叶先坐在费叶的屋子里喝喝茶。凯特把房间的门窗重新油漆了一下，装了窗帘，显得舒适多了。姑娘们开始感到现在的老板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她们很高兴，因为凯特容易相处。她促使她们多挣了钱，但是在钱的问题上，她不小气。她们很可能觉得这么做好笑呢。

一年之后，费叶和凯特亲同母女。姑娘们说：“你们等着瞧吧——这地方将来是她的。”

凯特的手一刻也不闲着，主要是在薄如蝉翼的细麻纱手帕上做抽绣。她能绣出漂亮的姓名缩写字母。几乎所有的姑娘都有她绣的手帕，并且珍藏起来。

一件非常自然的事逐渐发生了。充满母爱的费叶开始把凯特看成是自己的女儿。她在思想和感情上都这么看，她的天生的道德观占了上风。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卖笑。这是十分自然的结果。

费叶苦苦思索着怎样才能提到这个话题。这事不好办。费叶谈任何问题一向喜欢旁敲侧击。她不会说：“我要你洗手不干。”

她说：“如果是秘密，你可以不回答，不过我一直想问你。那一次司法官跟你说了些什么——天哪，那差不多是一年以前的事了。时间过得真快！人越老，越觉得时间过得快。他跟你几乎待了一个小时。他没有跟你——当然不会啦。他是一个喜欢家庭生活的人。他一般到珍妮那里去。我不是要打听你的私事。”

“那件事根本不是秘密，”凯特说，“我早就该对你说了。他对我说，我应当回家。他用心很好。我向他解释了我不能回去，他也通情达理。”

“你把原因告诉他了吗？”费叶有点嫉妒地问道。

“当然没有。你想我不愿意告诉你的话能告诉他吗？别傻了，亲爱的。你真像小姑娘似的。”

费叶笑了，心满意足地靠在椅子上。

凯特的脸色很平静，但那次谈话的每一个字她都记得清清楚楚。事实上，她相当喜欢司法官。这个人很直爽。

### 三

他把她的房间门关上，以干练的警察的眼光飞快地朝四周打量了一下：没有照片，没有任何可以表明特征的个人物品，只有衣服和鞋子。

他坐在她的柳条摇椅上，椅子太小，臀部在两边露了出来。他两手指尖像蚂蚁的触须在交谈时那样互相触碰着。他说话的声调不带感情，仿佛对自己要说的话不很感兴趣。给她深刻印象的也许正是这一点。

一开始，她装出有点傻乎乎的拘谨的神色，听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她收起了那一套，用眼睛紧盯着他，想看透他的心思。他既不正视也不躲开她的眼光。但是她知道他跟自己一样也在察看着她。她觉得他的眼光扫过她前额上的那块疤痕，几乎像用手触摸似的。

“我不想创造纪录，”他平静地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干了很久。再干一个任期也就差不多了。你明白，年轻女人，如果在十五年前，我会做些调查，我想我会发现一些相当糟糕的事情。”他停了一下，看她有什么反应，但她没有辩驳。他慢慢地点头。“我不要打听什么，”他说，“我只要这个县里太平无事，我是指各方面都平安无事，人们晚上可以安心睡觉。我没有见过你丈夫，”他说，她知道他已经注意到她紧张的肌肉微微一震。“我听说他是个很好的人。我也听说他受伤很重。”他朝她的眼睛盯了一会儿。“你想知道你把他打成什么样吗？”

“想知道，”她说。

“嗯，他在恢复——肩膀打坏了，不过他会恢复的。那个中国人在精心照料他。当然，他的左手恐怕要过很长时间才管用。0.44口径的子弹伤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假如那个中国人

没有赶回去，他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那你就得蹲在我的监狱里了。”

凯特屏住气息，想听下文有什么暗示，但是没有。

“我很抱歉，”她悄悄地说。

司法官的眼神警觉起来。“你这是第一次出了纰漏，”他说。“你并不抱歉。以前我也遇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十二年前我们把他在县监狱门前吊死了。我们这里一向是这么做的。”

那个小房间里有一张暗红色的桃花心木床，一个大理石面的盥洗架，有面盆、水罐和放便盆的小柜，糊墙纸上的图案是无数一模一样的小玫瑰花，小房间里静极了，没有一丝声音。

司法官在看一幅三个小天使的图片——只是三个头像，鬃头发，亮眼睛，该长脖子的地方长着鸽子的小翅膀。他皱着眉头。“妓院里挂这种图片真怪，”他说。

“原先就有的，”凯特说。开场白显然已经结束了。

司法官坐直身子，两手的指尖分了开来，握着摇椅的扶手。甚至他的臀部也往里收回了一些。“你抛下了一对孩子，”他说。“两个小男孩儿。别慌。我并不想把你弄回去。我想我得费些劲才能让你不回去。我认为我是了解你底细的。我可以把你赶出本县，再通知邻县的司法官驱逐你，一直把你轰到大西洋。但是我不愿意那么做。只要你不给我找麻烦，我才不管你怎么过活。婊子总是婊子。”

凯特平静地问道：“你要我怎么干？”

“这就对头了，”司法官说，“我要的是这样。我注意到你改了名字。我要你就用新的名字。我想你大概已经编造说你是什么地方来的——以后也不用改口了。至于你来的理由——因为你有时候或许会酒后失言——最好说得离金城十万八千里，越远越好。”

她微微一笑，这个笑容可不是假装的。她开始信任这个人，对他有了好感。

“我还想起一件事，”他说，“你在金城一带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

“我听说过类似织针编结的事，”他很随便地说，“你认识的人中间也可能来这里玩。你头发原来就是这颜色吗？”

“是的。”

“那你暂时把它染成黑色。反正面貌相像的人很多。”

“这怎么办呢？”她用纤细的手指碰碰前额的疤痕。

“那，那只不过——该怎么说来着？那个词该怎么说？今天早晨我还想到的。”

“是巧合吗？”

“对啦——巧合。”他要说的话仿佛说完了。他掏出烟叶和纸条，卷了一支笨头笨脑的纸烟。他取出一根硫磺火柴，划着后把手伸得远远的，等它那发出刺鼻气味的蓝焰变成黄色。他那支纸烟点燃了，歪向一边看着。

凯特说：“这里面有没有威胁？我是说如果我不照办，你打算怎么——”

“不，没有威胁的意思。不过，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想我能找到很不漂亮的办法。我不希望你——你的所作所为或者说的话——损害特拉斯克先生或者他的孩子。你就当你自己死了，现在你是另外一个人，这样我们可以相安无事。”

他站起身，朝门口走去，接着又回过头来。“我有个男孩——今年有二十岁了；长得高大，漂亮，鼻子打破过。谁见了都喜欢他。我不希望他到这儿来。我还要告诉费叶，让他到珍妮那里去。假如他来的话，你叫他到珍妮那里去。”他出去时把门关上。

凯特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指笑了。

#### 四

费叶坐在椅子上扭过身取了一块核桃软糖。她说话时嘴里给糖塞满了。凯特在不安地琢磨，不知道她是不是能看透别人的心思，因为费叶说：“我也不喜欢。当时我对你说过，现在仍旧这么说。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金黄色头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想到把头发染成别的颜色。你的皮肤本来很白皙。”

凯特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掐住一根头发，轻轻地抽出来。她很聪明。她撒了一个最好的谎——说了真话。“我本来不想告诉你，”她说，“我怕被人认出来，那就会对别人不利。”

费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凯特身前吻了她一下。“你真是个好孩子，”她说，“你想得真周到。”

凯特说：“咱们喝点茶吧。我去取。”她走出房间到厨房去，在门廊里用手指使劲擦了擦脸上被吻的地方。

费叶又坐下，拣了一块核桃仁特别大的软糖。她放进嘴里一咬，咬着一片核桃壳。碎壳的尖头嵌进一颗有蛀洞的牙齿，猛地碰到了神经。她痛得眼前直冒金星，出了一头冷汗。凯特用盘子端着茶壶和茶杯进来时，费叶正用手指抠牙齿里的核桃壳，痛得直叫唤。

“怎么啦？”凯特喊道。

“牙——核桃壳。”

“让我看看。嘴张大，指给我看在什么地方。”凯特朝嘴里望了一眼，走到有垂饰的桌子前，从放干果的缸里拿了一根剔核桃仁的签子。一眨眼的工夫， she 就把核桃壳撬了出来，放在自己的掌心里。“你瞧。”

神经不再剧痛，只是隐隐作痛。“只有这么大？刚才觉得大得像什么似的。亲爱的，”费叶

说，“把我搁药的第二个抽屉打开。拿些棉花和鸦片樟脑酊来。你帮我把这个牙齿塞住好吗？”

凯特拿来药水瓶，用剔核桃仁的签子尖把一小团浸透了酊剂的棉花塞进牙齿蛀洞。“你该把它拔掉。”

“是啊，我要去拔掉。”

“我这边少掉三颗牙齿。”

“真没想到。痛得我浑身发软。替我把平卡姆酒拿来好吗？”她喝了一口药酒，舒适地叹了一口气。“那真是好药，”她说，“发明药酒的那个女人简直了不起。”



## 第二十章

一

那天下午景色宜人。夕阳把弗里蒙特山峰染成了粉红色，费叶从她房间窗口就能望到。卡斯特罗维尔街那头飘来了马铃悦耳的叮当声，那是八匹马拉的运粮车从山脊下来。厨师在厨房间同锅瓢碗勺奋斗。墙外有碰擦的声音，接着有人轻轻地叩门。

“进来，‘棉花眼’，”费叶招呼道。

门推开了，那个弯腰曲背、双目蒙着白翳的瘦小的钢琴手站在门口，等待费叶再说话，以便判断她在什么地方。

“你要什么？”费叶问道。

他转身向着她。“我觉得不舒服，费叶小姐。我要上床睡觉，今晚不弹钢琴了。”

“上星期你也请了两晚病假，‘棉花眼’。你不喜欢你这份工作吗？”

“我觉得不舒服。”

“好吧。不过我希望你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凯特轻轻地说：“你别抽大烟，停两星期试试，‘棉花眼’。”

“哦，凯特小姐。我不知你也在这里。最近我没抽。”

“你一直在抽，”凯特说。

“是的，凯特小姐，我一定得戒了。我觉得不舒服。”他关上门，她们听到他手扶着墙摸索着出去。

费叶说：“他告诉我说已经戒了。”

“他没有戒。”

“可怜虫，”费叶说，“他生活没有什么乐趣。”

凯特站到她面前。“你真好，”她说，“你对谁都相信。总有一天，趁你不留神或者我不替你留神的时候，有人会把屋顶也偷走的。”

“谁会来偷我呢？”费叶问道。

凯特把手按在费叶肥胖的肩膀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好。”

费叶的眼睛闪着泪光。她拣起身边椅子上的手帕，擦擦眼睛，轻轻地按按鼻子。“你像我的亲生女儿，凯特，”她说。

“我也开始觉得我像了。我对自己的母亲毫无印象。她死的时候，我还很小。”

费叶深深吸了一口气，谈到正题。

“凯特，我不愿意你这样干下去。”

“为什么？”

费叶摇摇头，想找出合适的字眼儿。“我并不感到惭愧。我开的妓院是上流的。如果我不开，别人可能会开一家下流妓院。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我并不感到惭愧。”

“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惭愧的。”

“可是我不喜欢你这么干活。我就是不喜欢。你等于是我的女儿。我不喜欢我女儿干活。”

“别傻啦，亲爱的，”凯特说，“我非干不可——不在这儿干，就得另外找地方。我对你说过。我需要钱。”

“不，你不需要。”

“我当然需要。不干，我上哪儿去挣钱？”

“你可以做我的女儿。你可以当家。你可以替我管事，不用上楼去了。你知道，有时候我身体不好。”

“我知道你身体不好，亲爱的。但是我非挣钱不可。”

“现在的钱已经够我们两个用啦，凯特。你能挣的钱，可以由我给你，甚至比你挣的多，你也不是白拿的。”

凯特伤心地摇摇头。“我爱你，”她说，“我也希望能按你说的做。但是你得攒些起来，而我——嗯，万一你有了三长两短，我怎么办？不，我得继续干。你知道吗，亲爱的，今晚我有五个老主顾？”

费叶猛地一震。“我不喜欢你这么干。”

“我非这么干不可，妈妈。”

这句话刺伤了费叶的心。她哭了，凯特坐在她椅子的扶手上，抚摩着她的脸，替她擦去泪水。费叶抽噎了一会儿，逐渐平静下来。

山谷里暮色已经很浓。在黑色头发的衬托下，凯特的脸蛋白得仿佛含光。“好了，别难过了。我去厨房照看一下，然后该换衣服了。”

“凯特，你能对你的老主顾说你病了吗？”

“那怎么行，妈妈。”

“凯特，今天是星期三。一点钟以后恐怕就没有客人了。”

“世界伐木兄弟会的人有一个聚会。”（世界伐木兄弟会（Woodmen of the World）：美国具有互助互济性质的独立帮会组织，1890年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建立；在它之前，衣阿华州莱昂斯于1883年成立了一个“美国伐木兄弟会”（Woodmen of America）。）

“噢，对。不过星期三——伐木兄弟会的人两点之后也不会来了。”

“你想说什么呀？”

“凯特，你收市以后，轻轻地到我房间来。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奇。”

“什么样的惊奇？”

“噢，一个秘密！你经过厨房时，叫厨师到我这里来一次好吗？”

“听来像是蛋糕之类的惊奇。”

“别再问下去了，亲爱的。反正你会惊奇的。”

凯特吻了她一下。“你真好，妈妈。”

凯特出去，关好门后，在门厅里站了片刻。她用手指摸摸自己的尖下巴。她的眼神很平静。接着，她双臂举过头，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她的手慢慢地从自己的乳房一直抚摩到臀部。她的嘴角微微上翘，她朝厨房走去。

## 二

几个老主顾溜溜达达地来了又走了，两个旅行推销员从市中心跑来寻花问柳，但是世界伐木兄弟会的人没有一个露面。姑娘们坐在客厅里打呵欠，一直等到两点钟。

一件悲惨的意外事情使伐木兄弟会的人不能前来。聚会快结束，正要吃晚饭的时候，克拉伦斯·蒙蒂思心脏病发作。他们把他平放在地毯上，用湿布敷他的前额，等医生到来。谁都没有心思吃晚饭。怀尔德医师来了，替克拉伦斯检查了一下，兄弟会的人用两件大衣的袖管往旗杆上一套，做了一副临时担架。克拉伦斯被抬回家，半路上就咽了气，他们又得去找怀尔德医师。等他们商量好葬礼的安排，替《萨利纳斯日报》拟了一条补告之后，谁都没有逛妓院的心情了。

第二天，姑娘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都想起了埃瑟尔差十分两点时说的那句话。

“天哪！”埃瑟尔当时说，“我从来没有碰到这么静的时候。没有音乐，凯特的舌头也给猫叼走了。像是守尸似的。”

事后，埃瑟尔为自己说出这句话感到奇怪，仿佛有什么预感。

当时格雷斯说：“不知道是什么猫叼走了凯特的舌头。你不舒服吗？凯特——喂，你是不是不舒服？”

凯特一惊。“哦！我大概在想什么事。”

“我可不愿意想，”格雷斯说，“我困极了。咱们打烊吧。咱们去问问费叶能不能歇了。今晚谁都不会来了。我去问费叶。”

凯特打断了她。“别打扰费叶。她不舒服。我们两点钟打烊。”

“那座钟不对头，”埃瑟尔说。“费叶怎么啦？”

凯特说：“也许我刚才正想这件事。费叶身体不好。我真替她担心。她能不说就不说出来。”

“我觉得她身体挺好的，”格雷斯说。

埃瑟尔又说准了。“嗯，我觉得她不对头。她脸上老是有点潮红。我注意到了。”

凯特悄声说：“你们千万别让她知道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她不想让你们担心。她多好啊！”

“我接客以来，数他妈的这家最棒，”格雷斯说。

艾丽斯说：“你说这种难听的话可不能让她听到。”

“胡扯！”格雷斯说。“再难听的话她都知道。”

“她不爱听——至少不爱听我们说出来。”

凯特耐心地说：“我告诉你们是怎么一回事。今天下午我跟她一起喝茶，她突然晕倒了。我希望她去看看大夫。”

“我注意到她脸上有潮红。”埃瑟尔重说了一遍。“那座钟不对头，可我忘了是快呢还是慢了。”

凯特说：“你们去睡吧。我来锁门。”

等她们都走了之后，凯特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了一件新的印花布衣服。衣服花花绿绿的，她穿了像是一个小姑娘。她梳梳头发，编成一条大辫子，拖在背后，辫梢系了一个白色的小蝴蝶结。她往脸上轻轻地扑了一点香水。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从衣柜最上面的抽屉里取出一只用链子系在百合花形别针上的小金表。她用一块细麻布手帕把表包好，走出了房间。

门厅里很黑，但是费叶房间的门缝底下漏出一道光线。凯特轻轻叩门。

费叶喊道：“谁呀？”

“是我，凯特。”

“先别进来。你等在外面。我叫你的时候你再进来。”凯特听到房间里有窸窣的声音。接着，费叶喊道：“好啦，进来吧。”

房间经过一番装饰。角落里用竹竿挂着点蜡烛的日本纸灯笼，屋顶中央红色皱纸条拧成麻花似地拉到四角，使房间有些帐篷的情趣。桌上有一个白色的大蛋糕和一盒巧克力糖，周围点着蜡烛，旁边是一篮敲碎的冰块，镇着一大瓶香槟酒，只露出瓶颈。费叶穿着她那件最好的网眼织品的衣服，眼睛激动得闪闪发亮。

“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凯特嚷道。她关上房门。“简直像是招待会了！”

“是招待会。为我亲爱的女儿举行的招待会。”

“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

费叶说：“也可以算是你的生日。”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她把那个手帕包放在费叶的膝上。“慢慢地打开，”她说。

费叶举起那个表。“哎呀呀！你这个疯孩子！不，我不能收。”她打开面盖，然后又用指甲挑开背盖。上面刻着这么一行字：“给卡：真挚的亚。”

“这原是我妈妈的表，”凯特轻轻说，“我要把它给我的新妈妈。”

“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孩子！”

“我妈妈地下有知也会高兴的。”

“但这是我为你办的招待会。我替我亲爱的女儿预备了一件礼物——我照我自己的方式办。凯特，你现在把酒打开，斟上两杯，我来切蛋糕。咱们要像一回事。”

一切就绪之后，费叶在里面的一张椅子上坐定。她举起酒杯。“为了我的新女儿——祝你长寿幸福。”她们干了这杯之后，凯特举杯祝酒：“为了我的妈妈。”

费叶说：“你简直使我激动得要哭啦——别让我哭。到衣柜那儿去，亲爱的。把那个桃花心木小盒子拿来。对，就是那个。放在桌上，打开吧。”

那个光泽的木盒里有一卷用红缎带扎好的白纸。“这究竟是什么呀？”凯特问道。

“是我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

凯特非常小心地解开红缎带，把纸摊平。字迹漂亮流利，用词经过仔细斟酌，还有厨师签署作证。

“本人身后全部财产均归凯特·阿尔贝所有，因本人视其如同亲女。”

这份遗嘱简洁明了，法律上也无懈可击。凯特连看了三遍，再看看上面的日期，辨认了厨师的签名。费叶望着她，期待地张着嘴。当凯特默读，嘴唇微动时，费叶的嘴唇也动。

凯特把纸卷好，扎好缎带，放进木盒，关上盖子。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费叶最后忍不住问道：“你高兴吗？”

凯特的目光似乎要穿过费叶的眼睛，一直透进她的脑子。凯特平静地说：“我在控制自己，妈妈。我从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人。如果我脱口而出，说了些什么话，或者太挨近你，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痛哭起来的。”

这情景比费叶预料的更富于戏剧性，她平静然而慎重地说：“一件滑稽的礼物，是吗？”

“滑稽？不，一点不滑稽。”

“我是想说遗嘱是件奇特的礼物。但是它的意义不止这一些。你现在已经是我真正的女儿了，我不妨告诉你。我——不，应该说我们——有的现金和证券超出了六万元。我的书桌里有账目和保险箱存放地点的记录。我在萨克拉门托的那家妓院卖了好价钱。你干吗一声不响，孩子？为什么不高兴？”

“遗嘱总叫人想起死亡，总带一点阴谋的色彩。”

“但是每个人迟早要立遗嘱的。”

“我知道，妈妈。”凯特苦笑着说。“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想到你的近亲远戚气冲冲地跑来，不承认这样一份遗嘱。你不能这么做。”

“我可怜的小姑娘，你为这件事烦心吗？我没有亲戚。据我所知，我没有亲戚。即使有几个亲戚——他们又怎么知道我的情况呢？你以为只有你才有秘密吗？你以为我没有改过名字吗？”

凯特直勾勾地看着费叶。

“凯特，”她嚷道，“凯特，咱们在庆祝。别不高兴！别这样傻待着！”

凯特站起身，轻轻地挪开桌子，坐在地板上。她的脸贴在费叶的膝上，纤细的手指抚摩着费叶裙子上复杂的树叶花纹里的一根金线。费叶抚摩着凯特的面颊和头发，碰碰她那对长相奇特的耳朵。费叶的手指怯生生地触及疤痕的边缘。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凯特说。

“亲爱的，你也使我快活。比任何时候都快活。现在我不感觉孤独了。现在我心里踏实了。”

凯特娇气地用指甲挑裙子上的金线。

她们乐融融地坐了好久，费叶终于动了一下。“凯特，”她说，“咱们忘了。这是庆祝。咱们把酒给忘啦。斟酒吧，孩子。咱们热闹一下。”

凯特不安地说：“有必要吗，妈妈？”

“为什么没有必要？我想小醉一下。可以排掉身体里的毒素。你爱喝香槟酒吗，凯特？”

“嗯，我一向不怎么喝酒。喝了不舒服。”

“没事。斟吧，亲爱的。”

凯特从地板上站起来，把酒杯斟满。

费叶说：“我看着你喝。你总不会让一个老太婆傻乎乎地一个人喝闷酒吧。”

“你不老，妈妈。”

“别说话——喝酒。你干了杯之后我再喝。”她举着杯子，等凯特喝完，自己才一饮而尽。“好，好，”她说，“再斟满。来吧，亲爱的——干了。两三杯一下肚，心里就不窝囊了。”

凯特的体质对酒发出尖利的抗议。她想起以前的情况，感到害怕。

费叶说：“让我看你杯底朝天，孩子。不是很好吗？再满上。”

凯特的转变几乎是紧接着第二杯之后发生的。她的畏惧化为乌有，她什么都不怕了。这正是她害怕的，现在为时已晚。她苦心经营的壁垒、防御和伪装全给酒冲垮了，她也不在乎了。她学会如何掩饰和控制的东西已经消失。她的声音变得冷淡，嘴唇抿紧。她那两只离得很开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神变得戒备而讥讽。

“现在该你喝了——妈妈——我看着，”她说，“这才是——好宝贝。我敢打赌，你没有连喝两杯的本事。”

“别跟我打赌，凯特。你要输的。我能一口气连喝六杯。”

“我倒要瞧瞧。”

“我喝了，你喝不喝？”

“那当然。”

比赛开始了，桌面上洒了一摊酒，大瓶子里的酒越来越少。

费叶格格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讲出来的事情恐怕你不会相信。”

凯特说：“我讲出来的事情谁都不会相信。”

“你？别胡说啦。你还是嫩头青呢。”

凯特哈哈大笑。“你从没见过这样的嫩头青。居然成了嫩头青——对——嫩头青！”她声音尖细地笑着说。

这声音穿透了费叶朦胧的醉意。她瞪着眼睛看凯特。“你的模样真奇怪，”她说，“我想大概是灯火的缘故吧。你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是变了。”

“叫我‘妈妈’，亲爱的。”

“妈妈——亲爱的。”

“凯特，咱们要过好日子啦。”

“那当然。好得你难以想象。难以想象。”

“我一直想到欧洲去。咱们可以乘船，买好衣服——巴黎做的衣服。”

“以后也许可以——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凯特？我有许多钱。”

“咱们还会有更多的。”

费叶带着恳求的口气说：“咱们干吗不现在去？这个地方可以卖掉。凭咱们闯出来的牌子，这地方也许能卖到一万元。”

“不。”

“你说‘不’是什么意思？这地方是我的。我要卖就卖。”

“我是你女儿，你忘了吗？”

“我不喜欢你这种口气，凯特。你怎么啦？还有酒吗？”

“有，还有一点。你 瓶子。来吧，凑着瓶口喝。对啦——妈妈——顺着脖子往下灌。让酒流到你的紧身胸衣里，妈妈，流到你一肚子肥肉上面。”

费叶带着哭音说：“凯特，别这样！咱们刚才不是很快活吗？你干吗要扫兴？”

凯特从她手里夺过酒瓶。“把瓶子给我。”她侧过瓶子，喝光酒，然后把瓶子扔在地上。她的脸轮廓分明，眼睛闪闪发亮。她小嘴咧开，露出了小而尖的牙齿，犬齿比别的牙齿更长更尖。她轻声笑着。“妈妈——亲爱的妈妈——我来教你怎么开妓院。我们要笼络住上我们这里来的那些下流家伙，让他们花一块钱就能发泄一下。我们要让他们快活，亲爱的妈妈。”

费叶尖声说：“凯特，你喝醉了。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不懂吗，亲爱的妈妈？要我给你解释吗？”

“我要你温柔一点。我要你跟以前一样。”

“已经晚啦。我本来不愿意喝酒。但是你，你这条叫人恶心的肥虫，硬要我喝。我是你亲爱的、温柔的女儿——你忘了吗？好吧，我记得你初次听说我有一批老主顾时，你感到多



么吃惊。你以为我会放弃他们吗？你以为他们小里小气只给我用角币凑起来的一块钱吗？不，他们给我十块钱，并且价钱一直在涨。他们不能找别的女人了。别人都不能让他们玩得过瘾了。”

费叶像小孩似的哭了。“凯特，”她说，“别那么说。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是那样的人。”

“亲爱的妈妈，可爱的胖妈妈，我的老主顾中间随便挑一个，让他脱掉裤子，看看他们大腿根上踹的印子——可好看呢，还有那些流血的小伤口。噢，亲爱的妈妈，我有一盒剃刀——可爱极了。”

费叶挣扎着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凯特把她按了下去。“你明白吗，亲爱的妈妈，这家妓院就应该这么经营。要收二十块钱，我们要让那些杂种洗个澡。我们要用雪白的丝手帕擦血——亲爱的妈妈——从破了的皮肉流出的血。”

费叶坐在椅子上嘶哑地嚷了起来。凯特马上扑过去，用手使劲捂住她的嘴。“别嚷嚷。这才是好宝贝。鼻涕脏了你女儿的手倒没有关系——但是别出声。”她试探地松开手，在费叶的裙子上擦擦干净。

费叶压低声音说：“我不让你待在我这里。我要你走。我开的是正派的妓院，不搞歪门邪道。我要你走。”

“我不能走，妈妈。我不能扔下你，可怜的宝贝。”她提高了声音，“我现在讨厌你。讨厌你。”她从桌上拿起一个酒杯，走到柜子前，倒了半杯鸦片樟脑酊。“来，妈妈，把这喝了。对你有好处。”

“我不想喝。”

“听话，把它喝了。”她连哄带骗地灌费叶喝药。“再喝一口——就这一口。”

费叶粗声粗气地咕哝了一会儿，随即全身瘫了似的在椅子上睡着了，鼾声很响。

### 三

凯特心里开始害怕，害怕又变成了惊慌。她想起上次喝酒的后果，感到一阵恶心。她使劲捏住自己的手，但是压制不住惊慌。她凑着灯火点燃了一支蜡烛，摇摇晃晃地穿过门厅向厨房走去。她往玻璃杯倒了一些芥末粉，加水调成糊状，喝了下去。火辣辣的芥末糊顺食道流下肚时，她扶住水槽边缘。她一阵阵地翻胃呕吐。吐尽后，她心脏怦怦跳动，全身发软，但是酒意已经过去，头脑清醒了。

她像一头用鼻子嗅闻的野兽那样，把当晚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回忆一遍。她用凉水洗洗脸，冲净水槽，把芥末放回原处。然后，她回到费叶的房间。

快破晓了，弗里蒙特山峰后面已经微明，山峰在天空中显出黑色的轮廓。费叶还躺在椅子上打鼾。凯特朝她打量了一会儿，随后把她的床铺好。凯特用足力气，把这个死沉的睡熟的女人连拖带抱地弄到床上。凯特替费叶脱掉衣服，给她洗洗脸，把衣服收拾好。

天越来越亮。凯特坐在床边，望着那张松弛的脸，看着那个张开的嘴，双唇随着呼吸吹出

收进。

费叶不安地挪动了一下，干燥的嘴唇里吐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叹了一口气，又打起鼾来。

凯特的眼光变得警觉了。她打开柜子第一个抽屉，查看了里面的各个药瓶——鸦片樟脑酊、止痛水、莉迪亚·平卡姆药酒、铁剂补血酒、霍尔治伤膏药、泻盐、蓖麻油、阿摩尼亚。她把那瓶阿摩尼亚拿到床前，浸透一块手帕，自己躲远些，伸长手把手帕举在费叶的口鼻上。

刺鼻而又使人窒息的气味被吸进去了，费叶喷着鼻子，从昏睡状态中惊醒过来。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惊恐的神色。

凯特说：“没事，妈妈。没事。你做了一个噩梦。你梦到了可怕的事情。”

“是啊，一场梦，”睡意又压倒了她，她躺下又开始发出鼾声，但是阿摩尼亚的刺激使她接近清醒，她睡得更不踏实。凯特把药瓶放回抽屉里。她收拾好桌子上的东西，擦去狼藉的酒迹，把杯子送到厨房去。

从窗帘边缘透进来的晨光，使屋子里蒙蒙亮了。睡在厨房外面披屋里的厨师有了动静，他在摸索着穿衣服和穿那双笨重的鞋子。

凯特悄悄地忙活着。她喝了两杯水，又把杯子灌满，拿到费叶的房间里，关上了门。她扳开费叶的右眼皮，那只眼珠不怀好意地看着她，但是没往上翻。凯特有条不紊地干起来。她先捡起手帕闻闻。阿摩尼亚蒸发了一部分，但气味仍旧很刺鼻。她把手帕轻轻地盖在费叶的脸上。当费叶辗转反侧、快醒的时候，凯特揭掉手帕，让她再睡。这样重复了三遍。她把手帕藏好，从大理石面的柜子上取了一根象牙钩针。她拧下套子，用钩针的钝端慢慢地逐渐用力戳费叶肥胖的胸部，那睡着的女人发出呻吟，扭动身体。凯特专找敏感的部位刺戳——腋下、腹股沟，耳朵、阴蒂。每当费叶快醒来的时候，凯特立即松手。

现在费叶已经接近苏醒了。她呻吟着，抽吸着鼻子，翻来覆去。凯特抚摩着她的前额和手臂内侧，轻轻地对她说话：

“哎——哎。你在做噩梦。醒醒吧，妈妈。”

费叶的呼吸更均匀了。她长叹一口气，侧过身子，惬意地咕哝几声，又睡了。

凯特从床边站起来，脑袋一阵眩晕。她定定神，走到门口倾听一下，溜了出去，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迅速地脱掉衣服，换上睡衣、睡袍和拖鞋。她梳梳头发，往上一束，戴好睡帽，往脸上扑一点佛罗里达香水。然后蹑手蹑脚地再去费叶的房间。

费叶仍旧安稳地侧睡着。凯特打开通向门厅的房门。她把那杯凉水拿到床前，往费叶的耳朵里倒水。

费叶尖叫一声，又叫一声。埃瑟尔惊恐地从房间里探出头，只见凯特披着睡袍、穿着拖鞋站在费叶房门口。厨师在凯特背后，伸出手拦她。

“别进去，凯特小姐。你不知道里面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行，费叶不对头。”凯特冲进屋，跑到床前。

费叶眼神惊惶万分，又哭泣又呻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亲爱的？”

厨师站在房间中央，三个睡眼惺忪的姑娘站在门口。

“你说呀，是怎么回事？”凯特嚷道。

“哎呀，亲爱的——梦，梦！我受不了啦！”

凯特转向门口。“她做了一个噩梦——就会好的。你们再去睡吧。我陪她一会儿。阿历克斯，沏一壶茶来。”

凯特是不知疲倦的，别的姑娘早就有所评论。她用浸湿凉水的毛巾敷费叶疼痛的额头，扶住她肩膀，喂她喝茶。她把费叶当小孩似的哄着，但是费叶眼里的恐惧神色一直没有消失。十点钟，阿历克斯拿了一听啤酒进来，一句话也没说，搁在柜子上就走了。凯特斟了一杯凑到费叶嘴边。

“可以醒酒，亲爱的，喝了吧。”

“我再也不喝酒了。”

“别说傻话啦！把它当药喝了。这才是好姑娘。现在你躺着再睡觉。”

“我怕睡觉。”

“难道你做的梦这么可怕吗？”

“吓死人了，吓死人了！”

“你给我说说，妈妈。说出来也许好一些。”

费叶往后退缩。“我对谁都不说。我怎么会做那种梦！不像是我做的梦。”

“可怜的小妈妈！我爱你，”凯特说。“你睡吧。我守在旁边，不让你做噩梦。”

费叶慢慢睡着了。凯特坐在床边打量着她。

## 第二十一章

一

遇有危险和棘手的事情时，仓促行事往往得不到圆满的结果。由于匆忙而摔跤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如果人们想慎重其事地完成一项困难而又微妙的行动，首先应该考虑将要取得的后果，一旦认为后果合乎理想，就应该把它抛在脑后，专心致志地研究应该采取的手段。用这个办法，就不至于被焦虑、匆促或畏惧引入歧途而采取错误的行动。懂得这一点的人很少。

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凯特生来就懂得这一点，或者是后天造就的。凯特从不匆匆行事。如果面前出现了障碍，她就等它消失后才走下一步。在行动的间歇阶段，她能充分松弛。此外，她还掌握了可以称作摔跤要领的基本功——让你的对手使出牛劲来自取失败，或者把他的力量引向他的弱点。

凯特并不仓促上阵。她很快考虑到了后果，随即置之度外。她开始考虑该采取的办法。她先搭起一个架子，然后寻找漏洞，如果发现些许毛病，就把它推翻，重新再搭。她只在深夜或者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才做这项工作，因此从她的举止上一点儿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或者心事。她的谋划是由性格、材料、知识和时间组成的。性格和时间是现成的，她着手收集知识和材料，与此同时，她发动了一系列无形的弹簧和摆轮，让它们逐渐运转。

首先，厨师把遗嘱的事情讲了出来。准是厨师讲的，反正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凯特从埃瑟尔那里听到这件事，她便在厨房里质问厨师。当时他正在揉面，粗壮多毛的手臂上沾了许多面粉，两手是雪白的湿面。

“你认为把自己充当见证人的事情说出来是不是合适？”她温和地说。“你认为费叶小姐会怎么想？”

他显得不知所措。“可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没有讲过，还是没有认为讲了有害处？”

“我并不觉得——”

“你并不觉得是你讲的？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件事。你认为是我讲的，还是费叶讲的？”她注意到他的眼睛里露出了迷惑的神色，知道他现在完全不能肯定自己没有讲过。不久以后，他会确信自己讲过。

三个姑娘一起跑来找凯特，问她有关遗嘱的事。

凯特说：“我认为费叶一定不喜欢我谈这件事。阿历克斯应该保密才对。”她们犹豫不决，凯特便接着说：“你们干吗不去问费叶？”

“噢，我们才不干那种事！”

“可你们竟然背着她谈论！来吧，咱们去找费叶，你们当面问她。”

“不，凯特，别去啦。”

“我反正要把这件事告诉她的。你们打算不了了之吗？如果费叶知道你们不背着她说长道短，她会高兴的。”

“嗯——”

“换了我的话，我会高兴的。我喜欢有什么说什么。”她不动声色地步步紧逼，终于把她们推到费叶的房里。

凯特说：“她们向我打听一件事，不说你也知道了。阿历克斯承认是他泄露的。”

费叶有点失措。“嗯，亲爱的，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凯特说：“噢，你这么看，我很高兴。可是你知道，在你没说之前，我可不能说。”

“你认为说出来不好吗，凯特？”

“没有什么不好的。说了我当然高兴，不过我觉得我在你之前说出来是对你不忠。”

“你真可爱，凯特。我不认为有什么坏处。你们知道，姑娘们，我没亲没眷，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认凯特做女儿。她一向关心我，照顾我。凯特，把那个盒子拿来。”

三个姑娘依次接过遗嘱，察看了一遍。上面的文字十分简单，她们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告诉别的姑娘们。

她们注意着凯特，不知道她会不会变得专横跋扈，但是发现如果有变化的话，那变化就是凯特待人更亲切了。

一星期后，凯特病了，但照常监管大小事务。有一次有人发现她神色痛苦，僵直地站在门厅里，人们才知道她不舒服。她要求姑娘们别告诉费叶，她们哪肯听她，结果费叶硬让她卧床休息，并且请来了怀尔德大夫。

怀尔德是个好人，并且是个相当高明的大夫。他看了她的舌苔，替她号了脉，问她几个私人的问题，然后用手指轻拍着自己的下唇。

“这儿疼吗？”他按按她的后腰问道。“不疼？这儿呢？有没有压痛？唔，好。我看你需要的是清肾利尿。”他留下一些黄、绿、红色的药丸，让她依次服用，药丸很见效。

凯特的病有一次小反复。她对费叶说：“我到大夫诊所去。”

“我把他请来就行了。”

“请他给我送点药丸来？何必这么费事。我自己上午去一次吧。”

怀尔德大夫是个诚实的好人。他提起自己这一行时总喜欢说他唯一有把握的是用硫磺治疥疮。他行医并不是漫不经心的。像许许多多乡村医师一样，他既是当地的大夫，又是牧师和精神病医生。萨利纳斯居民的秘密、弱点和豪勇大部分都为他所知。他从没有学会以无所谓的态度来看待死亡。病人的去世总使他产生失败和无知无能的感觉。他胆子不大，只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战战兢兢地采用外科手术。当时，药房业已开始兴起，为医师们分担一部分工作，但是有少数医师自己仍旧有小药房，为自己处方配药，怀尔德大夫就是其中之一。多年来的操劳过度和睡眠不足使他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星期三上午八点半，凯特来到大街，走进蒙特雷县银行大楼，爬上楼梯，沿走廊找去，看到一扇门前的牌子上写着：“怀尔德医师——门诊时间：十一时至二时”，她便站住。

九点半，怀尔德大夫把他的马车交到马房，疲惫地从车上拿下他的黑皮包。他在阿利萨尔待了一宿，守着一位垂死的德籍老太太。她死得拖泥带水。临终前还要对她的遗嘱作修改补充。即使到了现在，怀尔德大夫还不能完全肯定她那顽强、干瘪、牵丝攀藤的生命是否已经消失。她有九十七岁，对她说来，一张死亡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嘿，牧师替她做安魂祈祷时，还被她训了一通。怀尔德大夫在琢磨死亡的奥秘。他时常琢磨。昨天，三十七岁的艾伦·戴死了。他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结实得像头牛，一片四百英亩地的农场和一个人口众多的家都少不了他，但是他得了肺炎，发了三天烧，就窝窝囊囊地送了命。怀尔德大夫琢磨不透什么道理。他眼皮发涩。他想赶在门诊病人来找他看胃痛之前，先洗一个海绵擦身澡，喝点酒。

他爬上楼，用那把旧钥匙去开诊所的门锁。钥匙转不动。他把皮包搁在地上，使劲开锁。钥匙怎么都不动。他抓住门把往外拉，把钥匙拧得格格直响。房门从里面给打开了。凯特站在他面前。

“噢，你好。锁卡住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有锁上。我来得早了一些，就进屋等着。”

“没有锁？”他把钥匙朝反方向一转，果然发现锁舌顺溜地伸了出来。

“我大概上了年纪，”他说，“好忘事。”他叹了一口气。“其实我也不明白我干吗要锁。用一根铁丝一捅，锁就开了。再说，有谁要进去呢？”他好像这时候才看到凯特。“我十一点钟才看门诊。”

凯特说：“我要一些上次的那种药丸，我没法晚来。”

“药丸？哦，对了。你是费叶那儿的姑娘。”

“是的。”

“你觉得好一点吗？”

“好一点，药丸挺管用。”

“是啊，不会坏事的，”他说。“我是不是连药剂室的房门也忘了锁上？”

“什么药剂室？”

“那儿——那扇门。”

“我想你也没锁上。”

“年纪大啦。费叶怎么样？”

“嗯，我替她担心。前些时，她真病了。肚子痛，头脑也不清楚。”

“她以前闹过胃病，”怀尔德大夫说。“不能那样过日子，整天吃东西，保养得太好。反正我不能这么过。我们管它叫胃病。是吃得太多，经常熬夜引起的。对——你要药丸。你记得是什么颜色的吗？”

“有三种，黄、红、绿。”

“哦，对了。我记起来了。”

他把药丸倒进一个圆的硬纸盒里，她站在药剂室门口。

“这么多药！”

怀尔德大夫说：“是啊——我年纪越大，用药的种类越少。那些药中间有一部分是我开始行医时备的。从来没有用过。那是新手的储备。当初我打算搞炼丹试验呢。”

“什么？”

“没什么。这是你的药。告诉费叶，叫她多睡睡觉，吃些蔬菜。我一宿没睡。你自个儿出去吧，好吗？”他说罢，摇摇晃晃地回到诊室去。

凯特目送他走开，然后迅速地朝一排排药瓶和药盒扫了一眼。她关好药剂室的门，在外屋环视一周。书架上有一本书突出在外面。她把它推进去，同旁边的书一般齐。

她从皮沙发上拿起她的大手提包，离开了诊室。

凯特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从手提包里取出五个小药瓶和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她把这些东西全放进一只长统袜，再往一只橡胶套鞋里一塞，同另一只套鞋一起搁在壁柜最里面的角落。

### 三

在往后的几个月里，费叶妓院里逐渐起了变化。姑娘们邋里邋遢，肝火很大。如果吩咐她们保持个人整洁，房间打扫干净，她们就怨气冲天，整个房子就充满了乖戾的气氛。但是情况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一天吃晚饭时，凯特说她凑巧看了埃瑟尔的房间，觉得十分整洁美观，禁不住要买件礼物送给她。埃瑟尔在饭桌上打开那包东西，发现是一大瓶霍伊特德国香水，足够让她身上香

很长时期。埃瑟尔很高兴，只希望凯特没有看到她塞在床底下的脏衣服。晚饭后她赶紧把衣服掏了出来，还擦洗了地板，清除了屋角的蜘蛛网。

一天下午，格雷斯显得特别漂亮，凯特禁不住把她身上那枚仿金刚钻蝴蝶别针取下来送给格雷斯。格雷斯赶紧上楼，换了一件衬衫，以便戴上别针，相得益彰。

在厨房里的阿历克斯发现自己在做软饼时手艺特别高超。可他如果把姑娘们平时对他的评论信以为真的话，准会认为自己是个杀人凶手，他还发现烹调这一行不是光学就会的。你得靠感情。

“棉花眼”得知谁都不讨厌他。他慷慨激昂的钢琴演奏不知不觉起了变化。

他对凯特说：“当你回忆往昔时，想起的事情真有意思。”

“像什么呢？”她问道。

“嗯，像这个，”他为她演奏了一段儿。

“真美，”她说道。“这是什么呀？”

“嗯，我不知道。我想是肖邦的作品吧。我能看乐谱就好啦！”

他把他失明的经过告诉她，这件事很悲惨，他对谁都没有讲过。星期六晚上，他把钢琴弦上的弱音链取下，把他上午努力回忆和练习的曲子弹奏几段，“棉花眼”认为那支曲子叫《月光曲》，是贝多芬的作品。

埃瑟尔说乐曲确实有月光的情趣，问他记不记得歌词。

“这支曲子没有词，”“棉花眼”说。

从冈萨雷斯来度周末的奥斯卡·特里普说：“应该有歌词。这支曲子很美。”

有一天晚上，每人都拿到了一份礼物，因为费叶的妓院是全县最好、最干净、最正派的——这一点应该归功于谁呢？当然，应该归功于姑娘们——还有谁呢？她们以前尝过这么香的炖菜吗？

阿历克斯退回厨房里，偷偷地用手背擦眼睛。他敢打赌他做的葡萄干布丁能让她们惊喜万状。

乔治亚早上十点就起床，跟“棉花眼”学弹钢琴，她的指甲也修得很干净。

有一个星期日上午，格雷斯望弥撒回来对特里克西说：“我准备结婚，不干这一行了。你没想到吧？”

“那敢情好，”特里克西说。“珍妮的姑娘们那天来这儿吃费叶的生日蛋糕，她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们回去以后不谈别的，光说费叶这儿有多好。珍妮气坏了。”

“今天早晨你看到黑板上的记分吗？”



“当然看到了——一星期里有八十七个客人。不是节日的时候，珍妮或者黑里俏哪一家的买卖都比不上我们！”

“不是节日就更别提啦。你忘了现在是四旬斋吗？珍妮那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费叶自从那次身体不适，做了噩梦之后，变得寡言、消沉了。凯特知道自己受到注意，但那是她无能为力的事。反正她知道那卷遗嘱还在盒子里，姑娘们都见过或者听过，她就放心了。

一天下午，凯特敲敲费叶的房门进来，费叶独自在玩纸牌，抬起眼睛看看她。

“你觉得好吗，妈妈？”

“很好，很好。”她的眼神躲躲闪闪的。费叶并不太聪明。“你知道，凯特，我想到欧洲去。”

“太好啦！你应该享享福，你也有条件去。”

“我不想一个人去。我希望你陪我去。”

凯特诧异地望着她。“我吗？你想带我去吗？”

“当然啦，干吗不带你？”

“啊，你真好！咱们什么时候走？”

“你想去吗？”

“我一直想。咱们什么时候能走？咱们早一点去吧！”

费叶的眼睛里失去了猜疑的神情，她的脸色也和缓了。“也许明年夏天吧，”她说。“咱们做明年夏天去的安排，凯特！”

“好的，妈妈。”

“你——你不再接客了，是吗？”

“我干吗还要接呢？你待我这么好。”

费叶慢慢地收起纸牌，拍拍齐，放在桌子抽屉里。

凯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你知道我想替你出些力。”

“里里外外的事不都是你在做吗，亲爱的。”

“你知道我们最大的开支是伙食费，冬天更多。”

“对的。”

“现在的水果和各式各样的蔬菜几毛钱就可以买一大堆。到了冬天，你知道我们买罐头桃子和罐头菜豆得花多少钱。”

“你打算自己做些罐头吗？”

“是啊，干吗不可以？”

“阿历克斯该怎么说呢？”

“妈妈，信不信由你，你自己也可以去问阿历克斯。这是他出的主意。”

“是吗！”

“是他说的。千真万确。”

“嘿，真他妈的——噢，对不起，亲爱的。我说漏了嘴。”

厨房变成了罐头作坊，姑娘们都插手帮忙。阿历克斯真的以为这是他出的主意。这一阵忙过之后，他得了一块银表，后表盖还刻了他的名字，足以证明他的主意得到了好评。

平时，费叶和凯特在餐厅长桌上吃晚饭，星期天晚上，阿历克斯休息，姑娘们吃厚厚的夹肉面包当晚饭，凯特准备了两个人的饭菜在费叶房间里吃。那是愉快而气派的场合。总要准备一点精致的食品，特别好吃——煎肝、色拉，或是大街对面兰氏面包房买来的甜点心。餐厅桌子铺的是白油布，用的是纸餐巾；费叶桌上铺的是织花白台布，餐巾是亚麻布做的。还有宴会气氛，燃着蜡烛，摆着一缸鲜花——这在萨利纳斯是罕见的。凯特用田野里采来的野花就能搭配成漂亮的花饰。

“她真是个聪明的姑娘，”费叶说。“她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会对付。我们要到欧洲去了。你们知道凯特能讲法语吗？嘿，她能。等她有空的时候，你们让她讲点儿法语听听。她在教我呢。你们知道法语面包是怎么说的吗？”费叶快活极了。凯特使她兴奋，还不断想出新的计划。

## 四

十月十四日，星期六，第一批野鸭飞过萨利纳斯。费叶从窗口看到它们排成一个大楔形飞向南方。晚饭前，凯特总是先到费叶的房间里坐一会儿，那天费叶便谈到野鸭南迁的事。“冬天快来了，”她说。“咱们该让阿历克斯把火炉安装起来。”

“你现在吃补药吗，亲爱的妈妈？”

“好。你老是伺候我，把我宠得越来越懒了。”

“我喜欢伺候你，”凯特说。她从抽屉里取出莉迪亚·平卡姆药酒，把瓶子对着亮光看看。“剩下不多了，”她说，“咱们得再去买几瓶。”

“噢，上次我买了十二瓶放在壁柜里，我想大概还剩三瓶。”

凯特拿起杯子。“杯子里有个苍蝇，”她说，“我去洗一洗。”

她在厨房里把杯子涮了涮，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眼药水瓶。瓶口用一小块土豆塞住，好像塞住了的煤油桶。她往杯子里小心地挤出几滴透明的液体，那是番木鳖酊（一种毒性较大的消肿止痛药，可作为胃病治疗剂及神经麻痹剂）。

回到费叶的房间以后，她在杯子里倒了三匙药酒，搅和了一下。

费叶喝了药酒，咂咂舌头。“味道真苦，”她说。

“是吗，亲爱的？让我尝尝。”凯特从瓶子里倒了一匙，喝后做了一个怪脸。“确实苦，”她说。“我想大概时间搁得太久了。我把它扔掉。哎，真苦。我给你倒杯水来。”

晚饭时，费叶脸色潮红。她停住不吃了，仿佛在倾听什么。

“怎么啦？”凯特问道。“妈妈，怎么啦？”

费叶似乎竭力在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也不知道。大概有点心动过速。我突然觉得心慌，心跳得厉害。”

“要我扶你回房间吗？”

“不要，亲爱的，现在没事了。”

格雷斯放下叉子。“你脸上烧得很红，费叶。”

凯特说：“我真担心。你最好去看看怀尔德大夫。”

“不，现在没事了。”

“刚才你吓了我一大跳，”凯特说。“你以前有没有犯过？”

“唔，有时有点气急。我想大概是长胖的关系。”

那个星期六的晚上，费叶觉得身体不适，十点左右，凯特劝她上床休息。凯特看了费叶好几次，等她睡着了才放心。

第二天，费叶觉得好了。“我想只是憋气的关系，”她说。

“咱们替我的宝贝准备病号饭，”凯特说。“我已经替你做了鸡汤，咱们再吃个菜豆色拉——你喜欢的做法，只加油和醋，最后来一杯茶。”

“说实话，凯特。我觉得挺好。”

“吃顿清淡的对咱们两个都没有坏处。昨晚你把我吓坏了。我有个姑妈是害心脏病死的。你知道，印象特别深。”

“我心脏一向没有毛病。只是上楼梯时有点憋气。”

凯特在厨房里把晚饭分放在两个托盘里。她把法式调味酱盛在杯子里，然后浇在菜豆色拉上面。她把费叶常用的杯子放在她那个托盘里，把汤搁在炉子上热着。最后她从口袋里取出眼药水瓶，挤出两滴巴豆油，拌在菜豆里。她再回到自己的房间，喝下一小瓶药鼠李皮酊（巴豆和巴豆油是急泻剂，对消化道有强烈刺激作用，严重者肠壁腐蚀引起出血性肠炎；药鼠李皮是缓泻剂），匆匆赶回厨房。她把热汤倒在杯子里，在茶壶里灌满开水，把托盘端进费叶的房间。

“我不觉得饿，”费叶说，“不过汤很香。”

“我特地替你配了一种色拉调味酱，”凯特说，“是一种老配方，有迷迭香和麝香草。你尝尝看，是不是喜欢。”

“嘿，真好吃，”费叶说。“你简直没有不会干的事情，亲爱的。”

凯特首先发作。她前额渗出汗珠，弯下腰，痛得直叫唤。她两眼大睁，口角流涎。费叶跑到门厅里，叫人帮忙。姑娘们和少数几个星期天的顾客挤进了房间。凯特在地上痛得打滚。两个常客把她抬到费叶的床上，想让她躺平，但她尖叫着又弯起腰。她浑身大汗，衣服全湿透了。

费叶用毛巾替凯特擦头上的汗水，自己也痛了起来。

怀尔德大夫同一个朋友在玩纸牌，人们费了一小时才找到他。两个歇斯底里的婊子拖了他就走。费叶和凯特上吐下泻，软弱无力，还一阵阵地抽搐。

怀尔德大夫说：“你们吃了什么？”接着，他看到了托盘。“这些菜豆是自己做罐头保存的吗？”他问道。

“对的，”格雷斯说。“是我们在这里做的。”

“你们有谁吃过没有？”

“没有。你知道——”

“赶快把所有的罐头全砸掉，”怀尔德大夫说。“该死的菜豆！”他说着就取出洗胃器。

星期二，他来看这两个脸色苍白、浑身无力的女人。凯特的床已经挪到费叶的房间里。“现在我不妨讲给你们听，”他说。“当时我认为你们性命难保。你们算是运气。别吃家制的菜豆罐头啦。买外面现成的。”

“什么原因？”凯特问道。

“食物中毒。对这种病我们了解得不多，但是害了之后能活命的很少。我想可能因为你年

轻，她结实。”他问费叶：“你仍旧便血吗？”

“还有一点。”

“好吧，这儿有一些吗啡片。有止血作用。你肠子里也许有什么地方破了。不过人们常说婊子不容易死呢。你们两个都安心养着吧。”

那是十月十七日的事。

费叶再也没有真正恢复。她稍稍好一点，病情又急转直下。十二月三日，她的病情突然恶化，这次恢复的时间拖得更长。二月十二日，便血变得不可收拾，全身衰竭似乎影响到了她的生命。怀尔德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好久。

凯特面容憔悴，她本来就长得苗条，现在几乎皮包骨头。姑娘们想替代她，轮流看护费叶，但是她不肯离开费叶身边。

格雷斯说：“天知道她多久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假如费叶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看那姑娘也活不了。”

“她也许会自寻短见的，”埃瑟尔说。

怀尔德大夫把凯特领到光线暗淡的客厅里，手里提着的黑皮包往椅子上一搁。“我不妨告诉你，”他说，“我怕她的心脏经不住了。她身体里面损伤太严重。该死的食物中毒，比响尾蛇咬更厉害。”他掉过眼光，不去看凯特憔悴的面容。“我认为应该把真情告诉你，让你有些思想准备，”他笨拙地说，一手按着她瘦骨嶙峋的肩膀。“像你这样忠心耿耿的不多。她能喝热牛奶的话，给她喝一点。”

凯特端了一盆热水，搁在床边的桌子上。特里克西探头进去的时候，凯特正用细麻布餐巾替费叶在擦身。然后，她替费叶梳了稀少的黄头发，编成辫子。

费叶的皮肤皱缩，紧贴在颅骨和牙床骨上，眼睛大而无神。

她想说什么，凯特止住了她：“别开口！省点气力，省点气力。”

凯特到厨房里弄了一杯热牛奶，放在床边的桌上。她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小瓶子，用眼药滴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一些药水。“张嘴，妈妈。这是一种新药。勇敢些，亲爱的。味道不好。”她把药挤在费叶的舌根上，托起她的头，让她喝一点牛奶，解去苦味。“你歇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凯特悄悄走出房间。厨房里很暗。她打开后门，蹑手蹑脚走到外面，在杂草丛生的地上找个地方。下了几场春雨，地上很潮湿。她用一根尖棍子在空地边上挖了一个小洞。她把几个小瓶子和一个眼药滴管扔进洞里，再用棍子把玻璃瓶捣碎，把土掩上。凯特进屋时，又下雨了。

最初，她们得按住凯特，防止她伤了自己。她先是呼天抢地，悲恸万分，慢慢变得僵呆麻木。过了好久，她才恢复健康。她把遗嘱完全忘了。最后还是特里克西想起来的。

## 第二十二章

一

亚当·特拉斯克蜗居在他的农场里。修了一半的桑切斯老宅经受着风吹雨打，新地板受了潮，翘曲变形。新开的菜园杂草丛生。

亚当仿佛蒙上一层粘胶，行动缓慢，思想迟钝。他像是在灰色的水底观察世界。他的心灵有时也挣扎着想浮上来，但一见亮光，又头晕眼花，他又缩回到灰蒙蒙的水底。他意识到那对双胞胎的存在，因为他听到他们的哭声和笑声，但他对他们只感到一丝厌恶。对亚当来说，他们是他损失的象征。他的邻居们有时驱车来到他的小溪谷，他们中间谁都理解愤怒或者悲伤的心情，都想安慰他。但他们对于笼罩在亚当头上的阴霾却无能为力。亚当并不拒他们于门外，但是对他们视而不见，不久之后，邻居们不再走上这条橡树荫翳的路了。

有一个时期，老李试图使亚当振作起来，不过老李自己是个大忙人。他做饭洗衣服，替双胞胎洗澡，喂他们吃东西。他终日操劳，逐渐喜欢那两个小男孩了。他对他们说广东话，他们最早辨认、牙牙学语的是中国字句。

塞缪尔·汉密尔顿又来了两次，想给亚当鼓鼓气，让他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接着，莉莎干涉了。

“我要你别去那里了，”她说。“你回来时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塞缪尔，你没有改变他。他却改变了你。我在你脸上看到了他的神色。”

“你有没有考虑过那两个小孩，莉莎？”他问道。

“我考虑到你自己的家庭，”她没好气地说，“你每次从那里回来，全家都要阴沉好几天。”

“好吧，孩子妈，”他虽然这么说，心里却难受，因为别人感到痛苦的时候，塞缪尔就无法安下心来只顾自己。要他听任亚当这样颓唐下去，不闻不问是很难做到的。

他干的活，亚当已经给了他报酬。虽然没有要风车，风车备件的钱也付给了他。塞缪尔卖了那套备件，把钱还给亚当。亚当也没有说什么。

他发现自己对亚当·特拉斯克有气。塞缪尔觉得亚当仿佛从折磨自己中得到乐趣。但是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操这份心。乔已经上大学了——就是利兰·斯坦福在帕洛阿尔托附近他农场上创办的那所学校。汤姆越来越深地陷在书本里，也使他爸爸担忧。他的工作干得不坏，但是塞缪尔觉得汤姆心情不够舒畅。

威尔和乔治的生意很兴旺，乔给家里写信都用押韵的诗句，对所有公认的真理都横加抨击。

塞缪尔给乔的信中写道：“如果你没有成为无神论者，我才觉得奇怪呢，我很高兴地看到，凭你现在的年纪和才智居然接受了不可知论，正如吃饱了饭再吃小甜饼那样。我是了

解你的，但我要衷心地劝你不要试图改变你母亲的信仰。你上次的一封信只能使她认为你身体不适。你母亲认为好好地喝碗浓汤就能治好许多病。她认为你对我们的文明体制的大胆抨击是由于胃疼引起的。她为你担心。她的信仰坚同山岳，而你，孩子，还没有搞到一把铁铲呢。”

莉莎老了。塞缪尔在她脸上可以看出来。他自己尽管胡子雪白，却不觉得老。但是莉莎在后退了，证据是明摆着的。

以前，她把他的计划和预言看成是小孩的瞎嚷嚷。现在她觉得这些东西对一个成人说来不合适。他们只剩三个人住在农场里：莉莎、汤姆和塞缪尔。尤娜和外地人结了婚，离开了家乡。德西在萨利纳斯经营服装店。奥利芙跟她心爱的年轻人结了婚。莫莉也出嫁了，并且，简直叫人难以相信的是，她住在旧金山的一幢公寓里。卧室里香气扑鼻，壁炉前面还铺了一张白熊皮地毯，晚饭后喝咖啡时，莫莉还抽金纸烟头柴米洛牌的高级香烟。

一天，塞缪尔抬干草捆的时候闪了腰，这件事给他感情上带来的痛苦比腰痛更严重，因为他难以想象山姆·汉密尔顿在生活中居然有抬不动干草捆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腰不争气，正如他的子女中间有哪一个不争气，使他丢脸一样。

在金城，蒂尔森大夫替他作了检查。蒂尔森常年操劳过度，脾气变得更暴躁了。

“你扭伤了腰。”

“是这么一回事，”塞缪尔说。

“你打老远赶了车来找我，就是为了让我对你说你扭伤了腰，向你收两块钱诊金吗？”

“这是付给你的两块钱。”

“你想知道该怎么办吗？”

“当然想知道。”

“别再扭伤了。把钱收回去吧。你并不是傻子，塞缪尔，除非你越来越像小孩儿了。”

“可是我疼。”

“当然要疼。不疼的话，你怎么知道是扭伤？”

塞缪尔哈哈大笑。“你帮了我大忙，”他说，“你帮我的忙远不止两块钱的价值。把钱收下巴。”

大夫直勾勾地盯着他。“我认为你讲的是心里话，塞缪尔。好吧，钱我收下了。”

塞缪尔到威尔漂亮的新店址去看威尔。他几乎不认得他的儿子了，因为威尔发福了，穿着上衣和坎肩，小手指上还戴了一个金戒指。

“我替妈妈准备了一包东西，”威尔说，“一些法国进口的小罐头。蘑菇、肝酱、沙丁鱼，

罐头小巧得几乎看不见。”

“她会转寄给乔的，”塞缪尔说。

“你能让她自己吃吗？”

“不能，”他爸爸说，“不过她寄给乔会觉得更高兴。”

老李正好进店来，看到塞缪尔眼睛一亮。“你好，先生，”他说。

“哈啰，老李。孩子们怎么样？”

“孩子都好。”

塞缪尔说：“我正要到隔壁去喝杯啤酒，老李。我请你一起去。”

老李和塞缪尔在酒吧间一张小圆桌旁坐下，塞缪尔用手指蘸着啤酒杯溢出的泡沫在擦得发白的桌面上画图形。“我一直想去看你和亚当，可是我认为去了也没有什么好处。”

“也不会有坏处。我原以为他会熬过去的。可他还是失魂落魄的。”

“已经一年多了吧，是吗？”塞缪尔问道。

“一年零三个月了。”

“那你认为我能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老李说，“也许你可以吓唬他一下，让他清醒清醒。”

“我不会吓唬人。弄不好，可能把我自己给吓唬着了。我顺便问一下，他给那对双胞胎起了什么名字？”

“他们没有名字。”

“别开玩笑啦，老李。”

“我没开玩笑。”

“他怎么称呼他们？”

“他管两个小孩叫‘他们’。”

“我指的是他们对他们说话时怎么称呼。”

“他们对他们说话时，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都称呼‘你们’。”

“岂有此理，”塞缪尔生气地说，“哪有这么混的人？”



“我早就想来告诉你了。不让他清醒过来的话，他简直成了行尸走肉。”

塞缪尔说：“我去。我要带根马鞭去。连名字都没有取！我一准去，老李。”

“什么时候去？”

“明天。”

“我宰鸡等你，”老李说，“你会喜欢那对双胞胎的，汉密尔顿先生。漂亮的小男孩。我不对特拉斯克先生说你会来。”

## 二

塞缪尔吞吞吐吐地对妻子说他要去特拉斯克那里看看。他认为她一定壁垒森严，毫不通融；他一生中很少有违反她意愿的时候，这次不管她怎么坚决反对，他也非去不可。一想到要违抗自己的妻子，他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几乎忏悔似的解释了他的意图。他讲话时，莉莎双手叉着腰，他的心不由得往下沉。他说完后，她仍旧盯着他，在他看来，眼光冷得叫人寒心。

她终于开口说：“塞缪尔，你认为你能打动那个石头一般的人吗？”

“嗯，我说不准，孩子妈。”他没料到她居然有这种反应。“我说不准。”

“你认为那两个孩子现在非取名字不可吗？”

“嗯，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的口气不太理直气壮。

“塞缪尔，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去？是不是你那天生的、改不掉的爱管闲事的毛病？是不是你那管不好自己事的臭脾气？”

“听我说，莉莎，我很了解自己的毛病。我认为可能还不止那一些。”

“最好多了解了解，”她说，“那个人根本不承认他儿子的存在。他把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也是这么看的，莉莎。”

“假如他叫你少管闲事——你怎么办？”

“我说不准。”

她一咬牙，牙齿格格发响。“假如你给那两个孩子取不成名字的话，这个家里就没有舒服的地方让你待着了。你别唉声叹气地回来，说他不愿意或者不听你劝说。假如你这么回来，我就亲自去。”

“我用拳头揍他，”塞缪尔说。

“不，你干不出那种事。你没那么野蛮，塞缪尔。我了解你。你只会好言劝说，然后垂头丧气地回家来，希望我别再提你去他家的事。”

“我要揍得他脑袋开花，”塞缪尔嚷道。

他走进卧室，把门砰地关上，莉莎望着门微笑了。

没多久，他穿着那套黑色的衣服和浆洗得发亮的硬领衬衫走出来。他俯下身子，让莉莎帮他系好黑领结。他的白胡子刷得发亮。

“你的鞋最好也打一点油，”她说。

他给脚上的旧皮鞋擦油时，侧着脸瞅她。“我能把《圣经》带去吗？”他问道，“要找好名字，没有比《圣经》更合适的书了。”

“我不太愿意让《圣经》出门，”她不自在地说，“再说，假如你晚回来，我晚上看什么？孩子的名字又都记在上面。”她见他拉长了脸，便到卧室取了一本小《圣经》出来。那本书已经很破旧，封面是用牛皮纸粘住的。“把这本带去吧。”她说。

“那本《圣经》是你妈妈的呀？”

“她不会有意见的。再说，上面记着名字的人除了一个之外都去世了。”

“我把它包好带去，免得损坏，”塞缪尔说。

莉莎尖刻地说：“我妈妈会有意见的地方正是我的意见，我来告诉你，我对什么有意见。你老是跟《圣经》捣乱，老是挑毛病，对它怀疑。你翻《圣经》的样子就跟浣熊翻动一块潮湿的石头似的，这才是叫我生气的地方。”

“我只是想领会它，孩子妈。”

“有什么可以领会的？光看就行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谁让你去领会的？如果上帝要你领会，他自有办法，不然他就不这么说了。”

“可是，孩子妈——”

“塞缪尔，”她说，“你是世界上最爱抬杠的人。”

“是的，孩子妈。”

“别老是唯唯诺诺，顺着我说。显得虚情假意。你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他驱车离去时，她望着他深色的身影。“他是个好丈夫，”她大声说，“不过爱抬杠。”

塞缪尔也在琢磨：就在我认为理解她的时候，她干的事竟然出乎我的意料。

拐出萨利纳斯河谷，来到大橡树底下车辙不多的道路，只剩下半英里地的时候，塞缪尔试图酝酿一股怒气，掩饰他的窘迫。他自言自语地说一些激烈的话。

亚当比塞缪尔记忆中的模样更憔悴。他眼神呆滞，仿佛不常看东西。亚当过了一会儿才觉察到塞缪尔站在他面前。他嘴角耷拉下来，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塞缪尔说：“我不请自来，有点不好意思。”

亚当说：“你来干什么？我不是已经把钱付给你了吗？”

“付钱？”塞缪尔说，“不错，你付了。是啊，一点不错。我还要告诉你，你付的已经超过了 I 应得的报酬。”

“什么？你想说什么？”

塞缪尔心头升起怒火，越来越旺。“人生在世就是要同他得到的报酬相配。我干了一辈子活才发现自己的价值，你这个可怜的家伙怎么能认为付了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亚当嚷道：“我付钱。我对你说 I 付钱。要多少？我付。”

“你应该付，但不是付给我。”

“那你干什么来的？你给我走！”

“你曾经请我来。”

“现在我没有请你。”

塞缪尔两手叉着腰，身子前俯。“听我对你说。有一个又苦又辣的晚上，也就是昨晚，来了一个好念头，使黑夜也变甜了。这个念头从黄昏的金星一直持续到拂晓的北斗七星——我们的主宰说了话。因此即使没人请，我也来了。”

“你不受欢迎。”

塞缪尔说：“我听说你由于某种特殊的天恩得了一对双胞胎。”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塞缪尔听到他无礼的回答，眼睛高兴地亮了起来。他看到老李躲在屋里，偷偷地望着他。“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逼得我干出狂暴的事来。我这个人喜欢保持和平的形象。”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怎么能明白呢？亚当·特拉斯克，一条下了两个崽子的狼狗，一只为了受精卵而自鸣得意的丑公鸡！一团烂泥巴！”

亚当脸色一沉，眼睛仿佛开始看到了东西。塞缪尔感到肚子里一团怒火在翻腾，他快活地嚷道：“噢，朋友，离我远一些！我请你躲开！”他嘴角湿润。“请你躲开！”他喊道。“看

在你想得起来的任何神圣的东西的份上，躲得远一些。我觉得我要行凶，按捺不住了。”

亚当说：“你给我滚开。赶快。你发疯啦。给我滚。这是我的地方。我花钱买的。”

“你的眼睛和鼻子也是花钱买的，”塞缪尔揶揄说，“你能直立，你的大拇指往横里长，也都是花钱买的。听我说，待会儿我要宰了你，不听就来不及了。你花钱买的！你无非是靠一笔遗产罢了。你现在想一想——你配不配有孩子？”

“配不配？他们不是在这儿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塞缪尔带着哭音说：“上帝保佑我，莉莎！亚当，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趁我还没有掐你脖子之前听我说。那对可爱的双胞胎根本没有受到照顾、注意、引导——我这话是忍住性子说的——没有被发现。”

“滚开，”亚当粗声粗气地说，“老李，拿杆枪来！这个人疯啦。老李！”

塞缪尔的手掐住了亚当的脖子，掐得他太阳穴怦怦跳动，眼球充血，塞缪尔龇牙咧嘴地瞪着他。“用你那没有骨头的手指挣脱呀。那两个孩子不是你花钱买的，不是你偷来的，你什么力气都没有出。你靠了某种奇妙的天意才得到他们。”他有力的手指突然从他邻居的脖子上松开。

亚当站着直喘气。他摸摸自己被铁匠的手掐过的脖子。“你从我这里想要什么？”

“你没有爱。”

“我有——多得足以送掉我的命。”

“谁都不嫌多的。乱石果园里的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别挨近我。我要还手了。别以为我不能自卫。”

“你有两件武器，但是没有名字。”

“我要打你了，老家伙。你是个老家伙。”

塞缪尔说：“即使一个迟钝的人拣起一块石头，过不久也会给它一个称呼——比如说，彼得。而你呢——一年来，你整天冥思苦想，却连号码都没有给孩子编两个。”

亚当说：“我干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塞缪尔那只经常干活的有力的手一拳就把亚当打趴在地上。塞缪尔叫他起来，亚当刚爬起来，又挨了一拳，这下亚当不起来了。他呆呆地瞅着这个咄咄逼人的老头。

塞缪尔眼睛里的怒火消失了，他平静地说：“你的儿子还没有名字。”

亚当回答说：“他们的妈妈抛弃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无母孤儿。”

“而你使他们成了无父孤儿。你能体会一个孤独的孩子夜间的寒冷吗？他有什么温暖，对

他说来，鸟语晨光有什么欢乐？你能想象那种情景吗，亚当，哪怕是一小点？”

“并不是我造成的，”亚当说。

“那你有没有加以补救？你的孩子连名字都没有。”他俯下身，用胳膊搂住亚当的肩膀，扶他站起来。“我们给他们取名字，”他说，“我们好好想一想，替他们找两个好名字。”他用手掸掉亚当衬衫上的尘土。

亚当的眼神仍旧茫然，但显得专注起来，仿佛他在倾听随风飘来的乐声，他的眼睛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他说：“很难想象我受了侮辱，挨了痛打，还会感谢。不过我很感激，这是伤了感情的感谢，但还是感谢。”

塞缪尔眯起眼睛笑了。“不是很自然吗？我干得对吗？”他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我答应了我老婆，说我会这么干。她不信。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斗的人。我上一次揍人还是在伦敦德里县为了一个红鼻子的小姑娘和一本教科书同人吵架的时候。”

亚当瞪着塞缪尔；但他在心目中却看到了他弟弟查尔斯阴沉凶狠的模样，又看到卡西和枪筒上面的冷酷的眼睛。“眼睛里面没有任何恐惧，”亚当说，“更像是厌倦。”

“我想我的怒气还不大。”

“塞缪尔，我只问一次，以后再也不问了。你听到什么没有？有没有关于她的消息——任何消息？”

“一点没有。”

“那几乎像是宽慰，”亚当说。

“你心里恨不恨？”

“不。不恨——只有往下沉的感觉。也许我以后会把它归为憎恨。你知道，从孤独到恐惧这之间没有间歇。我只感到混乱，混乱。”

塞缪尔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安下心来，你可以像独自玩纸牌那样，把思路理一理，全部摊在桌面上，可现在——你连纸牌都没有找齐呢。”

披屋后面传来鸡的愤怒的急叫，然后是沉闷的碰击声。

“有什么野兽在抓鸡，”亚当说。

又开始了第二次尖叫。“抓鸡的是老李，”塞缪尔说，“你知道，如果鸡有它们的政府、教会和历史，它们对于人们的欢乐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不以为然的观点。人只要遇到任何欢乐的、有希望的事情，一些鸡就要嚎叫着上砧板了。”

现在这两个男人不作声了，偶尔想出一些虚假的客套话——毫无意义地询问健康和天气，答复谁也没认真听。假如老李不来，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他们两人又会互相看不顺眼了。

老李搬出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把椅子面对面放好。他又进屋，取出一大瓶威士忌酒和两个玻璃杯，在椅子前面各放一个。然后，他一手挟着一个孩子出来，把他们放在桌子旁边的地上，给他们一人一根木棍，让他们拿在手里挥舞玩耍。

两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坐着，东张西望，一会儿瞅着塞缪尔的胡子，一会儿又找老李。他们身上的奇特之处在衣服，因为这两个男孩穿的是中国人的直筒裤和有盘花纽扣、镶滚边的褂子。一个的衣裤是青绿色，另一个是褪色的玫瑰红，纽扣和滚边都是黑的。头上都戴着黑缎子瓜皮小帽，顶上有一颗鲜红的纽扣。

塞缪尔问道：“你从哪里搞到这些衣服的，老李？”

“我没有去搞，”老李有点恼火地说，“我早就有的。他们别的衣服都是我用粗布做的。孩子的命名日应当穿得好些。”

“你不说洋泾浜啦，老李。”

“我希望再也不用说了。当然，在金城还得说。”他像唱歌似的朝地上的两个孩子发出几个短促的声音，两个都抬头朝他笑，挥动着小棍子。老李说：“我替你们斟杯酒。这酒可好呢。”

“是你昨天在金城买的吧，”塞缪尔说。

现在塞缪尔和亚当坐在一起，隔阂消失了，塞缪尔却觉得不好意思。他用拳头打瘪的地方，不是轻易就能补足的。他想到勇敢和忍耐的美德，没有机会施展的时候，也会自行衰退。他暗自窃笑。

他们两人坐着看那对衣服鲜艳古怪的李生兄弟。塞缪尔心想，有时候对手比朋友能给你更大的帮助。他抬起眼睛看亚当。

“这事不好办，”他说，“像是一封拖了好久没有回的信，时间越久越不好写。你能帮我忙吗？”

亚当抬起头，过一会儿又看着地上的孩子。“我脑袋里乱哄哄的，”他说，“像人沉在水底时听到的声音。我得把一年的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

“你不妨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我们可以开个头。”

亚当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又斟了一杯，微侧着杯子，在手里转动。琥珀色的威士忌在杯口晃悠，冲鼻的水果清香散发到空中，给人添了暖意。“很难回忆，”他说，“不是剧烈的疼痛，而是隐隐作痛。不——没有针刺那种感觉。你说过我那副纸牌还没有找齐全——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我永远找不齐全了。”

“是不是她一直在你心里萦绕？人们嘴上说不愿意谈某件事的时候，一般都意味着他们排

遣不开那件事。”

“也许是那样的。她同隐痛混淆在一起，除了最后一场用火描绘的情景之外，我想不起来更多的事了。”

“是她开枪打你的，对吗，亚当？”

他抿紧嘴唇，眼睛暗了下来。

塞缪尔说：“你不必回答。”

“也没有理由不回答，”亚当说，“是的，是她打的。”

“她蓄意杀你吗？”

“在这件事上，我想得比什么都多。不，我并不认为她蓄意杀我。她还不愿意给我这种面子呢。她没有憎恨，根本没有感情。我是在军队里学会的。你要杀人，得往他脑袋、心口或者肚子开枪。不，她专门挑了地方朝我打枪。我看到枪口朝上移。如果她存心要我的命，我倒不在乎了。我觉得那倒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我在她眼里并不是冤家，只是碍事的东西。”

“你想得真不少。”塞缪尔说。

“我有的是时间。我还想问你一件事。那可怕的最后一幕以前的事，我全记不清了。她是不是很美，塞缪尔？”

“对你说来，她很美，那是你的想象。我认为你并没有见到她的真面目，你见到的只是你在自己心目中树立起来的她的形象。”

亚当脱口说：“我不知道她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当时我心满意足，不想知道。”

“现在你想知道吗？”

亚当垂下目光。“不是出于好奇。我希望知道我孩子的种气。他们长大以后——难道我不想了解他们的禀性吗？”

“当然要了解。不过我现在就要向你指出，能给他们带来劣性的不是他们的种气，而是你的疑神疑鬼。他们会成为你所指望的那种人。”

“但是他们的种气——”

“我不太相信种气一说，”塞缪尔说，“我认为孩子的好坏是出了娘胎以后，受到父母影响而形成的。”

“你不能使猪变成一头快马。”

“当然不能，”塞缪尔说，“但是你能训练一头猪，使它跑得很快。”

“这儿谁都不会同意你的看法。我想即使汉密尔顿太太也不会同意。”

“太对啦。她比谁都更不会同意，因此我也不会对她这么说，招惹她狂风暴雨般的反对。她争论时全凭嗓门高，并且认为你不同意她的想法就是对她个人的触犯，因此她总是占上风。她是个好女人，不过你得摸透她的脾气。咱们还是谈孩子吧。”

“你再来一杯好吗？”

“好，谢谢你。名字大有奥妙。我一直不明白，名字是由小孩的性格形成的呢，还是小孩为了适应名字而改变了性格。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一个人有了绰号，就说明他原来的名字不对头。你喜不喜欢那些常用的名字，比如说，约翰、詹姆斯、或者查尔斯？”

亚当正看着那对孪生兄弟，听到查尔斯这个名字时，他突然发现一个孩子的眼睛里有他弟弟的神情。他身子向前凑去。

“怎么回事？”塞缪尔问道。

“哎，”亚当嚷了起来，“这两个孩子不一样！他们长得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他们不是单卵性双胞胎。”

“那个——那个像我弟弟。我才看出来。不知道另一个像不像我。”

“两个都像。一开始，脸上什么都齐全了。”

“现在可不太像，”亚当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仿佛见到了幽灵。”

“幽灵也许就是那样的。”塞缪尔评论道。

老李把盘子端出来，搁在桌子上。

“你们中国有幽灵吗？”塞缪尔问道。

“千千万万，”老李说，“我们的幽灵比什么都多。我想中国什么东西都死不了。拥挤得很。反正我在中国的时候有那种想法。”

塞缪尔说：“你也坐下，老李。我们在取名字呐。”

“我还在炸鸡。马上就好。”

凝视着孪生兄弟的亚当抬起头，眼神温柔。“你喝杯酒吗，老李？”

“我在厨房里喝五加皮，”老李说着又进屋去了。

塞缪尔弯下身，抱起一个孩子，放在自己膝头。“把那个也抱起来，”他对亚当说，“咱们好好看看，有什么特点可以帮咱们取名。”



亚当笨拙地把另一个孩子放在膝上。“他们有相像的地方，”他说，“仔细看看又有不像的地方。这个的眼睛比那个的圆。”

“是啊，脑袋也圆，耳朵大一些，”塞缪尔补充说。“这一个更像——像子弹头。这一个会胖一些，但长不高。这个头发和皮肤的颜色会深一些。我看这个很机灵，可是机灵会限制他的聪明。机灵的爱偷懒，否则就不叫机灵了。你瞧这个坐得多么稳！他比那个大——发育得好。你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许多不同，怪不怪？”

亚当的脸起了变化，仿佛他的外壳开绽，露出了原来的面貌。他伸出一个指头，孩子扑过去没抓着，几乎从他膝上滚落下去。“哇！”亚当说。“别慌。你想摔下去吗？”

“按照我们认为他们具有的特点取名字也许会搞错，”塞缪尔说，“我们也许会错——大错特错。不如替他们取个拔高的名字——让他们有点出息。我的名字是跟撒母耳取的（《圣经》中人物，以色列早期先知，其名字的英文拼法与塞缪尔相同），撒母耳清晰地听到上帝的呼唤，我一辈子都在倾听。有一两次，我觉得我的名字也被呼唤——不过不清晰——很不清晰。”

亚当用前臂护着孩子，身子俯向前面，在两个杯子里都斟了威士忌。“谢谢你来看我，塞缪尔，”他说，“甚至我要谢谢你打了我。说来有点奇怪。”

“我这么做也有点奇怪。莉莎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因此我永远不会告诉她。说了真话而没人相信比说假话没人相信更难受。坚持世人不接受的真理，需要极大的勇气。做这类事会受到惩罚，往往是被钉上十字架。我可没有那种勇气。”

亚当说：“我一直不明白，像你这样有学识的人干吗要待在荒山沟里。”

“那是因为没有勇气，”塞缪尔说，“我一直不敢承担责任。当上帝呼唤我的名字时，我应当呼唤他的名字——但是我没有这么做。伟大和平庸的差别就在于此。这并不是少见的毛病。但是让平庸的人知道伟大是世上最孤独的状态则是有益的。”

“我认为伟大有程度上的差别，”亚当说。

“我不以为然，”塞缪尔说，“那等于说世上有渺小的伟大。不。我认为当你到了承担责任的时候，你得在伟大和自在之间作出抉择。一面是温暖、友谊和融洽的相互了解，另一面是凄凉的伟大。你得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我为自己选择了平庸而庆幸，但我是不是知道如果选择了伟大会有什么后果呢？我的几个孩子也不会有伟大的，也许汤姆是例外。目前，他正为了面临抉择而苦恼。作为旁观者也够揪心的。我隐隐约约地希望他选择伟大。那岂不奇怪？作为父亲，居然要他的儿子去受伟大的罪！太自私了。”

亚当格格笑了：“看来取名字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你原以为很简单吗？”

“我原先不知道竟然这么有趣，”亚当说。

老李端着一块案板出来，上面有一盘炸鸡、一碗热气腾腾的煮土豆和一大碟子甜菜根泡菜。“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他说，“鸡老了一点。我们没有今年的新鸡。黄鼠狼把小鸡叼

走了。”

“你来一起吃。”塞缪尔说。

“我去拿我的五加皮。”老李说。

他走后，亚当说：“真奇怪——他以前说话不是这样的。”

“现在他对你有了信任，”塞缪尔说，“他生性温顺忠诚，不求报答。他为人也许比我们两个中间谁都好得多，超出我们的想象。”

老李又走了回来，在桌子远端坐下。“把两个小孩放在地上吧。”他说。

孩子被放下时，咿咿呀呀地闹着表示抗议。老李用广东话训了他们几下，他们不作声了。

像几乎所有的乡村居民那样，他们三个人吃饭时不多说话。老李突然站起身，匆匆进了屋。他回来时捧着一罐红酒。“我忘了，”他说，“我在屋里找到的。”

亚当大笑说：“我记得我买这地方之前，在这里喝过红酒。也许我是因为酒的关系才买下这地方的。鸡很好吃，老李。有好长时间我没有怎么注意到饭菜的滋味了。”

“你在好转，”塞缪尔说，“有人认为生病是福气，好转了反而扫兴。但是时间这剂药是不理会福气不福气的。只要等待，谁都会好转。”

## 四

老李收了桌上的盘碟，给小孩一人一根没有肉的鸡腿骨。两个孩子正襟危坐，手里抓着那根油乎乎的长骨头，一会儿放在嘴里吮吮，一会儿又拿出来打量。酒杯和酒瓶仍旧在桌上。

“咱们还是接着谈名字吧，”塞缪尔说，“我能感觉到莉莎把我身上的笼头拉紧了。”

“我想不出给他们取什么名字好。”亚当说。

“难道你没有自己想要的姓——没有一个能吸引阔亲戚，沾上光的名字，不能重新取个响当当的名字？”

“是的。可能的话，我希望他们从头开始。”

塞缪尔用指节敲敲自己的前额。“真可惜，”他说，“有现成的名字，可惜他们不能用。”

“你指什么？”亚当问道。

“你不是说从头开始吗。昨晚我想过了——”他停了一会儿。“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

“是呀。《圣经》中亚当的儿子——该隐和亚伯。”

亚当说：“哦，不。不行，那不合适。”

“我也知道不合适。不论怎么说，那有点蔑视命运的味道。你说怪不怪，该隐也许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名字，但是据我所知，只有他一个人用？”

老李说：“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名字一直没有改变它的含义。”

亚当瞅着杯子里血红的酒。“你一提这个名字，我就打寒噤，”他说。

“自古以来，有两个故事老是萦绕在我们心头，”塞缪尔说，“它们像是无形的尾巴，一直跟在我们背后，甩也甩不掉——一个是原罪的故事，另一个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两个故事的意义我都不理解。我一点不理解，但是有感受。莉莎为这事生我的气。她说我不应该穷琢磨。她说我们不应该企图解释真理。也许她是对的——也许她是对的。老李，莉莎说你是长老派基督徒——你理解伊甸园以及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吗？”

“她认为我有两下子，我上主日学校是很久以前在旧金山的事了。人们总希望你有两下子，最好像他们自己那样。”

亚当说：“他问你是不是理解。”

“关于亚当和夏娃堕落人间的故事，我认为自己能够理解。也许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受。至于兄弟残杀的故事——我不理解。也许因为我记不清细节了。”

塞缪尔说：“大多数人都不注意故事的细节。使我吃惊的正是细节。亚伯没有子息。”他仰望着天空。“上帝啊，日子过得真怪！它像生命一样——我们不注意时，过得很快；我们注意时，又过得特别慢。不，”他说，“我在享受生命的欢乐。我答应过自己，不把享乐看成是罪恶。我喜欢办事明理，打破砂锅问到底。即使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翻开，看看底下有什么。我一直因为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而觉得遗憾。”

“我这里没有《圣经》，”亚当说，“家传的那本留在康涅狄格州了。”

“我有，”老李说，“我去拿。”

“不用了，”塞缪尔说，“莉莎让我把她妈妈的那本带来啦。就在我口袋里。”他取出那个纸包解开，拿出那本破旧的《圣经》。“这本磨损得像啃过似的，”他说，“这里面包含着多少焦虑和痛苦。只要给我一本旧的《圣经》，我就能从经常翻阅污损的书页部分把那个人的情况讲出来。莉莎的《圣经》磨损得非常均匀。就在这儿——这个最古老的故事就在这几页上。如果说它使我们不得安宁的话，那准因为我们心里本来就不安宁。”

“我小时候听过，以后一直没有再听到，”亚当说。

“以前总认为这个故事很长，其实非常短，”塞缪尔说，“我先把它念一遍，再回过头来琢磨。给我一点酒，刚才喝得嗓子干了。就是它——这么一个小故事却留下了很深的创

伤。”他看看地下。“嘿！”他说，“孩子们躺在地上睡着啦！”

老李站起来。“我替他们盖些东西。”他说。

“没事，地上很暖和，”塞缪尔说，“《圣经》上是这么写的。‘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亚当想开口说话，塞缪尔抬起眼睛看着他，他不作声了，用手搭在眼睛前面。塞缪尔往下念：“她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老李说：“停一停——不，往下念，往下念吧。我们等一会儿再回过头来念。”

塞缪尔接着念：“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他。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塞缪尔几乎带着厌倦的神情合上那张松脱的封面。“就是这些，”他说，“十六节，没啦。啊，上帝！我竟忘了它是多么可怕——没有丝毫鼓励的口气。也许莉莎是对的。不应该去琢磨。”

亚当长叹了一声。“这个故事不能给人宽慰，是吗？”

老李从粗陶器瓶子里倒出满满一大杯深色的酒，呷了一口，张大嘴巴，让舌根有些回味。“我们觉得真实，并且符合我们自己情况的故事才有力量，才能经久不衰。人背了多沉重的罪恶的包袱啊！”

塞缪尔对亚当说：“你还想把它全揽下来呢。”

老李说：“我也这样，谁都是这样的。我们把罪恶当成宝贝似的，抱了一大堆。那是我们自找的。”

亚当插嘴说：“这故事使我觉得好受一些。”

“这话怎么说？”塞缪尔问道。

“嗯，我们从小都认为我们有罪恶的本性。我们认为美德是学来的，因为别人这样教导我

们。但是罪恶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

“唔，我明白了。但是这故事怎么会使你好受一些呢？”

“那是因为，”亚当激动地说，“我们是从这条线上衍生下来的。它是我们的父辈。我们的某些罪恶早在我们的祖先身上就有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我们父辈的后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创始人。这当然是一个借口，但是世界上可以当作借口的东西并不多。”

“即使有借口，也不能使人信服，”老李说，“否则我们早就消灭了罪恶，世界上也不会有这么多悲惨遭罚的人了。”

塞缪尔说：“可是你们有没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无论有没有借口，我们跳不出我们祖先的窠臼。我们有罪恶。”

亚当说：“我记得当初我对上帝有点恼火。该隐和亚伯都奉献了他们的供物，上帝接纳了亚伯的供物，拒绝了该隐。我一直认为这不公平。我一直不理解。你们呢？”

“也许我们考虑问题的背景不同，”老李说，“据我所知，这个故事是牧民写的，写给牧民看的。他们不是农民。牧民的上帝岂不认为一头肥羊羔要比一捆大麦更贵重？供物必须是最好、最贵重的东西。”

“是啊，我能理解，”塞缪尔说，“老李，我可要提醒你，别让莉莎注意到你这种东方人的思想方法。”

亚当仍旧不平静。“是啊，不过上帝为什么要定该隐的罪呢？那不公平。”

塞缪尔说：“你得仔细听清楚。上帝根本没有定该隐的罪。即使是上帝，也可以有所偏爱，对不对？我们不妨假设，上帝喜欢羊肉甚于蔬菜。我自己也这样。也许该隐给上帝捎去的是一捆胡萝卜。上帝说：‘我不喜欢。再弄点别的东西。给我捎点我喜欢的东西，我就对你和你弟弟同等看待。’可是该隐大动肝火。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当一个人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就要打人，亚伯正好赶上。”

老李说：“圣保罗对希伯来说亚伯是信奉上帝的。”

“《创世记》里没有谈到这件事，”塞缪尔说，“没有提到信奉或不信奉。只稍稍提到该隐的脾性。”

老李问道：“《圣经》里自相矛盾的地方，汉密尔顿太太是怎么看的？”

“她根本没有什么看法，因为她不承认《圣经》会有矛盾的地方。”

“可是——”

“别说啦。你去问她。问过之后，你会长进一些，但是混乱的程度不减以前。”

亚当说：“你们两个在这方面都有研究。我当初学得肤浅，印象不深。后来该隐由于杀人遭到驱逐吗？”

“对——为了杀人。”

“上帝给他立了记号？”

“你刚才没有听清吗？该隐的记号不是为了毁掉他，而是为了保护他。凡是杀他的人都要遭到报应。那是为了保存他的记号。”

亚当说：“我总觉得该隐背了黑锅。”

“也许是这样，”塞缪尔说，“但是该隐活了下来，有了后代，亚伯只活在故事里。我们是该隐的后代。几千年之后，我们三个大人在这里讨论这件罪行，仿佛它是昨天发生在金城的事而还没有开庭审讯，这岂不奇怪？”

孪生兄弟中的一个醒了，打一个呵欠，瞅瞅老李，又睡了。

老李说：“你还记得吗，汉密尔顿先生？我告诉过你，我在把一些中国古诗译成英文。别担心，我不会在这里朗诵的。我翻译的时候，发现有些古老的东西像今天早晨这般清新。我一直在琢磨其中的道理。当然，人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一个故事如果同听的人无关，他就不愿意听。我摸索出一条规律——一个伟大持久的故事必然同每个人有关，否则就不能持久。能引起兴趣的不是奇怪陌生的东西——而是同个人休戚相关、十分熟悉的东西。”

塞缪尔说：“用你的规律来解释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能行吗？”

亚当说：“我没有杀我的弟弟——”他突然停住了，往事在他心中一幕幕地展开。

老李回答塞缪尔说：“我认为我能解释。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世界上最出名的，因为它同每个人有关。照我看，这个故事对人类灵魂有象征意义。我现在正在探索——如果讲得不清楚，先别攻击我。小孩最害怕的是得不到宠爱，遭受抛弃是他惧怕的地狱。我认为世界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遭受抛弃的感觉。被抛弃感引起愤怒，愤怒引起某种出于报复而犯下的罪恶，罪恶引起内疚——这就是人类的故事。我认为如果能够根除抛弃，人就不至于落到目前这种地步。失去理智的人也许会少一些。我还敢肯定监狱也不必要这么多。根子都在那上面。孩子得不到他渴望的宠爱，就踢猫，在它身上出气，掩盖他秘密的内疚；另一个孩子就偷盗，靠金钱得到爱；第三个就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征服世界——内疚、报复、更多的内疚，老是这么周而复始。人类是唯一有内疚心理的动物。因此我认为这个古老而可怕的故事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灵魂——隐秘的、遭受抛弃的、内疚的灵魂。特拉斯克先生，刚才你说你没有杀过弟弟，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我不想知道那是什么，但同该隐和亚伯的故事有些关系吧？汉密尔顿先生，你对我这个东方人的唠叨有什么看法？你知道我的东方人的气质并不比你多。”

塞缪尔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蒙着眼睛和前额。“我要想一想，”他说，“该死的，我要想一想。我要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分析考虑。说不定你把我的世界完全推翻了。我不知道我能在原先的旧址上建造什么。”

老李轻声说：“难道不能在公认的真理周围建立一个世界吗？找到了原因之后，难道不能根除某些痛苦和愚蠢吗？”

“我不知道，真该死。你扰乱了我的美好的世界。你挑起一场争论，作出了答复。别打扰

我——让我想！你的该死的母狗已经在我的脑袋里下了崽子。哎，我不知道我的汤姆对这会有什么想法！他会兜在心里，像在火上烤猪肉那样，翻来覆去地慢慢思考。亚当，你该醒醒了。不管你刚才回忆起什么事情，你想的时间够长了。”

亚当一惊。他长叹一声。“那岂不太简单了吗？”他问道，“我一向怕简单的事情。”

“一点也不简单，”老李说，“复杂得要命。但是最后露出了亮光。”

“亮光也是不长的，”塞缪尔说，“咱们坐着坐着，天都快黑了。我赶来是帮忙给双胞胎取名字的，现在名字还没有取成。我们在围着柱子打转。教会自有它们现成的规矩，老李，你最好不要搞得复杂化了，不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要成为中国人了。教会喜欢复杂的东西，但是不喜欢别人掺和。我得赶车回家了。”

亚当急切地说：“你总该替我找几个名字呀。”

“《圣经》上的吗？”

“什么地方的都行。”

“唔，咱们想想。出埃及的人中间只有两个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你希望以他们的名字作为象征吗？”

“是谁？”

“迦勒和约书亚。”

“约书亚是个军人——一个大将。我不喜欢当兵的。”

“迦勒是个首领。”

“但不是大将。我有点喜欢迦勒——迦勒·特拉斯克。”

双胞胎中间的一个醒了，不停地哭叫。

“你呼唤了他的名字，”塞缪尔说，“你不喜欢约书亚，就叫迦勒吧。他是那个机灵的——皮肤黑一点的。嘿，另一个也醒啦。我一向喜欢亚伦这个名字，不过他没有到达上帝应许之地。”

第二个小孩简直是使人高兴地也开始哭叫。

“那名字也不错，”亚当说。

塞缪尔突然笑起来。“讲了许多话毫无头绪，”他说，“两分钟里面却解决了问题。迦勒和亚伦——你们现在成了有名有姓的人，入了伙，别人骂你们时也好称呼啦。”

老李把孩子挟在臂下。“你分清了没有？”他问道。

“当然，”亚当说，“那个是迦勒，这个是亚伦。”

老李在暮色中挟着那对喊叫着的孩子进了屋。

“昨天我还分不清他们俩谁是谁，”亚当说，“亚伦和迦勒。”

“感谢上帝，我们经过耐心思索，总算找到了名字，”塞缪尔说，“莉莎更喜欢约书亚。她喜欢耶利哥坍塌的城墙。不过她也喜欢亚伦，我想问题不大。我去套车。”（耶利哥：约旦河谷巴勒斯坦的古城，据《圣经》记载，约书亚率领希伯来人来到城下，城墙在军号声中坍塌，约书亚一举攻克该城。（见《旧约·约书亚记》第六章））

亚当陪他走到披屋那儿。“你这次来使我很高兴，”他说，“我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

塞缪尔把嚼铁塞进倔强的“赞美上帝”的嘴里，系好额带，扣上笼头。“现在你也许要考虑在那块平地上修花园了，”他说，“我已经预见到了你当初规划的花园。”

亚当好长时间都不搭腔。他最后说：“我觉得那种劲头已经消失了。我感觉不到它的吸引力。我的钱够我过日子的。我自己本来就不想要什么花园。现在修了没有人看。”

塞缪尔猛地向他转过身，眼睛噙着泪水。“别以为花园会从地面上消失，”他嚷道，“不要这么想。你以为你比别人高明吗？我对你说，即使你消失了，花园仍旧存在。”他喘着气，站了一会儿，然后爬上马车，抽了“赞美上帝”一鞭，耸着肩膀，驾车走了，连招呼都没打。



## 第三部

### 第二十三章

一

汉密尔顿一家都是古怪的、神经紧张的人，有几个像琴弦绷得太紧时那样，“啪”的一声断了。世上常有这种事。

塞缪尔的几个女儿中间，尤娜最讨他喜欢。尤娜从小就如饥似渴地学习，就像孩子傍晚时饿得要找小甜饼一样。尤娜和她爸爸在学习上搞共谋——借一些秘密的书籍来看，私下交流他们的秘密。

在所有的子女中间，尤娜最缺少幽默感。她认识了一个热切认真、皮肤黝黑的人，同他结了婚——那人的手指上全是化学药水的污渍，主要是硝酸银留下的痕迹。有些人过着贫困的生活，以便维持他们探求的线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探求的是摄影。他相信外在的世界可以移植到纸张上——不是鬼影那样的黑白两色，而是人眼见到的彩色。

他名叫安德森，不善辞令。他跟大多数搞技术工作的人一样，对推测既害怕又蔑视。对他来说，激发的飞跃是不存在的。他凿出一个立脚点才往上爬一步，正如登山者攀缘最后一个山肩那样。他对汉密尔顿一家人抱有出自恐惧的蔑视，因为他们几乎都认为自己长着翅膀——那一来往往会摔得鼻青眼肿。

安德森从不摔跤，从不滑下来，也从不飞跃。他缓慢地挪动着脚步，缓慢地往上爬，据说他终于得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彩色胶卷。他同尤娜结婚，也许正是因为她缺少幽默感，能让他放心。由于她家的人使他害怕，使他觉得别扭，他便带她去了北方一个偏僻荒凉的地点——靠近俄勒冈边境。他很可能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整天同药剂瓶和照相纸打交道。

尤娜来信寥寥数语，没有欢快，也没有自怨自艾。她很好，希望家里人都好。她丈夫的研究快有眉目了。

过后不久，她死了，遗体运回了家乡。

我对尤娜没有印象。在我记事之前，她就死了，但是好多年后，乔治·汉密尔顿把她的情況讲给我听，讲的时候眼里噙着泪，嗓子也哽噎了。

“尤娜不像莫莉那样美，”他说，“但是她一双手、一双脚可爱极了。她的脚脖子像草那样纤细，走起路来也像草那样轻盈。她的手指细长，指甲跟杏仁似的。尤娜的皮肤也可爱，洁净得像在发光。

“她不像我们这几个那么爱笑爱闹。她有点与众不同。她仿佛老是在倾听什么。她看书时，脸上的神情像在听音乐。我们问她什么问题，她知道的就回答，不像我们那样锋芒毕露，有声有色，满嘴的‘也许’啊，‘可能’啊。我们老是信口开河，胡扯一气。尤娜却纯真朴实，”乔治说。

“他们把她的遗体运回家。她的指甲裂得露出了肉，指头都皴裂磨破。她那双可怜的脚步——”乔治说不下去了，过一会儿，他拼命抑制住自己的悲痛，接着说，“她的脚上都是碎石磨破和荆棘划伤的痕迹。她那双可爱的脚好长时间没有穿鞋。她的皮肤像生牛皮那么粗糙。

“我们认为她的死是意外事故，”他说，“她周围有那么多化学品。我们认为是意外事故。”

但是塞缪尔痛心地说造成意外的是痛苦和失望。

尤娜的死像无声的地震一样震撼了塞缪尔。他没有故作镇静，说一些宽慰别人的话，只是独自坐在摇椅上摇晃。他认为这是他对尤娜关心不够造成的。

他的体质多年来一直乐观地顶住了时间的考验，如今作了一点让步。他那显得年轻的皮肤变得苍老了，清澈的眼睛变得呆滞，宽大的肩膀有些伛偻。莉莎乐天知命，对于悲剧性事件倒能应付；她本来就不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塞缪尔在自然规律面前筑起一道嘲笑的城墙，尤娜的死突破了他的雉蝶。他变得衰老了。

另外几个孩子都干得不坏。乔治在保险行业。威尔逐渐富有起来。乔到东部去了，在协助创办一门叫做广告的新的行业。在这一领域里，乔的缺点恰好成了长处。他发现自己能把物质方面的空想传递给别人——这一点只要运用得法，正是广告的诀窍。乔在一个新领域里是了不起的人才。

女儿中间，除了德西之外，都结了婚，德西在萨利纳斯的服装商店也很兴旺。唯独汤姆一直没有起飞。

塞缪尔同亚当·特拉斯克谈话时，提到汤姆正在辨析伟大的意义。父亲在观察儿子，觉察到儿子的冲劲和畏惧，前进和后退，因为他自己也有这种气质。

汤姆没有他父亲的抒情的温柔和愉快漂亮的外貌。但你接近汤姆时，你能感到他的个性——你能感到力量、温暖和一丝不苟的正直。这一切之下隐含着一种畏缩——一种羞怯的畏缩。他能像他爸爸一样愉快，但是会半途戛然而止，正如你割断小提琴弦似的，那时你就看到汤姆急剧地跌入阴郁的深渊。

他脸膛黝黑；可能是太阳晒的关系，他的皮肤黑红，似乎他身体里渗进了斯堪的纳维亚或者汪达尔人的血液。他的头发和胡子也是暗红色的，在这种颜色的衬托下，那对蓝眼睛分外令人吃惊。他肩圆膀粗，臀部却很瘦削。他举重、奔跑、长途步行、骑马都不比任何人差，但是他对竞争丝毫不感兴趣。威尔和乔治具有赌徒的性格，常常怂恿弟弟分享冒险的喜悦和悲哀。

汤姆说：“我试过了，只有厌烦的感觉。我也琢磨过其中的原因。我赢了不觉得兴高采烈，输了也不觉得心灰意懒。没有这类感觉是毫无意义的。要挣钱的话，这样是不行的，那一点我们都清楚，至少在我看来，不能引起生或死、欢乐或悲伤的东西是不会给人感觉的。只有能给我感觉的事情——不论好受难受——我才会去做。”

威尔听不懂这番话。他的生活充满了竞争，他是靠这种或那种性质的拼搏过日子的。他爱汤姆，想把他自己认为是愉快的东西给汤姆。他把汤姆引进商业界，想把买卖、同人斗

智、判断是否有诈、靠手腕过日子的乐趣灌输给汤姆。

汤姆回农场的时候总是很困惑，虽然没有到不知所措的程度，但总觉得什么地方脱了节。他明白自己应该喜欢竞争的乐趣，可是他不能言不由衷，自己欺骗自己。

塞缪尔说过，汤姆总是贪多，无论在吃食方面还是女人方面。塞缪尔固然明智，但我认为他对汤姆的了解有片面性。也许汤姆在孩子们面前更多地暴露了自己的思想。我对他的描述是凭记忆，加上我认为是真实的传说，再加上在这两者基础上做出的揣测。谁知道是不是正确？

我们住在萨利纳斯，汤姆一来我们就知道——我想他总是晚间来的——因为我们，玛丽和我的枕头底下会有一包包的口香糖。那年头口香糖像镍币那么可贵。有时候，他一连好几个月不来，但是我们每天早晨一醒就伸手探到枕头底下。枕头下面有口香糖是许多年以前的事，可我现在仍旧有摸枕头的习惯。

我的妹妹玛丽不愿意做小姑娘。身为女性是她不能容忍的不幸。她喜欢运动，打弹子，投棒球，小姑娘的打扮妨碍了她的活动。当然，那是很早以前的情况，她当时还没有明显地觉察到作为姑娘的好处。

玛丽和我相信，我们身上，也许在胳膊底下吧，准有一个键钮，如果按得恰到好处，我们就能飞起来。玛丽还想出了一套法术，认为能靠它把自己变成她要做的棒小伙子。假如她按照一个有魔术的姿势睡觉，脚弯得正确，头摆成一个神奇的角度，手指一个搭一个地盘起来，第二天早晨她就会变成男孩了。她每晚试图找到最准确的组合，但从没有成功。我还经常帮她把手指盘得像生姜那样。

有一天早晨，她正因为法术不灵而感到绝望时，我们在枕头下面找到了口香糖。我们每人剥了一片，郑重其事地嚼了起来；那是比曼薄荷口香糖，再没有比它更好吃的东西了。

玛丽在穿黑色的罗纹条长袜子，突然如释重负地说：“当然啦。”

“什么当然？”我问道。

“汤姆舅舅，”她一面说，一面把口香糖嚼得劈啪直响。

“汤姆舅舅怎么啦？”我追问道。

“他准知道怎么能变成男孩。”

对啊，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吗？我不明白我自己怎么没有想到。

妈妈在厨房里监督一个新来的帮我们干活的丹麦小姑娘。我们请过好几个帮佣。新移民来的丹麦农户人家让他们的女儿出来在美国人家帮佣，她们不但学会了英语，还学会了美国烹调、饭桌布置和规矩，以及萨利纳斯上流社会一切美妙的事情。这些姑娘每月挣十二元钱，干了两年之后，都是美国小伙子十分理想的妻子。她们不但懂美国规矩，干地里的活也是好手。今天萨利纳斯最高贵的人家有几户就是这些丹麦姑娘的后代。

厨房里是亚麻色头发的玛蒂尔黛，妈妈像母鸡唤小鸡似的指使着她。

我们冲了进去。“他起来了吗？”

“嘘！”妈妈说，“他很晚才到。你们让他多睡一会儿。”

但是后面卧室已传出脸盆流水声，我们知道他起床了，我们像小猫似的蹲在他的房门口，等他出来。

一开始，我们之间总有一点羞怯。我觉得汤姆舅舅跟我们一样腼腆。我觉得他很想奔出来，抱起我们，举到空中，但我们全都一本正经，客客气气。

“谢谢你的口香糖，汤姆舅舅。”

“你们爱吃，我很高兴。”

“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晚上能吃到蚝肉饼吗？”

“你妈妈同意的话，我们一定试试。”

我们到起居室里坐下。妈妈在厨房里嚷道：“孩子们，别缠着他。”

“他们不淘气，奥利芙，”他回答说。

我们在起居室里成三角形坐下。汤姆的脸真黑，眼睛又那么蓝。他衣服的料子很好，但看上去总是不修边幅。在这方面，他同他爸爸很不相同。他的暗红色的胡子从来没整洁过，头发总是竖起来，双手因为干活的缘故很粗糙。

玛丽说：“汤姆舅舅，你怎么能成男孩的？”

“什么？哦，玛丽，生下来就是男孩呗。”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问我怎么才能变成男孩？”

汤姆严肃地打量着她。“你吗？”他问道。

她的话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不要做小姑娘，汤姆舅舅。我要做男孩。小姑娘整天亲脸呀，抱娃娃呀。我不要做小姑娘。我不要。”愤怒的泪水在玛丽眼睛里直打转。

汤姆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用破指甲去剥一块松脱的老茧。我想他要说一些动听的话。他想像他爸爸那样说一些甜蜜轻松的话，温柔可爱的话。“我不喜欢你成男孩，”他说。

“为什么？”

“我喜欢你是女孩。”

玛丽的殿堂里的神像崩塌了。“你是说你喜欢女孩吗？”

“是的，玛丽，我非常喜欢女孩子。”

玛丽脸上显出鄙夷的神色。汤姆说的如果是真话，他就干了傻事。她摆出那种不屑一听的口气。“好吧，”她说，“可是我怎么才能变成男孩呢？”

汤姆很能听出弦外之音。他知道他在玛丽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他希望玛丽喜欢他、钦佩他。与此同时，他心里有一根忠诚老实的细钢丝，谎言一露头就给削掉。他看看玛丽的头发，头发的颜色浅得发白，紧紧地扎成辫子，辫梢很脏，因为玛丽打弹子不顺利时，总是先把手在辫子上擦一擦。汤姆端详着她那对冷淡的、抱有敌意的眼睛。

“我不认为你真的想变。”

“我是真的。”

汤姆错了——她真的想变成男孩。

“嗯，”他说，“没法变。以后你会因为自己是女孩而高兴的。”

“我才不高兴呢，”玛丽说着把脸转向我，冷淡而鄙夷地补了一句：“他不懂！”

汤姆一愣，我听了她这种大逆不道的指责打了一个寒噤。玛丽比谁都勇敢大胆。正因为这样，萨利纳斯的小孩打弹子时都玩不过她。

汤姆尴尬地说：“如果你们的妈妈说可以，我今天早晨就订好蚝肉饼，晚上去拿。”

“我不喜欢蚝肉饼，”玛丽说罢，大踏步走到我们的卧室里，砰地把门关上。

汤姆沮丧地望着她的背影。“说到头，她还是小姑娘，”他说。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觉得我有责任医治玛丽造成的创伤。“我爱吃蚝肉饼。”我说。

“你当然爱吃。玛丽也爱吃。”

“汤姆舅舅，你认为有没有办法让她变成男孩？”

“没有，我没有办法，”他伤心地说，“我知道的话早就告诉她啦。”

“她是西区最好的投球手。”

汤姆叹了一口气，又低头去瞅他的手；我能看出他的沮丧，为他难过，痛心地难过。我掏出一个软木塞，塞心是挖空的，一头插进了几枚大头针，充当铁栅栏。“我把我的苍蝇笼子送给你好吗，汤姆舅舅？”

噢，他真够朋友。“你希望我收下吗？”

“是呀。你瞧，你只要拔出一枚大头针，把苍蝇放进去，它就关在里面出不来，嗡嗡直叫。”

“我很乐意收下。谢谢你，约翰。”

他用一把锋利的小折刀在一小块木头上削了一整天，我们放学回家时，他已经刻出一个小脑袋。眼睛、耳朵和嘴巴都是活动的，有细木杆连到空脑袋里面。脖子底下有一个窟窿，用软木塞堵住。这玩意儿真妙。你捉一个苍蝇，轻轻地从窟窿里塞进去，再把软木塞堵好口子，脑袋突然就活了。苍蝇在细木杆中间乱撞乱爬的时候，眼睛一开一闭，嘴唇张合，耳朵抽动。玛丽甚至也稍稍原谅了他，但是在她为自己是个姑娘而感到高兴之前，一直没有真正信任过他，那时已经太晚了。汤姆是把那个木脑袋送给我们的，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我们至今还藏着，机关仍旧能动。

有时候，汤姆带我去钓鱼。我们赶在天亮之前动身，赶了马车直奔弗里蒙特山，快到山前时，星星开始消失，山后露出曙光，把山衬得黑越感的。我记得坐车时，我把脸偎在汤姆的身上。我还记得他把胳膊轻轻搁在我肩膀上，偶尔拍拍我的胳膊。最后，我们把车停在一棵橡树下面，卸了马，牵它到溪边饮水，再把它拴在车后。

我对汤姆的谈话毫无印象。现在回忆，我记不起他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他用的什么字句。外祖父的声音和字句，我都想得起来，但我对汤姆的印象只是一种温暖的沉默。也许他根本不说话。汤姆有一套漂亮的钓鱼用具，自己会做假蝇。可是我们是不是钓到鳟鱼，他仿佛并不在意。他不需要胜过动物。

我能回忆长在小瀑布下面的五叶蕨，它们的手指形的绿叶被水滴打得不停地颤动。我想起山丘的气息，野杜鹃花香中夹杂着一丝臭鼬的气味，还有甜得发腻的羽扇豆和马具上的马汗味。我想起红头美洲鹫在高空翩跹盘旋，汤姆仰着头凝视好久，但是我记不起他说过什么。我记得汤姆把木钉插进泥地，接绳子，而我在一旁握住钓丝的绳环。我记得垫鱼篮底的碎蕨叶的气息和湿漉漉的虹鳟清新好闻的味道，经绿叶一衬托，虹鳟显得格外好看。最后，我还记得我们回到马车那儿，把碾碎的大麦倒进口料皮袋里，往马头一套，在耳朵后面扣住。可是我听不到他的声音，听不到他说话；我记忆中，他阴郁、沉默、富有同情心。

汤姆也觉察到自己的阴郁。他父亲漂亮聪明，他母亲直爽自信。他的兄弟姐妹有的长相好，有的天资聪颖，有的走运。汤姆对他们无一不热爱，但觉得自己沉重平庸。他攀登令人心醉神迷的山岭，在山峰之间崎岖的深谷中挣扎前进。他有勇气迸发的时候，但是又被怯懦的板条箍住。

塞缪尔说汤姆在伟大面前颤抖，在试图确定自己能不能冷静地承担责任。塞缪尔了解他儿子的气质，觉察到潜在的暴力，这使他害怕，因为塞缪尔不狂暴——即使他用拳头揍亚当·特拉斯克时也不狂暴。至于家里的那些书，有些是偷偷搞来的，塞缪尔能轻松地驾驭一本书，像一个人在白浪飞溅的湍流中驾驶独木舟那样，能愉快地保持平衡。但是汤姆一看书就陷进去，在书页间匍匐爬行，像鼯鼠打洞一样钻进书的思想之中，再出来时满头满脑全是那本书。

狂暴和羞怯——汤姆生理上需要女人，同时又觉得自己不配。他在独身生活中煎熬了很长一段时期，然后搭上火车去旧金山，在女人中间纵欲鬼混；再悄悄回到农场，觉得疲乏、不满足、没出息；于是他用劳动来惩罚自己，耕种无益的土地，砍伐粗大的橡树，把自己累得腰酸背痛，两膀无力。

也可能因为塞缪尔挡住了汤姆的太阳，影子落到汤姆身上。汤姆偷偷地写诗。在那年头，写诗不让人知道，是十分明智的。诗人都是一些苍白的、没有男子气概的家伙，西部人一

向看不起他们。诗歌是软弱、堕落、颓废的象征。读诗会招来耻笑；写诗会引起猜疑和摒弃。诗歌是见不得人的恶习。谁都不知道汤姆写的诗是不是精彩，因为他只给一个人看过，他死前又统统烧掉了。从炉子里的纸灰来看，写的诗肯定不少。

在家人中间，汤姆最喜欢的是德西。她性格开朗，爽朗的笑声从不停息。

德西的服装店是萨利纳斯独一无二的商号。那里是女人的天下。所有的清规戒律，以及造成这些清规戒律的惧怕都荡然无存。男人们不得入内。那是女人们自由自在的圣殿——她们散发着各种气味，肆无忌惮，不可思议，自命不凡，流露出真情，引人入胜。神圣不可侵犯的鲸骨紧身胸衣把女人的肉体塑造和歪曲成女神的肉体，在德西那里，这些胸衣就脱下来了。在那儿，她们恢复了女人的本色，成了要上厕所、饮食无度、搔背挠痒、随便放屁的女人。这种自由带来了欢笑，开怀的大笑。

男人们在紧闭的门外听到笑声，不知道里面出了什么事，忐忑不安，担心他们也许是嘲笑的对象，事实上往往正是如此。

德西的模样在我眼前浮现：那副金丝夹鼻眼镜颤巍巍地架在一个不适于戴这种眼镜的鼻子上，她笑得眼泪直流，身子前仰后合。一绺头发披落下来，散在镜片和眼睛之间，系着黑缎带的眼镜从她的湿鼻子上滑落，挂在缎带上旋转晃荡。

在德西那里做衣服需要提前好几个月预订，选料子、决定式样，要到她店里去一、二十次。像德西的服装店这样有益身心健康的场所，在萨利纳斯是前所未有的。男人们有联谊会、俱乐部和妓院；女人们除了圣坛协会和听牧师的装腔作势的奉承之外，没有地方可去，这局面在德西来后才有改变。

后来，德西爱上一个男人。我对她的恋爱细节一无所知——不知道那个男人姓甚名谁，经过如何，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宗教关系、另有妻子，还是因为疾病、自私才吹掉的。我猜我妈妈一定知道，但是对这类事情我们家是讳莫如深，从来不提的。如果萨利纳斯还有人知道，他们也准是严格保密的。我只知道那件事毫无希望，黯淡而可怕。一年之后，德西的欢乐消失殆尽，再也听不到她的笑声了。

汤姆像一头遭到极大痛苦的狮子，狂怒地在山中逡巡。他不等第二天的早班火车，半夜里就备了马，前往萨利纳斯。塞缪尔跟踪他，在金城往萨利纳斯发了一个电报。

第二天一早，汤姆怒气冲冲地催促着他那匹累得要命的马到了萨利纳斯约翰街，司法官已经在等着他，司法官解除了汤姆的武装，把他关进一间屋子，给他喝咖啡和白兰地，直到塞缪尔前来领他。

塞缪尔没有训汤姆。他把汤姆带回家，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一片寂静笼罩着汉密尔顿的农场。

## 二

一九一一年的感恩节，全家在农场汇集，除了在纽约的乔、嫁出去的莉齐和去世的尤娜之外，子女们都到了。他们带来了礼品和许多食物，数量之多，即使人口如此众多的家族也吃不完。除了德西和汤姆，子女们都已婚娶。他们的一大帮孩子把汉密尔顿农场闹得天翻

地覆。屋子里像开了锅似的，比任何时候都更喧闹。孩子们打架，又哭又叫。男人们不时溜到铁工房去，回来时装作没事似的捋着胡子。

莉莎的小圆脸越来越红。她忙着组织和指挥。厨房里的炉火一刻也不得闲。床全满了，地上铺了垫子和被子，给孩子们睡。

塞缪尔以前那种高兴劲又上来了。他机智风趣，妙语横生，声调也像过去那样带着歌咏的节奏。他滔滔不绝地、抑扬顿挫地谈着往事，还不到半夜，他突然感到疲倦，困乏一下子向他压来，他只得上床睡觉，莉莎早在两小时之前躺下了。他自己也弄不懂，并不是非上床睡觉的时候，竟然觉得要休息。

两位老人走后，威尔把威士忌从铁工房拿出来，大伙聚在厨房里，把酒瓶传来传去，斟在圆底玻璃杯里喝。做母亲的悄悄到卧室去看看孩子们被子是不是盖好，然后再回来。他们都压低声音说话，免得惊动孩子和老人。他们是汤姆和德西，乔治和他漂亮的妻子、娘家姓登普西的玛米，莫莉和威廉·马丁，奥利芙和欧内斯特·斯坦贝克，威尔和他的妻子戴拉。

他们十个人都想谈同一个话题。塞缪尔衰老了。这个发现像突然见到幽灵那样使人吃惊。他们不敢相信竟然会有这种事。他们喝着威士忌，悄声谈论他们的新发现。

他的肩膀——你们没看到他的肩膀已经伛偻吗？他走路也不像以前那样轻快。

他走路有点拖脚步，不过问题不在那里——在眼睛。他的眼睛衰老了。

他以前总等别人都睡了他才睡。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讲话讲到一半，会突然忘记前面讲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老在皮肤上。皮肤起了皱纹，手背那么苍白，连青筋都看到了。

他的右腿使不上劲。

是啊，那是骑马摔伤过的。

我知道，但是以前看不出来。

他们谈论这些事的时候，觉得简直难以想象。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爸爸不会成老头。塞缪尔像黎明那么年轻——永恒的黎明。

他至多只会像中午那样，天哪！傍晚是不可能的，夜晚呢？天哪，不可能！

他们心里的想法很自然地往前跳跃，又缩回来，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说出来了。没有塞缪尔，日子可不好过。

对于任何事情，假如不知道他的看法，我们又能有什么看法呢？

没有他，春天会是怎么样的，圣诞节呢？下雨天呢？没有圣诞节可言了。



他们不敢想这些事，转过头来寻找一个可以埋怨的人——找一个人刺一下，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受了刺痛。他们转向汤姆。

你在这儿。你一直在这儿没有离开过！

怎么会出这种事？什么时候开始的？

谁把他搞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你胡闹，害他落到这个地步？

汤姆经受得住，因为他了解情况。“是尤娜，”他声音嘶哑地说，“他忘不了尤娜的死。他对我说，一个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怎么也不能被悲痛压垮。他一再对我说，我应当相信时间能医治创伤。他说得那么频繁，反而使我相信他被压垮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也许我们能想些办法。”

汤姆跳了起来，又狂暴又畏缩。“真该死！让我告诉什么？说他伤心得快死了？说他伤了元气？让我告诉什么？你们都不在这儿。我得眼睁睁地看他衰萎下去——真该死。”汤姆走了出去，他们听到他笨重的靴子踏在硬地上的声音。

他们觉得有愧。威廉·马丁说：“我去把他叫回来。”

“别去，”乔治赶快说，他的妹夫点点头。“别去。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我们知道他的脾气。”

过一会儿，汤姆回来了。“我要向你们道歉，”他说，“真对不起。也许我有点醉了。爸爸管这叫‘小醉’。有一晚，我骑马回家，”——他像是在坦白——“我跌跌撞撞地穿过院子，绊在玫瑰树上摔了一跤，手脚并用地爬上楼梯，在床边地板上胡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想向他道歉，你们猜他说什么来着？‘嘿，汤姆，你只不过是小醉罢了。’这还是‘小醉’。真醉的人是爬不回家的。只不过是‘小醉’。”

乔治打断了这番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们要向你道歉，汤姆，”他说，“我们的口气像在埋怨你，其实我们没有这种意思。或许我们有这种意思。总之，我们感到抱歉。”

威廉·马丁实事求是地说：“这里的生活太艰苦了。我们干吗不劝他把农场卖了，搬到城里去住？他可以活得长些，日子过得幸福一些。莫莉和我愿意接他们去跟我们一块过。”

“我想他不一定愿意，”威尔说，“他像骡子那么倔强，马那么骄傲。他的自尊心可强呢。”

奥利芙的丈夫欧内斯特说：“问问他也不至于有坏处。我们愿意接他——或者他们一对老的——跟我们一起过日子。”

接着，他们又不作声了，因为一想到要放弃农场，放弃那些干旱多石的叫人心碎的山坡地和那片得益甚少的洼地，他们觉得震惊。

威尔·汉密尔顿出于本能和生意中的磨炼，善于察觉男人和女人们的一时冲动的心理。他

说：“假如我们劝他停业，等于劝他别活一样，他不会同意的。”

“你说得有道理，威尔，”乔治同意说，“他会把这看成是撒手不干，是懦弱。不，他绝对不会变卖农场的。要是变卖的话，我看他一星期都活不下去。”

威尔说：“还有一个办法。他可以到我们那里去住一阵子。由汤姆照管农场。爸爸妈妈也该到外面去看看。新鲜的事情多得很。他会焕发精神，然后回来再干。过一段时期，他也许会改变主意。他自己常说，连炸药都推不动的事情，时间却能办到。”

德西拂开披落在眼睛上的头发。“难道你们真以为他有这么傻吗？”她说。

威尔老练地说：“有时候，人们故意装傻，以便做他们机灵时不容许自己干的事情。我们不妨试试。你们大家有什么看法？”

在厨房里大家点着头表示赞许，只有汤姆纹丝不动地坐着沉思。

“汤姆，你愿意负责照管农场吗？”乔治问道。

“噢，那不成问题，”汤姆说，“照管农场倒没有困难，农场的活不多——一向不多。”

“那你干吗不同意？”

“我不愿意让爸爸觉得受了侮辱。”汤姆说，“他会知道的。”

“提提又有什么害处呢？”

汤姆使劲擦耳朵，把血管里的血挤跑了，一时间两只耳朵显得煞白。“我不阻拦你们，”他说，“可是我开不出口。”

乔治说：“我们可以写信——像是邀请，信里写得风趣些。他在一家住腻之后，可以去另一家。我们这么多人家，他转下来要好几年。”他们就这么谈妥了。

### 三

汤姆从金城带回奥利芙的信，因为他知道信的内容，一直等到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才交给塞缪尔。塞缪尔正在铁工房干活，两手漆黑。他捏住信封的一个小角，先把它放在铁砧上，然后在半桶淬火用的黑乎乎的水里洗洗手。他用一枚掌马蹄铁的钉子挑开信封，走到阳光下去看信。汤姆已经卸下了马车的轮子，往车轴上抹黄色的润滑膏。他斜瞟着父亲。

塞缪尔看完信，折好，放回信封里。他坐在铁工房门口的长凳上，凝视着空间。随后，他打开信，又看了一遍，再折好，放进他的蓝衬衫口袋。接着，汤姆看见他站起来，慢吞吞地向东面的山坡走去，一面走，一面踢着地上的石子。

前些时下过一点雨，地上稀稀拉拉地长出一些青草。上到半山坡时，塞缪尔蹲下来，抓起一把粗糙多石的泥土，摊在掌心，用食指拨弄着，里面有燧石、沙岩、闪亮的小片云母、一条干枯的小根和一块有纹理的石子。他让这把土顺着指缝漏下去，拍拍手。他摘了一茎草，用牙齿咬着，顺着山坡向天空望去。一块灰色的云匆匆向东飘去，似乎在寻找可以布

雨的树木。

塞缪尔站起身，蹭跳着走下山坡。他朝工具棚望望，拍拍那几根四英寸见方的柱子。他在汤姆身边站定，转动马车架空的一个轮子，他打量着汤姆，仿佛第一次见面似的。“嘿，你已经是个大人啦，”他说。

“难道你才知道吗？”

“我想我早知道了——早知道了，”塞缪尔说罢又慢慢走开。他脸上露出家里人十分熟悉的讥讽神情——使他暗地好笑的自我嘲笑。他打那个凄惨的小菜园旁边走过，绕着房子走了一圈——房子已经破旧。即使最后搭出来当卧室的那间披屋也饱受风雨，窗玻璃周围的油灰都已剥落。他在门廊上转过身，朝这个农场的家扫了一眼，然后才进屋。

莉莎在面板上擀馅饼皮。擀面杖在她熟练的手里仿佛把面团都擀活了。面皮伸展出去，由于内含的应力，稍稍往回抽缩一下。莉莎把它摊在一个馅饼铁皮盘上，用刀把边缘修齐。糖渍的浆果盛在一个碗里，里面有许多红色的汁水。

塞缪尔在厨房里一张椅子上坐定，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瞅着她。他的眼睛含着笑。

“大白天，你不想找些事干干吗？”她问道。

“我要找的话是能找到的，孩子妈。”

“那你就别坐在那儿，叫我不踏实。如果你犯懒，报纸在里屋。”

“我看过了，”塞缪尔说。

“全看了？”

“我想看的全看了。”

“塞缪尔，你怎么啦？你好像有事。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赶快说吧，好让我接着做馅饼。”

他晃着腿，朝她直笑。“这么一个小不点儿的老婆，”他说，“三个加起来都不够一口的。”

“塞缪尔，别胡扯。晚上有时候开开玩笑，我不在乎，现在还不到中午十一点。你走吧，别捣乱。”

塞缪尔说：“莉莎，你懂不懂英语里‘休假’的意思？”

“上午可别开玩笑。”

“你懂不懂，莉莎？”

“当然懂。别把我当傻子。”

“什么意思呢？”

“到海边和沙滩去休息休息。塞缪尔，你在捣什么鬼，你说吧。”

“我认为你并不很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怎么会不明白？”

“你有没有休过假，莉莎？”

“嗯，我——”她停住了。

“五十年来，你有没有过休假，我的傻里傻气、一丁点大的老婆子？”

“塞缪尔，请你从厨房里出去，”她担心地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把它打开。“奥利芙来的信，”他说，“她要我们到萨利纳斯去住住。他们把楼上的房间布置好了。她要我们去看看孩子们。她已经替我们预购了肖托夸的节目票（肖托夸原是美国纽约州肖托夸湖畔的避暑旅游区，后有一个叫肖托夸的机构提供大众化的演讲和文娱节目，在各地巡回演出，每次节目安排一周左右）。比利·森代（比利·森代（1863—1935）：原是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后成福音传教士）要同撒旦搏斗，布赖恩（威·詹·布赖恩（1860—1925）：律师，民主党人，于1896、1900 及 1908年三次竞选美国总统。1896 年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金十字架”演说，主张自由铸造银币，认为美国坚持金本位制是被钉在一个金制的十字架上）要发表他的金十字架演说。我很想听听。那篇演说是扯淡，不过据说他讲的时候能把你的心揉碎。”

莉莎擦擦鼻子，手上的面粉把鼻子抹白了。“那要花好多钱吗？”她渴望知道。

“花钱？奥利芙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是他们送的。”

“咱们去不了，”莉莎说，“谁照管农场？”

“汤姆可以照管——冬天也没有什么活。”

“他一个人会寂寞的。”

“乔治也许会来住一阵子，打打鹌鹑。你瞧瞧信里附了什么，莉莎。”

“那是什么？”

“两张去萨利纳斯的火车票。奥利芙说她不让我们有任何可以推托的借口。”

“你可以把票退了，把钱还给她。”

“不，我不干。怎么啦，莉莎——孩子妈——别这样。给——这儿有手帕。”

“那是擦盘子的毛巾，”莉莎说。

“坐下，孩子妈。别哭啦，我想休假的事情太出乎你意料了。拿着，我知道这是擦盘子的毛巾。据说比利·森代把撒旦赶得满台乱转。”

“那是褻瀆，”莉莎说。

“不过我倒想看看，你呢？你说呀。抬起头说。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我说好吧，”莉莎说。

塞缪尔回到汤姆那里时，汤姆正在画一个图样。他不动声色地看看他父亲，想知道奥利芙那封信有什么效果。

塞缪尔瞅着图样。“这是什么？”

“我在设计一个开门器，不用下马车就能开门。这是打开门闩的拉杆。”

“用什么来打开呢？”

“我打算安一个有力的弹簧。”

塞缪尔仔细察看图样。“怎么关上呢？”

“这儿有一根铁棍。弹簧回跳时就把它顶过去了。”

“唔，”塞缪尔说，“我看能行，只要门不偏斜。再说，制作和维修这套设备的时间，同你二十年内下马开门总共加起来的时间相比，只不过多一倍罢了。”

汤姆申辩说：“有时候马不老实——”

“我知道，”他爸爸说，“不过主要的原因是这玩意儿新鲜。”

汤姆咧嘴笑了。“你猜中了我的心思，”他说。

“汤姆，假如你妈和我出一次门，你认为你照管得了农场吗？”

“当然行，”汤姆说，“你们打算去哪里？”

“奥利芙要我们到萨利纳斯去，在她家住一阵子。”

“那敢情好，”汤姆说，“妈愿意去吗？”

“愿意，只要不提到费用的话。”

“那好，”汤姆说，“你们打算去多久？”

塞缪尔那蓝宝石似的、讥讽的眼睛盯着汤姆，直到汤姆忍不住说：“怎么啦，爸爸？”

“你话里有一种调子，孩子——低得几乎听不出来，但还是有。汤姆，我的孩子，假如你们兄弟姐妹有什么秘密，我并不在意。我认为那很好。”

“我不懂你说什么，”汤姆说。

“你不曾有过当演员的想法，真应该感谢上帝，汤姆，因为你当不了好演员。我猜想你们感恩节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商量好了。干得不坏。我看得出来这是威尔出的主意。你不想讲出来的话可以不讲。”

“我是不大赞成的，”汤姆说。

“那也不像你平时的做法，”他父亲说，“你喜欢把事实摆出来，让我自己看。别对别人说我识破了。”他转身要走，又回来用手按着汤姆的肩膀。“谢谢你把真相告诉我，孩子。老实话并不聪明，但是更持久。”

“你们打算去，我很高兴。”

塞缪尔站在铁工房门口，望着土地。“人们说，做妈妈的最喜欢自己的丑孩子，”他说，使劲地摇摇头。“汤姆，我也对你说实话。请你严守秘密，哪一个兄弟姐妹都别告诉——我知道我干吗要去——并且，汤姆，我知道自己快到哪里去，我心满意足。”

## 第二十四章

一

我一直琢磨不透，为什么生离死别对某些人的影响和打击比对另一些人严重。尤娜的死摧垮了塞缪尔脚下的地基，打开了他防守严密的堡垒，让衰老乘虚而入。在另一方面，莉莎虽然像她丈夫那样深深地爱着自己家里人，却没有被摧毁或损伤。她依然平稳地生活着。她感到悲伤，但是熬过来了。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莉莎像看待《圣经》那样地看待世界，全部矛盾和颠倒的现象她统统接受了。她对死亡并不喜欢，但她知道有死亡存在，因此死亡一旦来到，她并不惊奇。

塞缪尔可能也想到过死亡，抱着达观知命的态度嘲笑死亡，但他并不真正相信它的存在。他的世界里没有死亡的地位。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切都是永存的。当死亡真的降临时，他把它看成是咄咄怪事，是他深信不疑的永存的否定，他的墙脚上的一道裂缝<sup>⑤</sup>孕致整个建筑的崩溃。我想他一直认为自己能论证死亡的无能。死亡是一个可以击败的对手。

在莉莎看来，死亡就是死亡——是早已料定的事。她能支持下去，在悲痛中煮一锅豆子，做六张馅饼，精确地计划准备多少食物来招待参加葬礼的宾客。她在悲痛中能让塞缪尔换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把他那身黑绒面呢的衣服刷干净，靴子用黑鞋油擦亮。美满的婚姻也许正需要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组合，以便得到不同力量的加固。

塞缪尔一旦接受现实之后，可能比莉莎更有过之，但是接受的过程已经把他撕成碎片。决定去萨利纳斯后，莉莎密切注意着他。她不了解他有什么打算，但是作为一个细心的好母亲，她知道他有打算。她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反正到处一样，她很乐意去看看她的子女。她对地点没有偏爱。地点只是通向天国的路上的歇脚处。她并不因为爱干活而干活，但是她干，因为活摆在那里需要有人干。此外，她确实疲倦了。每天早晨，她浑身酸痛，挣扎着起来的困难越来越大——当然，这些困难从没有把她压倒。

她期待着天国，认为在那个世界里，衣服不会穿脏，饭菜不需要现做，碗盏也不需要洗涤。天国里有某些东西，她私下并不完全赞同。那里的歌唱太多了，她认为即使是上帝的选民也不能老是这样游手好闲地混下去。她到了天国得找些事做做。准有一些消磨时间的事——有些云朵需要缝补，有些劳累的翅膀需要用搽剂涂抹。衣服的领子恐怕偶尔也得翻个面。真要细看的话，即使是天国，某些旮旯里不见得就没有蜘蛛网，也得用包着布的扫帚把它们掸掉。

去萨利纳斯小住，使她又喜又怕。这个主意太好了，以至她觉得其中肯定有些东西要同罪恶沾边。肖托夸的节目？她不一定非去不可，也许不会去。塞缪尔心会野的——她得多加注意。她一直觉得他年轻，管不住自己。幸好她不知道他内心的变化以及内心变化对他身体的影响。

地点对于塞缪尔是十分重要的。农场仿佛是个亲人，他要离开时心如刀绞。不过打定主意之后，塞缪尔就认真着手准备。他正式拜访了所有的邻居，那些记得旧事和现状的老资格的居民。他同老朋友们分手时，他们知道尽管他嘴里没说，他们不会再见到他了。他久久地凝视着山岭和树木，甚至人们的脸庞，似乎要永远铭记在心。

他把亚当家留到最后才去拜访。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亚当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两个男孩已经十一岁。老李，是呀，老李却没有多大变化。老李陪塞缪尔走到披屋那儿。

“我一直想找你聊聊，”老李说，“可是要干的事情太多。再说，我每月总得去一次旧金山。”

“事情总是这样的，”塞缪尔说，“你知道朋友在的时候，并不去看他。他走了之后，你又因为没有去看他而懊悔万分。”

“我听说你女儿的事了。我很难受。”

“我收到了你的信，老李。现在还保留着。信里的话很有道理。”

“中国的老话，”老李说，“我年纪越大，中国气味仿佛越重了。”

“你好像有些变化，老李。什么变化？”

“我的辫子，汉密尔顿先生。我把辫子剪掉啦。”

“对了。”

“我们全剪掉了。你听说没有？慈禧太后下了台。中国自由了。满洲人不再是太上皇，我们不留辫子了。那是新政府的公告，再也没人留辫子啦。”

“有什么差别吗，老李？”

“差别不大。方便一点。不过头皮上总好像缺点什么，不舒服。要习惯于这种方便也不容易。”

“亚当怎么样？”

“他很好，但是没有多大变化。我不知道他最早是怎么样的。”

“是啊，我也琢磨不透。开花期太短了。孩子们很大了吧。”

“很大了。我庆幸自己留了下来。我看孩子们长大，帮了一点忙，自己也学到不少东西。”

“你教他们中文吗？”

“不。特拉斯克不希望我教他们。我想他是对的。搞得太复杂了，没有必要。不过我是他们的朋友——对，他们的朋友。他们景慕他们的爸爸，不过我认为他们爱我。他们很不一样。你想像不到他们有多大的差别。”

“在哪一方面，老李？”

“等他们放学回家，你就看到了。他们像一枚奖章的两面。迦尔精明、忧郁、警惕，他的弟弟——这孩子还没开口就讨人喜欢，一说话，更讨人喜欢。”



“你不喜欢迦尔吗？”

“我发现我自己在袒护他。他为生存而奋斗，他的弟弟却不需要奋斗。”

“我自己的孩子中间也有同样情况，”塞缪尔说，“我弄不明白。你总以为他们得到同样的教育，有同样的血统，应该是相像的，事实上并不相像——根本不像。”

后来，塞缪尔同亚当一起在橡树荫翳的路上走到可以眺望萨利纳斯河谷的小溪谷入口处。

“你在这儿吃晚饭好吗？”亚当问道。

“我不想承担再宰几只鸡的责任，”塞缪尔说。

“老李做了炖肉。”

“既然有现成的，那也好。”

由于旧伤，亚当的肩膀一高一低。他面孔板着，讳莫如深，看东西时眼睛只是大致扫一下，从不观察细节。他们两人站在路上，望着下过几场雨、泛出初绿的河谷。

塞缪尔轻声说：“我不知道你让那片土地荒废着是不是有愧。”

“我没有耕种它的理由，”亚当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争论过了。你以为我会改变。我并没有变。”

“你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创伤而自豪？”塞缪尔问道，“是不是这样就能使你显得高大，有悲剧色彩？”

“我不知道。”

“那你不妨想一想。也许你在一个大舞台上演戏，观众只有你自己。”

亚当的声音带着些许愠怒。“你为什么跑来教训我？你来，我很高兴，可你为什么老是追根究底？”

“我想试试，是不是能激起你的一点愤怒。我是个好管闲事的人。可是那面是一大片荒废的土地，我身边是一个荒废的人。这是浪费。我对浪费反感，因为我经不起浪费。你认为荒废生命是好受的事吗？”

“我有什么办法？”

“你可以再试试。”

亚当转向他。“我不敢，塞缪尔，”他说，“我宁肯这么混下去。也许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勇气。”

“至于你的孩子——你爱他们吗？”

“嗯——爱的。”

“你是不是更爱其中一个？”

“你干吗问这个？”

“我不知道。听你口气好像是这样。”

“咱们回屋里去吧，”亚当说。他们在树底下慢慢往回走。亚当突然问：“你有没有听说卡西在萨利纳斯？你有没有听人传说？”

“你呢？”

“听说了——但是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

塞缪尔默默地在满是车辙的沙土路上走着。他心里缓慢地想着亚当的情况，几乎是厌烦地说出一个他希望早已结束的话题。他终于说：“你一直没有把她忘掉。”

“恐怕没有。不过枪击的事，我已经忘掉了。我再也不去想它了。”

塞缪尔说：“尽管我一直告诉你该怎么生活，但我不能叫你怎么对待你的生活。如果你能摆脱你那些臆断猜想，经点风雨，见些世面，对你也许有好处。我和你说话时，我自己也在筛选我记忆中的事物，正如人们选淘酒吧间地板底下的脏土，想找淘金者带去的、从地板缝掉落的零零星星的金沙。这种采矿方式太可怜了。亚当，你年纪还轻，不能选淘记忆中的事物。你应当取得新的生活经验，等你上了年纪的时候，选淘的内容就丰富了。”

亚当低下头，由于使劲咬牙，太阳穴下面两块颞骨鼓了出来。

塞缪尔瞥了他一眼。“对，”他说，“狠狠地咬着牙。我们总是执迷不悟，死抱着错误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的情况说出来，免得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发明？你熄灯上床的时候——她就站在你房门口，背后有点微光，你可以看到她的睡袍在拂动。她婀娜娜娜地走到你床前，你几乎喘不出气，掀开毯子迎她，在枕头上挪开一点，腾出地方让她的头靠着你的头。你可以闻到她皮肤的香甜，世界上没有别人的皮肤可以相比——”

“住嘴，”亚当朝他嚷了起来，“你真该死，住嘴！别嗅探我的私事！你像一条丛林狼似的在死牛身边乱嗅。”

“我讲的情况，”塞缪尔轻声说，“也是我自己的情况——每晚、每月、每年，直到现在。我认为我应该在我心上插两道门闩，把她关在外面，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这些年来，我欺骗了莉莎。我给她的是虚假的冒牌货，我把最好的感情留在那些隐秘甜蜜的时辰。现在我甚至希望她也有过隐秘的意中人。但是我永远不会知道的。我认为她也许把心门得严严实实，把钥匙扔到地狱里去了。”

亚当握紧拳头，指节上不剩一点血色。“你使我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他凶狠地说，“你一直如此。我见了你害怕。我该怎么办呢，塞缪尔？告诉我！我没想到你看得这么清楚。我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该怎么办，尽管我自己从没有照办，亚当。我一向知道该怎么办。你应该找一个新的卡西。应该让新的卡西消灭梦中的卡西——让她们两个决一胜负。你坐观成败，然后把你的心同胜者结合起来。那是第二个最佳方案。第一个是寻找某些新的可以钟情和寄托的事物，把旧的抵消掉。”

“我不敢尝试，”亚当说。

“你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也顾不得你的事了。我要离开这里了，亚当。我是来辞行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女儿奥利芙要莉莎和我到萨利纳斯去做客，我们快走了——后天就走。”

“你们还会回来的。”

塞缪尔接着说：“我们在奥利芙那里住一两个月之后，乔治会来信。假如我们不去帕索罗布尔斯，在他家里住一阵子，他会不高兴的。那之后，莫莉会请我们去旧金山，再之后是威尔，甚至乔会请我们到东部去，如果我们活得到那个时候。”

“难道你不喜欢吗？你在你那堆垃圾上干得够辛苦的，也该享享清福了。”

“我喜欢那个垃圾堆，”塞缪尔说，“我像一条母狗爱它的崽子一样爱我的垃圾堆。我爱每一块燧石，爱那要绷断犁头的岩石，爱那薄瘠的表土，爱它没有水的深层。我那个垃圾堆里自有它的丰饶。”

“你该心安理得地休息了。”

“你已经说过啦，”塞缪尔说，“那是我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我承认了。你说我该休息，等于是说我的生命已经结束。”

“你是这样想的吗？”

“那是我承认的现实。”

亚当激动地说：“你不能那样想。假如你承认那一点，你就活不长了！”

“我知道，”塞缪尔说。

“你不能那样想。”

“为什么？”

“我不要你那样。”

“我是个爱管闲事的老头，亚当。使我感到悲哀的是我开始不爱管闲事了。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我知道该是去看看我子女的时候了。现在我往往不得不装着爱管闲事的样子。”

“我宁愿你在你那个垃圾堆上劳累到老。”

塞缪尔朝他笑笑。“听到这种话我很高兴。我谢谢你。受人爱总是好事，即使晚了一些。”

亚当突然转身挡在塞缪尔面前，塞缪尔不得不站住。“你对我好处，我都知道，”亚当说，“我不能一一报答。不过我要再求你一件事。如果我开口，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忙，说不定能挽救我？”

“办得到的事当然可以。”

亚当伸出手，朝西面划了一道弧线。“那片土地——你能帮我修我们谈过的花园，建风车，打水井，种些苜蓿吗？我们可以建花圃。那是赚钱的事。大片大片的地上种了香豌豆和黄灿灿的金盏花，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色！比如说，西面的花圃种上十英亩玫瑰。西风吹来，该有多好闻的香味！”

“你让我高兴得要哭啦，”塞缪尔说，“对一个老头来说，有点不像样。”他的眼眶真的湿润了。“谢谢你，亚当，”他说，“你美好的提议本身就是随着西风飘来的芳香。”

“那你愿意啦？”

“不，我不干。不过我在萨利纳斯听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演讲时，心里会想象花圃的情景。也许我慢慢会相信它果真实现了。”

“可是我要干。”

“去找我的儿子汤姆。他可以帮助你。有可能的话，他会把全世界都种遍玫瑰的，可怜的人。”

“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塞缪尔？”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并且十分清楚，以至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一半。”

“你真固执！”

“好抬杠，”塞缪尔说，“莉莎说我好抬杠，不过我现在给子女的蜘蛛网缠住了——我想我是心甘情愿的。”

## 二

饭桌摆在屋子里。老李说：“我原想像以前那样在树下开饭，可是外面有点凉。”

“是啊，老李，”塞缪尔说。

孪生兄弟悄悄进来，腼腆地站在那里望着客人。

“好长时间没有看见你们了，孩子。上次我们替你们取了很好的名字。你是迦勒，对吗？”

“我叫迦尔。”

“好，就叫迦尔。”他转向另一个。“你没有想出办法把你名字的脊骨剔出来？”

“您说什么？”

“你不是叫亚伦吗？”

“是的，先生。”

老李格格笑了。“他自己念成阿伦。他的朋友觉得亚字有点别扭。”

“我有三十五只比利时兔子，先生，”阿伦说，“您想看看吗，先生？兔箱搁在泉水那儿。还有八只新下的兔崽——昨天刚下的。”

“我很想看看，阿伦。”他抿紧嘴。“迦尔，你不至于告诉我你爱种地吧？”

老李猛地转过头，打量着塞缪尔。“别那样，”他不安地说。

迦尔说：“明年我爸爸要给我一英亩平地，让我种东西。”

阿伦说：“我有一只雄兔子，十五磅重。我爸爸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

他们听到亚当的卧室门打开了。“别告诉他，”阿伦赶紧说，“这是秘密。”

老李在切炖肉。“你老是叫我担心，汉密尔顿先生，”他说。“坐下吧，孩子们。”

亚当进来时把卷着的袖管放下，在桌子一端坐定。“晚上好，孩子们，”他说罢，两个孩子齐声回答：“晚上好，爸爸。”

“您别说出来，”阿伦说。

“我不会说的，”塞缪尔答应他。

“别说什么？”亚当问道。

塞缪尔说：“一件私事。我同你儿子有个秘密。”

迦尔插嘴说：“我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吃完饭就告诉你。”

“我很想听，”塞缪尔说，“但愿不是我已经猜到的事。”

正切肉的老李抬起头，瞪了塞缪尔一眼。他开始把肉搁在盘子里。

两个孩子安静地吃着，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完了晚饭。阿伦说：“我们可以走吗，爸爸？”

亚当点点头，两个孩子马上出去了。塞缪尔望着他们的背影。“他们看上去不止十一岁，”他说，“我记得我的孩子十一岁时还是大叫大嚷，满屋乱跑的淘气鬼。这两个已经像大人了。”

“是吗？”亚当说。

老李说：“我想我知道什么原因。家里没有女人，没有人宠惯孩子。男人不太关心孩子，孩子们撒娇就没有意义了。他们得不到好处。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好是坏。”

塞缪尔用一片面包擦净盘子里的肉汁。“亚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了解老李。他是个会做饭的哲学家呢，还是个思想深刻的厨师。他教了我许多东西。你一定也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亚当。”

亚当说：“恐怕我不够注意——也可能他在我面前不说什么。”

“你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学中文呢，亚当？”

亚当思索了一会儿。“现在仿佛该说心里话了，”他最后说，“我想这纯粹是妒忌。以前我找别的理由，事实上也许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轻易离开我，向我跟不上的方向发展。”

“那很合理，也是人之常情，”塞缪尔说，“但是能够明确了却是一个大飞跃。我自己恐怕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老李把灰色的搪瓷咖啡壶端来，斟在杯子里，自己也坐下。他捧着杯子焐焐手。“你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汉密尔顿先生，你扰乱了中国的宁静。”

“这话怎么说，老李？”

“好像我早已告诉过你了，”老李说，“也许我打算告诉你自己心里想的。总之是件很有趣的事。”

“我要听听，”塞缪尔瞅了一眼亚当说，“你想听吗，亚当？或者你又想犯迷糊了？”

“我在考虑，”亚当说，“真怪——我渐渐感到一种激动。”

“那好，”塞缪尔说，“在人们所能遇到的好事中间，那也许是最好的。现在听你说，老李。”

那个中国人伸手摸摸脖子，笑着说：“少了辫子总不习惯。它的影响看来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现在言归正传。我要告诉你，汉密尔顿先生，我的中国人气质越来越重了。你有没有变得更像爱尔兰人的时候？”

“那是一阵一阵的，”塞缪尔说。

“你是不是记得那次你把《创世记》第四章上的十六节文字念给我们听，我们还争论来着？”

“我记得。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将近十年了，”老李说，“那个故事给了我深刻印象，我逐字逐句推敲。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故事意义深刻。然后我对照了现有的几种译文版本——它们相当接近。只有一个地方使

我困惑不解。詹姆斯国王钦定版上，上帝问该隐为什么发怒时，是这样的。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他。’引起我注意的是‘你却要’几个字，因为这像是保证，说明该隐能制伏罪恶。”

塞缪尔点点头。“该隐的后代没有完全做到。”

老李呷了一口咖啡。“后来我弄到一本美国标准版《圣经》。当时算是非常新的版本。这句的译文不一样。是这么说的：‘你务必制伏他。’这里差别可大啦。这不是保证，而是命令的口气。我开始思索，想弄清楚原作者原来用的是什么字，怎么会译成大不相同的意思。”（《圣经》英译版本甚多，钦定版是根据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命令，由一批英国学者于1604至1611年间翻译，1611年出版的，在英国广泛使用。1870年，二十五名英国学者协同一个美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对钦定版作了修订，是为修订版，于1885年出全。美国标准版是上述委员会作了少量修改后，在1901年出版的。）

塞缪尔双手按着桌子，身子向前凑过去，眼睛里闪出年轻时常有的那种亮光。“老李，”他说，“你不见得会去学希伯来文吧！”

老李说：“我正要告诉你。说来话长。你们要尝一点五加皮吗？”

“你指的是那种带烂苹果甜味的酒吗？”

“是的。我喝了它谈锋更健。”

“那我也许会听得更出神，”塞缪尔说。

老李走进厨房的时候，塞缪尔问道：“亚当，你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亚当说，“他没有告诉我。也可能我没有注意听。”

老李拿着陶瓶和三个小瓷杯回来，瓷杯很精致，薄得透亮。“咱们照中国样子喝酒，”他说着，把那颜色深得几乎发黑的液体倒出来。“这里面有不少草药。劲儿很大，”他说，“喝到相当数量就同苦艾酒的效果差不多。”

塞缪尔啜着酒。“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那句话如此感到兴趣，”他说。

“依我看，能想出这个了不起的故事的人应该确切地知道他想说什么，不至于引起误解。”

“你说‘这个人’。难道你认为《圣经》不是上帝伏案握笔写的神圣的书吗？”

“我认为能想出这故事的人有圣洁得出奇的心灵。我们中国也有几个。”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塞缪尔说，“你毕竟不是长老派教徒。”

“我对你说过，我的中国人气质越来越重了。好吧，我往下说。我到旧金山去找我们宗族协会的总部。你知道吗？我们一些大家族设有总部，任何成员都能从那里得到帮助，或者提供帮助。姓李的是大族。他们很有办法。”

“我听说过，”塞缪尔说。

“你是指唐朝的中国武士为了女奴打仗吧？”

“大概是。”

“其实有点差别，”老李说，“我去旧金山是因为我们的宗族在那里有一批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老先生。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思想家。有的人为了研究孔夫子的一句话，可以花好多年时间。我想他们中间也许有训诂学专家，能帮我的忙。”

“他们是些有修养的老人。下午抽两筒鸦片，心旷神怡，晚上很迟才睡，头脑清楚极了。我看谁都不能像他们这样善于利用鸦片。”

老李喝一口黑色的酒，润润嗓子。“我毕恭毕敬地向这些哲人中间的一个提出我的问题，把《圣经》上的故事念给他听，说出我的看法。第二天晚上，他们四个人聚在一起，把我也找去。我们讨论了一宿。”

老李笑了。“我觉得真有意思，”他说，“我不敢惊动许多人。四个老先生，年纪最小的已经九十开外，居然学起希伯来文，你想得到吗？他们请了一位有学问的犹太法学博士。他们仿佛是小孩似的开始学习。练习本、文法、词汇、造句。你该看看他们怎么用中国笔墨写希伯来文！从右到左的书写方法对他们说来并不困难，因为中文书写本来就是从上到下。他们一丝不苟，追本究源地钻研起来。”

“你呢？”塞缪尔问道。

“我跟着他们。对他们的聪明睿智感到惊奇。我开始爱我的种族，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我每隔两星期去会他们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了大量练习。凡是希伯来文字典，我都买。但是那几位老先生总是赶在我前面。没过多久，他们超过了那位法学博士；他便再请了一位同行。汉密尔顿先生，你有机会参加我们那些夜晚的争议讨论就好了。探讨问题，审视思考，啊，那种美妙的思想。”

“两年以后，我们觉得已经吃透了《创世记》第四章你念过的那十六节。几位老先生也认为‘你却要’和‘你务必’这些字十分重要。我们沙里淘金的收获是：‘你可以’。‘你可以制伏罪恶。’老先生们笑着点点头，觉得这两年没有白费。这件事把他们从中国贝壳中解脱出来，目前他们在学希腊文。”

塞缪尔说：“简直不可思议。我一直仔细听，但有些地方可能没听清。这几个字为什么如此重要？”

老李往三个杯子里斟酒时，手有点颤抖。他把自己的一杯酒一饮而尽。“你没看出来吗？”他嚷道。“美国标准版的译文命令人们去战胜罪恶，你能把罪恶当作是无知的结果。詹姆斯国王钦定版的译文用‘你却要’这几个字作出保证，说明人们肯定能战胜罪恶。但是希伯来文中的‘提姆谢尔’——也就是‘你可以’——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它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字。它说明道路是敞开的，完全由人自己决定。如果说‘你可以’，当然也意味着‘你不可以’。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确实明白了。可你并不相信这是神圣的法则。你为什么认为它重要呢？”



“啊！”老李说，“我早就要告诉你。我甚至猜到了你要提出的问题，早有准备。对无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影响的任何著作都是重要的。有好几百万不同教派和教会的人感到了‘你务必’的命令含义，把重点放在服从上。还有好几百万人感到了‘你却要’的宿命论的涵义。他们无论干什么都不能改变将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你可以’！这就给了人们地位，可以同神平起平坐，即使他软弱、卑鄙、杀害了自己的弟弟，他仍旧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他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奋斗到底，赢得胜利。”老李的音调像是歌唱胜利。

亚当说：“你相信吗，老李？”

“我相信，相信。一个人出于懒惰和软弱，倒在神的怀里说：‘我无法可想，命运已经安排了我走的道路，’这是最省劲的。但是你们想想选择是多么美妙！人之所以能成为人，就在于他有选择的权利。猫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蜜蜂必须酿蜜。那里没有神的形象。你们知道吗，那几个行将就木的老先生如今那么兴致勃勃，简直不像是快死的人。”

亚当说：“你是说那几个中国人相信《旧约》里的话吗？”

老李说：“这些老先生相信真实的故事。故事的真假，他们一听就能辨出来。他们考证真事。他们知道这十六节文字是一部人类史，对任何时期、任何文化、任何种族都适用。他们不相信一个人写了十五又四分之三节的真话后，居然会在一个动词上撒谎。孔夫子教导人们应该怎么生活以取得幸福和成功。但是这几节话——简直是通向星星的梯子。”老李的眼睛一亮。“有了它，你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它不容你滋生软弱、怯懦和懒惰。”

亚当说：“我不明白你做饭、带孩子、照顾我，已经够忙的了，怎么还有时间研究这种问题。”

“我自己也不明白，”老李说，“不过我每天下午抽两筒烟，像那些老先生一样，不多不少。此外，我觉得我是人，人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比星星更重要。这不符合神学原理。我对神并不喜爱。但是我对那个闪闪发光的工具，人的灵魂，产生了新的爱。它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可爱的东西。它无时不受到攻击，但永远不会被消灭——因为‘你可以’。”

### 三

老李和亚当陪塞缪尔从披屋里出来，送送他。老李拿着一盏铁皮提灯引路。初冬的夜晚，晴空繁星点点，相衬之下，地上则显得分外黑暗。静寂笼罩着山冈。周围没有任何食草或食肉的动物活动。空中没有一丝风，银河下橡树的黑。越的枝叶一动不动。三个男人默不作声。老李手里的铁皮提灯晃悠时，铃环发出吱哑声。

亚当问道：“这次出门，你自己估计什么时候能回来？”

塞缪尔没有回答。

“赞美上帝”耐心地等在马厩里，耷拉着头，泛白的眼睛瞅着脚下的干草。

“那匹老马一直跟着你，”亚当说。

“它已经三十三岁啦，”塞缪尔说，“牙全掉了。我得用手喂它吃煮熟的饲料。它还做噩

梦，有时睡着睡着会发抖、嘶叫。”

“我从没有见过这么丑的马，简直像是吓乌鸦的稻草人，”亚当说。

“我知道。我想正因为它丑，在它还是小驹的时候，我要了它。你知道我是在三十三年前花两块钱买的吗？它身上到处都不对头，蹄子大得像煎饼，脚脖子又粗又短，直得像是没有关节。脑袋长得像锤子，背陷了下去。胸部太窄，屁股又太宽。它桀骜不驯，不喜欢嚼铁和后胯皮带。你骑着它就像是在乱石坑里坐滑橇。它不会小跑，平时走走也打趔趄。三十三年来，我没有发现它一个优点。甚至它的脾气也坏透了。它自私，爱吵架，不听话，专找麻烦。到今天我还不不敢站在它背后，因为它肯定会踹我一脚。我喂它饲料时，它总是想咬我的手。尽管这样，我仍旧爱它。”

老李说：“你管它叫‘赞美上帝’。”

“当然啦，”塞缪尔说，“一个生物各方面条件这么差，我认为至少应该有一点美妙的东西。它也活不长了。”

亚当说：“也许你应该让它解脱苦恼。”

“什么苦恼？”塞缪尔问道，“我见到的幸福的、始终如一的生物不多，它却算得上一个。”

“它准有痛苦和烦恼。”

“它可不这么想。‘赞美上帝’仍旧自以为是一匹了不起的马。你会开枪打死它吗，亚当？”

“我想我会的。是的，我会这么干。”

“你会承担责任吗？”

“我想我会。它已经三十三岁。它的寿数早过了。”

老李把提灯搁在地上。塞缪尔蹲下来，本能地向提灯两侧的黄光伸出手去取暖。

“我一直为一件事伤脑筋，亚当。”他说。

“什么事？”

“你真会因为这匹马死了可能会更舒服而枪杀它吗？”

“嗯，我的意思是——”

塞缪尔追问道：“你爱你的生活吗，亚当？”

“当然不。”

“假如我有一种药，可能治好你的病，也可能送你的命，我该不该给你？你仔细考虑考虑。”

“什么药？”

“先不能告诉你，”塞缪尔说，“不过你得注意，它确实可能送掉你的命。”

老李说：“多加小心，汉密尔顿先生，多加小心。”

“怎么一回事？”亚当问道，“告诉我，你在打什么主意。”

塞缪尔轻声说：“我想这一次我不加小心了。老李，假如我错了——听好——闯了祸，我承担责任，愿意接受一切指责。”

“你有把握不搞错吗？”老李焦急地问道。

“当然没有。亚当，你要不要药？”

“要。我不知道是什么药，你给吧。”

“亚当，卡西在萨利纳斯。她开了一家妓院，国内这一地区最下流、最堕落的妓院。邪恶和丑陋、畸形和卑鄙、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坏的东西都在那里出卖。瘸子和驼背到那里去找快活。但还有更糟的事情。卡西，如今她改叫凯特，招了年轻、美丽、鲜花般的姑娘，把她们毁得再也不成真正的人了。这就是给你的一帖药。咱们瞧瞧，是不是见效。”

“你撒谎！”亚当说。

“不，亚当。我虽然有不少缺点，但从不撒谎。”

亚当猛地转向老李。“是真话吗？”

“我不是一帖解毒的药，”老李说，“是的，他说的是真话。”

亚当站在灯光下摇摇晃晃，接着扭头就跑。老李和塞缪尔听到他奔跑和绊倒的沉重的脚步声，听到他被灌木丛绊倒，手足并用地爬上山坡，直到他翻过小山顶，这些声息才消失。

老李说：“你这帖药毒性发作啦。”

“我承担责任，”塞缪尔说，“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一件事：假如一条狗误食了马钱子，快死的时候，你得拿一把斧子，把狗放在砧板上。然后你等它下一次的抽搐发作，到时候马上把狗尾巴剁掉。如果中毒不太深，你的狗可能活命。剧痛的震惊可以抵消毒性。没有那次震惊，它非死不可。”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的情况相同呢？”

“我并不知道。不过没有震惊，他肯定会死。”

“你是个勇敢的人，”老李说。

“不，我是个老人。假如我为了某件事感到内疚的话，也不会太长久了。”

老李问道：“你估计他会干什么？”

“我不知道，”塞缪尔说，“不过他至少不会闷闷不乐地整天闲坐着。你帮我拿着灯，好吗？”

塞缪尔借着灯的黄光，把嚼铁扣在“赞美上帝”的嘴里，嚼铁久经磨损，成了一块薄片。缰绳早就不用了。这个笨家伙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自由地吸鼻子，或者停下来啃路边的草。塞缪尔不加理会。他轻手轻脚地系好后胯皮带，马打着转，想踹他。

“赞美上帝”给套在车杠中间后，老李问道：“我搭你车走一段路好不好？等会儿我自己走回来。”

“来吧，”塞缪尔说，老李扶他上车，他假装没有注意。

夜色很黑，“赞美上帝”每走几步路就打个趔趄，表示对摸黑赶路的不满。

塞缪尔开口道：“说吧，老李。你想说什么？”

老李没有显出惊讶的样子。“你说你爱管闲事，也许我跟你一样。我在琢磨。我对可能发生的事一般都有思想准备，但今晚你完全出乎我意外。我本来敢打赌，说你绝不会告诉亚当的。”

“你知道她的下落吗？”

“当然，”老李说。

“孩子们知不知道？”

“我想他们不知道，但那只是时间问题。你了解，小孩们多么刻薄。总有一天，学校里的孩子会用这种话来骂他们的。”

“他也许应该带着孩子离开这里，”塞缪尔说，“你考虑考虑，老李。”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汉密尔顿先生。你怎么能做到你刚才做的事？”

“你以为我大错特错了吗？”

“不，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你不是那种对任何事情立场坚决不变的人。这是我的判断。你有兴趣听吗？”

“谈论自己的时候，哪有人不感兴趣的，”塞缪尔说。“你接着说吧。”

“你是个善良的人，汉密尔顿先生。我一直认为是那种不愿惹是生非的善良。你的心灵像一头在长满雏菊的田野上跳跳蹦蹦的羔羊那么温顺。据我所知，你从没有像猛狗那样咬住东西不放。今晚你干的事推翻了我对你的全部看法。”

塞缪尔把缰绳缠在一根插在鞭子座孔的木棍上，“赞美上帝”跌跌撞撞地在满是车辙的路上走着。这老人捋捋他那在星光下显得雪白的胡子。“我自己的惊讶恐怕不亚于你，”他

说，“你想知道原因，得问你自己。”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把你的研究早一些告诉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老李。”

“我仍旧不明白。”

“注意啦，老李，你惹我打开话匣子了。我对你说过，我的爱尔兰人的脾气是一阵一阵的。现在快发作了。”

老李说：“汉密尔顿先生，你快要离开，不回来了。你不打算活很久了。”

“一点不错，老李。你怎么知道的？”

“你浑身死气，都透了出来。”

“我没想到居然有人能看出来，”塞缪尔说，“你知道，老李，我把我的一生看成是一种音乐，不总是很动听，但有体裁，有旋律。长久以来，我的生活不像乐队演奏那么丰富多彩。只有一个音符——没有变化的忧伤的音符。抱有这种态度的不只我一个人，老李。依我看，我们中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以失败告终。”

老李说：“可能因为他们都太富有啦。我注意到富人总是不知足的。他有吃有穿，住好房子，但仍旧失望得要死。”

“那就是你重新翻译的那几个字的道理，老李——‘你可以’。它们掐住我的脖子使劲摇晃。一阵昏眩之后，一条新的、光明的道路展现在前面。我的即将结束的生命似乎继续向一个美妙的结局延伸。我的音乐有一个新的最终的旋律，像是夜间的鸟鸣。”

老李在暗中窥视着他。“我宗族的那几位老先生也有这种情况。”

“‘你可以制伏罪恶，’老李，一点不错。我不信所有的人都是灰飞烟灭的。我可以举出十来个不朽的人的例子，世界就靠这些人生存下来的。精神和战役都是如此——胜者才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当然，大多数人都是过眼烟云，但有另一些人像火柱一样，指引着受惊的人通过黑暗。‘你可以，你可以！’那是何等美妙！我们固然软弱、不健全、争吵不已，但是假如我们从来就是这副模样的话，那么几千年前我们早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人类在世界上生存的痕迹就只会是石灰石地层中间的几片牙床骨化石和几颗破碎的牙齿。但是选择的权利，老李，选择取胜的权利！以前我从不理解，也不接受。可是现在你是不是明白我今晚为什么对亚当说那番话？我行使了选择的权利。我也许错了，但是我对他说那番话的时候，我迫使他活下去，摆脱煎熬。那个字是什么来着，老李？”

“提姆谢尔，”老李说，“你把车停一下好吗？”

“你往回要走好长一段路呢。”

老李下了车。“塞缪尔！”他说。

“在这儿呐。”老人说着格格笑了。“莉莎最不喜欢我这样回答。”

“塞缪尔，不容易再见面了。”

“也该是时候啦，老李。”

“多保重，塞缪尔，”老李说罢匆匆往回走。他听到车轮铁箍在路上碾轧的声音。他转过身看车子，只见老塞缪尔在山坡上被夜空衬托出来的身影，他的一头白发在星光下闪闪发亮。

## 第二十五章

### 一

那年冬天，萨利纳斯河谷雨水充沛，气候润湿喜人。雨下得不猛，渗入地下，没有形成径流。一月份，牧草长得很高。二月份，山冈郁郁葱葱，牲口膘肥滚壮。三月份继续有雨，每一场雨都彬彬有礼地等到上一场雨渗透地底后才到来。接着，暖空气笼罩着河谷，大地繁花似锦——黄、蓝、金各色缤纷。

牧场里只有汤姆一个人。那个垃圾堆竟也变得生意盎然，青草覆盖了燧石，汉密尔顿家的牛长得肥壮，羊群湿润的背上都有萌芽的青草。

三月十五日中午，汤姆坐在铁工房外面的长凳上。早上天空还很晴朗，现在灰色的雨云从海洋那面越过山脉飘来，在明亮的地面投下阴影。

汤姆听到得得的马蹄声，他望见一个小孩，抓着缰绳，两个胳膊肘上下摆动，催促着累乏的坐骑朝农场房屋驰来。他站起身，走向路边。小孩策马跑到屋前，揭掉帽子，把一个黄颜色的信封扔到地上，掉转马头，两腿一夹，又跑了。

汤姆呼唤起他来，随即又厌烦地弯下腰，拣起电报。他手里捏着电报，坐在有阳光射到的铁工房前的长凳上。他仿佛想挽救什么似的，看看山冈和老宅，然后撕开信封，看了那不可避免的内容：人、事和时间。

汤姆慢慢地折起电报，折了又折，最后折成了不比他拇指大多少的一个小方块。他朝屋里走去，穿过厨房和小起居室，到了自己的卧室。他从衣柜里取出那套深色的衣服搭在椅背上，又在椅板上放一件白衬衫和一条黑领带。然后他躺在床上，脸朝着墙壁。

### 二

四轮马车和轻便马车从萨利纳斯公墓络绎出来。亲友们回到中央大街奥利芙的家里去吃点东西，喝喝咖啡，谈谈感受，说些得体的话。

乔治请亚当·特拉斯克搭他租来的四轮马车，但是亚当谢绝了。他在公墓里漫无目的地徜徉，在威廉斯家族基地的水泥围栏上坐了一会儿。公墓周围的苍松翠柏在风中发出呜咽，路径上长满了白色的紫罗兰。不知是谁撒下了种子，如今繁殖成了野花。

寒风拂过墓石，在松柏间唏嘘。不少墓穴上有铸铁的星形装饰，那是共和大军阵亡将士安息之处，每颗星上还有一面去年扫墓日插的小旗，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已经破败了。

亚当坐着眺望萨利纳斯东面的山岭和高耸的弗里蒙特峰。空气清澈，快下雨时往往有这种情况。随后，尽管天空没有布满乌云，风中却开始夹着细雨。

亚当是搭早班火车来的。原先他根本不打算来，但是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敦促他，使他无法抗拒。一个原因是，他简直不相信塞缪尔已经死去。他耳际仍旧能听到塞缪尔深沉动听的声音，带外国味道的腔调抑扬顿挫，不时会蹦出一些发音奇特的怪词，听的人永远猜不到

后面会有什么词。大多数人说话，你听了前句，完全能猜到后句是什么。

亚当向棺材里的塞缪尔遗体告别时，知道自己极不愿意塞缪尔死去。棺材里的面容不像是塞缪尔。亚当便独自走开，暗自想着塞缪尔活着时的音容笑貌。

他非去公墓不可，不然有悖习俗。但是他远远地站在后面，不去听悼词。当塞缪尔的儿子们往墓穴里填土时，他就走开了，在长满白色紫罗兰的小径上漫步。

公墓里已经没有人迹，粗大的柏树被风吹得发出低沉的呻吟。雨点越来越大，打在身上生痛。

亚当站起来，打了一个寒噤，在长满白色紫罗兰的小径上慢慢从新墓旁走过，花圈花束原先很整齐地摆在新翻出来的潮湿的土墩上，现在花朵被风吹乱了，小一些的花圈给刮到了路边。亚当把它们拣起来，重新放在土墩上。

他走出公墓。风雨打着他后背，黑上衣已经湿透，但他不予理会。罗米巷很泥泞，新碾出的车辙里积了一汪一汪的水，路边有长得很高的野燕麦和芥草。湿润的春天的野草丛中，野芜菁争先恐后地疯长，突出的紫蓟高高地挂着粘乎乎的小圆果。

亚当的鞋子上全是黑泥，深色的裤管上也给溅脏了。从公墓到蒙特里路几乎有一英里远。亚当到了蒙特里路，往东拐弯，进入萨利纳斯城时，已经浑身湿透，拖泥带水。他的圆顶礼帽檐上积着雨水，硬领也湿得垂了下来。

到了约翰街，拐个弯就是大街。亚当到了铺着人行道的地方，跺跺脚，去掉鞋上的污泥。房屋挡住了风，他顿时冷得发抖。他加快了脚步。将近大街的尽头时，他走进艾博特旅馆的酒吧间。他要了一杯白兰地，几口就喝完，但是抖得更厉害。

酒吧后面的拉皮埃尔先生看到了他打寒战，“你最好再来一杯，”他说，“不然你会得重感冒的。你要不要喝热朗姆酒？能驱驱寒气。”

“好的，”亚当说。

“再给你一杯白兰地，你先慢慢喝着，我去弄热水。”

亚当端着酒杯到一张桌子边坐下，身上的湿衣服很不舒服。拉皮埃尔先生从厨房里提了一壶冒热气的开水回来。他把一个矮墩墩的杯子搁在托盘上，端到桌前。“尽快趁热喝下去，”他说，“这东西能叫杨柳不再打哆嗦。”他拉了一把椅子过来，刚坐下又站起身。“看到你这副模样，我也发冷了，”他说，“我自己也得来一杯。”他斟了酒，回到桌边，在亚当对面坐下。“现在缓过来了，”他说，“你刚才进来时，脸色煞白，把我吓了一跳。你是外地人吗？”

“我住在金城附近，”亚当说。

“来参加葬礼的吗？”

“是的——他是我的老朋友了。”



“来宾多吗？”

“很多。”

“那不奇怪。他有许多朋友。天气不好实在太遗憾。你应当再喝一杯，然后上床睡觉。”

“好的，”亚当说，“喝了之后舒服多了，心里也好受。”

“那是好东西。说不定帮你避免了一场肺炎。”

他又调了一杯加热水的朗姆酒，从酒吧柜台下面取出一块湿布。“你把身上的泥擦一擦，”他说，“葬礼本来不是高兴的事，加上下雨——够叫人伤心的。”

“雨是后来下的，”亚当说，“我走回来时才被雨淋湿。”

“你干吗不就在这里租一个房间？你上床睡觉，我让人给你送一杯热酒去，明天早晨你就没事了。”

“可以考虑，”亚当说。他觉得血涌上来，脸上火辣辣的，滚烫地在胳膊里流动，仿佛某种外界的液体注入他体内。接着，炽热渗入他心里一个隐秘的冰冷的盒子，禁锢在里面的念头怯生生地浮了上来，像个不知道自己是否受欢迎的小孩。亚当拿起那块湿布，弯下腰去擦掉裤管上的泥迹。血流在他耳后冲击。“我不妨再喝一杯热酒，”他说。

拉皮埃尔先生说：“如果为了驱寒，你喝的已经够了。如果你为了喝酒，我有陈年的牙买加朗姆酒。那酒我不劝你对水喝。五十年的陈酒，对了水就不香。”

“我只是为了喝酒，”亚当说。

“我陪你喝一杯。那罐酒有几个月没打开过。喝的人不多。这些城里人喜欢威士忌。”

亚当擦了鞋，把湿布扔在地上。他喝了一口颜色发暗的朗姆酒，呛了起来。那劲儿大的烈酒甜香浓郁，直往鼻子里钻。屋子仿佛倾斜了，然后又正了过来。

“是好酒吧？”拉皮埃尔先生问道，“不过这酒能使你醉倒。我自己只能喝一杯——当然，除非你想喝醉。有些人就这样。”

亚当把胳膊肘支在桌上。他觉得自己有说不完的话，并且由于这种冲动感到吃惊。他的声音不像他自己的，说出来的话也使自己觉得诧异。

“我不常来这儿，”他说，“你知道凯特的地方吗？”

“耶稣！没想到那罐朗姆酒有这么大的劲头，”拉皮埃尔先生说，但他随即一本正经地说：“你住在农场上吗？”

“是的。我在金城附近有一个农场。我姓特拉斯克。”

“幸会幸会。结了婚吗？”

“没有。现在没有。”

“老婆死了？”

“是的。”

“你到珍妮那儿去。别找凯特。那地方对你不合适。珍妮就在隔壁。你去她那里，需要都能满足。”

“就在隔壁吗？”

“话虽这么说，不过你还得往东走一个半街区，再往右拐，就到了。谁都能指点你。”

亚当的舌头有点不听使唤。“凯特那里有什么不好？”

“你还是去珍妮那里，”拉皮埃尔先生说。

### 三

那天傍晚风很大，气候恶劣。卡斯特罗维尔街泥泞不堪，唐人街上积水很深，居民们在两排棚屋之间的狭窄的街道上搭起了木板。天上的云色灰得像鼠皮，空气不是潮，而是湿。我认为差别在于潮气是自上而下的，而湿气则是从腐烂发酵的东西里升腾出来的。下午风已停息，空气变得阴冷，足能使亚当那被朗姆酒搞迷糊的头脑清醒一下，但还不足以使他恢复怯懦。他快步沿着没有铺石块的人行道走去，眼睛盯着地上，以免踩进水塘。铁路和街道的交叉处有一盏警号灯，珍妮那里的门廊上点着一个炭精丝的小灯泡，凭了这些微弱的灯光，街道才依稀可辨。

亚当已经打听过了。他沿街走去，经过两幢房子，几乎错过第三幢，因为门前是一溜黑。越的灌木，未加修剪，长得很高。他在大门外朝幽暗的门廊张望一下，慢慢地推开门，在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向屋子走去。在朦胧的昏暗中，他看到破败的门廊和摇晃的梯级。

外墙木板的油漆早已剥落，花园从来就没有照管过。假如拉下窗帘的窗户四周不露出一丝亮光的话，他准以为屋里没人住，会从它面前走过而不加注意。他踩上梯级时，踏板仿佛会坍塌；走在门廊里时，地板吱呀发响。

前门打开了，他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握住门的捏手。

一个轻柔的声音说：“请进来，好吗？”

接待室里有几个安着玫瑰色灯罩的小灯泡，光线很黯淡。亚当觉得脚下有厚厚的地毯。他还看到光洁的家具和闪亮的镀金镜框。他很快就得到一种富裕和整洁的印象。

轻柔的声音说：“你该穿件雨衣。这儿有你认识的人吗？”

“没有，”亚当说。

“谁介绍你来的？”

“旅馆里的一个人。”亚当打量着站在面前的姑娘。她穿着一身黑衣服，没有戴首饰。她的脸蛋很狡黠——漂亮而狡黠。他在思索，她的相貌像什么动物，夜间出来觅食的什么动物。某种诡秘的、贪婪的动物。

那姑娘说：“你要细看的话，我可以站到灯旁去。”

“不用了。”

她笑出声来。“坐吧——坐在那边。你是有事来的，对吗？你把要求告诉我，我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姑娘来。”那个低沉的声音有一种字斟句酌的强大的力量。她像在一个杂花缤纷的花园里拣摘花朵那样慢条斯理地斟字酌句。

她使亚当觉得局促不安。他突然说：“我要见凯特。”

“凯特小姐现在正忙着。她跟你约好了吗？”

“没有。”

“我可以侍候你。”

“我要见凯特。”

“你找她有什么事，能告诉我吗？”

“不能。”

那姑娘的声音变得像在石头上磨过的刀锋一样锐利。“你见不到她。她现在有事。假如你不找姑娘，又没有别的事，那就请便吧。”

“你能告诉她我在这里吗？”

“她认识你吗？”

“我不知道。”他觉得自己的勇气在逐渐消失。这是一种记忆犹新的冷漠。“我不知道。但是请你告诉她，亚当·特拉斯克想见她，好吗？她知道我是不是认识她。”

“哦，好吧，我去告诉她。”她轻轻走到右面一扇门前，把门打开。亚当听到门外压低嗓子说话的声音，接着，一个男人朝里面张望了一下。姑娘让门开着，让亚当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人待着。房间的另一边，一扇门上挂着深色的厚门帘。姑娘揭开门帘，出去了。亚当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他从眼角瞟到那男人探头进来，随即又缩了回去。

凯特的私室舒适实用，跟费叶住在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墙上覆盖的是橘红色的丝绸，窗帘是苹果绿的。房间里到处是绫罗绸缎——宽大的椅子上是绸套的座垫，灯上是绸罩，房间一头是一张大床，铺着白得耀眼的缎子床罩，堆着特大的枕头。墙上没有画、照片和任何与个人有关的东西。床边梳妆台的乌木台面上没有大瓶小瓶的化妆品，三开的镜子反映着乌亮的光泽。厚厚的地毯是中国古董，橘黄色的底子上织了一条苹果绿色的龙。房间的一头是卧室，中间供交际之用，另一头则用来办公——金黄色橡木的文件柜，漆有金字

的黑色大保险箱，有活动顶板的写字台，桌上是安着绿玻璃罩的双头台灯，后面是一把转椅，旁边搁着一把直背椅子。

凯特坐在写字桌后面的转椅上。她仍旧很漂亮，头发恢复了原先的金黄色，抿紧的小嘴像以前一样，嘴角向上翘。但是她的外貌不像以前那样清秀了，肩膀变得肥胖，手却又瘦又皱。面颊变得丰满，下巴的皮肤却起了皱褶。她的乳房仍旧很小，但脂肪层使肚子有点突出。她的臀部不大，腿脚却肥了，以至低帮鞋口鼓出一圈肉。她的长统袜里隐约可以看到压迫静脉曲张的弹性箍带。

不过她仍旧很漂亮整洁。只有两只手确实显老了，手掌和手指肚上的皮肤绷得发亮，手背有很多皱纹，还长了褐色的斑点。她穿着一件深色的长袖衣服，只有袖口和领子装饰着蓬松的白花边。

岁月造成的变化十分微妙。朝夕相处的话，可能发现不了。凯特脸上没有皱纹，眼睛机灵，鼻子秀气，嘴唇薄而有力。前额上的那块伤疤几乎看不出来了。凯特扑了同她肤色相近的香粉。

凯特在察看写字台上的一束照片，这些照片大小一律，全是同一个照相机用镁光粉照明拍摄的。尽管每张照片的人物不同，姿势却单调地相似。女人的脸没有一张是对着镜头的。

凯特把照片分成四堆，然后一堆堆地分别放进厚牛皮纸信封。她房内响起敲门声时，她把信封搁进写字台的分类架里。“进来。哦，进来吧，伊娃。他来了吗？”

那姑娘走到写字台前才回答。在光线较亮的地方，她神情紧张，眼睛发亮。“是个新户头，陌生人。他说他要见你。”

“不行，伊娃。你知道谁要来。”

“我对他说你不能见他。他说他认识你。”

“他是什么样的，伊娃？”

“大个子，瘦长条，有点醉。他说他叫亚当·特拉斯克。”

凯特虽然没有动弹，也没有作声，但伊娃知道这个姓名触动了凯特。她右手的指头慢慢收拢，左手像一只瘦猫似的沿着写字台边移动着。凯特仿佛屏住呼吸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伊娃开始显得烦躁不安，她的心回到她梳妆台抽屉里搁吗啡注射器的地方。

凯特终于说：“坐到那张大椅子上去，伊娃。坐一会儿。”那姑娘没有挪窝，凯特厉声吩咐她：“坐下！”伊娃畏缩地坐下。

“别剔指甲，”凯特说。

伊娃两手分开，抓住椅子的扶手。

凯特直勾勾地盯着台灯的绿玻璃罩。接着，她猛地一动，吓得伊娃跳了起来，嘴唇微微颤抖。凯特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纸包。“拿去！到你的房间里去过过瘾。别把它全吸光——

不，我不相信你。”凯特轻轻敲敲纸包，把它撕成两半；包里洒落一些白色的粉末，她把破口折起，给了伊娃半包。“赶快去吧！你下楼时告诉拉尔夫，我要他守在门厅里，不准偷听谈话，待在能听到铃声的地方就行了。你看着他，别让他偷听。他一听到铃声——让他——不，随他怎么干。然后，你把亚当·特拉斯克先生带来见我。”

“你不会出事吧，凯特小姐？”

凯特看她转身出去，随即又叫住她：“等他一走，我就把另一半给你。赶快去吧。”

房门关上以后，凯特打开右面的抽屉，取出一支短筒左轮手枪。她甩开旋转弹膛，检查一下子弹，啪地一声合好，把枪搁在写字台上，再用一张纸遮住。她关掉双头台灯的一个灯泡，在椅子上往后一靠。她双手互抱，搁在胸前的台子上。

响起敲门声时，她招呼说：“进来，”嘴唇似乎都没有动。

伊娃的眼睛湿润，神色也松弛了。“他来了，”说罢，她把亚当让进屋，随手关上门。

他飞快地把屋子扫了一眼，看到凯特悄悄坐在写字台后。他盯着她看，然后慢慢朝她走去。

她松开互抱的手，右手伸向台上那张纸。她的眼光冷淡而毫无表情，一直盯着他的两眼。

亚当看到她的头发、伤疤、嘴唇、起皱纹的脖子、手臂、肩膀和平坦的胸脯。他长叹了一口气。

凯特的手有点抖。她说：“你要什么？”

亚当在写字台旁的直背椅子上坐下。他想宽慰地大声喊叫，但他只是说：“现在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见见你。山姆·汉密尔顿对我说你在这里。”

他一坐下，她的手就不颤抖了。“你以前没听说过吗？”

“没有，”他说，“以前没有听到。这消息开始叫我有点恼火，现在没事了。”

凯特松弛下来，微微一笑，露出了细小的牙齿，长长的犬齿又尖又白。她说：“刚才你吓了我一跳。”

“为什么？”

“嗯，我不知道你会干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亚当说，他继续盯着她，似乎她不是一个活人。

“我等了你好长时间，你一直没来，后来我认为我把你忘了。”

“我没有忘记你，”他说，“不过现在可以忘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高兴地笑了。“我的意思是现在看到了你。你明白，大概是塞缪尔说的，他说我从没有见过你的真实面貌，这话一点不假。我记得你的面貌，但从来没有真正见过。现在我能把它忘掉了。”

她抿紧嘴唇，分得很开的眼睛露出了凶光。“你以为你能忘掉吗？”

“我有把握。”

她改变了态度。“你也许没有这个必要，”她说，“如果你觉得以前的事可以一笔勾销的话，我们也许能重归于好。”

“我并不这么认为，”亚当说。

“你以前是个傻瓜，”她说，“像孩子似的。你不知道该把自己怎么办。现在我可以教教你，你似乎已经成了大人。”

“你已经教过我了，”他说，“那次教训相当深刻。”

“你想喝点酒吗？”

“好，”他说。

“我已经闻到了你身上的酒气——你喝了朗姆酒。”她起身走到柜子前，取了一个酒瓶和两个玻璃杯，她回来时注意到他在看她肥胖的脚踝。她虽然心头冒火，但嘴上仍旧挂着笑。

她把酒瓶放在房间中央的圆桌上，在两个小玻璃杯里斟了朗姆酒。“来吧，坐到这儿来，”她说，“这儿舒服一些。”他换了一张大椅子，她发觉他的眼光落到她鼓出的肚子上。她递给他一个玻璃杯，自己也坐下，十指交叉着搁在腰前。

他拿着杯子，她说：“喝吧。非常好的朗姆酒。”他朝她笑笑，这种笑容是她从未见过的，她说：“伊娃告诉我你来这儿的时候，我最初的想法是叫人把你轰出去。”

“我会再来的，”他说，“我得看看你——并不是说我不相信塞缪尔的话，只是想亲自证实一下。”

“你喝朗姆酒吧，”她说。

他看看她那杯酒。

“你别以为我会下毒害你——”她停住了，为了自己说出这种话而生气。

他微笑着，仍旧盯住她的杯子。她怒形于色，拿起杯子，用嘴唇碰碰。“我喝了酒不舒服，”她说，“我从来不喝。喝了坏事。”她闭紧嘴，尖利的牙齿咬着下唇。

亚当继续朝她微笑。

她怒火直冒，无法控制了。她一仰头，把朗姆酒灌进嘴里，呛了起来，流出了泪水，用

手背擦擦。“你不大信任我，”她说。

“确实不信任。”他举起杯子，喝了朗姆酒，然后站起来，把两个杯子都斟满。

“我不能再喝了，”她惊慌地说。

“你并不是非喝不可，”亚当说，“我喝了这杯就走。”

辛辣的酒精使她喉咙火烧火燎的，她感到身体里产生了那种使她害怕的骚动。“我不怕你，也不怕任何人，”她说罢喝干了第二杯。

“你没有怕我的理由，”亚当说，“你现在可以把我忘掉了。不过你说过你早已忘掉了我。”他觉得多年来不曾有过现在这样暖洋洋的安全感了。“我是来参加山姆·汉密尔顿的葬礼的，”他说，“那真是个好人。我怀念他。那对双胞胎是他帮你接生的，卡西，你还记得吗？”

酒在凯特肚子里作怪。她挣扎着，脸上露出使劲的样子。

“怎么啦？”亚当问道。

“我对你说过我喝酒不合适。我对你说过喝了难受。”

“我不能存侥幸心理，”他平静地说，“你开枪打过我。我不知道你还会干出什么别的事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听到一些流言蜚语，”他说，“只不过是一些下流的流言蜚语。”

她暂时忘了用意志去制伏那在她肚子里折腾的酒精，一下子败下阵来。血一直涌到脑子里，她的畏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顾忌的残酷。她抓起酒瓶，斟满自己的杯子。

亚当自己站起来倒酒。他心里产生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他津津有味地看着她的变化。他爱看她挣扎。他为她受到惩罚而高兴，但是他也很有注意。“我得多加小心，”他提醒自己，“别多嘴，别多嘴。”

他高声说：“这些年来，山姆·汉密尔顿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怀念他。”

她洒出一点朗姆酒，把嘴角沾湿了。“我恨他，”她说，“我有办法的话早就宰了他。”

“那又是为什么？他对我们很好。”

“他看透了我——看透了我的心思。”

“是吗？他也看透了我，但是帮了我大忙。”

“我恨他，”她说，“他死了，我高兴。”

“我如果早看透了你就好了，”亚当说。

她噘起嘴。“你是傻瓜，”她说，“我根本不恨你。你只不过是窝囊的傻瓜。”

她越来越激动，亚当却感到一种温暖的宁静。

“你只管坐在那里龇牙咧嘴笑吧，”她嚷道。“你以为自由了，是吗？几杯酒下肚，你就自以为是个男子汉了吗？我只消弯弯小指头，你就会结结巴巴、连滚带爬地回到我身边来。”她的权力欲发作起来，失去了狐狸般的谨慎。“我了解你，”她说，“我了解你怯懦的内心。”

亚当仍旧在微笑。他啜了一口酒，这提醒了她，又斟了一杯。酒瓶口在杯子边上碰得格格直响。

“我受伤的时候需要你，”她说，“但是你太窝囊。等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想阻挡我。看你这副丑相，别龇牙咧嘴啦。”

“我不明白你干吗这么恨。”

“你不明白，是吗？”她的谨慎抛到了九霄云外。“那不是恨，是蔑视。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自己的妈妈爸爸假装好人，我早就看出他们是撒谎的傻瓜。他们根本不好。我了解。我要他们干什么就能让他们干什么。我一向能让人们按我的意思干。等我长大一些的时候，我让一个男人自杀。他也想假装好人，他要的只是同我睡觉——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

“你说他是自杀。他准是伤透了心。”

“他是傻瓜，”凯特说，“我听见他到门口来苦苦哀求。我笑了一宿。”

亚当说：“我如果害得人家自寻短见，我心里会不好受。”

“你也是傻瓜。我记得人们是怎么谈论我的。‘这小东西真漂亮，又甜又秀气。’谁都不了解我。我像耍狗熊似的耍他们，他们还蒙在鼓里。”

亚当喝干了杯里的酒。他感到超脱、明察。他认为他能看到她的冲动像蚂蚁似的蠢动，并且能觉察它们的意图。喝酒有时能使人大彻大悟，他现在就到了这种境界。“你喜不喜欢山姆·汉密尔顿问题不大。我发现他很明智。我记得他有一次说，熟悉男人情况的女人一般对某一部分十分了解，对其余部分却不能想象，但这并不是说其余部分就不存在了。”

“他撒谎，还是个伪君子。”凯特恨恨地说。“我最恨撒谎的人，他们都撒谎。一点不错。我喜欢戳穿他们，让他们自己打自己耳光。”

亚当扬起眉毛。“你是说世界上只有邪恶和荒唐吗？”

“我正是这个意思。”

“我不信，”亚当平静地说。



“你不信！你不信！”她揶揄他。“你要我证实吗？”

“你证实不了，”他说。

她站起来，跑到写字桌前，把黄牛皮纸信封拿来，搁在圆桌上。“你瞧瞧吧，”她说。

“我不要看。”

“你不看，我也得给你看。”她抽出一张照片。“你瞧。这是一个州议员。他还想竞选国会议员。瞧他的肥肚皮。他的乳房像女人似的。他喜欢挨鞭子。那条印子——那是鞭子抽的。瞧他脸上的表情！他有老婆，有四个孩子，他还打算竞选国会议员呐。你不信！再看这一张！这个又白又胖的家伙是市政会成员；这个红红的大个子是瑞典人，他在勃朗科附近有一个农场。瞧这张！他是伯克利的大学教授。打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让人往他脸上泼脏水的——还是哲学教授呐。再瞧这张！这是一个福音传教士，耶稣的小兄弟。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连纵火烧房子都干得出来。现在我们用另一种办法治他。你看到他瘦骨嶙峋的肋腹下面那根点着的火柴吗？”

“我不要看这些东西，”亚当说。

“反正你看到了。你还不信呐！我要让你苦苦哀求地到这里来。我要让你心痒难熬，像饿狼那样对着月亮嗥叫。”她想把意志强加在他身上，但是发现他不为所动。她的愤怒凝成狠毒。“谁也没有逃脱过，”她轻声说。她的眼神平淡冷静，但是她的指甲在抓椅子的缎面。

亚当叹息说：“假如我手头藏了那些照片，照片上的人又知道的话，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很安全，”他说，“我看其中一张照片就能毁掉一个人。难道你不感到危险吗？”

“你以为我是小孩？”她问道。

“我不再这么认为了，”亚当说，“我开始把你看成是一个变态的人——或许根本没有人性。”

她莞尔一笑。“你这话也许说对了，”她说，“你以为我要有人性吗？瞧这些照片！我宁肯做一条狗，也不愿做人。不过我不是狗。我比人更精明。谁都休想害我。你别担心会有危险。”她朝文件柜一摆手。“我在那里藏了一百张精彩的照片，那些人知道如果我出了事——出了任何事——就会有一百封附有照片的信发出去，每封信都发到能造成最大危害的地方。不，他们不敢害我。”

亚当问：“万一你遭到意外，或许病倒呢？”

“那仍旧一样，”她说朝他挨过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照片上的那些男人没有一个知道。再过几年，我要离开这里了。等我走的时候——这些信封还是要发出去的。”她往后一靠，哈哈笑了。

亚当不寒而栗。他仔细看她的脸和笑声像孩子那么天真。他起身再斟了一点酒。酒瓶几乎空了。“我知道你恨的是什么。你恨他们身上你所不理解的某些东西。你并不恨他们的邪恶。你恨的是你难以理解的善良的地方。我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你的最终目的是什

么。”

“我的钱够我花的，”她说，“我要去纽约，我不会老。我现在也不老。我要买一幢房子，在高级住宅区买一幢高级住宅，我要雇一些好用人。首先我要找到一个人，假如他还活着的话，我要精心策划，慢慢地送掉他的命，让他受到最大的痛苦。假如我小心谨慎，干得出色，他死之前先会精神错乱。”

亚当不耐烦地跺跺脚。“胡扯，”他说，“这不是真的。这简直是疯狂。这里面没有一点是真的。我一点都不信。”

她说：“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情景吗？”

他脸色阴沉下来。“啊，天哪，记得！”

“你记得我牙床骨折、嘴唇破裂、牙齿给打落吗？”

“记得。我不想回忆。”

“我的愿望是找到干这事的人，”她说，“那以后——还有另一个愿望。”

“我得走了，”亚当说。

她说：“别走，亲爱的。先别走，我亲爱的。我的床单是绸子的。我要你试试你皮肤接触这些床单的感觉。”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

“哦，是的，我亲爱的。我是这个意思。你在爱情方面不在行，不过我可以教你。我这就教你。”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手搭在他的胳膊上。她的容貌似乎鲜艳年轻。亚当低头看看她的手，觉得像是猴掌那样苍白多皱。他厌恶地躲开。

她注意到他的姿态，心里明白，嘴巴抿紧了。

“我不理解，”他说，“我知道，但是不能相信。我知道到了明天早晨我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它像是梦魇。可是，不——它不是梦——不是的。因为我记得你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你还没有问起他们。你是我两个儿子的母亲。”

凯特把胳膊肘搁在膝盖上，用手托着下巴，手指捂着尖削的耳朵。她的眼睛闪着胜利的光芒。她的声音带着讥刺的温柔。“傻瓜总是让人抓住漏洞，”她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这一点了。我是你儿子的母亲？你的儿子？我是母亲，那没有错——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是爸爸？”

亚当张大了嘴。“卡西，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名字是凯特，”她说，“听着，我的宝贝，你再回忆回忆。我有几次让你挨近我，让你同我生孩子来着？”

“你当时有伤，”他说，“伤得很重。”

“一次，”凯特说，“只有一次。”

“怀孕后你身体不舒服，”他声辩说，“当时够你受的。”

她朝他甜甜地一笑。“对你弟弟来说，我伤得不那么厉害。”

“我的弟弟？”

“你忘了查尔斯吗？”

亚当哈哈一笑。“你真是个魔鬼，”他说，“你以为我会相信我弟弟干出那种事情来吗？”

“我不管你信不信，”她说。

亚当说：“我不信。”

“你会相信的。你先是怀疑，然后你就没有把握了。你回想一下查尔斯——把他整个情况想一下。我可以爱上查尔斯。在某方面说来，他像我。”

“他才不像呢。”

“你会回想起来的，”她说，“有一天你会想起那杯苦味的茶。你错喝了我的药——记起来了么？你从来没睡得那么熟，过了好久才醒——脑袋还晕，记得吗？”

“你当时伤势很重，不至于打那种主意。”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说，“我亲爱的，把衣服脱了吧。我让你看看我还会干什么别的事。”

亚当闭上眼睛，朗姆酒使他头晕目眩。他睁开眼，使劲摇摇头。“即使是真的也没有关系，”他说，“根本没有关系。”他突然打了一个哈哈，因为他知道确实如此。他起来得太猛，一阵晕眩，赶紧扶住椅子背以免摔倒。

凯特跳起来，双手按住他的胳膊。“我帮你脱衣服。”

亚当像解绳索似的把她的手从自己手臂上掰掉。他摇摇晃晃地向房门口走去。

凯特眼睛里冒出按捺不住的怒火。她叫起来，像动物的嗥叫那样尖利。亚当停下来，转身看她。房门嘭地被推开。那个妓院的帮闲上前三步，摆出姿势，一扭腰，使出全身的气力，一拳打中亚当的下巴。亚当跌倒在地。

凯特尖声嚷道：“踢他！用脚踢他！”

拉尔夫走近倒在地下的人，目测一下距离。他看到亚当眼睁睁地瞪着他。他不知所措地转向凯特。

她的声音冰冷。“我吩咐你用脚踢他。踢烂他的脸！”

拉尔夫说：“他没有回手。他根本没有招架。”

凯特坐下来，张着嘴喘气。她两手搁在腿上直扭。“亚当，”她说，“我恨你。现在我第一次恨你。我恨死你了！亚当，你听到没有？我恨你！”

亚当试图坐起来，却倒了下去，他又试了一下。他坐在地板上望着凯特。“没有关系，”他说，“根本没有关系。”

他跪起来，用手指节支着地板。他说：“我爱过你，胜过爱世界上任何东西，你知道吗？确实如此。爱得太深了，好不容易才能忘却。”

“你会爬着回来的，”她说，“你会肚子贴在地板上爬回来——苦苦哀求，哀求！”

“还要踢吗，凯特小姐？”拉尔夫问道。

她没有回答。

亚当小心地稳住脚步，非常慢地向门口走去。他的手在门边墙上摸索。

凯特喊道：“亚当！”

他慢慢转过身，朝她笑笑，像是回想起什么事情似的。接着，他出去了，轻轻地带上房门。

凯特盯着门，眼里露出凄凉的神色。

## 第二十六章

一

亚当·特拉斯克从萨利纳斯回金城，迷迷糊糊地坐在火车上，周围的景象、声音和颜色一片朦胧。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

我认为人们的心灵有某些技能，可以在隐秘的深处检验问题，分别加以排斥或接受。这些活动有时牵涉人们固有的、但自己并不知道方面。人们常常充满苦恼地上床睡觉，并不知道痛苦的根由，第二天早晨却豁然开朗，觉得有了新的奔头，这也许就是隐秘的思考的结果。还有些时候，早晨觉得狂喜在血管里翻腾，胸臆充满了欢乐，思想中却没有欢乐的理由或原因。

塞缪尔的葬礼以及同凯特的谈话，本应使亚当感到伤心和怨恨，但事实恰恰相反。灰暗的悸动中升起了狂喜。他感到年轻、自由、充满了如饥似渴的欢乐。他在金城下了火车，没有直接去马车行领他寄存的车马，却步行到威尔·汉密尔顿新开的汽车修理行去。

威尔坐在玻璃墙的办公室里，听不到技工们干活的喧闹，但看得到他们的活动。威尔心宽体胖，肚子开始鼓出来了。

他正在端详一幅定期从古巴直接进口的雪茄烟的广告。他自以为在哀悼亲爱的父亲，其实并不是这样。汤姆却使他担一点小心事，葬礼结束后，汤姆径直到旧金山去了。他认为用投身事业的办法来忘却悲痛比借酒消愁更符合人的尊严，前者正是他想做的，而后者或许是汤姆正在做的。

亚当走进办公室时，他抬起头，用手向一张皮面大椅子一摆；他添置这些气派的椅子是诱使顾客们忘乎所以，愿付超出他们能力的账单。

亚当坐下，开口说：“我记不清是不是已经慰问过你。”

“那场合确实叫人悲哀，”威尔说，“你参加了葬礼吗？”

“参加了，”亚当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了解我对你父亲的感情。他给我的东西是我永远忘不了的。”

“他受人尊敬，”威尔说，“到公墓去的人数超出了两百——超出了两百。”

“这样一个人不像是真正死了，”亚当说，他自己刚发现这一点。“我不能想象他已经死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比以前更栩栩如生。”

“确实是这样，”威尔说。其实不然，对威尔来说，塞缪尔已经死了。

“我想起他说过的话，”亚当接着说，“当初说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听，现在这些话仿佛就在我耳边，我甚至看到他说话时的音容笑貌。”

“确实是这样，”威尔说，“我正是这样想的。你现在回农场吗？”

“是的。不过我想找你谈谈买辆汽车的事。”

威尔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一种不动声色的警觉。“我总以为你要等河谷这一带人人都买了汽车之后，你才买呐，”他眯缝着眼睛，观察亚当的反应。

亚当打了一个哈哈。“你的看法并不冤枉我，”他说，“我的变化或许要归功于你的父亲。”

“这话怎么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去管它，咱们先谈汽车吧。”

“我告诉你一点内幕情况，”威尔说，“问题是订货太多，我简直应付不了。我已经把要买汽车的人列了一张名单。”

“是吗？那我只好把名字也登记上了。”

“我乐意效劳，特拉斯克先生——”他停了一会儿，“我们是世交——嗯，假如有谁取消订货，我就把你的名字往前提提。”

“你多费心了，”亚当说。

“你打算怎么安排？”

“你指的是什么？”

“嗯，我可以替你作出安排，每月只付一部分货款。”

“那是不是要贵一点？”

“嗯，要把利息和手续费打进去。有些人认为这种办法合适。”

“我想我愿意一次付清现款，”亚当说，“没有必要分期付款。”

威尔格格笑了。“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多，”他说，“假如都付现款的话，我的买卖就要亏本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亚当说，“那你是不是把我的名字给登上？”

威尔朝他凑过去。“特拉斯克先生，我把你列在名单最前面。汽车一到货，第一辆就归你。”

“谢谢你啦。”

“我乐意为你效劳，”威尔说。

亚当问道：“你母亲经受得住这次变故吗？”

威尔往后一靠，脸上浮起深情的微笑。“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说，“像岩石一般坚

强。我想起我们以前艰苦的日子，真是一言难尽。我父亲不很实际。他要么就是整天空想，要么就是埋在书里。我认为全靠我母亲才撑起我们汉密尔顿这个家，没有落到去济贫院的地步。”

“她是个好人，”亚当说。

“不单是好，她坚强。脚踏实地。像塔一样稳固。葬礼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再去奥利芙家？”

“我没有去。”

“去了一百多人。我母亲做了许多油炸鸡，让大家都吃上了。”

“真有这样的事！”

“一点不假。你想想——死去的是她的丈夫。”

“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女人，”亚当重复了威尔说过的话。

“她讲究实际。她懂得该给客人们吃，也给他们吃足了。”

“我想她经受得住的，不过这对她是个大损失。”

“她经受得住，”威尔说，“尽管她这么瘦小，寿命会比我们谁都长。”

亚当驱车回农场时，发现自己看到了多年来一直视而不见的东西。他看到茂密草丛中的野花，看到山坡上红褐色的牛，一面轻松地上山，一面吃草。亚当到了自己农场时，突然感到强烈的乐趣，开始细细观察。他随着马蹄小跑的节奏，情不自禁地高声说：“我自由啦，自由啦。我不必再担心了。我自由啦。她走了，不再盘踞在我心里。啊，万能的基督，我自由啦！”

他伸出手去揪路边长着银灰色绒毛的鼠尾草。草汁把手指弄得粘乎乎的，他闻闻那刺鼻的气味，深深吸进肺里。快到家了，他很高兴。他想看看在他离家的这两天里，那对孪生兄弟又长大了多少——他想看看那对孪生兄弟。

“我自由了，她走了，”他高声说。

## 二

老李从屋里出来迎接亚当，他站在马头旁边，看亚当下车。

“孩子们怎么样？”亚当问道。

“很好。我替他们做了一些弓箭，他们到河谷那面去打兔子了。我对他们不太严格。”

“家里一切都好吧？”

老李细细打量着他，几乎要失声喊出来，立即又改变了话头。“葬礼怎么样？”

“参加的人很多，”亚当说，“他有不少朋友。我不能想象他已经去世。”

“我们办丧事要敲鼓，撒纸钱糊弄野鬼，坟墓前不放花，放烤猪。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老是觉得有点饿。我们的鬼不很机灵。我们能糊弄他们。那就是进步。”

“我想塞缪尔多半会喜欢那种葬礼的，”亚当说，“他会感到有趣的。”亚当注意到老李在盯着他。“把马牵走吧，老李，待会儿沏点茶到屋里来。我要同你谈谈。”

亚当进了屋，脱掉那身黑色的衣服。他能闻到自己身上现在叫人恶心的朗姆酒的甜味。他脱光衣服，用黄肥皂擦洗全身，除净毛孔里的气味。他换了干净的蓝衬衫和工装裤，那套衣服洗得很旧，褪了色，膝盖磨得发白。老李在厨房里炉灶前张罗，传来壶勺的声响，亚当慢慢地刮胡子，梳头发，然后走进起居室。老李已在亚当大椅子前的桌上搁了一个茶杯、一个糖缸。亚当看看花朵图案洗褪了色的窗帘，看看屋里磨损的地毯和门厅里走出一道棕色痕迹的亚麻油地毯。这一切在他看来都很新奇。

老李端着茶壶进来时，亚当说：“你也拿个杯子，老李。你那种酒还有的话，我也喝一点。昨晚我醉了。”

老李说：“你醉了？我难以相信。”

“确实醉了。我正要谈这件事。我刚才注意到你在盯着我。”

“是吗？”老李说着，到厨房里去取茶杯、酒杯和他那瓶五加皮。

他回来时说：“这些年来，只有同你和汉密尔顿先生一起时，我才喝这酒。”

“就是我们上次替双胞胎取名字时喝的酒吧？”

“是的。”老李把滚烫的绿茶倒在杯子里。他看到亚当往自己杯子里加两匙糖，不禁皱皱眉头。

亚当用匙子搅茶，看着糖的结晶在茶中旋转消失。他说：“我去看了她。”

“我想你也许会去的，”老李说，“事实上，我不明白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怎么能等待这么长时间。”

“也许我没有人性。”

“我也想过了。她怎么样？”

亚当慢慢地说：“我不理解。我不相信世界上居然有这种人。”

“你们西方人的毛病出在不用魔鬼来解释事物。你是见面以后喝醉的吗？”

“不，在见面之前和见面的时候。我想我大概是借酒壮胆。”



“你现在看来没事了。”

“是的，”亚当说，“这正是我要找你谈的问题。”他顿了一顿，然后悔恨地说，“换了去年这个时候，我就跑去找山姆·汉密尔顿谈话了。”

“我们两人或许都受他影响，”老李说，“或许这就是不朽的意义。”

“我仿佛大梦初醒，”亚当说，“说来也奇怪，我的眼睛似乎亮了。身上卸了一个包袱。”

“你讲话的口气甚至都像汉密尔顿先生，”老李说，“我要为我不朽的亲属建立一种理论。”

亚当喝掉杯子里深色的酒，咂咂嘴。“我自由了，”他说，“我得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我现在可以同我的孩子一起生活。我甚至可以找一个女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从你的眼神里和你身上能看出来。这种事情是难以掩饰的。我想你会喜欢孩子的。”

“至少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请你给我添些酒和茶好吗？”

老李斟了茶，拿起自己的杯子。

“你喝这么热的茶，怎么不烫嘴？”

老李暗自笑笑。亚当瞅着他，发现他已经不年轻了。他脸上的皮肤绷得很紧，像涂了釉似的发亮。眼睑有点红。

老李端详着手里薄如蛋壳的瓷杯，若有所思地笑着。“你自由了，也许让我也能自由。”

“你是什么意思，老李？”

“你能放我走吗？”

“你要走当然可以走。你在这里不快活吗？”

“恐怕我从来不了解你们所说的快活是什么。我们认为值得向往的是满足，那也许是消极的东西。”

亚当说：“那就称它为满意吧。你在这里不满意吗？”

老李说：“人们想做什么事而没有做到的时候，总是不会满意的。”

“你想做什么事呢？”

“有一件事要做的话已经太晚了。我曾想娶个老婆，养几个孩子。也许我是想把父母当作智慧的、无聊的东西传下去，强加给我自己的可怜的孩子。”

“你年纪不算太老。”

“噢，从身体状况来说，我也许能做爸爸。但我现在考虑的不是那个问题。我同书本结了解之缘，晚上喜欢安安静静地在灯下看书。你知道，特拉斯克先生，我有过老婆。我跟你一样，对她有种种想象，差别是我那位并无其人，只活在我心里。她在我小房间里陪伴我。我说，她听，然后她说话，把女人的琐碎的事情都告诉我。她很美，爱开一些卖弄风情的小玩笑。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致听她闲聊了。并且我也不愿意让她伤心冷落。因此，我的第一个计划已经吹了。”

“另一个呢？”

“我跟汉密尔顿先生谈过。我打算在旧金山唐人街开一家书店。我要住在店堂后面，整天同朋友们切磋探讨。我的店里要备一些宋代的龙纹墨锭。装墨的盒子古旧得给虫蛀了，墨锭是用松烟和野驴皮熬的胶做的。你用那种墨画图时，外表上像黑色的水墨画，仔细观赏却包含世上各种色彩。或许有画家来坐坐，我们就可以在作画方法上争论一番，在买卖上讨价还价。”

亚当说：“这是你的空想吧？”

“不。假如你好了，觉得自由了，我很想实现我的小红店的计划。我想以此终老。”

亚当默默地坐着，用匙搅化茶里的糖。然后说：“真可笑。我居然希望你是奴隶，以便拒绝你的要求。你要走的话，当然可以走。我甚至可以借钱给你，让你开办书店。”

“噢，我有钱。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从没有想到你要走，”亚当说，“我把你当作理所当然的农场上的人。”他挺起胸。“你能再等一些时候吗？”

“干吗？”

“我要你帮我跟孩子们熟悉熟悉。我要把这个地方整顿一下，把它卖了或者把它出租。我要知道我还剩多少钱，该怎么经营。”

“你不是让我上圈套吧？”老李说，“我的愿望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我怕经人一劝说，会打消原来的主意，或者更糟的是，有人需要我，我会留下。请你尽量不需要我。对一个孤独的人来说，受人需要是最有吸引力的诱饵。”

亚当说：“孤独的人。以前我准是一心想自己的事，没有注意到。”

“汉密尔顿先生知道，”老李说。他抬起头，厚眼皮眯缝着，只露出两个亮点。“我们中国人是善于克制自己的，”他说，“我们不流露感情。我喜欢汉密尔顿先生。你允许的话，我明天想去萨利纳斯。”

“你爱干什么就干吧，”亚当说，“天知道你帮了我多大的忙。”

“我要去撒纸钱，”老李说，“我要在我爸爸的坟上放一个小烤猪。”

亚当猛地站起来，碰翻了茶杯，他出去了，剩下老李一个人坐着。

## 第二十七章

一

那年雨势缓和，萨利纳斯河没有泛滥。宽阔的灰沙河床上只有一条细流蜿蜒曲折，河水清澈喜人，一点也不混浊。河床上的柳树枝叶茂盛，到处都冒出野黑莓蔓藤又尖又长的新枝。

那年的三月特别暖和，微风不停地从南方吹来，掀起银色的叶背。

在这片蔓藤、荆棘和漂积的枝桠覆盖的地方，一只灰色的灌丛小兔安静地坐在阳光下，它一早出来觅食，胸口的皮毛给草上的露珠沾湿了，它让太阳晒晒干。小兔皱皱鼻子，不时转动耳朵，捕捉着任何对灌丛兔可能有危险的细小的声息。它通过爪子感到地面传来有节奏的振动，所以它动动耳朵、皱皱鼻子，但是振动停止了。接着，二十五码远的地方柳枝动了一下，由于处在下风，兔子没有嗅到危险。

前两分钟里面，有些声音值得注意，但并不意味着危险——先是“啪”的一下，然后像野鸽鼓翼“呼”的一声。兔子在和煦的阳光下懒洋洋地伸出一条后腿。又是“啪”的一下、一声呼啸、什么东西沉闷地打在毛皮上。兔子毫不动弹地坐着，睁大了眼睛。一支竹箭穿透了它的胸部，铁镞深深地插进另一面的地里。兔子颓然侧倒，腿在空中抽搐了一会儿，然后不动了。

两个男孩低头弯腰地从柳树底下爬出来。他们拿着四英尺的长弓，挎在左肩后的箭袋口露出了箭羽。他们穿着工装裤和褪色的蓝衬衫，但是每人头上扎了一条布带，太阳穴旁插着一根火鸡的尾羽。

两个孩子弯着腰，小心翼翼，学着印第安人的模样，蹑手蹑脚过来。他们低头察看受害者时，兔子的临终挣扎已经结束。

“正中心脏，”迦尔说，仿佛完全不出他所料。阿伦低头看看，没有作声。“我告诉他们说是你射中的，”迦尔接着说，“我不居功。我还要说这一箭可不容易。”

“是这样，”阿伦说。

“我对你说。我要在老李和爸爸面前夸奖你。”

“我不要夸奖——不要夸奖我一个人，”阿伦说，“咱们这么办吧。假如我们再打到一个，就说是每人射中一个，假如打不到，就说两人同时射的，但是分不清是谁射中的，好不好？”

“你不要夸奖吗？”迦尔微妙地问道。

“唔，不是全部。我们可以分。”

“说到头，那支箭是我的，”迦尔说。

“不，不是的。”

“你瞧羽毛。看到那个缺口吗？那是我的箭。”

“那怎么到我箭袋里的呢？我可不记得有缺口。”

“也许你忘了。不管怎么说，我归功于你。”

阿伦感激地说：“不，迦尔。我不要。咱们可以说两人同时放的箭。”

“你要那么说就说吧。不过假如老李看出是我的箭呢？”

“那就说是在我的箭袋里。”

“你以为他会相信吗？他会以为你在撒谎。”

阿伦无可奈何地说：“假如他以为是你射中的，就让他这么以为好了。”

“我只是要你知道，”迦尔说，“万一他这么想的话该怎么办。”他把箭从兔子身中抽出来，白色的箭羽被心脏的血染成深红色。他把那支箭插在自己的箭袋里。“你拿兔子，”他大方地说。

“咱们该往回走啦，”阿伦说，“爸爸也许已经回家了。”

迦尔说：“咱们可以把那只兔子烧熟当晚饭，在外面待一宿。”

“晚上太冷，迦尔。你记得今天早晨你冻得发抖吗？”

“我并不觉得冷，”迦尔说，“我从来不冷。”

“今天早晨你很冷。”

“不。我装出窝囊的孩子发抖的模样，只不过是取笑你。你想骂我撒谎吗？”

“不，”阿伦说，“我不想打架。”

“你怕打架？”

“不。我只是不想打。”

“假如我说你害怕，你会骂我撒谎吗？”

“不。”

“那你真的害怕，对吗？”

“大概对吧。”

阿伦慢慢走开，没有去碰地上的兔子。他的眼睛分得很开，嘴长得丰满漂亮。那对分得很开的蓝眼睛使他的神情显得像天使那样天真。他的金黄色的头发很柔和。太阳照在他头顶仿佛点着火似的。

他感到迷惑——他常常给搞得莫名其妙。他知道他的哥哥在打主意，但拿不准究竟是什么主意。对他说来，迦尔是个谜。他摸不清他哥哥的思路，那些节外生枝的想法总是出乎他意料。

迦尔更像亚当。他的头发是深褐色的。他个子比弟弟大，骨架大，肩膀宽，下巴像亚当那样方阔严峻。迦尔的褐色眼睛总是戒备着，有时像黑眼睛似的闪亮。同身体其余部分相比，迦尔的手特别小。手指又短又细，指甲也长得秀气。迦尔特别爱护自己的手。他不轻易流泪，手指割破时却要大哭。他从不拿手来冒险，从不去碰昆虫或者抓蛇。要打架时，他就拣起一块石头或者一根树枝。

迦尔望着他弟弟从身边走开，嘴上露出有把握的微笑。他喊道：“阿伦，等等我！”

他赶上弟弟时，把兔子递给阿伦。“你拿着，”他和善地说，用手搂住阿伦的肩膀。“别生我的气。”

“你老是想打架，”阿伦说。

“不。我只不过是开开玩笑。”

“是吗？”

“当然啦。喏——让你拿兔子。你想回去的话，咱们现在就走。”

阿伦终于笑了。他哥哥让气氛和缓下来时，他就松了一口气。两个孩子艰难地走出河床，爬上泥土松脆的陡岸，来到平地上。阿伦的右裤腿沾上不少兔子血。

迦尔说：“咱们打到兔子一定使他们吃惊。爸爸在家的话，就送给他。他晚饭有兔子肉一定会高兴的。”

“好吧，”阿伦快活地说，“我有一个想法。咱们把兔子给他，不说是谁射中的。”

“好，照你说的办，”迦尔说。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迦尔说：“这片土地全是我们的——连河那边的也是。”

“是爸爸的。”

“是啊，不过他死了以后，就是我们的了。”

阿伦从没有想过这件事。“你说他死了以后，是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要死的，”迦尔说，“就像汉密尔顿先生一样。他死了。”

“噢，对，”阿伦说，“对的，他死了。”他不能把两者联系起来——死去的汉密尔顿先生和

活着的爸爸。

“他们把他放进棺材，挖了一个坑，把棺材埋进去，”迦尔说。

“我知道。”阿伦想换换话题，想些别的事情。

迦尔说：“我知道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你会讲出去的。”

“不，如果你不让讲，我就不讲出去。”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告诉我吧，”阿伦求他。

“你不讲出去吗？”

“不讲。”

迦尔说：“你知道咱们的妈妈在哪里？”

“她死了。”

“不对，她没有死。”

“她死了。”

“她逃跑了，”迦尔说，“我听到有人谈论。”

“他们撒谎。”

“她逃跑了，”迦尔说，“你不会讲出来是我告诉你的吧？”

“我不信，”阿伦说，“爸爸说她在天上。”

迦尔悄声说：“不久我也要逃跑去找她。我要把她接回来。”

“那些人说她在什么地方？”

“我不清楚，不过我要去找她。”

“她在天上，”阿伦说，“爸爸干吗要撒谎呢？”他瞅着哥哥，默默地恳求他表示同意。迦尔没有搭理。“你想她是不是在天上同天使们在一起？”阿伦追问道。迦尔仍旧不搭理，阿伦又说：“说那些话的人是谁？”

“几个男人。在金城邮政局里。他们以为我听不见。其实我耳朵特别尖。老李说我连青草往上长的声音都能听到。”

阿伦说：“她干吗要逃跑呢？”

“我怎么知道？也许她不喜欢我们。”

阿伦分析了这种邪说。“不，”他说，“那些人是撒谎。爸爸说她在天上。你也看到他最不愿意谈到她。”

“那也许是因为她逃跑的缘故。”

“不。我问过老李。你知道老李是怎么说的吗？老李说：‘你妈妈爱你，现在仍旧爱你。’老李还指着一颗星星让我看。他说那也许是我们的妈妈，只要还发光，她就一直爱我们。你以为老李也在撒谎吗？”阿伦从他噙着泪水的眼里看到他哥哥冷静理智的眼睛。迦尔的眼里没有泪水。

迦尔觉得兴奋快活。他找到了另一种手段，另一种秘密的工具，可以用来达到他需要的任何目的。他打量着阿伦，看到他嘴唇在颤动，也看到他张大的鼻孔。阿伦要哭了，不过有时候被逼得要掉泪时，他也会打人。阿伦又哭又打人的时候是危险的，什么都压不住他。有一次，老李把他挟在怀里，使劲按住他乱打乱动的拳头，过了好长时间才让他安静下来。当时他的鼻孔也张大了。

迦尔把他的新工具搁在一边。他可以随时拿出来，他知道这是他找到的最锐利的武器。他可以拿在手里慢慢把玩，决定什么时候使用，用到什么程度。

他的决定太迟了。阿伦朝他扑来，软绵绵的死兔子抽打在他脸上。迦尔往后一跳，嚷道：“我只是开玩笑。说真的，阿伦，只是开玩笑。”

阿伦停下。脸上露出痛苦和迷惑。“我不喜欢那种玩笑，”他说着吸吸鼻子，用袖子擦擦。

迦尔走近，搂着他，在他脸上吻了一下。“我再也不开玩笑，”他说。

两个孩子不声不响地走了一会儿。天色开始暗下来。迦尔回头看到一片铁砧形的雷雨云乘着三月喜怒无常的风越过山头，黑压压地飞来。“要下暴雨啦，”他说，“下起来够呛。”

阿伦说：“你真的听到那些人谈论吗？”

“也许我听错了，”迦尔赶快说，“天哪，瞧那片云！”

阿伦回过头去看看那个黑色的怪物。它像气球似的悬在天空，上面是大团大团的黑色卷云，下面拖着一幅长长的雨裙，他们正看时，云里轰隆隆地闪出电火。暴雨借着风势，在草木潮湿的山头擂鼓般地发出空洞的轰响，然后越过河谷，向平地压来。孩子们转身往家的方向跑，他们背后雷声隆隆，闪电把天空震裂成碎片。雨云赶上了他们，撕裂的天空掉下的大雨点噗噗打在地面。他们闻到新鲜空气的甜味。他们一面跑，一面吸着雷雨的气息。

他们穿过乡间道路，跑到通向家的布满车辙的溪谷口时，给劈头盖脸的雨点打着了，顿时浑身湿透，头发贴在前额，雨水顺着流到眼里，太阳穴边的火鸡毛也湿得垂了下来。

既然成了落汤鸡，孩子们干脆不跑了。没有必要再跑去躲雨。他们你看我，我看你，快活地笑起来。阿伦抡着兔子，扔到空中，接住后又扔给迦尔。迦尔傻乎乎地把它搭在脖子上，兔头兔脚挂在下巴下面。两个孩子弯着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暴雨扫过溪谷口的橡树，风扰乱了它们的尊严。

## 二

孪生兄弟走近农场房屋时，正好看见老李，他穿了一件黄油布的雨披，只露出脑袋，牵着一匹陌生的马和一辆轻巧的橡皮轮的马车朝披屋走去。“有人来了，”迦尔说，“瞧见那辆马车了吗？”

他们又开始奔跑，因为家里来了客人总是有趣的事。上了台阶，他们放慢了脚步，小心地绕着房子转悠，因为家里来了客人也总是使人有点胆怯。他们从后门进屋，湿漉漉的站在厨房里。他们听见起居室里有人说话——他们父亲的声音和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第三个人的声音使他们胸口发紧，背脊上起了一丝凉意。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两个孩子很少同女人打交道。他们踮着脚尖走到自己的房间里，站着面面相觑。

“你猜是谁？”迦尔问道。

阿伦心里一阵激动。他想嚷出来：“也许是我们的妈妈。也许是她回来了。”他随即想起她在天上，人们去了那里是不会回来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要换干衣服了。”

孩子们脱掉湿透的衣服，换上了干净的，同先前一模一样的打扮。他们拿掉湿火鸡毛，用手指把头发往后梳理一下。在这当儿，他们一直听到说话声，大多数是低音，也有女人的高音。一次他们听得愣住了，因为是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他们激动得甚至都不提听到那个声音。

他们悄悄地侧着身子走进门厅，挨向起居室的门口。迦尔极慢地扭动门的把手，往上提，不让它发出一点吱嘎声。

门刚给推开一条缝，老李从后门进来，拖着脚步走过门厅，脱掉雨披，撞见了他们。“小孩偷看？”他说。迦尔赶紧关上门，锁舌咔嗒一响，老李很快说：“你们的爸爸回家了。还是进去吧。”

阿伦嘶哑地压低声音问道：“里面还有谁？”

“过路的人。进来避雨的。”老李按住迦尔捏住门把的手，转动门把，开了门。

“孩子回家了，”他说罢就让他们毫无遮拦地站在门口。

亚当喊道：“进来，孩子们！赶快进来！”

两个孩子低着头，偷看一下陌生人，拖着脚步走上前。男的是城里人打扮，女的衣服漂亮极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罩袍、帽子和面纱搁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在孩子们眼



里，她浑身都是黑色的缎子和花边。黑色的花边甚至像一个个小细棍儿往上竖着，簇拥着她的项颈。这已经是够开眼界的了，但是还有更惊人的，女人身边坐着一个小姑娘，也许比孪生兄弟小一点，但小不了多少。她戴了一顶蓝格花样的阔边遮阳帽，帽檐缀着花边。她穿一件花衣服，腰上系了一条有口袋的小围裙。她的裙摆折起一点，露出里面红色针织衬裙的花边。阔边帽遮住了她的脸，两个男孩看不到，但是她双手搁在膝上，很容易看到她中指上一个小的图章金戒指。

两个男孩屏住呼吸，憋得眼底开始冒红圈。

“这是我的孩子，”他们的爸爸说，“他们是孪生兄弟。那个叫阿伦，这个叫迦尔。孩子们，同我们的客人握握手。”

两个孩子走上前，低着头，举着手，模样很像投降或绝望。他们无精打采的手先被那位先生捏了几下，又被那位太太握了握。阿伦先握完，到了小姑娘面前扭头要走，可是那位太太说：“你不向我的女儿问好吗？”

阿伦一震，朝那个脸被帽子遮住的小姑娘的方向伸出手去。没有任何反应。他那儿几根没有生气的香肠般的手指没有被握住、抓住、捏住或者搭上。他的手就在她面前空悬着。阿伦透过睫毛偷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她也低着头，不过她占了帽子的便宜。她那中指戴图章戒指的小小的右手也伸了出来，只是没有朝阿伦的手靠拢。

他瞥了那位太太一眼。她嘴唇微启，在笑。房间里静得出奇。接着，阿伦听到迦尔吃吃的窃笑。

阿伦伸过手去抓住她的手，上下摇晃了三下。那只手像一把花瓣那么柔软。他感到一阵灼热的快活。他放开她的手，自己的手插进工装裤袋。当他匆匆后退时，只见迦尔走上前，大方地同小姑娘握握手，还说：“你好。”阿伦刚才忘了问候，现在跟着他哥哥补了一句，显得挺别扭。亚当同客人们都笑出声来。

亚当说：“培根先生和培根太太几乎被这场雨淋着。”

“我们在这附近迷了路还算运气，”培根先生说，“我想去朗家农场。”

“那个农场还在前面。刚才你应该在乡间道路左手第二条岔路往南拐弯。”亚当接着转向两个男孩说，“培根先生是县督学。”

“不知什么原因，我对这个职务十分认真，”培根先生说，同时也讲给孩子们听。“我的女儿名叫阿布拉，孩子们。这个名字可笑吗？”他用大人对小孩说话的口气说。接着，他转向亚当，像吟诗似的说：“‘我还没有召唤，阿布拉已经有所准备；虽然我叫了别人，来的却是阿布拉。’这是马修·普赖尔的诗。我并不是说我不想要一个儿子——不过阿布拉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抬起头来，亲爱的。”（马修·普赖尔（1664—1721）：英国诗人、外交家。阿布拉是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宠妃。上面引的诗出自普赖尔 1718年发表的《所罗门谈人世的虚荣》。）

阿布拉没有动。她两手仍旧搁在膝上。她爸爸又自得其乐地说：“‘虽然我叫了别人，来的

却是阿布拉。””

阿伦看见他哥哥毫不胆怯地盯着那顶小遮阳帽。他粗声粗气地说：“我觉得阿布拉这个名字并不可笑。”

“他说的并不是真的可笑，”培根太太解释说。“他只是指奇怪罢了。”她向亚当解释道，“我的丈夫总是在书本里找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亲爱的，我们该走了吧？”

亚当急忙说：“别忙着走，太太。老李在预备茶。你们喝点茶，暖暖身子。”

“那太好啦！”培根太太说着招呼几个孩子，“孩子们，已经不下雨了。你们到外面去玩玩吧。”她的口气使人不得不服从，他们便依次退了出去——阿伦第一，迦尔第二，阿布拉跟在后面。

### 三

培根先生在起居室里坐着，一条腿搁在另一条上。“你这个农场条件很好，”他说，“面积不小吧？”

亚当说：“我这片地相当大，河那面也是。这片地不坏。”

“乡间小路那面也是你的地啰？”

“是的。我有点羞于承认。我让它荒着，根本没有耕种。也许我小时候农活干得太多了。”

培根夫妇都看着亚当，他知道必须作些解释，说明为什么让这么好的土地荒废。他说：“我想我是个懒人。我父亲留给我足够的财产，不干活也能过日子，其实对我没有好处。”他垂下眼睛，但是能觉察到培根夫妇松了一口气。如果他有钱，那就不是懒惰的问题了。只有穷人才懒惰。正如只有穷人才无知一样。什么都不懂的富人被宠坏了，或者有独立性。

“谁照管孩子呢？”培根太太问道。

亚当笑了。“他们得到的照管确实不多，那是老李的事。”

“老李？”

亚当被问得有点不耐烦了。“我只有一个帮忙的人，”他简短地说。

“你指的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中国人吗？”培根太太大吃一惊。

亚当朝她笑笑。他开始被她吓了一跳，现在自在一些了。“是老李把小孩拉扯大的，他还照应我，”他说。

“他们没有得到女人的照管吗？”

“没有。”

“可怜的小羔羊，”她说。

“他们是有些野，不过我觉得他们很壮实，”亚当说，“恐怕我们都像土地那样荒废了。可是现在老李要走了。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培根先生小心地清了清嗓子，以免影响他要说的话。“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儿子的教育问题？”

“没有——我想我考虑得不多。”

培根太太说：“我丈夫是相信教育的人。”

“教育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培根先生说。

“什么样的教育？”亚当问道。

培根先生接着说：“有了知识就有一切。是啊，我是信仰知识的火炬的。”他凑近亚当，带着推心置腹的口气说，“你既然不打算种地，干吗不把它租出去，自己迁到县城去住——离我们完善的公共学校近一些？”

亚当几乎想说：“你干吗不去管管你自己的事情？”但是没有出口，只问道：“你认为那是个好主意吗？”

“我想我能帮你找到一个可靠的合适承租人，”培根先生说，“即使你不靠土地生活，你也没有理由不从它那儿得到一些收益呀。”

老李端茶进来时故意弄出一些声响。他在门外已经听到他们说话的口气，知道亚当厌烦他们。老李敢肯定他们不爱喝茶，即使爱喝，也不会喜欢他沏的茶。当他们喝了茶，说了几句奉承话时，老李知道他们言不由衷。老李想看看亚当的眼色，但是看不到。亚当正在打量他两脚之间的地毯。

培根太太说：“我丈夫在他学校的董事会工作了多年——”但是亚当已经不再听往下的话了。

他想到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挂在他的一株橡树枝下晃动。接着，他的思想莫名其妙地转到他父亲身上，他父亲拄着一条假腿，一拐一拐地走动，说话时用手杖敲着木假腿，要求别人注意。亚当看到他父亲强迫他们操练以及要他们带着沉重的背包锻炼负重时的严厉的、军人的脸色。他回忆时，培根太太的声音一直嗡嗡地发响着。亚当感到装满石块的背包的重压。他看到查尔斯的那讥讽的笑脸——查尔斯——那双刻薄凶恶的眼睛，暴跳如雷的脾气。亚当突然想见到查尔斯。他可以出一次门——把孩子也带去。他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

正在说话的培根先生停了下来。“怎么啦？”

“哦，真对不起，”亚当说，“我想起一件忘了做的事情。”培根夫妇耐心地、有礼貌地等他解释。亚当想，干吗不说？我又不打算竞选督学。我又不是学校董事。干吗不说？他对他的客人们说：“我突然想起十多年来我忘了给我弟弟写信。”他们听了这句话一震，面面相

觑。

老李正给他们添茶。亚当看到他鼓起腮帮，听到他退到门厅去时发出的高兴的哼哼声。培根夫妇对这件唐突的事不想评论。他们要等到没有外人在场时再研究。

老李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结局。他匆匆出去，套了马，把橡胶轱辘的马车赶到前门口。

## 四

阿布拉、迦尔和阿伦走出房间后，并排站在小廊檐下，望着雨水溅在繁茂的橡树冠上再滴落下来。暴雨已经过去，远处传来阵阵隆隆的雷声，但是看来雨一时还不会停息。

阿伦说：“那位太太对我们说雨已经停了。”

阿布拉聪明地回答他：“她没有看。她谈话的时候从不用眼睛看。”

迦尔问她：“你多大啦？”

“十岁，快十一了，”阿布拉说。

“嗨！”迦尔说。“我们十一岁，快十二了。”

阿布拉把遮阳帽往后一推，仿佛在头上形成一个光环。她很美，深色的头发扎成两条辫子。她的小小的前额圆鼓鼓的，眉毛很平。以后她的鼻子也许会有点翘，惹人喜欢，现在还像纽扣。但是有两个特点永远不会改变。她的下巴丰满，嘴又宽又红，像花一般可爱。她的淡褐色的眼睛机灵聪明，没有一点羞怯。她直勾勾地瞧着两个男孩的脸，瞧他们的眼睛，看完一个再看一个，根本没有刚才在屋里装出来的害臊的样子。

“我不信你们是双胞胎，”她说，“你们不像。”

“我们是双胞胎，”迦尔说。

“我们是双胞胎，”阿伦说。

“有些双胞胎是长得不一样，”迦尔坚持说。

“许多双胞胎长得不相像，”阿伦说，“老李告诉过我们什么原因。如果那位太太只有一个蛋，双胞胎就相像。如果是两个蛋，他们就不像了。”

“我们是两个蛋，”迦尔说。

阿布拉听到这两个乡下孩子的荒唐的说法觉得有趣。“蛋，”她笑着说，“嗨！蛋。”她的声音不高，也不刺耳，但是老李的理论摇摇欲坠，被她摧垮了。“你们中间谁是油煎的？”她问道，“谁是谁煮的？”

两个男孩不安地互相瞅瞅。他们第一次碰上女人毫不留情的逻辑，这种逻辑即使是错误的，或者说尤其在错误的时候，也是压倒一切的。对他们说来，这很新鲜，使他们感到激

动和害怕。

迦尔说：“老李是中国人。”

“哦，”阿布拉和颜悦色地说，“你们干吗不早说？也许你们是中国蛋，像他们放在窝里的那样。”她停顿一下，让她的矛头刺得更深。她看到了对方的抗拒和失望。阿布拉控制了局势。她成了主人。

阿伦建议说：“咱们到老宅去玩吧。有点儿漏雨，不过很好玩。”

他们从滴水的橡树底下跑到桑切斯的老宅，冲了进去，门没有锁，生锈的铰链不停地吱呀作响。

这座砖坯墙的房屋再次陷入衰败。正面的大厅粉刷一半就停了工，白粉的痕迹就像十多年前工人们留下的那样。重新安装框架的长窗仍旧没有配玻璃。新换的地板水迹纵横，角落里是些乱七八糟的废纸和颜色发黑的钉子袋，里面的钉子锈成一团。

孩子们站在门口时，屋里飞出一只蝙蝠。那个灰色的东西从一边掠到另一边，飞出门外不见了。

两个男孩带着阿布拉走遍各个房间——打开壁柜门给她看一箱箱还没有拆包安装的洗脸盆、便器和灯架。空中有一股发霉和发潮纸张的气味。三个孩子踮着脚尖走路，害怕空屋里的回声，也不敢说话。

回到大厅后，孪生兄弟望着他们的客人。“你喜欢吗？”阿伦低声问，免得引起回声。

“嗯，”她迟疑地承认。

“我们有时候在这里玩，”迦尔勇敢地说，“你愿意的话可以到这儿来跟我们一起玩。”

“我住在萨利纳斯，”阿布拉的口气让两个男孩一听就知道，同他们打交道的是个高他们一等的人物，没有时间找这种乡巴佬来消遣。

阿布拉看出她把他们最珍惜的东西贬得一文不值，她了解男人的弱点，但喜欢他们，此外，她是个有身份的女人，应当照顾到他们的感情。“我们偶尔有路过这里的时候，我就来同你们一起玩——玩一小会儿，”她和气地说，两个男孩感激不尽。

“我把我的兔子给你，”迦尔突然说，“我本来打算给我爸爸的，不过可以给你。”

“什么兔子？”

“我们今天打到的——一箭直中心脏。它几乎没有挣扎就死了。”

阿伦忿忿地瞅着他。“那是我——”

迦尔打断他的话：“我们可以让你带回家。那个兔子大着呢。”

阿布拉说：“一只满身是血的脏兔子，我要它干吗？”

阿伦说：“我去洗干净，搁在一个盒子里，用绳子拴好，如果你不想吃，回到萨利纳斯后有时间的话，可以替它举行葬礼。”

“我见过真正的葬礼，”阿布拉说，“昨天就参加过。花堆得有这么个屋顶这么高。”

“你要我们的兔子吗？”阿伦问道。

阿布拉瞅着他现在已经干燥卷曲的金黄色头发和几乎要掉泪的眼睛，感到自己胸中一种灼热的渴望，那就是爱情的萌发。她想碰碰阿伦，确实也碰了。她把手按在他的胳膊上，手指触觉到他在颤抖。“假如你把它搁在盒子里，我就要，”她说。

阿布拉现在处于主导地位。她朝四周打量一下，察看她的征服品。她现在已经超越了虚荣，因此男人的本性对她不构成威胁。她对这两个男孩有了友好感。她注意到他们身上的衣服洗得都不结实了，上面还有老李打的补丁。她想起童话里的故事。“你们两个可怜的孩子，”她说，“你们的爸爸打你们吗？”

他们摇摇头，感到有趣，但是摸不清她的意思。

“你们很穷吗？”

“你指什么？”迦尔问道。

“你们是不是蹲在灰堆里，要担水打柴？”

“打柴？”阿伦问道。

她不理睬，接着往下说：“可怜的孩子，”她觉得自己手里有一根魔杖，杖端有一颗闪亮的星星。“你们恶毒的继母是不是恨你们，想杀掉你们？”

“我们没有继母，”迦尔说。

“我们什么样的母亲都没有，”阿伦说，“我们的母亲死了。”

他的话否定了她编造的故事，但几乎立即提供了另一个故事的素材。魔杖不见了，但是她戴着一顶饰有鸵鸟毛的大帽子，挎着一个大篮子，篮子里露出两条火鸡腿。

“没有妈妈的小孤儿，”她甜蜜地说，“我来做你们的妈妈。我要抱着你们摇晃，给你们讲故事。”

“我们太大了，”迦尔说，“你要摔倒的。”

阿布拉不理睬他的荒唐话。她看到阿伦被她的故事吸引住了。他眼里露出笑意，仿佛真在她怀里摇晃似的，她再一次感到爱的拉力。她愉快地说：“告诉我，你们的妈妈有没有隆重的葬礼？”

“我们记不清了，”阿伦说，“那时候我们太小。”

“嗯，她埋在哪里呢？你们可以在她的坟墓前摆上鲜花。我们常常给奶奶和艾伯特叔叔的墓献花。”

“我们不知道，”阿伦说。

迦尔有了一个新的主意，眼睛一亮，显出近于胜利的神情。他天真地说：“我要问爸爸墓在哪里，我们可以去献花。”

“我陪你们去，”阿布拉说，“我会做花环，我教你们做。”她注意到阿伦没有说话。“你想做花环吗？”

“想做，”他说。

她不禁又去碰碰他。她拍拍他的肩膀，摸摸他的脸。“你妈妈会喜欢的，”她说，“即使到了天上的人也会朝下看，会注意到的。我爸爸说是这样的。他还会背一首有关的诗。”

阿伦说：“我去把兔子装好。我的裤子买来时带个硬纸盒。”他从老宅里跑出去。迦尔看着他，笑了。

“你笑什么？”阿布拉问道。

“噢，没什么。”迦尔说，眼睛盯着她。

她试图盯着他，逼他掉开眼光。她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是迦尔没有掉开眼光。最初他有点不好意思，现在羞怯已经过去，摧毁阿布拉控制的胜利感使他笑了。他知道她喜欢他的弟弟，但这对他并不是新鲜事。阿伦的金黄色的头发和小狗般的亲热率真，叫谁看了都喜欢。迦尔的感情藏得很深，偶尔探出头来偷看一下，伺机撤退或进攻。他为了阿布拉喜欢他弟弟而要着手惩罚她，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做到这点以来，他已经做过了。对他说来，暗里惩罚别人几乎成了一种有创造性的事情。

这两个孩子的差别也许可以这样说明：如果阿伦在灌木丛的空地上发现一个蚁冢，他就会趴在地上观察蚂蚁复杂的生活习性——看蚂蚁沿着一定的路线搬运食物和白色的蚁卵。他观察蚁冢里的两个成员相遇时用触须交谈。他会一连趴上好几小时，出神地探索蚂蚁世界的奥秘。

在另一方面，如果迦尔看到这个蚁冢，他就用脚把它踹烂，看那些惊惶失措的蚂蚁怎么应付灾难。阿伦满足于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迦尔却要改变世界。

迦尔对于人们偏爱他弟弟的事实并不提出异议，但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泄愤。他盘算着，等待钻那个爱慕他弟弟的人的空子，然后出了什么不幸的事，而那个受害者永远不知道事情的经过和原因。迦尔从报复中汲取力量，从力量中得到快乐。这是他所能感受的最强烈、最纯粹的情绪。他并不讨厌阿伦，他喜欢阿伦，因为阿伦往往是他产生胜利感的原因。他惩罚别人是因为他希望得到阿伦所得到的宠爱，而这一点即使他知道，现在也已经抛到脑后了。现在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他宁愿处于自己的地位而不羡慕阿伦。

阿布拉触摸了阿伦，又轻声柔气地对他说，迦尔看在眼里，立即产生了反响。他思索着，寻找阿布拉的弱点，他聪明的头脑几乎马上在她的话语中发现一个弱点。有的孩子希

望自己越小越好，有的喜欢装成大人的样子。对自己的实际年龄感到满意的小孩为数不多。阿布拉喜欢做大人。她使用大人的语言，并且尽可能模仿大人的举止和感情。她早已脱离了幼儿时期，但是还不能成为她所羡慕的成人。迦尔觉察到了这一点，找到了用于摧毁她的蚁冢的工具。

他知道弟弟去找纸盒需要多少时间。他想象得到那整个的过程。阿伦先要洗掉兔子身上的血污，这很费时间。找绳子也得花时间，把盒子捆好，仔细把绳子打个蝴蝶结又得花时间。迦尔知道，在这期间他能取得胜利。他觉察到阿布拉的自信已经开始动摇，他知道他能再插一下。

阿布拉终于掉开眼光说：“你干吗老盯着人看？”

迦尔望着她的腿，慢慢抬起眼睛，把她当作一把椅子似的冷冷地打量了一番。他知道，连大人都会被看得局促不安。

阿布拉忍受不了。她说：“你把我当成嫩头青了吗？”

迦尔问道：“你上学吗？”

“当然上学。”

“几年级？”

“五年级。”

“你多大了？”

“快十一岁了。”

迦尔哈哈大笑。

“怎么啦？”她问道。他不回答。“告诉我，说呀！那有什么好笑的？”仍旧没有回答。“你别以为自己聪明得不得了，”她说，当他继续笑她时，她不安地说：“不知道你弟弟干吗耽误这么久。瞧，雨已经停了。”

迦尔说：“我想他正在到处寻找。”

“你是说找兔子吗？”

“不是的。兔子没有问题——是死的。不过他也许没抓到另一只。它老是逃跑。”

“抓什么？什么要逃跑？”

“他不让我讲，”迦尔说，“他要让你吓一跳。那是他上星期五抓到的。还咬了他一口呢？”

“你在说什么呀？”

“你自己会看到的，”迦尔说，“你打开盒子就知道了。我敢打赌，他会叫你别马上打



开。”这不是猜测。迦尔了解他弟弟。

阿布拉知道她不仅输了一着，而且全盘都输了。她开始恨这个男孩。她把她知道的恶毒的反驳的话暗自想了一遍，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因为说出来也不起作用。她不作声，走到门外，朝她父母所在的那幢屋子望去。

“我该回去了，”她说。

“等一等，”迦尔说。

他赶上来时，她转过身，冷冷地问：“你要干什么？”

“别生我的气，”他说，“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你该瞧瞧我弟弟的背脊。”

他的突然变化把她弄糊涂了。他总是不让她处于一个固定的姿态，也许他看出了她的心思，知道她对离奇的情节感兴趣。他的声音很低，显得诡秘。她也压低了声音。

“你指什么？他的背脊怎么啦？”

“全是伤痕，”迦尔说，“全是那个中国人搞的。”

她哆嗦了一下，全神贯注地想知道究竟。“中国人怎么啦，打他吗？”

“比打更凶，”迦尔说。

“你们干吗不告诉你们的父亲？”

“我们不敢。你知道我们告诉以后会出什么事吗？”

“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他摇摇头。“不，”——他仿佛仔细想了一想——“我连你都不敢告诉。”

这时候，老李牵着培根家那套在有橡皮轱辘的马车上的马，从披屋里出来。培根夫妇刚走到房子外面，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天空。

迦尔说：“我不能告诉你了。我说了出来，中国人会知道的。”

培根太太喊道：“阿布拉！赶快！我们要走啦！”

培根太太被扶上马车时，老李拉住那匹烦躁不安的马。

阿伦从屋后奔出来，捧着一个纸盒，纸盒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还打着花哨的蝴蝶结。他把盒子塞给阿布拉。“拿着，”他说，“到家之后再打开。”

迦尔看到阿布拉脸上显出厌恶的样子。她的手往后缩，不接盒子。

“拿着吧，亲爱的，”她爸爸说，“赶快，我们已经迟啦。”他把盒子塞到阿布拉手里。

迦尔走近她身边。“我悄悄对你说句话，”他说。他凑到阿布拉耳朵旁边说：“你吓得把裤子都尿湿啦。”她涨红了脸，把脑后的遮阳帽拉上来。培根太太双手插在她腋窝下，把她抱起来，搁在马车上。

老李、亚当和孪生兄弟望着马快步跑去。

还没有拐弯，阿布拉举起手，把盒子扔在车后的路上。迦尔瞅着阿伦的脸，看到他弟弟眼里的苦恼。亚当回到屋里，老李拿了一盘粮食出来喂鸡，迦尔搂着他弟弟的肩膀，安慰他。

“我要同她结婚，”阿伦说，“我在盒子里放了一封信，向她求婚。”

“别伤心，”迦尔说，“我把我的枪借给你用。”

阿伦猛地扭过头。“你根本没有枪。”

“是吗？”迦尔说，“我没有枪吗？”

## 第二十八章

一

两个男孩吃晚饭时发现爸爸有了变化。对他们说来，亚当以前只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个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像云雾一般的爸爸。孩子们从来没有学会向他诉说自己的兴趣、发现或需要。他们同成人世界的接触唯有老李，老李不仅费力抚养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穿，教他们规矩，而且还培养他们对父亲的尊敬。对他们说来，亚当是神秘莫测的，他的吩咐和规定完全由老李传达下来，当然，这些都是老李的主张，只不过归于亚当而已。

这天晚上，也就是亚当从萨利纳斯回来的第一晚，迦尔和阿伦发现亚当倾听他们说话，还提了一些问题，他瞅着他们并且确实看到了他们，两个孩子开始有些惊异，随后又感到尴尬。这一变化反而使他们胆怯了。

亚当说：“我听说你们今天打过猎。”

两个孩子跟所有人一样，遇到新的情况，立即小心提防。过了片刻，阿伦承认说：“是的，爸爸。”

“有收获吗？”

这次停顿的时间更长一些，回答说：“有的，爸爸。”

“你们打到了什么？”

“一只兔子。”

“用弓箭射的？谁射中的？”

阿伦说：“我们两个一起射的。不知道是谁射中的。”

亚当说：“你们分不清自己的箭吗？我小时候，我们的箭总是做了记号。”

这次阿伦没有回答，不知该怎么说。迦尔等了一会儿说：“箭是我的，没错，不过我们想也可能插在阿伦的箭袋里。”

“你凭什么这样想呢？”

“我不知道，”迦尔说，“不过我认为射中兔子的是阿伦。”

亚当掉过眼光朝着阿伦：“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可能是我射中的——不过不敢肯定。”

“唔，看来你们两个都很会应付。”

孩子们脸上的惊慌消失了。这不像是圈套。

“兔子在哪儿呢？”亚当问道。

迦尔说：“阿伦送给了阿布拉。”

“她扔出来了，”阿伦说。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还想娶她呐。”

“你想娶她？”

“是的，爸爸。”

“你有什么看法，迦尔？”

“我想我可以让阿伦娶她，”迦尔说。

亚当笑了，孩子们不记得以前什么时候听过他的笑声。“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吗？”他问道。

“是的，”阿伦说，“很漂亮。又好又漂亮。”

“那好，如果她做我的儿媳妇，我很高兴。”

老李收拾了饭桌，在厨房里忙了一阵之后又回来。“准备睡觉吗？”他问两个孩子。

他们不乐意地睁大了眼睛。亚当说：“你坐下，让他们再待一会儿。”

“我把账本都理出来了。我们随后可以查看，”老李说。

“什么账本，老李？”

“家用和农场的账目。你说过你想知道你的经济情况。”

“十多年的账怎么受得了，老李！”

“你以前从不愿意在这上面烦心。”

“不错。但是你先坐一会儿。阿伦想娶今天来这儿的小姑娘。”

“他们订婚了吗？”老李问道。

“恐怕她还没有答应，”亚当说，“还得一段时间。”

迦尔很快失去了他对家里气氛变化的敬畏感，带着算计的眼光察看这个新的蚁冢，考虑从

什么地方下脚，把它踹倒。他作出了决定。

“她真是个好姑娘，”迦尔说，“我喜欢她。你知道为什么吗？她要我们问你，我们妈妈的墓在哪里，我们可以去献花。”

“我们能去吗，爸爸？”阿伦问。“她还说她要教我们做花圈。”

亚当飞快地思索着。他一向不善于说假话，又没有思想准备。但是解决办法很快就想到了，并且脱口而出，连他自己也觉得吃惊。亚当说：“我希望我们能那么做，孩子们。但是我得告诉你们。你们妈妈的墓在她家乡，离这里很远的另一个地方。”

“为什么？”阿伦问道。

“有人喜欢葬在自己的家乡。”

“她怎么到那里的呢？”迦尔问。

“我们把她装上火车运去的——对不对，老李？”

老李点点头。“我们也是这样的，”他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死后都运回中国。”

“那我知道，”阿伦说，“你以前对我们讲过。”

“是吗？”老李问。

“你肯定讲过，”迦尔说。他有点失望。

亚当赶快扯到别的话题上去。“今天下午，培根先生出了一个主意，”他开始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也考虑考虑。他说假如我们搬到萨利纳斯去住可能对你们有好处——那里的学校比这里好，还有许多别的孩子可以跟你们玩。”

这个想法使孪生兄弟不知所措。迦尔问道：“这儿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保留农场，想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回来。”

阿伦说：“阿布拉住在萨利纳斯。”对阿伦来说，这个理由就足够了。他已经忘掉扔出来的盒子。他想到的只是一个小围裙、宽边遮阳帽和柔软的小手指。

亚当说：“你们考虑一下。现在你们该上床睡觉啦，你们今天为什么没有上学？”

“老师病了，”阿伦说。

老李证实了他的话。“卡尔普小姐已经病了三天，”他说，“他们下星期一才去上学。来吧，孩子们。”

他们乖乖地跟他走出房间。

亚当坐着，呆呆地瞅着灯微笑，用食指轻轻敲打着膝盖。老李回来时，亚当说：“他们是不是有点知道了？”

“我不清楚，”老李说。

“唔，也许就因为那个小姑娘随便说的。”

老李到厨房里拿了一个大纸盒回来。“账目全在这里。每年一捆，用橡皮圈箍了起来。我已经检查过了。一点不缺。”

“你是说全部账目吗？”

老李说：“每年有一个账本，收据发票都附在后面。你了解你的经济状况，这就是——都齐全了。你真打算搬家吗？”

“我在考虑。”

“我希望你想个办法，把实话告诉两个孩子。”

“那一来就会改变他们对自己母亲的美好看法，老李。”

“你有没有考虑到另一个危险？”

“你指什么？”

“万一他们知道了真相呢。许多人知道底细。”

“等他们年纪再大一些，也许不那么难堪了。”

“我不以为然，”老李说，“那还不是最大的危险。”

“我不很明白你的意思，老李。”

“我考虑的是说假话的问题。它可能影响全局。万一他们发现你在这件事上对他们说的是假话，真事也会受影响。他们什么都不信了。”

“对，我明白了。可是我能对他们怎么说呢？我不能一五一十都告诉他们。”

“或许你可以告诉他们一部分真话，即使他们以后发现真相，你也不至于太被动。”

“我得想一想。”

老李坚持地接着说：“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便把我妈的遭遇讲给我听，他并不照顾我的情绪。随着我年龄增长，他对我讲了好几次。当然，内容不一样，但总是很吓人。我因为他讲给我听而感到高兴。我如果不知道的话，反而会不快活的。”

“你想告诉我吗？”

“不想。不过你知道以后也许会改变你對自己孩子的做法。你不妨说她出走了，你不知道去处。”

“但是我知道呀。”

“是啊，麻烦就在这里。要么就和盘托出，要么就掺一部分假话。我不能强迫。”

“我得考虑一下，”亚当说，“你妈妈是怎么回事？”

“你真想听吗？”

“只要你愿意讲。”

“那我就尽可能讲得简短些，”老李说，“从我记事起，我跟我爸住在一片土豆地中间的一个黑暗的小木屋里，我爸在那里把我妈的事情讲给我听。他平时讲广东话，但是一讲这件事的时候，就说漂亮的官话。好吧，我讲给你听——”老李开始回忆。

“我先得告诉你，你们美国人在西部修建铁路时，修路基、铺枕木、钉铁轨等等累死人的活儿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干的。他们工资低，干活卖力，死了也不找麻烦。他们大多是从广东招募来的，因为广东人长得矮小、结实、能吃苦耐劳，再说，他们不爱吵架。这些人是契约劳工，我爸爸的遭遇相当有代表性。

“你要知道，中国人在中国新年的第一天或者年三十必须偿还全部债务，以便没牵没挂地开始新的一年。假如做不到，他就丢脸；不仅丢自己的脸，全家都丢脸。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借口可找的。”

“这个主意不坏，”亚当说。

“不论好坏，习惯就是这样的。我爸爸时运不佳，还不起一笔债。整个家族便聚在一起，讨论解决办法。姓李的是个体面的家族。运气不好怪不了谁，但是欠债同整个家族有关。他们偿还了我爸爸的债务，我爸爸必须再还给他们，那几乎是办不到的。

“替铁路公司招工的人有一个规矩——被雇用的人在契约上签了字，公司就付给他一大笔钱。这一来，他们吸引了许多负债的人。这种做法很合理，也光明正大。只有一件伤心事。

“我爸爸当时很年轻，新婚不久，他对妻子的感情非常强烈真挚，而她对我爸爸的情意准是——压倒一切的。尽管如此，他们当着族长们的面彬彬有礼地告了别，互道珍重。我常想，彬彬有礼也许能作为伤心事的缓冲。

“成群的人像牲口一样给装进一条轮船的黑洞洞的船舱，他们要在那里待六个星期才能到旧金山。你能想象那些窟窿里会是什么模样。不过，运到的商品必须处于尚能使用的状况，因此不能过于马虎对待。再说，我们的人民多少年来学会了集居，在难以忍受的条件下也能保持清洁，维持生活。

“出海一星期后，我爸爸才发现我妈妈也在船上。她穿着男人的衣服，头发也梳成男人那样的辫子。因为大家都悄悄坐着不说话，没有人发现她是女人，那时候当然也没有体格检

查、注射疫苗之类的手续。她把她的凉席挪到我爸爸的旁边。除了在暗里凑着耳朵说几句话之外，他们不能交谈。我爸爸为了她的自作主张而生气，可是同时也感到高兴。

“情况就这么摆着。他们按照契约规定要干五年苦工。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一到美国就逃跑，因为他们是正派人，在契约上签过字。”

老李停了下来。“我原以为几句话就能讲完的，”他说，“不过你不了解背景，我才多说了。我去倒杯水来——你要吗？”

“好，”亚当说，“有一点我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能干得了那种苦工？”

“我马上回来，”老李说着就到厨房里去了。他端了两杯水回来，搁在桌子上。他问道：“你想知道什么？”

“你妈妈怎么能干男人的活？”

老李微微一笑。“我爸爸说她是结实的女人，我相信结实的女人比男人更吃得起苦，尤其当她心中怀着爱情的时候。我想一个多情的女人几乎是摧不垮的。”

亚当不以为然地扮了个怪相。

老李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会明白的。”

“我并没有不好的想法，”亚当说，“我只有一次经验，怎么能知道呢？往下说吧。”

“在那次漫长而苦恼的航程中，有一件事妈妈没有悄悄地告诉爸爸。当时晕船的人很多，她的呕吐没有特别引人注意。”

亚当嚷了起来：“她不至于怀孕吧！”

“她怀孕了，”老李说，“她不愿意告诉我爸爸，再增添他的烦恼。”

“她上船时知道吗？”

“不，她不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辰最不合适。这个故事比我要想象的要长。”

“你现在可不能停下来了，”亚当说。

“我看也不能。到了旧金山，这群肌肉和骨骼上了运牲口的车皮，火车头喷着气，吃力地驶进山区。他们将去劈山开路，在峰峦下面挖隧道。我妈妈给赶进另一节车皮，到了高山草地的营地时，我爸爸才再次同她见面。那地方倒挺美，周围全是青草、鲜花和雪山。那时候她才把怀我的事告诉爸爸。

“他们开始干活。女人的肌肉像男人一样也会锻炼得坚强，再说我妈妈还有坚强的精神。人家要她干的是抡铁锹铁铲的活，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使他们惊恐担忧的是到时候她怎么把孩子养下来。”

亚当说：“难道他们这样无知吗？她干吗不去找工头，告诉他说她是女人，并且怀了孕？”



他们肯定会照顾她的。”

“你不明白吗？”老李说，“我讲得还不够详细，所以需要这么长。他们并非无知。这些人像牲口一样给运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干活。工程结束后，没有死的人还要运回去。运来的只是男人，不要女人。美国不希望他们繁衍后代。一个男人有了女人，再有了孩子，就会设法在他们所处的地方站住脚，扎下根，凑合着成立一个家。再把他们轰出去就费事了。但是一群烦躁不安、渴望女人几乎有点疯狂的男人情况就不一样，他们什么地方都愿意去，特别是想回家。我妈妈是这群几近疯狂、野性难驯的男人中间唯一的女人。男人们光干活吃饭，时间越长，就变得越烦躁不安。在工头们眼里，他们不是人，而是动物，不加控制的话会变得危险。现在你就明白，我妈妈为什么不请求帮助了。他们会把她赶出营地，也许还会把她当成一条害病的母牛，把她枪杀掉埋起来，谁说得准呢？就为了有点闹事的苗头，十五个人曾被枪杀。”

“不行——我们可怜的种族长期以来学会了安分守己，他们两个就安分守己，维持现状。我们认为肯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从来没有找到——我们得到的总是皮鞭、绳索和步枪。我希望刚才不向你提这段事就好了——”

“干吗不提呢？”亚当说。

“我现在仍旧能回想起我爸爸告诉我时脸上的神情。旧时的悲惨给勾了上来，脸色阴沉，充满了痛苦。我爸爸说着说着，不得不停下来，控制自己；再接着说时，口气十分严厉，用的措辞激烈尖锐，仿佛想把自己刺透似的。”

“他们声称是叔侄，设法待在一起。几个月过去了，幸好肚子大得不明显，她忍着痛苦干活，好歹熬了下来。我爸爸只能帮她一点小忙，借口说：‘我侄子年轻，身子还没长结实。’他们没有什么打算，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我爸爸想出一个计划。他们可以逃到山里，找一片高山草地，在湖边挖个地洞等待分娩，等我妈妈没有危险，小孩出生以后，爸爸再回来认罚。他再签一个延期五年的契约，顶替他那逃跑的侄子。他们的逃亡计划固然可怜，但除此以外毫无他法，这里似乎还有一丝光明。这个计划需要两个条件——时间要掐准，必须准备一些食物。”

老李说：“我的父母”——他停顿一下，为了自己使用这个称呼微笑起来，这个称呼听来十分亲切，他重说了一遍——“我亲爱的父母开始做准备工作。他们把每天配给的大米省下一部分，藏在睡觉的席子底下。我爸爸找到一根绳子，把一根铁丝锉成鱼钩，因为山间湖里有鳟鱼。他为了省下配给的火柴，烟也不抽了。我妈妈把能找到的碎布都收集起来，用布边上拆下的线和一根树刺做的针，替我缝襁褓。但愿我见过她就好了。”

“我也这么想，”亚当说，“你有没有把这件事讲给山姆·汉密尔顿听过？”

“没有。我应该讲给他听。他喜欢赞美人类的心灵。在他看来，这些事就像人的胜利。”

“我希望他们能逃到那里，”亚当说。

“是啊。当我爸爸讲给我听时，我对他说：‘到湖边去——把我妈妈带到那边去——别出事，千万别出事。你说你怎么到了湖边，怎么用树枝搭了一个窝棚。’我爸爸变得中国气

十足。他说：‘真实的事情中含有更多的美，即使是可怕的真实。城门口的说书人歪曲了真实的生活，以至懒惰、愚蠢、软弱的人觉得生活很美妙，这只能加重他们的懦弱，没有教育作用，医治不了创伤，也不能让心灵达到崇高的境界。’”

“往下说吧，”亚当有点急不可耐。

老李站起身，走到窗口，他望着三月的天空里在风中闪烁的星星，结束了他的故事。

“山上滚下来的一块圆石砸断了我爸爸的腿。他们把断腿骨接上，让我爸爸干残废人的活，用锤子把用过的铁钉在一块岩石上敲直。不知道是由于老是担忧呢，还是由于干活太累，我妈妈早产了。这些半狂的人知道之后完全失去了理智。一种饥渴激化了另一种饥渴，一件罪行覆盖在前一件罪行上面，这些饥渴的人遭受的许多小罪行突然爆发成一桩疯狂的滔天大罪。

“我爸爸听到他们嚷嚷‘女人’，心里马上明白了。他刚要跑去阻止，还没长好的腿又折了，他手脚并用地爬到出事的路基斜坡上。

“他爬到那里时，天空也悲惨失色，那些男人正纷纷散开，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忘掉自己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我爸爸爬到页岩堆上我妈妈身边。她血肉模糊，眼睛几乎都看不见了，但是嘴还能动，吩咐他该怎么办。我爸爸用手指从我妈妈撕裂的皮肉里把我掏了出来。当天下午，她死在那堆页岩上。”

亚当喘着粗气。老李带着抑扬的声调接着说：“在你憎恨这些人之前，必须知道一件事。我爸爸最后总是对我说：哪一个孩子得到的照顾都不及我多。整个营地的人都成了我的妈妈。这是一种美——一种可怕的美。现在我得向你道晚安。我说不下去了。”

### 三

亚当在屋子里到处乱找，抽屉里、搁板上、盒子里都找遍了，最后不得不把老李叫回来问他：“墨水和钢笔呢？”

“你本来就没有，”老李说，“多少年来，你从没有写过字。你要的话，我把我的借给你。”他回到自己房间，取来一瓶墨水、一支用秃了的钢笔、一叠纸和一个信封，统统放在桌子上。

亚当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写信？”

“你不是想写信给你弟弟吗？”

“对了。”

“这么久不通音讯，可不好写，”老李说。

确实不好写。亚当咬着笔杆，嘴抿出怪相。写了几句，把纸撕掉，重写一张。亚当用笔杆搔头。“老李，如果我要出一次门，到东部去，你能照看两个孩子，等我回来吗？”

“你本人去一次比写信还容易一些呢，”老李说，“我当然可以留下来。”

“不。我还得写信。”

“那你干吗不请你弟弟到这儿来呢？”

“嗨，这倒是个好主意，老李。我怎么没想到。”

“这样，你写信也有缘由了，那就好办一些。”

信相当容易地写好，修改之后，又誊了一遍。亚当慢慢读了一遍，放进信封。

“亲爱的查尔斯弟弟，”信中写道，“相隔这么久才收到我的信，你一定感到意外吧。好几次我都想提笔，但是你知道人们拖沓的脾气。

“这封信寄到时，不知你近况如何。我想你身体一定很好。据我猜测，你现在该有五个甚至十个小孩了吧。哈哈！我有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他们的妈妈不在这里。她过不惯乡村生活，住在附近一个城里，我不时见到她。

“我有一个好农场，但是说来惭愧，经营得不是太好。从现在开始，也许我能干得好些。我的决心总是很大的。多年来，我的心情不好。现在好了。

“你怎么样，很得意吧？我很想见你。你到这儿来作客好吗？这里土地广阔，你甚至可能找到一个地方安顿下来。这里冬天不冷，对我们这种‘老头’说来，就是一大好处。哈哈！

“查尔斯，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给我回音。旅行一次对你有好处。我要见你。要说的话太多，不能一一写出来。

“查尔斯，给我来封信，把老家的新闻都告诉我。我想肯定有不少变化。人们越是上了年纪，就越是经常听到认识的人去世的消息。我想那也是自然规律。快给我回信，告诉我你准不准备来。你的哥哥亚当。”

他手里拿着信坐着，眼前浮现出他弟弟皮肤黝黑的脸庞和有疤痕的前额。亚当看到那对褐色的眼睛微微闪亮，嘴唇往后收缩，露出了牙齿，具有盲目破坏力的兽性占了上风。他摇摇头，摆脱这种印象，试图想象那张脸微笑的模样。他试图回忆有疤痕以前的前额，但想不真切。他拿起笔，在署名之下加了一句附言：“查尔斯，不管怎么样，我从没有恨你。我是一直爱你的，因为你是我的弟弟。”

亚当折好信纸，用指甲捋出折痕。他粘好信封口，用拳头按紧。“老李！”他嚷道，“老李！”

中国人从门口探头进来。

“老李，寄信到东部——最东部——要多久才能收到？”

“我不清楚，”老李说，“也许要两星期吧。”

## 第二十九章

一

亚当十多年来第一次给他弟弟的信发出之后，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回信。他记不清过了多少时间。信还没有到旧金山，他已经在嘀咕，声音大得好让老李听见：“我不明白他干吗不回信。也许他因为我不去信在生我的气。可是他也没有给我来信呀。不——他不知道我的地址。也许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老李搭腔说：“信走了才几天。你得给它时间。”

“不知道他会不会来这儿？”亚当自言自语地问道，并且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要查尔斯来。信已经发出，亚当却唯恐查尔斯接受邀请。他像一个什么东西都要伸手去摸摸碰碰的烦躁不安的小孩。他干涉孪生兄弟，没完没了地问他们学校里的事情。

“你们今天学了什么？”

“什么都没学！”

“别胡扯！你们总学了些什么。今天念了课文吗？”

“念了，爸爸。”

“念的什么？”

“那篇关于蚱蜢和蚂蚁的老课文。”

“那很有趣。”

“还有一篇老鹰把婴儿叼走的故事。”

“我记起来了。可是记不清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没有上到那一课。我们只看了插图。”

两个男孩有点烦他。有一次，迦尔趁亚当婆婆妈妈唠叨不休的时候，向他借了小折刀，希望他忘了，不再要回。不过，那时候柳树在大量抽枝，树皮很容易剥掉。亚当收回小刀，教孩子们怎么做柳枝口哨，那是三年前老李教他的。糟糕的是，亚当忘了怎么开槽，他做的口哨是实心的。

一天中午，威尔·汉密尔顿开了一辆新的福特汽车轰隆隆地从路上颠簸而来。汽车在低速行驶，高高的车顶像暴风雨中的船只一样摇晃。黄铜的散热水箱和踏脚板上的汽油箱用擦铜油擦得金光锃亮。

威尔扳好刹车手闸，关掉点火开关，在皮座上往后再一靠。由于引擎过热，火花塞电源虽然已经关断，还打了几次回火。

“车来啦！”威尔故意装得兴致勃勃地嚷道。他恨透了福特汽车，虽然它们每天为他增添财富。

亚当和老李弯着腰察看揭开的引擎罩里的机件，威尔·汉密尔顿最近又长胖不少，他气喘吁吁地解释着自己并不了解的机械原理。

现在很难想象当时要学会发动、驾驶、维修汽车的困难。整个过程十分复杂，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要从头学起。今天的人从孩提时期起就生活在内燃机的原理、习性和特征的气氛里，当时人们首先认为汽车根本靠不住，有时候确实如此。再说，发动现代汽车的引擎时只消做两件事：拧一下钥匙，按一下启动器。其余都是自动的。当时的操作过程可复杂多了。不但需要好的记忆、有力的手臂、天使般的脾气和盲目的信念，还需要行使一点魔法，因此开车的人在摇动T型汽车的曲柄之前，往往先朝地下吐一口唾沫，低声念一句咒语。（T型汽车是福特厂在美国生产的一种汽车型号，1914至1927年间颇为流行，车罩高而见方。）

威尔·汉密尔顿解释汽车的性能，讲了一遍又一遍。他的主顾睁大眼睛，像犬一样全神贯注，一点也不打岔，但是威尔开始讲第三遍时，发现自己越讲越糊涂了。

“这么着吧！”他机灵地说，“你们知道，这方面我不太在行。我是想在交货之前让你们看看车，听听它的声音。现在我回城里去，明天派一个专家把车开来，他在几分钟里讲解的内容比我在一星期内讲的还要多。我只是想让你们看看货。”

威尔自己讲的要领也记不全了。他摇了一会儿曲柄，发动不起来，便向亚当借了一辆马车，赶回城去，不过他答应第二天派个技师来。

## 二

第二天，让两个孪生兄弟去上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不肯去。那辆福特车高傲倔强地待在威尔停放它的橡树底下。它的新主人们在四周打转，不时摸摸它，正如你想安抚一匹危险的马那样。

老李说：“我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看得惯它。”

“当然会看得惯，”亚当自己信心不足地说，“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开着它满处跑。”

“我会想办法弄懂它，”老李说，“可是我不想驾驶。”

孩子们钻进钻出，碰一下摸一摸赶紧又跑开。“这玩意儿是什么，爸爸？”

“别去碰它。”

“那是干什么用的？”

“我不知道，不过你们别去碰它。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那个人没有告诉你吗？”

“我记不起他说的话了。你们两个离得远些，不然我要让你们到学校里去。听到没有，迦尔？别把那东西打开。”

他们这天早上很早就起身准备好了。十一点，大家都坐立不安了。技师驾着马车来到时正赶上吃午饭的时间。他穿一双方头皮鞋、灯笼裤，宽大的上衣几乎拖到膝盖。马车座旁搁了一个放工作服和工具的小提包。他十九岁，嚼着烟草，在汽车学校待了三个月，学会了对人类的莫大蔑视和厌烦。他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把缰绳扔给老李。

“把这畜生牵走吧，”他说，“你简直分不清它的头尾。”他从马车上下来，气派之大就像大使从专列下来似的。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看孪生兄弟，冷冷地转向亚当。“我希望我赶上了午饭，”他说。

老李和亚当面面相觑。他们把午饭忘得一干二净。

在屋里，这位贵客勉强接受了奶酪、面包、冷肉、馅饼、咖啡和一块巧克力蛋糕。

“我一向吃热饭热菜，”他说，“假如你不希望汽车给拆光的话，最好让那两个孩子躲得远些。”技师消消停停吃了一顿饭，在前廊休息了片刻，拿起提包到亚当的卧室里去了。几分钟后，他出来时已换上有条纹的工装裤，戴了一顶白帽子，帽冠前面印有“福特”字样。

“喂，”他说，“你研究过没有？”

“研究？”亚当说。

“你有没有看过座位底下的说明书？”

“我不知道还有说明书，”亚当说。

“天哪，”那年轻人不高兴地说。他鼓起勇气，横下一条心，向汽车走去。“只好就这么开始了，”他说，“你事先没有研究，天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学会。”

亚当说：“昨晚汉密尔顿先生没能把它发动起来。”

“他总是想用发电机来发动引擎，”那个贤人说，“好啦！来吧。你懂不懂内燃机的原理？”

“不懂，”亚当说。

“老天！”他揭起铁皮引擎罩。“这里是一个内燃机引擎，”他说。

老李悄悄说：“年纪轻轻，这么有学问。”

小伙子霍地转过身。“你说什么来着？”他厉声责问老李，然后又问亚当：“这个中国人说什么？”

老李双手一摊，温和地笑笑。“我说你非常能干，”他镇静地评论道，“也许念过大学。非常聪明。”

“管我叫乔好啦！”小伙子莫名其妙地蹦出这么一句话，接着又说：“大学！那些人懂什

么？他们会调整发火定时器吗？他们会使用锉刀加工吗？大学！’他蔑视地啐了一口带烟草汁的褐色的唾沫。孪生兄弟敬佩地看着他，迦尔转动舌头，也想啐一口唾沫，学学他的气派。

亚当说：“老李佩服你精通业务。”

小伙子的粗暴态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宽容。“管我叫乔好啦，”他说，“我当然要懂。我在芝加哥上过汽车学校。那才是真正的学校——跟任何大学不一样。”他又说，“我爸爸说过，好的中国人可以跟他打交道，我是说好的中国人——他们不比别人差。他们老实。”

“坏的可不行，”老李说。

“当然不行！流氓恶棍之类的人不行。只讲好的中国人。”

“希望我能给包括在那一类吧？”

“我看你像是好中国人。管我叫乔好啦。”

这番对话，亚当听了摸不着脑袋，孪生兄弟却不是这样。迦尔尝试着对阿伦说：“管我叫乔好啦。”阿伦也学样：“管我叫乔好啦。”

技师又摆出行家的神气，不过口气和善多了。有趣的友好态度代替了先前的蔑视。“这东西，”他说，“是内燃机引擎。”大家带着敬畏的心情看着那个丑陋的铁家伙。

小伙子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字句谱成了新时代的赞歌。“它的工作原理是汽油气体在密封的空间燃爆。燃爆力作用于活塞，然后通过连杆、曲轴、传动轴，转动后轮。明白了吗？”他们茫然地点点头，唯恐打断他的话。“引擎有两类，二冲程和四冲程。这一种是四冲程的。明白了吗？”

他们又点点头。孪生兄弟带着崇拜的眼神望着他的脸，也点点头。

“很有意思，”亚当说。

乔匆匆往下说：“福特牌汽车同其它牌子的主要区别在于福特采用了行星齿轮传动，这是一个革——革命化的创新。”他停了一会儿，脸上显出使劲的样子。四个听众又点头时，他提醒他们：“你们别以为完全懂了。行星齿轮系统，别忘了，是革命化的创新。你们最好再研究研究说明书上的有关部分。假如你们都明白了，咱们接着讲汽车操作。”他说这句话的口气像书上黑体大写字母那般着重。他庆幸第一部分的讲课已经结束，但是他并不比他的听众高兴。他们全神贯注，有点吃不消了，但是一个字也没听懂。

“到这边来，”小伙子说，“看到那东西没有？那是点火开关钥匙。你把它一拧，车子就启动了。你把这玩意儿往左拧。蓄电池就接通了——瞧，上面有字。‘电’就是代表蓄电池。”他们脖子伸得老长，往车里看。孪生兄弟站在脚踏板上。

“且慢。我讲过了头。首先你得把火花塞拉上来，把油门键按下去，不然引擎一发动，曲柄会把你的胳膊打断。这东西——看到没有？——这就是火花塞。把它拉上来——明白

吗？——拉上来。拉到头。这东西是油门键——把它按下去。现在我要解释，然后示范。我要你们注意。孩子别站在车上。你们挡住了我的亮。给我下去。”孩子们不情愿地从脚踏板上爬下去；眼睛勉强够到车门，只能这么看。

小伙子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好了没有？火花塞拉上来，油门键按下去。火花上，油门下。现在接通蓄电池，钥匙往左拧——记住，往左。”响起了大蜜蜂似的嗡嗡声。“听到吗？那是线圈盒里电流接通了。假如没有那种声音，你就得调整接触点，也许还得用锉刀锉。”他注意到亚当惶恐的神色。“你可以把说明书上那一段研究研究，”他宽容地说。

他走到车子前面。“这个是曲柄——看到散热器旁边伸出来的这段钢丝没有？——那是连到阻塞器的。现在我示范，你们仔细瞧着。像这样握住曲柄，往里推，让它卡住牙。看到我的大拇指是朝下的吗？假如我不这么握，大拇指弯着，曲柄万一回弹，就把拇指打断了，懂吗？”

他没有抬头，但是知道他们准在点头。

“现在看仔细啦，”他说，“我推进曲柄，往上，达到压气的目的，然后我拉钢丝，慢慢转动曲柄，让油吸进汽缸。听到吸油的声音吗？那是阻塞器打开了。但是别开得太大，不然汽缸进油太多，不发火。现在我放松钢丝，使劲摇一下曲柄，汽缸一发动，我就跑回来，按下火花塞，拉出油门键，然后探过身去，赶快把钥匙拧到发电机的位置——看到那个‘机’字吗——这就齐啦。”

他的听众没精打采。费了这许多道手续，只发动了引擎。

小伙子还不放松他们。“我要你们跟我说，这就记住了。火花上——油门下。”

他们齐声学着说：“火花上——油门下。”

“接通电。”

“接通电。”

“曲柄压气，拇指朝下。”

“曲柄压气，拇指朝下。”

“慢慢转动——拉开阻塞。”

“慢慢转动——拉开阻塞。”

“摇曲柄。”

“摇曲柄。”

“火花下——油门上。”

“火花下——油门上。”



“接通电机。”

“接通电机。”

“我们再念一遍。管我叫乔好啦。”

“管你叫乔好啦。”

“这不用念。火花上——油门下。”

念到第四遍时，亚当有点厌烦了。他觉得这一套简直无聊。没多久，幸好威尔·汉密尔顿开了他那辆低矮花哨的红汽车来到，亚当松了一口气。小伙子望着那辆驶近的车子。“那是十六汽缸的，”他肃然起敬地说，“特制的。”

威尔从车里探出身来。“怎么样啦？”他问道。

“很顺利，”技师说，“他们学得很快。”

“喂，罗伊，我是来接你回去的。那辆新棺材掉了一个轴承。你得加班干，明天十一点就得替霍克斯太太修理好。”

罗伊啪地立正。“我去拿衣服，”他说着就向屋里跑去。他拿了提包回来时，迦尔挡住了他。

“喂，”迦尔说，“我以为你的名字叫乔呢？”

“你说什么，乔？”

“你让我们管你叫乔。汉密尔顿先生却管你叫罗伊。”

罗伊哈哈一笑，跳进双座汽车。“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叫乔吗？”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的名字是罗伊。”他笑到一半停下来，一本正经地对亚当说：“座位底下有一本说明书，你研究研究。听到了吗？”

“错不了，”亚当说。

## 第三十章

一

如同在《圣经》时代一样，那年月居然也产生了人间奇迹。讲课后一星期，一辆福特汽车颠簸着开到金城大街上，在邮局门前抖了几下才停住。亚当掌握方向盘，老李坐在他旁边，两个男孩挺直腰板、神气活现地坐在后座。

亚当低头望望汽车底部板，大小四人齐声说：“拉好刹车——关掉油门——灭火儿。”小引擎吼了一声停住了。亚当全身松弛但得意扬扬地往后靠了一会儿才下车。

邮政局长从金黄色的栅栏里朝外张望。“看来你也搞了一辆那种该死的车子，”他说。

“我得赶赶时髦，”亚当说。

“我敢预言，总有一天一匹马都不好找了，特拉斯克先生。”

“有可能。”

“它们会改变农村面貌。到处都会有咔嗒咔嗒的汽车声音，”邮政局长接着说，“连我们这儿都感觉到了。以前人们每星期来取一次邮件，现在天天来，有时候一天来两次。迫不及待地想拿到该死的新车目录。整天转悠，不停地转悠。”亚当从他深恶痛绝的样子看出他肯定还没有买上福特汽车。这是妒忌的流露。“我可不想买，”邮政局长说，这表明他老婆在催逼他买车。总是女人在施加压力，因为这里牵涉到社会地位问题。

邮政局长忿忿地翻阅信插里的信件，把一个长信封扔了出来。“哼，出了车祸还得住院，”他狠狠地说。

亚当朝他笑笑，取了信，出了邮局。

难得有信件的人收到一封信时是不随便拆开的。他先拿在手里掂掂分量，看看信封上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看看笔迹，再仔细察看邮戳的地点和日期。亚当把这些事全做完之后才走出邮局，穿过人行道，上了车。信封左上角是铅印的贝洛斯及哈维律师字样，地址是康涅狄格州亚当的家乡城镇。

他轻快地说：“嘿，我认识贝洛斯和哈维，跟他们很熟。不知他们有什么事？”他仔细看看信封。“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地址？”他翻过信封，看看背面。老李微笑着看他。“看了信就明白了。”

“我也这么想，”亚当说。他决定拆信之后，取出折刀，打开大的那把，看看信封，找不到下刀的地方，又举起信封对着阳光照照，以免损坏信纸，把信封往一头顿几下，裁开另一头。他朝破口吹吹，用两个手指取出信。他非常慢地看信。

“加利福尼亚州，金城，亚当·特拉斯克先生。敬启者，”信中没好气地开始说，“在过去六个月里，我们用尽各种方法想同你取得联系。我们在全各地报上刊登启事，但无结果。直到你给你弟弟的信由当地邮政局长移交给我们后，我们才得知你的下落。”亚当从字里

行间看出他们的不耐烦。下一段口气完全变了。“我们以悲痛的心情有责任告诉你，你弟弟查尔斯·特拉斯克已经去世。他是由于肺部疾患，病倒两周后，在十月十二日死亡，遗体葬在奥德费洛斯公墓。墓前尚未竖碑。我们相信，你一定希望由你本人履行这一伤心的义务。”

亚当深吸了一口气，把这段话再看了一遍。他慢慢地吐着气，以免叹出声来。“我弟弟查尔斯死了，”他说。

“我听了很难过，”老李说。

迦尔问：“他是我们的叔叔吗？”

“是你的查尔斯叔叔，”亚当说。

“也是我的叔叔吗？”阿伦问。

“也是你的。”

“我不知道我们有叔叔，”阿伦说，“也许我们应该在他的墓前放些花。阿布拉会帮我们的。她喜欢做这种事。”

“离这儿很远——在美国的另一头。”

阿伦兴奋地说：“有啦！等我们给妈妈献花的时候，我们给查尔斯叔叔捎一点。”接着，他的口气变得有点悲伤：“他没死之前，我知道有他这么一个叔叔就好啦。”他觉得自己去世的亲戚逐渐多了，仿佛值得炫耀。“他是好人吗？”阿伦问道。

“非常好，”亚当说，“我只有他一个弟弟，正像迦尔是你唯一的哥哥一样。”

“你们也是双胞胎吗？”

“不——不是。”

迦尔问：“他有钱吗？”

“当然没有，”亚当说，“你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的？”

“嗯，假如他有钱，我们可以得到，是吗？”

亚当严肃地说：“遇到丧事，谈钱是不合适的。他死了，我们应该悲伤。”

“我怎么悲伤呢？”迦尔说，“我从没有见过他。”

老李觉得好笑，用手掩住嘴。亚当继续看信，下一段的语气又变了。

“作为死者的律师，我们愉快地奉告，你弟弟依靠勤奋和明智积累了一宗数目可观的财产，地产、证券和现金全部计算在内，已远超过十万元。他的遗嘱是在本事务所订立签署的，如今由我们保管，如来信索取，即可寄去。遗嘱写明，全部现款、地产和证券平均分

赠给你和你的妻子。如你妻子去世，全部归你。遗嘱还规定，如你去世，全部财产归你妻子继承。我们根据你来信判断，你仍健在，特此向你表示祝贺。贝洛斯及哈维事务所谨启，乔治·哈维执笔。”信纸下方有几行潦草的字迹：“亲爱的亚当：得意的时候请别忘了旧交。查尔斯是一个子也不花的。他把每一枚银币捏得那么紧，连上面的老鹰都会叫起来。希望你和你的妻子从这笔钱中得到一些乐趣。你那里有没有机会，需要一位好律师？我指我自己。你的老朋友，乔治·哈维。”

亚当从信纸上抬起眼睛看看两个孩子和老李。三人都在等他往下念。亚当抿紧嘴。他折好信，放进信封，再把信封小心翼翼地放进衣服里袋。

“有什么麻烦吗？”老李问道。

“没有。”

“我看你好像心事重重。”

“没有。我为我弟弟难过。”亚当试图把信的内容理出一个头绪，但是它像要抱窝的鸡一样在他脑袋里瞎折腾。他觉得需要一个人安静下来，细细琢磨。他上了汽车，茫然望着那些机件，操作规程忘得一干二净。

老李问：“要帮忙吗？”

“真怪！”亚当说，“我记不得怎么着手了。”

老李和两个孩子轻声说：“火花上——油门下，接通电。”

“噢，对啦。对，对。”线圈盒里发出蜂鸣时，亚当摇动了福特车头的曲柄，跑回来按下火花塞，把钥匙拧到发电机的“机”字上。

他们快到家时，慢慢驶进橡树底下小溪谷那条高低不平的土路，老李突然说：“我们忘了买肉。”

“是吗？我以为已经买了呢。家里有别的东西可吃吗？”

“咸肉和鸡蛋行吗？”

“行。很好。”

“你明天还要出来寄回信，”老李说，“明天再买肉吧。”

“是啊，”亚当说。

老李准备晚饭时，亚当呆坐着出神。他知道他需要老李的帮助才能把自己的思路理清，即使不要老李出什么主意，光听着就行了。

迦尔把弟弟叫出去，带他到停放那辆高高的福特车的车棚。迦尔打开车门，坐在方向盘后面。“来呀，上车！”他说。

阿伦反对说：“爸爸吩咐过我们别去碰它。”

“他不会知道的。上来吧！”

阿伦怯生生地上了车，在座位里坐好。迦尔把方向盘转来转去。“嘟，嘟，”他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想查尔斯叔叔很有钱。”

“他没有钱。”

“我说他有钱，赌什么都行。”

“你以为爸爸说假话吗？”

“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敢打赌，叔叔有钱。”他们静默了一会儿。迦尔在假想的弯路上猛转方向盘。他说：“我跟你打赌，我能弄清楚。”

“你指什么？”

“你有什么可以赌的？”

“什么都没有，”阿伦说。

“你那个鹿腿骨口哨怎么样？我用这颗石弹子赌你的口哨，今天一吃完晚饭就会叫我们上床睡觉。赌不赌？”

“可以吧，”阿伦含糊地说。“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迦尔说：“爸爸要同老李谈话。我打算听他们说什么。”

“你不敢。”

“看我敢不敢。”

“假如我告诉呢。”

迦尔眼光变得冷酷，脸色一沉。他向阿伦凑近，压低了声音。“你不敢告诉。因为你说出来——我就告诉爸爸说谁偷了他的折刀。”

“谁也没有偷他的刀。他的刀在身边，刚才还用它拆信来着。”

迦尔阴笑一下。“我是指明天，”他说。阿伦明白迦尔干得出这种事，他自己不能告发。他毫无办法。迦尔立于不败之地。

迦尔看到阿伦脸上慌乱和无能的样子，感到了自己的力量，暗暗高兴。他在动脑筋、出主意方面能胜过他的弟弟。他开始认为，要胜过他爸爸也不在话下。在老李面前，迦尔的把戏就不起作用了，因为老李淡泊的思想毫不费劲就赶在他前面，等在那儿，看透了他的心思，到了最后关头才平静地警告他：“别干。”迦尔对老李很尊敬，甚至有点畏惧。至于这个窝窝囊囊瞅着他的阿伦，简直是团烂泥巴，可以由他任意摆弄。迦尔对他弟弟突然感到

一阵深挚的爱，有一种要保护这个软弱的人的冲动。他用胳膊搂住阿伦。

阿伦没有退避，也没有反应。他只是往后稍稍一缩，望着迦尔的脸。

迦尔说：“看什么，我头上长草了吗？”

阿伦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你指什么？我干了什么事？”

“那些捣鬼的、偷偷摸摸的事，”阿伦说。

“怎么偷偷摸摸？”

“比如说吧，关于兔子的事，还有偷偷摸摸到汽车里来玩。你肯定在阿布拉面前捣了鬼。我不清楚你是怎么捣的，不过是你使她扔掉了那个纸盒。”

“嗨，”迦尔说，“你想知道吗？”他有点忐忑不安。

阿伦慢吞吞地说：“我不想知道。我只想弄明白你为什么要那样干。你老是搞鬼名堂。你干吗要这样，有什么好处。”

迦尔心头一阵刺痛。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谋划卑鄙龌龊。他知道他弟弟识破了他。他渴望阿伦爱他。他感到空虚、不知所措。

阿伦打开车门，下了车，走出了车棚。迦尔摆弄了一会儿方向盘，假想自己在路上飞驰。但觉得没有意思，便跟着阿伦回到屋里。

## 二

吃罢晚饭，老李洗了盘子，亚当说：“我看你们两个孩子早些去睡吧。今天够累的。”

阿伦瞟了迦尔一眼，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他的鹿腿骨口哨。

迦尔说：“我不要。”

阿伦说：“现在归你了。”

“我不要。给我也不拿。”

阿伦把口哨搁在桌上。“反正我放在这儿，”他说。

亚当插嘴说：“喂，你们争什么呀？我说你们两个小孩该睡觉去了。”

迦尔扮出小孩脸。“干吗？”他问道。“上床还太早。”

亚当说：“我刚才讲的不完全确切。问题是我要同老李单独谈谈。天快黑了，你们两个孩子也不能出去，所以我要你们上床睡觉——至少到你们自己的房间里去。明白了吗？”

两个孩子一起说：“明白了，爸爸。”他们跟着老李穿过门厅，到后面的卧室去。换了睡衣之后，又回来一次，向他们的父亲道了晚安。

老李回到起居室，关好通门厅的房门。他拿起鹿腿骨口哨，看了一下，放回桌上。“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他说。

“你指什么，老李？”

“晚饭前，他们打了赌，饭后阿伦输了，赔了口哨。那时我们说什么来着？”

“我只记得吩咐他们去睡觉。”

“也许往后就明白了，”老李说。

“我觉得你把孩子的事情看得太严重了。很可能根本没有意义。”

“不，有意义。”老李接着又说：“特拉斯克先生，你认为人们到了某种年龄，思想会不会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你现在和十岁的时候相比，感觉是不是更敏锐，思想是不是更清晰？你的视、听、味觉还像以前一样吗？”

“你或许有道理，”亚当说。

“在我看来，”老李说，“时间除了给人们增添年龄和悲哀之外，没有别的，这是一大谬误。”

“还增添回忆。”

“是啊，还有回忆。没有它，时间就没有对付我们的武器了。你要同我谈什么？”

亚当从口袋里取出信，放在桌上。“我要你看看这封信，仔细看，然后——我要你谈谈。”老李拿出老花眼镜戴好，在灯下打开信，看了一遍。

亚当问道：“怎么样？”

“这儿有用得着律师的地方吗？”

“你指什么？哦，我明白啦。你在开玩笑吧？”

“不，”老李说，“我没有开玩笑。我是以隐晦然而客气的东方人的方式表示，我希望先知道你的意见之后再提出我的看法。”

“你打算直截了当跟我谈吗？”

“不错，”老李说，“我要撇开我的东方人的方式。我年纪老了，脾气变得别扭，没有耐心。难道你没听说，中国用人年纪老时仍旧忠心耿耿，不过脾气变倔了吗？”

“我不想使你不痛快。”

“我没有不痛快。你要谈这封信的问题。那就谈吧，我从你的话里会知道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我自己的意见，还是支持你的意见。”

“我弄不明白，”亚当毫无办法地说。

“你了解你的弟弟。如果你弄不明白，我连他的面都没有见过，怎么能明白呢？”

亚当站起来，打开通向门厅的房门，却没有发现躲在门后的人影。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一次，拿来一帧陈旧的褐色照片，放在老李面前的桌上。“这就是我的弟弟查尔斯，”他说着又过去把门关上。

老李在灯下端详那帧发亮的银板相片，把它略微侧来侧去，避免反光耀眼。“那是很早拍的，”亚当说，“在我从军以前。”

老李把照片凑近面前。“不容易看出特点。不过从他的表情判断，我敢说你的弟弟很有幽默感。”

“一点都没有，”亚当说，“他从来不笑。”

“我指的不完全是那种意思。当我看到你弟弟遗嘱上的条件时，我突然发现他特别喜欢恶作剧。他喜欢你吗？”

“我不清楚，”亚当说，“有时候我认为他爱我。有一次他想置我于死地。”

老李说：“是啊，从他脸上看得出来——爱和凶残的混合。两者使他成了守财奴，守财奴则是躲在金钱堡垒里的吓破胆的人。他认识你的妻子吗？”

“认识。”

“他喜欢她吗？”

“他恨她。”

老李叹了一口气。“其实这也无关紧要。你的问题不在这方面，是吗？”

“是的。”

“那你愿不愿意把问题摆出来研究研究？”

“我正想这么做。”

“那就摆吧。”

“我似乎理不出一个头绪。”

“要不要我来替你理？有时候旁观者清。”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那好。”老李突然咕哝了一声，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他的瘦小的手托住圆下巴。“天哪！”他说。“我怎么没想到那一点。”

亚当不安地挪动一下。“我希望你别这么大惊小怪，”他烦躁地说，“你使我觉得像是黑板上的一道数学难题。”

老李从口袋里取出烟斗，乌木的烟管又细又长，小小的黄铜烟锅像碗的形状。他在烟锅里填了细如头发的烟丝，点着后长吸了四口，让烟斗熄灭。

“那是鸦片吗？”亚当问道。

“不是，”老李说，“是一种便宜的中国烟丝，味道不好。”

“那你干吗要抽呢？”

“我说不好，”老李回答，“大概是因为它能使我想起某种同清晰有联系的东西。并不太复杂。”老李眯着眼睛。“好吧——我现在试着把你的思想像鸡蛋面似的神出来，让它们在阳光下晒干成形。那女人仍旧是你的妻子，还活着。按照遗嘱规定，她可以分到五万元以上的遗产。那是一笔巨款。用它可以做不少好事或坏事。如果你弟弟知道她在哪里、在干什么行当的话，是不是希望她得到这笔钱呢？法院总是尽可能遵照立遗嘱人的意愿办事的。”

“我弟弟不会希望她得到的，”亚当说。他随即想起小酒店楼上的姑娘们，以及查尔斯的定期寻访。

“或许你得站在你弟弟的地位考虑考虑，”老李说，“你妻子的行当既不好，也不坏。任何土壤都能产生圣徒。有了这笔钱，也许她可以做些好事。良心责备恐怕是通向慈善的最好的跳板了。”

亚当打了一个颤。“她对我说过，她有了钱想干什么。那不是慈善，而更近于杀人。”

“那么你认为她不应该得到那笔钱？”

“她说她要毁掉萨利纳斯许多有身份地位的人。她是做得出来的。”

“我明白了，”老李说，“幸好我在这个问题上能抱超脱的态度。他们的名誉肯定有薄弱的地方。从道德上说，你反对给她这笔钱？”

“是的。”

“好，现在考虑这个问题：她没有真实姓名，历史不清。婊子是从地里蹦出来的。即使她知道有这笔遗产，没有你的帮助，她也无法认领。”

“我想是这样的。对，我看她没有我的帮助不可能提出继承要求。”

老李拿起烟斗，用一根黄铜杆子剔掉烟灰，再装了一袋烟。他抽了四口之后，抬起厚眼皮，瞅着亚当。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道德问题，”他说，“如果你同意，我想把它提给我的族长们考虑——当然不提当事人的姓名。他们会像孩子在狗身上捉跳蚤似的仔细琢磨。我肯定他们会得到有趣的结果。”他把烟斗搁在桌上。“不过你自己有没有打算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亚当问道。

“你有没有打算。难道你对自己的了解比我还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亚当说，“我得使劲琢磨。”

老李生气地说：“看来我在白费时间。你是骗你自己呢还是骗我？”

“别这样对我说话！”亚当说。

“为什么？我一向不喜欢欺骗。你的行动方向早已确定了。你将做的事显而易见——从你呼吸的空气中都看得出来。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我脾气不好，心里烦躁。我在期待旧书店陈腐的气味和沉思冥想的乐趣。在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面前，你会按照你的标准行事。你所说的考虑琢磨不会引起任何变化。你妻子在萨利纳斯当婊子的事实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亚当满脸怒色，霍地站了起来。“你决定离开之后，变得傲慢无礼了，”他嚷道，“我对你说，我还没有打定主意怎么处置那笔钱。”

老李长叹一声。他双手支着膝盖，挺起瘦小的身体。他厌倦地走过去，打开房门，转过身，友好地笑笑，对亚当说：“胡扯！”说罢走了出去，把门带上。

### 三

迦尔悄悄穿过幽暗的门厅，溜回他和弟弟的卧室。他隐约看到双人床上枕头衬出的他弟弟的脑袋，但是看不清阿伦是否睡着了。他轻手轻脚地侧身躺下，然后慢慢地转过来，双枕头着，凝视着组成黑暗的无数小色点。旧窗帘像风帆似的慢慢鼓起，夜里的风停息后，又轻轻拍打窗户。

一阵灰色的悲哀像被子似的压在他身上。他衷心希望刚才阿伦没有甩下他，走出车棚。他衷心希望刚才没有蹲在门厅里偷听。他在黑暗里动着嘴唇，无声地叨念，但是听到了自己的话。

“亲爱的上帝啊，”他说，“让我同阿伦一样吧。别让我变得卑鄙。我不要卑鄙。假如你让大家都喜欢我，我把世上一切都给你，即使我没有的东西，我也去找来给你。我不要做一个卑鄙的人。我不要做一个孤单的人。看在耶稣的份上，阿门。”热泪从他脸上慢慢滚下来。他全身肌肉紧张，竭力抑制自己，以免发出哭声或抽噎。

阿伦在黑暗中悄悄说：“你冷了，着凉了。”他伸过手，摸到迦尔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他轻声问道：“查尔斯叔叔有钱吗？”

“没有，”迦尔说。

“你在那边待的时间够长的。爸爸谈什么？”

迦尔躺着不动，试图控制自己的呼吸。

“你不愿意告诉我吗？”阿伦问道。“不告诉也没关系。”

“我告诉你，”迦尔悄悄说。他转过身，背朝着阿伦。“爸爸打算送个花圈给妈妈。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花圈。”

阿伦撑起上身，兴奋地问：“是吗？怎么送去呢？”

“坐火车去。别这么大声。”

阿伦压低了声音：“但是怎么保持新鲜呢？”

“用冰，”迦尔说，“他们在花圈四周放满冰块。”

阿伦问：“那不是要好多冰块吗？”

“多得不得了冰，”迦尔说，“现在睡吧。”

阿伦不作声，但是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希望运到那里时又新鲜又好看。”

“当然会的，”迦尔说。他在心里嚷道：“别让我做个卑鄙的人。”

## 第三十一章

一

亚当在屋里思考了一个上午，中午去找老李。老李在菜园里铲颜色发黑的堆肥，准备种春菜：胡萝卜、甜菜、芜菁、豌豆、菜豆和甘蓝菜。每种一垄时都拉一根绳子找直，垄头的橛子上挂着包装菜籽的口袋，以便辨清品种。菜园边上的温室里西红柿、灯笼辣椒和白菜秧只等霜冻危险过去之后就可以移栽了。

亚当说：“我想我是傻瓜。”

老李把身体靠在铲肥料的叉子上，不声不响地瞅着他。

“你什么时候走？”他问道。

“我想赶两点四十分的火车。然后搭八点一班的车回来。”

“你明白，你可以写封信去，”老李说。

“我也考虑过了。你处在这种情况下会写信吗？”

“不会。你考虑得对。在这一点上，我是傻瓜。不能写信。”

“我得亲自去一次，”亚当说，“我各种可能都考虑过了，到处都有鞭子把我赶回来。”

老李说：“人可以在许多方面不诚实，那方面可不行。好吧，祝你幸运。我很想知道她是怎么说、怎么做的。”

“我乘马车去，”亚当说，“把它存放在金城的车行里。我一个人开福特，心里不踏实。”

四点十五分，亚当踏上了凯特那幢房子摇晃的梯级，敲敲油漆剥落的大门。开门的换了一个，是个方脸的芬兰人，穿着衬衣和长裤，衬衣袖管用红丝臂箍勒着。他让亚当在门厅上站着，过了一会儿又出来，把亚当引进餐厅。

餐厅是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墙壁和门窗都漆成白色。房间中央是一张长方桌，铺着白油布，座位前摆着餐具——盘子、杯子和碟子，杯子倒扣在碟子上。

凯特坐在桌子一头，前面摊开了一本账簿。她的穿着很朴素，戴了一个遮光绿眼罩，手里不停地转动着一支黄铅笔。她冷冷地看看站在门口的亚当。

“你现在要干什么？”她问。

芬兰人站在亚当背后。

亚当没有回答。他走到桌前，把信搁在她面前的账簿上。

“这是什么？”她问道，也不等回答，很快地把信看了一遍。“出去，关上门，”她吩咐芬兰人。

亚当在她旁边的位置上坐下。他推开面前的碟子，腾出地方搁帽子。

门关好后，凯特说：“你在开玩笑吗？不，你这人不会开玩笑。”她思考了一下。“也许是你的弟弟在开玩笑。你肯定他已经死了吗？”

“我只收到这封信，”亚当说。

“你要我干什么？”

亚当耸耸肩膀。

凯特说：“假如你要我签署什么文件，你就在浪费时间了。你要什么？”

亚当用手指慢慢地摸着黑缎子帽箍。“你干吗不把事务所的名字抄下来，自己同他们联系？”

“关于我的情况，你告诉了他们什么？”

“什么也没有告诉，”亚当说，“我写信给查尔斯，提到你的时候，只说你住在另一个城市。信寄到时，他已经去世。信便转到律师那里。就是这么一回事。”

“写附言的人看来是你的朋友。你写信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还没有回信。”

“你回信的时候打算怎么说？”

“还是同样的话——说你住在另一个城市。”

“你不能说我们已经离婚。我们没有离。”

“我不打算这么说。”

“你想知道要多少钱才能买通我吗？我要四万五千元现款。”

“不。”

“你说‘不’是什么意思？你不能讨价还价。”

“我没有讨价还价。你看了信，我了解的情况你都了解。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凭什么这样神气活现？”

“我有恃无恐。”

她从透明的绿色眼罩下偷看他一眼。几绺头发搭在眼罩沿上，像是绿色屋顶上的藤枝。“亚当，你是傻瓜。如果你守口如瓶，谁都不知道我还活着。”

“我明白。”

“你明白？你认为我不敢出头认领遗产吗？假如你有这种想法，你真是蠢到家了。”

亚当耐心地说：“你干什么我完全不在乎。”

她挖苦地朝他笑笑。“你不在乎，呃？我不妨告诉你，司法官办公室有一项永久性的命令，是老司法官留下的，只要我用你的姓，或者承认我是你的妻子，我就会被驱逐出县，逐出这个州。这一点是不是使你动心？”

“动什么心？”

“把我驱逐出境，独吞遗产。”

“信是我拿来给你看的，”亚当耐心地说。

“我想知道为什么。”

亚当说：“你怎么想，对我有什么看法，我都不感兴趣。查尔斯在遗嘱里声明把钱给你。他没有规定附加条件。我还没有见到遗嘱，不过他要你得到那笔钱。”

“你拿五万块钱来搞鬼，”她说，“可是你不会得逞的。我还不知道你搞的什么把戏，我会弄清楚的。”她接着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你并不聪明。谁在帮你出主意？”

“谁也没有。”

“那个中国人呢？他很聪明。”

“他没有帮我出主意。”亚当心如一潭死水，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他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在场。当他瞟她时，出乎意外地看到她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凯特害怕了——她怕他，但是为什么呢？

她竭力控制住恐惧，想恢复面部的平静。“你只因为诚实，才这么做，是吗？你真是个大好人哪。”

“我从没有朝这方面想，”亚当说，“那是你的钱，我不想据为己有。你怎么想跟我毫无关系。”

凯特把眼罩向上一推。“你要我认为是你让我毫不费力地得到这笔钱。好吧，我会弄清楚你在打什么主意。别以为我照顾不了自己。你以为这么笨拙的钓饵就能使我上钩吗？”

“你在什么地方领取邮件？”他耐着性子问。

“那同你有什么关系？”

“我要写信给律师，通知他们怎么同你取得联系。”

“别这么做！”她说。她把信夹在账簿里，合上账簿。“我先保存这封信。我要请教律师。别以为我不敢。你现在可以别再假装老实了。”

“尽管请便，”亚当说，“我希望你得到归你的钱。查尔斯的遗嘱是这么立的。不是我的钱。”

“我要查明这里面搞什么鬼。我会查清楚的。”

亚当说：“看来你不能理解。我不在乎。有许多事我也不理解。我不理解你怎么能开枪打我，扔下自己的儿子不管。我不理解你或者任何别人怎么能这么生活。”他挥挥手，指这所妓院。

“谁要你理解来着？”

亚当站起来，拿起桌上的帽子。“没别的事了，”他说，“再见。”他向房门走去。

她说：“你变了，耗子先生。你是不是终于有了女人？”

亚当停住脚步，慢慢转过身，眼里露出沉思的神情。“以前我没有想过，”他说着朝她走近，高大的身材站在她面前，她得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我说以前对你不理解。”他慢慢吞吞地说，“现在我突然发现了你不理解的事情。”

“我有什么不理解的，耗子先生？”

“你了解人们的丑恶。你把那些照片给我看过。你充分利用了一个人的可悲的、软弱的地方，上帝知道，他确实有这些弱点。”

“每个人都有——”

亚当接着说下去，他的思想使自己也感到惊奇，“可是你——不错——你不了解其它的地方。你不信我是因为不要你的钱才把信拿来给你看的。你不信我爱过你。那些带着他们的丑恶上你这儿来的人，照片里的那些人，你不信他们身上也有善良、有美的地方。你只看一面，你认为，甚至肯定，那就是全部。”

她格格笑着嘲弄他。“想不到你还有这一套。耗子先生居然是位理想家！给我来一次传道说教吧，耗子先生。”

“不。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你身上似乎缺了一些东西。有的人见不到美好的事物，并且也许永远认识不到自己的毛病。我认为你只有部分人性。在这方面，我无能为力。不过我不清楚你是不是感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包围着你。如果你知道它存在，却又看不到、摸不着，那就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凯特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她双手藏在身侧的裙褶里，捏紧拳头。她竭力防止说话时发出尖厉的叫喊。

“我们的耗子还是个哲学家，”她说，“不过同别的方面一样，也不高明。你听说过幻觉这个名词没有？如果世上有我看不到的东西，难道你不认为很可能就是你自己病态心理制造出来的幻想吗？”

“不，”亚当说，“我不是这样想，并且我认为你也不是这样想的。”他转身出去，关上门。

凯特坐下来，瞪着那扇关好的门。她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拳头在轻轻捶打铺着白油布的桌子；但是觉察到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那扇白色的门变了形，还觉察到自己身体在颤抖，像是出于狂怒，又像是出于悲哀。

## 二

亚当从凯特那里出来，还得等两个多小时才能搭火车回金城。他一时冲动，拐出大街，顺着中央大道走到一百三十号欧内斯特·斯坦贝克的高大的白色住宅。那幢房子外观整洁喜人，宏伟而没有自命不凡的神气。外面是一道刷成白色的围篱，房屋四周的草坪修剪得很整齐，红红绿绿的花草经房屋的白墙一衬显得分外鲜艳。

亚当踏上宽游廊的梯级，拉拉门铃。来应门的是奥利芙，她把门打开一点，玛丽和约翰在她身后张望。

亚当脱掉帽子。“你不认识我吧。我是亚当·特拉斯克，你爸爸的朋友。我想拜访汉密尔顿太太。我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是她帮忙照料的。”

“请进，请进，”奥利芙说着把门敞开。“我们听说过你。请稍候一下。你瞧，我们替妈妈安排了一个像是静修的房间。”

她敲敲前厅一头宽敞的门，喊道：“妈！有朋友来看你。”

她打开门，把亚当让进莉莎居住的那个气氛欢快的房间。“请原谅，我不能陪你，”她对亚当说，“卡特里娜在炸鸡，我得在旁边看着。约翰！玛丽！来吧，跟我来。”

莉莎仿佛比以前更矮小。她坐在一张柳条摇椅上，确实老多了。她穿一件高领、宽下摆的黑色羊驼毛料衣服，领口有一枚带着“妈妈”的金色字样的别针。

那间欢快的小卧室兼起居室里到处是照片、香水瓶、带花边装饰的针插、刷子、梳子，以及多年来作为生日和圣诞节礼物的瓷制和银制的小摆设。

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上过色的塞缪尔的照片，那种冷漠超脱、拘谨疏远的神情是他生前所没有的。照片上的他，眼睛里没有闪光，也没有他生前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照片镶在厚实的金色镜框里，使孩子们弄不懂的是，不论孩子在屋里什么地方，照片上的一对眼睛仿佛老是盯着他们。

莉莎身边一张柳条桌上放着波利鹦鹉的笼子。那是汤姆从一个水手那里买来的。这只鸟也上了年纪，据说已有五十岁，它在粗俗的环境中生活过，学会不少轮船前甲板上水手们的粗话。莉莎想尽办法，就是不能使它用赞美诗来代替它年轻时期学到的鲜明泼辣的词汇。

波利侧着头打量亚当，用前爪仔细搔啄下的羽毛。“别胡扯，你这个杂种，”波利泰然自若



地说。

莎莉朝它皱起眉头。“波利，”她严厉地说，“那太不礼貌。”

“该死的杂种！”波利评论道。

莉莎不去理会那种鄙俗的话。她伸出纤小的手。“特拉斯克先生，”她说，“我见到你很高兴。请坐下，好吗？”

“我是路过，我想向你致以慰问。”

“我们收到了你送的花。”经过这么多年，她对送花的人仍旧记得清清楚楚。亚当送的是一个很漂亮的蜡菊花圈。

“你重新安排生活不是容易的事。”

莉莎的眼眶红了，但她抿紧小嘴，克制自己的软弱。

亚当说：“我不应该勾起你的伤心事，可是我怀念他。”

莉莎扭过头，问道：“你那儿一切都好吗？”

“今年不坏。雨水多。牧草已经很高了。”

“汤姆给我的信里也这么说，”她说。

“闭嘴，”鹦鹉说，莉莎瞪了它一眼，就像以前她的孩子不听话时瞪孩子似的。

“你来萨利纳斯干什么，特拉斯克先生？”她问。

“哦，办些事。”他在一张柳条椅上坐下，椅子给压得咯吱作响。“我打算搬到这儿来住。对两个孩子可能好些，他们在牧场上太寂寞了。”

“我们在农场的时候从不感到寂寞，”她的话有点刺耳。

“我想这里的学校要好些。两个孩子可以受到好的教育。”

“我女儿奥利芙在桃树、普莱托和大南三个学校教过书。”她的口气表明除了这几个学校外，没有再好的了。亚当对她的坚强开始感到敬佩。

“我只是有这种打算罢了，”他说。

“在乡村长大的孩子更有出息。”这是一条法则，她可以拿她自己的孩子来证实。接着，她把注意力集中在亚当身上。“你打算在萨利纳斯找房子吗？”

“嗯，有这个打算。”

“你去看看我的女儿德西，”她说，“德西想回农场，跟汤姆一起。她在街那头，雷诺面包

店隔壁有一座很好的小房子。”

“我一定去，”亚当说，“现在我要告辞了。看到你身子这么硬朗，我很高兴。”

“谢谢你，”她说，“我很顺心。”亚当向门口走去时，她又说：“特拉斯克先生，你见到我的儿子汤姆了吗？”

“唔，没有。你明白，我难得离开农场。”

“希望你能去看看他，”她说，“我想他很寂寞。”她突然停住，仿佛为了转到这个话题感到惊吓。

“我去，一定去。再见了，太太。”

他关房门时，听到鹦鹉说：“闭嘴，该死的杂种！”莉莎说：“波利，你嘴里再不干不净，小心我揍你。”

亚当出来时已是傍晚，他向大街走去，在雷诺法式面包房隔壁，他见到德西的带有小花园的房屋。园里的水蜡树又高又密，房子几乎全给挡住。前门钉了一块漆得很精致的招牌，上面写着：“德西·汉密尔顿。专制女式服装。”

旧金山小饭馆坐落在大街和中央大道的拐角上，两面窗户临街。亚当进去吃点晚餐。威尔·汉密尔顿正坐在角落一张桌子旁，吃着一盘小排骨。“过来坐这儿，”他招呼亚当，“进城办事吗？”

“是的，”亚当说，“我去看了你母亲。”

威尔放下手里的叉子。“我在城里只待一个小时。我怕惊动她，所以没有去看她。再说，我姐姐奥利芙会特地替我准备晚饭，忙得全家不安宁。我不愿意打扰他们。何况我马上就要赶回去。你要一份小排骨吧，这儿做得不坏。妈妈怎么样？”

“她很有勇气，”亚当说，“我发现她越来越使我敬佩。”

“她是那样的。我不明白她是怎么应付我们这群孩子和我爸爸的。”

“小排骨，别煎得太老，”亚当对侍者说。

“要土豆吗？”

“不——好吧，要油炸的。你妈妈为汤姆担心。他好吗？”

威尔把排骨边上的脂肪切掉，堆在盘子一边。“她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说，“汤姆确实有点不对劲。整天像块石碑似的闷闷不乐。”

“我看他以前依仗塞缪尔。”

“过分依仗，”威尔说，“太过分啦。他自己仿佛毫无办法。从某些方面来说，汤姆是个大婴孩。”

“我得去看看他。你妈妈说德西打算搬回农场去住。”

威尔把刀叉搁在桌布上，盯着亚当看。“她不能那么干，”他说，“我不让她那么干。”

“为什么？”

威尔定一定神。“唔，”他说，“她在这里有一家挣钱的商号。生意不错。把它丢了太可惜。”他拿起刀叉，切掉一块肥肉，放进嘴里。

“我搭八点那班火车回去，”亚当说。

“我也一样，”威尔说。他不想谈别的了。

## 第三十二章

### 一

德西是全家最受宠爱的。像小猫一样漂亮的莫莉、个性很强的奥利芙、充满幻想的尤娜，都讨人喜欢，但是德西最受宠爱。她的喜悦和欢笑像水痘一样有传染性，她的快乐能替日子增添色彩，感染别人，让他们离开后仍旧心情舒畅。

我这样举例说明吧：萨利纳斯教堂街一百二十二号的克拉伦斯·莫里森太太有三个孩子，她丈夫经营一家呢绒店。有时早上吃饭的时候，艾格尼丝·莫里森会说：“今天午后我要到德西·汉密尔顿那里去试衣服。”

孩子们就高兴起来，开始用脚尖踢桌腿，一直踢到大人制止他们为止。莫里森先生搓搓手，到店里去上班，希望那天有旅行推销员来。推销员真来的话，很可能做成一大笔交易。孩子们和莫里森先生也许会忘记为什么那天是个带有希望的好日子。

下午两点，莫里森太太就到雷诺面包房隔壁的房子去，一直待到四点。她出来时总是眼泪汪汪，鼻子也红了，湿漉漉的。她步行回家时，擦擦鼻子和眼睛，再重新大笑一场。德西所做的无非是在针插上插几枚黑色的圆头别针，把它打扮成浸礼会牧师的模样，然后让它发表一篇简短枯燥的讲道。也许她又复述了一遍见到泰勒老头的情况，那人专门收购拆毁房屋的旧木料，搬到他买下的一大片空地上，堆得像是干旱的马尾藻海。也许她声容并茂地朗诵了从《啰嗦》杂志上看来的一首诗。问题不在于她干了什么，反正妙趣横生，叫人几乎笑破肚皮。

莫里森家的孩子放学回来时，发现妈妈没有抱怨腰酸头痛，也不挑针打眼。他们的吵闹没有引起训斥，他们的脏脸也不让人讨厌。他们傻笑不停时没有遭到干涉，你瞧，妈妈自己不也在傻笑吗？

莫里森先生回家后，叙说当天的事时有人倾听，他甚至复述了旅行推销员讲的山海经——至少讲了其中一部分。晚饭特别好吃——煎蛋卷不会陷坍，蛋糕软饼松软得出奇，艾格尼丝·莫里森调制的炖肉香极了，谁都没有这么好的手艺。晚饭后，孩子们笑着睡着了，莫里森先生很可能像很久以前那样暗示地碰碰艾格尼丝的肩膀，他们俩就上床恩爱一番，十分快活。

到德西那里去一次的作用还可以持续两天，然后逐渐消失，莫里森太太的头痛不适又来了，莫里森先生又会抱怨说今年的买卖不如去年。那就是德西的为人和她所能做到的事。她像塞缪尔一样，能给人以兴奋。她是宝贝，是全家的宠儿。

德西长得不美，恐怕连好看也说不上，但是她有一种光彩，男人往往为了这种光彩追随女人，希望得到一些余辉。人们认为她初恋的不幸早晚会淡忘，再找一个意中人，但是她没有这么做。说来也奇怪，汉密尔顿一家人个个多才多艺，但是在爱情方面却没有一个是多面手。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轻率多变的。

德西不是单纯地认输，甩手不干。情况比这糟得多。她仍旧跟以前那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是失去了以前的光彩。爱她的人替她难过，看到她受苦，她

们也受苦。

德西的朋友都是善良忠诚的，但她们是人，人总是喜欢找快活，不喜欢自寻烦恼。后来，莫里森太太找到了无可辩驳的理由，决定不再去面包房隔壁的小房子了。她们并不是对朋友不忠。她们只是希望快快活活的，不愿意苦恼。在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时，很容易找到合乎逻辑的、堂堂正正的理由。

德西的生意开始衰落。原先以为自己要添置衣服的妇女们从没有发现她们需要的其实是快活。时代在变化，现成衣服开始流行。如今穿现成衣服并不是丢脸的事了。既然莫里森先生店里进的货有现成服装，艾格尼丝·莫里森穿现成服装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汉密尔顿家的人都为德西担心，但是她自己不承认有什么问题，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她只承认偶尔有肚子痛，痛起来很凶，不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后来，塞缪尔去世了，世界像一个碟子似的摔得粉碎。他的子女和朋友们在碎片中寻找，企图再拼凑出一个世界来。

德西决定盘掉她的商号，回农场去和汤姆一起住。其实她没有多少资产可以转让。莉莎了解这一情况。奥利芙也了解，德西写信告诉了汤姆。但是皱着眉头坐在旧金山小饭馆的威尔却一无所知。威尔寻思了一会儿，最后把餐巾揉成一团，站了起来。“我还有点事忘了办，”他对亚当说，“咱们在火车上再见吧。”

他走了半个街区，到德西家，穿过草木繁茂的花园，拉响门铃。

德西一个人在吃晚饭，来开门时手里拿着餐巾。“是你呀，威尔，”她说把红通通的脸颊凑过来让威尔吻一下。“你什么时候进城的。”

“办点事，”他说，“火车还不到点，抽空到你这儿来。我想跟你谈谈。”

她带他到厨房兼餐厅的、糊着花墙纸的温暖的小房间。她自动地斟了一杯咖啡端到他面前，把糖缸和奶油罐也搬过来。

“你去看了妈妈没有？”她问道。

“我只在这里换乘火车，”他生硬地说，“德西，你真的要回农场吗？”

“我在考虑。”

“我不要你回去。”

她不知如何是好，笑了笑说：“为什么？那有什么不对？汤姆一个人在那边很冷清。”

“你这里的生意很好，”他说。

“这里没有什么生意，”她说，“我想你很清楚。”

“我不要你走，”他不高兴地说。

她若有所思地笑笑，尽量装出揶揄的口气：“我的大兄弟真霸道。你倒对德西说说为什么不要去。”

“那里太冷清了。”

“有两个人作伴就不冷清。”

威尔生气地撅着嘴，嘟囔说：“汤姆变了。你不应该单独跟他一起。”

“他身体不好吗？那不是更需要帮助吗？”

威尔说：“我一直不愿意告诉你——我认为爸爸去世后，汤姆还没有恢复过来。他变得很怪。”

她深情地笑笑。“威尔，你始终认为他怪。他不喜欢经商，你就认为他怪。”

“那是两回事。现在他闷闷不乐，话也不说。他晚上一个人跑到山里去。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在写诗——桌上全是诗稿。”

“你没有写过诗吗，威尔？”

“我可没有。”

“我写过，”德西说，“一页一页的诗稿，满桌都是。”

“我不要你去。”

“让我自己决定吧，”她轻轻说，“我失去了什么，我要想法子把它再找回来。”

“你在讲傻话。”

她绕到桌子这边，用手搂着他的脖子。“好兄弟，”她说，“让我自己拿主意吧。”

他生气地离开德西家，差点没赶上火车。

## 二

汤姆到金城火车站去接德西。她在车窗里就看到汤姆正往每节车厢张望找她。他打扮得焕然一新，脸刮得干干净净，黝黑的皮肤像上过光的木头那样发亮，红胡子修得很整齐。他戴着一顶新的扁平的斯特森帽子，穿着一件褐色的诺福克上衣，腰带扣子是珍珠母做的。他脚上的鞋子在中午的阳光下显得锃亮，显然在火车进站前刚用手帕擦了一遍。他的衬衫硬领贴着粗壮的红脖子，浅蓝色的编织领带上有一枚马蹄铁形的别针。他一双棕色粗糙的手放在身前，互相握着以掩饰他的兴奋心情。

火车在他身边滑行过去时，尽管德西知道在尖厉的车轮摩擦声中，汤姆不可能听到，但她仍旧嚷嚷：“我在这儿，汤姆，我在这儿！”她从车厢里下来，看到他还激动地往相反的方向张望。她微笑着走到他背后。

“劳驾，”她平静地说，“这儿有一位汤姆·汉密尔顿先生吗？”

他转过身，高兴地尖叫起来，把她抱起，跳呀蹦的。他一手搂着她，使她两腿离地，腾出一只手拍她屁股。他用粗硬的胡子去蹭她的脸。然后两手扶着她肩膀，把她推远一些，仔细打量。他们两人都仰起头，哈哈大笑。

车站管理员从窗口探出身，戴黑袖套的两肘支在窗台上。他扭过头对报务员说：“那些汉密尔顿！瞧他们的疯劲！”

汤姆和德西指尖碰指尖，跳起踢踏舞来，他唱着嘟嗒嘟嗒嘟，德西唱的嗒的嗒的，两个人又拥抱起来。

汤姆低头望着她。“你是德西·汉密尔顿吗？我好像还记得。不过你变啦。你的小辫呢？”

汤姆找她的行李签，在口袋里摸索了好一阵子，他忘了放在哪个口袋里，找到后又发现拿错了纸片。最后，他把她的行李装上四轮马车座后。两匹栗色马在坚硬的地上敲着蹄子，昂起头，擦亮的木杠跳动着，辕杆格格作响。挽具也擦得锃亮，黄铜的马具像金子般闪光。长鞭中央系了一个红色的蝴蝶结，马鬃和马尾也用红绸带编进了几个蝴蝶结。

汤姆扶德西上了车，假装腼腆地偷看她的脚踝。然后，他松掉系索和嚼铁的皮带，解开绕在鞭柱上的缰绳，两匹马猛地一转身，车轮擦在护板上嘎地一响。

汤姆说：“你想在金城逛逛吗？这个地方很可爱。”

“不想，”她说，“我还有印象。”他往左一拐，向南驶去，两匹马轻快地小跑起来。

德西问：“威尔呢？”

“不知道，”他没好气地说。

“他同你谈过吗？”

“谈过。他说你不该来。”

“他对我也是这么说的，”德西说，“他还让乔治写信劝阻我。”

“你自己愿意来，为什么不能来？”汤姆发火了。“关威尔什么事？”

她碰碰他的胳膊。“他认为你不对劲。说你在写诗。”

汤姆脸色一沉。“他准是乘我不在的时候进我屋了。他想干什么？他没有权利看我的文件。”

“别火，别火，”德西说，“威尔是你的哥哥。别忘了。”

“我要去翻他的文件，他高兴吗？”汤姆责问道。

“他不会让你看到的，”德西不动感情地说，“他把它们锁在保险柜里。别生气了，自找没

趣。”

“好吧，”他说，“就这么着！不过他真叫我生气。我不愿意像他那样生活，就说我不对劲——不对劲。”

德西把话题硬扯开去。“你知道，最后几天我的日子真不好过，”她说，“妈妈也要来。你见到妈妈哭过吗，汤姆？”

“我从来不记得。她不是爱哭的人。”

“她哭了。哭得不厉害，不过在她来说已经够厉害了——嗓子哽了一下，抽噎了两声，抹抹鼻子，擦擦她那副眼镜片，然后像贝壳一样闭紧了嘴。”

汤姆说：“嗨，德西，你回来了真好！太好啦。我好像觉得自己生了一场病，你一回来，我的病就好了。”

马在乡间道路上飞跑。汤姆说：“亚当·特拉斯克买了一辆福特。也许我应该说，威尔卖了一辆福特给他。”

“福特的事我不知道，”德西说，“他打算买我那幢房子。他给了我一个好价钱。”她笑了。“我开价很高，原先打算讨价还价的时候再往下落。特拉斯克先生没有还价，立刻同意。弄得我十分为难。”

“你是怎么办的，德西？”

“我只好实话实说，说是要价高了，准备让他还价。他仿佛没有放在心里。”

汤姆说：“我求你千万别把这事告诉威尔。不然他会把你当成疯子关起来的。”

“不过那幢房子不值我开的价钱呀！”

“我还是那句话，千万别告诉威尔。亚当买你的房子干什么？”

“他想搬去住。让双胞胎在萨利纳斯上学。”

“他的农场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他没说。”

汤姆说：“假如爸爸有那样一个农场，而不是这片干旱的沙地，不知道又会是什么局面。”

“我们这里并不坏呀。”

“干什么都不坏，就是靠它谋生不行。”

德西真挚地说：“你知道还有哪一户人家比我们更有乐趣？”

“不，不知道。不过有趣的是家庭，不是这片地。”



“汤姆，你还记得你用沙发做马车把威廉斯家的珍妮和贝儿带到桃树学校去跳舞吗？”

“妈妈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哎，我们请珍妮和贝儿来作客好不好？”

“她们会来的，”德西说，“我们请吧。”

他们离开乡间道路时，她说：“我觉得这里跟以前有点不同。”

“以前比较干旱一点吗？”

“好像是。汤姆，现在草长得真多。”

“我养了二十头牛。”

“你一定发财啦。”

“不，年成一好，牛肉价钱就下跌。我不知道威尔怎么应付这种情况。他对我说，物以稀为贵。他说：‘什么东西紧缺就经营什么。’威尔是个机灵人。”

满布轮辙的土路没有改变。有改变的话，也只是轮辙更深一些，卵石更暴露一些。

德西说：“那丛牧豆树上的卡片是什么呀？”马车驶过时，她把卡片摘了下来，上面写道：“欢迎归来。”

“汤姆，是你放的！”

“不是我。有人来过这里了。”

每隔五十码就有一张卡片，有的别在灌木丛上，有的挂在野草莓树枝上，有的用图钉钉在七叶树的树干上，上面都写着：“欢迎归来。”德西每见到一张就高兴地尖叫起来。

他们到了可以俯瞰汉密尔顿家老宅所在的小河谷的山冈上，汤姆勒住马，让她欣赏景色。河谷对面的山坡上用白卵石排出一行大字：“德西，欢迎归来。”她把头贴在他胸口，高兴得流出了眼泪，不知是哭还是在笑。

汤姆一本正经地望着前面。“那又是谁干的事？”他说，“看来要整天厮守在家里才行。”

黎明时，德西被一阵阵的疼痛弄醒了。先是隐隐作痛，然后从两肋横贯肚子，最初只像是给拧一下，接着一阵紧似一阵，变成剧烈的绞痛，仿佛有一只大手把她扭绞似的。那一阵过去后，她感到擦伤般一丝一丝作痛。整个过程并不长，但是发作时外面的世界一片模糊。她仿佛在倾听自己身体内的搏斗。

疼痛接近尾声时，她看到窗外已露出鱼肚白。清新的晨风拂动窗帘，带来了青草、树根和湿润的泥土的芳香。那之后，各种音响加入了感觉的行列——麻雀争吵不休，母牛单调地训斥一头饿得朝乳房乱拱的牛犊，蓝鸟大惊小怪地聒噪，一只担任警戒的雄鹌鹑发出尖厉的警告，附近的密草丛中雌鹌鹑低声应答。鸡舍里为了一枚新下的蛋闹翻了窝，一只足足有四磅重的罗得岛红母鸡被一只骨瘦如柴的公鸡使劲儿压在身下，硕大的母鸡只消用翅

膀一扫就能把公鸡打得老远，但它只是假装正经地咯咯乱叫。

鸽子的咕咕声在音响的行列中勾起了回忆，德西想起她爸爸在饭桌上说话的情景：“我对‘兔子’说我打算养些鸽子，你们知道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别养白鸽。’‘为什么不要白的？’我问他，他回答说：‘白鸽是最最晦气的。你养了一群白鸽，它们会带来悲伤和死亡。养灰鸽吧。’我喜欢白的。”“养灰的，”他说。我才不理那一套，我要养白鸽。”

当时，莉莎耐心地说：“你为什么老爱抬杠，塞缪尔？灰鸽子同白鸽子一样好吃，灰的个儿还大一些。”

“我主要是不愿意随大流，受那些无稽之谈支配，”塞缪尔说。

莉莎以她那可怕的简单化的方式反驳道：“你早就受你自己的爱抬杠的脾气支配了。你是头爱抬杠的骡子，骡子！”

“这些事总得有人开个头，”他不快地说。“不然命运永远不会遭到嘲笑，人类仍旧爬在树枝顶上生活。”

他当然养了白鸽子，然后好斗地等待悲伤和死亡来到，最后证实了他的论点。现在的这些雏鸽是当时那批白鸽的灰孙，它们在晨光下咕咕叫着，像一块飘拂的白纱布似的在车棚上空飞翔。

德西回想时，这些话仿佛就在耳边，她家里的人丁逐渐兴旺。悲伤和死亡，她想，死亡和悲伤，这些念头在她丝丝作痛的肚子里扭绞着。只要等的时间够长，它们会来到的。

她听到风箱向打铁炉鼓风，锤子在铁砧上试敲几下以便找准头。她听到莉莎打开烤炉门，一块揉好的面团噗地被扔到满是面粉的铁板上。然后，乔东张西望地进来，在不可能放鞋子的地方寻找他的鞋子，最后发现是他自己扔到了床下。

她听到莫莉甜蜜的高嗓音在厨房里念一段《圣经》，还听到尤娜深沉冷漠的喉音在纠正莫莉念错的地方。

汤姆用他的小折刀割断莫莉舌头底下的系带，当他领会到自己的大胆时又吓得要死。

“啊，亲爱的汤姆，”她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声。

汤姆十分怯懦，同时又十分大胆，了不起的人物大概都是这样的。他的狂暴和温柔取得了平衡，他本身就是那种力量的相持不下的战场。他现在无所适从，不过德西能抓住嚼铁调试他，正如一个驭手在栅栏里调试一匹纯种好马，能让他充分发挥良种优势和能耐。

窗外已经大亮，躺在床上的德西一半儿处在疼痛之中，一半儿还在梦乡。她想起莫莉要参加七月四日野餐会前的大游行，根据安排由莫莉和州议员哈里·福布斯走在队伍最前面。德西还没有替莫莉把衣服上的镶边缝好。她挣扎着要起来。还有这么多镶边，她却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

她嚷道：“我替你缝镶边。很快就好。”

她起了床，披了一件衣服，光着脚板，穿过满是汉密尔顿家人的屋子。她到门厅里，他们都回卧室去了。她到卧室，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人全在厨房里，到了厨房——他们四分五散，都走了。悲伤和死亡。这阵浪潮消退后，她完全清醒过来。

屋子里很干净，擦洗得无可挑剔，窗帘都洗过，窗子也擦过，但看得出来是男人干的活——熨过的窗帘挂得不正，窗玻璃有一道道的痕迹，桌上的书拿开后露出一块灰尘印子。

炉火很旺，盖子边上露出橘黄色的亮光，火苗窜过打开的烟囱门发出柔和的轰轰声。厨房里那口钟的钟摆在玻璃小窗里一闪一闪，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小木槌敲在空木盒上。

屋外传来一声粗哑的口哨，像芦苇笛声那样高亢古怪，调子也狂放不羁。门廊上响起汤姆的脚步声，他抱着一堆橡树木头进来了，木头堆得老高，把他脸都遮住了。他哗啦一声把木头倒在柴箱里。

“你起来啦，”他说，“假如你还在睡觉，这一声就是存心吵醒你的。”他满脸喜色。“这么美妙的早晨，可不能赖在床上。”

“你讲话像爸爸，”德西说着跟他一起大笑。

他的笑容突然凝成一副狠相。“是啊，”他大声说，“我们要在这里恢复以前的模样。前些年我像一条断了脊梁的蛇那样厮混苦熬。威尔自然要把我当成精神病。如今你回来了，我要大干一场给你看看。我要东山再起。你听到吗？这里又会虎虎有生气的。”

“我回来了自己也高兴，”她说，想到汤姆如今多么脆弱，经不起一点打击，想到自己应当好好保护他，不免有点伤心。

“你把屋子收拾得这么干净，准是日夜苦干吧，”她说。

“没什么，”汤姆说，“只不过动动指头。”

“我了解是怎么动的，你得用水桶刷子，跪在地板上动——除非你发明了什么好办法，把鸡都动员起来帮忙，或者呼风唤雨。”

“发明——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时间。我发明了一个小玩意儿，穿硬领衬衫时打领带特别方便。”

“你又不用硬领。”

“昨天就用了，所以发明了那东西。至于鸡——我要养千千万万只——整个农场都摆满小鸡舍，屋顶上安一个吊环，粉刷鸡舍时，把它们一个个地往粉浆桶里浸一浸。鸡蛋从小传送带上滚出来——你瞧！图样都画好了。”

“我倒想画点早餐，”德西说，“煎荷包蛋是什么模样？咸肉的肥瘦部分是什么颜色？”

“你马上会看到，”他嚷道，说罢打开炉盖捅火，手上的汗毛都给烤得卷曲发焦。他把木柴塞进炉膛，响亮地吹起口哨来。

德西说：“你像是希腊山区吹麦秆排箫的牧羊人。”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呢？”他大声说。

德西悲哀地想着，假如他心情真的这么轻松，我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我为什么就不能摆脱我那些杂七杂八的烦恼呢？我要振作起来，她暗自嚷道。他既然做得到——我也能做到。

她说：“汤姆！”

“哎。”

“我要煎得很黄的蛋。”

## 第三十三章

一

六月过了大半，草还没有枯黄，山冈仍旧郁郁葱葱。野燕麦的麦穗长得很饱满，沉甸甸地耷拉下来。到了夏季，涓涓山泉还没有断流。农场的牛群长足了膘，行动都有点踌躇，皮色也特别鲜亮。在这种年份，萨利纳斯河谷的居民忘掉了干旱的年月。农民们一味购置田地，已经超过他们的财力所及，他们在支票簿的封面上估算今年有多少收益。

汤姆·汉密尔顿像巨人似的使劲干活，不仅用上了他那壮实的胳膊和粗糙的双手，而且还投入了他的心灵。铁工房里又响起了打铁声。他把老宅漆成白色，替披屋刷上白粉。他专程去金城看一个有抽水设备的厕所，回来后用铁皮和木槽很巧妙地仿造了一个。由于泉水缓慢，他在房子旁边安了一个红杉木水箱，用风车把水抽上去，风车做得十分精巧，只要有一丝微风就能转动。他用金属和木头做了这两项发明的模型，打算入秋后送到专利局去申请专利权。

还不止这些——汤姆干活时兴致勃勃，精神饱满。德西每天要起个大早抢着干家务，不然汤姆赶在前面就全给做了。她观察他十分快乐的样子，总觉得不如塞缪尔那般轻松。汤姆的快乐不是来自心底自然而然地升上来的。他只是尽可能聪明地制造快乐，赋予它应有的形象。

在整个河谷地带，德西的朋友比谁都多，可是没有无话不谈的知己。她遇到麻烦事，从来不提。疼痛就是她避而不谈的秘密。

有一次汤姆发现她痛得不能动弹，慌张地嚷了起来：“德西，你怎么啦？”她装作没事的样子说：“有点抽筋，没事。只是一点抽筋。现在好了。”不一会儿，他们又有说有笑。

他们老爱笑，仿佛在安慰自己。德西只在上床睡觉的时候，才感到茫然若失、凄凉和难以忍受。汤姆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黑暗中像个孩子似的不知如何是好。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并且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刺耳。他不想别的，只想他的小计划、设计和机器，以寻求安全。

夏天的傍晚，他们有时爬到小山顶上，观看西山夕阳的余晖，享受微风的吹拂，白天河谷里的空气晒热后膨胀上升，引起回流。他们一般不声不响地伫立片刻，安详地呼吸凉爽的空气。由于两人都很腼腆，他们从不谈自己，因此互相一点也不了解。

一天傍晚，德西在山头上问道：“汤姆，你干吗不结婚？”话一出口，两人都吃了一惊。

他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又望着别处。他说：“谁会要我？”

“你这是说着玩呢，还是真心话？”

“谁会要我？”他重说一遍。“谁会要我这样的人？”

“听来你讲的是心里话。”接着，她违反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你爱过什么人没有？”

“没有，”他回答得干脆利落。

“我真想知道，”她仿佛没有听到他回答似的。

他们下山时，谁也没有再开口。走到家门口时，他突然说：“你在这儿觉得冷冷清清。你不愿意待下去。”他等了片刻。“回答我，是不是这样？”

“我愿意待在这里，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更愿意。”她问道：“你去找过女人吗？”

“去过，”他说。

“对你有没有好处？”

“好处不大。”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他们默默进了屋。汤姆点亮起居室里的灯。经过他改装的马鬃垫沙发上高大的靠背挨着一面墙，绿色的地毯中间常踩的地方都磨薄了。

汤姆在屋子中间的圆桌旁坐下。德西坐在沙发上，她看得出汤姆为了刚才承认的事还局促不安。她想：他多么纯洁，多么不适应这个世界，他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及她多呢。他像是神话里的屠龙者，拯救少女的勇士，但他觉得自己一些小过错是莫大的罪恶，以至自惭形秽。她希望爸爸还在这里。爸爸觉察到汤姆身上有一种伟大的力量。也许爸爸知道怎么能把这种隐秘的力量释放出来，让它自由翱翔。

她采取了另一种方针，看看是否能在她心里激起一些火花。“我们既然谈到自己，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世界只限于这个河谷，以及偶尔去了几次旧金山，你有没有到过圣路易斯奥比斯波以南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也没有，”汤姆说。

“那不是太可笑了吗？”

“许多人都没有去过，”他说。

“不过那不是明文规定。我们可以去巴黎、罗马或者耶路撒冷。我真想看看古罗马的圆形剧场。”

他将信将疑地望着她，以为她在开玩笑。“我们能去吗？”他问道。“要花不少钱呢。”

“我看也花不了多少，”她说，“我们不一定要住高级旅馆。我们可以搭最便宜的轮船，买最便宜的舱位。爸爸就是这样从爱尔兰到这里来的。我们还可以到爱尔兰去呢。”

他还是望着她，不过眼睛里开始闪出亮光。

德西接着说：“我们可以大干一年，能省的钱都省下来。我可以到金城去揽些缝纫的活。威尔还可以帮助我们。明年夏天，你把牛卖了，我们就动身。没有明文规定不准我们去。”

汤姆站起来，走到屋外。他抬头望着夏夜的星辰，望着蓝色的金星和泛红色的火星。他两手垂在身侧，一会儿捏紧拳头，一会儿又放松。然后他转身回到屋里。德西没有动窝。

“你想去吗，德西？”

“比什么都想。”

“那么我们就去！”

“你自己想去吗？”

“比什么都想，”他说，“埃及——你想到过埃及没有？”

“雅典，”她说。

“君士坦丁堡！”

“伯利恒！”

“对，伯利恒，”他突然说，“去睡觉吧。我们要大干一年——干它一年。先休息一下。我要向威尔借些钱，买一百头猪仔。”

“你拿什么喂它们？”

“橡实，”汤姆说，“我要做一台采摘橡实的机器。”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德西听到他仍旧走来走去，低声自言自语。她望着窗外繁星点点的夜空，心里很高兴。但是她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旅行，也不知道汤姆想不想去。这时候，她的肚子又开始隐隐痛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德西起床时，汤姆已经在制图板前工作了，他用拳头敲自己的前额，嘴里嘟嘟囔囔的。德西从他背后探头看看。“这就是橡实采摘机吗？”

“应该是很简单的，”他说，“但是怎么把树枝和石块分离出来呢？”

“我知道你是个发明家，不过我早就发明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橡实采摘机，并且马上可以开动。”

“你这话怎么说？”

“我是指小孩，”她说，“他们那些好动的小手。”

“他们不会干的，即使给钱也不干。”

“有奖品的话，他们会干。每人都有将，优胜者给大奖——比如说一百元奖金。他们会把整个河谷摘得干干净净。你让我试试吗？”

他挠挠头。“当然可以。”他说。“不过你怎么收集橡实呢？”

“孩子们会送来的，”德西说，“这事交给我啦。我希望你有地方储藏。”

“那不是剥削孩子们吗？”

“当然是，”德西同意说，“我经营服装店的时候，我剥削那些想学缝纫的姑娘——她们也剥削我。我把名称也想好啦——蒙特雷县橡实大奖竞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也许可以用自行车当奖品——你愿意为了一辆自行车采橡实吗，汤姆？”

“当然愿意，”他说，“我们付报酬行不行？”

“用钱可不行，”德西说，“那一来就把它贬低成卖力气劳动了，只要有可能，人们是不愿意卖力气劳动的。我就不愿意。”

汤姆从制图板前仰起身体，笑着说：“我也不愿意。好吧，你负责橡实，我负责养猪。”

德西说：“汤姆，假如我们这种人能赚到钱，是不是荒唐？”

“你在萨利纳斯不也赚了钱？”他说。

“赚了一点——不多。照说我应该很有钱。假如所有的账单都付清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养什么猪。我们明天就能去巴黎。”

“我这就赶车进城，去找威尔谈谈，”汤姆说。他把椅子从制图板前拖开。“你跟我一起去吗？”

“不，我待在家里制订我的计划。明天我就发动橡实大奖竞赛。”

## 二

傍晚驾车回农场的路上，汤姆情绪低落。威尔跟往常一样，挫伤了他的积极性。威尔撇着嘴，揉眉毛，搔鼻子，擦眼镜，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一支雪茄烟头切掉，点燃了抽起来。养猪计划漏洞百出，威尔可以挑出不少毛病。

橡实竞赛行不通，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出为什么。整个计划是靠不住的，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威尔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考虑考虑。

谈话期间，汤姆一度想把去欧洲旅游的打算告诉威尔，但是一种本能飞快地阻止了他。在威尔看来，退了休，把钱做了妥善的投资之后，到欧洲去逛逛是另外一回事；凭汤姆现在的情况要到欧洲去闲荡简直是异想天开，异想天开的人搞一个养猪计划能成功才怪呢。因此汤姆没有告诉威尔，让他“考虑考虑”，并且知道他最后的结论对猪和橡实都是不利的。

可怜的汤姆并不知道，也不可能弄懂商人的得意手法之一在于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打算。对



一桩生意表示热情是傻子干的事。威尔确实打算考虑考虑。计划的某些设想很吸引人。汤姆瞎碰瞎撞，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办法。如果说，你能贷款买猪仔，用几乎不花钱的饲料把它们喂肥，卖了肥猪之后偿还贷款，净赚一笔钱，那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威尔不会夺他弟弟的钱。他在利润方面卡掉一点，不过汤姆喜欢空想，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交给他是靠不住的。比如说吧，汤姆根本不了解肉猪的行情和可能的趋势。计划成功的话，威尔可以给汤姆一件很值钱的礼物——甚至一辆福特汽车。把福特当作橡实竞赛的唯一奖品行不行呢？那一来，整个河谷地带的居民都要争先恐后摘橡实了。

马车驶上通向汉密尔顿老宅的土路时，汤姆在思索怎么对德西说他们的计划碰了壁。最好的办法是用另一个计划来代替。他们怎么才能在一年之内赚到够去欧洲旅游的钱呢？他突然发现他并不了解需要多少钱。他不知道一张轮船票的价格。晚上他们可以合计合计。

车子停在屋前时，他想德西多半会跑出来迎接他。他就会摆出最愉快的面孔，说句笑话。但是德西并没有跑出来。也许在打盹，他暗忖道。他给马喝了水，把它们牵到马厩里，往料槽里添了草。

汤姆进去时，德西躺在高背沙发上。“睡午觉吗？”他注意到了她的脸色，问道。“德西，”他失声喊道，“你怎么啦？”

她强打精神，忍住疼痛。“还是胃痛，”她说，“这次厉害一些。”

“噢，”汤姆说，“你把我吓了一跳。我能治胃痛。”说罢，他到厨房里，端了一杯乳白色的液体回来，把它递给德西。

“这是什么，汤姆？”

“上好的老牌泻盐。喝下去肚子有点不受用，不过很管事。”

她顺从地喝了下去，扮了一个苦脸。“我想起这种味道来了，”她说，“苹果还没有长熟的季节，我们常常肚子痛，妈妈就用这种药。”

“你现在躺着别动，”汤姆说，“我凑合着做点吃的。”

她听到汤姆在厨房里张罗。疼痛在她身体里如翻江倒海般折腾，浮在疼痛上面的是惊骇。她感到药水火辣辣地流进胃里。过一会儿，她挣扎着起来，到汤姆自己新装了抽水设备的厕所里，想把喝下去的泻盐吐出来。她额头汗水淋漓，眼前发黑。她想直起腰，但是肚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一点也不能动弹。

汤姆替她端来一碟炒蛋。她慢慢地摇摇头，笑着说：“我吃不下，我看我还是上床睡吧。”

“泻盐很快就管用，”汤姆安慰她说，“泻一泻就好了。”他扶她上了床。“你认为是吃什么吃坏的？”

德西躺在卧室里，用意志来克服疼痛。晚上十点钟左右，她的意志支持不住了。她喊道：“汤姆！汤姆！”他打开门，手里还拿着一本《世界年鉴》。“汤姆，”她说，“真对不起。不过我很难受，汤姆。难受极了。”

他在半暗不明的屋子里，坐在她床沿上。“肚子痛得厉害吗？”

“厉害。”

“你现在要上厕所吗？”

“现在不要。”

“我去拿盏灯来，坐着陪你，”他说，“也许你能睡一会儿。明天早上就不痛了。泻盐很管事。”

她的意志力又占了上风，汤姆念着《年鉴》里的一些片段让她平静下来，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后来，他以为德西已经睡着，便停住不念，自己坐在灯旁椅子上打起瞌睡来。

微弱的尖叫声惊醒了他。他走到被褥零乱的床边。德西的眼睛像一匹发疯的马似的模糊狂乱。她嘴角冒出许多白沫，面孔通红。汤姆伸手摸摸她的身体，发现她肌肉绷得铁硬。随后，她停止了挣扎，脑袋往后一倒，半开半闭的眼睛泛了白。

汤姆顾不上备鞍，套了马勒，跨上光马背就跑。他摸索着解下自己的皮裤带，抽打那匹吃惊的马，在石块嶙峋、车辙纵横的土路上飞奔。

邓肯家住在县公路旁边一幢两层楼的风子里，人都睡在楼上，没有听到敲门声，但是听到了前门连锁带铰链给撞破的声音。雷德·邓肯抄起一支霰弹枪下楼时，汤姆已经对着墙上的电话机向金城电话局大叫大嚷：“给我接蒂尔森大夫！睡了也得接。快接呀，妈的。”雷德·邓肯睡眼惺忪地用枪对着他。

蒂尔森大夫说：“是呀！是我——我听到了。你是汤姆·汉密尔顿。她怎么啦？肚子硬不硬？你给她吃了什么？泻盐！真混！”

接着医生压住怒火。“汤姆，”他说，“汤姆，孩子。你沉住气。赶快回去用湿布给她冷敷——越冷越好。我想你那里不会弄得到冰的。不停地换湿布。我尽快赶去。听清了没有？汤姆，你听清了没有？”

他挂掉电话，穿好衣服。他又气又困地打开药柜，取出手术刀、夹钳、海绵、管子和缝线，放进药箱。他摇摇汽油灯，试试是不是装足了油，然后把乙醚罐子和麻醉面罩同油灯一起放在柜子上。

他妻子穿着睡袍，戴着睡帽，探身进来。蒂尔森大夫说：“我现在到汽车修配厂去。你给威尔·汉密尔顿打电话。对他说，我要他开汽车送我到爸爸家去。假如他推三阻四就对他说，他妹妹——病危。”

### 三

德西葬礼之后一星期，汤姆骑着马回农场。他像参加检阅的国民警卫队员那样，挺着腰板，直着脖子，一本正经地坐在马鞍上。汤姆慢条斯理，把一切都做得十全十美。他的马梳刷得光溜干净，他的斯特森呢帽端端正正戴在头上。汤姆骑马回老宅时那副端庄的模样，塞缪尔生前都比不上。一只老鹰猛扑下来抓鸡也没能使他回头张望。

他在牲口棚前下来，饮了马，在门口停了片刻，然后拴好缰绳，在马槽旁边的箱子里倒一些碾碎的大麦。他卸下马鞍，把垫在底下的毯子翻个面，让它晾晾。等栗色马吃完大麦，他把它牵到外面，松开缰绳，让它自由自在地在没有围篱的地方随便吃草。

屋子里的家具、椅子和火炉仿佛都厌恶地躲着他。他走进起居室，一个凳子也避开他。他身边的火柴受了潮，软乎乎的划不着，他抱歉似的到厨房里取了另一盒火柴。起居室里的煤油灯显得郁郁寡欢。汤姆划着的第一根火柴火苗很快沿着灯芯燃去，升起的黄色火焰有一英寸多高。

汤姆在暮色笼罩的屋子里坐下，朝四周扫了一眼，只是不敢看那马鬃垫沙发。厨房里有老鼠的动静，他回过头，看到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发现呢帽还戴在头上。他把帽子脱掉，搁在身边的桌上。

他坐在灯下，遐思逸想，寻找庇护，但是他知道很快就会叫到他的名字，他就得站上被告席，由他本人担任法官，他的罪行充当陪审员。

他的名字被叫到了，听来很刺耳。他的思想上前面对那些起诉者：指控他衣着马虎、邋遢粗俗的虚荣；塞给他钱、让他去寻花问柳的色欲；使他假冒他并不具备的天才思想的不诚实；还有那对手挽手待在一起的好吃懒做。这些使汤姆感到欣慰，因为它们挡住了等在后座的灰色的大家伙——那个灰色的、可怕的罪行。他搜索枯肠，找些鸡毛蒜皮的事，想把一些小罪恶当作美德来挽救自己。其中有贪图威尔的钱财，不忠于他妈妈信仰的上帝，偷窃时间和希望，病态地拒绝爱情。

塞缪尔说话了，他的声音很温和，但是在整个房间里回荡：“你要做好人，做个纯洁、伟大的人，做汤姆·汉密尔顿。”

汤姆不理睬他爸爸。他说：“我忙着向朋友们打招呼呢，”他向无礼、丑陋、不孝行为和手指甲不洁点头致意。他又回过头来，从虚荣开始。那个灰色的家伙挤到前面来了。现在要用小罪过来搪塞已经晚了。那个灰色的家伙是杀人罪。

汤姆的手感到玻璃杯的凉意，看到乳白色的液体里没有溶化的结晶还在翻腾，冒着发亮的气泡，他在空旷的房间里大声重复说：“这很管事。等到明天早晨，你就会好的。”当初就是这么说的，墙壁、椅子和煤油灯都听到了，它们可以作证。世界虽大，没有汤姆·汉密尔顿容身之地。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动过脑筋。他像洗牌似的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翻遍了。伦敦？不行！埃及——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不行！巴黎？不行！等一等——对你的种种罪孽来说，那些地方都好得多。不！好吧，你们先靠边站，我们回头再考虑。伯利恒？天哪，不行！一个人待在那里，举目无亲，太冷清了。

毫不相干地待在这里——很难想起你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也许有人诧异地扬起眉毛，窃窃私语——如此而已；夜间火光一闪，火药爆炸所推动的铅弹找到了你的秘密，让你流出生命的液体。

一点不错，汤姆·汉密尔顿已经死了，他只消做几件体面的事来善后。

沙发抽搐了一下表示谴责，汤姆瞅瞅它，再瞅瞅沙发所指的、在冒烟的煤油灯。“谢谢你啦，”汤姆对沙发说，“我没有注意到。”他把灯芯捻低，不让它冒烟。

他开始有点昏昏沉沉。杀人罪又鞭打他，使他清醒过来。红汤姆，混汤姆，现在太疲倦，不能自杀了。自杀也相当费事，也许会痛苦，不可收拾。

他想起妈妈对自杀特别反感，认为自杀把她坚决反对的三件事结合在一起了，那就是无礼、懦弱和罪恶。它几乎和通奸或者偷盗一般恶劣，甚至可以相提并论。必需想出一个办法来避免莉莎的反对。她反对的事，谁做了都不得安宁。

塞缪尔倒不会使人难堪，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你躲不开塞缪尔，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在空中。汤姆非告诉塞缪尔不可。他说：“爸爸，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你对我估计过高。你看错了人。我希望你倾注在我身上的爱，为我感到的骄傲不至于付诸流水，可是办不到。也许你能想出一个办法，我却不行。我不能活下去了。我害死了德西，我要睡了。”

他心里替他不露面的爸爸说：“哎，我能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从生归于生的弧线上，有许多模式可以选择。可是咱们合计合计，怎么在妈妈面前交代得过去。你干吗沉不住气，亲爱的？”

“我等不及了，没别的，”汤姆说，“我不能再等待了。”

“你能等，亲爱的孩子。你像我指望的那样已经长大成人。打开抽屉，用用你的脑袋瓜。”

汤姆打开桌子抽屉，看到一本布纹信笺和一迭同信笺匹配的信封，还有两支断铅笔，抽屉里面尘封的角落里有几枚邮票。他摊开信笺，用小折刀削好铅笔。

他写道：“亲爱的妈妈：你身体谅必安好。我打算在你身边多待一些时候。奥利芙要我去过感恩节，我一定去。我们的小奥利芙烧出来的火鸡几乎可以同你做的相比，不过我知道你怎么都不会相信的。我运气真好，花了十五块钱买了一匹马——一匹去势的雄马，我看像是纯种。我之所以能贱买下来，是因为它厌恶人类。它原先的主人摔在地上的时间比骑在它背上的时间多。我得说这头畜生相当机灵。它摔了我两次，不过我能治它，等我把它驯服之后，我就有一匹全县数一数二的好马了。你可以放心，即使花一冬时间，我也要把它驯服。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它这么感兴趣，也可能因为卖主说了这么一句话：‘那匹马太不仗义了，简直想把骑在它背上的人吃掉。’你还记得我们去打兔子时，爸爸常说的吗？‘如不凯旋而归，毋宁马革裹尸。’感恩节时，我去看你。你的儿子，汤姆。”

他觉得写得不够好，但是他太疲倦，不愿重写了。他加了两句。“又及：我发觉那只波利鹦鹉没有半点长进。它说的脏话，我听了都脸红。”

他在另一张信笺上写道：“亲爱的威尔，且不管你自己是怎么想的——请你帮我一个忙。为了妈妈的缘故，帮我一个忙。我是被马踢死的——从马背上摔下来，被马踢在头部——求求你！你的弟弟，汤姆。”

他把两封信封好，贴上邮票，放进口袋，问塞缪尔：“这样行吗？”

他在卧室打开一盒新的子弹，取出一颗，放进那支上过油的0.38口径的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把装有子弹的弹膛旋到撞针左面一格。

他的马站在围篱附近打盹，听到他的口哨声就跑了过来，他备鞍时，马仍旧站着打瞌睡。

凌晨三点钟，他把两封信投进了金城邮政局的邮筒，上马朝南向汉密尔顿农场所在的贫瘠的山坡地驶去。

他是个好样的男子汉。

## 第四部

### 第三十四章

小孩往往要问：“世界上的故事讲些什么？”成年男女也会寻思：“世界朝什么方向进展？结局会怎么样？人生在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世界上有一个故事，并且唯有这个故事使我们受到惊吓和启发，以至像生活在连载小说里那样，经常处于思索和疑惑之中。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渴望和野心、贪婪和残酷、以及善良和慷慨，都逃不出善与恶的罗网。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故事，不论感情境界高低，不论聪明才智大小，谁都摆脱不了这个窠臼。美德和罪恶是构成我们基本意识的经纬，也将是我们最终意识的组织，尽管我们改变田野山河的面貌、经济和生活方式，这点却是一成不变的。此外，没有别的故事了。一个人把他一生的尘埃和片屑掸除干净后，会剩下这些严峻明确的问题：我这辈子是善是恶？我干得很出色——还是很糟糕？

希罗多德在《波斯战争》中讲了一个有关克里萨斯的故事。克里萨斯是当时富甲天下、得天独厚的国王，他向雅典人索伦提了一个有倾向性的问题。如果他不为答复操心的话，他根本不会提这种问题。他问道：“谁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他准是疑虑重重，渴望听到一个使他安心的答复。索伦向他举了古代三个幸运人物的名字。克里萨斯很可能没有听进去，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内。索伦没有提到他，克里萨斯不得不问：“难道你不认为我幸运吗？”

索伦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我怎么说得上来？你还在世呐。”

克里萨斯的幸运、财富和王国消失时，这个答复肯定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他。他在熊熊火堆上被烧死时，也许会想起这件事，并且希望自己当初不该问，或者索伦不该答复。

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去世时——如果他有钱有势以及拥有能引起妒忌的一切事物，活着的人清点死者的财产和功绩时——仍旧存在这一问题：他一辈子究竟是善是恶？——问题的实质同克里萨斯的一样，只是换一种提法而已。妒忌心理已经消失，衡量的标准是：“他生前受到爱戴还是憎恨？他的死被人当作损失还是使人暗暗高兴？”

我清楚地记得三个人的死。一个是本世纪最大的富翁。他踩着人们的灵魂和肉体，爬上财富的顶峰之后，多年来试图买回他丧失的爱戴。在这过程中，他对世界作出了很大贡献，甚至远远超出了他发家时干下的坏事。他去世时，我正在船上旅行。这一消息张贴在轮船的布告栏上，看到的旅客几乎人人称快。好几个人说：“谢天谢地，那个婊子养的总算死了。”

还有一个人机灵得像撒旦，他对于人类尊严的观念稍有欠缺，但对人类的软弱和邪恶方面却了如指掌，他利用自己的特殊知识来腐蚀人们，收买、贿赂、威胁、引诱，无恶不作，终于爬上了拥有极大权力的地位。他替自己的动机披上美德的外衣，我不知道他是否懂得当你剥夺了人们的自尊心时，任何施与都买不回他们的爱戴。受贿者对行贿者只有憎恨。这个人死后，举国对他一片赞扬，但是赞扬声下却庆幸他死了。

第三个人一生也许干了不少错事，但是当人们贫困恐惧时，当世上丑恶的力量肆无忌惮

地利用人们的恐惧时，他孜孜不倦地激励人们的勇敢、尊严和善良。这个人受到少数人的憎恨。他死后，街上的人都痛哭失声，心里在呼号：“我们现在怎么办？没有了他，我们怎么得了？”

虽然没有把握，但是我敢说，人在薄弱的表层下面还是想做好事，希望得到爱戴。他们绝大部分的罪恶其实都出于企图抄小路得到爱戴。一个人死到临头，不论有多大的才华、影响、本领，如果得不到爱，他的一生对他来说就是失败，他的死就凄惨可怕。我觉得你我遇到两种思想或行动，非作抉择不可时，我们应当想想死的情景，尽量做到不让我们的死给世界带来庆幸。

我们只有一个故事。所有的小说和诗歌都基于善和恶在我们身上的永不停息的搏斗。我认为恶必须不断地繁殖才能延续后代，善和美德却是永存的。罪恶始终具有一副新鲜年轻的面孔，美德却年高德劭，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比。

## 第三十五章

一

老李帮着亚当和两个孩子搬到萨利纳斯去，也就是说，搬家的事全是他干的，把要带走的東西打好包，送到火车站托运，小件行李装在福特汽车后座，到了萨利纳斯再把行李打开，让全家在德西的小房子里安顿下来。凡是他想到的、能使他们舒适的事，老李全做了，又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和许多为了拖延时间而做的事。这之后，有一晚等孪生兄弟上床睡了觉，老李毕恭毕敬地侍立在亚当身边。也许亚当从老李冷淡和正经的态度上猜到了他的打算。

亚当说：“好吧。我在等你开口。说吧。”

老李想好了一番话，本来准备这样开头：“多年来，我一直尽我的能力为你效劳，现在我觉得——”，亚当的一句话把他想好的打乱了。

“我尽可能推延，”老李说，“我准备了一篇讲话。你想听吗？”

“你想说吗？”

“不想，”老李说，“我不想。这篇讲话相当精彩。”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亚当问道。

“越快越好。如果不早走，我怕会打消原来的主意。你要不要我等你找到人以后再走？”

“最好不要，”亚当说，“你知道我是慢性子，那也许要拖一些时间。也许我根本就不去找人。”

“那我明天就走。”

“那两个孩子会非常伤心的，”亚当说，“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你不如偷偷溜掉，让我事后告诉他们。”

“据我观察，小孩干的事往往出乎我们意料，”老李说。

事实果真如此。第二天吃早饭时，亚当说：“孩子，老李要走了。”

“是吗？”迦尔说，“今晚有一场篮球比赛，门票一角。我们能去吗？”

“能去。不过你们听到我说的话吗？”

“当然听到，”阿伦说，“你说老李要走了。”

“他一走可不再回来了。”



迦尔问道：“他到哪里去？”

“到旧金山，住在那里。”

“噢！”阿伦说，“大街有一个人，就在街上摆一个小炉子，煎了香肠，夹在小面包里。五分钱一份。芥末随你自己。”

老李站在厨房门口，朝亚当微笑着。

孪生兄弟收拾好书包，老李说：“再见啦，孩子们。”

他们嚷了一声“再见！”就跌跌撞撞地跑出去了。

亚当盯着手里的咖啡杯，抱歉地说：“这两个小畜生！我想那就是你帮工十多年的报答！”

“我倒喜欢那样，”老李说，“如果他们装作伤心的样子，反而虚伪了。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有时候，他们也许会想到我——私下里想。我不希望他们伤心。我不希望自己这么小心眼，非得有人惦念才高兴。”他把五毛钱搁在亚当面前的桌子上。“今晚他们去看篮球比赛时，替我把这钱给他们，让他们买香肠面包。我的临别礼物也许会遭到厌恶，谁说得上呢？”

亚当瞅着老李搬到餐厅里来的可以伸缩的柳条箱。“你的衣物全在这里了吗，老李？”

“除了书之外，全在这里了。书籍放在地下室。你不在意的话，先寄存一下，等我安顿好以后，我派人来取或者亲自来一次。”

“当然可以。老李，不管你怎么说，我会想念你的。你真打算开书店吗？”

“我有这个意思。”

“你会给我们来信吗？”

“我不知道。我得考虑考虑。人们说干净利落的伤口最容易长好。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用邮票胶水粘起来的交往更使人黯然神伤了。一个人既看不见、听不到、又摸不着，不如把他忘了更好。”

亚当在桌前站起来。“我陪你到车站。”

“不用啦！”老李尖声说，“不，我不喜欢有人陪。再见，特拉斯克先生，再见，亚当。”他飞快地走出屋子，亚当说“再见”时，他已走下前门台阶，亚当说：“别忘了来信”时，前门已咔嗒一声关上了。

## 二

那晚看了篮球比赛后，迦尔和阿伦每人吃了五个香肠小面包，这倒合适，因为亚当忘了准备晚饭。孪生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第一次谈到老李。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走，”迦尔说。

“他以前说过要走。”

“你想他不跟我们一起怎么办？”

“不知道。我敢打赌他会回来的，”阿伦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爸爸说他要开一家书店。真滑稽。一家中国书店。”

“他会回来的，”阿伦说，“他会想念我们。你瞧着吧。”

“我说他不会回来，赌一毛钱。”

“赌到什么时候？”

“永远。”

“行，赌一毛钱，”阿伦说。

几乎过了一个月，阿伦还不能拿到他赌赢的钱，但是再过六天，他赢了。

老李是乘十点四十分一班火车到的，他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进屋。餐厅里亮着灯，不过老李到厨房里才见到亚当，亚当正用一把开罐头的刀在刮煎锅上一层厚厚的烧糊的黑锅巴。

老李放下柳条箱子。“你把它在水里泡过夜，一下子就脱落了。”

“是吗？我做的东西没有不糊的。院子里还有一锅甜菜根。气味难闻极了，不能放在屋里。烧焦的甜菜根真不好闻——老李！”他嚷了起来。“怎么回事？”

老李从他手里接过那个发黑的铁煎锅，放进水槽，往锅里注水。“如果我们有一个新式的煤气炉，几分钟里就能煮好咖啡，”他说，“现在我只好生火。”

“炉灶烧不旺，”亚当说。

老李揭开炉盖。“你有没有掏过炉灰？”

“炉灰？”

“噢，你到房间里去吧，”老李说，“我来煮点咖啡。”

亚当不耐烦地等在餐厅里，但是没有违背老李的吩咐。老李终于端来两杯咖啡，放在桌上。“我用平底锅煮的，”他说，“快多了，”他弯下腰，解开捆柳条箱的绳子。他取出粗陶瓶。“中国苦艾酒，”他说，“也许够喝十年的五加皮。我忘了问你有没有找到人顶替我。”

“你说话有点旁敲侧击，”亚当说。

“我知道。我还知道最好是开门见山，痛痛快快说出来。”

“你赌博把钱全输光了。”

“没有。我倒希望如此。不，我的钱还在。这个混账软木塞断了——我得把它捅进瓶子里去。”他把黑色的酒倒在咖啡里。“我从没有这样喝过，”他说，“嗨，味道不错。”

“有烂苹果味，”亚当说。

“是啊，我记得山姆·汉密尔顿说过，像好闻的烂苹果。”

亚当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你究竟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都没有出，”老李说，“我觉得冷清。就是这么一回事。那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你的书店呢？”

“我并不要开书店。上火车之前我就有这种想法，不过这些日子里我再明确了一下。”

“那你最后的梦想也破灭了。”

“破灭了也好。”老李仿佛处于歇斯底里的边缘。“特拉斯克先生，中国人想喝个醉。”

亚当有点惊慌。“你究竟怎么啦？”

老李把瓶子凑到嘴边，喝了一大口火辣辣的酒，然后喷着气，仿佛在把喉咙里的烟吐出来。“亚当，”他说，“我回家来高兴极了，高兴得无法比拟、难以相信。我一辈子没有那么孤单冷清过。”

## 第三十六章

一

萨利纳斯有两所小学，都是有长窗的、高大的黄色建筑，窗户一副阴沉的模样，门户也不和蔼可亲。它们分别称作东区小学和西区小学。东区小学在城那一头，很远很远，住家在大街以东的孩子们在那里上学，我就不操这份心思介绍了。

西区小学是一幢两层楼的巨大房屋，门前有一排树皮多瘤的白杨，有男女两个操场。操场在房屋后面，由一道高高的木板墙隔开，操场后面是一湾死水，里面长着修长的灯心草，甚至还有香蒲。西区小学的班级从三年级到八年级。一、二两个年级的学生去附近的幼儿学校。

西区小学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教室——三、四、五年级在底层，六、七、八年级在二楼。每个教室都有通常那种倾斜的橡木课桌，教师的平台和方桌，一台塞思·托马斯壁钟和一幅图画。每个教室的图画各有特色，但都有压倒一切的拉斐尔前派的影响。全副披挂的加拉哈特屹立着为三年级的学生指出前进的道路；阿塔兰达的迅跑敦促着四年级的学生，巴兹尔的陶罐把五年级的学生弄得莫名其妙，诸如此类，直到卡塔林的谴责把带有高度文明礼貌感的八年级学生送上中学。（加拉哈特是西欧骑士文学中亚瑟王十二骑士里最纯洁高尚的骑士。阿塔兰达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女儿，善于奔跑，曾提出求婚者必须胜过她才能入选。卡塔林是公元四世纪时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个出身名门的少女，因公开反对异教祭祀仪式，被马克西米纳斯皇帝下令处死。）

迦尔和阿伦由于年龄关系，被安插在七年级，他们教室里的那幅画是浑身上下被许多蛇缠住的拉奥孔，他们记得滚瓜烂熟。

两个孩子来自只有一间教室的乡村学校，西区小学的宏伟规模使他们目瞪口呆。每一班级都有专任教师的这种大气派给了他们深刻印象。简直有点浪费。但是，他们第一天目瞪口呆，第二天赞叹，第三天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从什么学校来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教师皮肤黑黑的，长得很好看，孪生兄弟明智地掌握了举手或不举手的时机，在学习方面并不担心。迦尔很快就找到了窍门，解释给阿伦听。“拿多数小孩来说吧，”他说，“能回答老师提问的都赶紧举手，不知道的都使劲往桌子底下缩。你明白我们该怎么办吗？”

“不明白。该怎么办？”

“嗯，你看到没有，老师并不是老叫举手的人回答。她偏偏点别人的名，当然啦，点到的人回答不出来。”

“是这样的，”阿伦说。

“第一个星期，我们拼命温课，但是不举手。她会叫我们，我们答上了，出乎她意外。第二个星期，我们不温课，她提问，我们就举手，她不会叫我们。第三个星期，我们老老实实在地坐着，她吃不准我们知道不知道答案。要不了多久，她就不管我们了。她才不找答得上来的人，白费时间。”

迦尔的窍门很管用。不久之后，老师非但不去管这对孪生兄弟，他们还赢得了机灵的小名声。其实，迦尔的窍门是白费时间，因为两个孩子在学习方面并不吃力。

迦尔很快就提高了打弹子的技术，把操场上白垩的、玻璃的、玛瑙的各种各样弹子都赢来。打弹子一阵风快要过去时，他用弹子和同学们换了陀螺。有一个时期，他至少拥有四十五个陀螺，拿它们当合法货币，各种大小和颜色都有，从矮矮胖胖的娃娃陀螺，到带钉尖的、很危险的瘦高陀螺。

见到孪生兄弟的人都要议论他们两人的差别，并且由于他们的差别而感到诧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迦尔皮肤黝黑，发色也深了。他敏捷、自信、诡秘。他锋芒毕露，想掩饰也掩饰不住。他这么早就崭露头角，给了大人们深刻印象，同时也使他们有点吃惊。谁都不太喜欢迦尔，但是大家都有点怕他，由于怕而对他产生了尊敬。他虽然没有知心朋友，但是受到奉承他的同学们的欢迎，在一同游戏的伙伴中间自然而然地取得了领袖的地位。

如果说迦尔想掩饰他的机灵，遇到伤心痛苦的时候他也不动声色。因此别人认为他厚皮、厚脸、没有感情——甚至是残忍的。

阿伦受到各方面的爱怜。他显得腼腆娇气。他的白里透红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和分得很开的蓝眼睛引人注目。阿伦的秀美在学校里惹起了一点麻烦，招惹他的人后来发现他打起架来却顽强、坚定、毫不畏惧，把他惹哭后尤其如此。消息传开后，专门喜欢欺侮新同学的人也就学乖了，不去招惹他了。阿伦并不企图掩盖他的气质。只是他的外貌和性别对不上号，出乎人们意外。一旦方向确定之后，他就一直走下去。他的性格不复杂，才能也不是多方面的。他对肉体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微妙变化都不敏感。

迦尔了解他的弟弟，知道怎么打乱弟弟的平衡，从而加以摆布，但是只在某种程度内才见效。迦尔懂得什么时候该回避，什么时候该逃跑。方向的改变使阿伦不知所措，但是能使他失措的也只有这件事。他认定了一条路之后就走下去，路旁的东西他都不看，也没兴趣。他的感情单纯而强烈。他的全部心灵都隐藏在那张天使般的脸庞后面，对此他并不关心，也没有责任，正如一头幼鹿不关心它年轻毛皮上的斑点一样。

## 二

阿伦第一天上学就迫不及待地等待课间休息。他跑到女生操场去同阿布拉说话。一群小姑娘的叫叫嚷嚷也没有把他轰出去。最后来了一个成年教师才把他赶回男生操场。

中午，他没有找到阿布拉，因为她爸爸赶了大轮子马车接她回家吃饭。放学后，他在学校门外等她。

她同一群女学生一起出来了。她脸色平静，没有期待见到他的迹象。她远不是全校最漂亮的小姑娘，不过阿伦很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群小姑娘像一朵云似的老不散开。阿伦跟在她们后面，保持三步远的距离，即使她们扭过头来，尖声尖气地用些羞辱的话刺他，他仍旧耐着性子，并不窘迫。有几个小姑娘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逐渐散去，阿布拉走进她家院子的白大门时，还有三个小姑娘跟她一起。她的朋友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格格笑起来，然后继续走她们的路。

阿伦坐在行人道的街沿石上。过了片刻，门闩一响，白大门打开，阿布拉出来了。她穿过行人道，在他面前站住。“你要干什么？”

阿伦抬起眼睛瞅着她。“你没有跟人家订过婚吧？”

“傻话！”她说。

他费劲地站了起来。“我想我们要过好长时间才能结婚，”他说。

“谁要结婚？”

阿伦没有回答。他也许根本没有听到。他跟在她身边走着。

阿布拉的步子坚定而不慌不忙，笔直向前走去。她的神情带着智慧和温柔，仿佛陷入沉思。阿伦在她身边走着，眼睛盯着她的脸，一刻也不移开。似乎有一根绷紧的绳子把他的注意力拴在她脸上。

他们一言不发地走过幼儿学校，铺筑的路面到了头。阿布拉朝右拐弯，在夏季收割过干草、满是残梗的地里带路。晒干的黑色泥块在他们脚下碎裂。

田边有一间小小的水泵房，房子旁边一株杨柳由于经常受到溅溢出来的水的浇灌，长得特别茂盛，蔓披的枝条像裙子似的几乎拖到地面。

阿布拉分开帷幕般的柳枝，走了进去，里面简直像是一间屋子，树干是梁柱，挂着密密匝匝的叶子的软枝条组成墙壁。透过柳叶可以望见外面，但是里面美妙而隐蔽，温暖而安全。下午的阳光从成熟的叶缝中漏进来成了金黄色。

阿布拉往地下一坐，或者不如说她飘落到地下，因为她的圆裙子在她身边像波浪似的伏下来。她双手合抱搁在膝上，仿佛在祈祷。

阿伦坐在她旁边。“我想我们要过很久才能结婚，”他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不会太久的，”阿布拉说。

“但愿现在就结婚。”

“要不了很久的，”阿布拉说。

阿伦问：“你想你爸爸会同意吗？”

这对她来说是个新问题，她转过头来瞅着他。“我也许不问他。”

“那你的妈妈呢？”

“咱们别去打扰他们，”她说，“他们会把这当成是可笑的事或者坏事。你能保守秘密吗？”

“噢，当然啦。我比谁都能保守秘密。我现在就有一些。”

阿布拉说：“那你就把这个秘密同别的一起藏着。”

阿伦拣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划了一道线。“阿布拉，你知道怎么生孩子吗？”

“知道，”她说，“谁告诉你的？”

“老李。他全解释给我听过。我想我们好长时间都不能生孩子。”

阿布拉的嘴角微微一翘，仿佛原谅他的幼稚。“不会太久的，”她说。

“将来咱们两个要有一幢房子，”阿伦呆呆地说，“咱们进了屋，把门关上，那有多好。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阿布拉伸手碰碰他的胳膊。“别为很久以后担心，”她说。“这里就像一幢房子。咱们等待的日子可以装着住在这儿。你当我的丈夫，可以管我叫妻子。”

他先低声试了一下，然后高声说：“妻子。”

“咱们先练习练习，”阿布拉说。

她觉得阿伦的胳膊在她手下颤抖，她便把它掌心向上搁在自己的膝上。

阿伦突然说：“咱们既然在练习，也许还可以干些别的事。”

“什么事？”

“你可能不喜欢。”

“是什么呢？”

“咱们假装你是我妈妈。”

“那容易，”她说。

“你在意吗？”

“不，我喜欢。现在就开始吗？”

“好，”阿伦说，“你要怎么着？”

“我来教你，”阿布拉说。她轻声轻气地说：“来吧，我的宝贝，把头靠在妈妈的怀里。来吧，我的小儿。妈妈搂着你。”她按着他的头，阿伦突然真哭起来，止不住了。他悄悄哭泣，阿布拉抚摩他的面颊，用她的裙边擦掉他流淌不停的泪水。

太阳向萨利纳斯河后面沉下，满是金黄色残茬的田地传来一只鸟的美妙的歌唱。世界上再没有比柳树枝条笼罩的这个地方更美了。

阿伦的哭泣慢慢停下来，他觉得暖洋洋的，很舒畅。

“我的宝贝，”阿布拉说，“让妈妈把你的头发拢到后面去。”

阿伦坐起来，几乎有点生气地说：“我平时不是气昏头的话几乎从来不哭。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哭了。”

阿布拉问道：“你记得你妈妈吗？”

“不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

“你知道她长的模样吗？”

“不知道。”

“你总见过她的照片吧？”

“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没有照片。我问过老李，他说没有照片——不对，我想是迦尔问老李的。”

“她什么时候死的？”

“迦尔和我一生下来之后。”

“她叫什么名字？”

“老李说是卡西。你干吗问这么多？”

阿布拉平静地接着问：“她有什么特征？”

“什么？”

“头发颜色是浅是深？”

“我不知道。”

“难道你们的爸爸没有告诉过你们吗？”

“我们从不问他。”

阿布拉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阿伦问道：“你怎么啦——猫把你舌头叼走了吗？”

阿布拉望着西下的太阳。

阿伦不安地问：“你生我的气了吗？”——并且试探地加了一句——“妻子？”

“不，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在琢磨。”

“琢磨什么？”



“琢磨一件事。”阿布拉绷住脸，竭力不流露内心激烈的争论。她问道：“没有妈妈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说不上来。还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看你根本不知道有和没有的区别。”

“我想知道。我希望你说出来。你像报上的谜语一样叫人猜不透。”

阿布拉仍旧全神贯注地沉思着：“你想要妈妈吗？”

“那不是傻话吗，”阿伦说，“我当然想要。谁都要。你不是在惹我伤心吧？迦尔有时候也这么问我，问了以后，他哈哈大笑。”

阿布拉掉过眼睛不去望落日。对着亮光看得太久后，她眼前出现许多紫色的小点，一时看不清楚别的东西。“你刚才说过你能保守秘密。”

“我能。”

“那你有没有发过誓绝对不说的秘密？”

“当然有啦。”

阿布拉轻轻说：“讲给我听，阿伦。”她把他的名字叫得特别亲切。

“告诉你什么？”

“把你藏得最深的秘密告诉我。”

阿伦惊慌地往后一退。“我不告诉，”他说，“你凭什么问我？我对谁都不会说的。”

“来吧，我的宝贝——告诉妈妈，”她哼着说。

泪水又涌上他眼睛，不过这次是愤怒的泪水。“我要考虑是不是同你结婚了，”他说，“现在我想回家了。”

阿布拉抓住他的手腕不放。她的声音里没有做作的腔调了。“我是试试你的。看来你很能保守秘密。”

“你干吗要这样？我现在很生气。我觉得难受。”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她说。

“嗨！”他取笑她。“究竟谁藏不住秘密？”

“我刚才想作出决定，”她说，“我认为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对你可能有好处。可能会使你高兴。”

“谁不让你说的？”

“谁也没有，”她说，“我自己不让我说。”

“那就有点不一样。好吧，你有什么秘密？”

太阳火红的边缘触及勃朗科路托洛特家的屋脊，托洛特家的烟囱像太阳衬托着的一个黑色的竖起的大拇指。

阿布拉轻声说：“听着，你记得那次我们去你们家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

“回家时，我在马车里睡着了，我醒来后，我的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们说你妈妈没有死，她出走了。他们说她准是出了什么糟糕的事，所以离开了家。”

阿伦嘶哑地说：“她死了。”

“如果没有死，不是很好吗？”

“我爸爸说她死了。他不会撒谎。”

“也许他以为她死了。”

“我想他总清楚的，”他说，但是口气不那么有把握了。

阿布拉说：“如果我们能找到她，不是太好了吗？她可能丧失了记忆力或者出了别的事。我在书上见过这种情况。我们找到她，就能使她恢复记忆力。”美妙的传奇像岸边巨澜的回流把她带得远远的。

阿伦说：“我去问我爸爸。”

“阿伦，”她严厉地说，“我讲给你听的事是秘密。”

“谁说的？”

“我说的。现在你跟着我发誓——‘我讲出去就不得好死。’”

他迟疑了片刻，然后跟着说：“我讲出去就不得好死。”

她说：“现在往你自己手心吐唾沫——像这样——对啦。再把手给我——明白吗？——把唾沫搓在一起。现在往头发上擦干。”两个孩子按照这套程序做完之后，阿布拉神情严肃地说：“现在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讲出去。我知道有个小姑娘，发了誓以后把秘密说了出去，结果谷仓起火时给活活烧死。”

太阳落到托洛特家的房屋后面，金黄色的光亮也消失了。晚星在公牛山上空闪烁。

阿布拉说：“他们要活扒我的皮啦。来吧，赶快！我敢打赌，爸爸已经把狗鞭子拿出来等

着我了。我要挨揍了。”

阿伦不相信地望着她。“挨揍！他们会用鞭子揍你？”

“怎么不会！”

阿伦激动地说：“让他们试试。假如他们想揍你，你对他们说我要宰了他们。”他的分得很开的蓝眼睛眯缝起来，闪出了光。“谁都休想揍我的妻子，”他说。

在柳树底下的暮霭里，阿布拉伸出两臂搂住他的脖子，亲了他张开的嘴。“我爱你，丈夫，”她说罢扭过身跑出去，她奔回家时，把裙子提到膝盖上，有花边的白内裤一闪一闪地露了出来。

### 三

阿伦回到柳树下，坐在地上，背靠着树干。他心里一片蒙眬，肚子里痛苦地翻腾。他想把感觉清理成思想和图像，驱走痛苦，但是很困难。他的迟缓审慎的心里一下子容纳不了这许多思想感情。除了肉体的痛苦，一切都被关在门外。过了片刻，门打开一小点，放进一样东西仔细检查，然后一样一样放进去，直到全部吸收。在他紧闭的心扉外面，还有一个庞然大物吵着要进去。阿伦让它等到最后。

他先放阿布拉进来，细细检查了她的衣着，她的脸庞，她的手抚摩他面孔时的感觉，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那气息有点像牛奶又有点像新割下的青草。他重温了他对她的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他想她多么清洁，手和指甲干净极了，性格多么坦率，不像学校里其他嘻嘻哈哈的小姑娘。

然后，他依次想起她扶着他的头和他像娃娃那样哭泣时的情景，他的哭泣包含一种渴望，想得到什么，并且仿佛感觉开始得到了。使他哭的也许正是那种得到的感觉。

然后，他想起她的作弄——对他的考验。如果他把秘密告诉了她，不知道她有什么反应。即使他愿意讲，他又有什么秘密可讲的呢？目前他记不起有什么秘密，除非是那个正在敲门想进入他心中的那一个。

她问的最尖锐的问题：“没有妈妈是什么样的感觉？”溜进他的心里。什么样的感觉呢？没有任何感觉。噢，不过在教室里，在圣诞节和毕业典礼时，别的孩子的妈妈都来参加聚会——那时候就有一种沉默的呼喊和无声的渴望。就是那种感觉。

萨利纳斯周围有不少沼泽地和灯心草丛生的池塘，每个池塘里繁殖了千千万万的青蛙。傍晚充斥空中的蛙鸣组成了喧扰的天籁。这种声音仿佛一幅帷幕、一台背景，突然停息时就像霹雳之后那么使人惊悚。如果夜里蛙鸣停下来，萨利纳斯的居民可能都会惊醒，以为听到了巨大的噪声。千百万青蛙的鼓噪似乎有拍子和节奏，这也许是耳朵功能引起的，正如星星的闪烁是眼睛功能造成的。

杨柳树下现在相当暗了。阿伦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准备面对那个庞然大物，他正犹豫时，那个大家伙溜了进来。

他妈妈还活着。在他以前的想象中，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地底下，浑身冰凉，但没有腐烂。现在情况不是这样。她在某个地方走动，说话，手在动，眼睛是睁开的。在他欢乐的涨潮中，一阵悲哀、一种可怕的茫然若失的感觉向他袭来。阿伦迷惑不解。他察看那阵蒙眬的悲哀。如果他妈妈还活着，那他爸爸就说了谎话。一个活着，另一个就死了。阿伦在树下高声说：“我妈妈死了。她葬在东部的一个地方。”

在暗淡的光线下，他见到老李的脸，听到老李轻柔的说话声。老李是煞费苦心的。他对真实的尊重几乎到了崇敬的程度，对于真实的对立面——虚假，自然深恶痛绝。他已经向两个孩子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思。如果你说了或做了一件你自己并不知道的不真实的事，那只是一个错误。但是，如果你知道一件真实的事，而把它改变成一件假事，那它都使人厌恶。

老李的声音在说：“我知道，有时候出于善意才说谎话。我却不信谎话的作用也是善意的。真话的剧痛很快就可以过去，但是谎话的迟缓的、折磨人的苦恼永远不会消失。那是一种持续不停的痛楚。”老李耐心地惨淡经营，终于把亚当树立为真实的中心、基础和实质。

阿伦在黑暗里摇摇头，不相信地使劲摇头。“如果爸爸撒谎，那老李也在撒谎。”他无所适从，无人可问。迦尔也说谎，不过老李的信念使迦尔成了一个聪明的说谎的人。阿伦觉得总有一样东西应该消亡——不是他妈妈就是他的世界。

他面前突然呈现一个解决办法。阿布拉没有撒过谎。她只把她听到的事情告诉了他，她父母也是听来的。他站起来，把他妈妈推回死亡的境界，把她关在他心扉外面。

他很晚才回家吃饭。“我跟阿布拉在一起，”他解释说。晚饭后，亚当坐在他新买的安乐椅上看《萨利纳斯索引报》，他觉得有人抚摩他肩膀，便抬起眼睛。“什么事，阿伦？”他问道。

“晚安，爸爸，”阿伦说。【好书分享v booker527】

## 第三十七章

一

萨利纳斯的二月多半潮湿寒冷，天气很坏。这是全年雨量最多的月份，河水如果上涨的话，往往也在这个月。一九一五年的二月雨水特别多。

特拉斯克家在萨利纳斯安顿就绪。老李放弃了他不太热衷的开书店的打算后，在雷诺面包房隔壁的那幢屋子里替自己安排了一个新的地方。在农场时，老李总觉得要另立门户似的，因此他的家当一直装在箱子里，没有摆出来。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替自己安了一个窝，准备长住下去。

挨着前门的一间大卧室归老李使用。他大手大脚地动用了积蓄。以前为了攒钱开书店，非必要的钱一文不花；现在他买了一张硬板小床和一个书桌。他自己做了书架，把箱子里的书取出来摆上书架，还买了一张小地毯，墙上钉了一些图片。他物色到一个极好的台灯，灯下放一张宽大舒适的莫里斯安乐椅。最后，他买了一台打字机，开始学打字。

老李自己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后，对特拉斯克家也进行了改造，亚当并不反对。家里用上了煤气灶，拉了电线，安了电话。他毫不吝惜地花亚当的钱——新家具、新地毯、煤气热水器、大冰箱。没过多久，萨利纳斯几乎没有比他们设备更好的人家了。老李在亚当前面为自己辩护说：“你有的是钱。不花些享受享受未免丢人。”

“我并没有抱怨，”亚当说，“不过我也想买点东西。我该买什么呢？”

“你干吗不到洛根乐器店去听听那种新的留声机？”

“对，我得去一次，”亚当说。结果他买了一台维克托牌唱机，那种有高高外壳的哥特式的玩意儿，以后他还经常去看看有没有新唱片。

蒸蒸日上的世纪逐渐剥掉了亚当冷漠的硬壳。他订阅了《大西洋月刊》和《美国地理杂志》，参加了共济会，并且认真考虑是不是加入麋鹿保护协会。新买的冰箱使他着了迷。他买了一本有关制冷技术的教科书，开始研究。

事实是亚当需要工作。他从长期沉睡中醒来，需要找些事做做。

“我认为我该做些生意，”他对老李说。

“你没有这种必要。你的钱够你维持生活了。”

“不过我愿意找些事干干。”

“那就又当别论，”老李说，“你打算做什么，心里有没有谱？我觉得你做生意不会太出色。”

“为什么不行？”

“我只是有这种感觉罢了，”老李说。

“老李，我要你看一篇东西。上面说西伯利亚挖出一头乳齿象，在冰里埋了好几千年。象肉仍旧很新鲜。”

老李朝他笑笑。“你头脑里大概有个怪念头，”他说，“你放在冰箱里的许多小杯子盛了什么？”

“各种不同的东西。”

“那就是你的主意吗？有几杯都发臭了。”

“那是一种设想，”亚当说，“我仿佛给迷住了。我老是在想，如果把东西在低温下保存，就不会变质。”

“咱们可别把乳齿象肉放在冰箱里，”老李说。

如果亚当像山姆·汉密尔顿那样有成千上万的主意，这些主意也许会统统烟消云散，但是亚当只有一个主意。他念念不忘乳齿象肉。他仍旧把盛着水果、布丁、熟肉块、生肉块的小杯子放在冰箱里。有关细菌的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来，他还订购刊有科学知识文章的杂志。独门心思的人爱钻牛角尖，亚当就是这样。

萨利纳斯有一家小制冰厂，产量不大，但足以供应那些为数不多的、有冰箱的住户和几家卖冰淇淋的冷饮店。运冰的马车每天按固定的路线巡回。

亚当开始到制冰厂去串门，没多久，他把那些小杯子搁在冰厂的冷冻室里做试验。他衷心希望山姆·汉密尔顿还活着，可以同他探讨制冷的问题。他想，山姆很快就能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一个雨天的下午，亚当从制冰厂步行回家，心里想着山姆·汉密尔顿，忽然看见威尔·汉密尔顿走进艾博特旅馆的酒吧间。他跟了进去，挨着威尔在酒吧前喝点酒。“你干吗不上我们家去，一起吃晚饭？”

“我很乐意去，”威尔说，“不过问题是这样的——有一笔买卖，我想敲定。假如早完事，我就去你家。有要紧事吗？”

“唔，说不上要紧。我有些打算，想听听你的意见。”

县里有什么生意买卖，几乎迟早都会传到威尔·汉密尔顿的耳里。如果他不想到亚当有钱的话，很可能找个借口推托不去。主意是一回事，主意后面有现款支持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不是想出让农场，待价而沽吧？”他问道。

“两个孩子，特别是迦尔，喜欢那个地方。我打算保留。”

“我可以替你转手。”

“不，已经租出去了，租金够我付税的。农场我想继续保留。”

“假如我赶不上吃晚饭的时间，饭后也许能抽空去你那儿，”威尔说。

威尔·汉密尔顿是个殷实的生意人。谁都不清楚他插手了多少事情，只知道他是个聪明的、相当有钱的人。他说的那笔生意根本不存在。老是装出忙忙碌碌的样子是他的一个策略。

他一个人在艾博特旅馆吃了晚饭。磨蹭了一会儿之后，他走到中央大街拐角的地方，按响了亚当·特拉斯克家的门铃。

两个男孩已经睡了。老李身边放了一个针线筐，在补孪生兄弟上学穿的黑色长统袜。亚当手头是一本《科学美国人》杂志。他把威尔让进屋，替他搬来一张椅子。老李端来一壶咖啡，接着补袜子。

威尔在椅子上坐定，拿出一支黑色的粗雪茄，点着后抽了起来。他等亚当先开口。

“这两天天气不坏。你母亲身体好吗？”亚当问道。

“很好。仿佛越来越年轻了。你两个孩子长大了不少吧？”

“噢，太多了。迦尔参加了学校的剧团，准备演出。他是个相当不错的演员。阿伦倒是真正的好学生。迦尔想干农场。”

“认真干的话，农场也是有出息的。乡村用得上一一些有远见的农民。”威尔不安地等着。他怀疑亚当的富有是不是徒有虚名。亚当是不是想开口向他借钱？威尔飞快地盘算了一下，特拉斯克的农场作为抵押的话，他能借给亚当多少钱，他自己再能从别处借到多少。这两个数字并不相等，利率也不一样。亚当迟迟不谈到正题上来。威尔有点不耐烦了。“我坐不了多久，”他说，“我跟一个人约好，今晚要见见面。”

“再喝一杯咖啡，”亚当说。

“不，谢谢。多喝了睡不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亚当说：“我想起你父亲，认为最好找汉密尔顿家的一个人谈谈。”

威尔坐在椅子上稍稍踏实一些。“他老人家很健谈。”

“他似乎能使别人有向上的精神，”亚当说。

老李从他织补的袜子上抬起眼。“世界上最健谈的人也许是引导别人说话的人。”

威尔说：“听你说话用的字句真有点别扭。我敢发誓，你以前总是讲洋泾浜英语。”

“确实是这样，”老李说，“我想大概是出于虚荣心吧。”他朝亚当笑笑，又对威尔说：“你有没有听说，西伯利亚某个地方从冰里挖出一头乳齿象？它埋了十万年，肉仍旧很新鲜。”

“乳齿象？”

“对，一种已经绝迹很久的象。”

“肉仍旧新鲜？”

“跟猪排一样好吃，”老李说。他把补袜用的木球挪到黑长统袜膝盖磨破的地方。

“那真有意思，”威尔说。

亚当笑了。“老李还没有像管教孩子那样管教我，不过那时候会到来的，”他说，“我想我讲话太不爽快。这件事的起因是我闲得慌。我要找些事干干，打发时间。”

“你干吗不去经营你的农场呢？”

“不。我对农场不感兴趣。你明白，威尔，我跟找工作的人不一样。我是找事干。我不需要工作。”

威尔不像先前那样提防了。“那我能帮你什么呢？”

“我有一个想法要告诉你。你或许能帮我出出主意。你是个生意人。”

“当然，”威尔说，“我样样在行。”

“最近我在调查冷冻问题，”亚当说，“我有一个想法，一直抹不开。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想。任何事情都没有使我像现在这样烦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不过也许有许多漏洞。”

威尔把搁着的腿放下来，拉拉绷紧的裤子。“说吧——说出来听听，”他说，“来一支雪茄？”

亚当没有听到威尔敬烟的话，也不了解言外之意。“整个国家在起变化，”亚当说，“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你知道冬天最大的橘子市场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纽约市。我在杂志上看来的。拿我国寒冷的地区来说，你认为人们是不是开始要求在冬天也能买到时鲜的东西——例如豌豆、莴苣和菜花？我国大多数地方好几个月吃不到这种东西。可是在萨利纳斯河谷，我们一年四季都种植。”

“一处跟一处不能比，”威尔说，“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唔，老李让我买了一个大冰箱，我对它产生了兴趣。我把不同的蔬菜放在冰箱里，并且用不同的方法保存。你知道，威尔，如果把冰块敲碎，放一根莴苣在中间，然后用蜡纸包好，可以保存三星期，仍旧新鲜好吃。”

“接着说，”威尔谨慎地说。

“你知道，铁路公司造了一些运水果的车皮。我去车站看过，相当好。我们在大冷的冬天都能把莴苣直接运到东海岸，你明白了吗？”



威尔问道：“你的生意从哪里着手呢？”

“我在考虑，把萨利纳斯的这个制冰厂买下来，运些东西到外地去。”

“那得花不少钱。”

“我有不少钱，”亚当说。

威尔·汉密尔顿生气地撅起嘴。“我不明白我干吗多管闲事，”他说，“我应该懂。”

“你这话怎么说？”

“听着，”威尔说，“一个人有什么想法，找我商量时，我知道他根本不要听我的意见。他只不过要我同意他的想法。如果我不想得罪他，我就对他说，他的想法很好，放手干吧。不过我喜欢你，你同我们是世交，我得说些不中听的话。”

老李放下手里的活，把针线筐搁在地上，换了眼镜。

亚当抗辩说：“你干吗要动肝火？”

“我一家人全是倒霉的发明家，”威尔说，“我们在早饭问题上有不少主意。有了主意，没了早饭。我们的主意太多，以至忘了去挣伙食费。我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点，我父亲或者汤姆，就搞个发明去申请专利。除了我母亲之外，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不出主意，也只有我一个人挣到一点钱。汤姆还有帮助别人的主意，有些简直同社会主义差不多了。如果你对我说你赚不赚钱无所谓，我可要把那个咖啡壶往你头上扔。”

“嗯，我确实不太在乎。”

“你别说啦，亚当。既然开了头，我就直话直说。如果你要白扔四、五万块钱，你就照你的主意办。不过我劝你的话是——最好死了这条心。再也别提。”

“这个主意有什么毛病？”

“到处都是毛病。东部的人冬天不习惯吃蔬菜。他们不会买。货车车皮如果在侧线上耽误，你那批货就报废。市场是受到控制的。天哪！娃娃有了一个主意也想闯进生意界来，岂不叫人笑掉大牙。”

亚当长叹了一口气。“经你这么一说，连山姆·汉密尔顿也像是十恶不赦的人了，”他说。

“嗯，他是我爸爸，我爱他，但是我衷心希望他以前少出主意。”威尔看看亚当，发现他眼里露出惊讶，威尔突然感到羞愧。他慢慢地摇摇头说：“我并不想贬低我家里的人。我认为他们都是好人。不过我还是要劝告你，别搞什么冷冻。”

亚当慢慢转向老李。“咱们晚饭吃的柠檬馅饼还有剩的吗？”他问道。

“恐怕没有了，”老李说，“我仿佛听到厨房里有耗子动。恐怕孩子们的枕头上有馅饼的蛋白奶油。你还有半夸脱威士忌。”

“是吗？咱们干吗不喝威士忌？”

“我刚才激动了，”威尔说，打了个哈哈替自己解嘲。“喝点酒对我有好处。”他的脸通红，嗓音也不自然。“我越来越发胖啦，”他说。

两杯下肚后，他松弛了一点。他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开始开导亚当。“有些东西的价值是从来不变的，”他说，“如果你想投资做买卖，先得看看世界形势。欧洲目前的这场战争会拖很长时间。有了战争，就有挨饿的人。我不做什么预测，但是如果我们美国卷进去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我信不过这个威尔逊（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他在任期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满口大道理，只会讲大话。如果我们真的卷了进去，经营不易变质的粮食就可以发大财。你不如买稻米、玉米、小麦和豆子，它们不需要用冰冷藏。它们搁得住，人们靠它可以活命。我敢说，假如你把你那片河谷地全种上豆子，收获以后囤积起来，你的儿子今后就不愁吃穿了。豆子的价格现在是三分钱一磅。我们一旦参战，涨到一毛钱一磅，我都不会奇怪。你只要保持干燥，豆子就这么搁着，待价而沽。你想赚钱的话就种豆子。”

他离开亚当家时心情舒畅。刚才的羞愧已经消失，他知道他的劝告是切实可靠的。

威尔走后，老李取出一块三分之一的柠檬馅饼，把它切成两块。“他长得太胖啦，”老李说。

亚当在沉思。“我只说我想找些事干干，”他说。

“制冰厂怎么样？”

“我打算买下来。”

“你不妨也种些豆子。”老李说。

## 二

那年地方上和国际上都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将近年终时，亚当进行了他的伟大的尝试，成了哄动一时的新闻。他准备就绪时，商人们都说他有远见、有魄力、有进取精神。六节车皮满载着用冰块冷藏的莴苣，发车时受到隆重的欢送。商会代表出席了欢送仪式。车皮的巨大招贴上写着“萨利纳斯河谷莴苣”。尽管这样，谁也不愿意对这笔生意投资。

亚当发挥了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力量。莴苣的收购、整理、装盒、加冰、装车是件巨大的工程。当时没有这一类的操作机械。每一项工序都得临时安排，雇佣了大量人手，现教现做。人人都提供意见，但是谁也不帮忙。据估计，亚当在这个计划上花了一大笔钱，究竟多大，没人知道。亚当自己也说不上来，只有老李清楚。

计划看来可行。莴苣委托纽约的代理商销售，价格相当有利。货运列车开出后，大家纷纷回家等着。如果成功，所有的人都愿意掏腰包投资。连威尔·汉密尔顿都怀疑自己的劝告是不是错了。

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即使由一个神通广大、势不两立的仇人精心布置，也不可能造成

更大的损害。列车到达萨克拉门托时，一场雪崩封锁了内华达山脉的铁路，两天不能通车，六节车皮停在侧线上，冰块滴滴答答地化成了水。第三天，货车通过山区，却赶上整个中西部气候反常，特别暖和。到了芝加哥碰上调度混乱——这事怪不了谁——只是一件常有的意外，亚当的六车皮莴苣在停车场又耽误了五天。那已经够了，没有必要再谈细节。反正到达纽约的是六车皮烂糟糟的垃圾，需要一笔可观的清除费用。

亚当看了代理商行发来的电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脸上露出古怪的微笑，迟迟不消失。

老李躲着他，让他自己恢复控制。孩子们听到萨利纳斯的反应。亚当是个傻瓜。这些自作聪明、异想天开的人总是自找麻烦。商人们庆幸自己有远见，没有陷进这笔买卖。没有经验是当不了商人的。靠遗产致富的人总是遇到麻烦的。要证据吗？——只要看看亚当是怎么经营他的农场的。傻瓜手里的钱是不长久的。也许这次挫折会给他一个教训。他还把制冰厂的产量翻了一番呢。

威尔·汉密尔顿想起自己非但提出反对的理由，还预言了可能发生的详细情况。他并不是幸灾乐祸，可是别人不接受一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的劝告，你又有什么办法？再说，对于那种不可靠的主意，威尔的经验太多了。推而广之，他回想起山姆·汉密尔顿也是个傻瓜。至于汤姆·汉密尔顿——他简直是精神病。

老李认为时间已经过得差不多时，他就开门见山地同亚当谈谈。他坐在亚当正对面，以便引起亚当的注意，使其精神集中。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

“没事。”

“你不至于再爬回你的洞里蜷缩起来吧？”

“你怎么会想到那上面去？”亚当问道。

“嗯，你脸上又显出以前常有的那种神情。你的眼神又像梦游的人一样。这件事是不是伤了你的心？”

“没有，”亚当说，“我琢磨的只是我有没有垮台。”

“还不到这种地步，”老李说，“你还剩九千元左右，还有那个农场。”

“清除垃圾的费用还要两千元，”亚当说。

“扣掉之后还剩九千。”

“新添置制冰机器还欠了不少钱。”

“已经付清了。”

“我有九千元？”

“以及农场，”老李说，“你或许可以把制冰厂卖掉。”

亚当绷紧了脸，那种茫然的微笑消失了。“我仍旧相信这个主意行得通，”他说，“许多意外的事全凑到一块儿了。我要保留制冰厂。低温能存住东西。再说，制冰厂多少能挣些钱。也许我能想些别的办法。”

“千万别想劳命伤财的办法，”老李说，“我不想同我的煤气灶分手。”

### 三

亚当的失败使孪生兄弟感受十分深切。他们已经十五岁了，这些年来一直知道自己是富家子弟，这种感觉很难忘却。当初如果不是大吹大擂，搞得像嘉年华会似的，现在的心情或许不至于这么糟。他们想起货车上的大幅招贴，简直无地自容。如果说商人们在取笑亚当，中学里的同学做得更过火。一夜之间，同学们给两个孩子起了绰号，管他们叫做“阿伦—迦尔葛苳公司”，有的干脆就叫“葛苳头”。

阿伦同阿布拉讨论他的问题。“这一来大不一样了，”他对她说。

阿布拉已经长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乳房高耸起来，脸上显出宁静和多情的美。她不仅美，而且坚强、自信，还带有女性的妩媚。

她瞅着他心事重重的脸，问道：“为什么大不一样？”

“首先，我认为我们穷了。”

“你反正要工作的。”

“你知道我想上大学。”

“你仍旧可以上。我可以帮助你。你爸爸的钱全损失了吗？”

“我不知道。人家是这么说的。”

“‘人家’是谁？”阿布拉问道。

“所有的人。你的爸爸和妈妈或许不愿意你同我结婚。”

“那我不把我们要结婚的事告诉他们，”阿布拉说。

“你自己好像很有把握。”

“当然，”她说，“我很有把握。你吻我一下好吗？”

“在这儿？就在大街上？”

“干吗不可以？”

“人家会看到的。”

“我要他们看到，”阿布拉说。

阿伦说：“不。我不喜欢把事情这么公开。”

她绕到他身前，挡住了他。“你听着，先生。你现在就吻我。”

“为什么？”

她一字一字地说：“这一来大家都知道我是莴苣头太太了。”

他窘迫地在她脸上飞快地吻了一下，硬把她拖回到他身侧。“恐怕我应该自动解除，”他说。

“你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配不上你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穷小子。你以为我没有看出你爸爸态度的变化吗？”

“你在胡思乱想，”阿布拉说着皱了皱眉头，因为她也看到了她父亲的变化。

他们走进贝尔糖果店，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那年风行的饮料是芹菜汁。前一年则是啤酒加冰淇淋苏打。

阿布拉用吸管在杯子里搅出小气泡，想着自从莴苣买卖失败以来她父亲的变化。他对阿布拉说：“你觉得另外找个朋友是不是明智一些？”

“可是我已经同阿伦订了婚。”

“订婚！”他朝她哼了一声。“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可以自作主张订婚？你不如放开眼界多物色一下。海里还有别的鱼。”

她又想起最近常听到别人提起门当户对的话，有一次还有人暗示说丑事是不能永远掩盖的。这一切都是人们传说亚当已经倾家荡产之后才发生的事。

她隔着桌子凑过身去。“如果你知道我们能做的事非常简单，你会笑的。”

“什么事？”

“我们可以经营你爸爸的农场。我爸爸说那地方好极了。”

“不，”阿伦立即说。

“为什么不？”

“我可不当农民，你也不会当农民的妻子。”

“我只要当阿伦的妻子，不管他当什么。”

“我不想放弃大学，”他说。

“我可以帮助你，”阿布拉重复了她刚才的话。

“你从哪儿去搞钱？”

“去偷，”她说。

“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他说，“大伙都讥笑我。我在这儿忍受不下去。”

“他们很快就会忘掉的。”

“不，才不会呢。我不想再待两年，等到中学毕业。”

“你要抛下我走吗，阿伦？”

“不。真倒霉，他不懂的事情干吗要乱来一气？”

阿布拉责备他说：“别怪你爸爸。假如他的计划成功，大家现在都要奉承他了。”

“可是没有成功。他害得我抬不起头。天哪！我恨他。”

阿布拉严厉地说：“阿伦！不准你这么讲！”

“我怎么知道他在我妈妈的事情上没有说假话呢？”

阿布拉气得满脸通红。“你真该打屁股，”她说，“如果不是当着这许多人，我现在就想打你。”她瞅着他，他又气又急，那张秀气的脸变了样，她突然改变了策略。“你干吗不向你爸爸问问你妈妈的事？你可以直截了当地问他。”

“我不能问，我对你作过保证。”

“你只保证不把我告诉你的话讲出来。”

“我一提，他就会问我从哪里听来的。”

“好吧，”她嚷道，“真拿你这个孩子没办法！我解除你的保证。去问他吧。”

“我还拿不定主意。”

“有时候我真想宰了你，”她说，“可是阿伦——我爱你。我真爱你。”冷饮柜前的高凳那儿传来格格的笑声。他们谈话时声音越来越高，被旁观的人听到了。阿伦脸红了，气得流出了眼泪。他跑出糖果店，向街上奔去。

阿布拉镇静地拿起钱包，拉拉裙子，用手抚抚平。她镇静地走到贝尔先生那儿，付了芹菜汁的钱。她向门口走去时，在那伙格格发笑的人面前停了一下。“你们别惹他，”她冷冷地说罢，继续走她的路，有人捏着嗓子在她背后学了一句——“噢，阿伦，我真爱你。”

一到街上，她就奔跑起来，想追阿伦，但是找不到他。她打电话。老李说阿伦还没有回家。可是阿伦满怀怨恨地躲在卧室里——老李看见他悄悄进去，关上了门。

阿布拉在萨利纳斯的街上走来走去，希望看到阿伦。她生他的气，同时又感到孤单，不知如何是好。以前阿伦从没有扔下她跑掉。由于孤单，阿布拉拿不出主意了。

迦尔却不得不学会适应孤单。有很短一段时间，他想跟阿布拉和阿伦一起，但是他们不要他。他生性妒忌，要把那姑娘拉过来，结果没有成功。

他觉得学校里的功课很容易，不太感兴趣。在学习方面，阿伦要多花一点气力，因此在确实学到东西的时候，阿伦更有取得成就的感觉。此外，阿伦对学习产生了一种尊重心理，同学习的质量完全不成比例。迦尔采取混的态度。他对学校里的体育运动或者其它活动都不很关心。他越来越烦躁不安，晚上常常出去。他长得又高又瘦，老是有一种阴沉的神气。

## 第三十八章

### 一

跟所有的人一样，迦尔从记事的时候起就渴望温暖和钟爱。假如他是独子，或者假如阿伦是另一种样子，迦尔也许能自然地、轻易地达到目的。但是一开始，阿伦就以他的漂亮和单纯赢得了人们的喜欢。迦尔很自然地要用他所知道的唯一方式争取注意和钟爱，他的方式就是试图模仿阿伦。但是在天真的、金黄头发白皮肤的阿伦身上显得可爱的东西，到了脸色阴沉、眼睛眯缝的迦尔身上就使人起疑，感到不快。既然他在装假，他做作的模样当然使人信不过。即使两人做的事、说的话完全一样，阿伦惹人疼爱，迦尔却遭人嫌弃。

就像拍拍小狗的鼻子会使它把头扭开一样，对一个男孩表示嫌弃就会使那孩子从头到脚畏畏缩缩。小狗会躲避，或者在地上打滚，摇尾乞怜；男孩却用漠不关心、虚张声势、或者秘而不宣的态度掩饰自己的畏缩。一个男孩一旦遭到嫌弃之后，即使在没有人嫌弃他的场合也会臆想出嫌弃——或者更糟糕的是由于他的期待，真正引来了人们的嫌弃。

在迦尔身上，这个过程很长很慢，因此他并不感到奇怪。他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自给自足的墙，坚固得足以防范外面的世界。如果说他这道墙有薄弱地方的话，那就是在最靠近阿伦和老李，尤其是最靠近亚当的几处。也许迦尔在父亲的凡事都不注意的性格中找到了安全。完全不受到注意比被人怀有敌意地注意要好一些。

迦尔很小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他悄悄地挨到父亲坐着的地方，轻轻地靠在父亲的膝头，亚当的手会自动抬起来，抚摩迦尔的肩膀。亚当这些动作可能是不自觉的，但是抚摩能使迦尔情绪十分激动，给他一种特殊的喜悦，不到需要的时候不轻易动用。这是一种可以依赖的魔术，是一种固执的崇拜心理的象征。

事物并不因地点的改变而有所变化。迦尔在金城没有知心朋友，到了萨利纳斯后仍旧没有。他有些伙伴，有权威，甚至赢得一点钦佩，但是没有知心朋友。他生活得很孤单，独来独往。

### 二

老李即使知道迦尔晚上出去，很迟才回来，他也不声张，因为在这件事上他无能为力。夜间巡逻的警察有时看到迦尔一个人在街上蹭哒。海泽曼警长专门找了负责考勤的教师谈话，教师向他保证说，迦尔非但没有逃学的记录，事实上还是非常出色的学生。警长当然认识亚当，既然迦尔没有破窗盗窃，也没有惹是生非，他便吩咐警察们多加注意就是了。如果那孩子不干坏事就别去理他。

有一晚，老汤姆·沃森碰到迦尔便问他：“你为什么老是晚上出来蹭哒？”

“我又没招人惹人，”迦尔采取防卫的态度说。

“我知道你不招惹人。不过你应当在家里睡觉。”

“我不困，”迦尔说，老汤姆根本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因为他想不起自己一辈子有哪时候



不犯困的。这孩子在唐人街的赌场里看人家赌博，自己并不下注。简直叫人捉摸不透，不过对汤姆·沃森来说，很简单的事都是捉摸不透的，他也不愿意多费脑筋。

迦尔逛街时，常常想起他在农场里偷听到的老李和亚当的那次谈话。有时在街上听到一句有关的话，在赌场里听到一句嘲笑，他掌握的情况逐渐积累起来。这些片言只句如果给阿伦听到，阿伦根本不会在意，但是迦尔把它们点点滴滴地收集起来。他知道他妈妈并没有死。他根据他听到的第一次谈话和以后听到的闲言碎语还知道，阿伦了解到妈妈的真相是不会高兴的。

一晚，迦尔碰到了“兔子”霍尔曼，他是从圣阿尔多跑来干他半年一度的纵酒狂欢的。“兔子”热情洋溢地招呼了迦尔，乡下人在陌生地方遇见熟人总是这样。“兔子”在艾博特旅馆后面的小巷子里就着一个一品脱瓶子喝酒，把他能想到的消息统统告诉了迦尔。他卖了一块地，价钱不坏，现在到萨利纳斯来庆祝一番，所谓庆祝就指那一套都得齐全。他要顺着那条街，一家家妓院都走遍，让那些婊子看看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能耐。

迦尔坐在他旁边，悄悄听他吹。“兔子”瓶里的威士忌越来越少时，迦尔溜开请路易斯·施奈德替他再买一瓶。“兔子”放下空瓶，再伸手去取时，却变了一瓶满满的。

“真奇怪，”他说，“我以为只有一瓶呐。唔，这样搞错也不坏。”

第二瓶喝了一半时，“兔子”非但忘了迦尔是谁，还忘了他的年纪。然而他记得他的伙伴是他最好的老朋友。

“听我说，乔治，”他说，“让我在我的手枪里再装一点铅子，你我两个就一家一家地去逛。别说你付不起钱。全由我包啦。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卖了四十英亩地吗？够咱们花的啦。”

他又说：“哈里，我告诉你咱们怎么办。咱们别去找那些低贱的婊子。咱们到凯特那里去。价钱够贵的，十块钱，可是货色了不起！简直像个马戏班子。见过马戏班子没有，哈里？太棒啦。凯特是行家。你记得凯特是谁吧，乔治？亚当·特拉斯克的妻子，那对倒霉的孪生兄弟的妈妈。耶稣！我怎么也忘不了她开枪打了他然后逃跑的事。嘿，她不是个好妻子，不过是个了不起的婊子。说来也好笑——人们说婊子能成为好妻子，你听说过没有？对她们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需要尝试。扶我一把好吗，哈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马戏班子，”迦尔轻声说。

“哦，对。凯特的马戏班子会叫你看呆的。你知道她们是怎么干的吗？”

迦尔走在“兔子”背后，不让他注意到自己。“兔子”便介绍她们怎么干。叫迦尔听了恶心的并不是她们所干的事，他觉得那种事是胡闹。使他恶心的是那些旁观的人。迦尔看到“兔子”在街灯下面的那张脸，就想象得出马戏班子的旁观者的模样。

他们穿过草木茂密的前院，走上没有油漆的门廊。拿迦尔的年龄来说，他是长得高的，但他还是踮起脚尖走路。看门人并没有仔细打量他。一进那个灯光暗淡的房间，到了那些局促不安地等候的男人中间，更没有人注意他了。

### 三

以前迦尔总是把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偷偷积累起来，像筹建一座材料仓库似的，放了一些不常用的工具，以备不时之需，自从去过凯特那里之后，他迫切感到需要帮助。

一晚，老李正在打字，听到有人轻轻敲门，他开了门，进来的是迦尔。孩子在床沿上坐下，老李瘦削的身体往莫里斯安乐椅里一靠。一张椅子能使他如此愉快，他想着也觉得有趣。老李仿佛穿着中国长袍似的，两手一拢，搭在肚子上，耐心地等着迦尔开口。迦尔盯着老李头上的空间。

迦尔飞快地轻声说：“我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在干什么。我见到她了。”

老李一震，暗暗祷告一下，祈求指点。“你想了解什么？”他低声问道。

“我还没有考虑。我要想想。你能告诉我实话吗？”

“当然能。”

许多问题在迦尔脑子里打转，纷纭复杂，他不知道该提哪一个。“我爸爸知道吗？”

“知道。”

“那他为什么说她死了？”

“免得你们难受。”

迦尔思索了片刻。“我爸爸干了什么，使她出走？”

“他全心全意爱她。他所能想到的一切都给了她。”

“她开枪打了他？”

“是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愿意她走。”

“他有没有伤害过她？”

“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他的为人不可能伤害她。”

“老李，她为什么干出这种事？”

“我不知道。”

“是不知道呢，还是不愿意讲？”

“是不知道。”

迦尔歇了好久都不作声，老李的指头微微挪动，扣住手腕。迦尔再开口时，他才松了一口气。孩子的口气变了，有一种恳求的声调。

“老李，你认识她。她以前是怎么样的？”

老李叹了一口气，他的手放松了。“我只能谈谈我的想法。也许我是错的。”

“你是怎么想的？”

“迦尔，”他说，“我在这方面想了很久，仍旧弄不明白。她是个谜。我觉得她跟别人不一样。她缺了什么。也许是仁慈，也许是良心。只有你对人们有所感觉的时候，才能了解他们。我对她毫无感觉。我一想到她，我的感觉就陷入黑暗。我不知道她要什么，追求什么。她充满了仇恨，为什么恨，恨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是个谜。她的仇恨很不健康。没有愤怒，只有冷酷。我不知道对你讲这种话有没有好处。”

“我需要知道。”

“为什么？你知道这事以前，心情是不是好些？”

“是的。不过现在我不能不往下了解了。”

“你讲得对，”老李说，“经过最初无知的阶段之后，你就不能执迷不悟了——除非你是个伪君子，或者是个傻瓜。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的只有这些。”

迦尔说：“那你对我谈谈我爸爸。”

“这我做不到，”老李说。他停了停。“不知道我们说话是不是有人听到？轻些声。”

“给我谈谈他的情况，”迦尔说。

“我认为你爸爸身上正好有他妻子所没有的东西，并且要多得多。我认为他的仁慈和良心太多了，以至几乎成了过错。它们妨碍了他，阻挠了他。”

“她离开以后，他怎么样？”

“他等于死了，”老李说，“他虽然还走动，但是等于一个死人。只到最近，他才复活了一半。”老李看到迦尔脸上显出一种奇特的新的表情。眼睛比平时睁得大一些，平时抿得紧紧的嘴巴也松弛下来。老李第一次在迦尔的脸上见到阿伦的神情，尽管肤色不一样。迦尔的肩膀有点颤抖，好像肌肉用力过久之后会颤抖那样。

“怎么回事，迦尔？”老李问道。

“我爱他，”迦尔说。

“我也爱他，”老李说，“如果我不爱他的话，我想不可能在你们家待这么久。照世俗的标准来说，他并不精明，但他是个好人。也许是我生平所知的最好的人。”

迦尔突然站起来。“明天见，老李，”他说。

“你等一等。你把这事告诉过谁没有？”

“没有。”

“没有告诉阿伦——你当然不会告诉的。”

“假如他发现了呢？”

“那你就得做好准备，帮助他。你暂时先别走。你离开这个房间之后，我们也许没有机会再谈了。由于我知道你了解了真相，你可能会讨厌我。告诉我——你恨不恨你母亲？”

“恨，”迦尔说。

“我以前一直纳闷，”老李说，“我觉得你爸爸从来不恨她。他只有伤心。”

迦尔缓慢地、悄悄地向门口挨过去。他捏紧拳头的手深深插在裤袋里。“这正是你说过的对人了解不了解的问题。我恨她，因为我了解她为什么出走。我了解——因为我身上有她的种气。”他耷拉着脑袋，声音十分悲伤。

老李跳了起来。“别那样！”他厉声说。“听到没有？你有那种想法要让我知道了，我可饶不了你。你当然可能有坏的本性。每个人都有。但是你也有另一方面。喂——抬起头！瞧着我！”

迦尔抬起头，厌倦地说：“你要干吗？”

“你也有另一方面。听我说！你千万不能怀疑自己没有好的一面。千万不能自暴自弃。拿种气来原谅自己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你可不能这么做！你仔细听我说，好好记住。不论你干什么，干的人是你——不是你母亲。”

“你是那样想的吗，老李？”

“我当然那样想，你最好也那样想，不然我把你揍得浑身不剩一根好骨头。”

迦尔走后，老李再坐回到椅子上。他后悔地想道：我的东方人的恬静今天怎么啦？

## 四

迦尔发现了他母亲，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新事，而是证实了他的怀疑。长久以来，他知道这片疑云，只是不清楚细节。他的反应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了解真情后，产生了一种近乎愉快的力量感，他能够鉴貌辨色，对别人的行动作出评价，能够对流言蜚语作出解释，甚至能够把过去的事挖掘出来，重新认识。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都不足以补偿他了解真情之后的痛苦。

他的身体正在发育，朝着成人方向重新调整，青春期多变的风向经常使他动摇。一会儿，

他虔诚纯洁；过一会儿，他在污秽中打滚；再过一会儿，他羞愧地匍匐着，再爬起来时又变得虔诚了。

他的发现使他所有的感情都敏锐起来。他觉得有这么一个家谱，使自己与众不同。他不很相信老李的话，也难以想象别的孩子能遇到同样的情况。

凯特那里的情景老是在他脑海里萦绕。每一想起，他心头和全身都被青春之火烧得热辣辣的，过一会儿，他又反感厌恶。

他更仔细地观察他父亲，在亚当身上看到了比他实际有的更多的悲哀和沮丧。迦尔心里产生了对父亲的热爱，希望保护他，补偿他所遭受的苦恼。对于迦尔自己敏感的心情来说，那种痛苦是无法忍受的。有一次，亚当正在洗澡，迦尔闯进浴室，看到了那个可怕的枪伤疤痕，他情不自禁地问道：“爸爸，那个伤疤是怎么搞的？”

亚当伸手去摸伤疤，仿佛想掩盖它。他说：“是个老疤，迦尔。我参加过打印第安人的战役。以后我讲给你听。”

迦尔瞅着亚当的脸，觉察到亚当在飞快地回忆过去，想编造谎话。迦尔并不恨谎话本身，只恨为什么必须说谎话。为了某种利益，他自己也说谎，但他认为被迫说谎是丢人的事。他想大声喊出来：“我知道你是怎么落下这个伤疤的，那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当然没有这么说。“我很想听听，”他说。

阿伦也处在变化动荡之中，但是他的冲动比迦尔迟钝。他的身体没有向他提出尖锐的要求。他的热情转向宗教。他决定将来当牧师。他参加主教派教会的所有礼拜仪式，节日时帮忙布置，同那个鬢发的年轻教士罗尔夫先生一起消磨了许多时光。阿伦对于世故人情的学问来自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因此养成了只有缺乏经验的人才有的匆匆概括判断的习惯。

阿伦在主教派教会受了坚信礼，参加了礼拜天的唱诗班。阿布拉陪着他。她的女性的心知道这种事情是必要的，但又是无关紧要的。

皈依宗教的阿伦自然要做迦尔的工作。阿伦先是默默地为迦尔祷告，最后终于直接向迦尔提出。他谴责迦尔的邪恶，要求他改过自新。

假如阿伦聪明一点的话，迦尔也可能试着跟上来的。但是阿伦的纯洁已经达到了动感情的程度，以至在他眼里别人都是肮脏的了。经过几次说教以后，迦尔认为他自以为是，使人难以容忍，并且把想法如实告诉了他。阿伦任他哥哥沉沦，撒手不管了，这时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阿伦的宗教信仰在性方面必然引起变化。他向阿布拉谈了禁欲的必要，决定一辈子过独身生活。阿布拉很明智地表示同意，觉得这个阶段会过去的，并且希望如此。她本来就是独身。但是她要跟阿伦结婚，替他多生孩子，不过暂时不提这件事。她以前从没有妒忌过，可是现在她开始对罗尔夫先生抱有本能的、并且也许是无可非议的憎恨。

迦尔冷眼看他弟弟战胜他从未犯过的罪恶。他讥讽地想把他母亲的事告诉弟弟，看他弟弟怎么对付，但是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认为阿伦根本无法应付。

## 第三十九章

一

每隔一段时候，萨利纳斯在道德风气方面要犯一次轻微的打嗝毛病。发病的过程几乎千篇一律，每次都相似。有时候，在教堂的布道坛上开始；有时候，妇女俱乐部有位新主任上台，想干些名堂出来，便首先发难。要根除的罪恶总是赌博。打击赌博活动有某些好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充分议论，在卖淫的问题上却不行。赌博是明显的坏事，赌场多半是中国人经营的。整到自己人头上的可能性很少。

教堂和俱乐部放的一把火蔓延到本市的两家报纸。社论要求来一次清除。警方表示同意，但是拿人手不够做借口，希望增加拨款预算，有时达到了目的。

社论一见报，大家知道已经到了摊牌的阶段。以后的事情就像精心排练的芭蕾舞表演。警察局做好准备，赌场做好准备，报纸事先排好祝贺的社论。然后稳扎稳打，开始搜捕。从帕哈罗弄来的二十来个中国人，几个游民，七、八个外地来的、事先毫不知情的旅行推销员落进警察的罗网，被登记了姓名，拘留起来，第二天早上罚款之后释放。重新变得白璧无瑕的城市松了一口气，赌场遭到的损失是一晚的营业额再加上罚款。人类能对一件事物有所认识但不予置信，这就是其高明之处。

一九一六年秋季的一个晚上，迦尔在矮子老林那里看人家赌钱，碰上突然搜捕，给一起带走了。夜里黑黢黢的，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第二天早上，警长发现他在混合牢房里，觉得很尴尬。警长打电话给亚当，亚当早饭没吃完就赶去。他走了两个街区，到市政厅领回迦尔，在对街的邮政局取了信件，父子两人步行回家。

老李替亚当把没来得及吃的鸡蛋热在炉子上，另外替迦尔煎了两个蛋。

阿伦穿过餐厅，准备到学校去。“要我等你吗？”他问迦尔。

“不要，”迦尔说。他低着头，只顾吃蛋。

亚当在市政厅谢过警长之后，只对迦尔说了一声“跟我走！”到现在为止，他还一直没有开过口。

迦尔不想吃，但是胡乱地把早饭吞了下去，不时透过睫毛偷看爸爸的脸色。他从亚当的表情中辨不出任何东西。困惑、愤怒、沉思、悲哀，似乎都交织在一起。

亚当盯着自己的咖啡杯。时间一长，静默越来越沉重，简直推不开了。

老李探头进来问道：“还要添咖啡吗？”

亚当慢慢地摇摇头。老李退了出去，这次把厨房门关上了。

在只听到钟摆嘀嗒声的寂静中，迦尔开始害怕起来。他感到父亲身上散发出一种他不知道的力量。他两腿坐得麻木，针刺似的难受，但是他不敢挪动，活活血脉。他用叉碰了一下盘子，故意弄出声音，但是响声给空气吞没了。时钟不紧不慢地敲了九下，钟声也给空

气吞没了。

恐惧开始冷却时，怨恨取而代之。正像一头爪子被捕兽机夹住、脱不了身的狐狸一样，对自己的爪子感到愤怒。

迦尔突然跳了起来。他没料到自己会有这种举动。他也没料到自己竟会开口嚷嚷。他喊道：“你打算拿我怎么办，你就办吧！来吧！痛快一点！”

他的喊声也被寂静吸收掉了。

亚当慢慢抬起头。迦尔以前从没有仔细看过父亲的眼睛，许多人都从没有正视过他们父亲的眼睛。亚当眼睛的虹膜是浅蓝色的，颜色较深的线条辐集到瞳人的中心。迦尔看到每个瞳人的深处有他自己脸庞的反照，仿佛两个迦尔在望着他。

亚当慢吞吞地说：“我使你失望了，对吗？”

这比骂他更使他难受。迦尔结结巴巴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在赌场里给逮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到那儿去的，你在那儿干什么，你干吗要去。”

迦尔无力地坐下来，瞧着自己的盘子。

“你赌钱吗，孩子？”

“不赌，爸爸。我只在旁边看。”

“你以前去过那里吗？”

“去过，爸爸。去过许多次。”

“你为什么要去？”

“我也不知道。晚上我觉得烦躁——恐怕就像小胡同里的猫。”想起凯特和他自己不高明的玩笑，他觉得糟糕透顶。“我睡不着觉就到外面去蹭蹭，”他说，“散散心。”

亚当琢磨着他话里的每一个字。“你弟弟也蹭蹭吗？”

“不，爸爸。他才不想呢。他——他不烦躁。”

“你瞧，我竟不了解，”亚当说，“我对你一点也不了解。”

迦尔真想张开胳膊扑向爸爸，搂抱他，并且让他搂抱。他想用热烈的方式表达他的同情和爱。他拿起面前那个扣餐巾的木环，套在手指上。“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的，”他轻声说。

“我没有问！我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个坏爸爸，就像我自己的父亲似的。”

迦尔从没有听到亚当用这种声调说话。他激动得声音都变得嘶哑了，他仿佛在黑暗中摸

索，寻找字句。

“我父亲做了一个模子，把我硬塞进去，”亚当说，“我是个不合格的铸件，但是我不可能再回炉熔炼了。谁都不能再回炉。因此我一直是不合格的铸件。”

迦尔说：“爸爸，别难过。你伤心的事已经够多的啦。”

“是吗？也许是这样——也许伤心得不是地方。我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了解。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学会。”

“凡是你想知道的，我都愿意告诉你。你问好了。”

“从哪里开始呢？从头开始吗？”

“你是不是因为我关了牢感到伤心或者生气？”

使迦尔吃惊的是亚当竟然笑了。“你不就是在那里吗？你又没有干什么坏事。”

“待在那里也许就不对，”迦尔想责怪自己。

“有一次我正好也待在那里，”亚当说，“就因为待了这么一会儿，我被囚禁了将近一年。”

迦尔以为自己听错了。“我不相信，”他说。

“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相信，不过事实是我逃跑时溜进一家商店，偷了几件衣服。”

“我不信，”迦尔软弱无力地说，但是这种推心置腹的温暖使他感到非常舒适，他便抓住不放。他连大气也不敢出，唯恐搅乱这种温暖感。

亚当说：“你还记得塞缪尔·汉密尔顿吗？——你肯定记得。你很小的时候，他曾经说我是个坏爸爸。他揍我，把我打倒在地，让我长点记性。”

“那老头吗？”

“一个结实的老头。现在我明白他的意思了。我跟我的父亲一模一样。他不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也不把我的儿子当成真正的人。那就是塞缪尔所指的意思。”他盯着迦尔的眼睛笑了，迦尔亲热地望着他。

迦尔说：“我们并不觉得你是个坏爸爸。”

“可怜的东西，”亚当说，“你们怎么会知道呢？你们从没有别的选择。”

“我坐过牢很高兴，”迦尔说。

“我也这样。”他笑着说。“我们两个都坐过牢——我们谈得拢。”他情绪好了起来。“也许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孩子——能告诉我吗？”

“能，爸爸。”



“你愿意讲吗？”

“愿意，爸爸。”

“那就讲吧。你明白，作为一个人就有人的责任。不仅仅是有一副占据空间的皮囊。你是什么样的人呢？”

“不是说笑吧？”迦尔腼腆地问道。

“不是说笑——噢，当然不是。谈谈你自己吧——如果你愿意谈。”

迦尔刚开口说：“嗯——我——”又停了下来。“真想说的時候又觉得不那么容易，”他说。

“我看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那你谈谈你的弟弟吧。”

“你想知道他哪方面的事？”

“谈谈你对他的看法吧。你也只能谈这些。”

迦尔说：“他是好人。他不干坏事，也没有坏念头。”

“你现在谈到你自己啦。”

“什么？”

“你在说你自己干坏事，有坏念头。”

迦尔脸红了。“是这样。”

“很坏的事情吗？”

“是的，爸爸。你要我讲出来吗？”

“不必了，迦尔。你的声音、你的眼神都说明你在同自己斗争。但是你不应该惭愧。惭愧就糟了。阿伦有没有惭愧的时候？”

“他从来不干觉得惭愧的事情。”

亚当向前凑过来。“你敢肯定吗？”

“很肯定。”

“告诉我，迦尔——你愿意保护他吗？”

“你指的是什么，爸爸？”

“我指的是这类事——假如你听到什么不好的、残酷的、或者丑恶的事情，你会瞒住不让他知道吗？”

“我——我想会的。”

“你是不是认为他太脆弱，你能经受的他却经受不了？”

“不是那回事，爸爸。他是好人，真正的好人。他从来不损害别人。他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他不刻薄，从不抱怨，他很勇敢。他不喜欢争斗，不过必要的时候他会争斗。”

“你爱你弟弟，是吗？”

“是的，爸爸。我亏待他。我骗他，作弄他，有时候我毫无理由地损害他。”

“事后你难受了？”

“是的，爸爸。”

“阿伦有没有难受的时候？”

“我不清楚。我不愿意入教的那次，他不高兴。还有一次，阿布拉生气，说她恨他，他非常难受，结果发烧病倒。你记得吗？老李还去请大夫。”

亚当惊讶地说：“我整天跟你们生活在一起，这种事情居然一点也不知道！阿布拉为什么生气？”

迦尔说：“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你不愿意讲可以不讲。”

“也不是坏话，讲出来问题不大。你明白，爸爸，阿伦想当牧师。罗尔夫先生——他喜欢讲究仪式的高教会派，阿伦也喜欢，他打算永远不结婚，还想出家修行。”

“你是说当修道士吗？”

“是的，爸爸。”

“阿布拉不喜欢？”

“喜欢？她气得要命。有时候她会大发脾气。她抓起阿伦的自来水笔，扔在地上，还用脚去踩。她说她在阿伦身上白白浪费了半辈子。”

亚当哈哈大笑。“阿布拉有多大？”

“快十五岁了。不过——有些地方她比实际年龄老成一些。”

“我也这么看。那阿伦怎么办呢？”

“他一声不吭，但是难受极了。”

亚当说：“那你可以把她从阿伦身边拉过来。”

“阿布拉是阿伦的女朋友，”迦尔说。

亚当注视着迦尔的眼睛。接着他喊道：“老李！”没有回答。“老李！”他又喊了一声。“我没听到他出去呀，”他说，“我还想喝点咖啡。”

迦尔一跃而起。“我去煮。”

“嗨，”亚当说，“你该到学校去了。”

“我不想去。”

“你应该去。阿伦已经去了。”

“我很快活，”迦尔说。“我要跟你在一起。”

亚当低头瞧着自己的手。“煮咖啡吧，”他不好意思地轻声说。

迦尔在厨房里的時候，亚当诧异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他的神经和肌肉兴奋而渴望地搏动。他的手指急切地想抓些什么，他的腿想奔跑。他的眼睛贪婪地观察房间的一切。他看到椅子、墙上的图画、地毯上的红玫瑰图案，以及那些新添置的鲜明的东西——几乎都成了有人性的友好的东西。他的头脑里产生出对未来的强烈的欲望——一种愉快温暖的预见，似乎感到未来的分分秒秒都准会带来喜悦。他有一种黎明时的激情，觉得一个辉煌恬静的美好的日子正在等待他。他两手十指交叉托着后脑勺，伸直了腿。

迦尔在厨房里盼望咖啡壶里的水快些煮沸，但是他这样干等着也觉得高兴。奇迹一旦被熟悉之后，也就不成其为奇迹；迦尔同他父亲之间的美妙关系已经不再使他惊奇，但是愉快的感觉依然存在。毒害他心灵的孤独感，以及对于不孤独的人的极度妒忌都已消失，他成了一个清白可爱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为了测试自己，他搜索记忆中一件可恨的事，发现已经不可恨了。他要为他父亲做些事，给他父亲一些了不起的东西，完成一件极大的好事表示他对父亲的敬意。

咖啡沸溢出来，迦尔花了好几分钟擦拭炉面。他自言自语说：“换了昨天，我肯定不会这样的。”

他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壶进去时，亚当朝他笑笑。亚当嗅嗅说：“气味真大，即使在水泥墓穴里也会闻到。”

“煮溢了，”迦尔说。

“煮溢了才好喝，”亚当说，“不知老李上哪里去了。”

“或许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要我去看看吗？”

“不用了。在的话，他刚才就答应了。”

“爸爸，等我从学校毕业，你让我管农场吗？”

“你倒早有安排。阿伦呢？”

“他想上大学。别对他说是我告诉你的。让他自己告诉你，你装出吃惊的样子。”

“那好，”亚当说，“难道你不想上大学吗？”

“我敢担保我能靠农场挣钱——够供阿伦念完大学。”

亚当呷着咖啡。“那是高尚的事，”他说，“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不过——刚才我问你阿伦这个孩子怎么样时，你的回答很勉强，我以为你不喜欢他，或者甚至恨他呢。”

“我恨过他，”迦尔激烈地说，“我还损害过他。可是，爸爸，我告诉你好吗？现在我不恨他了，以后再也不恨他了。我认为以后我不会恨任何人，连我妈妈也不恨——”他发觉自己说漏了嘴，赶紧停住，心里非常紧张，不知如何是好。

亚当直瞪瞪望着前面。他用掌心擦擦前额。终于安静地说：“你知道你妈妈的事了。”这不是一句问话。

“是——是的，爸爸。”

“全部情况吗？”

“是的，爸爸。”

亚当靠在椅子背上。“阿伦知道吗？”

“不！不，不，爸爸。他不知道。”

“你口气为什么那么着急？”

“我不敢告诉他。”

“为什么？”

迦尔结结巴巴地说：“我认为他经受不住。他人太好了，经受不住这种事。”他还想说“——就像你那样，爸爸，”但是没有说出口。

亚当的脸色显得很疲倦。他摇摇头。“迦尔，听我说，你认为有没有可能瞒住阿伦，不让他知道？你仔细想想。”

迦尔说：“他不会沾上那种地方的边。他不像我。”

“假如有人告诉他呢？”

“我认为他不会信的，爸爸。我认为谁告诉他，他都不信，还要揍谁。”

“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爸爸。我得把事情弄明白。”迦尔激动地往下说：“如果他到外地去念大学，再也不住在这里——”

亚当点点头。“是啊。那也许是个办法。不过他还得在这里待两年。”

“也许我能促使他加把劲，把两年的学业在一年内完成。他很聪明。”

“你不是更聪明吗？”

“聪明的地方不一样，”迦尔说。

亚当仿佛变得高大了，填满了房间的一边。他的脸色很严肃，他的蓝眼睛锐利深邃。“迦尔！”他声音刺耳地说。

“嗯，爸爸？”

“我相信你，孩子，”亚当说。

## 二

亚当的推心置腹使迦尔激动快乐。他走路时趾高气扬，微笑的时候比皱眉的时候多，那种阴沉的神气难得有了。

老李注意到他身上的变化，悄悄问他：“你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是吗？”

“女朋友？不。谁要女朋友？”

“人人都要，”老李说。

老李问亚当：“你知道迦尔是怎么回事吗？”

亚当说：“他知道了她的事。”

“是吗？”老李想摆脱干系。“你记得我说过你应当告诉他们。”

“我没有告诉他。他自己知道的。”

“竟有那样的事！”老李说，“不过知道了也不值得高兴，那孩子怎么会在做课时嘴里哼小调，走路时抛帽子玩呢？阿伦知道吗？”

“我担心的正是这方面，”亚当说，“我不想让他知道。”

“可能为时太晚啦。”

“我打算同阿伦谈谈。试探一下。”

老李思索了一会儿。“你也起了变化。”

“是吗？我想确实是这样，”亚当说。

哼小调、抛帽子、赶紧做完功课，只是迦尔活动中极小的一部分。在他新近产生的欢乐中，他以维护父亲满意的保护人自居。他固然说过不再恨他母亲。但是，是她造成亚当不幸和耻辱的这一事实并不因此改变。按照迦尔的推论，她以前干得出来的事情，以后可能再干。他开始尽可能了解她的情况。敌人的底细知道之后，危险性就少一些，就不大可能攻你不备。

晚上，他不由自主地过了铁路，在那幢房子附近徘徊。下午，他常常躲在对街很高的野草丛里监视那地方。他看那些打扮得很规矩，甚至可以说很古板的姑娘出来。她们外出时总是二人同行，迦尔目送她们到卡斯特罗维尔街的拐角上，看她们朝左转弯，向大街走去。他发现如果你不知道她们是从哪里来的，光凭打扮根本想不到她们干什么行当。但是他不是等那些姑娘出来。他想在大白天看看他母亲的模样。他摸到一个规律：凯特每星期一下午一点半出门。

迦尔安排好学校里的功课，做得又多又出色，以便补偿星期一下午的缺课。阿伦问起时，他说他正在干一件人家意想不到的工作，承担了义务，谁也不能告诉。反正阿伦不太感兴趣。阿伦有他自己的心事，很快就不管迦尔缺不缺课。

迦尔跟踪凯特几次之后，摸清了她的路线。她总是去几个老地方——先到蒙特雷县银行，走进保险仓库的闪闪发亮的栅门。她在里面待十五到二十分钟。然后，她悠闲地在大街上溜达，看商店橱窗。她走进波特-欧文商店，看看服装，有时候买些东西——松紧带、别针、面纱或者手套。两点十五分左右，她走进明尼·弗兰肯美容厅，待一小时，出来时头发给卷成许多紧密的小圈，包了一块丝头巾，下巴底下打个结。

三点三十分，她上农民商业大楼，走进罗森医师的诊所。她从医生诊所出来后，在贝尔糖果店停一下，买一盒两磅装的什锦巧克力。这条路线从不改变。从贝尔糖果店出来，她直接回卡斯特罗维尔街，然后回家。

她的衣着毫无奇特之处。跟萨利纳斯任何一个富裕的妇女星期一下午上街采购时的打扮完全一样，唯一的差别是她总戴着手套，这在萨利纳斯是不常见的。

她戴着手套，一双手显得臃肿粗短。她走路时好像套着一个玻璃罩。她不跟任何人招呼，仿佛也没看见任何人。偶尔有个迎面走过的男人扭过头，朝她的背影看一眼，又胆怯地继续走自己的路。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她都像个无形的女人，飘然而过。

几星期来，迦尔一直跟踪凯特。他尽量避免引起她注意。由于凯特走路时眼睛一直盯着前面，他深信自己没有受到注意。

凯特走进她屋子的前院时，迦尔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由另一条路回家。他说不出跟踪她究竟为什么，无非是想多了解她的情况。

跟到第八个星期时，她兜完了圈子，像往常一样走进草木丛生的前院。

迦尔等了片刻，然后漫不经心地走过那扇东倒西歪的大门。

凯特站在一株粗壮的大水蜡树后。她冷冷地对他说：“你想干什么？”

迦尔愣住了。他的心一下子悬起来，呼吸几乎都停止了。接着，他拿出很小时候就学会的那套办法。他打量主要对象以外的东西。他注意到水蜡树的嫩叶被南风吹得弯下来，泥泞的小径由于人来人往被踩成黑乎乎的，凯特站的地方离泥泞远远的。他听到南太平洋铁路调车场火车头间歇的刺耳的放汽声。他感到自己开始长茸毛的面颊被风吹得凉飕飕的。与此同时，他盯着凯特，凯特也盯着他。他发现她眼睛和头发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肩膀仿佛老是半耸起的姿势，在这些地方阿伦同她非常相似。但他对自己的面部特征不太了解，不觉得他的嘴巴、细牙齿和宽颧骨同她相像。他们两个就这样在阵阵南风下站了一会儿。

凯特说：“你盯我梢已经不是一次了。你想干什么？”

他低下头说：“什么也不想干。”

“谁指使你的？”她质问道。

“谁也没有指使，太太。”

“你不告诉我，是吗？”

迦尔的回答使他自己听了都吃惊。他想住口已经来不及了。“你是我母亲，我想看看你是什么样的。”这话一点不假，像蛇攻击时那样猛地蹿了出来。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你是谁？”

“我是迦尔·特拉斯克，”他说。他像坐跷跷板似的，感到平衡起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他升到高的一头。尽管她表情没有变化，迦尔知道她处于守势。

她仔细看他，端详他的每一个特征。记忆模糊的查尔斯的容貌闯进她心里。她突然说：“跟我来！”她转身在小径上走去，尽量靠边，避开泥泞。

迦尔稍稍迟疑一下，就跟她走上梯级。他还记得那个光线黯淡的大房间，其余的地方却是陌生的。凯特在他前面，穿过门厅，走进她的房间。经过厨房门口时，她吩咐说：“备茶。要两个杯子！”

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似乎忘了有迦尔在场。她脱下大衣，手套里粗大的手指笨拙地拽大衣袖管。然后，她向房间搁床的那头墙上新开的一扇门走去。她打开门，走进新盖的一间小披屋。“进来！”她说，“把那张椅子一起带进来。”

他跟她走进一个箱子般的房间。里面没有窗户，没有任何装饰。墙壁漆成深灰色，地上铺着一张厚实的灰色地毯。房间里的家具只有一张放着好几个灰绸面厚垫子的大扶手椅，一张斜面的书桌，一个带大灯罩的落地台灯。凯特戴着手套去拉台灯开关，把开关拉线夹在拇指和食指的分叉处，仿佛用的是假手。

“把门关上！”凯特说。

灯光只在书桌上洒下一个圆圈，灰色的房间仍旧很暗。灰色的墙壁好像把亮光吸收进去，把它消灭了。

凯特小心翼翼地坐进那堆厚鸭绒垫子，慢慢地脱下手套。两手的指头都扎着绷带。

凯特生气地说：“别瞪着眼睛。关节炎。噢——你想看看，是吗？”她解开右手食指上油乎乎的绷带，把那弯曲的指头伸到灯光下。“喏——你看吧，”她说，“这是关节炎。”她把绷带轻轻地重新缠在手指上，发出痛苦的哼哼声。“天哪，那些手套戴了真不好受！”她说，“你坐下。”

迦尔低头弯腰坐在椅子边上。

“你将来也可能害这种病，”凯特说，“我的姨婆有，我母亲死时也开始有了——”她停住不往下说，房间里很静。

门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凯特说：“是你吗，乔？把托盘搁在外面。是你在外面吗，乔？”

门外传来咕啾声。

凯特声调平板地说：“客厅里乱七八糟，收拾一下。安妮没有打扫自己的房间。再给她一次警告，对她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伊娃昨夜太混了。我来处置她。乔，告诉厨师，这星期再做胡萝卜给我们吃的话，就让他卷铺盖走人。听到了没有？”

门外又传来一声咕啾。

“没别的事了，”凯特说，“那些邋遢货！”她发牢骚说。“我不管着点儿，他们会烂掉。你去把茶盘端进来。”

迦尔开门时，卧室里已经没人了。他把托盘端进披屋，小心地搁在斜面书桌上。那是一个银制的大托盘，上面有一把锡徽茶壶、两个薄得像纸的白瓷茶杯、糖罐、奶油罐和一盒打开的巧克力。

“把茶倒在杯子里，”凯特说，“我手痛。”她往嘴里搁了一块巧克力。“我发现你在看这个房间，”吃完糖后，她接着说，“我眼睛怕光。我在这间屋子里休息。”她注意到迦尔朝她的眼睛飞快地瞥了一下，便武断地说：“我的眼睛怕光。怎么啦？你不喝茶？”

“不喝，太太，”迦尔说，“我不喜欢喝茶。”

她用扎着绷带的手指拿着茶杯。“好吧，那你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太太。”

“就只要看看我？”

“是的，太太。”

“看够没有？”

“够了，太太。”

“我怎么样？”她不正派地朝他笑笑，露出又尖又细的白牙齿。



“很好。”

“我早料到你不会说实话。你的弟弟呢？”

“大概在学校里，或许在家。”

“他长得怎么样？”

“他很像你。”

“是吗？他是像我？”

“他想当牧师，”迦尔说。

“事情往往是这样——长得像我，又想进教堂。在教堂里能造成许多损害。到这儿来的人总是提防着的；在教堂里谁都不会戒备。”

“他是真心实意的，”迦尔说。

她向他凑近，脸上显得很感兴趣。“替我把杯子斟满。你弟弟笨不笨？”

“他是好人，”迦尔说。

“我问你他笨不笨？”

“不笨，太太，”迦尔说。

她靠在椅子背上，端起茶杯。“你爸爸怎么样？”

“我不想谈他，”迦尔说。

“哟！你喜欢他？”

“我爱他，”迦尔说。

凯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身体奇怪地抽搐一下——胸中一阵扭痛。接着，她撇开杂念，重新控制住自己。

“你吃点糖吗？”她问道。

“好，太太。你为什么那样干？”

“我干了什么？”

“你为什么开枪打我爸爸，扔下我们跑了？”

“是他告诉你的吗？”

“不。他没有告诉我们。”

她一只手搭到另一只手上，两手像烫着似的赶紧分开。她问道：“你爸爸有没有把——姑娘或者年轻女人带到你们家里去过？”

“没有，”迦尔说，“你为什么开枪打他，自己走了？”

她板起脸，抿住嘴，仿佛收紧一张肌肉织成的网。她抬起头，眼睛露出寒光。

“你小小年纪，说话倒很老练，”她说，“不过还不够老练。你不如跑到外面去玩吧——别忘了擦鼻涕。”

“有时候我摆布我弟弟，”他说，“我使他发急，惹他哭。他还莫名其妙。我比他精明。但是我不愿意整他。整了他，我心里不好受。”

凯特接过话头，似乎迦尔的话是她说的。“他们自以为很精明，”她说，“他们瞅着我，为了解我。我却耍了他们。耍了他们每一个人。正当他们以为能摆布我的时候——噢！我却狠狠地耍了他们。查尔斯，我把他们耍得一愣一愣的。”

“我叫迦勒，”迦尔说，“迦勒到了上帝应许之地。那是老李说的，《圣经》上也有。”

“那个中国人，”凯特说。她急切地接着讲下去：“亚当以为他拥有了我。在我遍体鳞伤的时候，他收留了我，伺候我，替我做饭。他想用那种办法把我拴住。大多数人确实会被拴住的。他们感恩图报，那是最凶的手铐。可是谁都拴不住我。我等呀等，等到养足了气力便挣脱出来。谁都休想把我套住，”她说，“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只是等待。”

灰色的房间很静，只听到她激动的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迦尔说：“那你为什么开枪打他？”

“因为他要阻拦我。我原可以杀了他，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只是要他让我走。”

“你有没有后悔过，希望当初留下来？”

“老天，从来没有！即使我小时候，我也能为所欲为。他们永远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永远不知道。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们永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她若有所思。“当然，你是我这种类型的人。也许跟我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不这样呢？”

迦尔站起来，反剪着手。他说：“你小时候——”他顿了一顿，理清思路——“有没有少了某种东西的感觉？比如说，别人知道某件事，而你不知道——比如别人不愿意讲给你听的一个秘密？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他讲话时，她脸上开始显出防范的表情，等他停顿时，她已经同他隔绝，他们两人之间的通道完全堵死了。

她说：“我是怎么搞的，居然同孩子谈心！”

迦尔松开反剪的手，插在裤兜里。

“同拖鼻涕的小孩谈心，”她说，“我简直在发神经病。”

迦尔兴奋得容光焕发，眼睛仿佛见到幻象似的睁得很大。

凯特说：“你怎么啦？”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前额渗出汗，捏紧了拳头。

凯特使出她惯用的手法，用她巧妙而毫无意义的残酷来刺他。她轻笑着说：“我也许会遗传一些有趣的东西，就像这个——”她举起关节变形的手。“至于癫痫发作——可不是我遗传的。”她高兴地瞅着他，以为准能看到他吃惊和开始烦恼的样子。

迦尔却快活地说：“我走啦。我现在要走啦。没有问题。老李的话一点不错。”

“老李说什么话来着？”

迦尔说：“本来我担心我有你的种气。”

“你当然有，”凯特说。

“不，我没有。我是我自己。我不会像你的。”

“你怎么知道？”她问道。

“我刚知道。我一下子明白了。假如我卑鄙，也只能怪我自己。”

“这个中国人确实灌输给你不少东西。你干吗那样看我？”

迦尔说：“我觉得你不是眼睛怕光。你是自己害怕。”

“你给我走！”她嚷道。“走，给我滚出去！”

“我是要走了。”他的手已经在门把上。“我不恨你，”他说，“但是发现你害怕，我很高兴。”

她想叫“乔！”但声音哽住了。

迦尔用力扭开门把，出去后砰地一声把门带上。

乔在客厅里同一个姑娘聊天。他们听到细碎的脚步声。等他们抬头看时，一个飞跑过去的人影已经到了门前，打开门，溜出去，沉重的前门嘭地关上。门廊上只踩了一脚，然后就是跳到泥地上的嘎吱声。

“怎么回事？”姑娘问道。

“天知道，”乔说，“有时候我以为自己见到了鬼怪。”

“我也这样，”姑娘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克拉拉老是疑神疑鬼吗？”

“恐怕她连缝针的影子都看得见，”乔说。“依我看，知道的事越少，心里越轻松。”

“你这话有道理，”姑娘同意说。

## 第四十章

### 一

凯特往后靠上松厚的鸭绒椅垫。一阵阵的神经紧张掠过她全身，使汗毛竖了起来，皮肤上感到一丝一丝冰凉的灼痛。

她轻轻对自己说：“沉住气，定定神。别去理它。什么都别想。那个该死的拖鼻涕的小子！”

她突然想起曾经使她感到这种惊恐和憎恨的唯一的人。那就是塞缪尔·汉密尔顿：白胡子，红面颊，还有那双能揭开她皮、看到里面去的嘲笑的眼睛。

她用扎着绷带的食指抠出挂在脖子上的一条细链子，把挂着的东西从紧身束腰里拖出来。上面挂的是两把保险箱的钥匙，一个带百合花形别针的金表，还有一个盖上带环的小钢管。她小心翼翼地拧开盖子，放平膝盖，从管子里倒出一个胶囊。她把胶囊凑在灯光下，看到了里面白色的结晶——六格令吗啡，绰绰有余。她十分仔细地把胶囊放回管子，拧紧盖子，把链子放进衣服里。（格令（grain）：英美制最小的重量单位，约合65 毫克，六格令约390毫克。对于没有药瘾的一般成人，吗啡的致死量是200至250毫克。）

迦尔最后的那句话一直在她头脑里回响。“发现你害怕，我觉得高兴。”她大声说着这几个字，想压住脑子里的声音。有节奏的回响停止了，但是心头呈现出一幅鲜明的图像，她听任它呈现，以便再察看一下。

### 二

那是搭出披屋以前的事。凯特领到了查尔斯留给她的钱。支票换成了大面额的钞票，一捆捆的钞票放进蒙特雷县银行的保险箱里。

大约就在那时候，她手上的关节炎开始发作。如今她已经有足够的钱到外地去了。问题只在于能否以最高的价钱把妓院盘出去。当然，最好等她的病好转了再走。

她一直没有怎么好转。纽约似乎太冷，并且很远很远。

她收到一封署名“埃瑟尔”的信。这个埃瑟尔究竟是谁？不管她是谁，写信来要钱简直是神经病。埃瑟尔——叫埃瑟尔的有好几百。到处都是埃瑟尔。这一个用有横道的练习簿纸写信，字迹歪七扭八，看都看不清。

不久之后，埃瑟尔本人来看凯特，凯特几乎不认得她了。

凯特坐在桌子后面，提防，猜疑，但又很自信。“好久没有见面了，”她说。

埃瑟尔回答时像个退役的士兵遇到当年训练他的军士。“我这些年来一直倒霉，”她说。她长胖了，全身都显得臃肿。她的衣着竭力保持整洁，仍旧不免显出寒酸。

“你现在在哪里——落脚？”凯特问道，她心想这个老婊子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说明来意。

“南太平洋旅馆。我租了一个房间。”

“哦，那么说，你不在固定的地方干活？”

“我再也没有能够另起炉灶，”埃瑟尔说。“当初你不该把我撵走。”

她用一只纱手套尖擦擦眼角的泪水。“运气不好，”她说，“一开头，这里来了那个新法官，我就碰到了麻烦。关了九十天，我幸好没有前科——至少在这里没有。出来后，我得了病，自己还不知道。我把病传给一个老顾客——一个好人，在铁路段当道工的。他恨透了，打了我一顿，打破了我的鼻子，打落四颗牙，那个新法官判了我一百八十天。凯特，一百八十天以后，所有的关系全断了。人家忘了你还活着。我再也爬不起来了。”

凯特冷冷地点点头，表示同情。她知道埃瑟尔在为开口要钱作好铺垫。刚在她开口之前，凯特动了一下。她打开书桌抽屉，取出一些钱，递给埃瑟尔。“我一向不让朋友失望，”她说，“你干吗不换个码头，从头开始呢？也许会时来运转。”

埃瑟尔控制自己，不把那些钱一把攥在手里。她像拿扑克牌似的把钞票摊开——四张十元的票子。她的嘴激动地抽搐起来。

埃瑟尔说：“我原指望你可能不止给我四十块钱。”

“你这话怎么说？”

“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什么信？”

“噢！”埃瑟尔说。“也许遗失了。这些人太不注意了。不管怎么样，我以为你能照顾我的。我身体一直不舒服。肚子里好像有东西往下沉。”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很快地说起来，凯特一听就明白这套话是预先准备好的。

“也许你还记得我似乎有点未卜先知的本领吧，”埃瑟尔开始说，“我预言的事情总被我说中。我做的梦往往实现。有人说我应当改行。说我是个天生的巫师。你还记得吗？”

“不，”凯特说，“我不记得。”

“不记得？你可能从没有留意。别人全注意到了。我对她们讲过什么事情，结果都实现了。”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我做过这样一个梦。做梦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正好是费叶死去的那晚。”她朝凯特冷冷的脸瞟了一眼，固执地接着说，“那晚有雨，我梦里是下雨天——反正很潮湿。我梦见你从厨房门出去。外面并不太黑——有一点月光。梦中见到的主要就是你。你走到院子角落，弯下腰。我没看清你在干什么。然后你蹑手蹑脚回来。

“紧接着我知道——费叶死了。”她停下来，等凯特的反应，但是凯特脸上毫无表情。

埃瑟尔等着等着，知道凯特不会开口，便往下说：“我说过我一向相信我梦见的事情。说来也怪，院子里没有什么，只有几个捣碎的药瓶和一个眼药水瓶子的小橡皮球。”

凯特没精打采地说：“你便拿了它们去找大夫。大夫说瓶里有什么吗？”

“噢，我可不干那种事。”

“你应当干，”凯特说。

“我不希望看到别人倒霉。我自己已经够倒霉的了。我把碎瓶子放在信封里，藏了起来。”

凯特轻声说：“于是你来找我，让我帮你出点主意吗？”

“正是这样，太太。”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凯特说，“我认为你是个穷极无聊的老婊子，脑袋挨揍的次数太多，有点糊涂了。”

“你可别把我当傻瓜——”埃瑟尔说。

“不，你或许不傻，不过你累了，病了。我对你说过，我从不让朋友失望。你可以回到这里来。你干不了那一行，不过可以打打杂，收拾收拾房间，帮帮厨师的忙。我管你住，管你吃。怎么样？再给你一点零用钱。”

埃瑟尔不安地挪动了一下。“不，太太，”她说，“我并不想——睡在这里。我没有把那个信封带在身边。我交给了一个朋友。”

“那你打算怎么样？”凯特问道。

“嗯，我想假如你能让我每个月有一百块钱，我就能凑合过下去，也许能养好身体。”

“你说你在南太平洋旅馆歇脚？”

“对的，太太——我的房间就在门厅服务台旁边。值夜班的服务员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值班时从不打瞌睡。是个好人。”

凯特说：“你别紧张，埃瑟尔。你应该担心的是那个‘好人’要多少钱。等一等。”她从抽屉里再拿出六张钞票，递到前面。

“以后是每月一号送来，还是由我自己来取？”

“我给你送去，”凯特说，“还有，埃瑟尔，”她平静地接着说，“我还是认为你应当把那些药瓶拿去化验。”

埃瑟尔把钱紧紧攥在手里。她抑制不住胜利的喜悦。她生平难得有如愿以偿的时候，这次居然成功了。“我没有那种打算，”她说，“除非万不得已。”

她走后，凯特装着没事的样子，到后院走走。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她从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还可以看出相当彻底的挖掘的痕迹。

第二天上午，法官审理了一般的斗殴和夜盗案件。第四起案子，他没有特别注意听，等到原告简单扼要的证词结束时，他问道：“你丢了多少钱？”

那个黑头发的男人说：“将近一百元。”

法官转向执行逮捕的警官。“她身上有多少钱？”

“九十六元。今天早晨六点钟，她在值夜班的服务员那里买了威士忌、香烟和几本杂志。”

埃瑟尔嚷起来：“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个家伙。”

法官从文件上抬起眼睛。“你两次由于卖淫罪被捕，现在居然犯起偷盗罪来了。你惹的麻烦太多了。我要你在中午以前离开本市。”他转向警官。“通知司法官，把她押送出县界。”他又对埃瑟尔说：“假如你回来，那就不是驱逐出境的问题了，你得去圣奎丁监狱了。明白吗？”

埃瑟尔说：“法官，我要同你单独谈话。”

“为什么？”

“我得同你谈谈，”埃瑟尔说，“这是陷害。”

“到这儿来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是陷害的，”法官说，“下一件。”

代理司法官把埃瑟尔押送到帕哈罗河桥上出了县界时，原告正沿着卡斯特罗维尔街向凯特的那幢房子走去，他忽然改变了主意，折回到克诺理发馆去剪头发。

### 三

埃瑟尔的来访当时并不怎么使凯特烦心。她懂得婊子诉冤不会有人理睬，还懂得即使把那些碎瓶子送去化验，也查不出什么有毒的东西。她几乎已经忘了费叶这档子事。如今旧事重提只是一种不愉快的回忆。

可是她慢慢发现自己开始在想这件事。有一晚，她正在核对伙食账目，一个念头像流星似的在她心里一闪而过。这个念头来得快，去得也快，她不由得放下手里的事情，寻找它的踪迹。查尔斯那张黝黑的脸怎么会牵连到这个念头里来呢？还有山姆·汉密尔顿那双困惑而愉快的眼睛？为什么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使她打个寒战？

她不去想，继续干她的事，但是查尔斯的脸仿佛在她肩后望着她。她的手指开始痛了。她把账目撂在一边，起来巡视一下。那天是星期二，晚上很清闲，没精打采。顾客不多，唱不成戏。

凯特知道姑娘们对她有什么看法。她们见了她怕得要命。她是故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她们很可能恨她，但这无关紧要。可是她们信赖她，这才是重要的。如果她们按照她订下的规



矩办事，丝毫不违犯，凯特就会照顾她们，保护她们。这里不牵涉到爱和尊重的问题。她从不给她们额外奖赏，对于违犯规矩的人，她只责罚两次，第三次就开除。姑娘们有一点可以放心，那就是她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受到责罚。

凯特到处走动时，姑娘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凯特心里明白，也料到这种情况。但是今天晚上她觉得她不是一个人在走动。查尔斯仿佛在她旁边，在她背后。

她穿过餐厅，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看。她揭开垃圾桶盖，检查一下有没有糟蹋食物的情况。这是她每晚的例行公事，不过今晚她有些额外负担。

她离开客厅后，姑娘们面面相觑，困惑地耸耸肩膀。正在同黑头发的乔聊天的埃洛伊丝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据我所知没什么事。你为什么这样问？”

“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看来很紧张。”

“是啊，反正有点不对劲。”

“什么事呢？”

“慢着！”乔说。“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少管闲事。”

“太对啦，”乔说，“咱们就应该这样，对不对？”

“我不想知道，”埃洛伊丝说。

“谈别的吧，”乔说。

凯特兜了一圈回来了。“我要睡觉，”她对乔说，“没有特别的事别叫醒我。”

“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替我沏一壶茶。你身上这件衣服熨过没有，埃洛伊丝？”

“熨过了，太太。”

“你干得不地道。”

“是，太太。”

凯特心神不定。她把所有的文件整整齐齐地分放在书桌的小格子里，乔进来时，她吩咐乔把茶盘搁在床边。

她倚在枕头上喝茶，探究刚才的念头。查尔斯怎么啦？那个念头又来了。

查尔斯很聪明。疯疯癫癫的山姆·汉密尔顿也聪明。那就是引起她恐惧的念头——世界上有聪明人。山姆和查尔斯都死了，不过也许还有别的聪明人。她慢慢盘算着。假如我是那个把瓶子挖出来的人，我会怎么样呢？我会怎么想，怎么做？她心里冒出一丝惊慌。为什么要把瓶子打碎埋在地里？不是毒药吗！那为什么要埋？她当时怎么干那种荒唐事？她应当扔到大街的阴沟里或者扔到垃圾桶里。怀尔德大夫已经死了。但是他在病案上是怎么写的？她不清楚。假如她找到瓶子，弄明白里面装过什么东西，她会不会去请教懂行的人——“给人吃了巴豆油会怎么样？”

“假如你给人长期吃小剂量的巴豆油会怎么样？”她一问就明白了。也许别人也会明白的。

“假如你听说一个有钱的老鸨立了遗嘱，把全部财产指定给一个新来的姑娘，不久她本人就死了，你会怎么想？”凯特很清楚她自己立即会有什么想法。她怎么想昏了头，设下计谋把埃瑟尔驱逐出境？现在可不好找了。当初应该买通她，把那些碎瓶子骗到手。现在那些瓶子在哪里？装在信封里——信封又在哪儿呢？怎么才能找到埃瑟尔？

埃瑟尔会明白她被驱逐出境的原因和奥妙。埃瑟尔并不机灵，不过她可能讲给机灵的人听。她会唠唠叨叨地讲前因后果，费叶是怎么得病的，病的情况，还有那份遗嘱。

凯特呼吸急促，怕得浑身刺痒。她应该到纽约或者别的地方去——别操那份心思把妓院盘出去了。她并不需要钱。她的钱已经够多的了。谁都找不到她。对，不过假如她躲到了别的地方，那个机灵的人听了埃瑟尔讲的事情，不是更加深了人家的怀疑？

凯特起床，喝了一大口溴化剂。

从那时起，那种潜伏的恐惧一直跟着她。当她知道手痛是关节炎开始发作时，她几乎感到高兴。一个恶毒的声音悄悄说过，这可能是报应。

她本来就不常上街，现在完全不想出去了。她知道人们认识她，偷偷地盯着她。假如那些人中间有一张脸长得像查尔斯，眼睛长得像塞缪尔，那怎么办？每星期出去一次，她都是硬着头皮，非常勉强。

后来，她盖了那间披屋，把墙漆成灰色。她说她眼睛畏光，逐渐开始相信光线太亮确实使她眼睛不舒服。她上街之后眼睛觉得灼痛。她在小屋待的时间越来越多。

有些人可以同时具有两种对立的思想，凯特就可以。她认为光线刺她眼睛，还认为那间灰色的屋子是个可以藏身的洞穴，是个黑暗的地窖，是个人家看不到她的地方。有一次，她坐在垫得很松软的椅子上，想到要开一扇暗门，逃跑时有个秘密通道。紧接着，一种直觉不容她考虑就否定了这个计划。那一来，她反而没有保护了。如果她能出去，某种东西也能进来——那种东西已经躲在屋子外面，夜里爬到墙边，悄悄地起来，想朝窗里看。凯特需要越来越大的意志力，才能下决心每星期一下午上街。

迦尔开始跟踪她时，她害怕极了。她在水蜡树后面守候时，几乎到了惊慌的程度。

现在她的头埋在松软的枕头里，眼皮已经感到溴化剂轻轻压下来的重量。

## 第四十一章

一

美国不知不觉地朝战争滑去，既觉得害怕，又被战争所吸引。将近六十年来，人们没有战争的惊心动魄的感受。西班牙那桩事更像是探险，算不得战争。十一月间，威尔逊先生凭他保证不让我们卷入战争的竞选纲领，再次当选，连任总统，与此同时，他得到的指示却是要采取强硬路线，那必然意味着战争。市场活跃起来，价格开始上涨。英国的采购代理商在美国各地转悠，收购粮食、布匹、五金和化工原料。全国都有一种兴奋感。人们即使在策划战争的时候，也不真正相信战争会发生。萨利纳斯河谷的居民仍旧像以前那样过活。

二

迦尔同阿伦一起到学校去。

“你好像很累，”阿伦说。

“是吗？”

“昨晚我听到你回来。四点钟了。这么晚，你在干什么？”

“我在溜达——考虑问题。你认为辍学回农场去好不好？”

“回去干吗？”

“我们可以替爸爸挣些钱。”

“我要上大学。但愿我现在就能走。大家都嘲笑我们。我要离开这里。”

“你疯啦。”

“我没疯。我没有把钱白白扔掉。我没有出那个莠莠的疯主意。可是人们还是取笑我。我不知道家里的钱够不够供我上大学。”

“他不是存心要蚀钱的。”

“可是他蚀了。”

迦尔说：“你得念完今明两年才能上大学呀。”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如果加一把劲，来年夏天也许能参加入学考试，秋天就上学了。”

阿伦猛地转过身来。“我办不到。”

“我认为你办得到。你为什么不找校长谈谈呢？我相信罗尔夫牧师会帮你一把的。”

阿伦说：“我要离开这个城市，再也不回来了。他们仍旧叫我们‘莴苣头’，取笑我们。”

“阿布拉怎么办呢？”

“阿布拉会走上策的。”

迦尔问道：“她愿意让你走吗？”

“阿布拉会做我希望她做的事。”

迦尔思索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一个想法。我打算挣些钱。如果你加劲学习，提前一年考上大学，我可以帮你念完大学。”

“你可以？”

“当然可以。”

“那我现在就去找校长。”他加快了脚步。

迦尔嚷道：“阿伦，等一等！听着！如果校长同意，先别告诉爸爸。”

“为什么？”

“我觉得如果成功之后告诉他，那该有多好呀。”

“我看不出有什么差别。”

“你看不出？”

“看不出，”阿伦说，“我觉得毫无意义。”

迦尔真想嚷出来：“我知道我们的妈妈是谁！我可以把她指给你看。”那一来就会刺透阿伦的心。

校钟响起前，迦尔在大厅里遇到阿布拉。

“阿伦怎么啦？”他问道。

“我不清楚。”

“你清楚的，”他说。

“他整天心不在焉。我想是那个牧师的缘故。”

“他陪你回家吗？”

“当然陪我。不过我能看透他的心思。他雄心不小呐。”

“他为了莴苣的事还觉得抬不起头。”

“我知道，”阿布拉说，“我在想办法劝他。也许他为这件事庆幸。”

“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阿布拉说。

那天晚饭后，迦尔说：“爸爸，星期五下午我想去农场，行吗？”

亚当在椅子上扭过身。“去干吗？”

“想去看看，到处跑跑。”

“阿伦也想去吗？”

“不。我要一个人去。”

“我没有不让你去的理由。老李，你认为有理由不让他去吗？”

“没有，”老李说。他打量着迦尔。“你真打算去务农吗？”

“有可能。假如你让我接管，爸爸，我就去办农场。”

“租借期限还要一年多才满呢，”亚当说。

“满期后我能经管吗？”

“上学怎么办？”

“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到时候再说吧，”亚当说，“你也许想上大学。”

迦尔朝前门走去，老李跟着他，一起到外面。

“你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吗？”老李问他。

“我只想去看看。”

“好吧，看来你对我也保密。”老李转身回屋里去。接着，他招呼道：“迦尔！”孩子站住了。“你有发愁的事吗，迦尔？”

“没有。”

“你要钱的话，我这里有五千元。”

“我要钱干吗？”

“我不知道，”老李说。

### 三

威尔·汉密尔顿喜欢他那个设在汽车修理厂的玻璃笼子似的办公室。他经营事业的范围比汽车代理行广泛得多，但是他不另外找一个办公室。他喜欢那方玻璃笼子外面的活跃气氛。他安装了双层玻璃，隔绝修理厂的噪音。

他坐在一张红皮垫的大转椅里，绝大多数时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当人们谈起他的弟弟乔在东部做广告生意赚大钱时，威尔总说自己是小池塘里的大青蛙。

“我不敢到大城市去，”他说，“我只不过是个乡巴佬。”说罢就哈哈大笑，自得其乐。这表明他的朋友们知道他混得不错。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迦尔去看他。迦尔注意到威尔纳闷的样子便说：“我是迦尔·特拉斯克。”

“哦，对，对。天哪，你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啦。你爸爸也来了吗？”

“不。我是一个人来的。”

“坐吧。你不抽烟吧？”

“有时抽抽香烟。”

威尔把一包穆拉德牌香烟推到他面前。迦尔打开盒子，又阖上。“我现在不抽。”

威尔瞧瞧这个皮肤黝黑的孩子，觉得很喜欢他。他想：这个孩子很机灵。谁都糊弄不了他。“你不久就要工作了吧，”他说。

“是的，先生。我打算中学毕业后经营那个农场。”

“那挣不了钱，”威尔说，“农民赚不到多少钱。赚钱的是向农民收购然后再卖出的人。自己种地永远挣不到钱。”威尔知道迦尔在试探他，观察他，他赞许这种做法。

迦尔打定了主意，不过他先问道：“汉密尔顿先生，你没有孩子吧？”

“噢，没有。这使我感到遗憾。我想恐怕是我最遗憾的事了。”他随即又说：“你干吗要问这个？”

迦尔没有理会他的问话。“你能帮我出点主意吗？”

威尔感到一阵高兴。“只要办得到，我很乐意。你想知道什么？”

迦尔做了一件威尔更为赞许的事。他以坦率为武器。他说：“我想赚很多钱。我希望你告

诉我怎么去赚。”

威尔想笑，但忍住了。这句话虽然说得天真，但他并不认为迦尔天真。“谁都想赚钱，”他说，“你说的很多钱是什么概念？”

“两万或者三万。”

“老天爷！”威尔说，他向前一倾，椅子发出尖厉的吱嘎声。现在他失声笑了，但没有嘲弄的意思。迦尔也微笑着。

威尔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这许多钱吗？”

“能，先生，”迦尔说，“我能告诉你。”迦尔打开那盒穆拉德烟，取出一支扁圆形带嘴的香烟，点燃后抽起来。“我告诉你原因，”他说。

威尔觉得有趣地把椅子往后一靠。

“我父亲损失了不少钱。”

“我知道，”威尔说，“当初我劝他别搞长途贩运莴苣。”

“是吗？你为什么反对？”

“因为没有保证，”威尔说，“生意人必须保护自己。不然的话，如果出了什么事，他就完了。事实上果然出了事。你接着说。”

“我要赚钱弥补他的损失。”

威尔惊讶地望着他。“为什么？”他问道。

“我要这么做。”

威尔说：“你喜欢他吗？”

“是的。”

威尔的胖脸变了样，往昔的回忆一阵寒风似的拂过他身上。过去的事情不是一幕幕地慢慢出现，而是刷地一下子展示出来，就像快速摄影机拍下景象一般，把这些年来的情景、感情和失意全凝聚在一起。里面有光彩照人的塞缪尔，他像黎明那样绚丽，像飞掠的燕子那样富于幻想；有才华横溢、沉默寡言的汤姆，他就像黑色的火焰；有驾驭暴风雨的尤娜，可爱的莫莉，爱笑的德西，漂亮的乔治，他每到一处就使那里充满了花香似的温馨，还有那个最小的、最受宠爱的乔。每个人不费什么力气，都给家里带来一些美好的东西。

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点秘而不宣的隐痛。威尔善于掩饰他的痛苦，平时笑声爽朗，尽量发挥他的歪才，看到别人得意时从不在一旁干羡慕而无所作为。他以为自己迟钝、保守、平庸。他没有凌云壮志，也不自暴自弃。他总是处在边缘上，靠他具备的天赋——审慎、理智和勤奋——同他的家庭保持联系。他记账，请律师，拜访承办人，付清账单。别人甚

至不知道他们对他们有用。他有赚钱、攒钱的本领。他认为汉密尔顿一家都为了他这个唯一的本领而瞧不起他。他们对他们情深意长，随时准备着以自己的钱来解救他们的失误。他认为他们觉得他丢人，便想尽办法要取得他们的赞许。这种种想法都包含在拂过他身上的寒风里。

他面对着迦尔想得出神，稍稍有点鼓突的眼睛润湿了，孩子问道：“怎么啦，汉密尔顿先生？你不舒服吗？”

威尔意识到他家里人的存在，但是不理解他们。他们认可他，但不知道有什么需要理解的。如今来了这个孩子。威尔理解他，体会他的心思，赞许他。这才是应有的父子之情或者兄弟之情。那阵回忆的寒风变成了对迦尔的温暖感，使他心里觉得发紧。

他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玻璃墙的办公室。迦尔靠在椅背上，等他开口。

威尔不清楚自己沉默了多久。“我刚才在考虑，”他笨拙地解释说，故意把声音放得庄重。“你问我一些问题。我是生意人。我的主意不是白给的，我出售。”

“是的，先生。”迦尔提防着，但他觉得威尔·汉密尔顿对他有好感。

威尔说：“我希望了解一些事，希望听到实话。你能讲实话吗？”

“现在不好回答，”迦尔说。

“对，我喜欢这种态度。你还不知道问话，怎么知道能不能回答呢。我喜欢这种态度。很聪明——并且诚实。听着——你有个弟弟。你爸爸是不是更喜欢他？”

“谁都这样，”迦尔平静地说，“谁都爱阿伦。”

“你自己呢？”

“也一样，先生。至少——对，我爱他。”

“‘至少’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我认为他蠢，但是我仍旧喜欢他。”

“你对你爸爸呢？”

“我爱他，”迦尔说。

“可是他更爱你弟弟。”

“我不清楚。”

“你说你要补偿你爸爸损失的钱。这又是为什么？”

迦尔的眼睛平时总是眯着，带着提防别人的样子，可是现在睁得很大，仿佛要用眼光把威尔包围起来，并且透过他的身体。迦尔比任何时候都真挚坦率。



“我爸爸是个好人，”他说，“我要补偿他的损失，因为我不是好人。”

“你那样做了之后，不也是好人了吗？”

“不，”迦尔说，“我心思不好。”

威尔从没有见过说话这样坦率的人。他几乎被迦尔的坦率弄得发窘，但他知道迦尔以诚相见是万无一失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你不愿回答也没有关系。换了我，我也不一定回答。听着。假定你赚到了钱，给了你爸爸——你会不会认为你是在收买他的爱？”

“是的，先生。是这么一回事，一点不错。”

“我要问的就是这些。没啦。”威尔身子俯向前面，双手按住他出汗的、血管搏动的前额。他不记得生平还有比现在更震惊的时候。迦尔暗暗有一种胜利的喜悦。他知道他赢了，但是不动声色。

威尔抬起头，摘下眼镜，擦擦镜片上的潮气。“咱们到外面去，”他说，“去兜兜风。”

威尔现在换了一辆温顿牌大汽车，车头长得像棺材，强有力的引擎发动起来时声音低沉。他从金城沿着乡间道路向南驶去，大地开始回春，百灵鸟有的在飞，有的栖息在铁丝围栏上鸣啭。西面的勃兰科峰顶仍旧白雪覆盖，山谷里一排排防风的桉树已经长出新叶，闪着银光。

汽车开到通向特拉斯克农场的溪谷小路时，威尔在路边停下。那辆温顿车从金城出来之后，他还没有开过口。大引擎呜呜地空转着。

威尔望着前面说：“迦尔——你想同我合伙吗？”

“是的，先生。”

“我不愿意同没有钱的人合伙。我可以借钱给你，不过那一来只有麻烦。”

“我能搞到钱，”迦尔说。

“多少？”

“五千元。”

“你——我不信。”

迦尔没有搭腔。

“我相信，”威尔说，“借的吗？”

“是的，先生。”

“利息怎么算？”

“不要利息。”

“哪有这种便宜事。你从哪里借的？”

“我不愿意告诉你，先生。”

威尔摇摇头笑了。他觉得有趣。“也许我在做傻事，不过我相信你——我不会当傻瓜的。”他踩了一下油门，继续让引擎空转着。“你听好。你看不看报纸？”

“看的，先生。”

“我们随时可能卷入这场战争。”

“看样子是的。”

“不少人这样想。你知道大豆的市价吗？我是说，在萨利纳斯大豆的批发价是多少？”

“我没有把握。大概每磅三分到三分五吧。”

“你说没有把握是指什么？你怎么知道？”

“我打算请我爸爸同意我经营这个农场。”

“我懂啦。你不是真的想务农。你太精明了。你爸爸的佃户姓兰坦尼。是个瑞士籍意大利人，一个好把式。他已经种了五百英亩地。如果我们保证以五分一磅的价格向他收购，再给他一笔种子贷款，他愿意种大豆的。这一带别的农民也会种。我们可以签订五千英亩的大豆合同。”

迦尔说：“市价三分的大豆，我们按五分订购下来干吗？噢，我明白了！不过我们有什么把握呢？”

威尔说：“我们不是合伙人吗？”

“是的，先生。”

“是啊，叫我威尔吧！”

“是的，威尔。”

“你那五千元什么时候能到手？”

“下星期三。”

“一言为定！”这个壮实的人和黑瘦的孩子一本正经地握了手。

威尔拉着迦尔的手说：“咱们是合伙人了。我跟英国采购代理行有合同。美国陆军军需部里有我的一个朋友。我敢保证，我们能按一角或者一角以上的价格卖掉干大豆，有多少能卖多少。”

“你什么时候能卖掉？”

“签订收购合同之前就能卖掉。你现在是不是到农场去找兰坦尼谈谈？”

“好，先生，”迦尔说。

威尔踩上温顿车的离合器踏板，换了排挡，那辆绿色的大汽车颠簸着驶上小路。

## 第四十二章

战争始终是落到别人头上的事。我们在萨利纳斯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人个个都是天生的步兵，打起仗来，一个美国人顶得上十个、二十个外国人。

潘兴远征墨西哥去打比利亚，暂时粉碎了我们的神话。我们满以为墨西哥人打不准枪，并且又懒又蠢。我们的第三兵团疲惫不堪地从边境回来时，说这些话没有一点是真的。墨西哥人的枪法真他妈的准！比利亚的骑兵比我们的少爷兵跑得快，更有耐力。每月两晚上的训练并没有把我们的士兵磨炼出来。最后，墨西哥人仿佛比黑杰克·潘兴机灵，打了他一个伏击。当痢疾帮了墨西哥人的忙，跟我们作对时，情况简直不可收拾。我们的一些士兵几年都没有恢复元气。

不知怎么搞的，我们没有把德国人同墨西哥人联系起来。我们又拣起了我们那些神话。一个美国人顶得上二十个德国人。既然如此，我们只消采用严厉的手段，迫使德国皇帝就范。他不敢干涉我们的贸易——但是干涉了。他不敢出头击沉我们的船只——但是击沉了。这种做法很愚蠢，但是他做了，这一来无法可想，只有打他。

战争是别人的事，至少开始时是这样的。我们、我、我的亲戚朋友仿佛是坐在露天看台上看热闹，相当有趣。既然战争总是别人的事，送命的当然也总是别人。圣母马利亚呀！这也不是真的。通知噩耗的电报令人伤心地抵达，每家都有阵亡的子弟。我们同那些愤怒嘈杂的地点相隔六千英里，但那救不了我们。

那不是什么好玩的事。自由美女可以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色的雪克斯金细呢制服在街上游行。我们的叔叔可以改写他纪念独立日的讲话稿，用来推销公债。我们这些中学生可以穿草绿色斜纹布衣服，戴军帽，跟物理教员学兵器教范，可是耶稣基督！马蒂·霍普斯死了，住在对街的伯奇家的孩子，我们的小妹妹从三岁就爱上的那个漂亮的小伙子，被炸得粉身碎骨！

那些瘦长的、没精打采的小伙子提着衣箱笨手笨脚地沿着大街向南太平洋铁路车站走去。他们局促不安，萨利纳斯乐队走在前面，演奏《星条旗永不落》，跟在旁边的家属边走边哭，乐曲的调子像是挽歌。被招募的新兵眼睛不望他们的妈妈，他们不敢看。我们从来没有料到战争会落在我们自己头上。

萨利纳斯有些人开始在弹子房和酒吧间悄悄议论。他们从士兵那里听到小道消息——我们听到的不是真相。我们的士兵枪炮配备不全就被送上了战场。运兵船被击沉了，但是政府不告诉我们。德国军队远比我们精锐，我们根本没有获胜希望。德国皇帝是个聪明的家伙。他已经准备入侵美国。威尔逊会告诉我们真相吗？他才不会呢。这些一派胡言的人往往就是当初夸口说打起仗来一个美国人顶得上二十个德国佬的人——就是他们。

制服式样古怪（但是很神气）的一批批英国人在美国各地活动，只要不是钉死不能挪动的东西，他们都收购，并且还出高价。这些英国采购员中不少人有残疾，但是照样穿着制服。除了别的东西以外，他们还收购大豆，因为大豆便于运输，不容易变质，人吃大豆能活命。大豆价格上涨到一角二分五一磅，还不好找。农民们后悔莫及，六个月前干吗为了比市价高出区区二分钱就预售了他们的大豆收成？

美国和萨利纳斯河谷换了歌的调子。我们最初唱的是要把德国佬打得灵魂出窍，绞死德国皇帝，军队开过去，收拾那些该死的外国人留下的残局。接着，我们突然唱道：“在战争血红的诅咒里，站着红十字会的护士。她是无人地带的一朵玫瑰，”我们还唱：“喂，喂，总机，给我接天堂，因为我爸爸在那里，”我们还唱：“黄昏降临，孩子祈祷。她上楼祷告——上帝啊！请告诉我爸爸多加小心——”我觉得我们像是个结实的、但是没有经验的小孩，初次打架，鼻子上就挨了一拳，痛得够呛，我们希望它快点消失。

## 第四十三章

一

夏末的一天，老李提着他的大购货篮子，从街上回家。自从在萨利纳斯住家以来，老李的打扮变得像美国的保守分子。他上街时经常穿一套绒面黑呢子衣服，白衬衫，高硬领，以及一度成了南方参议员标志的黑色窄领带。他的帽子也是黑色的，平檐、圆顶，没有一点凹陷，似乎还要把辫子盘在头顶，留出空地方。他浑身打扮挑不出一点毛病。

有一次，亚当评论老李衣着的文静讲究，老李对他咧嘴一笑。“我非这样不可，”他说，“只有像你这种非常有钱的人才可以穿得马马虎虎。穷人不得不穿得整齐些。”

“穷人！”亚当发作了。“我们日子过不下去时，还要向你借钱呢。”

“那也有可能，”老李说。

这天下午，他把沉重的篮子搁在地上。“我要做一个冬瓜盅，”他说，“中国名菜。唐人街有我一个表弟，他教我怎么做。我的表弟是干鞭炮和押宝赌博一行的。”

“我还以为你没有亲戚呢，”亚当说。

“中国人都有亲戚关系，姓李的更亲一些，”老李说，“我的表弟是押宝庄家，近来由于身体原因不干了，他学了烹饪。你把冬瓜竖着放在锅里，小心地切开一头，里面放一只整鸡、蘑菇、荸荠、葱和一点姜末。然后把切开的一头重新盖好，用文火炖两天。味道准好。”

亚当双手抱着后脑勺，靠在椅子背上，仰望着天花板微笑。“准好，老李，准好，”他说。

“你根本不在听，”老李说。

亚当坐直了身体。他说：“人们总以为了解自己的孩子，结果发现根本不了解。”

老李也微笑了。“难道他们生活中有些细节逃过了你的眼睛？”他问道。

亚当吃吃笑了。“我只是偶然发现的，”他说。“我只知道今年夏天阿伦不常待在家里，我还以为他在外面玩。”

“玩！”老李说。“几年来他早就不玩啦！”

“唔，反正他在外面。”亚当接着说：“今天我遇到基尔肯尼先生——你认识吗，就是那个中学校长？他以为我全知道呢。你知道阿伦这孩子在干什么吗？”

“不知道，”老李说。

“他把下一年的课程全学完了。他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提前一年。基尔肯尼相信他能

考取。你觉得怎么样？”

“太好啦，”老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提前一年呗！”

“他为什么要提前？”

“真该死，老李，他有志气。难道你还不明白？”

“不明白，”老李说，“我永远不会明白。”

亚当说：“他从来没有提起。我不知道他哥哥是不是了解。”

“大概阿伦想让你惊喜一下。他自己不提的话，我们也不应当提起。”

“说得对。你知道吗，老李？——我为他骄傲。非常骄傲。我很快活。我希望迦尔也有志气。”

“他可能也有，”老李说，“他可能也有他的秘密。”

“是啊。最近我们也不常见到他。你认为他老是在外面好吗？”

“迦尔想发现自己的特长，”老李说，“我认为这种自己同自己捉迷藏的情形并不稀罕。有些人一辈子都觉得不得志——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你想想看，”亚当说，“整整提前一年。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他一件礼物。”

“一个金表，”老李说。

“对，”亚当同意，“我去买一个，刻好字准备着。刻什么字呢？”

“珠宝店会告诉你的，”老李说，“两天后，你把鸡取出来，拆掉骨头，把肉再放回去。”

“什么鸡？”

“冬瓜盅呗，”老李说。

“我们的钱还够不够供他上大学，老李？”

“只要我们花得仔细些，只要他没有太花钱的爱好。”

“他不会有的，”亚当说。

“以前我以为我不会有花钱的爱好——但是现在有了。”老李赞赏地察看自己的衣袖。

圣保罗主教派教堂的牧师住宅大而无当。当初是为家中人口众多的牧师们设计的。罗尔夫先生没有结婚，生活简朴，把大多数空房间关起来，阿伦需要清静的地方读书时，罗尔夫先生便给了他一间大屋子，并且辅导他学习。

罗尔夫先生喜欢阿伦。他喜欢阿伦那天使般秀丽的容貌和光洁的面孔，瘦削的腰身和长而直的腿。他喜欢坐在阿伦的屋子里，看他使劲用功的样子。他理解阿伦在家里无助于冥思苦想的气氛中是无法学习的。罗尔夫先生觉得阿伦是他的产物、他的精神的儿子、他对教会的贡献。他帮阿伦克服了决心抱独身主义的痛苦，认为自己正把他引向宁静的境界。

他们常常推心置腹，促膝长谈。“我知道有人批评我，”罗尔夫先生说，“无非因为我比某些人更注重教会的仪式。谁都没有理由说忏悔不比圣餐仪式重要。你听我说——我要恢复忏悔的仪式，不过要谨慎从事，慢慢来。”

“等我主持一个教堂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做。”

“那需要做得很有策略，”罗尔夫先生说。

阿伦说：“我希望我们的教堂，嗯——我不妨明说吧。我希望我们像奥古斯丁或者方济各会的修士那样，有个退隐的去处。有时候我觉得肮脏。我要避开肮脏，变得洁净。”

“我理解你的心情，”罗尔夫先生热切地说，“但是我不能陪你走那条路。我难以想象我们的主耶稣会同意他的教士退隐而不为世人效力。他坚决主张我们传播福音，扶贫救疾，甚至下到污秽的地方，把罪人拉出泥淖。我们必须永远不折不扣地遵循他的榜样。”

他的眼睛开始闪光，声音像布道时那样变得深沉起来。“有一件事，我也许不应该告诉你。我希望你别以为我觉得得意才讲的。但是这件事仿佛是对上帝的赞美。过去五个星期里，有个女人每天来做晚礼拜。你从唱诗班的席位上不一定看得到她。她老是坐在左边最后一排——对，你也能看到。她在斜角上。对，你能看到她。她蒙着面纱，等我退场后再出来时，她总是先走了。”

“她是谁呢？”阿伦问道。

“唔，你迟早也得知道这种事情。我曾经很谨慎地打听过的，你怎么也猜不到。她——唔，她是一家妓院的主人。”

“在萨利纳斯吗？”

“在萨利纳斯。”罗尔夫先生向前俯身。“阿伦，我看得出你的反感。你必须克服这种心理。可别忘了主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故事。（抹大拉的马利亚：《圣经·新约》中弃恶从善的妓女。《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九节说，耶稣曾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后来西方人奉她为悔罪者的守护圣徒。）我并不自豪地说，我乐于帮她改过自新。”

“她到教堂里来干什么？”阿伦问道。

“也许她需要我们有责任提供的拯救。那需要做得很策略。我能料想将来的情况。记住我的话——这种人很胆怯。某一天，有人会轻轻地敲我的门，她会求见我。那时候，阿伦，我祈求上帝给我以智慧和耐心。你得信我的话——一旦发生了那种事情，当一个迷途的灵



魂寻求光明时，那就是教士所能经历的最崇高、最美妙的时刻。那就是我们的目的，阿伦。那就是我们的目的。”

罗尔夫先生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他的激动。“我祈求上帝，让我成功，”他说。

### 三

亚当·特拉斯克根据自己当年同印第安人作战的模糊的回忆来想象现在的这场战争。对于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谁都一无所知。老李在看欧洲历史，想通过过去的线索辨出未来的模式。

莉莎·汉密尔顿嘴上挂着一丝微笑去世了，她面颊上的血色消失以后颧骨高得可怕。

亚当不耐烦地等待阿伦宣布考试合格的消息。那块大金表放在五斗柜最上面的抽屉里，压在他的手帕底下，他经常上弦，对好时间，同自己的表校对是否准确。

老李根据吩咐作了准备。哪天宣布消息，晚上他就烤一只火鸡，做一个蛋糕。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亚当说，“你看要不要喝点香槟酒？”

“很好，”老李说，“你看过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没有？”（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军事家，他写的《论战争》三卷是军事科学的经典著作。）

“他是谁？”

“看了叫人心里不踏实，”老李说，“一瓶香槟吗？”

“一瓶够了。只是祝酒时喝一点。有些气氛。”亚当从来没去想阿伦有不及格的可能性。

一天下午，阿伦一进门就问老李：“爸爸呢？”

“他在刮脸。”

“我不在家吃晚饭了，”阿伦说。

他走进浴室，站在爸爸背后，对着镜子里亚当的满是肥皂沫的脸说：“罗尔夫先生请我到他家吃饭。”

亚当用一张折起来的卫生纸擦拭剃刀。“那很好，”他说。

“我可以洗个澡吗？”

“我马上就出来，”亚当说。

阿伦穿过起居室，道了晚安，出去时，迦尔和亚当瞅着他背影。“他用了我的科隆香水，”迦尔说，“我闻得到。”

“准是很隆重的场合，”亚当说。

“他要庆祝一下也不好责怪。确实艰苦。”

“庆祝什么？”

“考试呗。他没有告诉你吗？考试合格了。”

“噢，对——考试，”亚当说，“他告诉我了。干得不坏。我为他骄傲。我想我要送块金表给他。”

迦尔尖刻地说：“他根本没有告诉你！”

“噢，他说了。他今天上午告诉我的。”

“上午他还不知道呢，”迦尔说着站起身，出去了。

迦尔在逐渐深沉的暮霭中飞快地走到中央大街，经过公园和杰克逊·斯马特家，到了没有街灯的地方，拐角是托洛特的农舍，再往前就是乡间道路了。

老李十点钟去寄一封信，出来时看见迦尔坐在门廊最下面的台阶上。“你怎么啦？”他问道。

“我去散了一会儿步。”

“阿伦怎么啦？”

“我不知道。”

“他好像有点怨气。你陪我去邮局好吗？”

“不去。”

“那你坐在外面干什么？”

“我要狠狠揍他。”

“别这样，”老李说

“为什么？”

“因为我怕你打不过他。他会拼命。”

“你说的恐怕有理，”迦尔说，“那个婊子养的！”

“你嘴里干净些。”

迦尔笑了。“我陪你走走吧。”

“你看过冯·克劳塞维茨的书没有？”

“这个人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阿伦回家时，坐在门廊最下面台阶上等他的是老李。“我帮你躲过一顿痛打，”老李说，“你坐下。”

“我要睡觉了。”

“坐下！我要同你谈谈。你考试合格干吗不告诉你爸爸？”

“他不会理解的。”

“你小子在犯混。”

“我不喜欢那种话。”

“你以为我喜欢说吗？我骂人不是没有原因的。阿伦，你爸爸等的就是这一天。”

“他怎么会知道的？”

“你本来就应该亲自告诉他。”

“这不关你的事。”

“我要你进去，如果他睡了就把他叫醒，不过我想他不会睡的。我要你把考试的事告诉他。”

“我不干。”

老李轻声说：“阿伦，你有没有非同别人打架不可的时候，而对手是一个比你瘦小一半的小个儿？”

“你是什么意思？”

“这是世界上最尴尬的情况之一。他不肯罢休，不久之后你非跟他打架不可，那就更糟糕。你的麻烦可大了。”

“你在说什么呀？”

“假如你不照我说的话去做，阿伦，我要跟你打架。你觉得可笑吗？”

阿伦想从他身边过去。老李站起来，挡在他前面，有气无力地捏着两个拳头，姿势和位置摆得那么别扭，连他自己都笑了。“我不懂怎么打，不过我要试试，”他说。

阿伦不安地躲着他。阿伦终于在台阶上坐下时，老李长叹一声。“谢天谢地，总算过去了，”他说，“不然没法收场。喂，阿伦，你能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以前有话总是告诉我的。”

阿伦突然憋不住了。“我要离开。这个城市太肮脏了。”

“不，不是这样的。它同别的地方一模一样。”

“这里没有我待的地方。我们当初根本不应该到这里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我要离开。”他的嗓音带着哭声。

老李搂着阿伦宽阔的肩膀，安慰他。“你长大了。问题也许在这里，”他轻声说，“有时候我认为世界在我们成长时期对我们的考验最严峻，我们审视内心，观察自己都感到可怕。但那还不是最糟糕的。我们认为谁都看透了我们的的心思。我们认为肮脏的东西漆黑一片，纯洁的东西白得发亮。阿伦，这种情形会过去的。只要等一个短时期就会过去的。我这番话不能给你很大的宽慰，因为你不信，但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别把事情看得跟你想象中的那么好，也别把事情想象得那么坏。对，我能帮助你。现在去睡吧，明天早一点起来，把考试的事告诉你爸爸。让他高兴高兴。他比你更凄凉，因为他不指望什么美好的将来。他只是装模作样。这句话是山姆·汉密尔顿说的。把事情当成真的，也许会成真的。你不妨也装模作样。现在去睡吧。我还得烤一个蛋糕——明天早上吃。阿伦——你爸爸在你枕头上放了一件礼物。”

## 第四十四章

一

阿伦离家去念大学以后，阿布拉才同他的家里人真正熟悉起来。以前，阿伦和阿布拉筑了一道围篱，把自己圈在里面。阿伦走后，她对特拉斯克家的其他成员开始有了感情。她发现她对亚当的信任和对老李的爱超过了对自己父亲的信任和爱。

至于迦尔，她还摸不透。迦尔有时候惹她生气，有时候使她痛苦，有时候又引起她的好奇。他似乎不停地在同她较量。她不知道迦尔是不是喜欢她，因此她不喜欢迦尔。她到特拉斯克家去作客的时候，迦尔老是偷偷看她，对她进行判断、评价和考虑，被她发现时，赶紧把目光掉开，因此迦尔不在家时，她就觉得自在。

阿布拉亭亭玉立，健康丰满，已经成熟，只等待着在婚礼上宣誓——但只是等待而已。她放学后就上特拉斯克家，陪老李坐着，把阿伦每天写来的信的部分段落念给老李听。

阿伦在斯坦福很寂寞。他的信浸透了他单身在外对女朋友的想念。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特别亲热，如今在远隔九十英里的大学里，他同周围的生活隔绝开来，热烈地向她表达爱情。他读书、吃饭、睡觉、给阿布拉写信，这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下午，阿布拉同老李一起坐在厨房里，帮他抽豆荚的筋或者剥豌豆。有时候，她做牛奶软糖，往往留下来吃晚饭，不回家跟她父母一起。她同老李无话不谈。她能同父母谈的话却不多，有也是干巴巴的、没精打采的、甚至多半是不真实的。在这方面，她对老李却另眼相待。阿布拉只希望把真实的事情告诉老李，尽管有时候她自己也不十分肯定是否真实。

老李面带微笑地坐着，那双灵巧、瘦削的手仿佛具有独立的生命似的，飞快地干活。阿布拉并没有意识到她只谈自己的事。有时候她谈着谈着，老李就走了神，他的心思像一条探寻的狗那样，到外面遛了一圈，回来后又溜出去了。老李不时点点头，轻轻哼一声。

他喜欢阿布拉，在她身上感到了力量、善良以及温暖。她的相貌带着一种明显的肌肉发达的力量，最终的结果要么是丑，要么是出奇的美。老李一面听她谈话，一面想着他的广东同胞的光润的圆脸。即使瘦的时候，他们的脸仍旧像满月。照说老李应该喜欢那种脸型，因为我们认为美的地方总和我们自己有些相似，他却不这样。他一想到中国式的美，心里就出现满洲人那冷酷的、带着掠夺性的面孔，那种拥有世袭特性的人的傲慢而且毫不通融的面孔。

她说：“也许由来已久。我不清楚。他从不怎么提到他的爸爸。可是自从特拉斯克先生——唔，你知道——做莴苣生意之后，情况更明显了。阿伦很生气。”

“为什么？”老李问道。

“人们嘲笑他。”

老李心里一惊。“嘲笑阿伦？为什么要笑他？他跟莴苣毫无关系。”

“反正他自己是这么想的。你要知道我的想法吗？”

“当然，”老李说。

“我琢磨了好久，还没有琢磨透。我认为他一直觉得自己——唔，有点残缺不全，因为他没有母亲。”

老李睁大了眼睛，接着又垂下来。他点点头。“我明白了。你认为迦尔也是那样吗？”

“不。”

“阿伦为什么会那样呢？”

“我还没有琢磨出来。也许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需要某些东西，或者更憎恨某些东西。我爸爸就讨厌萝卜。他一向讨厌，毫无原因。他见了萝卜就发火，真发火。有一次我妈妈也恼了，做了一焙盘的萝卜泥，上面放了不少胡椒和奶酪，烤得上面结了一层黄盖。我爸爸吃了半碟子才问是什么。妈妈说是萝卜，他二话没说，把碟子扔到地下，站起来就走。我想他永远不能原谅她。”

老李吃吃笑了。“他能原谅她，因为她说了萝卜。可是，阿布拉，假定他问她是什么，她说了别的东西，他挺喜欢，再吃一碟子。后来他发现了真相。嘿，他岂不要宰了她？”

“我想会的。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阿伦比迦尔更需要母亲。他总是怪他爸爸。”

“为什么？”

“我不知道。那正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你有没有劝他？”

“我应当劝吗？”

“当然应该。”

“要我做些牛奶软糖吗？”

“今天不要。我们还有。”

“我做些什么？”

“你把牛排蘸些面粉敲一敲。你同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

“不，谢谢啦。我要参加一个生日聚会。你看他会做牧师吗？”

“我怎么知道？”老李说。“也许只是一个想法罢了。”

“我希望他别做牧师，”阿布拉发觉自己失言，惊恐地闭了嘴。

老李站起来，拉出案板，把牛肉和面粉筛搁在上面。“用刀背敲，”他说。

“我会。”她希望老李没有听到她刚才那句话。

但是老李问道：“你为什么不希望他做牧师？”

“我不该说。”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需要解释。”他回去坐下，阿布拉把面粉筛在牛排上，用一把大刀敲打。啪啪——“我不该这么说话”——啪啪。

老李扭过头去，以免干扰她的思路。

“他这个人是独门心思，”她一面敲打牛排一面说，“谈起教会就非要注重仪式的高教会不可。他老是说教士不应该结婚。”

“他最近的一封信可不是那种口气，”老李评论说。

“我知道。我说的是以前的情形。”她手里的刀停住不动了。她年轻的脸上显得迷惘痛苦。“老李，我配不上他。”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着玩的。他心里没有我。他塑造了一个人，只是把我的外表蒙在那个人身上。我不是那样的——不是那个理想的人。”

“她该是怎么样的呢？”

“纯洁！”阿布拉说。“绝对纯洁。除了纯洁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缺点。我不是那样的人。”

“谁都不是那样的，”老李说。

“他不了解我。他甚至不想了解我。他要的是那个——洁白的——幽灵。”

老李擦碎一块饼干。“你喜欢他吗？你相当年轻，不过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

“我当然喜欢他。我要做他的妻子。但是我希望他也喜欢我。他对我一点不了解，怎么能喜欢我呢？我以前总以为他是了解我的。现在我敢说他对我不了解。”

“他也许正在经历一段暂时的艰难。你是个聪明的姑娘——非常聪明。要做到同那个理想的人表里一致是很困难的事吗？”

“我一直怕他在我身上发现某些不符合他理想的东西。我会发脾气，闹别扭——或者什么的。他会发现的。”

“也许不会，”老李说。“一身兼为百合少女、室女女神等等是很困难的。作为人，有时候都会闹别扭。”（百合少女是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的《国王之歌》中一个爱上骑士劳西洛

特痴情而死的少女，人们遵照她的意愿，在她尸体的一只手中放了一朵百合花，另一只手中放了她表明自己至死不渝的爱情的遗书。室女女神：古天文学黄道十二座中的室女座，象征执法女神。）

她向桌子那边走去。“老李，我希望——”

“别把面粉洒在地上，”他说。“你希望什么？”

“我是这么琢磨的。我认为由于阿伦没有母亲——他就把她想象得十全十美。”

“那有可能。然后你认为他把想象全安在你身上。”她瞪着他，手指漫无目的地来回抚摩着刀口。“你希望想个办法全部退回去。”

“是这样。”

“假定他那时不喜欢你呢？”

“我宁肯冒个险，”她说，“我宁肯以我本来的面目出现。”

老李说：“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跟别人的事牵连起来。而我这个人对任何事情都拿不出一个决定性的主意。你敲不敲牛排，还是让我来？”

她又干起来。“我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认真考虑这种问题，你觉得可笑吗？”她问道。

“本来就应该这样，”老李说。“欢笑像出智牙一样总来得比较晚，在人们同死亡疯狂赛跑时，为自己而欢笑来得最晚，有时候根本不来。”

她加快了敲打的速度，节奏也乱了。老李把五颗干菜豆在桌子上排成花样——直线、尖角、圆圈。

敲打声停下了。“特拉斯克太太还活着吗？”

老李的食指在一颗豆子上方停了片刻，然后慢慢放下，把那颗豆子拨出来，在那圆圈上做出一个小尾巴。他知道她在盯着他。他甚至想象得到她问了这句话以后肯定露出惊慌的样子。他的思想像刚关进铁丝笼的老鼠一样拼命乱转。他叹了一口气，不再白费劲了。他慢慢转过身，看着她，他想象的情景丝毫不差。

老李声调平板地说：“我们谈过不少话，可是据我记忆，从来没有谈过我自己。”他不好意思地笑笑。“阿布拉，让我告诉你有关我的事吧。我是帮佣。我老了。我是中国人。这三点是你了解的。此外，我疲惫、懦弱。”

“你不是的——”她开口说。

“别作声，”他说。“我十分懦弱。我不愿意管别人的闲事。”

“这话什么意思？”

“阿布拉，你爸爸除了萝卜之外还讨厌什么？”



她的脸上显出固执的样子。“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我没有听到什么问题，”他轻轻说，声调听来很自信。“你没有问过，阿布拉。”

“你大概认为我太年轻——”阿布拉又开口说。

老李打断了她的话：“我曾经替一个三十五岁的女人干过活，经验、学识、美貌都和她无缘。假如她只有六岁，她会成为父母的一块心病。但是三十五岁时却让她管钱，摆布她周围人的生活。不，阿布拉，年龄对这种事情毫无关系。如果我有话要说——我会对你说的。”

那姑娘朝他笑笑。“我是个聪明人，”她说。“我该不该聪明点儿？”

“天哪——千万不要，”老李反对说。

“那你不希望我想办法弄清楚？”

“只要这件事与我无关，随你怎么干我都没有意见。我认为一个好人无论怎么软弱消极，他也背上了他力所能及的罪恶包袱。我的罪恶够我烦恼的了。当然，同某些罪恶比较，我的罪恶也许算不了什么，不过我自己觉得够我操心的。请原谅我。”

阿布拉隔着桌子伸过满是面粉的手指，碰碰他的手背。他手上的黄皮肤绷得又紧又亮。他低头看看她手指留下的面粉印儿。

阿布拉说，“我爸爸想要男孩。除了萝卜之外，恐怕他还讨厌女孩。他逢人便说他是怎样替我取这个怪名字的。‘尽管我召唤的是别人，来的却是阿布拉。’”

老李朝她笑笑。“你是个好姑娘，”他说。“明天如果你来吃晚饭，我去买些萝卜。”

阿布拉悄悄问道：“她还活着吗？”

“活着。”老李说。

前门嘭的一声，迦尔进了厨房。“你好，阿布拉。老李，爸爸在家吗？”

“他还没有回来。你笑嘻嘻的有什么好事？”

迦尔递给他一张支票。“喏。这是你的。”

老李瞧了一眼。“我当初说过不要利息。”他说。

“这样好一些。下次我也许还要借。”

“你能告诉我从哪里搞来的吗？”

“现在不能。反正我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朝阿布拉瞟了一眼。

“我得回家了，”阿布拉说。

迦尔说：“这件事不妨让她也知道。我决定感恩节办，阿布拉可能在，阿伦也回家了。”

“办什么？”她问道。

“我替我爸爸准备了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阿布拉问道。

“我不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老李知道吗？”

“知道，但是他也不会说出来的。”

“我从来没有见你这么——高兴，”阿布拉说，“我看你根本没有高兴过。”她发现自己对他有了热情。

阿布拉走后，迦尔坐下来。“我不知道在感恩节晚饭前还是晚饭后给他才好，”他说。

“晚饭后吧，”老李说。“你真赚了钱吗？”

“一万五千块。”

“来得正当吗？”

“你怕我干得不光明？”

“是的。”

“很正当，”迦尔说。“你还记得我们为阿伦准备香槟的事吗？这次我们也喝香槟。我们不妨把餐厅布置一下。阿布拉可以帮忙。”

“你真以为你爸爸要钱吗？”

“为什么不要？”

“但愿你的想法正确，”老李说。“你学校里的成绩怎么样？”

“不太好。感恩节后我要赶上去，”迦尔说。

## 二

第二天放学后，阿布拉加快脚步赶上了迦尔。

“你好，阿布拉，”他说，“你做的牛奶软糖很好吃。”

“上次的干了一点。应该像奶油。”

“老李老是夸你。你把他怎么啦？”

“我喜欢老李，”她说着想起了什么，“我问你一件事，迦尔。”

“什么事？”

“阿伦怎么啦？”

“你指什么？”

“他仿佛只想着自己。”

“那并不是新鲜事。你跟他吵架了吗？”

“没有。他一心只想进教会，不打算结婚的时候，我想跟他吵架，但是他吵不起来。”

“不打算同你结婚？我不相信。”

“迦尔，现在他给我写情书——可不像是给我的。”

“那又给谁呢？”

“像是给他自己。”

迦尔说：“我知道柳树下面的事。”

她并不显得惊异。“是吗？”她问。

“你生阿伦的气吗？”

“不，不生气。我只是摸不透他的心思。我不了解他。”

“等等看吧，”迦尔说。“也许他在考虑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对头。你觉得这些年来我一直是错的吗？”

“我怎么知道？”

“迦尔，”她说，“你夜里很晚了还出去，甚至到——到不好的地方去，是真的吗？”

“是真的，”他说。“是阿伦告诉你的吗？”

“不，不是阿伦。你干吗到那种地方去？”

他在她身边走着，没有回答。

“告诉我呀，”她说。

“你有什么看法？”

“是不是因为你是坏人？”

“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不是好人，”她说。

“你疯啦，”迦尔说。“阿伦不会让你有那种想法的。”

“你认为是这样吗？”

“当然啦，”迦尔说。“肯定这样。”

## 第四十五章

一

乔·瓦莱利总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并且如他自己所说的，从不自找麻烦。他的憎恨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是针对父母，因为他母亲让他自生自灭，他那酒鬼父亲不是揍他，就是对他胡言乱语。他的日益膨胀的憎恨很容易就转移到管教他的老师、追捕他的警察和教训他的教士身上。早在地方法官第一次判他罪时，乔对他所了解的世界上一切都抱有极大的仇恨。

恨并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有爱来触发、推动、刺激。乔很早就形成了对自己的深情蜜意的爱。他安慰、奉承、怜惜乔。他在乔的身边筑起一道围墙，防御外面的敌对世界。久而久之，乔变得一贯正确了。如果乔碰到了麻烦，那是因为这个世界跟他过不去。如果乔攻击这个世界，那是报复，那些狗杂种罪有应得。乔对自己的爱护无微不至，逐渐制订了一套完善的法则，可以总结如下：

一、对任何人都不信任。那些狗杂种在算计你。

二、嘴巴闭紧。别自找麻烦。

三、竖起耳朵。别人说漏嘴时，赶快记住，等待时机。

四、别人都是狗杂种，不管你怎么整他们，他们都是罪有应得。

五、干任何事都要旁敲侧击。

六、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信任女人。

七、钱能通神。人人都爱财，人人都会为钱出卖自己。

当然还有别的条例，不过那是细则了。他这套办法很见效，由于只此一套，乔无从同别的办法比较。他知道机灵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认为自己相当机灵。假如他干什么事得手，那是机灵的缘故；假如翻了车，那是运气不佳。乔并不非常得意，不过他花了最少的力气，混得不坏。凯特留用他，因为知道他只要有钱，或者不敢不干时，世界上任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凯特对他并不抱有幻想。她的买卖少不了他。

乔初到凯特那里帮闲时，想寻找他可以利用的弱点——虚荣、情欲、焦虑或者内疚、贪婪、歇斯底里。他以为这些东西肯定存在，因为她是个女人。使他大为吃惊的是，即使有这些东西，他也遍找无着。这个女人的思想行动同男人差不多——只是更辣手、更敏捷、更聪明。乔犯了一些错误，凯特狠狠训了他。他对她产生了一种建立在畏惧之上的佩服。

当他发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蒙混不过去时，他开始认为任何事情都蒙混不过去。以前他一直把女人当成奴隶那样指使，现在自己成了凯特的奴隶。她给他吃，给他穿，使唤他，惩罚他。

乔一旦认为她比自己聪明时，自然而然地认为她比任何人都聪明。照他看来，凯特具备两

大优点：既聪明，运气又好——有了这两点，你还指望什么呢？他乐于替凯特当差——并且不敢违反。乔常说，凯特从没有失误。如果你顺了凯特的心意，她会照顾你。这不容考虑，简直成了习惯。他作伪证，把埃瑟尔驱逐出县的这件事属于他正常工作范围。那是凯特的主意，她很聪明。

## 二

凯特关节炎疼痛得厉害时，往往睡不好。她几乎感到自己的关节在增大，长出疙瘩。有时候她为了把心思从痛苦和变形的手指上转移开，尽量想些别的事情，甚至不愉快的事情。有时候她竭力回忆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的一个房间的细节。有时候她望着天花板，想象出一栏栏的数字，然后把它们加起来。有时候她借助于回忆。她回忆爱德华兹先生的脸，他的衣着，以及他背带金属扣上印的字。她从没有特别注意过那字，但是她知道那字是“至上”。

夜里，她常常想起费叶，想起费叶的眼睛、头发和声调，她颤动的手，左手大拇指指甲旁边有一小块赘肉，那是割伤留下的老疤。凯特分析自己对费叶的感情。她对费叶是恨，是爱，还是怜悯？她有没有因为害死了费叶而自责？凯特像一条弓起背爬行的毛虫那样，一寸一寸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她发现自己对费叶毫无感情。无论费叶生前死后，既不使她喜欢，也不惹她讨厌。费叶弥留期间发出的声音和气味使凯特感到愤怒，以致考虑过尽快结束她的性命，了却这件事。

凯特记得见费叶最后一面时她的模样，她穿着白衣服，躺在紫红色的棺材里，嘴上带着老鸨的微笑，脸上搽了厚厚的一层粉和胭脂来掩盖皮肤的菜黄色。

凯特背后有人说：“她多少年来没有现在这么好看。”另一个人搭话说：“我也这样的话，可能有好处，”接着两人吃吃笑了。第一个大概是埃瑟尔，第二个是特里克西。凯特记得自己的半带幽默的反应。当时她想，一个死去的婊子的模样同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

是啊，第一个说话的人肯定是埃瑟尔。埃瑟尔老是侵入她夜间的思绪，埃瑟尔老是带来恐惧，那条愚蠢、笨拙、爱管闲事的母狗——那个讨厌的老婊子。凯特心里常常提醒自己：“等一等。为什么骂她是讨厌的老婊子？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了错事？你为什么要把她轰走？如果你当时考虑得周到一些，把她稳住——”

凯特不知道埃瑟尔在哪里。委托一家侦探事务所去找埃瑟尔行不行？至少要弄清楚她的下落。是啊，那时候埃瑟尔就会把那天夜里的事情讲出来，把碎玻璃瓶子拿给人看。那时候打听秘密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了。是啊，那有什么差别呢？埃瑟尔只要一杯啤酒下了肚，逢人就讲。噢，不过人们会把她当成急于拉客、造谣惑众的老婊子。如果请一个侦探——不——不能委托事务所。

凯特在埃瑟尔的问题上考虑得很多。法官有没有想到这是陷害——太明显了。不应该说一百元整数。明眼人会起疑的。司法官那方面呢？乔说他们把她押送出境，赶到圣克鲁斯县。埃瑟尔对押解她的代理司法官说了些什么？埃瑟尔是个懒婆娘。她也许在沃森维尔落脚。附近是帕哈罗，有一个铁路路段，还有帕哈罗河，以及通往沃森维尔的桥。有不少路段工人来来往往，还有墨西哥人，一些印度人。傻头傻脑的埃瑟尔也许认为在铁路工人身上挣的钱就够她维持生活了。万一她没有离开沃森维尔，离这里只有三十英里，岂不滑稽？她高兴的话，可以溜过县界来看看朋友。有时候她也许到萨利纳斯来。现在她可能就

在萨利纳斯。警察不见得十分注意她。派乔到沃森维尔去一次，看看埃瑟尔是不是在那里，也许是个好办法。她可能前去圣克鲁斯了。乔不妨也去那里看看。耽误不了多少时间。乔在任何一个城市里不用几小时就能找到一个拉皮条的人。如果找到埃瑟尔，他们可以想办法把她弄回来。埃瑟尔是笨蛋。找到埃瑟尔以后，由凯特自己去弄她回来可能更好。她把门锁上。挂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她可以到沃森维尔，办完了事再回来。不坐出租汽车。坐公共汽车。晚班公共汽车里，谁也看不清谁。人们都脱了鞋，把外衣一卷，枕着头打瞌睡。她突然领会到自己不敢去沃森维尔。她应该下决心去。去一次就不必多揣测了。她以前怎么没有想到派乔去。这个方案十全十美。乔干某些事情很在行，这个不声不响的狗杂种自以为很聪明。这种家伙最容易对付。埃瑟尔是笨蛋。笨蛋就不好对付。

凯特的手和心思变得越来越畸形时，她对乔·瓦莱利的倚重也越来越大，把他当成她的总助理、中间人和执行人。她基本上怕她手下的姑娘们——并不是因为她们比乔更不可靠，而是因为藏得很浅的歇斯底里随时都可能撕破谨慎的表层，砸碎她们的自我保存感，不但摧毁她们自己，而且摧毁周围的环境。以前凯特一直能控制这种始终存在的危险，如今逐渐沉积的钙质和逐渐增长的疑惧使她需要帮助，并且从乔那里寻求帮助。她知道男人防御自我毁灭的能力要比她所熟悉的那种女人强一些。

她认为她能够倚仗乔，因为她掌握的材料中有一个关于约瑟夫·维努塔的记录，这个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了五年刑，服刑第四年，从圣奎丁囚犯筑路队潜逃。凯特从没有向乔·瓦莱利提过这件事，但是她知道万一他犟头倔脑，一提这件事可能有震慑作用。

每天早晨，乔把早餐端到凯特的卧室，早餐有中国绿茶、奶油和烤面包。他把托盘搁在她床边的桌子上，向她汇报工作，听取当天的任务安排。乔知道她越来越依赖自己。他非常缓慢地、不声不响地在探寻全部接管的可能性。如果她病得很厉害，很可能有这种机会。但是乔打心底里怕她。

“早上好，”他说。

“我不起来吃早饭了，乔。光给我茶就行了。你得端着杯子。”

“手不好受吗？”

“是啊。发作一次之后会好一些。”

“你好像没睡好。”

“不，”凯特说，“昨晚睡得很好。我有一些新药。”

乔把杯子端到她嘴边，她小口小口地喝着，每喝一口还吹吹凉。喝了半杯，她说：“够啦。昨晚怎么样？”

“昨晚我几乎想立即跑来告诉你，”乔说。“希克从金城来。刚卖了他的收成。把全院包了下来。一出手就是七百块，给姑娘们的钱还不在于内。”

“他姓什么？”

“我不清楚。不过我估计他还会来的。”

“你应当打听出他姓什么，乔。我早对你说过啦。”

“他很谨慎。”

“那更应当搞清楚他的姓名。姑娘中间有掏他口袋的吗？”

“不清楚。”

“那就去搞清楚。”

乔觉察到她有些亲切的表示，感到高兴。“我会搞清楚的，”他宽慰她说。“我要干的事可不少。”

她用考察探究的眼光打量着他，他知道她有话要说。“你喜欢这里的活吗？”她轻声问道。

“当然。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你可以过得更好些——或者坏一些，”她说。

“我喜欢过得好些，”他不安地说，暗自思索有没有过错。“我在这里确实不坏。”

她用她的尖舌头舐舐嘴唇。“你我可以共事，”她说。

“我听你的吩咐，”他讨好说，心里升起愉快的期望。他耐心等候。她过了好久才开口。

她终于说：“乔，我不喜欢丢失任何东西。”

“我什么也没拿。”

“我并没有说你拿。”

“那是谁呢？”

“我正要告诉你，乔。你还记得我们不得不把她搞走的那个讨厌的老东西吗？”

“你指那个叫什么埃瑟尔的女人？”

“对了，就是她。她走的时候顺手牵羊。当时我没有发现。”

“什么东西？”

她的声调慢慢冷淡下来。“那你不用管，乔。听我说！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上哪里去找她吗？”

乔迅速地盘算着，不靠推理，单凭经验和本能。“她相当落魄。不会远走高飞的。一个老婊子走不远。”

“你很机灵。你想她会不会在沃森维尔？”



“不在那里就在圣克鲁斯。不管怎么样，我敢说她最远只到圣约瑟。”

她轻轻地抚摩自己的手指。“你想挣五百块钱吗，乔？”

“你要我去找她？”

“是的。找到她就行。别让她知道你在找她。回来把地址告诉我就行了。明白吗？只消把她的地址告诉我。”

“行，”乔说。“她准是偷走了你的宝贝。”

“那同你无关，乔。”

“明白了，太太，”他说。“你要我立即动身吗？”

“对。快去快回，乔。”

“恐怕不太容易，”他说。“时间隔得太久了。”

“那就要看你的本领了。”

“我今天下午就去沃森维尔。”

“好，乔。”

她在沉思。他知道她话还没有说完。正在考虑要不要接着说。她决定了。

“乔，那天在法庭上，她有没有——嗯——异样的表现？”

“没有。她只说有人陷害，她们总是这么说的。”

有件事他当时不怎么注意，现在突然回想起来。他记起埃瑟尔说：“法官，我要同你个别谈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他竭力不动声色，装得没有想起这一细节。

凯特说：“怎么回事？”

他迟了一步。他赶紧设法挽救。“有一件事，”他磨蹭着，争取时间。“我再回忆回忆。”

“回忆呀！”她的声音焦急不安。

“嗯——”他想出了花招。“嗯，我听到她对警察说——说什么来着——她说干吗不让她去南方。她说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有她的亲戚。”

凯特身子很快凑向他。“还有呢？”

“警察说那地方太远啦。”

“你很机灵，乔。你打算先去哪儿？”

“沃森维尔，”他说。“我在圣路易斯有个朋友。他可以帮我打听。我去找他。”

“乔，”她厉声说，“这件事要办得隐秘。”

“你花五百块钱，保证办得又快又隐秘，”乔说。尽管她又眯起眼睛打量他，他有点飘飘然了。她后面的话给了他一记闷棍。

“乔，咱们言归正传——维努塔这个姓对你有没有意义？”

他趁嗓子还能使唤时赶紧说：“没有意义。”

“你尽快回来，”凯特说。“叫海伦进来。你不在的时候，由她接替你。”

### 三

乔收拾一点行李，拎了手提箱到车站，买一张去沃森维尔的车票。他在北面第一站卡斯特罗维尔下车，等了四小时，换搭旧金山到蒙特雷的德尔蒙特快车。到了支线末端的蒙特雷，他上中央旅馆，用约翰·维克的假名租了房间。他下楼，在波普·厄恩斯特饭馆吃了一块牛排，买了一瓶威士忌，回自己房间休息。

他脱掉皮鞋、上衣和坎肩，解开硬领和领带，往黄铜柱床上一躺。威士忌和平底玻璃杯搁在床头的桌子上。天花板上的大灯照着他的脸，他并不在意。他根本没有注意，他慢条斯理地喝了半杯威士忌，活活脑子里的血，然后十指交叉抱着后脑勺，两脚相叠，把他的念头、印象、知觉、本能搬出来，开始摆弄。

本来这是件好差使，他以为她上了当。嘿，他低估了凯特。可是她怎么知道自己是逃犯？他想他可以去里诺或者西雅图。海港城市总比较好。然后——不，等一等。再考虑考虑。

埃瑟尔根本没有偷东西。她掌握着什么东西。凯特怕埃瑟尔。要打听一个落魄的婊子犯不着花五百块钱。埃瑟尔要告诉法官的事，第一，肯定是真的；第二，使凯特怕得要命。这一点可以利用。不！她手里捏着他越狱的把柄，不能这么干。乔可不愿意罪加一等，再次服刑。

不过考虑一下也没有坏处。假定他冒四年监禁的风险去赌一好比说，一万块钱。这样的赌注划得来吗？那还用说？她早就了解他的情况，并没有检举。她是不是认为可以用他？

搞不好，埃瑟尔就成了一张害他扣分的牌。

等一会儿——再考虑一下。他也许时来运转了。也许应该试试看。可是她太精明了。他是不是要得过她，毫无把握。但是耍一下又怎么样？

乔坐起来，把杯子斟满。他关掉灯，拉开窗帘。他一面喝威士忌，一面看对面房间里一个穿着浴衣的瘦小女人在脸盆里洗长统袜。威士忌在他耳朵里发出低沉的轰响。

也许运气来了。天知道乔已经等得够久了。天知道他多么恨那条牙齿又尖又小的母狗。现在不需要作出决定。

他轻轻推开窗子，把桌上一支写字钢笔扔到对面的窗上。那个瘦小的女人猛地拉下窗帘，慌张害怕的模样叫他看了高兴。他斟了第三杯酒，瓶子已经空了。乔想上街遛遛，看看这个城市。但是他的戒律制止了他。他喝酒的时候不出房间，这是他自己立下的规矩，从没有违反过。这样不会惹麻烦。麻烦意味着警察，警察意味着审查，审查意味着海湾对面的圣奎丁监狱，这次可不会由于表现良好进筑路队了。他打消了上街的主意。

乔还有一种乐趣，专留到他独自一人时享用，但是他并未意识到。他现在纵情享受。他躺在黄铜柱床上，回忆他的阴沉可怜的童年时代和烦躁邪恶的青少年时代。运气不佳——他从来没有交过好运。交好运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干了几起抢劫，侥幸成功，可是后来内讧斗殴。警察找到他家里，逮捕了他。他的名字在警察局挂了号，再也不得安宁。戴利城的家伙雇他干装卸草莓板条箱那种累断腰板的活。他在学校里也不走运。老师同他作对，校长同他作对。这种日子简直没法过。非找出路不可。

他回忆自己的厄运时，一种温暖的伤感油然而生，他便推波助澜，更往伤心处想，直到眼睛里涌出泪水，嘴唇也抖动起来，悲叹自己小时的孤苦无告。如今别人都有了房子、汽车，他却落到这种境地——瞧他呀——越狱在逃，随时都有被捕归案的危险，在一家妓院里当差讨生活。别人都安全快乐，晚上拉下窗帘，把乔挡在外面。他悄悄地哭泣，终于睡着了。

乔第二天上午十点才起身，在波普·厄恩斯特饭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下午，他搭公共汽车到沃森维尔，打电话找来一个朋友，两人打了三盘弹子。乔赢了最后一盘，把弹子棒放回到架子上。他给了那位朋友两张十元的钞票。

“嘿，”他的朋友说，“我可不要你的钱。”

“拿着吧，”乔说。

“我是无功受禄。”

“你已经帮了大忙。你说她不在这里，准没错。”

“你找她干吗，能告诉我吗？”

“威尔逊，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了，现在还是这么说，我不知道。我是替别人当差。”

“唔，我只能做这些。当时这里举行一个代表大会——什么会议来着？——牙医公会或者保护猫头鹰协会。我记不清是她自己说要离开这里还是我自己揣测的。反正我有这么一个印象。你到圣克鲁斯去试试。那边有朋友吗？”

“有几个熟人，”乔说。

“你去找马勒，哈尔·马勒。哈尔弹子房的老板。后屋还有赌场。”

“谢谢，”乔说。

“喂，乔。我不能要你的钱。”

“也不是我的钱——买支雪茄吧，”乔说。

公共汽车站离哈尔弹子房有两家门面。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纸牌赌博还没有结束。乔等了一小时，趁哈尔起身上厕所的时候，才跟过去搭上关系。哈尔打量着乔，那对灰色的大眼睛在厚镜片后面显得更大。他慢条斯理地系上裤子钮扣，拉拉黑色的羊绒毛袖套，把绿色的遮眼罩戴戴正。“你先待一会儿，等到牌局结束，”他说。“你玩不玩？”

“你有几个帮手，哈尔？”

“只有一个。”

“我来帮你。”

“一小时五块钱，”哈尔说。

“我赢的话提成百分之十？”

“行。庄家是个浅黄头发的家伙威廉斯。”

半夜一点钟，哈尔和乔进了巴洛烤肉店。“两份小排骨配炸土豆。你喝汤吗？”哈尔问乔。

“不喝。土豆也不要了，吃了堵得慌。”

“我也这样，”哈尔说，“不过我照样吃。我缺少运动。”

除了吃东西的时候以外，哈尔话语不多。他嘴里空的时候难得说话。“你干的什么交易？”他一面吃排骨，一面问道。

“只是替别人当差。我得一百块，分你二十五——行不行？”

“你要不要什么书面证明？”

“不要。有当然好，没有也行。”

“唔，她到了这里，要我帮她拉客。她太差劲。我每星期从她那里连二十块钱都拿不到。幸亏比尔·普里莫斯在我这里见过她，她的尸体被发现时，比尔跑来告诉我，不然我也许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比尔是好样的。我们这儿有一帮好弟兄。”

埃瑟尔不是个坏女人，尽管懒惰、邋遢，但是心眼很好。她要体面，要让人看重。她只不过不太聪明，不太漂亮，由于这两方面欠缺，也就不走运。浪头把她推上海岸，半埋在沙滩里，人们把她的尸体拖出来时，她的裙子都褪到了屁股处，假如埃瑟尔九泉之下有知，她肯定觉得丢人。她肯定希望死得体面一些。

哈尔说：“捕捞沙丁鱼的渔船队里有些疯疯癫癫的烂水手。他们灌饱了酒，胡作非为。据我猜测，准是沙丁鱼捕捞队的一个水手带她出海，把她推落水中。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她怎么会溺毙的。”

“会不会从码头上投水呢？”

“她吗？”哈尔嘴里满是土豆说。“绝对不会！她太懒了，不会自杀的。你要核实吗？”

“你说是她，准就是她，”乔说着把一张二十元、一张五元的钞票从桌面上推过去。

哈尔把钞票卷成香烟似的，塞进坎肩口袋。他切下一块三角形的肉，放到嘴里。“是她，”他说。“你要来块馅饼吗？”

乔打算睡到中午，可是早上七点钟就醒了，在床上躺了很久。他想过了半夜才回萨利纳斯去。他需要多一些考虑的时间。

他起来后，对着镜子，察看打算装扮的表情。他要显出失望的样子，但又不能太失望。凯特太精明了。让她先出牌，他只跟着。她不是好对付的。乔不得不承认，他见了她就怕得要命。

他的谨慎提醒他说：“不如实话实说，老老实实在地领五百块钱的赏。”

他激烈地回答他的谨慎：“运气。我一辈子交过几次好运？所谓运气，有一部分是遇到机会不能错过。难道我一辈子该干下三流的拉皮条的事吗？只要不说漏嘴就行。让她多讲。这样不会有害处。等到情形不妙时，我随时都可以告诉她。就当我刚打听到消息似的。”

“她在六小时内就能让你蹲监狱。”

“我不说漏嘴就不会出毛病。我有什么可以损失的？我一辈子碰上过几次好机会？”

## 四

凯特觉得好多了。她服用的新药仿佛对她有些帮助。两手疼痛减轻了一些，她觉得手指比以前直，关节也不那么肿。很长时期以来，她第一次睡了一个好觉，她心情舒畅，甚至有点兴奋。她早餐时打算吃个煮鸡蛋。她起床，换了晨衣，取了一面有柄的镜子又回到床上，半倚半坐地靠在枕头上，端详起自己的脸来。

休息产生了奇异的效果。疼痛使你咬紧牙关，由于焦虑，眼睛亮得不正常，太阳穴、面颊甚至鼻子附近的肌肉有点鼓突，那就是病痛和忍受痛苦的模样。

她休息好以后，脸上的差别简直叫人惊奇。好像年轻了十岁。她张开嘴，看看牙齿。该到牙医那里去清洗一次了。她特别爱护牙齿。除了被打落的几颗臼齿镶了金牙之外，别的地方没有修补过。凯特想，她的容貌年轻得惊人。睡一个好觉，马上就恢复过来了。那正是另一件出人意外的事。他们认为她病弱，碰不起。她笑了——像一个捕兽钢夹那样碰不起。不过她一向注意保重——不喝酒，不吸毒，最近连咖啡都不喝了。确实见效。她像天使般容光焕发。她把镜子举得高些，这样脖子上的皱褶就照不到了。

她的思想突然跳到另一张同她自己十分相似的、天使般的脸上——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亚历克？她仿佛看到他披着饰有花边的白色法衣款步走过，俊秀的下巴低着，金黄的头发在烛光下闪亮。他把安着黄铜十字架的橡木杖举在面前。他身上有一种冷漠的美，有一种未经触动并且不可触动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事或者什么人真正触动过凯特——真正达到她内心，败坏了她？当然没有。只是外面的硬壳受到磨损。她内心还

是完整的——像这个孩子亚历克那般明净——他是不是叫亚历克？

她格格笑了——两个孩子的妈妈——自己还像小孩。无论谁看见她同那个金黄头发的孩子在一起的话——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她想象不出，如果在人群中间往他身边一站，让人们自己去判断，会是什么情景。如果阿伦——对，这才是他的名字——知道了真相，他会怎么办？他的哥哥知道。那个婊子养的小机灵鬼——说错了——不该这么叫他。也许过分恰当。有人是这么想的。也不能叫他机灵的杂种——他是名正言顺的婚生子。凯特笑出声来。她觉得高兴，心情舒畅。

那个机灵的——黑皮肤的家伙使她心烦。他像查尔斯。她对查尔斯丝毫不敢怠慢——有可能的话，查尔斯也许早就宰了她。

了不起的药——不但止住了关节炎的疼痛，还使她恢复了勇气。要不了多久，她就能像自己打算的那样，盘掉妓院，远走高飞，到纽约去。凯特想起了埃瑟尔引起的恐惧。那个哑巴吃黄连的、倒霉的老婊子——她的病可不轻！用软刀子杀她怎么样？等乔查明她的下落，把她带到纽约去怎么样？把她留在身边。

凯特想出一个有趣的主意。那将是喜剧性的谋杀，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有人怀疑，谁也查不出来。巧克力——整盒整盒的巧克力，大量的高级软糖，熏肉，煎得又香又脆的熏肉——大油，葡萄酒，黄油，什么东西都用黄油煎，用惯奶油拌；没有蔬菜，没有水果——也没有消遣。待在家里别出去，亲爱的。我信得过你。你替我看家。你累啦。上床睡吧。我替你把酒斟满。我给你买了你从没有尝过的糖果。你把整盒拿到房间里，搁在床头。你觉得不合适，干吗不吃点泻药？这种果仁真好吃，你说呢？不出六个月，那条老母狗就会像吹气似的鼓起来撑破。用一条绦虫行不行？有人用过绦虫没有？那个想喝水而喝不到的人叫什么？——坦塔罗斯？（坦塔罗斯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里，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

凯特笑得很甜，满怀喜悦。她离开之前，不妨为她的两个儿子举行一次聚会。一次简单的小聚会，会后用马戏招待她的宝贝。她随即想起阿伦那张同她十分相似的俊秀的面孔，心头升起一种异样的痛苦——一种压抑的隐痛。他不精明，保护不了自己。他的黑皮肤的哥哥倒是危险人物。她感到他的厉害。迦尔击败了她。她离开之前要给他一个教训。是啊——让那个小伙子染上淋病也许可以老实一些。

她突然意识到她不希望阿伦了解她的情况。可以让阿伦到纽约来找她。阿伦就以为她一向住在东区一幢精致的小房子里。她可以带他去剧院和歌剧院，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一起，惊叹他们的美貌，一看就知道他们不是姐弟就是母子。谁都不会看错。他们可以一起去参加埃瑟尔的葬礼。埃瑟尔要一口特大号的棺材，六个彪形大汉才抬得动。凯特越想越有趣，连乔的敲门声都没有听到。他推开一条门缝，头探进来，看到她高兴的笑脸。

“早餐来了，”他说着用垫着亚麻布的托盘边推开门。进屋后，他用膝盖把门顶上。“要端到那里面去吗？”他用下巴朝灰色房间指指，问道。

“不。就在这里吃。我还要一个煮鸡蛋，一片烤面包。鸡蛋煮四分半钟。记好。我不喜欢太嫩的。”

“你一定觉得好多了，太太。”

“是的，”她说，“那种新药好极了。你看来垂头丧气的，乔。你不舒服吗？”

“我很好，”他说着把托盘放在大椅子前的桌子上。“四分半钟？”

“不错。厨房里如果有好的脆苹果——给我带一个来。”

“我来这里以后从没见过你胃口这么好，”他说。

他在厨房里等厨师煮鸡蛋时，心里直嘀咕。她也许知道了。他要多加小心。见鬼！她总不能因为他不知道而恨他。不知者不为罪。

他回到凯特房间里时说：“没有苹果。厨师说这个梨很好。”

“我更喜欢，”凯特说。

他看她敲破了鸡蛋一端，用小匙伸进去舀。“怎么样？”

“好极了！”凯特说。“恰到好处。”

“你气色很好，”他说。

“我感觉良好。你气色坏透了。怎么搞的？”

乔小心翼翼地试探说：“太太，没有谁比我更需要五百块钱了。”

她耍笑似的说：“不是谁都需要——”

“什么？”

“没事。你想说什么？找不到她——是吗？假如你确实花气力找过她，那五百块钱仍旧归你。把情况告诉我。”她拿起盐瓶，往蛋壳碎口里洒了几颗盐。

乔假装高兴说：“谢谢。我正困难，要钱用。我在帕哈罗和沃森维尔都找过。在沃森维尔发现她的线索，但是她早已到圣克鲁斯去了。我在圣克鲁斯打听到她，可是她也已离开。”

“没有踪迹吗？没人知道她的去向？”

乔摆弄着自己的手指。他的这套把戏，甚至他的后半辈子完全取决于他下面要说的话，他迟迟不愿说出来。

“来吧，”她终于说，“你打听到一点消息——说吧。”

“其实不多。我不知道对那些消息该怎么考虑。”

“不用你来考虑。你只消说。考虑的事情由我来做，”她厉声说。

“也许不可靠。”

“看在基督份上，你快说呀！”她生气地说。

“我跟最后见到她的人谈过话。那人同我一样，也叫乔——”

“你打听了他姥姥的名字吗？”她讥刺地问。

“这个叫乔的家伙说她有一晚喝足了啤酒，她说打算回萨利纳斯潜伏下来。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她。这个叫乔的家伙别的就不知道了。”

凯特大吃一惊，失去了自制。乔看出她的惊讶、疑虑，然后是一种几乎绝望的恐惧和厌倦。不管是什么，乔捞到了好处。他终于交上好运了。

她从那双搁在膝盖上的指头变形的手上抬起眼睛。“不谈那个老混蛋了，”她说。“那五百块钱给你，乔。”

乔不敢喘大气，唯恐任何一点声息会使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相信了他的话。她甚至还相信他没有告诉她的话。他要尽快离开这个房间。他轻声说：“谢谢你，太太，”随即悄悄向房门走去。

他的手刚握住门把，她装作无心的样子说：“乔，顺便说一句——”

“嗯，太太？”

“万一你听到——有关她的消息，告诉我一声好吗？”

“那当然。还要我调查吗？”

“不要。不用费事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乔回到自己的房间，插上门，坐下来，叉着双臂。他暗暗好笑。他立即开始盘算今后采取什么步骤。他决定让她闷闷不乐地伤脑筋，直到下星期。先让她缓一口气，然后再提起埃瑟尔。他并不知道他的武器是什么，该怎么利用。但是他知道这件武器十分锐利，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这时凯特已经进了那个灰色房间，锁上了门，一动不动地坐在大椅子上闭目寻思，乔知道这情形的话，准会放声大笑。



## 第四十六章

萨利纳斯的十一月份有时也下雨，但并不多见。这种情况很稀罕，以至《日报》或《索引报》，或者两家报纸都为此发表社论。一夜之间，山坡换上一片柔和的绿色，空气也清新了。从农业角度来看，这时候下雨并不特别有利，除非连着下，而连续下雨的情况极少极少。往往是天气重新干燥，绒毛似的青草又枯萎了，再就给薄霜冻坏，已经萌芽的草种全部浪费掉。

战争的几年中雨水比较多，不少人把反常的天气归罪于在法国的大炮发射。报上的文章和人们的争论都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大战后的第一个冬季，我们派往法国的军队不多，不过我们有好几百万人在训练，准备开赴战场。

战争不仅使人痛苦，也使人兴奋。德国人没有受到遏止。事实上，他们重新采取主动，有条不紊地向巴黎进逼，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阻挡住——究竟能不能阻挡住。如果我们救的话，潘兴将军救得了我们。他的制服整饬、带有军人气概的形象在所有的报纸上天天出现。他的下巴像花岗石一般坚强，上衣没有丝毫皱褶。他是一个完美的军人的缩影。谁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自信是不会打败的，可是我们仿佛在吃败仗。白面根本买不到，除非搭配四倍数量的黑面。买得起的人用白面做面包饼干，用黑面当鸡食。

国民军在第三军后备队的训练场上操练，都是五十出头的人，不能算当兵的好材料，但是他们每周做两次健身操，佩着国民军的徽章，戴着海外作战部队的帽子，互相吆喝，没完没了地争论谁应当做军官。威廉·伯特在做俯卧撑的时候当场死在训练地点。他的心脏吃不消。

还有“一分钟人”（原文为 Minute Man，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时的民兵组织，命令一下，立即应召入伍），他们经常在电影院和教堂里发表拥护美国的一分钟的简短演说，因而得到这个称号。他们也佩戴徽章。

妇女们卷绷带，穿红十字会的制服，自以为是慈悲天使。每个人都为别人编织一些东西。有的织保暖护腕，那是一种毛线织的短筒，免得士兵袖管里灌风；有的织头罩，只在眼睛前方留出一个窟窿，免得新钢盔冰头。

真正优质的皮革全用来制作军官的靴子和武装带。这种叫山姆·勃朗的皮带很神气，只有军官才能佩用。它包括一条宽腰带和一条从左肩章底下穿过、斜勒在胸前的窄带。我们是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原先可能是挂沉重的佩剑的，连英国人都把它的用途忘了。如今除了检阅，没有人再佩剑，但是阵亡的军官没有一个不用山姆·勃朗皮带的。一条好皮带的价格高达二十五元。

我们从英国人那里学来不少东西——如果他们打仗不在行，我们也不会去学。男人开始把手帕塞在袖管里，有些带纨绔子弟习气的中校用上了轻便手杖。不过有一个习惯我们抵制了好久。戴手表实在太蠢。看来我们在这方面永远不会学英国佬。

我们也有内部的敌人，我们也提高了警惕。圣约瑟出现过一次间谍恐怖，萨利纳斯既然是发展中的城市，当然也不甘落后。

二十年来，芬歇尔先生一直在萨利纳斯当手工裁缝。他长得矮矮墩墩，说话的口音叫人听了发笑。他整天盘着腿坐在阿利沙尔街他的小裁缝铺的桌子前，晚上步行回到中央大街他那幢白色的小房子去。他经常粉刷他的房子和房前的白木桩篱笆。战前谁都没有想过他的口音，战后我们突然明白了。那是德国口音。我们这里也有德国人。尽管他竭尽所有买了战时公债，这也帮不了他的忙。用这种假象来掩盖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国民军不愿意吸收他。他们不希望成员中有一个间谍来刺探他们保卫萨利纳斯的秘密计划。裁缝铺的生意一落千丈，有谁愿意穿敌人做的衣服呢？芬歇尔先生整天坐在裁缝桌前，没活可干，只好把一块旧料子缝了又拆，拆了又缝。

我们想尽冷酷的手段对付芬歇尔先生。他每天在我们家门口走过，以前对每个男人、女人、小孩和狗都打招呼，大家也回答他。现在谁都不理他，我脑子里想象得出他那矮墩墩、形影相吊的模样和脸上一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神情。

我的妹妹和我在对付芬歇尔先生的问题上尽了职责。这件事真叫人惭愧，如今回想起来还会出一身冷汗，嗓子发紧。一天傍晚，我们站在前院的草地上，见他挪动着两条肥腿，小步走来。他那顶刷得一尘不染的黑呢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我记不清我们事先有没有商量过，反正肯定准备了一个计划，执行得非常默契。

他走近时，妹妹和我并排慢慢走到对街。芬歇尔先生抬头看到我们正朝他迎上去。他走到我们身前时，我们在街沟上站住。

他满脸笑容地说：“晚上好，约翰。晚上好，玛丽。”

我们直挺挺地并排站着，同声喊道：“德皇万岁！”

至今我还记得他脸上的表情和他那对天真的蓝眼睛里吃惊的神色。他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就哭了起来。他甚至不想掩饰自己在哭，就站在那里抽泣。你知道我们怎么着？——玛丽和我尴尬地穿过街道，回到我家的前院。我们难受极了。我现在想起来仍旧难受。

当时我们年纪太小，还不能好好地整一下芬歇尔先生。那需要健壮的男人才干得了——大概得三十来个。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他们先在酒吧间集合，然后排成四路纵队，齐声喊着“一、二、一！”向中央大街进发。他们推倒了芬歇尔先生的白色木桩篱笆，把他那幢房子的门面烧了。拥护德国皇帝的狗杂种休想逃脱我们的惩罚。这一来，萨利纳斯就能昂首阔步，同圣约瑟并驾齐驱了。

沃森维尔当然也要忙碌一番。他们往一个波兰人身上涂了柏油，粘满了羽毛。那人说话带口音，被误认为德国人。

战争时期非做不可的事情，我们萨利纳斯人都做了，非想不可的事情都想了。我们听到谣传的喜讯就雀跃欢呼，听到坏消息就惊恐万分。每个人都有秘密消息，为了保守秘密，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加以传播。我们的生活方式像通常战时的那样情况改变了。工资和价格上涨。听说商品要短缺，我们就抢购囤积食品。文静的太太为了一个番茄罐头都会厮打起

来。

并不全是卑劣或歇斯底里。也有英雄主义。有些原可以免除兵役的人报名从了军，有些出于道德或宗教原因而反对战争的人走上了通常伴随战争而来的各各他之路。（各各他：

《圣经·新约》中耶稣被钉十字架殉难的地点，亦作觸髅地。）有些人竭尽所有，奉献给战争，因为这是最后一仗，这次打赢了，我们就能像拔掉肉中刺那样，把战争从地球上消除，再也不让这种可怕荒唐的事重演。

战死沙场没有尊严可言。多半是血肉横飞，到头来腥臭肮脏；但是随着电报的来到，一个家庭的伤心、无奈和绝望的悲哀却含有巨大的、几乎是美妙的尊严。没有什么话可说，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他死时没有痛苦——那是多么可怜的、无可选择的希望啊。确实也有一些人，当他们的悲哀开始失去韵味时，就逐渐变得自豪，由于他们的损失而感到越来越了不起。到了战争结束后，其中一些人还能从中得益。那是很自然的事，正如一个以挣钱为生活宗旨的人自然要发战争财一样。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但是指望他拿出一部分横财来购买战时公债。我们认为我们萨利纳斯人都作了安排，一应俱全，包括悲哀。

## 第四十七章

一

在雷诺面包房隔壁的特拉斯克家，老李和亚当张贴了一幅西线战场的地图，上面插了有色的大头针，蜿蜒而下，这给了他们参战的感觉。那时候，凯利先生去世，亚当·特拉斯克被任命接替他在征兵局的职务。亚当是合乎逻辑的人选。制冰厂占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兵役历史清楚，又是荣誉退役军人。

亚当·特拉斯克经历过一场战争——尽管那场战争规模很小，对手招架不住，简直像是演习，但他至少经历过人类一反自己的准则、尽量残杀同类的活动。亚当已经记不清楚他所参加的那次战争。回忆起来，只有某些个别的景象印象比较突出：一张人脸，堆积起来焚毁的尸体，策马快奔时刀鞘的碰击声，时快时慢、撕裂空气的卡宾枪射击声，夜间呜咽寒冷的喇叭声。亚当回忆中的景象是凝固的。没有动作，没有感情——只像是一本书里的插图，并且画得不太精美。

亚当努力、诚实、伤心地工作。他认为他输送到军队去的小伙子等于判了死刑，他一直抹不开这种想法。正因为他知道自己软弱，他变得越来越严厉认真，不愿意接受免除兵役的借口或者从宽掌握不符服役的条件。他把名单带回家中研究，访问家长，事实上他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要求。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憎恨绞刑架却又一直在判人绞刑的法官。

亨利·斯坦顿眼看着亚当越来越憔悴沉默。亨利是个喜欢找快活的人——他需要快活。一个面无笑容的同事使他难受。

“松弛一下，”他对亚当说，“你像是在背着战争的包袱。你明白——你并没有责任。规章条例都是现成的。你只需要照章办事，松弛一点。你又不在指挥战争。”

亚当调整一下百叶窗的叶片，以免傍晚斜射的阳光耀眼，他凝视着太阳投在办公桌上的平行的线条。“我知道，”他疲惫地说，“这我知道！可是，亨利，问题在于可批可不批，由我自己决定的时候，那就伤脑筋了。我征召了法官肯德尔的儿子，他在训练时送了命。”

“那不能怪你，亚当。你晚上干吗不喝两杯？去看看电影——手头的事明天再办。”亨利把大拇指插进坎肩袖口，往后靠在椅子上。“既然谈到工作，亚当，我不妨谈谈看法。我觉得你尽管伤透脑筋，对兵役候选人却没有任何好处。你批准征召的小伙子，经人一说情，我又会放他们过去。”

“是啊，”亚当说，“不知道仗还要打多久。”

亨利机敏地察看着他，从塞得鼓鼓的坎肩口袋里取出一枝铅笔，用顶端的橡皮擦着他雪白的大门牙。“我懂你的意思，”他轻声说。

亚当吃惊地望着他。“我什么意思？”他责问道。

“别发火。以前我总认为自己倒霉，只有女孩，没生男的。”

亚当用食指顺着桌上一道百叶窗的影子勾划着。“是啊，”他的声音轻得像叹息。

“要过很久才会轮到你的孩子头上。”

“是啊。”亚当的手指伸进一道阳光中，又慢慢缩回来。

亨利说：“我不希望——”

“不希望什么？”

“我想如果要我批准自己的儿子入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时候我就辞职，”亚当说。

“我能理解。人们很容易徇私，剔除他们的名额——我指他们自己儿子的名额。”

“不，”亚当说，“正因为我不会剔除他们，我才要辞职。一个人不能使自己的儿子不应召入伍。”

亨利两手十指交叉，握成一个大拳头搁在面前的桌子上。他有点不高兴的样子。“不能，”他说，“你说得对。一个人不能那么干。”亨利喜欢说笑，总是尽可能避免庄重严肃的东西，因为他容易把它们同悲哀混为一谈。“阿伦在斯坦福学得怎么样？”

“不错。他来信说很吃力，不过他认为还能应付。他回家来过感恩节。”

“我很想见见他。昨晚我在路上看到迦尔。那孩子聪明。”

“迦尔可没有提前一年报考大学，”亚当说。

“他的才能也许不在这方面。我就没上过大学。你呢？”

“我也没有，”亚当说，“我参了军。”

“那是很有意思的经历。我敢说你一定十分珍惜。”

亚当慢慢站起来，取下挂在墙壁鹿角上的帽子。“明天见，亨利，”他说。

## 二

亚当在回家的路上琢磨着他的责任问题。他走过雷诺面包房门口时，老李拿着一个烤成金黄色的法国面包出来。

“我真想做蒜味面包吃，”老李说。（蒜味面包是在法式面包上抹上经过蒜汁调味的黄油后，再放进烤炉烘烤酥脆。）

“我喜欢吃牛排就蒜味面包，”亚当说。

“今晚正好有牛排。有我们的信吗？”

“我忘记看信箱。”

他们进屋后，老李到厨房里去了。亚当随后也来了，在桌旁坐下。“老李，”他说，“假定我们送一个小伙子入伍，他给打死了，我们有责任吗？”

“说下去，”老李说，“我喜欢先把话听完。”

“问题是这样的，假定那个小伙子的应征条件不完全肯定，我们征召了他，而他又战死的话。”

“我懂了。是不是责任或者责怪使你感到不安？”

“我不谈责任。”

“有时候责任心更糟。它并不含愉快的私心成份。”

“我想起了山姆·汉密尔顿、你和我三个人那次详细讨论一个词的情景，”亚当说，“那个词是什么来着？”

“我现在明白了。那个词是‘蒂姆舍尔’。”

“‘蒂姆舍尔’——你当时说过——”

“我说假如一个人要充分利用那个词的话，那个词包含着人的伟大。”

“我记得山姆·汉密尔顿当时听了很高兴。”

“那使他得到了超脱，”老李说，“给了他做人的权利，与众不同。”

“那未免孤单。”

“任何伟大可贵的事物都是孤单的。”

“那个词是怎么说的？”

“‘蒂姆舍尔’——你可以。”

### 三

亚当盼着感恩节，那时阿伦就可以从学校回家了。尽管阿伦离开的时间很短，可亚当已经记不真切他的模样，并且跟一般人对待亲人一样，按照自己的想象改变了他的模样。阿伦不在，家里的冷清仿佛都是由于他不在而引起的，每件痛苦的小事仿佛也同他的不在联系了起来。亚当发现自己老是提起阿伦，夸奖他，在并不很感兴趣的人面前说阿伦怎么聪明，怎么跳了一年班。亚当认为应该在感恩节好好庆祝一下，让孩子知道他的努力受到了器重。

阿伦在帕洛阿尔托租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每天上学来回走一英里路。他苦恼极了。他原

先想象的大学生活是模糊而美好的。他那从未经过真正观察过的画面本是身穿大学制服、目光清澈的男青年和毫无缺点的女青年，傍晚时分向郁郁葱葱的小山顶上一座白色殿堂汇集。他们个个容光焕发、全神贯注，他们的声音汇成嘹亮的大合唱，时间总是在傍晚。他不清楚自己对于学院生活的想法是怎么形成的——也许是看了多雷替但丁的《炼狱篇》画的插图，那上面八方云集、灵光四射的天使们给了他深刻印象。利兰·斯坦福大学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干草地上一群方方正正的褐沙岩建筑，一座有意大利式镶嵌面墙的教堂，涂过清漆的松木装修的教室，以及盛衰更迭的学生联谊会所反映的斗争与愤怒的大千世界。他想象中那些散发灵光的天使实际上只是穿着肮脏的灯心绒裤子的年轻人，有的读书读得糊里糊涂，有的染上了父兄的一些小毛病。

阿伦以前没有家庭观念，现在却神魂颠倒地想家。他不打算适应周围的生活或者参加进去。他觉得那些大学生的喧嚣、忙乱和胡闹简直可怕，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从学校宿舍搬出来，租了一个阴郁的带家具的房间，以便装点另一个刚刚形成的梦想。他在处于中立的新的藏身所里，与大学隔绝，只去上课，下课后尽快赶回去，投入他新发现的记忆中的生活。雷诺面包房隔壁的那幢屋子变得温暖可爱，老李成了朋友和参谋的缩影，他父亲成了冷静而可信赖的神性的形象，他的哥哥聪明愉快，还有阿布拉——他用阿布拉构成了他的洁白无瑕的梦想，塑造了她之后便爱上了她。他每晚学习完毕就给她写信，就像是经历了一次芳香的沐浴似的。阿布拉在他心目中变得越来越光可照人、纯洁美丽，阿伦从他自惭形秽的概念中得到越来越大的乐趣。他把欢快下流的想法疯狂地倾注在纸上寄给她，然后像一个满足性爱的人那样带着净化的心情上床睡觉。他把他每一个邪恶的想法都写出来，然后加以摈弃。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情书充满了渴望，强烈的调子使阿布拉十分不安。她并不了解阿伦的性爱所采取的渠道并非不寻常。

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能承认错误，但是还不能改弦易辙。他同自己订了一个契约。他回家过感恩节，那时候他就可以下决心了。他可能不再回学校了。他记得阿布拉有一次提出，他们去农场过活，如今这成了他的梦想。他回忆起大橡树和清新的空气，山那头拂过艾灌丛吹来的清风和飘落漫飞的枯橡树叶。他仿佛看到阿布拉站在一棵树底下，等他干完活回家。那也是傍晚。在那里，当然是工作之余，他可以待在这个被小溪谷隔开的小天地里，过着纯洁宁静的生活。在晚上，他可以躲避世间的丑恶。

## 第四十八章

一

十一月下旬，“黑里俏”死了，根据她遗嘱中要求，葬礼办得很严肃简朴。她的遗体放在有银饰的乌木棺材里，在马勒殡仪馆的礼堂放了一天，棺材四角燃点着四支大蜡烛，使她瘦削严厉的容貌显得更像禁欲主义者。

她的瘦小的黑丈夫像猫一样躬腰站在她的右首，跟她似的一动不动地待了好几小时。根据遗嘱，没有鲜花，没有仪式，没有布道，没有悲哀。但是少数奇特的、信奉天主教的公民踮着脚尖来到礼堂门口，探头看了一眼，又走了——他们中间有律师、工人、职员和银行出纳员，大多都过了中年。她的姑娘们是一个个进来的，出于礼仪和讨个吉利，看了她一眼就走了。

萨利纳斯少了一个由性欲主宰的邪恶的场所，一个如同以人类为献祭那样不可救药、极为有害的场所。珍妮那里仍旧会充满喧闹和酒醉饭饱的低级下流哄笑。凯特那里会把人的神经撕裂到罪恶的狂喜程度，使人震惊、软弱和害怕。但是像巫毒教祭祀仪式那般忧郁神秘的交媾是再也不会有了。

葬礼也是按照遗嘱安排的，只有柩车和一辆汽车，那个瘦小的黑人蜷缩在后座角落里。那天很阴沉，马勒殡仪馆的人用加过润滑油的绞车把棺材顺溜地吊进墓穴之后，柩车就开走了，做丈夫的用一把新铁铲把墓穴填平。公墓看管人在一百码远的地方清除干枯的杂草，听到风中传来了哭声。

乔·瓦莱利同“粗坯”比弗斯在猫头鹰酒店喝啤酒，他们两人去看了一下“黑里俏”。“粗坯”心急火燎地要赶到纳蒂维达去替塔维纳蒂农场拍卖一小群白脸的赫勒福德种牛。

乔从殡仪馆出来，碰到阿尔夫·尼科尔森——那个疯疯癫癫的阿尔夫·尼科尔森，他简直是过去时代的遗老。阿尔夫是多面手，是木工、白铁工、黑铁工、电工、泥水匠、磨剪刀的、皮匠。阿尔夫什么活都会干，尽管他整天干活，结果手头却非常拮据。他知道每个人的每一件事，一直可追溯到很早以前。

过去，在他得法的时候，有两种人可以进入所有的人家，听到各式各样的闲话，一种是裁缝，另一种是打杂的人。大街两旁每户人家的底细，他都如数家珍。他是个积重难返的长舌男人，没完没了地爱打听，说长道短时却不存坏心眼。

他望着乔，想认清楚。“我认识你，”他说，“你先别开口，让我想想。”

乔往后退去。他特别提防认识他的人。

“等一等。我想起来啦。凯特那儿。你在凯特那儿干活。”

乔松了一口气。他以为阿尔夫认识他的时间还要早些。“不错，”他立刻说。

“我见过一面的人就忘不了，”阿尔夫说，“我替凯特盖那间莫名其妙的披屋时见过你。她



盖那间屋子干什么？窗子都不开一扇。”

“她就是要它黑，”乔说，“她眼睛怕光。”

阿尔夫抽抽鼻子。在任何简单正常的事情上，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你早上碰到阿尔夫跟他打个招呼，他却会理解成是盘问他的口令。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有他才能一眼看穿。

他脑袋朝马勒殡仪馆一扬。“嘿，那是个里程碑，”他说，“那些老手几乎全死啦。等‘没遮拦’珍妮一死，就全完了。珍妮也老了。”

乔心里不踏实。他想摆脱阿尔夫——阿尔夫也明白。阿尔夫很了解要摆脱他的人的心理。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他总是有许多小道消息可说。人们能听到有关别人的某些带刺激性的流言蜚语时也就不想走了。打骨子里来说，每个人都喜欢小道消息。人们并不喜欢阿尔夫这方面的才能，但是喜欢听他说。他知道乔正要找借口甩掉他。他忽然想起他对凯特那里最近的情况了解得不多。他也许能用一些旧货色来换取乔的新玩意儿。“以前的日子真不赖，”他说，“当然啦，你那时候还小。”

“我得去找一个人，”乔说。

阿尔夫只当没有听见。“就拿费叶来说吧，”他自顾自说，“她的事很怪，”他作了补充说明，“你知道凯特那个地方原先是费叶的。谁都说不清凯特是怎么当上老板的。这里面大有奥妙，有些人还怀疑。”他高兴地看到乔打算找的人恐怕要等很长时间。

“他们怀疑什么？”乔问道。

“嘿，你了解人们多么爱说闲话。也许毫无事实根据。可我不得不承认确实有点怪。”

“去喝杯啤酒好吗？”乔提议道。

“你的话在理，”阿尔夫说，“有人说参加葬礼之后马上想上床。我可不像以前那么年轻。葬礼使我觉得口渴。‘黑里俏’是个人物。她的事我知道得可多呢。我同她相识了三十五——不，三十七年。”

“费叶是谁？”乔问道。

他们走进格里芬先生的酒吧间。格里芬先生对酒毫无好感，并且痛恨醉酒的人。他经营大街上的格里芬酒吧间，星期六晚上，对他认为已经喝得够多的主顾，他一概不卖，少做二十个人的生意也在所不惜。结果他这家清静整洁的酒吧间生意最好。人们可以在这里不受干扰地做买卖，安静地谈话。

乔和阿尔夫坐在里屋的一张圆桌旁边，每人喝了三杯啤酒。乔听到了全部情况，有真有假，有的有根据，有的没有根据，以及全部往最坏处着想的猜测。他听到的像是一团乱麻，不过也理出了一点头绪。在费叶死亡的问题上某些地方可能不太对头。凯特可能是亚当·特拉斯克的妻子。他赶快把这一点隐藏起来——特拉斯克可能要报复。费叶的问题可能烫手。乔要独自一个人好好想想。

两小时后，阿尔夫开始烦躁了。乔这个人只进不出。他连一点消息，一点猜测都没有说。阿尔夫在寻思，像这样滴水不漏的家伙肯定隐瞒了什么东西。不知道有谁能从他那儿打听出消息？

阿尔夫终于说：“你明白，我还是喜欢凯特的。她不时有活照顾我，出手大方，付钱爽快。关于她的闲言也许没有一句是真的。不过你仔细一想，她这个女人叫人害怕。她眼睛确实凶。你说呢？”

“我处得不坏，”乔说。

乔的背信弃义叫阿尔夫恼火，他便故意说些刺激人的话。“我有过一个怪念头，”他说，“那是我替她盖那间没有窗户的披屋时冒出来的。一天，她冷眼看了我一下，我随即有了那种念头。如果她知道我听说了那么多有关她的闲话，如果她请我喝杯酒，甚至请我吃块蛋糕的话——嘿，我会回答：‘不，谢谢你啦，太太。’”

“我在她那里处得不坏，”乔说，“我得去见一个人。”

乔回到他的房里去思索。他感到不安。他跳起来检查一下衣箱，打开五斗柜所有的抽屉。他认为有人翻看了他的东西。这个想法是刚产生的。没有发现异常。但这个想法使他忐忑不安。他试图把刚才听到的事情整理一下。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西尔马，她眼睛肿着，鼻子发红。“凯特是怎么搞的？”

“她这两天犯病了。”

“我不是指这方面。我在厨房里用一个盛水果的缸子调一些冰淇淋和牛奶，被她进来撞见，把我训了一通。”

“也许你在里面调了一点威士忌？”

“没事。只有香草香精。她哪能这样同我说话。”

“她是这样对你说话的吗？”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你咽得下的，”乔说，“出去吧，西尔马！”

西尔马用她那双深色、美丽、沉思的眸子瞅着他，回到女人依赖的安全岛上。“乔，”她问道，“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狗杂种呢还是装模作样？”

“跟你有什么关系？”乔问道。

“我才不管呢，”西尔马说，“你这个狗杂种。”

乔打算深思熟虑后稳扎稳打地采取行动。“我交上好运，我要好好利用，”他对自己说。

晚上，他到凯特的房间里去听她布置工作。凯特坐在书桌前，眼罩拉得很低，没有回头看他。她简洁地吩咐完毕后又说：“乔，我不知道你近来是不是认真管事。我病了几天。不过我已经好了，或者说快好了。”

“出了什么事？”

“只不过一点征兆。西尔马喝香草香精还不如喝威士忌，不过我也不希望她喝威士忌。我觉得你未在尽职。”

他飞快地思索着，寻找躲藏的地方。“嗯，近来我很忙，”他说。

“忙什么？”

“还不是替你办那件事。”

“什么事？”

“你知道——关于埃瑟尔的事。”

“别再提埃瑟尔！”

“好吧，”乔说。接着他出乎自己意外地脱口说：“昨天我碰到一个人，说是看见了她。”

乔摸透了凯特的脾气，故意停了一小会儿。

难以忍受的十秒钟沉默过去之后，凯特悄悄问道：“在哪儿。”

“这儿。”

她在转椅上慢慢回过身，面对着他。“我不应该吩咐你办事而不把真相告诉你，乔。承认错误是丢人的事，不过我不妨对你明说。你当然记得，我设法把埃瑟尔驱逐出县。我原以为她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她声音里出现了伤心的调子。“我搞错了。那是我后来才发现的。此后我一直感到内疚。她并没有对不起我。我要找到她，给她补偿。你恐怕觉得我这种想法很怪吧。”

“不，太太。”

“替我找到她，乔。我补偿了她之后心里会好受些——那个可怜的女人。”

“我尽力去找，太太。”

“还有，乔——你要用钱的时候尽管对我讲。你找到她就把我刚才的话告诉她。她如果不愿意到这儿来，你把她落脚的地方弄清楚，我可以给她打电话。你要钱吗？”

“目前不要，太太。不过我出去的时候要多一些。”

“尽管去。没别的了，乔。”

他真想拥抱自己。他一走到门厅里就抓紧自己的两个胳膊肘，发泄一下高兴劲。他开始相信一切都如愿以偿。他穿过光线暗淡的客厅，赶早市的客人已经在囁囁低语。他走到屋外抬头观看，天上的星星一经飘动的浮云衬托，像是游泳的鱼群。

乔想到他那个老是醉得东倒西歪的父亲——因为他记起那老头对他讲过的一番话。“留神那种讨好你的人，”乔的父亲说，“拿那种老是讨好别人的女人来讲吧——她准是有求于人，你要记住这句话。”

乔叨念着：“讨好的人。我原以为她很精明呢。”他回味她的声调和话语，不放过任何一个小地方。一点不错——讨好别人的人。他又记起阿尔夫的话：“假如她请我喝杯酒，或者甚至请我吃块蛋糕——”

### 三

凯特坐在书桌前。她听到院子里高大的水蜡树间的风声，风声和阴影中全是埃瑟尔——痴肥邈邈的埃瑟尔像水母似的蠕动着蹭过来。凯特感到一阵沉闷厌烦。

她走进灰色的披屋，关好门，坐在暗里，觉得疼痛慢慢爬回她的手指。她太阳穴上的血管在砰砰搏动。她摸索着项链上挂着的装胶囊的钢管，用那个被她胸脯焐暖的金属小管擦擦面颊，又恢复了勇气。她洗了脸，敷了脂粉，把头发往上卷得又松又高。她走到门厅，跟往常一样，先在客厅门口站住倾听。

门口右边，两个姑娘在同一个男人聊天。凯特一进门，他们马上不说话了。凯特说：“海伦，你现在没事的话，我想找你谈谈。”

海伦跟着她穿过门厅，到了她的房间里。这姑娘头发淡黄色，皮肤是象牙色。“有什么事不对头吗，凯特小姐？”她害怕地问道。

“你坐下。没有什么不对头。你去参加了‘黑里俏’的葬礼。”

“不是你叫我去的吗？”

“我没问你这个。你去了。”

“是的，太太。”

“讲给我听听。”

“讲什么？”

“把你记得的情况讲给我听——葬礼是什么样的。”

海伦局促不安地说：“唔，有点肃穆——还有点美。”

“这话怎么说？”

“我也不清楚。没有花，什么都没有，不过——有一种——唔，有一种庄重的样子。‘黑里俏’就那么躺在一只黑木棺材里，棺材的银把手真他妈的大。使人看了觉得——我说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已经把意思说出来了。她穿什么？”

“穿什么，太太？”

“对啦——穿的。总不见得把她光着身子埋掉吧？”

海伦脸上露出竭力在回想的样子。“我不知道，”她终于说，“我记不得了。”

“你去了公墓没有？”

“没有，太太。谁都没有去——除了他。”

“他是谁？”

“她的男人。”

凯特急忙说：“你今晚有老主顾吗？”

“没有，太太。明天是感恩节。生意肯定清闲。”

“我把这忘了，”凯特说，“你出去吧。”她看那姑娘退出房间，自己烦躁地回到书桌前。她查看一份敷设管道的账目单时，左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脖子去摸那个链子。它给她安慰和信心。

## 第四十九章

一

老李和迦尔都试图说服亚当，劝他别去车站接那趟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云雀号”夜班火车。

迦尔说：“咱们干吗不让阿布拉一个人去？他想见到的首先是阿布拉。”

“我认为即使有别人在场，他也看不到，”老李说，“因此我们去不去都无所谓。”

“我要看他下火车，”亚当说，“他一定变了。我要看他变在哪里。”

老李说：“他只不过离开了两个月。不可能有很大变化，也不会长大多少。”

“他会有变化的。肯定老成一些。”

“你说的话，我们都得去，”迦尔说。

“难道你不想见你弟弟？”亚当严厉地问道。

“当然想，问题是他不想见我——至少不想马上见到我。”

“他也想的，”亚当说，“你别低估了阿伦。”

老李双手一摊。“我们只好都去了，”他说。

“你想得到吗？”亚当说，“他会学到许多新东西。说不定讲话的腔调都不一样。你知道，老李，东部的年轻人讲起话来带着本学校的腔调。哈佛大学的学生同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一开口就有差别。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

“我倒要听听，”老李说，“不知道斯坦福是什么腔调。”他朝迦尔笑笑。

亚当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笑。“你在他房间里放了水果没有？”他问，“他爱吃水果。”

“有梨和苹果，还有麝香葡萄，”老李说。

“好，他爱吃麝香葡萄。我记得他爱吃葡萄。”

在亚当的催促下，他们在火车进站前半小时就到了南太平洋铁路车站。阿布拉已经等在那里。

“明天我不能去吃晚饭了，老李，”她说，“我爸爸要我在家吃。晚饭后我尽快去你们家。”

“你呼吸有点急促，”老李说。

“你呢？”

“我大概也这样，”老李说，“你看看铁路那头区截信号有没有变绿。”

火车时刻表几乎能引起所有人的自豪和担心。当铁路远处区截信号从红变绿，火车头前灯那刺透黑夜的光柱在弯道处偏转，直向车站射来，人们就会看看表说：“没有误点。”

这句话中间包含着自豪，也带有宽慰。对我们来说，嘀嗒一秒钟的时间越来越重要了。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错综复杂，将会出现十分之一秒的计时单位，然后有必要创造一个新字为百分之一秒命名。尽管我不太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不说“真倒霉，今天是怎么搞的？”而说“真倒霉，这一小时是怎么搞的？”然而，为更小的时间单位操心并不是荒唐可笑的事了。一件事的耽误或者提前可以打乱它周围的一切，正如一池静水中扔下一块石头，激起的波纹向外扩散那样。

“云雀号”列车隆隆驶来，仿佛没有停住的意思。火车头和行李车厢过去很远之后，气闸才发出尖厉的叫声，列车在铁轨上戛然停住。

在萨利纳斯下车的旅客不少，都是回家过感恩节的，他们手里提着花花绿绿的礼品盒。阿伦家里的人没有马上找到他。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他了，他仿佛长大了不少。

他戴着一顶很时髦的扁顶窄檐的帽子，他看到他们时，把帽子一揭，奔跑过来，他们注意到他金黄的头发剪得很短，像刷子似的往上竖着。他的眼睛高兴得放光，他们见到他也高兴地笑了。

阿伦放下手提箱，一把抱住阿布拉，使她两腿都离了地。他放开阿布拉之后，一手一个同亚当和迦尔握了手。他搂住老李的肩膀，几乎把老李的骨头都挤碎了。

回家的路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谈开了。“你怎么样？”“你气色很好。”“阿布拉，你今天真漂亮。”

“我才不漂亮呢。你干吗把头发剪短了？”

“噢，大家都剪这种式样。”

“不过你的头发留长了好看。”

他们匆匆走到大街，经过一个街区，拐到中央大街，又经过橱窗里堆放着法式面包的雷诺面包房，黑头发的雷诺太太挥动她那皮肤白得像面粉似的手向他们致意。他们到家了。

亚当问：“有咖啡吗，老李？”

“去车站之前我就煮好了，还在小火上煨着。”他把杯子也摆好了。他们突然又聚在一起——阿伦和阿布拉坐在长沙发上，亚当坐在灯下的大椅子上，老李在分咖啡，迦尔靠在门口。谁都没有说话，因为现在再问好仿佛晚了一些，谈别的事情又好像早了一些。

亚当开了口：“我想听你谈谈所有的情况。你考得好吗？”

“期终考试要等到下个月呢，爸爸。”

“哦，对了。不过你一定会有好成绩的，我相信。”

阿伦尽管很注意，脸上还是掠过一丝不耐烦的苦笑。

“你一定累了吧，”亚当说，“我们明天再细谈。”

老李说：“我说他不累。不过他不喜欢别人打扰。”

亚当看看老李说：“当然——当然啦。你说我们是不是都该上床睡觉去？”

阿布拉替他们解决了难题。“我不能多坐，”她说，“阿伦，你陪我回家吧。我们明天还要见面。”

在路上，阿伦握住她的胳膊。他有点哆嗦。“要下霜了，”他说。

“你回来很高兴吧？”

“是啊。我有许多话要说。”

“好事吗？”

“也许。我希望你认为是好事。”

“你的口气很正经。”

“本来就是正经事。”

“你什么时候回校？”

“可以待到星期天晚上。”

“我们有不少时间。我也有点事情要告诉你。我们有明天、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一整天。你今晚不进去坐了，好吗？”

“为什么？”

“以后再告诉你。”

“我现在就想知道。”

“唔，我爸爸近来在闹别扭。”

“冲着我吗？”

“是的。明天我不能去你们家吃饭，不过我在家里少吃一点，你可以让老李替我留出一份。”

他变得腼腆起来。他握住她胳膊的手突然松了劲，从他的沉默中，阿布拉感到了这个变



化，并且从他仰起的脸上也看到了。“我不该今晚告诉你。”

“你应该告诉我，”他慢吞吞地说，“你说实话。你还愿意——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愿意。”

“那好。我现在要走了。咱们明天再谈。”

他在她家门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嘴就走了。他这么轻易地同她分了手，使她有点不快，但她随即又笑自己怎么能因为阿伦顺从了她的意愿而不高兴。她望着他高高的身影穿过街角的灯光快步离去。她想，我真蠢，老是胡思乱想。

## 二

阿伦道过晚安，坐在自己卧室的床沿上，呆呆地看着夹在两膝间的合掌的手。他觉得失望无助，像鸟蛋一样窝在父亲望子成龙的棉花里。今晚之前，他一直认为自己软弱无力，现在仍旧不知道能不能摆脱这个缠绵的力量。他的念头凝聚不起来。屋子里仿佛阴湿得使他哆嗦。他站起来，轻轻打开房门。迦尔房门下有一丝亮光。他轻敲一下，没等里面答应就开门进去。

迦尔坐在一张新的书桌前。他用皱纸和一卷红缎带在包什么东西，阿伦进来时，他赶紧用一张大吸墨水纸遮住桌上的东西。

阿伦笑笑。“礼物吗？”

“是的，”迦尔回答了一声，不再多说。

“我能同你聊聊吗？”

“当然！过来谈。声音轻一些，不然爸爸要来的。他不愿意错过每一刻。”

阿伦坐到床上。他一直不开口，迦尔忍不住问：“怎么回事——你遇到什么麻烦吗？”

“不，不是麻烦。我只想同你谈谈。迦尔，我不想继续念大学了。”

迦尔猛地转过头。“不想念？为什么？”

“就是不喜欢。”

“你还没有告诉爸爸吧？他会失望的。我不想上大学已经够他伤心的了。你打算干什么？”

“我想最好去接管农场。”

“阿布拉呢？”

“她早就对我说过，她喜欢农场。”

迦尔打量着他。“农场租出去了，还没有到期。”

“我只是有这种打算。”

迦尔说：“农活挣不了多少钱。”

“我并不需要很多钱。能维持生活就行。”

“我要求不止这些，”迦尔说，“我要许多钱，并且我能挣到。”

“怎么挣？”

迦尔觉得自己比他的弟弟老练，仿佛是他的保护人似的。“假如你继续上大学，我的事业开了一个头，先打个基础。等你念完大学，我们可以合伙。我有我的特长，你有你的特长。那会很理想的。”

“我不想回大学。我干吗非回去不可？”

“因为爸爸希望你回去。”

“那也不行。”

迦尔狠盯着弟弟，盯着他金黄色的头发和分得很开的眼睛，突然明白他爸爸为什么爱阿伦了，准没错。“明天再谈吧，”他赶快说，“你至少念完这个学期再说。目前不要动。”

阿伦站起来，向门口走去。“那礼物是给谁的？”他问道。

“给爸爸的。明天你就看到了——吃完饭的时候拿出来。”

“还不到圣诞节呐。”

“是啊，”迦尔说，“不过比圣诞节更合适。”

阿伦回自己房间以后，迦尔打开他的礼物。他把那十五张钞票又数了一遍，崭新的纸张发出清脆的声音。蒙特雷县银行要派人去旧金山取新钞票，了解用途之后才同意这么做。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居然拥有这么多钱，并且随便携带，实在使银行震惊和难以置信。银行家们不喜欢以不严肃的态度对待金钱，即使牵涉到感情问题也如此。威尔·汉密尔顿打了招呼之后，银行才相信这笔钱属于迦尔，来路正大光明，他可以随便处理。

迦尔把钞票包在皱纸里，用红缎带扎好，打了一个不像样的蝴蝶结。这包东西很容易被误认是手帕。他把它塞在五斗柜里的衬衣底下，然后上床睡觉。但是睡不着。他既兴奋又害羞。他希望这天赶快过去，尽早把礼物送掉。他重温了一下他打算说的话。

“这是给你的。”

“什么东西？”

“一件礼物。”

以后的情况他无法想象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天蒙蒙亮，他就起身，穿好衣服，悄悄出

了屋。

他看到老马丁用一把长柄扫帚在大街上扫地。市政会在考虑购置一辆清洁车。老马丁希望能由他驾驶，不过仍抱有怀疑。什么事情都让年轻人占了便宜。巴切加卢比车行的垃圾车开了过去，马丁愤愤地望着它的背影。这才是赚钱的差使。那些意大利人都发财了。

大街上空荡荡的，只有几条狗在紧闭的门口东闻西嗅，旧金山饭馆周围有几个睡眼惺忪的人在准备当天的营业。皮特·布伦的新出租汽车停在门前，因为昨晚已经通知皮特，让他送威廉斯家的姐妹赶早班火车去旧金山。

老马丁招呼迦尔说：“有香烟吗，小伙子？”

迦尔停住脚步，掏出他的硬纸盒穆拉德牌香烟。

“嘿，高级烟！”马丁说。“我身边没有火柴。”

迦尔小心翼翼地替他点了烟，唯恐烧着马丁嘴边的花白胡子。

马丁拄着扫帚柄，闷闷不乐地抽着烟。“便宜全给年轻人占了，”他说，“他们不会让我驾驶的。”

“驾驶什么？”迦尔问道。

“那辆新的扫地车呗。你没听说吗？你不在本地吗，小伙子？”在他看来，一般消息不闭塞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清洁车的事。他忘了迦尔。巴切加卢比车行也许能给他一个活干干。他们财源茂盛。已经有了三辆垃圾车和一辆新卡车。

迦尔拐弯到了阿利沙尔街，走进邮局，看看六三二号信箱的玻璃小窗。信箱是空的。他溜达回家，看到老李已经起床，在一只极大的火鸡肚膛里塞配料。

“一宿没睡吗？”老李问道。

“不。我刚出去散散步。”

“紧张吗？”

“是啊。”

“不能怪你。换了我也会这样。给人东西不是轻松的事——接受的人恐怕更不轻松。这种情况看来好像荒唐，可不是吗？想喝咖啡吗？”

“无所谓。”

老李擦擦手，替自己和迦尔斟了咖啡。“你觉得阿伦气色怎么样？”

“我看很好。”

“你同他谈过吗？”

“没有，”迦尔说。他认为这样好一些。否则老李要问他同阿伦谈些什么。今天不是阿伦得意的日子。今天是迦尔的日子。他替自己安排了这一天，他需要这么一天。他非要不可。

阿伦进来了，眼睛还是迷迷糊糊的。“你打算下午什么时候开饭，老李？”

“噢，我也说不准——三点半或者四点。”

“你能安排在五点左右吗？”

“只要亚当说可以，我想没问题。干吗要五点？”

“嗯，五点之前，阿布拉到不了。我有个计划要向爸爸提出来，我希望她在场。”

“我想没问题，”老李说。

迦尔霍地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他坐在书桌前，开了小台灯，不安和怨恨在心里翻腾。阿伦不费吹灰之力便夺走了他得意的日子。今天又要成为阿伦的日子。他突然感到万分惭愧。他用手蒙住眼睛，说道：“那完全是妒忌。我妒忌。就是那么一回事。我妒忌。我不应该妒忌。”他不断重复说：“妒忌——妒忌——妒忌。”仿佛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妒忌就会被消灭似的。接着，他开始指责自己。“我为什么要把钱给爸爸？为他好？不。为我自己好。威尔·汉密尔顿说过——我是想收买他。这件事做得一点不光明，我这个人也一点不光明。我竟然坐在这里，妒忌我的弟弟。干吗不实话实说呢？”

他嘶哑地低声对自己说：“干吗不说老实话？我知道爸爸为什么爱阿伦。因为阿伦长得像她。爸爸一直没有把她忘掉。他自己也许不清楚，但事实如此。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清楚。那一来，我对她也有了妒忌。我干吗不带了钱离开这儿呢？他们不会惦念我的。用不了多久，他们会忘掉我这个人——除了老李以外，谁都会忘了我。不知道老李是不是喜欢我。恐怕不喜欢。”他握紧拳头抵着前额。“阿伦有没有必要像我这样同自己斗争？恐怕不至于这样，不过我怎么知道呢？我可以问他。不，他不会说的。”

迦尔既生自己的气，又觉得自己可怜，心里就这么歪歪斜斜、飞快地思索着。接着一个新的声音冷冷地、轻蔑地说：“你既然要开诚布公，干吗不说你喜欢自己鞭打自己？这才是实话。你干吗不以你本来面目出现，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想法使迦尔震惊。喜欢——当然啦。他鞭打了自己之后，就可以避免被别人鞭打。他的思想绷紧起来。钱还是给，不过别把它当回事。别指望什么。别有什么预见。给了之后别记在心里。现在就忘掉它。给吧——给。把这个得意的日子给阿伦。干吗不呢？他一跃而起，匆匆赶到厨房。

阿伦撑着火鸡肚膛，让老李塞配料。烤炉已经烤热了，在劈啪发响。

老李叨念着：“咱们算算看，十八磅，每磅二十分钟——十八乘二十——得出三百六十分钟，整整六个钟头——十一点到十二点，十二点到一点——”他扳起指头算。

迦尔说：“阿伦，等你完事后，咱们去外面走走。”

“去哪儿？”阿伦问。

“就在城里随便走走。我想问你一件事。”

迦尔带他弟弟到了对街伯格—加里西埃商店，那里有进口的好酒。迦尔说：“我有点钱，阿伦。你也许愿意买几瓶吃饭时喝的酒。我给你钱。”

“什么酒？”

“咱们正式庆祝一下。买香槟酒——算你的礼物。”

乔·加里西埃说：“你们两个不够年龄。”

“吃饭时喝点酒也不行？我们够年龄。”

“对不起，不能卖给你们。”

迦尔说：“我看这么办吧。我们先付了钱，你给我们父亲送去。”

“那可以，”乔·加里西埃说，“我们有些鸛眼——”他咂着嘴，仿佛品尝似的。

“什么？”迦尔问。

“香槟酒——非常好看，颜色跟鸛的眼睛一样——粉红的，不过比粉红深一点，并且不带甜味。四块五毛一瓶。”

“这么贵？”阿伦问道。

“香槟酒当然贵！”迦尔笑了。“送三瓶过去，乔。”他对阿伦说：“这算是你送的礼物。”

### 三

迦尔觉得那天的时间过得太慢。他想到外面去，但又不能。十一点，亚当到征兵局办公室去，趁中午休息的清静时间，仔细研究新招上来的一批适龄青年的档案。

阿伦显得十分平静。他坐在起居室里翻看过期的《评论文摘》上的漫画。屋里已经能闻到厨房里烤火鸡四溢的香味。

迦尔到自己房间，取出准备好的礼物，放在书桌上。他想写一张卡片附在上面。“给爸爸——迦尔”，“亚当·特拉斯克笑纳——迦尔·特拉斯克敬赠”。他把两张卡片撕得粉碎，扔进抽水马桶放水冲了下去。

他想：为什么要在今天给他呢？我不如等到明天悄悄走到他身前说，这是给你的，然后走开。那就容易多了。“不，”他高声说，“我要别人看到。”必须那么办。但是他有点胆怯，胸口憋得慌，掌心直冒汗。接着，他想起爸爸把他从监狱里领出来的那个早上。温暖和亲密——那才是值得回忆的——还有爸爸的信任。可不是吗，爸爸甚至说了出来：“我信任你。”那时候他舒服多了。

三点钟左右，他听到亚当回来的声音，起居室里有低沉的谈话声。迦尔过去，同爸爸和阿伦待在一起。

亚当在说：“时代不同了。年轻人必须专一行，不然什么都干不了。也许正因为这个，你上大学才使我十分高兴。”

阿伦说：“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有点疑惑不定。”

“别再考虑了。你第一个选择是正确的。拿我来说吧。我在许多方面都知道一点皮毛，但没有一方面精通，如今凭我这点本事要谋生是困难的。”

迦尔悄悄坐下。亚当没有注意到他。亚当在专心地思索。

“人们希望自己的儿子成功是很自然的，”亚当接着说，“我看问题也许比你清楚些。”

老李探头进来。“厨房里的磅秤肯定出了问题，”他说，“火鸡比表上列出的时间早烤熟。我敢说那只火鸡没有十八磅重。”

亚当说：“你用小火把它焐着，”他接着对阿伦说：“老山姆·汉密尔顿早就预见到这种局面了。他说过，不会再有多才多艺的哲学家了。世界上的学问浩如烟海，不是一个人所能掌握的。在他预见的时代里，一个人只懂得一小部分知识，但是十分精通。”

“是啊，”老李在门口说，“他为这种局面惋惜。他恨。”

“他现在还会恨吗？”亚当问。

老李走进房间。他右手拿着那把往烤火鸡身上涂油的大匙，左手接在下面，唯恐油滴到地毯上。他进来后忘了这门子事，挥动着匙子，火鸡油掉了下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他说，“我不知道是他恨呢，还是我替他恨。”

“别激动，”亚当说，“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谈问题，一谈什么，你就认为跟你个人过不去。”

“世界上的学问也许太浩瀚，人变得越来越渺小了，”老李说，“人们跪倒在原子面前，他们的灵魂就变成原子那么小了。也许一个专家只是个懦夫罢了，不敢看他小圈子以外的地方。你知道专家忽略了什么吗？——他围篱外面的整个世界。”

“我们只谈糊口谋生的问题。”

“谋生——或者挣钱，”老李激动地说，“如果你要的只是钱，钱很容易挣。但也有例外，有的人不要钱。他们要奢华，要爱情，要受到赞美。”

“不错。但是你对大学有没有反对意见？我们现在谈的是大学。”

“对不起，”老李说，“你说得对，我确实显得太激动了。假如一个人上了大学能学会同他的世界相处，我并不反对。对不对？你说呢，阿伦？”

“我不知道，”阿伦说。

厨房里传来啾啾声。老李说：“那些该死的鸡四件都爆出来了，”说罢奔了出去。

亚当亲切地望着他的背影。“真是个好！好朋友！”

阿伦说：“我希望他活到一百岁。”

他父亲格格笑了。“你怎么知道他现在还没到一百岁呢？”

迦尔问道：“制冰厂怎么样啦，爸爸？”

“不坏。够维持本身开支，还有一些盈利。你为什么要问？”

“我想到一些办法，可以增加盈利。”

“今天不谈，”亚当急忙说，“星期一谈，假如你记住提醒我的话，今天不谈。你知道，”亚当说，“我仿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痛快过。我觉得——嗯，不妨说有一种实现抱负的感觉。也许只是因为昨晚睡得好，又洗了一个澡。也许因为我们大家团聚融洽。”他朝阿伦笑笑。“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才体会到我们对你的感情。”

“我也想家，”阿伦承认说，“最初几天我想家想得要命。”

阿布拉匆匆进来。她脸上红红的，显得很快活。“你们有没有看到公牛山上已经下雪了吗？”

“我看到了，”亚当说，“据说下雪好，明年会是丰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天时地利。”

“我只吃了一小点东西，”阿布拉说，“我留着肚子到这儿来吃。”

老李像傻瓜似的再三为饭菜做得不好道歉。他怪煤气炉不像好的柴火灶那么上劲。他怪新品种的火鸡缺了些火鸡应有的某种东西。当他们说他像一个想引人夸奖的老太婆时，他跟大伙儿一起哈哈大笑。

上葡萄干布丁时，亚当打开了香槟酒，大家都郑重其事。饭桌上客客气气，互相祝酒，每个人都轮到了。亚当向阿布拉祝酒时，还说了几句吉利话。

阿布拉的眼睛高兴得发亮，阿伦在饭桌下拉着她的手。几杯酒下肚，打消了迦尔的紧张，他不再为他的礼物担心了。

迦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红缎带扎好的纸包，放到父亲面前。

“这是什么？”亚当问道。

“一件礼物。”

亚当很高兴。“还不到圣诞节，我们已经送礼了。是什么呢？”

“一方手帕吧，”阿布拉说。

亚当拉脱那个窝窝囊囊的蝴蝶结，解开皱纸包。他看到里面的钞票不禁瞠目结舌。

阿布拉说：“那是什么？”她站起身来看个明白。阿伦也向前凑过去。站在门口的老李想掩饰住焦虑的神色。他向迦尔瞥了一眼，看到他一脸喜色，扬扬得意。

亚当非常缓慢地用手指抹过去，把那叠钞票捋成扇形。他的声音似乎是从老远的地方传来的。“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说完就停住了。

迦尔咽了一口唾沫。“是——是我挣的——给你——补偿你在莴苣生意上的损失。”

亚当慢慢抬起头。“你挣的？怎么挣的？”

“汉密尔顿先生——我们一起挣的——做大豆买卖。”他匆匆说下去：“我们出每磅五分的价钱买进期货，价钱涨了——是给你的，一万五千元。给你的。”

亚当用指头把新钞票捋齐，包好皱纸。他无可奈何地望望老李。迦尔觉察到一种灾难性的、破坏性的气氛。他听到父亲说：“你得退回去。”

他自己的声音简直像是很遥远：“退回去？退给谁？”

“你从哪里弄来就退回哪里。”

“英国采购代理行？他们没有收回的理由。他们在全国各地收购大豆，每磅价格都是一毛二分五。”

“那就退给受你们坑害的农民。”

“坑害农民？”迦尔嚷了起来。“我们收购出的价钱每磅比市价高二分。我们没有坑农民。”迦尔觉得自己好像悬在半空，时间过得非常慢。

父亲过了好久才回答，一字一句当中隔着很大的空间。“我送青年们去当兵，”他说，“我签了字，他们就上战场。有的会死，有的缺胳膊断腿成了残废。谁都不会好好地回来。孩子，你认为我能从中渔利吗？”

“我是为了你，”迦尔说，“我要你拿这笔钱来补偿你的损失。”

“我不要这钱，迦尔。至于莴苣——我不认为我是为了挣钱才干的。那有点试验的性质，看我能不能把莴苣运到那里，我失败了。我不要这钱。”

迦尔直瞪瞪地看着前面。他觉得老李、阿伦和阿布拉的眼光都落在他脸上。他直盯着父亲的嘴唇。

“礼物的想法使我高兴，”亚当接着说，“我谢谢你的心意——”

“我把它存起来，替你留着，”迦尔插嘴说。

“不。以后我也不会要的。假如你能——嗯，像你弟弟那样——使我为他所干的事感到自豪，为他的进步感到欣慰，我就更高兴了。金钱，即使是干净的金钱，也无法相比。”他眼睛睁大，接着说：“我有没有使你生气，孩子？别生气。你要给我礼物的话——给我正



直的生活。那才是我珍惜的东西。”

迦尔觉得嗓子哽住了。他前额淌汗，嘴里发咸。他霍地站起来，碰倒了椅子。他憋着气，奔出房间。

亚当在他背后喊道：“别生气，孩子。”

他们让迦尔一个人待会儿去。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两肘支着书桌。他觉得自己会哭出来，但并没有哭。他试图打开眼泪的闸门，但是泪水通不过他脑袋里赤热的铁块。

过了一会儿，他的呼吸平稳下来，他感到自己的脑子开始狡猾地、悄悄地运转。他把那个充满怨恨的脑子压住，它却滑到旁边，继续干它的活。他有气无力地再次压制它，但是怨恨渗透了他全身，毒害着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自己逐渐失去了控制。

控制和害怕终于到了完全消失的时刻，他的脑子发出胜利的尖叫。他的手摸到一支铅笔，在吸墨水纸上画着密集的小螺旋线。一小时后，老李到他房间里来，他已经画了好几百条，越画越小。迦尔头也不抬。

老李把门轻轻关上。“我替你端来一杯咖啡，”他说。

“我不想喝——好，我喝。谢谢你，老李。承你想到我，太好啦。”

老李说：“停止！我要你停止！”

“停什么？你要我停什么？”

老李不安地说：“有一次你问过我，我对你讲过，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我对你说，只要你愿意的话，你能控制它。”

“控制什么？我不明白你在谈什么。”

老李说：“你听到我的话吗？我的意思你明白吗？迦尔，难道你听不懂我的话？”

“我听着你说，老李。你想说什么？”

“他没有办法，迦尔。他天性如此。他只能这么办。他没有选择余地。但是你有。你听到没有？你可以选择。”

螺旋画得这么小，铅笔线条都重叠在一起，结果成了一个发亮的黑点。

迦尔平静地说：“你不是在庸人自扰？你想到哪里去了？听你的口气，好像我杀了人似的。别胡扯啦，老李。别胡扯。”

房间里静了下来。过一会儿，迦尔从书桌前回过头来，这时，老李已经走了。五斗柜上一杯咖啡还冒着热气。迦尔把滚烫的咖啡喝了下去，走到起居室。

他父亲抬起头，抱歉地看着他。

迦尔说：“对不起，爸爸。我原先不了解你的想法。”他从壁炉架上取下那包钞票，放回上衣内袋。“我考虑考虑，怎么处理这笔钱。”他随便问道：“他们上哪儿去了？”

“噢，阿布拉得回家了。阿伦陪她走走。老李出去了。”

“我出去散散步，”迦尔说。

## 四

十一月份昼短夜长，天黑得早。迦尔把前门打开一条缝，看到了老李肩膀和脑袋的轮廓，后面衬着对街法国洗衣店的白墙。老李坐在台阶上，穿着厚上衣，显得很笨拙。

迦尔轻轻关上门，回到起居室。“喝了香槟觉得口渴，”他说。他父亲没有抬头。

迦尔从厨房门溜出去，穿过老李的菜蔬所剩不多的园子。他翻过围篱，找到那块架在泻水沟上当桥使的二英尺宽、十二英尺长的木板，从兰氏面包房和白铁铺中间的小胡同里穿出去，到了卡斯特罗维尔街。

他到了天主教堂所在的石街，向左拐，经过卡里加家、威尔逊家、扎巴拉家，从斯坦贝克家那儿再向左拐，到了中央大街。沿着中央大街走了两个街区便是西区学校，他朝左拐了弯。

学校院子前面的白杨树几乎是光秃秃的，但夜风吹来，还有几片枯黄的叶子盘旋落下。

迦尔心里一片茫然。山那面霜气下降，但他不感到冷。他看到往前面三个街口，在街灯照耀下，他弟弟正穿过马路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从步态上，他知道那是他弟弟，并且他早料到他弟弟会走这条路。

迦尔放慢了脚步，等阿伦走近时，他说：“我来找你。”

阿伦说：“今天下午的事真遗憾。”

“你也无能为力——别提了。”他转过身，两人并排走着。“你陪我走走，”迦尔说，“我给你看点东西。”

“看什么？”

“意想不到的东西。非常有趣。你会感兴趣的。”

“需要很长时间吗？”

“不很长。要不了多少时间。”

他们经过中央大街，向卡斯特罗维尔街走去。

## 五

在一般情况下，阿克塞尔·戴恩中士八点开始在圣约瑟征兵站办公，如果迟到，肯普下士先代他接待，肯普不会有什么意见。阿克塞尔并不是特殊的例外。在西班牙战争和德国战争两次战争之间的和平时期里，在美国军队里服了几年役之后，戴恩已经不习惯冷冷清清、没有规律的平民生活了。退役后一个月，他就深有体会，于是重新入伍。在和平时期的军队里两度服役又使他完全不适应战争生活，他便学会了摆脱的办法。圣约瑟的征兵站证明他自有办法。他勾搭上里奇家最年轻的姑娘，她正好住在圣约瑟。

肯普没有工夫钻研基本条例，不过开始学会了窍门。对上级逆来顺受。尽可能避免同军官们打交道。戴恩中士温和的嘲笑并不使他介意。

八点三十分，戴恩走进征兵站时，发现肯普下士伏在桌子上睡着了，一个小伙子正等得不耐烦。戴恩看了小伙子一眼，走到栅栏里面，把手搭在肯普的肩膀上。

“伙计，”他说，“云雀在叫，天亮啦。”

肯普从胳膊上抬起头，用手背擦擦鼻子，打了个喷嚏。“那才是好样的，”中士说，“起来吧，咱们有位顾客。”

肯普眯着惺忪的眼睛。“战争一时半刻还不会结束，”他说。

戴恩细看一下那小伙子。“天哪！他长得真漂亮。我希望他们好好照顾他。中士，你也许会认为他想拿起武器打敌人，我却认为他是为逃避爱情。”

中士还没有完全清醒，肯普松了一口气。“你认为女人伤了他的心？”他总是凑中士的趣。“你认为我们这里是替外籍军团招兵吗？”

“也许他是自我逃避。”

肯普说：“我明白了。有个狗杂种的中士成了第三者。”

“我看不见得，”戴恩说，“过来吧，年轻人。有十八岁了吗？”

“有了，先生。”

戴恩转向他的助手。“你看呢？”

“嘿！”肯普说。“我看如果他们的个头儿够高，年龄也就够格了。”

中士说：“就算是十八岁吧。我们都不改口了，行吗？”

“行，先生。”

“把这张表格拿去填一填。你自己推算一下是哪年出生的，填在表上，自己记住。”

## 第五十章

一

乔不喜欢看到凯特一连几小时地干坐着，眼睛直瞪着前方。那说明她在盘算，由于她脸上没有表情，乔无从知道她在盘算什么。这使他惴惴不安。他不能错过生平第一次交上的好运。

他只有一个计划——那就是使她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直到最后垮掉。到时候他就能从任何一个方向突破。但是她坐着看墙是怎么回事呢？她是不是紧张激动呢？

乔知道她一宿未睡，他问她要不要吃早点时，她非常慢地摇摇头，不知道她听到问话没有。

他谨慎地提醒自己：“别轻举妄动！就这么待着，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听。”院里的姑娘们知道有点不对头，但是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些该死的蠢货。

凯特并没在盘算。她的心思，像傍晚时掠飞的蝙蝠那样，在印象中飘荡。她看到那个金黄头发的英俊少年的脸，他的眼里露出震惊的疯狂神色。她听到他嘴里吐出来的脏话，这些话与其说是骂她，不如说是在骂他自己。她还看到他那皮肤黝黑的哥哥靠在门上大笑。

凯特也笑出声来——这是最方便、最有效的自我保卫的办法。她的儿子会怎么干？他悄然离去之后干了些什么？她想起迦尔慢慢关上门、凝视着她时眼里那种懒洋洋的、如愿以偿的神色。

他为什么把他弟弟带来？他要干什么？他有什么目的？她知道的话就可以提防。但是她不知道。

她的手又开始隐隐作痛，并且多了一个新的痛点。她走动时右髋疼得钻心。她想：敢情疼痛向里面集中，迟早会像一群耗子那样汇集在中心。

尽管提醒过自己，乔还是不肯罢休。他端了一壶茶到她门口，轻轻敲了敲门，开门进去。据他观察，她没有动过窝。

他说：“我给你端茶来了，太太。”

“搁在桌子上吧，”她说，随即找补了一句：“谢谢你，乔。”

“你不舒服吗，太太？”

“关节又痛了。药还是不管用。”

“我能帮点忙吗？”

她抬起两手。“把这剁掉——齐腕剁掉。”手一挪动加剧了疼痛，她扮了一个苦脸。“简直没有办法，”她哀叹道。

乔以前从没有听到她言语中流露过软弱，他的本能告诉他，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他说：“你也许不希望我打扰你，不过我听到有关那个人的消息。”从她答话前的短暂静默中，乔知道她已经紧张了。

“哪个人？”她轻声问。

“那个女人，太太。”

“噢！你指埃瑟尔！”

“是的，太太。”

“我对埃瑟尔已经感到厌烦了。现在又怎么啦？”

“好吧，我把情况如实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明白。我在凯洛格烟店里，有一个人过来招呼我说：‘你是乔吗？’我问他：‘你是谁？’我从没有见过那个人。他说：‘那个人说她要同你谈谈。’我说：‘那干吗不来谈呀？’他盯了我好久，然后说：‘你大概忘了法官的话吧。’我想他指的大概是法官不准她回来。”他看看凯特，她的脸色煞白，眼睛盯着前方。

凯特说：“后来他向你要钱？”

“没有，太太。他没有要。他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他说：‘费叶这个名字对你有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我回答他。他便说：‘你最好同她谈谈。’‘也许，’我说完就走了。我给弄得莫名其妙。我想我得问问你。”

凯特问道：“费叶这个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

“毫无意义。”

她的声音变得非常柔和。“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说以前这里的主人是费叶？”

乔仿佛当胸挨了一拳，胃里直翻腾。该死的笨蛋！改不掉多嘴的毛病。他慌张地想着。“嗯——嗯，我想想，好像听说过——好像那个名字是费丝。”

突然一惊对凯特有好处。这使她忘了那个金黄头发的小伙子，忘了疼痛，使她有事可干。她带着近似愉快的心情迎接挑战。

她轻声笑了。“费丝，”她悄声说，“替我斟些茶吧，乔。”

他的手在颤抖，壶嘴在茶杯口上碰得格格响，但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把杯子放在她面前，退到她视线以外的地方，她也没有理会。乔吓得浑身哆嗦。

凯特带着恳求的音调说：“乔，你认为你帮得了我的忙吗？假如我给你一万块钱，你能把一切安排妥帖吗？”话音刚落，她猛地转过身，直勾勾地盯着他。

他眼睛湿润，伸出舌头，正好被她看到。她突然转身，使他像挨了打似的倒退一步。她的眼光朝他逼视。

“我抓到你的漏洞了吧，乔？”

“我不明白你的话，太太。”

“那你出去想想——想好之后再告诉我。你很会动脑筋。出去的时候把特里丝叫来，好吗？”

他在这个房间里吃了大亏，正想赶快离开。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刚交上的好运恐怕也给他弄糟了。接着，那个不要脸的婆娘居然说：“谢谢你替我端茶进来。你是个好小伙子。”

他想使劲把门碰上，但又不敢。

凯特直僵僵地站起来，避免髋部活动引起疼痛。她挨到写字桌前，取出一张信纸。握笔也很困难。

她书写时，整个胳膊都得移动。“亲爱的拉尔夫：请通知司法官，把乔·瓦莱利的指印核对一下不会有任何坏处。你总记得乔吧，他在我这里干活。凯特启。”她折信纸时，特里丝满脸惊恐地进来了。

“你找我吗？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吗？我尽了力，太太，只是最近身体不合适。”

“过来，”凯特说，那姑娘站在桌边，凯特慢慢写了信封，贴好邮票。“我要你替我办点小事，”她说，“到贝尔糖果店去买一盒五磅的什锦巧克力和一盒一磅装的。大盒给你们分着吃。在克劳药店弯一下，替我买两支中等硬度的牙刷和一筒牙粉——你知道，那种带嘴的筒装牙粉。”

“知道，太太，”特里丝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

“你是个好姑娘，”凯特往下说，“我一直在考察你。我身体不好，特里丝。如果这件事你办得好，我考虑等我住院时，让你主管这里的事情。”

“你要——你打算去住院吗？”

“我还没有拿定主意，亲爱的。不过我反正需要你帮忙。这是买糖果的钱。牙刷要中等硬度的——别忘了。”

“是，太太。谢谢你。我现在就去吗？”

“对，出去的时候悄悄的，好吗？别让别的姑娘知道我对你说的话。”

“我从后门出去。”她匆匆向房门走去。

凯特说：“我差一点忘了。把这封信投在邮筒里好吗？”

“当然，太太。当然。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亲爱的。”

那姑娘走后，凯特把手臂搁在桌子上，让每个变形的指头都有处靠。果然如此。也许她早就料到了。她应当——现在也没有必要多想了。以后再考虑。他们会除掉乔的，不过还会有别人，再说，还有埃瑟尔。只是时间迟早问题——现在没有必要去想。她的心思悄悄绕过这件事，回到一件刚一探头又马上缩回去的、难以捉摸的事情上。她在想她金黄色头发的儿子，那件事情初露一点端倪，勾起它的是阿伦那张痛苦、失望、不知所措的脸庞。她现在想起来了。

当时她是个很小的的小姑娘，面貌像她儿子一样可爱年轻——一个很小的的小姑娘。多数时间里，她自信比谁都机灵漂亮。但偶尔也会产生一种孤独恐惧的感觉，仿佛自己被包围在林立的敌人中间。那时候，人家的每一个念头、每句话、每个眼色仿佛都针对她，想伤害她，她无处可逃，无处可躲。她没有退路，没有避难所，吓得号啕大哭。有一天，她看到一本书。她五岁就能看书了。她还记得那本书的模样——褐色的封面，书名烫银，布封面已经破损，里面的硬马粪纸变得松厚。那本书是《艾丽丝漫游奇境》。

凯特缓缓地挪动手指，用胳膊稍稍支撑一下。她还记起里面的插图——艾丽丝留着很长的直头发。但是给她生活带来变化的是那个标有“请喝”字样的瓶子。艾丽丝教了她窍门。

以后，森林般的敌人再包围她时，她有对策了。她口袋里备了一瓶糖水，她在红框的标签上写了“请喝”两个字。她喝一口瓶里的水，就会越变越小。让她的敌人来找吧！卡西躲在一片树叶下，或者在蚂蚁洞里向外张望，笑得可欢呢。敌人休想找到她。关着的门挡不住她的进出。她直着腰都能从门缝底下走进走出。

此外，艾丽丝老是陪她玩，艾丽丝喜欢她，信任她。艾丽丝是她的好朋友，时刻都等着她，欢迎她变得极小极小。

这一切太美妙了，即使再有苦恼几乎也值得。但是尽管美妙，还有一件事一直保留着。那是她的绝招和安全措施。她只消把整瓶喝下去，就会越缩越小，化为乌有，不复存在了。更妙的是，一旦不存在，她等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这就是她心爱的安全措施。有时候她睡在床上喝了许多“请喝”，以至变成一丁点儿。但是从没有完全喝光过——以前从没有这种必要。那就是她留的一手——谁都不知道。

凯特想起那个与周围隔绝的小姑娘，伤心地摇摇头。她怎么会忘了那个奇妙的诀窍，自己也感到纳闷。那个诀窍帮她度过无数灾难。透过苜蓿叶子洒下来的阳光是何等美妙。卡西和艾丽丝互相搂着，在高大的草丛下面散步——一对知己朋友。卡西从来没有把“请喝”完全喝光的必要，因为她有艾丽丝。

凯特把头搁在两只扭曲的手中间的吸墨水纸垫上。她觉得凄凉、绝望，孤独、绝望。不论她干了些什么，都是出于无奈。她与众不同——她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她抬起头，眼泪流出来了也不去擦拭。一点不错。她比别人精明强干。她有某些别人缺少的东西。

在她思想的正中央，迦尔那张黝黑的脸悬空对着她，嘴上挂着残忍的笑。巨大的重量压得她喘不过气。

他们具有她所缺少的东西，而她不知道是什么。她一旦知道了，思想上就有所准备；一旦有了准备，她就知道她长久以来——也许有生以来——早已准备就绪。她的头脑像木头那样钝，她的身体像操纵不得法的木偶那样笨拙，但是她坚定不移地按照计划行事。

现在是中午——根据餐厅里姑娘们的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她知道是中午。那些懒东西刚起身。

凯特握不住门上的球形捏手，只得用两掌夹住慢慢转开。

姑娘们笑到一半突然停住，抬头望她。厨师也从厨房里出来。

凯特病成一副鬼模样，伛偻得有点可怕。她靠在餐厅的墙上，朝姑娘们笑笑，这一笑更把她们吓坏了，简直像是一幅会引起尖叫的画面。

“乔在哪儿？”凯特问道。

“他出去了，太太。”

“听着，”她说，“我好几天没有睡了。我要吃点药，睡一觉。我不希望有人打扰，我不吃晚饭了。我要睡一天一夜。告诉乔，明天上午之前，谁都别来找我。明白了吗？”

“明白了，太太，”她们说。

“晚安。现在还是下午，不过我说的是晚安。”

“晚安，太太，”她们恭顺地齐声说。

凯特转过身，像螃蟹似的横着走回她的房间。

她关好门，站着朝四周打量一下，安排她简单的步骤。她回到书桌前。手痛也顾不得了，这次她使劲写得字迹清楚：“我把全部遗产给我的儿子阿伦·特拉斯克。”她填好日期，签名用的是“凯瑟琳·特拉斯克。”她的手指在纸上搁了片刻，接着站起来，把遗嘱面朝上放在书桌上。

她走到房间中央的桌边，倒了一杯凉茶，把杯子端进灰色的披屋，搁在看书用的小桌上。然后，她在梳妆台前梳梳头发，整个脸上都抹点胭脂，薄薄地扑了粉，涂了她惯用的浅色唇膏。最后，她锉锉指甲，剔净指甲缝。

她关上披屋门后，外屋的光线全挡住了，只有台灯投下的一圈圆锥形的亮光。她整理一下椅垫，拍拍松，坐了下去。她把头靠在鸭绒垫上试试。她觉得像是要参加聚会似的，相当快活。她小心翼翼地紧身围腰里拉出链子，拧开小钢管盖，把里面的胶囊倒在掌心。她朝胶囊笑了。

“请吃，”她说把胶囊放进嘴里。

她端起茶杯。“请喝，”她说，喝下了发苦的凉茶。

她强迫自己去想艾丽丝——那个在等待的小不点儿。她从眼角还瞥见了别人的脸——她的爸爸和妈妈、查尔斯、亚当、塞缪尔·汉密尔顿、阿伦，还看到迦尔在朝她笑。

迦尔不用开口，他眯起的眼睛似乎在说：“你缺少某些东西。别人有，你却没有。”



她把思想拉回到艾丽丝身上。对面灰墙上有一个钉子留下的洞。艾丽丝可能在那里。她会用手搂住卡西的腰，卡西用手搂住艾丽丝的腰，两个知己朋友——像针头那么小——会一起离去。

她的胳膊和腿开始有一种温暖的麻木感。她的手不痛了。她的眼皮发沉——非常沉重。她打了一个呵欠。

她想道——也许是说，也许是想——“艾丽丝不知道。我径自去了。”

她闭上眼睛，感到一阵昏眩恶心。她再睁眼，惊恐地张望。灰色的房间更暗了，圆锥形的亮光像水一样泻开，泛着涟漪。她的眼睛又合上，手指蜷曲起来。她的心脏庄重地跳动，呼吸减慢，整个身体越变越小，终于完全消失——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 二

凯特把乔打发走之后，乔跟往常不顺心的时候那样，去到理发店。他剪了头，用鸡蛋洗发剂洗了头，抹了生发油。他还要了面部按摩，上了泥膏，在空隙的时间里还修了指甲，擦了皮鞋。平时这么一打扮，再买一条新领带，乔的情绪会好起来，这次他给了五毛钱小费，离开理发店时仍旧闷闷不乐。

凯特像捕捉老鼠似的出其不意地捉住了他。她思想敏捷，使他昏了头，毫无办法。她让你自己去琢磨她究竟会不会整你，这一手更使他不知所措。

夜晚沉闷地开始了，西格马-阿尔法-依普西龙联谊会斯坦福大学分会的十六个会员和两个新会员在圣胡安举行了发展新会员的仪式，嘻嘻哈哈地来玩。他们胡闹一气。

在马戏杂耍里表演抽烟的弗洛伦斯咳嗽得厉害。她一抽就咳，表演不成。扮演公马的在拉稀。

那些大学生高兴得尖叫怪嚷，互相捶打。然后，屋里凡是没有钉死的东西，他们都要偷。

他们走后，两个姑娘唠唠叨叨地争吵起来，特里丝露出犯瘾的征兆。天哪，什么样的夜晚！

门厅那头，禁闭的房门里面，那个在盘算的危险人物无声无息。乔临睡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什么都听不见。他两点三十分打烊，三点上床——但是睡不着。他坐在床上看了七章《巴巴拉·沃思的胜利》，天亮时走进静悄悄的厨房里，煮了一壶咖啡。（《巴巴拉·沃思的胜利》是美国基督教牧师赖特（1872—1944）写的一部畅销小说，带有浓重的宗教偏见，但抨击了当时的社会时尚。）

他两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捧着咖啡杯。情况不妙，但是乔想不出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也许她知道埃瑟尔已经死了。他得多加小心。他随即十分坚决地打定了主意。他等到九点钟，进去看她，注意听她的话。也许他先前听错了。最好是开诚布公，别耍手段。就说他要一千块钱，不干下去了，即使她不同意，他也要离开。他不愿意再替女人干活。他可以到里诺去（里诺：美国内华达州城市，旅游业发达，赌场林立。另外，该地法院对离婚案件判决十分迅速），在赌场里找个工作——有规定的工作时间，不必同妇女打交道。他可以租

一套公寓，布置一下——大椅子，两用沙发。没有必要在这个倒霉的城市里伤透脑筋。干脆离开这个州更好。他想立即就走——现在就站起来，上楼，在两分钟之内收拾好手提箱，一走了之。最多三、四分钟。对谁都不说。这个想法对他很有吸引力。在埃瑟尔这件事上，他的运气也许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好，不过一千块钱值得一搏。不如再等等。

厨师进来了，他的情绪不好。他脖子后面长了一个子，又红又肿；他贴了一块鸡蛋衣，想让它出脓头。他不喜欢有人待在厨房里碍事。

乔回到自己房间，再看了一会儿书，然后收拾手提箱。不论结果如何，他总得离开。

九点钟，他轻轻敲了凯特的房门，把它推开。她床上很整齐，没有睡过的样子。他放下茶盘，走到披屋门口，敲了几下，没有回答，再敲几下，叫唤几声。他终于推开门。

圆锥形的亮光落在看书桌上。凯特的头深深地窝在鸭绒垫里。

“你准是在这里睡了一宿，”乔说。他绕到她面前，看到毫无血色的嘴唇和半闭的眼皮里呆滞的眼球，他知道她已经死了。

他环顾左右，快步走到另一个房间，看看通向门厅的房门是否关好。他敏捷地翻遍了梳妆台的抽屉，打开她的钱包和她床边的小箱子——一下子愣住了。她什么鬼东西都没有——甚至没有一把值钱的银背头发刷子。

他又蹑手蹑脚地回到披屋，站在她面前——没有戒指，没有饰针。接着他看到了那条细项链，把它抽出来，扳开扣子——一只小金表、一只小钢管、两把保险箱钥匙，二十七和二十九号。

“原来你把东西藏在那里，你这个婊子，”他说。

他把金表从链子上褪下来，塞进自己的口袋。他真想给她鼻子上来一拳。这时，他想起她的写字桌。

那份亲笔遗嘱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人也许愿意为这张东西出大价钱。他往口袋里一塞。他从分类架一格掏出一叠纸——全是账单和收据；另一格是保险单；下一格是一个小本子，每个姑娘的情况都有记录。他把这也放进口袋。他解下一叠黄牛皮纸信封外面的橡皮筋，打开其中一个，抽出一张照片。照片背面是凯特的清晰笔迹，写着姓名、地址和职务。

乔笑出声来。这才是真正的运气。他打开第二、第三个信封。真是一座金矿——凭这些东西就能几年不愁吃穿。瞧那个肥驴似的市政会会员！他把橡皮筋箍好。上面的抽屉里有八张十元的钞票和一串钥匙。他把钱也放进口袋。他打开第二个抽屉，看到里面是白纸、火漆和墨水，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他走到门前，打开一条缝。

厨师说：“外面有个人要找你。”

“是谁？”

“我怎么知道？”

乔回头朝房间里看了一眼才出来，他拔下门里的钥匙，反锁好门，把钥匙放进口袋。有些东西可能看漏。

奥斯卡·诺布尔站在前面的大房间里，头上是一顶灰色的帽子，红色的粗呢上衣齐领扣紧。他的眼睛是浅灰色的，胡子茬也是这种颜色。房间里半暗不明。还没有人拉开窗帘。

乔轻快地穿过门厅，奥斯卡问道：“你是乔吗？”

“你是谁？”

“司法官要跟你谈谈。”

乔心头一凉。“是逮捕吗？”他问。“有逮捕证吗？”

“没有，”奥斯卡说，“我们没有逮捕你的罪名。只是审查一下。跟我走一次好吗？”

“当然，”乔说，“当然可以。”

他们一起走出门外。乔打了个寒战。“我该穿件外衣。”

“要回去取吗？”

“不用了，”乔说。

他们朝卡斯特罗街走去。奥斯卡问道：“警察局有你的照片或指纹档案吗？”

乔半晌不作声。“有，”他终于说。

“犯了什么事？”

“酗酒，”乔说，“揍了一个警察。”

“行，我们马上会弄清楚的，”奥斯卡说着在街角上拐一个弯。

乔像兔子那样撒腿就跑，奔到对街，越过铁路，朝唐人街的商店和小胡同逃去。

奥斯卡脱掉一只手套，解开上衣钮扣，才拔出枪来。他开了一枪，没有打中。

乔开始弯来绕去地奔跑。这时已跑出五十码，接近两幢房屋之间的小胡同了。

奥斯卡走到人行道旁一根电线杆那儿，左肘支在电线杆上，左手握紧右腕，瞄准小胡同的入口。乔的身影刚接近前准星，他便开了枪。

乔摔了一个狗吃屎，滑出一英尺远。

奥斯卡到一家菲律宾人开的弹子房去打电话，出来时，尸体周围已经有一群看热闹的人。

## 第五十一章

一

一九〇三年，霍勒斯·奎因竞选时击败了基夫先生，当上了司法官。他原先担任第一司法官代理，很有经验。大多数选民认为，既然极大部分的具体工作是奎因做的，这个头衔不妨也给他。奎因的司法官职务一直干到一九一九年。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司法官，我们这些在蒙特雷县长大的人自然而然地把“司法官”和“奎因”联系了起来。我们觉得任何一个别的人当司法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奎因在职期间逐渐老了。他腿上有老伤，走路有点瘸。我们知道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好几次枪战中表现突出；此外，他的模样长得像司法官——我们所了解的唯一的司法官类型。他的脸又宽又红，两撇白胡子像长角公牛的两个角。他肩宽膀圆，年纪大了开始发胖，但更显得威严。他戴的是斯特森高级呢帽，穿的是诺福克短上衣，近年来开始用挂在胸侧的手枪皮套。旧的腰带枪套勒着肚子不舒服。一九〇三年以来，他就熟悉这个县，到了现今一九一七年，他更熟悉，管理得更顺手。他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像萨利纳斯的山脉一样，成为萨利纳斯河谷的一部分了。

亚当遭枪击以后的这些年里，奎因司法官一直掌握着凯特的动态。费叶死时，他本能地觉得凯特很可能要负责，但是他也知道，他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定她罪，聪明的司法官是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往不可能的事上撞的。说到头，两个女人无非都是婊子。

在后来的几年中，凯特办事光明磊落，不对他耍手段，他逐渐对她产生了某种尊重。反正妓院总得有，不如由一些有责任心的人来经营。凯特经常发现当局正在缉拿的人，随时通风报信。她经营的妓院从不惹麻烦。奎因司法官同凯特素来相安无事。

感恩节后的星期六中午，奎因司法官翻阅了乔·瓦莱利口袋里的文件。0.38口径的子弹头把乔的心脏打掉一块，碰到肋骨后，弹头撞扁了，穿出时带下来的皮肉有拳头那么大。牛皮纸信封被发黑的血粘在一起。司法官用一块湿手帕沤湿了纸张。他看了遗嘱，那张纸是折好的，血迹染在外面。他把遗嘱放在一边，检查信封里的照片。他长叹一口气。

每个信封里都牵涉到一个人的名声和内心的宁静。如果运用得法，这些照片可以逼得五、六个人自杀。凯特自己却躺在马勒殡仪馆的停尸台上，福尔马林防腐剂正注入她的脉管，她的胃搁在验尸官办公室的一个广口瓶里。

他看完全部照片之后，拿起电话，要了一个号。他对着话筒说：“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次吗？午饭往后推一推，好吗？对，我想你会看出这挺重要。我等着你。”

几分钟后，那个没被提到名字的人来到法院后面那所旧的红砖墙县监狱前的司法官办公室，站在司法官桌子旁边。奎因司法官把遗嘱递到他面前。“作为律师，你看这个遗嘱是否有效？”

来者看了上面的两行字，鼻子发出哼哼声。“这就是我猜想的那个人吗？”

“是的。”

“假如她的姓名是凯瑟琳·特拉斯克，这是她亲笔写的，假如阿伦·特拉斯克是她的儿子，

这份遗嘱就像金子一样有效。”

奎因用食指背挑起他两撇牛角似的胡子梢，“你认识她，是吗？”

“唔，说不上认识，我知道她是谁罢了。”

奎因两肘支着桌子，身子向前凑去。“你坐下，我想跟你谈谈。”

来者拉过一把椅子。他的手指在拨弄外衣的钮扣。

司法官问道：“凯特是不是在敲诈你？”

“没事。她干吗要敲诈我？”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问问你。你知道她已经死了。你告诉我没有关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谁也没有敲诈我。”

奎因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像玩纸牌似的把它翻过来，轻轻一扔，照片滑到桌子对面。

来者扶了一下眼镜，倒抽了一口气。“天哪，”他低声说。

“她拍照片时你不知道吗？”

“噢，我知道。她告诉我的。看在基督的份上，霍勒斯——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奎因从他手里拿过照片。

“霍勒斯，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烧掉，”司法官用大拇指在那叠照片信封边上一捋。“这里有一大叠，”他说，“这些鬼玩意儿能把县里搞得天翻地覆。”

奎因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串姓名，然后瘸着腿站起来，走到办公室北墙前的铁火炉前。他把一份《萨利纳斯晨报》揉成一团，点着火，扔进炉子。火苗蹿起来时，他把那叠牛皮纸信封扔在火里，打开烟囱风门，关好炉门。火声隆隆，炉前云母片的小窗里透出黄光。奎因掸掸手，仿佛手上很脏似的。“底片也在里面，”他说，“我搜查了她的书桌。没有别的正片了。”

来者想说些什么，但是他的声音喑哑。“谢谢你，霍勒斯。”

司法官一瘸一瘸走到办公桌前，拿起名单。“我请你帮我办件事。这里有一张名单。告诉名单上的每一个人，说我把照片销毁了。这些人你全认识。他们能信你的话，谁都不是圣人。你同每个人个别接触，把经过情形如实告诉他们。你瞧！”他打开炉门，用拨火棍把那些焦黑的纸片捅得粉碎。“把这也告诉他们，”他说。

来者瞅着司法官，奎因知道世界上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这个人对他的憎恨。他们中间将产生隔阂，至死都消除不掉，并且谁都不会承认这一点。

“霍勒斯，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司法官悲哀地说：“不值一提。将心比心，我指望我的朋友对我也这么做。”

“那个该死的婊子，”来者低声说，霍勒斯·奎因明白这句咒骂中有部分是针对他的。

他也明白，他的司法官当不长了。这些心里有鬼的人会把他的轰走，他们非这么做不可。他叹了一口气，坐下。“现在你去吃午饭吧，”他说，“我还有工作。”

一点一刻，奎因司法官从大街拐到中央大街。他在雷诺面包房买了一个法式面包，面包还是热的，散发出发酵面团的美妙的香味。

他把住扶手，走上特拉斯克家门廊的梯级。

老李腰间围着一条擦碟子的毛巾出来开门。“他不在家，”老李说。

“他在回家的路上了。我打过电话给征兵局。我等他。”

老李把他让进屋子，请他坐在起居室里。“你喝杯热咖啡好吗？”他问道。

“有的话就来一杯。”

“刚煮好的，”老李说着进了厨房。

奎因朝舒适的起居室打量了一眼。他觉得自己不想在司法官的位置上再干下去了。他想起一个大夫说的话：“我喜欢接生，因为如果我的工作干得好，结果会带来欢乐。”司法官时常想到这句话。对他来说，如果他的工作干得好，结果总会替某些人带来悲哀。对他来说，他的工作已经逐渐失去了必要性。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很快就该退休了。

每个人都对退休后作过设想，打算做一些以前从没有时间做的事——比如说旅行，看看一直想看而没有看成的书。多年来，司法官想用打猎钓鱼来消磨时光——在圣卢西亚山区漫游，在那记忆模糊的小河边野营。现在几乎到了实现梦想的时候，他却觉得不想去了。睡在地上会使他腿疼。他想起鹿有多沉，把一头晃晃荡荡的死鹿从猎获的地点扛回来有多困难。老实说，他并不喜欢吃鹿肉。雷诺太太很会烧鹿肉，把它泡在酒里，加足调料，可是用这种方法烹调，即使一只旧皮鞋味道也会不错的。

老李添置了一个煮咖啡用的渗滤壶。奎因听到沸水在玻璃圆球里喷溅的声音，他的老练的头脑经过分析，断定老李所说咖啡刚煮好的那句话不是真话。

这个老人的头脑很灵——越用越敏锐。他能回忆起许多人的脸，细细察看，还能回忆场景和谈话的细节。他能像重放一张唱片或者电影似的把记忆中的事物重新回顾一遍。想到鹿肉的时候，他已经在头脑里把起居室的摆设理了一遍，提醒自己说：“喂，这里有点不对头——有点异样。”

司法官发现了问题，再看看房间的布置——丝光印花布、网织窗帘、抽绣白桌布、长沙发上的靠垫套鲜艳得几乎有点俗气。这是一幢只有男人居住的屋子里一个带女性色彩的房间。

他想起自己家里的起居室。除了一个烟斗架以外，那里每一件东西都是奎因太太选择、采购、收拾的。说起烟斗架，其实也是奎因太太买的。那个房间也带女性色彩。这个房间是假冒的。女人气息太重——由男人布置的女性房间——太过火，女人气息太重。准是老李干的。亚当根本不会注意，不用说布置了——不——老李试图布置一个家，亚当连看都不看。

霍勒斯·奎因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盘问亚当的情景，想起他极度痛苦的模样。他至今还记得亚当惊恐的眼神。当时他觉得亚当是个老实透顶的人，他不可能再有别的看法。此后，他时常同亚当见面。他们属于同一个共济会团体，都主持过工作。霍勒斯继亚当之后，担任过分会主席，两人都佩有前任主席的徽章。而亚当被撂在一边——一堵无形的墙把他同外界隔绝开来。你进不去，他也出不来。

但是，当初他极度痛苦的时候，那堵墙并不存在。

亚当通过他妻子接触到了生动的世界。霍勒斯现在想到了她，经过泡洗，浑身灰白，颈项的脉管里插着针头，注射福尔马林的橡皮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亚当不会干不诚实的事。他无所企求。渴望得到什么东西的人才会不诚实。司法官在寻思，不知那堵墙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负担、乐趣和隐痛。

他挪动一下屁股，以减轻腿的压力。除了咖啡的沸滚声外，屋里静悄悄的。亚当从征兵局出来，该到家了。司法官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我老啦，自己还很满意。

这时，他听到亚当进了前门。老李也听到了，忙不迭地跑到门厅。“司法官来了，”老李说，也许是让他有所准备。

亚当笑嘻嘻地进来，伸出手。“你好，霍勒斯——你带了逮捕证吗？”这个玩笑开得可不坏。

“你好，”奎因说。“你的用人要给我喝咖啡呢。”

老李到厨房里，响起了碟子声。

亚当说：“有什么不对头吗，霍勒斯？”

“干我这行总有不对头的事。等咖啡来了再说吧。”

“别管老李。反正他会听到的。关上门他都能听到。我什么事都不瞒他，因为要瞒也瞒不过。”

老李端着盘子进来了。他露出一丝笑容，斟好咖啡后出去，亚当又问：“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吗，霍勒斯？”

“没有，我觉得不是什么不对头的事。亚当，那个女人同你仍旧有婚姻关系吗？”

亚当一紧张。“是的，”他说，“出了什么事？”

“她昨晚自杀了。”

亚当变了脸，泪水涌上眼睛。他使劲抿住嘴，但还是忍不住，把脸埋在手心里哭了起来。“唉，我可怜的宝贝！”他说。

奎因坐着不作声，让他哭个痛快，过一会儿，亚当控制住自己，抬起头。“对不起，霍勒斯，”他说。

老李从厨房里出来，递给亚当一块湿毛巾，亚当擦擦眼睛，还给老李。

“真想不到，”亚当羞愧地说，“我该怎么办？我去认尸，把她葬了。”

“换了我可不这么做，”霍勒斯说，“我是说，除非你认为非这么做不可。我今天来，并不是为了这件事。”他把那份折好的遗嘱从口袋里取出来，递给亚当。

亚当往后一缩。“那——那是她的血迹吗？”

“不，不是的。根本不是她的血。你看吧。”

亚当看了那两行字，直盯着遗嘱出神。“他不知道——她是他的妈妈。”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他？”

“没有。”

“天哪！”司法官说。

亚当急切地说：“我肯定他不会要她的任何东西。我们把遗嘱撕掉算了。即使他知道，我想阿伦也不会要她的任何东西。”

“恐怕你不能这么干，”奎因说，“我们这么干是违反法律的。她有一个银行保险箱。我不必告诉你我从哪里得到遗嘱和保险箱钥匙的。我去了银行。没有等法院批准。我认为可能牵涉到重大事情。”他并没有告诉亚当，他认为可能还有别的照片。“老鲍勃让我开了保险箱。反正我们可以否认开过。里面有十万多元现款。里面是一捆捆的钞票——除了钞票以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有一样东西——一张结婚证书。”

亚当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柔软的、保护性的帷幕又落下来，把他同外界隔得远远的。他看到面前的咖啡，呷了一口。“你认为我该干什么？”他镇静地问道。

“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我处在你的情况该怎么办，”奎因司法官说，“你不一定非照我说的办。换了我，我立即把那孩子找来。我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他。我甚至告诉你你以前为什么瞒着他。他今年——多大啦？”

“十七。”



“他是个大人了。他迟早要知道的。不如一下子把真相全告诉他。”

“迦尔知道，”亚当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让阿伦继承遗产。”

“谁知道呢。好吧，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就按你说的做。你陪我一会儿好吗？”

“当然好。”

“老李，”亚当喊道，“告诉阿伦我找他有事。他回家没有？”

老李来到门口。他厚厚的眼皮闭了一会儿又睁开。“还没有回来。也许回学校去了。”

“他回学校的话会告诉我的。你知道，霍勒斯，感恩节那天我们喝了不少香槟酒。迦尔呢？”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老李说。

“那就叫他来。迦尔知道阿伦在哪里。”

迦尔面带倦容，两肩乏力地垂着，但是他的神情讳莫如深，诡秘而没有好气。

亚当问他：“你知道你弟弟在哪里吗？”

“不，我不知道，”迦尔说。

“你没有跟他在一起吗？”

“没有。”

“他两宿没有回家了。他在哪里呢？”

“我怎么知道？”迦尔说。“难道要我照看他吗？”

亚当的脑袋突然耷拉下来，身体微微一震。他眼睛深处闪出一缕亮得难以置信的蓝光。他吃力地说：“也许他真的回学校了。”他的嘴唇仿佛很沉重，梦呓似的喃喃说：“你认为他是不是回学校去了？”

奎因司法官站起来。“我该办的事以后还可以办。你休息一会儿吧，亚当。你刚才太激动了。”

亚当抬头看他。“激动——哦，对。谢谢你，乔治。多谢你。”

“乔治？”

“多谢你，”亚当说。

司法官走后，迦尔回到自己的房间。亚当靠在椅子上很快就睡着了，他张着嘴，发出鼾声。

老李朝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厨房。他抬起盛面包的盒子，取出一本很小的皮面书，烫金的书名磨损得几乎全部脱落：《马可·奥勒利乌斯沉思录》的英译本。

老李在擦碟子的毛巾上擦擦他那副钢框眼镜。他打开书，翻看起来。他独自笑着，有意识地让自己安心。

他看得很慢，一面看，一面动着嘴唇默念。“一切事物都是短暂的，有记忆的是这样，被记忆的也是这样。

“你要不断观察，万物都在变化中产生；你要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宇宙本性最爱改变现有的事物，并创造与之相像的新事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有的一切事物都是未来事物的种子。”

老李再看下去。“你在世的日子不长，但你还没有达到单纯的境界、摆脱烦恼，不免有受外界事物干扰之嫌，对周围的一切未能平心静气；你还不能把你的聪明才智用于公平行事。”

老李从书上抬起眼睛，像回答一个族长似的回答书本说：“说得对。遗憾的是很难做到。但是别忘了你自己还说过：‘你永远应该走捷径，而捷径是符合自然的路，’——别忘了那句话。”他让书页从他手指下滑过去，扉页上有几个用木工铅笔写的粗大的字：“塞缪尔·汉密尔顿”。

老李突然觉得心情舒畅。他不知道塞缪尔·汉密尔顿有没有发现丢了这本书，猜到是谁偷走的。当初老李认为把这本书偷来是唯一干净利落的办法。现在他仍旧觉得痛快。他抚摸着光滑的皮封面，把它放回面包盒底下。他自言自语说：“他当然知道是谁拿的。谁会偷《马可·奥勒利乌斯》呢？”他到起居室，拖过一把椅子，挨着熟睡的亚当坐下来。

## 二

迦尔在自己的房间里，胳膊肘支在书桌上，两手捧着疼痛的脑袋，使劲压太阳穴。他胃里翻腾，全身里里外外都是威士忌又酸又甜的气味，充斥毛孔、衣服，缓慢地敲打他的头。

迦尔以前从没有喝醉过，也从没有喝醉的必要。但是到凯特那里去了一次并没有解除他的痛苦，他的报复行为也没有胜利。他的记忆像一片旋舞的云雾，是一团支离破碎的声音、景象和感觉的混合。他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想象的东西。从凯特那里出来后，他碰碰抽泣着的弟弟，阿伦猛地一拳把他打倒在地。黑暗中，阿伦站在他身前，低头望望他，突然又转身跑开，像一个伤心的孩子似的尖叫着。迦尔耳里仍然能听到奔跑声中夹着嘶哑的叫喊。迦尔倒在凯特前院高大的水蜡树下，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听到圆形车库那里火车头的喷气声和货车编组的碰撞声。后来，他闭上眼睛，听到有脚步声轻轻走近，他抬眼看看。有个人俯身打量他，他以为是凯特。那人又悄悄走开。

过一会儿，迦尔爬起来，掸掸身上的灰，朝大街走去。他情绪转变之快，自己也感到惊

奇。他低声唱道：“无人地带长着一支玫瑰，叫人看了心醉——”

星期五，迦尔闷闷不乐地沉思了一整天。傍晚时，乔·拉古纳替他买了一夸脱威士忌。迦尔年纪太轻，不能买酒。乔想跟迦尔作伴，但是迦尔给了他一块钱，他心满意足地再去买了一品脱烧酒。

迦尔到艾博特旅馆后面的小胡同里，在一根电线杆后面找到一个背光的地方，他第一次见到母亲的那晚，就在那里坐等。他盘着腿坐在地上，尽管威士忌使他感到讨厌恶心，他还是硬喝下去。他呕了两次，仍旧接着喝，直喝到感觉地面倾斜摇晃，街灯辉煌地打起旋来。

最后，酒瓶从迦尔手里滑落，他醉倒了，但即使不省人事，他还有气无力地呕吐。一条短毛卷尾的野狗消消停停地走进小胡同，站了一会儿，嗅到迦尔的气味，在他身边绕了一个大圈子。乔·拉古纳也发现了他，嗅到他的气味。乔拿起迦尔腿旁的酒瓶晃了几下，举到灯光亮处，看到里面还有三分之一的酒。他找瓶塞，可是找不到。他走开了，大拇指按着瓶口，以免威士忌晃出来。

黎明降霜时，迦尔冻醒了，他像一个落魄的酒鬼，挣扎着摸回家去。好在路不远，走出胡同口，穿过街就到了。

老李听到他进门，跌跌撞撞穿过门厅，走进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老李还闻到他身上一股酸臭的酒气。迦尔头痛欲裂，人却十分清醒。他无力抵御悲哀的侵袭，也无法克服自己的羞愧。过了片刻，他想出一个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办法。他用冰冷的水洗澡，拿一块浮石使劲擦身子，擦痛的感觉仿佛使他好受一些。

他知道得把自己的罪过告诉父亲，请求宽恕。他在阿伦面前也得低声下气，不仅现在如此，以后也永远如此。不那样的话，他没法活下去。可是，当他被叫到奎因司法官和父亲所在的房间里去的时候，他像一条乖戾的狗，阴沉愤怒地站着，他对自己的憎恨发泄成对所有人的愤怒——他是一条恶狠狠的野狗，不招人爱，也不爱别人。

随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内疚感又向他袭来，他没有武器可以推挡。

他感到惊慌，替阿伦担心。阿伦可能受到了伤害，遇到了麻烦。阿伦不会照顾自己。迦尔明白，他得把阿伦找回来，他得去找阿伦，设法使他恢复原来的状况。迦尔即使牺牲自己也得办到。这时候，如同所有感到内疚的人一样，他被作自我牺牲的想法控制住了。通过牺牲，也许可以找到阿伦，把他拉回来。

迦尔走到五斗柜那儿，把抽屉里手帕底下的那个扁包取出来。他四下望了一眼，把一个盛杂物的瓷盘拿到书桌上。他深深吸一口气，觉得凉爽的空气很好闻。他拿起一张崭新的钞票，往横里一折，形成一个角度，接着在书桌底板上划着一根火柴，把钞票点着。结实的纸张卷曲发黑，火苗往上窜，快烧着迦尔的指尖时，他才把焦黑的灰片扔在瓷盘里。他抽出另一张钞票，把它点着。

烧了六张之后，老李没敲门就进来了。“我闻到烟味，”他说罢就看到迦尔在干什么。“哦！”他脱口说。

迦尔作了受干涉的准备，但是并没有受到干涉。老李抱着两臂，一声不响地站着等待。迦尔固执地把钞票一张接一张地点着，统统燃光，然后把焦黑的灰片按碎，等着老李开口。老李不声不响，也不动弹。

迦尔最后说：“来吧——你想同我谈话。来吧！”

“不，”老李说，“我不想谈。如果你没话同我谈——我待一会儿就走。我坐在这儿。”他蹲在一把椅子上，两手合抱，干等着。他独自微笑着，脸上的神情使人捉摸不透。

迦尔扭过身。“我比你更能坐，”他说。

“比赛的时候也许是这样，”老李说，“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谁说得准？——一世纪一世纪地坐下来——不行，迦尔。你会输的。”

过了片刻，迦尔没好气地说：“你要训人就训吧。”

“我没有训人的意思。”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知道我刚才干了什么，还知道我昨晚喝醉了酒。”

“我猜到了第一件事，闻到了第二件。”

“闻到？”

“你现在还有酒味，”老李说。

“生平头一遭，”迦尔说，“我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老李说，“我喝了酒，肚子不受用。此外，它使我变得聪明，但是滑稽。”

“这话怎么说，老李？”

“我只能举个例子来说明。我年轻时打网球。我喜欢网球，对一个用人来说也是件好差使。双打时，他可以挑主人的毛病，虽然得不到感谢，但能得到几块钱。有一次，我想是喝了雪利酒吧，我发现了一个理论，断定世界上动作最快、最不容易捕捉的动物是蝙蝠。我是半夜里在圣莱安德罗的卫理公教會的钟楼里被抓住的。我手里握着网球拍，记得我对逮捕我的警官说，我在借助蝙蝠练反手抽球。”

迦尔听得有趣，大笑起来，老李几乎希望自己确实干过这种事。

迦尔说：“我只不过坐在电线杆后面，像一头猪似的猛喝。”

“老是离不开动物——”

“我担心如果不喝醉的话，我会开枪自杀，”迦尔插嘴说。

“你永远不会的。你太自私了，”老李说，“顺便问一句，阿伦在哪里？”

“他跑掉了。我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他不太自私，”老李不安地说。

“我了解。那正是我担心的。你不认为他会干那种事吧，老李？”

老李恼火地说：“妈的，人们要宽慰自己的时候，总是让朋友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去想。我怎么知道？”

迦尔嚷起来：“我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怎么会干出这种事？”

“别搞得复杂化了，”老李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干出这种事。你生他的气，因为你父亲伤了你的感情，你生他的气。那不难理解。你只是自私。”

“恐怕那正是我弄不懂的地方——我为什么自私。老李，我并不愿意自私。帮助我吧，老李！”

“等一等，”老李说，“我好像听到你父亲有动静。”他奔出去。

迦尔听到交谈声，接着，老李回到房间里。“他要去邮局。下午从来没有邮件。谁都不会有邮件。但是萨利纳斯的人下午都去邮局。”

“有的人在路上喝一杯，”迦尔说。

“那大概是一种习惯，一种休息。他们可以同朋友见见面。”老李接着说，“迦尔——你父亲的气色叫我担心。他仿佛神不守舍。哦，我把一件事给忘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妈妈昨晚自杀了。”

迦尔说：“是吗？”他又咬牙切齿地说：“我希望她死得痛苦。不，我不该这么说。我不该这么想。老毛病又犯了。又来了！我不希望这样！”

老李挠头上一个痒处，不挠则已，一挠整个头皮都发痒，他便从容不迫地满头满脑挠起来。这使他看上去像在沉思。他问：“烧了钱，你是不是觉得很痛快？”

“我——我想是吧。”

“你这样鞭挞自己，是不是得到乐趣？你是不是欣赏你的绝望？”

“老李！”

“你老是想着自己。你对迦勒·特拉斯克的悲剧式表演感到惊异——出类拔萃的迦勒，举世无双的迦勒。迦勒的磨难也应该有一个荷马来写史诗。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有时候很自私，有时候又慷慨得难以置信。你的行为肮脏，心灵又纯洁得出奇。也许你比大多数人多一点精力，只是一点精力罢了，除此之外，你同所有别的乳臭未干的小子一模一样。是不是因为你母亲是个婊子，你就企图给自己抹上尊严和悲剧色彩？如果你弟弟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你就能偷偷地给自己弄来个杀人犯的美名啦？”

迦尔慢慢回到书桌前。老李屏住气，像医师观察病人注射以后的反应那样，观察着他。老李看到迦尔的剧烈反应——遭到侮辱后的狂怒，好斗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由此产生的受到伤害的感情——那只是宽慰的开始。

老李叹了一口气。他干得十分努力、十分谨慎，他的工作仿佛已经见效。他轻声说：“我们是个暴戾的民族，迦尔。我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你觉得奇怪吗？也许我们都是那些烦躁好动、无法无天、爱抬杠吵架的人的后裔，但也是那些勇敢、独立、慷慨的人的后裔。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是那种性格，他们就在世界别处守着家园，在精力耗尽的土地上苦苦度日了。”

迦尔转过脸来望着老李，紧张的神情已经消失。他微笑着，老李明白自己并没有哄住那孩子。迦尔现在知道他在故意编排一出戏——编排得很出色——并且领他的情。

老李接着说：“那就是我把自己包括进去的原因。不论我们的祖先来自哪一个古老的国土，我们都秉承了那种遗产。各种肤色和血统的美国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相同的倾向。他们是偶然选择出来的种族。因此，我们既过于勇敢，又过于胆怯——我们像小孩一样，既善良又残忍。我们过于好客，同时见了陌生人又害怕。我们爱吹牛，又轻信别人的夸夸其谈。我们过于感情用事，又讲究实际。我们庸俗而注重实利——你知道还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假充是富有理想的吗？我们饮食没有节制。我们趣味不高，干什么都做不到恰如其分。我们随意浪费精力。旧大陆的人说我们从野蛮走向没落，没有中间的文明阶段。难道批评我们的人不掌握我们的文明的钥匙或语言吗？我们就是这种料，迦尔——我们大家都这样。你也没有与众不同之处。”

“说下去，”迦尔说，他笑着重复了一遍，“接着说下去。”

“我不需要再说了，”老李说，“我的话已经讲完了。我希望你父亲回来。他叫我担心。”老李心神不定地走了出去。

他在门厅发现亚当靠在刚进大门的墙上，帽子盖到眼睛上，肩膀下垂。

“亚当，你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好像累了。好像累了。”

老李扶住他的胳膊，仿佛要牵着亚当，他才能走进起居室。亚当沉重地坐在椅子上，老李替他脱掉帽子。亚当用右手去擦左手背。他的眼神显得异样明亮，但是停着不动。他的嘴唇干燥而不灵活，说话像梦呓似的，声调缓慢，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他使劲擦手。“真怪，”他说，“我准是晕倒了——在邮局里。我从来没有晕倒过。皮奥达先生扶我起来的。恐怕就那么一秒钟工夫。我从来没有晕倒过。”

老李问：“有信件吗？”

“有——有——我想有信。”他左手伸进口袋，立即又抽出来。“我的手有点麻，”他抱歉似的说着，右手伸进左面的口袋，取出一张黄色的政府公务明信片。

“我好像看过，”他说，“我肯定看过。”他把明信片放在眼前，随即让它落到膝上。“老李，恐怕我得配眼镜了。我一辈子没有戴过眼镜。现在却看不清。字母老是跳动。”

“我来看好吗？”

“真怪——我首先该去配副眼镜。是啊，上面说些什么？”

老李念道：“亲爱的爸爸：我已经入伍了。我年纪报了十八岁。我会好好的，别为我担心。阿伦。”

“真怪，”亚当说，“我好像看过。但是又好像没有看过。”他擦着手背。

## 第五十二章

### 一

一九一七年末和一九一八年初的冬季是个阴暗的、担惊受怕的时期。德国人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英国人在三个月内伤亡三十万人。许多法国部队溃不成军，失去控制。俄国人退出了战争。德国在东线的师团经过休整和重新装备，投入了西线。这场战争似乎已经没有了希望了。

我们的兵员征集到十二个师时已是五月，部队开始大量调往海外时已是夏季。协约国的将军们争吵不休。德国潜艇大量击沉渡海的船只。

那时候，我们开始明白，战争并不是一次迅速的、富有英雄气概的冲锋，而是缓慢的、复杂得难以置信的事情。在冬季的那几个月里，我们情绪低落。我们失去了当初的暂时兴奋，但还没有作好应付长期战争的坚韧不拔的思想准备。

鲁登道夫简直不可征服。什么都挡不住他。他向元气大伤的法、英军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我们开始领悟到，我们可能已经迟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可能要单独对付那些不可战胜的德国人。

人们对战争感到厌恶，有的转向空想，有的染上恶习，有的疯狂地寻欢作乐。算命的人门庭若市，酒馆里热闹非凡。但也有内向的人，为了逃避反常的恐惧和沮丧，把注意力转移到个人的欢乐和悲哀上。今天我们把这一切全忘了，岂不奇怪？在我们的印象里，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来得很快，旗帜招展，乐队齐奏，游行和胡闹，前线归来的士兵，在酒吧间同那些自以为打赢这场战争的混蛋英国佬斗殴。我们很快就忘了那个冬季的情况：打不垮鲁登道夫，许多人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作了准备，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

### 二

亚当·特拉斯克纳闷的程度甚于伤心。征兵局给了他病假，他没有必要辞职。他老是擦左手背，一坐就是几小时。他用硬毛刷刷手，在热水里浸泡。

“那是血脉不舒的原因，”他说，“只要血脉流通了，就没事了。麻烦的是我的眼睛。以前我的眼睛从没有出过毛病。看来我得去验验光，配一副眼镜。我居然要戴眼镜！肯定不习惯。不是头有点晕的话，我今天就去。”

其实他头晕得厉害，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他得用手扶着墙壁，才能在家里走动。老李往往要扶他一把，他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早晨要扶他起床，替他系鞋带，因为他左手麻木，自己打不了结。

他几乎天天念叨阿伦。“我真纳闷，年轻人，为什么要参军，”他说，“假如阿伦同我商量，我也许会劝他打消这种想法，但是我不会禁止他。你是了解的，老李。”

“我了解。”



“可我弄不明白。他干吗要不告而别？他干吗不写信。我原以为我了解他的脾气。他有没有给阿布拉写信？他肯定会给她来信的。”

“我去问她。”

“对。你马上就问。”

“训练很紧张。我听人们这么说。也许他没有时间写信。”

“写张明信片要不了多少时间。”

“当初你在军队里的时候，你给你父亲写信吗？”

“你以为抓到了我的毛病，是吗？不，我没写，但是我有理由。我不想当兵。是我爸爸逼我去的。我心里有气。你知道，我有充分的理由。可是阿伦——他在大学里过得不错。他的同学们还来信问起他呢。那些信是你念的。他衣服一件都不带。那只金表也没有带去。”

“在军队里不需要自己的衣服，军队里也不需要金表。一切都是棕色的。”

“你的话恐怕有道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我的眼睛得想点办法。不能什么都让你念给我听。”他的眼睛确实不便。“我能看信，”他说，“但是上面的字全混在一起了。”他常常拿起一张报纸或者一本书，盯着看一会儿又放下了，这样一天至少有十来次。

老李念报纸给他听，免得他心烦，念到一半，亚当往往就睡着了。

他醒来时会说：“老李？是你吗，迦尔？你知道我眼睛从来没有毛病。我明天就去检查眼睛。”

二月中旬的一天，迦尔走进厨房说：“老李，他整天谈这件事。咱们陪他去检查一下眼睛吧。”

老李在炖杏子。他从炉子前走开，关好厨房门，又回到炉子旁。“我不希望他去，”他说。

“为什么？”

“我看问题不在眼睛。查出病因来反而会使他担心。让他等一个时候。他受的刺激很大。让他恢复过来。他想看什么我都替他念。”

“你认为是什么毛病？”

“我不想说。我考虑过，最好让爱德华兹大夫装着顺便串门的样子来我们家坐坐。”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迦尔说。

老李问道：“迦尔，你见到阿布拉没有？”

“当然见到。她避开了。”

“你能追上去吗？”

“当然能——我还能把她摔倒在地上，给她脸上一拳，逼她同我说话。不过我不愿意这么做罢了。”

“也许你只要打破僵局就行。有时候屏障非常脆弱，你碰一下就能推倒。你追上她。对她说我想见她。”

“我不干。”

“你觉得内疚，是不是？”

迦尔不作声。

“你不喜欢她？”

迦尔不回答。

“你老是这样待下去，不会觉得好过，只会越来越难受。你不如把事情挑明。我对你实话实说。你不如把事情挑明。”

迦尔嚷道：“你要我把干的事告诉爸爸？你要我告诉我就告诉。”

“不，迦尔。现在不。等他身体好了，你非告诉不可。为了你自己，非这样不可。你一个人承担不了。它会送掉你的命。”

“也许我应该送命。”

“住嘴！”老李冷冷地说。“那是最廉价的自我放任。你给我住嘴！”

“你怎么让我住嘴？”迦尔说。

老李换了话题。“我不明白阿布拉为什么不来——一次都没来过。”

“现在没有来的理由。”

“她不是那种人。反正有点不对头。你见到她没有？”

迦尔不耐烦地说：“我告诉过你我见过她。你也变得不正常了。我三次想同她说话。她都避开了。”

“有点不对头。她是个好女人——一个真诚的女人。”

“她是个姑娘，”迦尔说，“你怎么管她叫女人，听起来别扭。”

“不，”老李温和地说，“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是女人。阿布拉具有女人的可爱之处——有女人的勇气——力量——以及智慧。她理解事物，接受事物。我敢说她决不小器、自私，甚至不爱虚荣，除非爱虚荣也是可爱的时候。”

“你总觉得她好。”

“好到使我相信她不会抛弃我们。”他接着说：“我想念她。叫她来看看我。”

“我对你说过她避着我。”

“那你就追上去。告诉她我想见她。我想念她。”

迦尔说：“我们还是谈谈我爸爸的眼睛吧。”

“不，”老李说。

“那么谈阿伦。”

“不。”

### 三

第二天，迦尔尽量寻找单独和阿布拉在一起的机会，放学回家时，迦尔才看到她独自走在前面。他在一条横马路转了弯，沿着平行的马路快跑，再从第二条横马路拐回来，计算好时间和距离，等阿布拉走到路口时，他也正好拐弯，同她打个照面。

“你好，”他说。

“你好。刚才好像看见你在我后面。”

“不错。我绕了一个街区，跑到你前面来了。我要同你谈谈。”

她一本正经地望着他。“你不用绕一个圈子也能找我谈呀。”

“我在学校里就想找你。你避开了。”

“你一直在恼火。我不愿意在你恼火的时候跟你谈话。”

“你怎么知道我恼火？”

“我从你的脸色和走路的样子上看得出来。你现在不恼火了。”

“是的。”

“你愿意帮我拿书吗？”她莞尔一笑。

他感到一阵暖意。“愿意——当然愿意。”他把她的课本夹在腋下，同她并排走着。“老李想见你。他让我告诉你。”

她很高兴。“是吗？对他说我会去的。你爸爸好吗？”

“不太好。他的眼睛不舒服。”

他们默默走着，迦尔终于忍不住问道：“你知道阿伦的事吗？”

“知道。”她停下脚步。“把我的活页本打开，看看第一页后面夹的。”

他翻翻书本。活页本里有一张明信片。“亲爱的阿布拉，”上面写道，“我觉得自己不干净。我配不上你。别难过。我参加了军队。别接近我父亲。再见了，阿伦。”

迦尔啪地一声把本子合上。“狗杂种，”他低声说。

“什么？”

“没什么。”

“我已经听到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出走吗？”

“不知道。不过我能琢磨出来。我不愿意去想罢了。我不去想——除非你打算告诉我。”

迦尔突然说：“阿布拉——你恨我吗？”

“不，迦尔，不过你有点恨我。那是为什么？”

“我——我怕你。”

“没有必要。”

“你不了解我给你造成多大的损害。而你是我弟弟的女朋友。”

“你怎么损害我了？我也不是你弟弟的女朋友。”

“好吧，”他悲痛地说，“我讲给你听——你可别忘记是你要我讲的。我们的母亲是妓女。她在本市开了一家妓院。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了。感恩节那晚，我带阿伦去那里，把她指给他看。我——”

阿布拉激动地插嘴问：“他怎么啦？”

“他气极了——简直发疯了。他朝她大声嚷嚷。出来后，他把我打倒在地上，自己跑了。我们的那个母亲自杀了；我父亲——他——他有点不对头。你现在了解我了。你现在有理由避开我了。”

“现在我理解他了，”她平静地说。

“我弟弟？”

“对，你弟弟。”

“他以前是个好人。我为什么说以前？现在也是好人。他不像我这样自私、肮脏。”

他们走得很慢。阿布拉站住，迦尔也不走了，阿布拉面对着他。

“迦尔，”她说，“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了你们母亲的情况。”

“是吗？”

“我爸爸和妈妈以为我睡着了，他们的话被我听到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很难说出口，但是说出来好些。”

“你想说吗？”

“我非说不可。不太久以前，我长大了，不再是小姑娘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迦尔说。

“真的明白？”

“真的。”

“那么好吧。现在很难出口。但愿当时说出来就好了。我已经不爱阿伦了。”

“为什么？”

“我也考虑过其中道理。我们小时候是生活在幻想出来的故事里。等我长大以后，那个故事就不够了。我需要一些别的东西，因为故事已经失去了真实性。”

“可是——”

“等一等——让我把话说完。阿伦却没有长大。也许他永远不会成熟。他需要那个故事，并且需要故事按他想的那样发展。任何别的发展模式他都不能容忍。”

“你呢？”

“我不想知道怎么发展。我只希望发展时我在场就行了。迦尔——我们变得生疏了。我们维持现状，只因为已经习惯了。但是我早已不相信那个故事。”

“阿伦呢？”

“即使他得把世界连根拔起来，他也要那个故事按他想的那样发展。”

迦尔眼睛看着地下。

阿布拉说：“你不信我的话？”

“我在琢磨。”

“你还是小孩的时候，自以为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一切都是为你而设的。别人呢？他们只是同你交谈的鬼。等你长大后，你站到你应有的地位，长成自己的尺寸和模样。你同别人

有了交流。这比以前差劲，但同时也好许多。你把阿伦的事告诉了我，我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知道，这一切并不是我虚构的。他知道了他妈妈的情况就无法忍受，因为他不希望故事朝那方向发展——而他又不愿意接受别的故事。于是他撕碎了这个世界。这同他想当牧师时，把我阿布拉撕碎的情形一模一样。”

迦尔说：“我得想想。”

“把书给我吧，”她说，“告诉老李我会去的。我现在觉得轻松了。我也得想想。我认为我是喜欢你的，迦尔。”

“我不是好人。”

“正因为你不好。”

迦尔匆匆回家。“她明天来，”他对老李说。

“哟，你好像很兴奋，”老李说。

## 四

阿布拉一到家就踮起脚走路。她在门厅里，挨着墙壁走，因为边上的地板不会发出吱呀声。她刚踩上铺着地毯的楼梯，又改变了主意，走到厨房里。

“你来啦，”她妈妈说，“你放了学没有马上回家。”

“下了课我还得在学校里待一会儿。爸爸好一些吗？”

“大概好一些。”

“大夫说他是什么病？”

“还跟第一次一样——操劳过度。需要休息。”

“他看上去并不疲倦，”阿布拉说。

她妈妈打开装食物的箱子，取出三个土豆，拿到水槽那边。“你爸爸非常勇敢，亲爱的。以前我不知道。他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还做了许多支援战争的工作。大夫说有时候一个人会一下子垮下来。”

“我要进去看看他吗？”

“你明白，阿布拉，我觉得他不想见到任何人。努森法官来电话时，你爸爸让我说他睡着了。”

“要我帮你忙吗？”

“你先把衣服换了吧，亲爱的。别把你的漂亮衣服弄脏了。”

阿布拉踮着脚尖走过父亲的房门口，进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糊着鲜艳的墙纸，家具油漆得明亮耀眼。五斗柜上放着父母的照片镜框，墙上挂着诗句镜框，壁柜里的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地板漆得很光亮，鞋子整整齐齐地并排摆着。妈妈替她做了一切，并且坚持要按自己的意见办——替她安排，替她打扮。

很久以来，阿布拉就不在自己的房间里存放有私人秘密的物品了，甚至个人物品都没有。日子一长，阿布拉已经不把她房间当作私人的地方。她的秘密都存在心里。她保存的少数几封信在起居室，夹在《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回忆录》两卷本的书页里，据她所知，这套书出版之后，除了她以外，谁都没有翻过。

阿布拉觉得高兴，她也不探究高兴的理由。有些事情她一清二楚，她不会提起这些事情。比如说，她知道爸爸并没有病。他只是在躲避什么。她很清楚地知道亚当·特拉斯克有病，因为她看见他在街上走路的样子。使她纳闷的是，妈妈是不是知道爸爸没病。

阿布拉脱掉衣服，穿上一件干家务活穿的棉布罩衫。她刷了刷头发，踮着脚尖走过爸爸的房间，下楼去。她在楼梯口打开活页本，取出阿伦的明信片。在起居室里，她把夹在第二卷《回忆录》里的阿伦的信都抖出来，紧紧卷成一团，撩起裙子，塞在短衬裤的松紧带里。这卷东西使她显得鼓鼓囊囊。到了厨房，她又系上一条围裙，掩盖一下。

“你去刮胡萝卜皮吧，”她妈妈说，“水烧热了没有？”

“快开了。”

“把浓缩牛肉汁倒在那个杯子里好吗，亲爱的？大夫说喝了能让你爸爸恢复元气。”

妈妈端着热气腾腾的牛肉清汤上楼去时，她打开煤气炉焚化室的门，把信件扔进去，点着了火。

妈妈回来时说：“我闻到烟火味。”

“我把废纸烧了。桶里已经满了。”

“你干那种事之前应该问问我，”她妈妈说，“我留着那些废纸早晨烧，厨房里可以暖和一下。”

“对不起，妈妈，”阿布拉说，“我没想到。”

“你得学着想想这种事情。我觉得你近来变得没有头脑了。”

“对不起，妈妈。”

“节约一文等于挣了一文，”她妈妈说。

餐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妈妈去接电话。阿布拉听到妈妈说：“不行，你不能见他。大夫这样嘱咐的。他不能见客人——谁都不能见。”

她回到厨房里。“又是努森法官，”她说。



## 第五十三章

一

第二天，阿布拉在学校里想到要去看老李，整天都很快活。课间休息时，她在大厅里见到迦尔。“你告诉他我要去吗？”

“他在做一些馅饼，”迦尔说。他穿着军训制服——憋得喘不过气的高领子、不合身的上衣和绑腿。

“你还要操练，”阿布拉说，“我先去。什么馅饼？”

“我不知道。留两个给我，好不好？气味像草莓馅。留两个就够了。”

“想看看我给老李的礼物吗？你瞧！”她打开一个小纸盒。“一种新式的土豆削皮器。只削掉外面一层薄皮。用起来很方便。我买来给老李的。”

“这一来，我的馅饼就吹了，”迦尔说，接着又找补一句：“假如我回去晚一些，你先别走，好吗？”

“你把我的书带回家去，行不行？”

“行，”迦尔说。

她直勾勾地盯着他，直到他都想垂下眼睛，她才走开去上课了。

二

亚当养成了迟睡的习惯，或者不如说，养成了睡觉频繁的习惯——晚上和白天都时睡时醒。老李进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他醒了。

“今天早上我觉得不错，”亚当说。

“快十一点了，你还说是早上。”

“天哪！我得起来。”

“起来干吗？”老李问。

“干吗？对，起来干吗！不过我觉得不错，老李。我不妨到征兵局去走走。外面天气怎么样？”

“阴冷，”老李说。

他帮亚当起床。扣扣子、系鞋带、弯腰取东西，这些动作都给亚当带来困难。

老李帮忙时，亚当说：“我做了一个梦——非常真实。我梦见了我父亲。”

“据我所知，他是个了不起的老先生，”老李说，“我看过你弟弟的律师寄来的放剪报的公文夹。他准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先生。”

亚当平静地望着老李。“你知道他贪污吗？”

“这准是你梦中的事情，”老李说，“他葬在阿林顿。有一张剪报说副总统参加了葬礼，还有国防部长。《萨利纳斯索引报》也许愿意刊登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如今是战争时期，你知道。你是不是再翻翻材料？”

“他贪污，”亚当说，“以前我没有这种想法，现在有了。他贪污退伍军人协会的公款。”

“我不信，”老李说。

亚当眼里含着泪。近来，亚当常常会突然眼泪汪汪。老李说：“你现在坐着别动，我去替你吧早餐端来。你知道今天下午谁来我们家吗？阿布拉。”

亚当说：“阿布拉？”接着又说：“哦，对，阿布拉。她是个好姑娘。”

“我喜欢她，”老李简单地说。他扶亚当坐到卧室里的纸牌桌前。“我去替你端早餐，你要不要玩一会儿拼图游戏？”

“不，谢谢你。今天上午不玩了。我要回想一下那个梦，不然会忘掉。”

老李把早餐托盘拿进去时，亚当坐在椅子上睡着了。老李叫醒了他，在他吃的时候，把《萨利纳斯日报》念给他听，然后扶他去了厕所。

厨房里弥漫着烤水果馅饼的甜味，有几个浆果迸了出来，掉在灶火里烧着了，使那又苦又甜的气味变得既好闻又刺鼻。

老李心里升起一阵恬静的欢乐。转变的欢乐。时间对亚当来说已是日薄西山，他想道。对我来说也应该这样，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永生的。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免一死——可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死亡已经退却。他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不是正常。

亚当说他父亲贪污，不知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梦里的事吧。老李跟往常那样遐想起来。假定贪污是事实——那么，像亚当这样一个世上少见的一丝不苟的诚实人居然靠贪污的钱过了一辈子。老李暗自好笑——如今又有一份遗嘱，纯洁得有点出格的阿伦居然靠妓院的盈利过活。这是不是造化愚弄人，或者是事物取得平衡的办法——如果一头太沉了，刻度尺的秤砣就自动滑过来，重新平衡？

他想起了山姆·汉密尔顿。山姆敲过多少人家的门户。他有不计其数的设想和计划，可是谁都不愿意给他钱。当然啦——他具有的东西已经很多，他很富足。你不能再给他增添什么了。财富仿佛专找那种精神空虚、缺少兴趣和欢乐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吧——那些非常有钱的人只是一批可怜的孱种。他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正确。有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他想起迦尔为了惩罚自己，把钞票烧掉。但是惩罚给他的痛苦并不像罪恶所造成的那么沉重。老李自言自语道：“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在某个地方遇到山姆·汉密尔顿，我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告诉他，”他接着想道：“他也有不少事可以告诉我呢！”

老李进去看亚当，只见他正摸索着，想打开那个存放有关他父亲的剪报的箱子。

### 三

那天下午起了风，冷飕飕的。亚当坚持要去征兵局看看。老李帮他穿戴得严严实实，送他到门口。“你一觉得头晕，不管在什么地方，马上就坐下来，”老李说。

“好，”亚当同意说，“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有晕眩的感觉。我可能顺路到维克托那里去一下，让他检查检查我的眼睛。”

“你还是明天去吧。我陪你去。”

“看情况吧，”亚当说着出了门，故意大大咧咧地挥动着胳膊。

阿布拉来了，眼睛明亮，鼻子被冷风吹得红红的，她带来了喜悦，老李见到她就嘻嘻笑了。

“果酱馅饼在哪里？”她问道。“咱们藏好，不让迦尔看到。”她坐在厨房里。“啊，我回来了，真高兴。”

老李刚想开口，嗓子哽住了，他想说的话，只要措词谨慎，仿佛就是得体的。他站在她面前。“你知道，我一生没有什么奢望，”他开始说，“我很早就学会了不存奢望。希望只会带来失望，自讨没趣。”

阿布拉快活地说：“但是你现在希望得到什么。是什么呢？”

他脱口说：“我希望你是我的女儿——”话一出口，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走到煤气灶前面，关掉茶壶底下的火，接着又点燃。

她悄悄说：“我希望你是我爸爸。”

他飞快地瞥了她一眼，马上掉开眼光。“是吗？”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老李快步走出厨房。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使劲握着双手，等哽噎平静下来。他站起身，把搁在五斗柜上一个雕花的乌木小盒子拿下来。盒子上雕着一条腾空而起的龙。他把盒子端到厨房里，放在阿布拉面前的桌子上。“这是给你的，”他声调平板地说。

她打开盒盖，里面是一颗墨绿色的小玉钮扣，上面雕刻着人的一只右手图形，手指弯弯，形态安详，十分可爱。阿布拉把钮扣取出来，看了一会儿，然后用舌头舐湿，轻轻地擦着她那丰满的嘴唇，又把那块冰凉的玉石贴在脸颊上。

老李说：“那是我妈妈唯一的首饰。”

阿布拉站起来，双臂搂着他脖子，在他脸上吻了一下，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场合。

老李笑了。“我似乎失去了东方人的淡漠，”他说，“我来沏茶吧，宝贝。那样，我就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他在炉灶那边说，“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称呼——对谁都从来没有那么称呼过。”

阿布拉说：“今天早晨我醒来就觉得高兴。”

“我也一样，”老李说，“我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因为你今天要来。”

“我也为了要来而高兴，可是——”

“你变了，”老李说，“你一点也不像小姑娘了。你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

“我把阿伦的信全烧了。”

“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吗？”

“没有。我想没有。最近我一直觉得不愉快。我一直想向他解释我不合适。”

“你是不是认为既然不需要十全十美，至少能做到合适？”

“是的。你知道我还没有尝过果酱馅饼呢，”阿布拉说，“我口渴。”

“喝点茶吧，阿布拉。你喜欢迦尔吗？”

“喜欢。”

老李说：“他具有各种好的和坏的品质，塞得满满当当的。我一直想，一个人只要用一个手指的力量——”

阿布拉低下头望着她的茶杯。“他要我等到野杜鹃开花的时候到阿利萨尔去。”

老李把两手搁在桌子上，身子俯向前面。“我不想问你是不是同意去，”他说。

“你不必问，”阿布拉说。“我去。”

老李隔着桌子在她对面坐下。“别在外面待得太久了，”他说。

“我爸爸和妈妈不让我来这儿。”

“我同他们只见过一次面，”老李带着讥讽的口气说，“他们似乎是好人。有时候，阿布

拉，奇药能见效。假如他们听到阿伦刚得到一笔十多万元的遗产，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阿布拉严肃地点点头，忍住笑。“我认为会有帮助的，”她说，“问题是怎么把这件事捅给他们。”

“亲爱的，”老李说，“如果我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想我一时冲动，马上会拿起电话告诉一个熟人。也许你们家会接到一个串线的电话。”

阿布拉点点头。“你把遗产的来源也告诉他吗？”

“那我可不告诉，”老李说。

她看看挂在墙壁钉子上的闹钟。“快五点了，”她说，“我得走了。我爸爸身体不好。我原以为迦尔操练后该回家了。”

“马上该回来了，”老李说。

## 四

她出去时，迦尔已经在门廊上了。

“等等我，”他说着进了屋，扔下自己的书。

“小心阿布拉的书，”老李在厨房里嚷道。

冬夜随着寒风降临，炭精棒毕剥发响的街灯不停摇晃，投下的影子也来回跳动，活像一个想偷垒的棒球手。下班回家的人们，头缩在大衣领子里，匆匆向温暖的地方走去。晚上很静，滑冰场传出的单调断续的音乐声在几个街区以外都能听到。

迦尔说：“你先拿着书好吗，阿布拉？我要解开领子。我的脖子都要给勒断了。”他解开扣钩，舒服地叹了一口气。“我烦躁极了，”他说着从她手里接过书本。伯奇家前院的大棕榈树枝叶随风拍打，发出干燥的劈啪声，一只猫在关着的厨房门外叫个不停。

阿布拉说：“我看你不是当兵的材料。你太独立自主了。”

“我能当好兵的，”迦尔说，“用那些老掉牙的克拉格—乔根森小枪（丹麦及挪威的一种后膛装填的步枪，以发明者克拉格和乔根森命名，美国陆军稍加改良后，于1892至1898年间定为标准武器）操练简直是胡闹。到了必要的时候，等我感兴趣时，我能当上一个好兵的。”

“馅饼好吃极了，”阿布拉说，“我替你留了一个。”

“谢谢。我敢说阿伦能成一个好兵。”

“是啊，他能成为好兵——并且是全军最漂亮的。咱们什么时候去看杜鹃花？”

“春天去。”

“咱们早一点去，在外面吃午餐。”

“可能遇到雨。”

“风雨无阻。”

她接过书本，走进她家的院子。“明天见，”她说。

迦尔并不立即回家。他在那令人不安的夜里走过中学和滑冰场门口——那是一片平地，搭了一个大账篷，放着单调的音乐声。滑冰场里杳无一人。管滑冰场的老头可怜巴巴地坐在售票座上，用食指翻弄着一叠门票。

大街上没有行人。风刮起了行人道上的废纸。警察汤姆·米克从贝尔糖果店里出来，跟上了迦尔。“最好把上衣领子扣好，”他轻声说。

“你好，汤姆。那玩意儿太紧。”

“最近没看见你晚上遛大街。”

“是啊。”

“不见得是改邪归正了吧。”

“也许。”

汤姆引为得意的是他善于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取笑人。他说：“看来你好像有了女朋友。”

迦尔没有回答。

“我听说你弟弟虚报年龄，参了军。你摘了他的女朋友吗？”

“不错——一点不错，”迦尔说。

汤姆来了兴致。“我差点忘了，”他说，“听威尔·汉密尔顿讲，你做大豆买卖挣了一万五千块钱，是不是真的？”

“那当然，”迦尔说。

“你还是个孩子。你拿了那笔钱干什么用？”

迦尔朝他咧嘴笑笑。“我把它烧了。”

“这话怎么说？”

“就是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烧了。”

汤姆盯着他的脸。“哦，是啊！当然。是件好事。我得朝那边走了。再见。”汤姆·米克不喜欢别人开他的玩笑。“不懂事的小杂种，”他自言自语说，“他尾巴翘得太高了。”

迦尔在大街上慢慢溜达，看看商店橱窗。他想知道凯特葬在哪里。如果弄清楚了，他想不妨去献一束花，随即他又嘲笑自己感情用事。这能行吗，还是在骗自己？萨利纳斯的风能把墓碑都吹跑，别说一束石竹花了。不知怎么搞的，他想起了石竹花的墨西哥名称。也许是他小时候听人说的。人们管石竹花叫“爱的钉子”——管金盏花叫“死亡的钉子”。那个字同钉子有关——“克拉维尔”。他不如在母亲的墓前放一束金盏花。“我的想法开始同阿伦差不多了，”他自言自语说。

## 第五十四章

一

冬天似乎不愿意退去。节令早过了，它还赖着不走，又冷又湿，老是刮风。人们一再说：“全怪他们在法国发射的那些该死的大炮——把全世界的气候都搞得不正常了。”

萨利纳斯河谷的庄稼迟迟不长，野花也开得晚了，有些人以为今年也许干脆不开了。

我们知道——或者至少相信——到了五朔节，主日学校纷纷在阿利萨尔举行野餐时，河岸的野杜鹃花就会怒放。它们成了五朔节的一个组成部分。

今年的五朔节很冷。一场刺骨的寒雨打消了野餐，杜鹃树上一朵花都没有开。两星期后仍旧开不出来。

迦尔先前把杜鹃花期订作野餐的日子时，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坏，但是一旦订了下来就不能违反了。

那辆福特车停在温德姆的车棚里，轮胎打足了气，蓄电池外附加了两个新的干电池，汽车发动时可以容易一些。迦尔还通知老李，到那天准备三明治，老李每隔一天买一次三明治面包，一直用不上，不高兴再买了。

“你去就得了，还等什么？”他说。

“我不能去，”迦尔说，“我说好等杜鹃花开。”

“你怎么知道开不开？”

“西拉奇兄弟住在那面，他们每天来学校。他们说再过一星期、十天的，花就开了。”

“天哪！”老李说。“别把你的野餐拖得太晚。”

亚当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手的麻木开始消失。他能看一些书报——每天增多一点。

“只有累的时候，我才眼花，”他说，“幸好没有配眼镜，否则眼睛都搞坏了。我知道我的眼睛没有毛病。”

老李点点头，很高兴。他到旧金山去买了他需要的书，并且写信订购了一批单行本。有关大脑解剖、脑血管损伤和血栓的症状及严重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他都有所了解。以前他像捕捉野兽、剥制标本那样研究过一个希伯来语的动词，现在他以同样不屈不挠、专心致志的劲头研究大脑，向人请教。墨菲大夫同老李搞得很熟，他从一个行家对待一个中国用人的不耐烦的态度逐渐转变为对一个学者的衷心敬佩。墨菲大夫甚至向老李借了一些有关诊断和治疗的新的文章单行本和报告。他对爱德华兹大夫说：“关于脑溢血的病理，那个中国人懂的比我多，我敢说不会比你少。”他的口气表明，世上居然有这种事，使他又喜又恼。外行的知识使专业医师不知不觉地感到恼怒。



老李向他汇报亚当病情好转时说：“我看现在仍在吸收阶段——”

“我有过一个病人，”墨菲大夫说着便举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病例。

“我一直担心他复发，”老李说。

“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墨菲大夫说，“我们不能像修补车轮内胎那样修补动脉。顺便问一句，你怎么能让他同意你量血压的呢？”

“我猜他的血压是多少，他猜我的，我们互相打赌。比赛马还有趣。”

“谁会赢呢？”

“嗯，我能赢，”老李说，“但是我不想赢。我一赢就没戏可唱了——血压图表也画不成了。”

“你怎么使他避免激动呢？”

“那是我的一大发明，”老李说，“我把它叫做谈话疗法。”

“那一来，你全部时间都得用在上面。”

“是这样的，”老李说。

## 二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美国部队执行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件重大任务。布拉德将军指挥的第一师接到夺取坎蒂尼村的命令。那个村庄坐落在高地上，控制着阿弗河谷。防线上有战壕、重机枪和大炮。阵地有一英里多宽。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六点四十五分，经过一小时的炮火准备后，发起了进攻。参加作战的部队有第二十八步兵团（伊利上校指挥）、第十八步兵团的一个营（帕克指挥）、第一工兵营的一个连、师属炮兵（萨默罗尔指挥），还有法国坦克和火焰喷射器部队支援。

进攻完全成功。美国部队据守新战线，打退了德国兵的两次大规模反扑。

第一师接到了克里孟梭、福煦和贝当的祝贺。

## 三

五月底，西拉奇兄弟才报信说橙红色的杜鹃花开始怒放。那天是星期三，九点钟的上课钟打响时，他们告诉了迦尔。

迦尔赶到英语教室，诺里斯小姐刚在讲台上坐定，他就拿出手帕挥动一下，把鼻子擤得很响。接着，他到男盥洗室，等到隔墙的女盥洗室传来放水的声音。他从地下室的门出去，贴着红砖墙，绕过胡椒树，走到学校里没人看得见的地方，放慢了脚步，等阿布拉赶上

来。

“什么时候开的？”她问道。

“今天早上。”

“咱们要不要等到明天去？”

他抬头看看喜气洋洋的发黄的太阳，今年第一次出了这样温暖的太阳。“你要等吗？”

“不，”她说。

“我也不要等。”

他们奔跑起来——在雷诺面包房买了面包，催促老李赶紧准备。

亚当听到厨房里人声嘈杂，进来看看。“干吗这么热闹？”他问道。

“我们去野餐，”迦尔说。

“今天不上课吗？”

阿布拉说：“当然上。不过也是假日。”

亚当朝她笑笑。“你的脸色红得像玫瑰，”他说。

阿布拉嚷着说：“你跟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到阿利萨尔去看杜鹃花。”

“好啊，我乐意去，”亚当说，接着他想起来，“不，我去不了。我说好要去制冰厂看看。我们打算敷设一些新的管道。”

“我们带些杜鹃花给你，”阿布拉说。

“太好了。好吧，希望你们玩得高兴。”

他走后，迦尔说：“老李，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老李使劲盯了他一眼。“我没料到你这么傻，”他说。

“去吧！”阿布拉喊道。

“别胡闹啦，”老李说。

## 四

萨利纳斯河谷东面加比兰山下，有一条欢乐的小溪汨汨流过阿利萨尔。溪水磕磕碰碰地流过圆石，冲刷着岸边树木露出来的树根。

空中弥漫着杜鹃花的芳香和阳光在叶绿素上发生光合作用时使人心醉的气息。福特汽车停在岸边，过热的引擎还在轻轻喘息。汽车后座堆放着许多杜鹃花枝。

迦尔和阿布拉坐在岸上，周围扔了一些包午餐的纸张。他们的脚垂在溪水里晃荡。

“那些花还没到家就谢了，”迦尔说。

“不过它们是个好借口，迦尔，”她说，“假如你不找我，恐怕我要——”

“要什么？”

她凑过去，抓住他的手。“那样，”她说。

“我怕。”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可不怕。”

“我想女孩子怕的事情不那么多。”

“不见得。”

“你有怕的时候吗？”

“当然有，”她说，“你以前说我吓得尿湿裤子的时候，我就怕你。”

“那太不像话了，”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干那种事，”他突然不作声了。

她的手指捏紧他的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不要你那么想。”

迦尔瞅着打旋的水，用脚趾翻掉一块褐色的圆石。

阿布拉说：“你觉得自己兼容并包，是不是？你觉得你招引坏的东西——”

“唔——”

“好吧，我讲一件事给你听。我爸爸遇到了麻烦。”

“什么麻烦？”

“我并不是有意偷听，不过听到了不少。他没有病，是吓出来的。他干了些坏事。”

他转过头来。“什么？”

“我猜他大概拿了公司里的钱。他不知道他的合伙人打算怎么对付他，让他坐牢还是逼他

还出来。”

“你怎么知道？”

“他病在床上，我听到他们在他卧室里嚷嚷。我妈妈开了留声机，把说话声盖住。”

他说：“你不是编出来的吧？”

“不是。我不瞎编。”

他把身子挪过来，头靠在她肩膀上，他的手臂怯生生地搂住她的腰。

“你明白，你不是唯一的坏人——”她斜瞟着他的脸。“现在我害怕了，”她无力地说。

## 五

下午三点钟，老李坐在书桌前，翻阅一本种子目录。介绍香豌豆的几页是彩色的。

“这些豌豆藤爬在后院篱笆上就好看了。可以把那条污水沟挡住。问题是不知阳光够不够。”他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不由得抬起头笑了。最近，他发现家中没有人的时候，他大声自言自语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了。

“上了年纪的关系，”他大声说，“脑筋动得慢了——”他停下来，僵了一会儿。“真怪——好像听到什么声音。我记不清是不是煤气炉上还烧着茶壶。我想起来了——没有烧。”他又倾听着。“谢天谢地，幸好我不迷信。假如我迷信，我会以为是听到鬼在走动呢。我会以为——”

大门响起铃声。

“就是它。那就是我在听的声音。让它响吧。我才不愿意被预感牵着鼻子走呢。让它响吧。”

但是门铃没有再响。

一种极度的疲倦落到老李身上，一种毫无希望的感觉压得他垂下了肩膀。他嘲笑自己。“我可以走过去，在门底下找到一份塞进来的广告宣传品，我也可以坐在这里，让我老朽的傻脑筋告诉自己说，等在门口台阶上的是死亡。唔，我还是要广告。”

老李坐在起居室里，瞅着膝上的信封。他突然朝它啐了一口说：“好吧，我来了——你这该死的东西。”他把信封撕开，随即把有电文的一面朝下放在桌子上。

他盯着脚下的地板。“不，”他说，“我没有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任何感受。生死由命。痛苦也是我们的权利。”

他觉得揪心。“我没有勇气看。我是个怯懦的胆小鬼。我受不了。”

他到卧室里，在玻璃杯里倒了三匙溴化剂，加了水，红颜色的药变成了淡红色。他把杯子

拿到起居室，搁在桌子上。他把电报纸折起来，放进口袋。他大声说：“我讨厌胆小鬼！天哪，我真讨厌胆小鬼！”他的手在颤抖，前额冒冷汗。

四点钟，他听到亚当摸索着扭动门把的声音。老李舐舐嘴唇。他站起来，慢慢走向门厅。他把那杯淡红色的药水带过去，这时手不抖了。

## 第五十五章

一

特拉斯克家灯火通明。大门半掩着，屋里很冷。老李像一片枯叶那样，束手无策地坐在起居室落地灯旁的椅子上。亚当的房间开着门，从里面传出了说话的声音。

迦尔回家时一进门就问：“怎么回事？”

老李看看他，把头朝桌上摊开的电报纸一摆。“你弟弟死了，”他说。“你爸爸中风了。”

迦尔向门厅走去。

老李说：“回来。爱德华兹大夫和墨菲大夫在里面。别去打扰他们。”

迦尔在他面前站住。“病情怎么样？严重吗，老李，严重吗？”

“我不知道。”他仿佛在回忆一件古老的事情似的说：“他回家时很疲倦。但是我得把电文念给他听。他有权利知道。大约有五分钟光景，他一再大声重复电文里的话。接着，电文好像传到他脑子里，在那里爆炸了。”

“他神志清醒吗？”

老李疲乏地说：“坐下来等着，迦尔。坐下来等着。要学会接受现实。我正在这么做。”

迦尔拿起电报，看了它宣告的凄凉、庄严的消息。

爱德华兹大夫提着皮包出来。他略微点点头，出了屋子，随手关上门。

墨菲大夫把皮包搁在桌上，自己坐下。他先叹了一口气。“爱德华兹大夫要我告诉你们。”

“他情况怎么样？”迦尔问道。

“我把我们知道的情况全告诉你。迦尔，你现在是一家之长了。你明白中风是什么吗？”他没等迦尔回答就接着说。“那是脑血管破裂，血液外溢。大脑的某些部位受到影响。以前已经有过小溢血。老李了解。”

“是的，”老李说。

墨菲大夫看了他一眼，又回过头望着迦尔。“身体左侧已经麻痹。右侧有部分麻痹。左眼可能已经没有视觉。但是我们无法确定。换一句话说，你父亲几乎没有办法了。”

“他能说话吗？”

“能说一点，很困难。别让他累了。”

迦尔迸出几个字。“他能好吗？”

“我听说过这样严重的情况也有重新吸收的病例，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你是说他快死了？”

“说不准。也许他能活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甚至两年。也许他今晚就熬不过去。”

“他还认得出我吗？”

“那要靠你自己观察了。今晚我派一个护士来，以后要一直有人护理。”他站起来。“我很难受，迦尔。坚强一些！你得坚强一些。”他又说：“人们的坚强程度始终使我感到惊奇。总是这样的。爱德华兹明天会来的。晚安。”他伸出手去拍迦尔的肩膀，但是迦尔已经走开了，朝他父亲的房间里走去。

亚当的头用枕头垫得很高。他面容安详，皮肤苍白；嘴巴抿紧，既不像在笑，也没有责怪的样子。他的眼睛睁得很大，非常深邃清澈，你仿佛能一直看到眼睛深处，它们仿佛也能看透周围的一切。那对眼睛也很安详，能意识到周围的事，但不感兴趣。迦尔进房间时，那对眼睛慢慢朝他转去，看到他的前胸，抬向他的脸，然后停住不动了。

迦尔坐在床边的直背椅子上。他说：“我真难过，爸爸。”

那对眼睛像青蛙眨眼似的慢慢眨动。

“你听到我的话吗，爸爸？你明白我的话吗？”那对眼睛没有改变，也不移动。“是我干的，”迦尔嚷道，“阿伦的死和你的病都得怪我。我把他带到凯特那里去。我让他见到他妈妈。因此他出走了。我并不想干坏事——但是干了。”

他把头伏在床沿，躲避那对可怕的眼睛，但是仍旧看得到。他知道这种眼神会跟他一辈子，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门铃响了。不一会儿，老李来到卧室，背后是那个护士——一个眉毛又黑又浓、粗壮结实的女人。她打开手提箱时，谈笑风生地也打开了话匣子。

“我的病人在哪里？哦，在那儿呢！嘿，你气色不坏！我来这儿干吗？不如由你起来照顾我呢，你气色很好。你愿意照顾我吗，漂亮的大个子？”她把一条肌肉发达的胳膊伸到亚当肩下，毫不费劲就把他往床头抬过去，她右臂托着亚当，左手把枕头拍拍松，让他再躺下。

“枕头很凉，”她说，“你喜欢凉枕头吗？浴室在哪儿？你们有便壶和便盆吗？你们能替我在这里搭一张小床吗？”

“你开一张清单，”老李说，“你护理他的时候，如果要人帮忙——”

“我怎么会要人帮忙呢？我们相处会很好的，是吗，宝贝？”

老李和迦尔退到厨房里。老李说：“她来之前，我正想要你吃点饭——你知道，像那种不论遇到好事坏事都要吃东西的人那样。我敢说她就是那种人。你吃不吃都可以，随你

便。”

迦尔朝他咧咧嘴。“假如你硬要我吃，我反而吃不下。你既然那么说，我想我就吃块三明治吧。”

“三明治可不行。”

“我想吃。”

“这些老习惯使人难以容忍，”老李说，“大家的反应都一样，简直不像话。”

“那我就不吃三明治了，”迦尔说，“还有馅饼吗？”

“还有不少——在盛面包的盒子里。可能有点皮了。”

“我爱吃皮的，”迦尔说。他把一盘馅饼都端到桌子上，搁在自己面前。

护士朝厨房里张望一下。“这些饼看来不坏，”她说着自己动手取了一块，咬一口，一面嚼，一面说话。“我能打个电话给克劳药店买我需要的东西吗？电话在哪儿？床单搁在哪儿？你们替我搭的小床在哪儿？你们这份东西看完没有？你说电话在哪儿？”她又拿了一个馅饼走了。

老李轻声问：“他有没有跟你说话？”

迦尔来回摇头，仿佛止不住似的。

“事情够糟的。不过大夫的话有道理。我们什么都经受得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了不起的动物。”

“我可不是。”迦尔的声调平板沉闷。“我可经受不起。不，我受不了。我办不到。我得——我得——”

老李使劲抓住他的手腕。“喂，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孬种。你周围全是善良的事物——你敢有那种念头！难道你的悲伤比我的悲伤更高级？”

“不是悲伤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干了什么事。我杀了我的弟弟。我是凶手。他知道了。”

“他是这样说的？讲老实话——他说过没有？”

“他没有必要说。从他眼睛里就看得出来。他用眼睛说了他要说的话。世界上没有我遁身之处——没有我可去的地方。”

老李叹了一口气，放松了他的手腕。“迦尔，”他耐心地说，“听我讲。亚当的大脑中枢受到了损害。你从他眼睛里看到的任何表情，也许是主管视觉的那一部分大脑所受的压力。你还记得吗？——他不能看书。那并不是他眼睛的表情——那是压力。你不能肯定他是在指责你。那一点你不能肯定。”

“他是在指责我。我知道。他说我是凶手。”



“即使如此，他也会原谅你的。我敢担保。”

护士站在门口。“你担保什么呀，查利？你不是答应给我弄杯咖啡的吗？”

“我现在就煮。他怎么啦？”

“睡得像小孩一样香。你们这里有什么可看的书吗？”

“你喜欢看什么？”

“只要能消遣的就行，免得我老是想到脚疼。”

“过一会儿我把咖啡给你端去。我有一本法国皇后写的下流的故事书。也许太——”

“跟咖啡一起给我送去，”她说，“你干吗不去睡觉，小伙子？我和查利能守住堡垒。别忘了那本书，查利。”

老李把咖啡壶搁在煤气炉上。他走到桌子前说：“迦尔！”

“干吗？”

“去找阿布拉。”

二

迦尔站在整洁的门廊里，手指一直按着门铃，直到耀眼的顶灯开亮，门闩咔嗒一声拉开，培根太太探头出来。“我要见阿布拉，”迦尔说。

她惊讶地张开嘴巴。“你要什么？”

“我要见阿布拉。”

“不行。阿布拉已经回她的房间去了。你给我走。”

迦尔大声嚷嚷：“我对你说我要见阿布拉。”

“你给我走，不然我要叫警察了。”

培根先生在里面喊道：“什么事？是谁？”

“你别管——你上床去。你身体不好。我来对付。”

她转身对迦尔说：“你别待在门廊里。你再按铃，我就打电话叫警察。走！”门砰的一声关上，门闩咔嗒拉好，耀眼的顶灯熄了。

迦尔站在暗处微笑，因为他想起汤姆·米克蹒跚而来的情景，汤姆会说：“喂，迦尔。你想干吗？”

培根太太在屋里嚷道。“我看得到你。你给我走！别待在门口！”

他慢慢沿着人行道走去，拐了一个弯，准备回家，还不到一条马路，阿布拉就赶上来了。她跑得气喘吁吁。“我从后门出来的，”她说。

“他们会发现你不在家的。”

“我管不了那么多。”

“管不了？”

“对。”

迦尔说：“阿布拉，我害死了我弟弟，我爸爸由于我的原因瘫痪了。”

她两手拽住他的胳膊。

迦尔说：“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听到了。”

“阿布拉，我妈妈是妓女。”

“我知道。你对我说过。我爸爸是贪污犯。”

“我有她的血统，阿布拉。你明白吗？”

“我有他的，”她说。

他们默默走着，他试图重新取得平衡。风吹在身上很冷，他们加快脚步，以便暖和一些。他们走过萨利纳斯市区边缘，前面已经没有街灯，一片漆黑，没有铺过的土路又黑又泥泞。

他们走到人行道的尽头，前面没有街灯了。他们脚下的路由于春雨变得泥泞滑溜，擦过他们脚踝的青草沾着湿漉漉的露珠。

阿布拉问道：“我们上哪儿去呀？”

“我要逃避我爸爸的眼光。它每时每刻都在我面前。即使我闭上眼睛，仍旧能看到。我以后也会一直看到。我爸爸活不了多久，但是他的眼睛会一直盯着我，说我害死了我的弟弟。”

“不是你害死的。”

“是我。他的眼睛里也说是我。”

“别那么说。我们上哪儿去呀？”

“再往前一点。那儿有条沟，有个水泵房——还有一株杨柳树。你还记得那株柳树吗？”

“记得。”

他说：“树枝垂下来，像一顶账篷似的，枝梢碰到了地面。”

“我知道。”

“下午——阳光灿烂的下午——你和阿伦分开枝条，到里面去——谁都见不到你们。”

“你守望过？”

“噢，当然。我守望过。”他接着说，“我要你跟我一起到柳树底下去。那是我要做的事。”

她站住，拉他也停下。“不，”她说，“那不好。”

“你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假如你是为了逃避的话，我不去——不，我不愿意。”

迦尔说：“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该怎么办？告诉我该怎么办。”

“你听我的话吗？”

“我不知道。”

“我们回去，”她说。

“回去？回哪儿？”

“回你爸爸家。”阿布拉说。

### 三

他们从暗处进来，厨房的灯光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泻下来。老李烧起了炉灶驱赶寒气。

“她要我来的，”迦尔说。

“她当然会这么做。我知道她会。”

阿布拉说：“他自己也会来的。”

“那就难说了，”老李说。

他离开厨房，过一会儿又回来。“他还在睡。”老李把一个粗陶酒瓶和三个半透明的薄瓷酒杯搁在桌上。

“我还记得这些东西，”迦尔说。

“你应该记得。”老李斟出深色的酒。“呷一口，让它留在舌头上慢慢回味。”

阿布拉把胳膊肘支在厨房桌上。“帮帮他，”她说，“你能面对事实，老李。帮帮他。”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面对事实，”老李说，“我从来没有尝试的机会。我总觉得自己有点——并不是没有把握，而是不能应付没有把握的事。我得独自一个人哭。”

“你居然要哭？”

他说：“塞缪尔·汉密尔顿去世时，整个世界像蜡烛一样熄灭了。我把它重新点燃，以便看看他创造的可爱的事物，但是我看到他的子女受到播弄毁灭，仿佛冥冥中有个复仇之神在作对。你再回味回味五加皮。”

他往下说：“我得靠自己来发现我的愚蠢。我的愚蠢在这些方面：我以为善遭到了毁灭，恶却继续存在并且欣欣向荣。

“我认为有一个愤怒不快的上帝从坩埚里倾注出销金铄石的火来毁灭我们，或者净化他亲手用泥捏制的小东西。

“我认为我既继承了火伤的疤痕，又继承了使熔炼成为必要的杂质——我认为这两种东西我都继承下来了。你有没有那种想法？”

“大概有，”迦尔说。

“我不清楚，”阿布拉说。

老李摇摇头。“那可不好。那种想法可不好。或许——”他住嘴不说了。

迦尔觉得胃里的酒火辣辣的。“或许什么，老李？”

“或许你会明白，每一代的每个人都要经过回炉熔炼。一个手工艺人，即使到了老年，难道就不渴望制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薄胎、结实、半透明的杯子吗？”他举起杯子对着灯光。“全部杂质都烧掉了，可以进行一次壮丽的熔炼了，于是需要更强的火。那之后，要么报废扔进垃圾堆，要么成为几乎人人都渴求的十全十美的东西，”他喝干了杯里的酒，高声说，“迦尔，你听着。不论创造我们的是谁，你想他能甘心不设法使我们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吗？”

“我不信，”迦尔说，“即使现在也不信。”

起居室里响起护士沉重的脚步声。她排山倒海似的从门口进来，瞅瞅两肘支在桌上、手托着脸的阿布拉。

护士说：“你们有水罐吗？这类病人容易口渴。我喜欢手头准备一罐水。你们要知道，”她解释说，“这类病人是用嘴巴呼吸的。”

“他醒了吗？”老李问道。“这里有水罐。”

“噢，他醒了，休息得很好。我替他洗了脸、梳了头。他是个好病人。他还想朝我扮笑脸呢。”

老李站起身。“跟我来，迦尔。你也来，阿布拉。你得一起来。”

护士在水槽那里把罐子灌满了水，抢在他们前面走了。

他们鱼贯走进卧室时，亚当倚在床上，他的身子用枕头垫高了。他两手掌心向下，搁在身体两侧，皮肤毫无血色，从指节到手腕的肌肉绷得很紧。他脸色蜡黄，轮廓分明的脸显得更清癯。他呼吸缓慢，翕动着苍白的嘴唇。一对蓝眼睛反映出床头灯的光线。

护士说：“你们瞧。他不是挺好吗？真是我的乖宝贝，我的甜馅饼。”

“别作声！”老李说。

“我不让你们打扰我的病人。”

“你到房间外面去，”老李说。

“我要把这件事向大夫报告。”

老李猛地向她转过身。“到房间外面去，把门关上。你去写报告吧。”

“我没有听从中国人吩咐的习惯。”

迦尔接过来：“你出去，把门关上。”

她把门砰的关上，用的力量刚足以表示她的愤怒。亚当听到声音，眨眨眼睛。

老李说：“亚当！”

那对睁大的蓝眼睛寻找着声音来源，终于找到老李明亮的棕色眼睛。

老李说：“亚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到或听懂。在你手发麻，眼睛看不清的时候，我能了解的事情都了解了。但是有些事情，除了你本人以外，谁都不了解。你也许清醒敏锐，也许像是生活在一个灰蒙蒙的梦中。也许你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只看到明暗和动作。

“你脑子受了损伤，你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成了令人感到陌生的事物。你的仁慈现在可能成了自私，你的直率诚实可能变得烦躁和迁就。除了你自己以外，谁都不了解这些情况。亚当！你听到我的话吗？”

那对蓝眼睛闪了一下，慢慢闭上，然后又睁开。

老李说：“谢谢你，亚当。我明白这对你有多困难。我现在要求你做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情。这是你的儿子——迦勒——你唯一的儿子。望着他，亚当！’

那对浅色的眼睛张望着，终于落到迦尔身上。迦尔的嘴干动着，没有作声。

老李接着说：“我不知道你能活多久，亚当。也许好长时间，也许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你的儿子会活下去。他会结婚，他的子女会成为你遗留下来的唯一的剩余。”老李用手指擦擦眼睛。

“他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干了一件事，亚当，因为他认为你摈弃了他。他发怒的后果是他的弟弟和你的儿子送了命。”

迦尔说：“老李——你不能这样。”

“我非这样不可，”老李说，“即使要了他的命，我也非说不可。我作出了抉择，”他苦笑着说，“如果出了差错，责任在我。”老李挺起胸，响亮地说：“你的儿子身不由己带上了罪恶的印记——身不由己——压得难以支持。别再摈弃他，把他压垮了。别把他压垮，亚当。”

老李嗓子里发出了哨子般的声音。“亚当，为他祝福吧。别把他抛弃在罪恶中。亚当，你听到我的话吗？为他祝福吧！”

亚当眼睛里闪出可怕的光亮，他闭上眼睛，好久都不睁开，眉间出现了一道皱纹。

老李说：“帮助他，亚当——帮助他。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解脱。人比兽高明的地方全在这里。让他解脱！为他祝福吧！”

亚当集中全力，整个床仿佛都在颤动。由于用力，他的呼吸变得急促，接着，他的右手缓缓抬起——抬了一英寸，又落到床上。

老李面容憔悴。他走到床头，用被单边擦拭病人汗涔涔的脸。他望着亚当闭上的眼睛。老李悄悄说：“谢谢你，亚当——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嘴唇能动吗？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亚当疲惫不堪地抬起眼睛。他张开嘴唇，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他又试了一次。接着，他肺部鼓足气，吐出来，嘴唇捕捉冲出的气流。他说出的那几个字仿佛在空中回荡。

“蒂姆舍尔！”

他闭上眼睛睡了。

## 译后记

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九六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他于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父亲是一家面粉厂厂主，后任蒙特雷县司库，母亲是学校教师，喜爱文学，他在母亲的熏陶下，从早年起就阅读了大量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深受希腊古典文学、《圣经》和英国传奇亚瑟王故事的影响。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间，斯坦贝克曾断断续续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同时从事多种劳动，自食其力。他当过筑路工人、农场季节工、饭店侍者、报馆访员等等，与劳动人民有广泛接触，生活经历丰富。

在大学学习期间，斯坦贝克开始写作，一九二九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金杯》，写的是十七世纪英国强盗亨利·摩根的历史传奇。一九三二年发表了描写加利福尼亚生活的短篇故事集《天堂的牧场》，次年出版《献给一位无名的神》。这些早期作品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一九三五年，《煎饼坪》问世，立即受到文艺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以幽默的笔调描写了自己家乡蒙特雷的一批退伍士兵。他们尽管失业流浪，但仍鄙夷金钱，珍视友情，帮助弱者。故事十分感人。类似的题材在作者后来的作品中屡有出现。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人与鼠》描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流动农业工人梦想靠打短工攒钱买一块土地，过上人的生活，结果仍逃脱不了悲惨绝望的命运。在《人与鼠》中，作者无情地揭露了美国资产者剥削移民劳工的黑暗、可耻的现实。

三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在美国达到鼎盛时期。一九二九年经济萧条，工人普遍失业的现象促使厄普顿·辛克莱、西奥多·德莱塞、约翰·多斯·帕索斯等著名作家都执笔描写经济的不景气、失业、城市败落和农村贫困等各种社会现实。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也替作者奠定了声誉。这部小说描写俄克拉何马州佃农约德一家离开长期遭受干旱和沙暴威胁的家乡，长途跋涉前往西部谋生。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却又陷入果园主的剥削与压迫，终于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参加了摘果工人的罢工斗争。小说反映的问题在美国人民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成为美国三十年代经济萧条时期的一部史诗式作品。

在《月落》（1942）和《珍珠》（1948）中，作者显示了卓越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才能，出色地把现实主义风格和讽喻手法加以结合。《月落》是作者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战地记者的亲身感受，描写挪威一个滨海小城的人民奋起反抗纳粹占领者的故事，曾对当时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起过重要的鼓舞作用；《珍珠》讲述一个印第安渔民采到一颗稀世珍珠，招致贪婪的白人的迫害，弄得家破人亡，最后他手刃仇敌，把那颗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的珍珠扔回大海。这篇故事寓意深刻，文笔优美，情节动人，曾改编成电影，也十分成功。

斯坦贝克后期的主要作品是《伊甸之东》（1952）和《烦恼的冬天》（1961）。后者写大学生伊坦·郝雷在金钱的引诱下日趋堕落，但又良知未泯。作者通过郝雷烦恼的一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尖锐辛辣地批判了美国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

《伊甸之东》是萨利纳斯河谷两个家族从美国南北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家世小说，它交叉运用象征和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善与恶之间的斗争。

斯坦贝克在创作《伊甸之东》时，最初的构思是以他自己的家庭和他青年时代在加利福尼亚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小说中第一代的主人公就是作者的外祖父塞缪尔·汉密尔顿。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塞缪尔带着妻子从爱尔兰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定居。他为人正直，聪明、勇敢，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与自然界进行顽强的斗争，以求生存并创造较为美好的生活。塞缪尔教育成人的子女大多秉承了他的善良性格，但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美国社会中，他们命运多舛，坎坷失意。在这里，作者用品格高尚的失败者的遭遇驳斥了美国社会机会均等、单凭个人勤奋就能取得成功的神话。在写作过程中，斯坦贝克发现汉密尔顿一个家族的家史不足以完成主题发展的要求，便引入特拉斯克家族，并把他们阴暗痛苦的历史同汉密尔顿一家较为光明的历史糅合起来。

特拉斯克家族的第一代赛勒斯伪造参加南北战争的光荣历史，骗取了名誉地位，并且积累了一笔来路不明的财产。他专横地送长子亚当从军，参加美国开拓疆界、屠杀印第安土著人民的战争。亚当退伍后收留了一个重伤濒危的女子卡西，娶她为妻，婚后，卡西恩将仇报，抛弃了亚当和一对尚在襁褓中的孪生子迦尔和阿伦，离家出走。迦尔长大后，妒忌得到父亲偏爱的胞弟阿伦，故意向他泄露他们生母经营妓院的秘密，促使阿伦虚报年龄，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死沙场。书名《伊甸之东》来自《圣经》中的故事：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了该隐和亚伯二子，该隐出于妒忌，杀了胞弟亚伯，上帝惩罚该隐流浪漂泊，该隐便离开上帝，去住在伊甸之东。

斯坦贝克把《伊甸之东》献给他的挚友和出版者帕斯卡尔·科维奇，献词说他竭尽所有，倾注在这部作品中，这里面有痛苦和兴奋，有构思的喜悦和失望，还有无可比拟的创作的欢愉。作者的意图是继《愤怒的葡萄》和《人与鼠》等杰作之后，通过这部画面广阔、人物众多的家世小说，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计划还写一部关于汉密尔顿和特拉斯克家族的续集，时代背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当时为止。但直到作者一九六八年去世前，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完成。

斯坦贝克在《伊甸之东》中倾注了大量心力，但由于后期的生活面不及以前广泛，因而人物的性格刻画不如以前的作品生动有力，有的情节也不免流于离奇。尽管如此，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愤怒与谴责、对精神境界高尚的劳苦人民的同情与赞美，始终贯穿他的作品。作者深信人的价值，无论在与外界势力斗争或者在自己内心斗争中，善必定战胜恶，光明必定战胜黑暗。

这个译本曾于一九八六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斯坦贝克作品在全世界的中文专有出版发行权，译者作了一次校订，交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署名王永年是译者本名。

译者

二〇〇二年二月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版权页  
引子  
第一部

第一章	一 二 三
第二章	一 二 三
第三章	一 二 三 四
第四章	一 二 三
第五章	一
第六章	一 二 三 三
第七章	一 二 三 三
第八章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第九章	一 二 三 三
第十章	一 二 三 三

	<a href="#">第十一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四</a> <a href="#">五</a> <a href="#">六</a>
<a href="#">第二部</a>	<a href="#">第十二章</a>	<a href="#">一</a>
	<a href="#">第十三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第十四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第十五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四</a> <a href="#">五</a>
	<a href="#">第十六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第十七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四</a> <a href="#">五</a>
	<a href="#">第十八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第十九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四</a>
	<a href="#">第二十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第二十一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四</a>
	<a href="#">第二十二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四</a>
<a href="#">第三部</a>		
	<a href="#">第二十三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第二十四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第二十五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第二十六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第二十七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四</a>
	<a href="#">第二十八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第二十九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第三十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三</a>
	<a href="#">第三十一章</a>	<a href="#">一</a> <a href="#">二</a> <a href="#">三</a>

<a href="#">第三十二章</a>	<a href="#">一 二 三</a>
<a href="#">第三十三章</a>	<a href="#">一 二 三 四</a>
<a href="#">第四部</a>	
<a href="#">第三十四章</a>	
<a href="#">第三十五章</a>	<a href="#">一 二 三</a>
<a href="#">第三十六章</a>	<a href="#">一 二 三 四 五</a>
<a href="#">第三十七章</a>	<a href="#">一 二 三 四</a>
<a href="#">第三十八章</a>	<a href="#">一 二 三 四</a>
<a href="#">第三十九章</a>	<a href="#">一 二 三 四</a>
<a href="#">第四十章</a>	<a href="#">一 二 三 四</a>
<a href="#">第四十一章</a>	<a href="#">一 二 三 四 五</a>
<a href="#">第四十二章</a>	
<a href="#">第四十三章</a>	<a href="#">一 二 三 四</a>
<a href="#">第四十四章</a>	<a href="#">一 二</a>
<a href="#">第四十五章</a>	<a href="#">一 二</a>

	<u>二</u> <u>二</u> <u>三</u> <u>三</u> <u>四</u>
<a href="#">第四十六章</a> <a href="#">第四十七章</a>	
	<u>二</u> <u>二</u> <u>三</u> <u>三</u> <u>三</u>
<a href="#">第四十八章</a>	
	<u>二</u> <u>二</u> <u>三</u> <u>三</u> <u>三</u>
<a href="#">第四十九章</a>	
	<u>二</u> <u>二</u> <u>三</u> <u>三</u> <u>三</u> <u>四</u> <u>五</u>
<a href="#">第五十章</a>	
	<u>二</u> <u>二</u> <u>三</u>
<a href="#">第五十一章</a>	
	<u>二</u> <u>二</u> <u>三</u>
<a href="#">第五十二章</a>	
	<u>二</u> <u>二</u> <u>三</u> <u>三</u> <u>三</u> <u>四</u>
<a href="#">第五十三章</a>	
	<u>二</u> <u>二</u> <u>三</u> <u>三</u> <u>三</u> <u>四</u>
<a href="#">第五十四章</a>	
	<u>二</u> <u>二</u> <u>三</u> <u>三</u> <u>三</u> <u>四</u> <u>五</u>
<a href="#">第五十五章</a>	
	<u>二</u> <u>二</u> <u>三</u> <u>三</u> <u>三</u>

## 译后记